集部第八四册目次

羅紋山先生全集十八卷首一卷

〔明〕羅明祖撰

明末古處齋刻本

湖北省圖書館藏

余素車白馬缺焉莫展庚寅歲
小阮葆初笙令蘇江余語之曰羅紋
山意氣豪邁凌駕千古文章千媲
美韓蘇并掬數百載之靈壽華
於紋其庵史可爲而不可爲慎善視

其家葆初遂與先臣昆季修世
講君又歡賞九年於斯備悉先
匡金昆玉友世系賢哀企慕想像
彷彿吾紋山願曲匡初未竟鴻猷
當食報象賢若紋山生平行誼詳
載行實而流詠知音讀是集自解
余何能枯榕匡魯之性爲諛詞媚
語揄揚膾炙不欲矯文以[illegible]以贊
贊曰嗚呼紋山雄風挺趨鄉正儀
刑文章司馬吳目空天下與人莫悦

悦不悦感加此集爲紋山之心血結古
不可滅

吳興年弟陳肇英書於
舊里之書治軒

羅紋山先生全集序

近代詩與文若未嘗有詩文也大都出入唐宋間誇詡逼真如是則韓蘇足矣又何取於遺唾餘沮也若目近則又不以此道為人品心術所寄國

家氣運所關天下後世循名責實所在縱橫寸管纍貝組錦雖文無益也然則聖人所謂修詞立誠太上死而不朽者求之前輩指不數屈今其在紋山先生乎夫直道在人海內豈無

真知先生者顧余與先生生同時居同里自童年均受知於學使者時見其循循於豫章家學所投合不二三人而與余最暱每取所評定文亦步亦趨奉為典型巷[?]跡[?]交[?]深相契也辛

未同赴公車各出闈牘相訂紋山謂吾兩人必同譜榜放而紋山成進士一時仰其名若山斗佩其文若圜球以為八比小技其識力已至此天下事又何不可為耶先生蝦[?]不滿曰[?]臨

代以立言為立德立功之首一代之
忠臣名相悉由此出若云小技弁其
識力亦誤用之矣觀此一語其為古
文詩賦又豈第沾沾筆墨者哉迄今
讀其文卓然立就不傍門墻即其人

負志節依義理凜不可犯者也讀其
文字血句淚口手說得出將終身用
得來即其人肺腑映徹通天下為一
身者也讀其文醉經酣史副諧稗伍
風謠入乎規矩出乎規矩出乎規矩

入乎規矩即其人落落自適歷風波
患難而於明心定性憂國濟時靡時
不有靡處不然者也其為詩歌若脫
胎於少陵而引興甚高託類甚遠超
然自成一家使人不覺有少陵氣則

非專於聲韻條理以競其工拙者也
即其散文雜著亦山水亦案牘亦兵
戎亦藝術種種結撰頗涉遊戲而悉
以神運技不以技求技間或露流沙
葱嶺之秘洩廣城青牛之微終不以

之而混我六經者也以其人與文使
得與讀中秘供文學校理之役則必
修明經術以垂典則以昭來許以正
唐宋以來史冊之陋即不然而居諍
諫之地握邊疆之權亦足紓其正直

敢為之才出奇應變之略乃鬱鬱簿
領歷華亭繁昌閩所至雖潔己砥行
而埶腸直膽與民任事不乖於權豪
即忤於當路當路又恐其功成壓己
漫以詩酒肆譏彈噫古今以詩酒得

譏彈者多矣而正以譏彈故至今膾
炙不朽則詩酒豈足以罪人哉自是
謫武陵委蕭山難以襄陽不排遂之
搆陷之必不已嗟乎襄陽之變先生
不被劾必死於任先生不出遊隆中

必死於害在先生正以不死於任死
於害為恨然則遇又何足以奇人耶
惜乎熊揚諸公不虛心以納逆耳之
言使襄不能有其襄楚不能有其楚
遂至天下不能有其天下失言失人

誤人家國死有餘辜此先生於無端
之遷謫處之泰然獨裹歸閉户默坐
每〻痛至欷絶即對客杯酒譚笑穆
然感慨類深念者人莫測其意也余
嘗以天意非人力可如何相觧而先

鄞序七

生每放聲大哭曰臣子良負聖明其
可藉口國事不可濟耶益旁觀痛哭
之言既不能達宸聽而剥膚切近之
說屢見擯於同舟又不得一死於國
事之初壞而生見時勢之日非究竟

必求所以維持挽回之者遂瞭顧成
疾尋以是卒吁先生之於世道人心
可謂死而後已哉先生逝未幾而兩
京鍾簴之慘於當日之言符若執券
吾謂先生其神矣乎又何以年之不

鄞序八

待官之不終為先生憾哉或曰先生
命立磨碣與韓昌黎相符蘇長公謂
其所至不偶者此也余曰夫亦偶爾
自余觀之韓公當憲宗時一讀謝表
即以示宰相命改袁州宰相讀其進

學解即改史館修撰當時君相不可不謂愛才也比於今日聽之未能而深求之且成罪案矣韓公何嘗不偶哉即以文論之先生嘗謂以長公之才而文止以盡長公之才而止吾甚

不樂長公之文止以見其才也然則先生與兩公文章出處不妨自有異同處豈其係於命哉矧先生素志非徒以氣節自高以文章行世而已也才不盡舒志不盡酬所貴後之人樹

其坊表竟其餘緒先生有丈夫子三人兄弟以學行相師而冢君克臣少有志略善詩文故急欲天下後世讀其書以見其人惟先生遺書甚富廉吏之後力不能任剞劂克臣以賣賦

遺先行其全集乙十有六卷而囑序于余余素不能文何足輕重先生然既托契於文章又結好於道誼得以所見所讀實有如此者以被之序文亦不計予之能文與不也

歲次癸巳孟春之吉姻社弟鄧可權

予與氏拜手撰

後學李舜聰書

羅紋山先生全集總目録

總目錄終

全集凡例

男羅　䪻識于循古堂

夫生不見用於當世死而徒付諸語言是豈先子之志哉然昔者笑爲書生迂濶之談今亦覺其言之有當矣聞之有美不稱是不仁也䪻不敢爲不仁矧敢爲不孝故急於是集之刻至其天性倜儻言無忌諱誠恐于世有異同之嫌全使直道在人意其於此心終不泯

昧耳

諸凡著撰皆胸懷實情實境一切浮泛無根之請托先子素不敢應雖宦遊十餘年傍無記室每信手成章自賞自嘆䪻竊爲手錄餘悉從親知處搜求成叙隨獲隨刻多無倫次期存其稿而已當世有道君子選定重編不能無厚望焉

詩曲亦其宦後所工䪻髫時竊學之先子猶以爲戒及浮沉吳楚嘗手錄杜律間語衆曰作詩如作文也吾近詩方有到處惜京音集未甚工而已災之木矣然自䪻視之京音集亦何亞于後之諸作哉意者雄心直筆稍遜後來之神化耶杯棬手澤猶可念也矧爲心血所嘔故前者不敢廢後者亦不敢徑附者存先人意也第後集自辛巳從楚歸道經南昌以謄本就正於

李太虛老師自是兵火之後未及索歸而所刻亦零星殘稿餘容俟補

圈點多經原稿有自評自點者故不忍遺其餘則䪻與叔文煋分閱謬加圈點以合尖自知踈淺無當然亦不敢僭評一字也

先子自讀書外泊無他嗜雖生產弗給不之計也所以經傳俱有評釋而稗官野史凌雜猥冗之編皆手自册鉛惜乎家貧未能槧以行世先其遺藁而大槩可見矣若夫星曆運數

詩書艱既未及傳諸先人而當世亦少津逮者宜存之以俟識者

文章雖藉名序以傳顧艱分淺緣慳又不能執贄干請且序必出於肝胆相照亦非請干所可致惟恃特達之知芥針之投自不吝其金玉

羅紋山先生傳

羅明祖字宣明別號紋山閩之永安人宋儒羅從彥之後也父天長以易學名家學者稱爲紫釃先生既舉紋山頴異總角能言即受周易老莊既孤依母李氏每挾冊侍夜織家貧膏燭不繼向古廟燈火就讀率膏盡爲度所讀書多經生所不甚急者意取經世適務而已天啟辛酉鍾伯敬督學閩中拔紋山冠諸生謂閩文豈應逐氣獨紋山骨沿冰稜若三百里太白山負雪崔嵬也丁卯秋試閩士各結纂時文晝夜諷誦聲撼比屋紋山方靜對先後天卦圖點注周禮或曰子不就舉耶紋山曰將以此應舉也或晒之既而舉于鄉辛未成進士同榜楊廷麟吳偉業咸推重之初除華亭令華亭布貨灌天下牙儈如櫛龍市利歲輸長令例萬金紋山至則盡除之勒碣以示後人邑仕宦連門高第饒氣魄遙制朝柄箝長吏適謀如山不可間而是時苦征新預三征併催功令尤急于蘇松紋山督責自貴勢始下令曰誰爲平原君者某卽田部吏也於是貴勢家咸慴戢無敢梗者飛謀鈞謗思陰擠之兵乘紋山內艱歸遂以上海適賦移之華亭詔停令俸半年起復乃調令索邑

繁昌倚南北之衝舊無城郭流寇數睥睨之直指其圖有築城之議紋山上揭曰繁叢爾不當一鎮居民未足千家山水四集一河中潰城實不便或者因山爲關因關爲城天造地設庶幾事半功倍耳直指不謂然益檄興役旣作百堵忽又有選鄉兵赴營訓練之令紋山再上揭曰鄉兵初爲冬固其圉耳若赴營訓練則與家戰人守之說相背適示民以不信夫鄉兵之不可與營兵共居猶燥濕水火之殊性也繁之徑蕪山徑七十里民將曰吾奈何以鄉兵爲戍兵非獨不附營兵而已且與兵大役也城工又大役

也僅此生齒忽作又操畚鍤忽使制干戈是猶左執椽而右又搏虎也畏死者逃以好亂者聲衆肘腋之變直須時耳詩曰三國城漕我獨南行其聲酸然今猶愴耳可不鑒哉於是兵使者大怒僅城工將竣示意于一二猾民譁搆羣役因騰謗于直指直指頓下令罷工始者督令平地爲山旣中飛言卽復推數仍爲平地下吏任勞任怨究又任罪夫其可爲乎前此和州之變居民駭散紋山一騎自隨躬歷編戶輯撫之標其赤丁敎以什伍置器守禦百姓始有固志及流寇方大春南渡率鄉兵襲之斬獲過當奉旨紀錄至是以築城詿誤調浙江布政司藩幕旋署蕭山令一月閒捍塘五百丈蕭民去水患增歲食誦聲大作會中官某經蕭當道折節如風靡草紋山獨謝病不通謁中官恚之甚嗾銓曹以紋山補襄陽令襄自崇禎甲戌至是寇亂六載或爲紋山憂之乘蕭山攀留塞道欲藉此庇其行紋山獨不可曰急病讓夷儕輩猶爾況君國乎乃不俟文憑書夜趁水行五千餘里未抵信陽理院熊文燦已以違限參劾奉旨降級矣蓋是時張獻忠已破穀城賄文燦求撫文燦慮撫局不終多劾屬官爲卸罪地紋山歎曰寇焰半天

下吾非能還轡東馬極討窮追而困蹙之也胡一旦俛首就撫昔者李察罕奮身討賊百戰百勝田豐王士眞窮蹙乞降之伐寇也卒圖察罕而殲之今帥非察罕降寇豈但田王乃連城而居襄漢間土地奉之物力資之使生養休息布置所欲爲當事宴然以受降撫叛爲能事吾烏知所終乎未幾獻賊果叛詔逮文燦死西市閣部楊嗣昌代出爲督師兵駐襄陽者數萬日餉千金呼索囂然牙爪怒張僅免脫巾爲倖他兵之集鄖陽以扼賊衝者處官餉不繼欲設法招商使平價販運於是監軍閣部亟檄下襄陽

紋山條上其議曰山深而禽獸繁水滙而魚鱉多樊城鄧襄之深山滙水也往日商不招而輻輳今商裹足而不前者以昔之樊藪商而今之樊藪兵也約商旅于兵營猶驅犬羊而就虎圈耳即不然以官招商商憚兵而因憚官莫若以牙招商官任牙而聽牙自爲輸轉也議上而中貴大怒嗣昌因列狀上聞曰襄陽令專城不駐兵且運餉違誤無軍法詔降級聽撫按究問撫按知紋山無他而一時奉嗣昌旨者以計典罷之[illegible]紋山謂人曰獻賊太鄭襄數百里而藏兵于十[illegible]爲巷藏乎且兵又招

兵曠而驕時代爲[illegible]凡今朝廷蔽掠者日日見告南鄧之間適無類者矣營專管不爲意而以屬吏商署之空談指爲搖兵之實罪何以服天下乎獨襄藩素重紋山及是召居藩邸侍講世子而嗣昌亦出師夷陵紋山既解任數頻登請家人曰襄陽必敗吾不能泯泯而死須預爲出城計因力辭藩邸僦居城隅教僕披茅織練削竹爲箕而已庚辰二月三日久雨突晴夜若有告紋山者曰是其西隆中也詣彼當有異次日紋山果詣隆中舟行不二十里風雨總至遂泊江壖追聽聞遠近奔號曰賊破襄國王遇

難矣急回潼已則岸有呼渡者視之紋山僕妾也相顧愕眙不能語但飲泣趨武昌寓門人家咸以紋山前知若有神翼也時嗣昌戰艦尚出夷陵襄報至始知獻賊由蜀奔楚取巴東間道走當陽假嗣昌差使鄭符內約其提塘吳國璽遂破襄也嗣昌旋師荊州謁荊王閉門不納登城謂之曰爾不朝襄王乎嗣昌慚憤歸沙市曰進吾尸于王足憤襄禍矣遂縊死先是嗣昌之出也議加勦餉三百萬練餉七百三十萬襄陽一邑新加練餉六千五百四十餘兩催督以戶科給事紋山頓足曰是不盡驅天下爲盜不止

乃具文詳上官曰襄中寇禍六載或舉族盡隕鋒鏑或僅存數丁東自棗陽至東津村白唐縣至滚河西北自鄧州至呂堰人民十不存一田地十荒八九南自宜城至襄陽西自穀城至襄陽人民十存一二田地十種三四孑遺殘黎疲困于夫馬徭役里排追呼今夏飛蝗蔽天禾苗如埽唐白滚諸河洪漲數丈麥粟宅廬漂沒無餘寨堡崩圮者四十七座饑寒迫爲土寇良善并從逆黨藝有由然方冀皇上盡捐五年錢糧稍活餘黎殘喘俾流民聞風復業揷荒納稅今更額外苛增民必死亡逃散不則盡驅爲盜

賊已耳。襄民不足恤。豈襄藩相爲休戚之民亦不足恤耶。
奉行徒爲虛文。重派必有實禍。卽殺虜一縣令。豈足回天
怒塞民怨哉。文上而上官特虛文批谷之。及嗣昌之出復
踵文燦之故智。紋山乃擬岳飛上秦檜書。意以諷止撫局。
旣而撫勦失宜。又設爲奕喩曰。昔之禦寇者如已不善奕
而又鄙賊爲不足奕者也。今之禦寇則輸一局而求再局
者也。日者明詔大布。則不惜奕之非耦而認爲對局矣。所
不知者勝著耳。夫勝着者。非一着勝而勝一着之謂也。又
非勝一着而敗一着之謂也。一着敗則全局俱敗耳。今流

寇之瞋甚大。而我徘徊于四角間。何處尋其斷頭而擣之
乎。則莫如不下爲高也。非不下也。乃下而不下者也。若應
攻不攻。誤用和着。不應殺又殺。卻走錯着。不幾滿盤俱錯
乎。以人國奕者。亦可寒心哉。或問究竟如何。紋山曰。國家
急于滅賊。而所用者非急于討賊之人。譬庸醫誤人。旣知
其庸而逐之矣。逐之不早。而代匱之人。又庸醫所轉託。以
遮救其敗局者。無惑乎病日深而良醫望之卻走也。夫調
兵二十餘萬。情渙勢格。呼吸不來。本兵旣不能用。而求之
降丁。降丁不可用。而求之降賊之頭目。頭目又與無賴之

債帥比而遙制朝命。不敢虔分。呼糧索犒。則奴隸守令。尾
賊而行。卽東西相遜。其僞目頭目而稱降者。輒以冠袍重
賞嫡之。之賊攫賞而去。不復來轉。轉玩弄。曾無懲悔。何
怪乎兵不敉而爲賊乎。國家不能于有限土田中。下確庭
扶羸之方。惟會計加派以糜悍兵而媒救賊。賊癈無時。加
派無已。一瘡未癒。又生一瘡。是爲代寇讐剿刈婦子。傾蕩
家計耳。又譬以毒藥攻頑疾。疹愈病深。愈毒而大命益促
也。夫聚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揎天下之柄。滅賊之具。殫
矣。而滅賊之算無聞。猶悍者侵衰倒營大呼。盡氣侁倖一

擲而償宿負。一擲不勝。而身家燼矣。豈不危哉。旣而嗣昌
與乃悉如紋山言。蓋當時議兵食者。自加派召募及請帑
旅外無他策。紋山獨曰。罷加派以收人心。一策也。撤客兵
以靖地方。二策也。堅壁清野。固守要地。大赦天下。如豫晉
固聽其流徙。乘懈而擊之。三策也。共此民也。在民則弱。從
賊卽强。賊則客兵可不用。而民兵足辦賊又矣。其兵亦派
以養無益之兵。不若以畿邑應有之餉。供聽畿邑應有之
民兵自爲戰守之愈也。吾紋山之本論如此。又嘗夜出巡
城。見客兵占民居。拆門戶相壓爇寢。弓馬各自一處。詰是

不明營法即不明陣法不明陣法即不明戰法泰可立盡
耳又每當事行兵不預計糧料兵到三數日前乃飛檄索
餉雖曰餉實金也而兵不甞用金必索食于縣縣夫旦夕
耳無坐糧也必移行糧爲坐糧迨糧盡矣不齎糧而齎金
前途食乏則炊爨自爲計無戰而敗矣乃作井田問三篇
師律飾中九圖謂師六壹即活井田也大畧謂井無格于
西北東南猶八陣不分于平原山谷因有弧有箕有捲有
圭有勾股皆井一方之變化而出其奇以田制賦餉何從
加以賦治兵兵何必召無往非井也田之方員曲直廉隅

槩括于正井倚井之中陣法之什伍偏正錯綜爲握奇積
卒八門五花之數則井法陣法不勞而符矣以趙充國之
聰明老于行邊而後悟屯田之即井田知屯法即井法則
知屯田即井田也今不知井何由知屯何由知營與陣與
戰乎瑣瑣而議召募搜括節省採鑄以救其末末可救歟
或曰流寇禍亟矣子言如粱肉理疾耳紋山曰固也行吾
之策收流民即是殺流賊行今之策則驅民爲賊而又乞
賊之殺賊也凡紋山始終持論悉與時忤而所值上官皆
苟且庸躁偏聽忌功之人故疵謀異達而禍諸隨之又整

躬嚴法紀異數年從不畏身中貴以此益遭猜忌及寓藩
邸知言且丘墟凡宵旦星雲雞鳥鳴噪之異數條上安鑾
冀有感動王不覺悟以及于難陰中之遊幸以身免世謂
紋山洞曉風角禨或非也尤邃于曆算嘗以西人截三百
六十而棄五度四分之一及郭守敬判爲四分度之一而
割爲四二五俱非是乃作日圖行太初曆行又好談青烏
之學謂狐首經可與冊經相表裏羅經則旨本三易理絡
二氣數通曆術乃爲鑑賦形氣辯罷官家居著易全引詮
皇極經世作九卦圖行若張蕭然曾無慍色或談及國事

則艴然改容繼以流涕嘗左握算右握曆書極意苦思
數作數瞋目閉肽若畏述若久之撫膺而起曰天意未厭
亂乎家人固問之曰後當知耳未幾竟卒年僅四十有四
有集三十卷已行世子三人克臣劼哲皆讀父書爲名士
贊曰世傳紋山好爲奉翰璞之學妄言上造值戚之上予
值剝之初而卒不竟其說獨于預見襄禍徵露前知及着
史旁一綃帶摘晉梁閒事若以太清建興占甲乙之變者
究所持論則以寬卹民財收拾人心爲救亂之本若拄權
實置禍福于度外確乎醇儒非術數士所幾也又歎言天

下未嘗無才亦無不可治之亂菑㾗然以治平之畧自許矣既以壞失職不幸早世功業不見于天下特其議論偲儻切于時務猶可得而想見者余故詳紀之俾後世有所稱述焉

後死友人寧化李世熊譔

彭躬菴讀傳書後　諱士望江西南州人

此文固寒支殫力竭神爲之者集中有此文一篇足抵人百十矣紋山有蔡李遺之學隱有李伯紀之才畧國諸葛武侯之流亞也使當崇禎季以揚嗣昌之任畀之必能辦賊不至于喪國亾乃屢以上言不阿輙遭擯斥竟罷其官

秉國程而任兵[illegible]皆容悅絕不能用度外之言拔非常之士[illegible]才冗庸且支吾讀紋山奕喻寫盡一時人情國勢不淪胥敗亾不止也使非寒支爲之傳誰復有知羅紋山者其人其言皆足爲萬世危亾之藥石予更表而出之以爲後代有識之師浴紋山謂天下未嘗無才亦無不治之亂蓋自道也或者謂紋山稍委蛇屈己救時未必無濟如唐荆州之於趙文華楊繼山之於蔡京田子春之於曹操程明道之爲條例司官亦自有說未嘗損其生平蓋紋山之措置頗大非遠略高識儒度之人必不能用

彼誠遠略高識儒度之人見其條議闢其緒論卽把手上坐馳驛奏聞虛己位以授之矣而紋山必皆出沒吞吐此輩齷齪褊細人如千百蚊蚋鼓鬧何由入其意中所以放言無忌旁若無人知必無用之者也識郭元振之寶劍篇開吳張之不理會廷理會名之說不加罪且大用之其時求一武則天李元昊亦不可得此吾所爲讀寒支此傳爲之反覆流涕不能自已也書紙尾責令門人梁紛錄之以貽魏和公顧景范同一嘆惜羅紋山名明祖字宣明永安人辛未進士終襄陽令卒年四十四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一目録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閭貢川羅明祖著　男　劼克岦甫　艱克臣甫　較閱

恤克秉甫

奏疏

七章疏

臣謹爲太平肇基有道無不與之言事臣聞至治之世不常有願治之主不世出　皇上爲治之心式邵遠邁素孚臣民而太平卒未奏者毋亦治有體要綱領知之既未至而行之後不力乎敢以生平之所學及目擊當時利弊之大且甚者列爲七章以佇蒭蕘之採納焉

一曰明治源

臣謹按人君必法天自古言法天者多矣而高明博厚卒未有並者何也法天者法堯舜始稽古帝典治曆授時東西南朔民物獲所百工允釐庶績咸凝今夫天北極居其所而勾陳環其後斗杓運其前輔弼衞尉錯綜羅列女史柱史

防其隱天理勢垦禁其明所以著紫微之尊且
嚴至于從官幸臣當陳郎位布于太微所以示
等威之漸宗正宦者斗斛帛度列于天市所以
正義利之辨立綱陳紀神道設教非若歷代之
讖緯祥建而官制異名也傳曰天垂象聖人則
之此其明且備焉者矣　皇上御極以來首
驅逆璿之亂次而夷虜次而冦氛次而朝鮮水
旱不一兵役頻興其去堯舜之洪荒倍甚而

皇上之宵旰亦異堯舜倍甚然而風動未臻平
成未奏事功若遜于唐虞夫天道不言而成歲
堯舜相繼而易治洪範有之曰王省惟歲計歷
年以迄今亦可屈指而寒心者已夫
皇上之夙興夜寐所為雝雝在宮而肅肅在廟
者此即天之北極之所也　臣之先臣宋羅從彥
曰靜中觀未發前氣象此幽獨片地好惡未起
才智俱冥也　皇上齋戒祀典恭默言意

此時必有湛然而透露其虛明者因而周宮廷
暨海隅而握算之統此一歲之中必如何而天
官進退予奪之各當如何而地官興教起化之
理隆如何而春官夏官禮樂征伐之脩明如何
而秋官冬官禁暴除亂器用財物之戒備夫王
省而推歲自爾卿士而推月師尹而惟日則所
謂天道不言而成歲者此其確然者矣循子宜
迄乎旦晝循靜存迄乎動養涵泳馴熟本此虛

明者而仰質夫上天於穆必有體用一原而功
化同歸者至于占驗災祥則靈臺之細事耳　臣
聞之星緯有不當昌明而昌明者必如何而抑
陰于無事之位使無醸夫薄蝕彗孛之灾有當
昌明而不昌明者必如何而扶陽于黃道之行
並逆夫景星慶雲之祥若雖占驗小術寔有至
理　皇上觀文察變思及此而知體元正朔
不窮調頒曆已也上接敬授之心源胥咨羲命

和古今一轍必廣擇幾先炳哲學識優長之大
臣摠監職而考其成化災爲祥當在二至二
朝之表者所以賛勳　皇上法天之治日就
月將而悠久無彊巳伏惟　聖裁

二曰崇繼述

臣謹按史者一日之是非萬世之勸懲也今夫
典謨訓誥史官之文也十五國風採于史官者
也春秋者史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故曰春秋

者聖人之權書而爲史學傳心之要典我
太祖高皇帝起義淮泗驅逐胡元使開闢來炎
子君臣禮義文章之宇宙煥然再新賢於堯舜
豈不誠然孔子作春秋數千年以來克其事者
高皇一人而已洎乎　太宗文皇帝
世宗肅皇帝奕葉重光迄于　神宗靜皇帝
四十餘年德澤靜理黙成歷邁帝王莫之與京
我　皇上以　信藩世及爲天下謳歌之訞

戴遠軼高宣登代來修功者可比然而
光宗貞皇帝以二月太平天子萬年有道聖人
皇上于彌留之際未及倚掌萘之儀而嗣
熹宗于屬纊之餘又非假埋璧之地所爲揄揚
列聖之累德溪仁豊功懋績全而注于
皇上之一身臣聞史官者監義具諫官之骨而
必隱惡揚善以存其厚婉辭做大臣之處而必
微顯闡幽以昭其公　本朝政教休隆明良互

彰立言者固不必帝孫盛之顫而爲所書者亦
不必假燕公之祈臣伏而思之竊然詞臣之一
手也詞臣者上而爲元老之門生下而望後進
之推崇徵存顧忌則回互自生臣聞近者建文
編年之請諸臣猶懇　皇上用與行權表遜
國君臣之節義而我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
感上下而通幽明嘵嘵問寢視膳言念無從巳
而事亦如生事亡如存之至情尚俟後人紀錄

所聞不如見傳聞又不如聞耶則自　神宗
暨　光宗　熹宗及　皇上億萬年信
史尤爲乞緊何不擇諸臣之有德業聞望如宋
臣司馬光朱熹其人者設爲專官弁俾之搜求
名宿薦列擢用講明綜覈始乎　即位終乎
大衍因進而思夫入廟知敬睹器知儀几筵榱
桷之際必有僾然其位愾然其聲而生平之咲
語居處如或親見之者所謂郊祀明而禘嘗修

天下可運之掌者其在是也伏惟　聖裁

三曰嚴體統

臣謹按辨上下定民志莫大於禮古之覘國者
魯秉周禮齊不可取被髮祭野知其必戎大本
存不存故也禮莫大於敬　天地而　郊祀
有壇禮莫大乎尊師重道而邦畿立國學郡邑
立儒學　皇上禋祀崇儒之念高出千古今
壇壝非無具官閣　郊典寖邇始遑滌餙遮掩
目前　玉輅一廻而紛雪損其典妍風雨侵其
威重閒遊惡少堊壁題墁凭欄顚倒往來如市
此敢于　輦轂之下而作欺褻慢者也及乎各
省之郡邑學宮間有頹塌露處不啻蕪園不過
托言錢糧無辦又有士大夫于佛殿道宮百千
可捐金碧輝煌丹雘燦爛夫藉手聖賢以榮其
身而狐媚佛老以徼其報冠緇妖佁男婦游泆
曾子出爾反爾之言幼讀而錯過魂驚疸鼓匍

匐于地獄變相而搖尾乞憐莊周所言大惑不
解者且又足以惑世矣況乎內外多有衙門墻
舍不蔽卑上天垣拖之規屈九重巍峩之體甚
非所壯內治而壹華夷也又有進于此者今之
留都昔成周之豐鎬也當豐鎬之盛也其在奔
祭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巳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迨其衰也則譚大夫曰東人之子職
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降而東迁之後黍

離載咏菲于就封遂爲扉氏兼幷之資矣自
北狩奄十北平而　留都黃屋紫禁鬯穢弗葺
眾恩措據大失綢繆夫以翟秦　后陵一抔猶
欲東望子而西望鄉關　高皇帝生爲五百
眞人弁遐則爲明祚上帝精英英靈南望北
而手植所存極棬所寓豈無豐沛歌風之思從
者北宮南行蒐爲殘冷及近日議者因兵華頻
仍供需不敷裁華冗員稍示去取夫冗員不必

留都且所獲無益朝夕窮恐餼羊存禮祭尸重
孫質之　高皇帝億萬年之深心必有蹴踖
而不安焉者臣所爲反覆深維而低佪雪涕者
也夫檜之卒章西歸與懷曹之末篇郇伯繫念
皇上何不奮焉以治繼治使兩京衣冠文物並
盛異地有同風之烈前後揔無前之休臣胥南
濱父老沐浴太平歌咏盛事而已伏惟
聖裁

四曰慎立相

臣謹按易言否泰繫于上下之交不交其交曰
志同則上下之交在于同心同德之際而得其
人不得其人否泰因之矣志有之曰知臣莫若
君　皇上知天以知人之學自有胥帝簡黙
契者所謂九觀八徵之法原君與情耳目之表
臣以爲今之相臣前之經筵講臣也當其仰戴
瞳彩目對聖賢心衡義理精神心術之微自有

發見于聲容動止爲辭爲氣爲色爲邪一一自
獻而無容遁　皇上之藻鑑者攷其筮仕則
窮視其所不爲歷于宦情則達視其所守而未
已也古有欲立相必先使之爲三輔長吏以觀
其機幹有使之爲邊方節度使以觀其胆度又
有使之處散地閒局以觀其靜雅在猝遽而鎭
重不亂自在廟堂而談笑雍容其相臣以救時
爲已任者奉命匪以爲榮也則有唐姚崇作相

先以十事要玄宗宋李綱作相亦倣姚崇以十事要高宗夫君臣相遇如此其難而上之求下下之求上如此其至猶有不克終之懼記有之曰事君者先資其言拜自献其身又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則作相取諸詞臣不在分闈取士出省典科及枚卜者三讓讓而已也貞觀諫官隨宰相入閣言治以為美談而今一立相臺省意為出入豈其人進詞臣時都無可言而立

相月始知之乎 聖上立賢無方詞臣各部院臣援茅登庸不使同聲得以邀譽不使私恩得以結援將必有胥 帝簡默契允當而後宣麻始下者臣以為非獨此而已也 皇太子春秋方旭有出宮講學之典寧為章句曉暢淺近披陳足了其責必選敦重詞臣為之淵源理學亦必多方夾持練比曹者為之講農桒艱難練儀旨者為之講律度預文練兵曹者為之講蒐閱武備練工曹者為之講考工法制左有與討而右有與慮前有所啓而後有與謀逢源毓于蒙泉參齊培于萌茁昔李泌定于潛舊叔文惧于異端此繫 皇上之內則而所謂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者其或取諸此矣伏惟

聖裁

五曰肅屏紀

臣謹按古者蒭蕘工瞽罔非諫人虎賁贄御罔

非諫事末世有專官而要途亦倖途矣進身必始于考蒲無瑕之推知推知何不可居台省第其求全于考蒲無瑕其亦有彌縫營引其人不可勝言于 皇上之前者也彼其愬踵先討矣缺為主銓部衡缺之高下定其多寡捻之到縣還債多宦之縣宦富民貧無宦之縣貧富俱困中或求全于鄉紳有不可言者矣復或全于上司有不可言者矣地方利害何益于小民之

分毫而面面打點分毫無不取辦于百姓撫按兩憲稍示激揚尚冀少蘇庸詎知此一撫按也仍然地方鄉紳之撫按而撫按又有自出之源頭倍蓰于上司者乎巧者蒲盤打算串線玲瓏而臺省衣鉢肥口相贈私業授受小吏萬計以上大吏數萬計以上職道公行相仍取償民生安得而不窮仕路安得而清也則如是而遽然臺省乎又有一班王振台省之人須有一番客

囑點頭方始入彀元魏世宗有言曰國家從來有一事群臣不肯公言得失是也宋臣張栻有言曰平居無犯顏敢諍之士臨難必無死忠効命之臣安有垢膩圓就之人而能爲犯顏敢諍之士也彼且奉售其伎倆游魂甫定復卿保結之私恩多勝正濃夫公言得失之事自頌讀淸而講習者也豈臨時而改絃矢公草草發揮乎間有一二強項者徵異同其間取憎即爲不韙

深文猶云薄處倘風聞其不茸俛首吞聲壯額示岸則岸同　計典中少不得拳腳辣塵連根劃盡舉　皇上懲貪黜墨之典倘其殺人無血之謀噫全家口外牟爲聖世之草木螻遁巳荷生成但去不以道殺非其罪未必出

皇上之風霆而背井抛鄉行乞異域豈無首丘之痛原其本心毋亦聽人穿鼻初非有愛苗惡莠而爲是當階鋤蘭之舉無柰餌網已成復自

驚于風落潮平遂不改其舐糠及米之勢兇爰雉羅而才名忌重者不潔淋頭渾身疤跡一逢計典袖中熟料沒函無玉階之屛矣是以一犯于逆案而位高金多猶能于冷灶熇炎一犯于計典則舊話新搬終展轉于巢覆卵破夫招眚則足非與才也古者窃藏盜馬猶僃緩急之用若是其安得耶夫烹阿封墨原無撫按之官望風解綬初非入境之使而設鞫懸鐸小民不必

脩繡斧之儀　皇上于風力之臣第察諸奏
牘有公言得失者則不必其推知也有不呈身
御史誅鈇討差者則廵方亦不必歲計也悉聽
皇上自擢用之自布置之此心日行天下一兩
遍何慮不炤臨以擇相之重擇撫按爲地方而
推非使地方自爲推覈眞守令于豪紳勢僕之
業即救小民于沉寃埋恨敢怒不敢言之地其
有所徃也潛行實訪其有所摘發也對仗質詰

其舉核而失眞也功罪倍所慮分不然防鼠罝
狸性𢭏噬鴨内竄既畧短垣自踰閑防操履誰
復繩之耳軟手活即其報竣囑托殆盡茹取孤
立無援者覓換尋頂糚點丰裁而又曰據司府
推所開也則司府推足矣而何必特設廵方也
哉臣讀范毋哭滂之言不能不爲之酸鼻矣
惟　聖裁

六曰定財賦

臣謹按今者東南之粟輸于　京師九土之產
盡于邊塞遍者帯征預征一時幷急舳艫千里
旗軍馹騷亦足以見上下俱困而漸有不虞之
憂矣頋留膚空防也疾賦不容不覈也而足食
足兵可無求艾之謀而僅僅以歲支歲以月支
月乎古者有限田之令食祿素封其田圍均有
定額不得踰限强買尚有井田遺風今天下通
都大邑之地疆理阡陌山澤而壓盡入鄉紳富

豪而小民不得一某之宮値年荒則雪上加霜
年豐捻肚饑眼飽無者愈以無有者愈以有坐
是以恣其奉操王侯立取卿相之貴間有富厚
携重羸者畏避徭役靠身臣妾丁勞要而勢要
反藉爲包覽那移是良民而代奸民之完長厚
而代勢要之完倘有逋欠則歸咎于遍邑也守
令者惧其赫赫當道足碍其進取之蹊又畏其
假手借刀陰中以不測之禍夫守令而果貪黯

守令之罪也苐究其所以獲罪者似又不從貪酷起見何者如言貪酷則衆醉衆濁而操㕍最則同罪殊科揔之處分雖公亦私故認罪者到底自訴冤未必無瑕之戮何以閑其口也

皇上亦知其故乎盖地方是縣勢要慣用大吏制守令之法非其門生則其荐引是以一入境而門幹悍僕窃窃然指某爲家爺所喜者果然熠賄列荐爲家爺所忌者果然攘臂報仇符水

都靈夫誰不惧致守土者罰無可罰降無可降咀若空祝願蚕脫一日火坑卽爲羽化終不敢言寃安知脫巾呼道摚扇惑衆力爲 皇上朝夕變故慮乎臣以爲國家酌田定賦十一而征前人預爲後世之防况旱澇各有其時非以爲厲也臣故謂餉亦不必加泒也苐該全書原泒之田照魚鱗冊共州邑有錢糧三萬以上定其四向各隅界至隷田主姓氏何人一夫受田

臣訟合得本人田畝若于其人餘有百計千計萬計者卽着另分房立戶依合得之數幷立限徵丁于所輸之餅金鏽某戶長完某田段字様于面上立爲三冊一登比部對勘一付府縣質成一晋存案稽察有不完者責其戶長某人卽勅令分田賣納倘係時發變易比部廵方斟酌詳聞倘有壮運大役亦合泒之田畝責成糧官赴解不得使靠身縣閂如是官民咸壹無不均

之患斯無不完之患矣夫東南輸輓管輻輳于在頭而令過遞于朔北此臣之所不辭者一也考幽燕故治昔爲召公東南故治昔屬吳越荆楚春秋幽燕諸侯未嘗呼庚癸于東南此臣之所不辭者二也臣聞近有獻屯田策者私心竊幸以爲屯田一舉在九邊以守爲戰無輸粟塞下之勞在河濱者濬溝疏洫可免河决潰溢之患衍之數年東南半壁亦可省輸輓之勞下

內外虜寇之勝于無形爲救時保世上上着乃
竟束置高閣空文因循臣曾問于嘉興府生員
陳觀生其語臣曰張袍赤屯田一書搜括剔刷
無些子滲漏然特設許多衙門捐許多錢糧壽
許多對頭任許多謗讟是巳自塞其去路終屬
一篇好聽文章因出其書相質大約在復孝弟
力田科而以不起科爲誘勸又有復行鈔法通
金錢之窮墨吏有于金一橐無粟帛招提之說

其主意在藏富于民無取効目前之利似近迂
濶而爲　皇上國脉流通萬世悠久之謀在
所急行臣不敢掠人之美而反覆于屯田爲救
時保世之上上着非　皇上無與言而莫與
行者此所謂因天之時相地之宜盡人之能而
非商車問架青苗之諸術也伏惟　聖裁

七曰固形勢

臣謹按一代帝王之興其建都與各[illegible]

[illegible]自不同漢都陝洛近許而入魏唐都長安
幸蜀而避兵晋自啟戎宋以弛備皆南渡苟且
偏安然統天下之全形全勢而言則均之中原
腹心之地也腹心呼手而手應呼足而足應此
無他宅于至中而勢自足以相及耳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左至蘇松右至池太背枕長
江長江以外又割河南山東邊鎭綴于應天畧
南北二大河而籠絡之其深思大畧神謨雄度

豈壽嘗所易測　[illegible]致建北平擁幽
幷晳亢之全[illegible]攘夷虜往古來今
中國應運之主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未有盛于
斯者夫兵威秉百勝餘窮征漠際斗柄南迴西
轄朔方東漁高麗女直挿奴建夷韃靼莫不崩
角稽首務爲糞除豈非　燕京爲首出之區而
華夷率俾者乎屬者河套未復遼瀋繼沒登島
猝變而　郊甸近輔胡馬飲于琉璃毡幕布于

昌鎮且也奴賊毒發紛南蔓延爪埠强弱之攸
分而今昔之殊向者何也譬之人身然漢唐宋
之都腹心之地也　高皇帝之都金陵已得
腹心矣弃其腰膂肩背而環繞之者也
成祖之居北京所謂尊元首而御八荒非耶惟
元首爲至尊貴重之地故手足腹心亭拱而戴
之雖以九邊不毛羈縻羈縻足管一帶藩籬今
藩籬蕩然無具而元首爲犀邪之侵矣所恃者

中國腹心手足之拱戴焉耳所恃中國腹心手
足之拱戴者惟呼吸之靈動焉耳凡夫米粟芻
新材官士卒商旅貨賄鹽鐵茶布之類皆咽喉
間轉闗之物也乃誅求日煩各項累欠牙爪干
城未見傑出奴賊縱横中州爲腹心之大患僅
僅以　京城重地勞　皇上自爲安攘戰禦
之具　皇上亦廻思此時之呼吸靈動耶不
靈動耶而元首安得不岌岌耶往金元之竊據

以其鱗介易我衣裳千載餘石晉之恨今當蠢
動之日豈可輕吾冠冕自爲甲胄乎分主客之
勢易有之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又曰窮
則變〻則通〻則久此時之　燕京非向者之
形勢也明矣臣竊謂未陰綢繆之戒其此時爲
然矣芒〻天下之大群奉　燕京爲元首而兩
肩則在山東山西背脊則在汴淮故境宜令山
東山西大鎮兵糧器械比各省加數十倍督撫

遊條星羅碁布綿〻翼〻就呼吸轉闗之處件
件靈動耑以維獲策應　燕京爲主其江右閩
廣吳越屬之山東其荆蜀雲貴秦隴屬之山西
兼爲芉肅大同羽翼若汴淮背脊之地則居中
取齊以爲針線縫踣內樞外機之通衢其或江
南有儆則江南諸省自爲應援無煩北騎北來
之南嚮如謂募調不可用久戍非所宜則生聚
教訓國君尚能反敗爲功而所謂屯田之法實

與屯軍相爲表裏夫然徐徐而圖恢復亦未見其難成者臣因而思夫亂寇之初發難也大不過州邑不知何故而至通省皆賊也通省皆賊矣不知何而各省皆賊也各省皆賊矣不知何繇而至撤　京城遣將以赴之者何也豈亦操縱安頓之失術未得其要領耶皮爛不收立見骨盡是以臣不惟死賊是慮而願　皇上加意于億萬年之根本重内輕外以大馭小斯高

屋建瓴之基不拔而振衣挈領可次第而收矣臣闖陬腐儒兩令華繁兩考浮躁幾蹈不測豈貪生全寧畀能破委曲忍亂而爲七章之言臣言出而臣危矣然臣非畏亂而不言也伏惟聖明加意大平特廣言路晉蒯可以代匱溲渤亦收藥籠苟臣言謬妄乞立　賜削籍斥逐以爲出位妄言之戒沒齒食貧亦不負臣一生科第之本志矣臣罪萬死激切屏營之至奉

後　命疏代

謹爲天地有自然之利太上因之而不勞事今天下之財已悉矣一切催正之供不繼矣渴而掘井則議復屯田此者智謀之士亦曾入告而我　皇上慨然行之矣清隱占勸開墾亦有一二之効矣臣以爲猶未盡也臣以爲講屯必先講田則土宜不可不辨也田有宜屯者亦有不宜屯者田有宜黍者亦有不宜黍者有同一

種之而善者有種之而不善者有墾之而可久者有墾之而不可久者有屯之利于我者有屯之不利于我者一味曰屯非其田也講屯必先講屯器有可牛馬者有不可牛馬者有可鉄耕者有不可鉄耕者有可舟車者有不可舟車者有可溝洫而殺河勢者有不可溝洫而利瀦沼者一味曰屯非其屯也此二者猥瑣不足瀆聖聽臣以講屯田必先講屯田之人今盡召田

邊兵之田也屯田邊兵之事也臣查得
制于屯田一則不許陞科屯田官員不許侵漁
附屯勢豪無得占奪設爲屯田御史力不足者
給其牛具通之以鹽法令鹽商本色雖不行折
色如故也折色愈加田荒倍甚也邊兵如是其
豢養勿論其屯不成屯一有虜警道城棄堡恣
虜飽颺此非其畏虜也不以虜爲田之蟊賊也
此非其不愛田也不以田爲已之廬井也此非

其不知兵也不以耕具之礟磌耒耜即禦虜之
甲兵干戈也臣以爲此時而議復未易復也然
而不復不可也臣聞三代以下惟漢承秦而稍
近古則孝弟力田一科正可行于今日屯田爲
吃緊第一着也　陛下何不發　明詔布告
四方募民有能開萬畝以上者予以屯田上秩
有能開千畝以上者予以屯田中秩有能開百
畝以上者予以屯田下秩聽其招徠流亡賜以
鐵券永不起科其有奮義捐粟輸助邊儲者即
署其于任或補京營或護邊疆或効本屯與賢
書大典並重夫賢書科與力田科不侔也然而
非臣之臆說也周頌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甫
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古帝王之開國
家愼遴選莫不本於此何者爲仁有本〻于孝
弟施仁亦本〻于稼穡末世顓途于白鏹官多
墨民多淫末事競而本事傷矣臣以爲農桑孝

章非呻吟帖括比也而或曰富民坐擁溫厚彼
畏惡邊方安知爵賞之足勸也臣以爲限田之
法今不可行矣北方之素封有餘食北之所產
不足食南之輓輸彼其不肯就邊易知也然而
近邊耐寒負牛乘馬其習使之然也至于南方
之素封臣得而言之南方惟苦差役無恥之民
投身鄉宦爲奴僕不肖者貪其餽送而包其納
糧役蓋已久甚者乾沒之是良民而代奸民之

完富民而代鄉紳之完貧者要立雖既不虞役
富者連阡陌又役身勢宦僅有中富耳巧者貧
免拙者破家鄉宦兼富貴而擅之把持衙門如
是而惟正之供安得完耶　皇上因流氛未
靖不得已而有勦餉之派矣臣以爲　皇上
爲不得已小民咸諒而正派酌派催徵光景大
都不相遠也于府縣官之不完者重行參處矣
至于罰無可罰降無可降而猶戴罪帶徵矣夫

人誰不愛崇階望優轉至于蹙口爲鄉紳任罪
者蓋不獨本地方之府縣官鄉紳能掣之而本
地方之撫按鄉紳亦能擇之也且又見
陛下不得已而特遣風力科臣耑有督催一差
矣臣不敢謂科臣與地方鄉紳府縣官比周第
竊計之據所催者通省耳一省之何府何州何
縣絕要區別也所催者各府之錢糧耳一府之
何州何縣絕要區別也所催者各縣之錢糧耳

一縣之何里何人絕要區別也欠則良梗不分
催則完欠俱緊　皇上試下戶部打筭將參
罰府縣官以來其完欠較前何似特遣科臣以
後其完欠較前何似蓋猶故態也則省官尚欲
濟　國之用夠多一官爲地方病耶我
高皇帝召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
寡分爲幾區乃集糧長槩者民躬履田畝逐圖
其田形之方員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

編彙爲冊號曰魚鱗冊百獘始絕至今雖陵谷
遷移田畝大段無異也所爭者田主之遞換耳
而花分詭寄勢宦爲之色目則府縣要如田主
何矣　皇上試師其意而行之令各郡下州
縣三歲將田主姓氏上登大司農考其良梗完
欠之人則田主之遞換家有私租朝無正供可
得其人矣所以清稅契者其一端也家有贏餘
勢足兼并可得其人矣必另立戶當差佚富者

知節貴者守禮所以漸復限田者此其一端也
或零星散寄或依附豪强可得其人矣君必應
北運之差不則屯田于塞外所以貧富得均者
此其一端也勢官不得富民爲羽翼則風俗無
驕奢之患地方亦無豪傑之變矣所以強公務
私者此其一端也臣嶺表腐儒奉　命海濱中
歷江淮楚越之區細採風謠俯悉幽隱實見夫
屯田之不得其人雖有屯而無屯徵收之不窮

其弊雖有賦而無賦又見屯田國賦之利病其
表裏大相關通此天地自然之利而節省量汎
猶屬權宜之末着奉側　員之末敢不敬持一
得奉佐　聖明蒭蕘之採如臣言不謬乞一
施行奉　聖旨

集糧匡兵殲魁寬脅疏

臣謹爲大軍頻興献末議以資　廟筭事臣
聞兵之所起糧畢聚焉而糧之所在兵即從之
兵糧互須爲命猶雀就場而羊就牧此古今淺
近之至理而兵食易見之情形者也屬者夗寇
蔓延　皇上慮周前箸特　命餉臣徵餉二
百八十萬給一十有二萬兵合打爲兵食兩足
之全筭臣愚陋不揣伏而思之所謂餉者白鏹

而已夫白鏹者固泉府之一端今正供以外復
事徵納繈黄白盈輦出入有方亦不過首功用
間奏凱懸賞之物一襪之纏望已滿腹而玲重
輕快適以重其貿易爭競積攢內顧之私蘄饞
思颺此身不復仰命于主將矣夫燕黍而揚稻
北表而南絲此天地自然之利而各有所資者
也自古舉大事者生聚教訓莫不以衣食爲本
務臣淹蹇外吏道跡備嘗撫今追往近來歲登

穀熟花繁綿瓞竊與二三里老朋酒祝壽頌
聖天子憂旱格　天恐懼脩省賓受堯競舜
業之報而不寧惟是也亦冠罪惡貫盈　天
亦厭亂悔禍故以豐年歲登垂象以答　皇上
敬　天愛民之誠所謂　天人相與之際
而人定勝　天者亦可畧覘一二矣臣聞與
一歲之師者儲一歲之蓄與三歲之師者儲三
歲之蓄此番舉動恐未易以歲月計也廷議者

僅以白鏹爲餉凡所爲衣糧器械臨時付諸掌
爲辦置之需臣亦不敢以因糧于敵之術兵民
雜耕之法彊繩今而第思制士卒之死生者
惟將制士卒之進退者惟將區區以白鏹爲羈
縻一過其手則饑飽不復相關肥瘠異視安望
其休戚攸同將節制之乎旣無以係其心而猶
守抑驅之野戰乎又去留自易爲計古之善軍
者必斷人之糧道軍法惧失軍糧者全軍俱斬

故輕進難退所繇生也昔者蕭何輸餽關中以
佐漢高棗祗任峻開墾許下以輔魏武果米粟
耶果金錢耶我　皇上神武天授何不乘斯勝
愾然發德音令郡國義紳義民有能捐粟千萬
石以上者進級拜爵其長吏有司能捐俸設處
積千百石以上者以其多寡差第其才能陞遷
其有罪犯家產殷寔者許令出粟自贖或近省
正供不必解部或有可暫借支俟事平復舊者

亦如之諸如上所陳俾各就近境所行多則大
郡狀時少者掌頻嚴邑是大小錯綜皆營壘而
郡牧州崇無異討虜奮威下至簿尉之流亦可
分度支將作之任也然而摠聽于督撫監司總
秦諸臣在陝則取諸陝在豫則取諸豫在江淮
則取諸江淮各鎮但有不移之兵行間決無不
奏手之糧到處現在給付以成率然之勢使三
軍之士赴敵若赴飽救援若救饑君無露處齋

寇之患行要攜戴肩擔之勞在我非指村封庶
以愚與制敵亦非壘沙增竈以邀奇兼威于自
在之中老敵于持久之地俟釁于饑疲之餘扼
阨于衝突之區勿以輕試而妨爲漫嘗勿以勉
支而視爲決勝勿以竄伏不出置爲無事勿以
敵不我加郎不出兵勿以未戰而退認爲驚潰
勿以賊至而應坐昧先機則聚衆所以聚人而
足食政以足兵貳附豕驅之衆進無所掠退無

所據可餓之使盡耳不然以招募未嫺之兵而
使其埧覓舍西索炊且需時方下也而肆買辦
之擾經過需索之暴依城憑而自蝟何在安望
其樹平原之幟立曠野之營乎抑臣又有說焉
夾炮者夷虜之所以相攻而我　國家用之
禦酋虜亦制夷狄之一法此自漢唐宋以來而
　本朝特崇其事者也今硝磺銅鐵之輸幾
藉多費之耗掌兵而諸材官兵士藉之制亦設

不爲不久矣卒未聞有一隊一旅炸于壽啖之
末者意者兵士要蹋蹻之素而空發無功耶臣
聞　上帝好生　皇上體好生之心爲心而
況待酋虜與待奸宼又不同臣不敢謂火藥非
戰陣之長技但除一炮之外便要罷撤除火藥
之外便無使倆舉全軍精神靠此物爲壯膽不
復生其設奇制勝決機應變之巧是爲可慮耳
臣願　皇上三復于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

戒自啇秘生心威神靜運期于畀人斯得之後
深痛恨于守土激變撫馭乖方其波累者得以
不赦之身邀盆于不奸之條而遊唐虞之兩階
此亦臣之所爲今日神氣喜而又爲後日元氣
慮者也臣一令不共桑榆未効値此言疏大開
之　聖世草野有心冐陳狂贅奉　聖旨

　寓兵於民疏

臣某謹爲兵民雖分而其寔不可不逆爲救事

自我　國家有事以來賊虜交訌在一州而一州破在一邑而一邑破性全郡破者甚少非敵之不盡力也郡地廣而民衆其力足以自守而務防者有壘守之能猝臨者饒應變之兵也且鎭道救援之師僅可及全郡之心而州邑絕無聞何則援師非朝夕之故而州邑有朝不及夕之勢也臣嘗從殘邑而問其故大約寇以生全之兵力而盡心于州縣州縣破府郡孤危州縣

之民揣衆寡之不敵鳳鶴思遁雖有賢守令安能奪其身家之私而激其敵愾之心亦以守令無授鉞之寄而民非素習伍兩之人其守令雖具韓彭之畧安能獨掌空拳而禦敵乎是以救死而守守而不知以攻爲守猶然待斃也不[illegible]弃其州縣而去有城而歸于無城者往[illegible]然臣于是愀然而思痛恨于兵民之分爲悍驕[illegible]兵之所從起及今而不救則兵分[illegible]

用民分而究不得民之用夫兵分而不得兵之用猶可言也民分而不得民之用則何恃而爲國乎

疏稿從此散落俟覓出補完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二目録

序

閩貢川羅明祖著　男 劼克歨甫 馭克臣甫 楷克秉甫 仝恭閱

序

大藩相王我蕨先生七十壽序

永安王我翁永之望也余束髮爲諸生時涯耳久矣先生起家鴻臚鴻臚之屬濮唐有丞有典客　昭代攺爲序班本乎鴻臚之意而定名也予在燕京曾與傳臚朝謝之事或典或拜靡敢

蹤坎踰則司文從而糾之非强有力者莫與之行禮也强有力而式於禮　則仁矣仁則壽矣先生居儀曹鳴珮有年忽邉戒嚴了角延綏一壁蠢動九重宵肝不寧銓曹以山西鎮都使司缺斷事以先生報　聖天子曰俞是臣也在署掌接蕃客四夷使爲遠人服且力於禮必力於兵兵貴斷其罷斡允稱其官可嘉我未老鮮我方將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其是也夫策[illegible]

其狀于兩院兩院檄飛下曰十堪鞭策歲遷幕中人物也亟聞銓部以備雄劇夫山西鎮屯戍之要害也石州居掠以後寧雁偏老之墟之此官者誰不色顫胆墮加以醢醅不充茹毛嚙雪殉以南人當此而全其生乎又以鞭策登乃勲乎銓曹僉曰是官也老於邉殊可憫其思所以逸之逸之而又要曠其鞭策之才今　褒國護衛多兵兵多屬屯田往往與民争亦兵與兵争

疆界以審理之職爲王國輔余嘗爲邑宰于斯寄懷姜若窃楸然于兵屯之日壞嘆此輩終不得力不意在先生日而已然矣維時容有共事者視先生果何如也嗣馳檄復徵之先生忽焉與懷羊叔子庀酒峴室肴展乘危登宇宙此山之何喟然歎曰襄有峴山永有東山諸子斑君息兮竟賜环摘簪髮尚艾也四歌賓之[illegible]俄而七十矣松栢蒼蒼蘭蕙簇簇[illegible]

百人不假馮瓘之市義而手焚其券則有內男妨婿若而人子婿若而人表侄外甥若而人競爲之壽而懇余將之詞數亭者不過以履歷相撰服而敷于祝者余恐余不能爲汎汎之詞也或曰郡之司馬陶公嘗借公以餞其詩文而公之詩文往往斑剝于拼櫚連山斷嶺之間或又曰公自此不復遊日讀黃帝素書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

廬門程氏夫人六旬壽文

太史之溪以宋李忠定公曾讀書其地而獲稱也數百年至我　大明而弦誦不衰其溪崖有瀛州諸君子偕友生而社焉族弟文燁亦齒於是社嘗道其諸舅之品輒擊節曰我伯舅氏幼負殊姿造冠好學無倦勤補弟子員督學使者嗣續唱和前茅中律而舞雩岸然尤敦孝友通涉傳恂怡怡聲故我叔舅氏暨我季舅氏[illegible]

洋洋充塞一室視其庭蘭[illegible]蓀葯飽飫天地之榮靚如也予曰德厚者其流光光之流也有其源也不然夫豈無所自而至此吾弟曰是則誠然弟幾乎忘盧母之閫教乎夫母程氏之望族族中之名媛也其子歸而稱盧贈君也颯颯乎有雞鳴昧旦之遺焉其事其姑也十余年于茲克厥中饋始終匪懈迨其事繼姑也在嘗情宜有貳也奚以明其然也先姑以予之故而推及

其婦婦亦以夫之故上達諸姑故姑媳睦而夫婦睦繼姑有諸子萬一不相與則姑必以繼自疑矣且女德之不齊也情所同也惟是先姑之婦無以異于繼姑之婦而相夫子以孝聞無間言則所全者不其大歟撫叔氏遺女不啻已出收養孤子代其有室一時極范陽之徽音焉爾祿夫子郎世母年四十有五矣明瑠翠珥百爾筐篋之物悉傾爲隆師友購典墳之資[illegible]

舄之所起而盧門用是大光乎不然臨流而遊其源幾何而不忘盧母之闕教也已今歲壬午八月十六日母年六十同社欲兒文以壽之以爲女史磬余唯唯他日弟又請余曰弟以語諸舅而伯舅氏愀然其不樂曰不幸而役棘闈不得當月而獻酒稱侲逆知其未就也不如其已也弟憪之曰孝子事親之志我舅氏縱不赴里選而終非母之本懷慾期何惜余嘗楊訊而至

太史寔至今瀛社以爲美談也長子曰華仲子曰萼季子曰藻例亟識其名

高隱小魯李翁九旬壽

老氏之學絕聖去智無爲而民自化老氏歿能如是者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小魯李先生聞而慕之遁之襟帶退之四隅晝之所作宿之所息無非老氏也四十未有子無慼容喟然太息曰吾今之世有能服老氏之服言老氏之言行老氏之行余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壺山龍江林先生者深遠其教弟子數百人齎糧而往從之龍江先生曰嘻子何來之晚也聶許氏不及鄙墨氏鄙墨氏不及洛誦氏洛誦氏不及象罔氏子能去子之聞見易子之肺腑吾將胥子而遊于寥一之野有閒龍江先生輾然笑曰子可以教矣居吾將穀女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先生大喜以爲未始學而歸歸以告

其友六龍羅先生先生曰吾師乎誠猶龍乎生於太極之先而不爲老雜於嬰兒之內而不爲幼混敦得之以闢洪濛堯舜得之以劃萬物循是道也老氏其復作矣吾將化也成然寐蘧然覺李先生聞之援琴而歌歌曰古之眞人而已返其眞而我尚爲人而猶自是杜門不出隸胥不呼其門武健不觸其色里有爭鬪者相揖而辭其兄弟見之雝雝如也其臣妾事之與與如

也有過先生之門者必式嚴衣履而後行其邦之諸侯學宮之師長重幣而奉之賓筵之上選童子十歲以上者十餘人絡髮皓齒的顏倩脣隊隊而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其三章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既闋工告樂拜稱壽而出繇繇如也善其飲酒而不亂也侯曰今而知天之君子與遺

吏旌其門以屑其鄉之長幼如是者又二十餘年生三子伯曰鍾祥仲曰鍾瑞季曰鍾秀訓之以義方亂之以俎豆悟之以文章咸列于宮墻耆史經性理古逸書有所吟咏輒觸景成章其音鏘鏘然于花石禽魚之間其宗族聚而謀曰異哉翁也何屢變犹昔乎靠其耳則辨徵羽之微也廉其目則央獐鹿之毀也撫其齒髮則歷歷乎如旒而傑傑乎如艾也行年九十[illegible]蒸生之孩是豈無脩而克此李先生曰予何異于子胡不見六龍先生之子是子能言吾之所言懸于口甚矣子見之篤也爾以為先生老耶吾尚謂之幼也適莽蒼者三飡而反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聚糧楚之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上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視先生其猶椿之上子不聞夫天台之山乎其國無君臣而語尊賤無法律而相

彼使不知去取不知權概三月間溪有桃花流出有樵子沿溪而入觀二老奕方罷其柯已爛其朝已更隋而唐子遠反而視之則先生在與童子六七人戲於庭前俱北面呼之為丈人行也

一壺草自序

生平作文破俗落筆自知自賞其[illegible]

猶夾也鍾伯敬先生千秋逸才屈[illegible]

文宗擬予爲赤邑之首忌者譁然頗謂予曰子文未必佳吾所取予者盖子可以讀書耳嗣譚翼遠先生尹赤邑守道緘題會考歷代庖爲痛賞予論孟二作適按院姚觀風寀下列予第二評辭奇艷亟取予文讀之愕然起曰誠奇才也慨焉締爲知巳要此會考之文巳爲詮文者駁落而譚先生獨張隻眼信口信心雖對晉隸不識字者若得意歌呼嚷嚷不輟予之於譚先生

果何如乎丁卯獲雋於王帶如先生門下懸取治易司房者而屆指之嘗謂友人曰諸治易人不願也得御吳公足矣吳公曠代名世文章正宗丙午登賢書歷二十年始逐天衢譬之豐城之劍自非張茂先不能發之埋中豈非文靈不死天將大任之以爲一代師乎睞睞思之天下眞名公未必令吾闇令吾闇矣未必與房考與房考矣六房幾千紙未必予卷之落其手也或

推之或挽之饒予自爲未必如是瑨中布置不券而符夫亦緣之奇矣揭曉二日負笈候之先生曰初十日閱卷十一日巳獲子惴惴恐子以奇按劍婉達於王滿二座師二座師亦嘆爲奇文有王七石三之比自非予隻眼高闊不難老子不虞獲之延士也延郡山川當萃子矣生平見奇文不啻捧璧聞名人售不啻巳榮而忽焉遇真人稱所懷來豈非食乎愛敬名士之報乎

盖嘗論之楓木化爲老人腐草作爲螢先自無情而之有情也磁石之引頑鐵倮蟲之呼類我自有情而之無情也其有情耶其無情耶抑造物不可知耶生平讀古書作奇文有知我者有成我者可以不慽矣戊辰下第歸舟輿頻換猶記出神京浹旬抵濟寧壩一蹇驢子鞍上掛緑苔蒼鳥啼蝶舞種種淚下盖深悲予之不遇而始低徊於諸先生之難也憤愧雙生霍然有

下惟志友人有勸予以刻窓稿者予却之曰予文不甚好不好處人亦不易識也何苦於災梨逝筍之爲哉友人曰所貴士君子之處世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存也今予德功無聞役寒蟬抱木去塵人何殊乎且諸先生之知予可謂不薄矣固雖靡㸐或聖或否予安能以噎而廢食也天下之士達則同寅協恭窮則離經辨志俱闘文章一道千里如面異地同心叔向之於騣

蔑也不言不知雅音不鳴安能使予期之從而和也哉予頷而從之因災諸木其曰一壺草則本之鶡冠氏云

三易舞草自序

三易者猶云三禮也存古也若夫舞之爲言序倫之矣　古處齋識

繫詞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亦知夫舞者乎按其神理挾其血氣強其筋節奏其性情以協乎官商之度律呂之數宜二氣之鬱連八風之和孟子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謂神也然則羲以畫舞文以彖舞公以爻舞孔以翼舞以及織緯推步占測兵刑玄虛再生之屬雖大小不同皆其倣倣而舞者也　昭代以制義與小子自考其業之所至特以舞著焉

擬程小序

程之有擬也自先民而然矣顧先民何人也太

史也名宿也或有位之可以言也功令以墨爲程雖膺鑑衡者顒顒翼翼袖手不敢作片語予何人也而槩焉倣先正作野史不亦汰乎可以巳矣而不巳者則予猶以文爲贄也書之有題也所以命言也或昔出而今又出則程墨同同矣或有程墨而又作擬程墨則擬程墨同同矣或有時藝而出墨或出墨而又作時藝則時藝同同矣文猶榖也與衆與蓠也文心不老人各

一手各二眼眼各一甚厨竈之糯不必神倉
苟可療餓俱堪匕筋栖禍蓬蓬不必暈伙苟可
秘寒俱燃着體故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夫子
亦奉一得以聽世人之擇焉耳矣或曰擬子所
言君時藝也奈何謂凝程爲曰展時藝也直時
藝而會墨之題則程亦敢君而擬何必諱也然
則何以不言擬墨曰畏者之不能長言也則以
爲諱也雪舟㹥肅竟是歲　天子初嗣服龥

凍書時十有三月也

擬墨小序

攻苦此道與到成喙則足後齋甸花酒山泉間
寄娛焉已比闈闈揭覺豈時邀世故態冷然意
消舉而羔雖未忘手癢難禁偕他人神叢以試
搏具匪惟結作俱存亦以覘王氣之先也諸新
寵人其不妬否

新刻方孟旋先生全稿敘

春榜揭後都人士有文不必題之說聽之誠甚
及歷歷念諸成枝果無以閉其戶不寧惟是左
相效也夫文扶之實難靡斯易矣少拈筆管輒
叱咤真歸胡及進以真歸胡之神撿莪不輟然
笑譬之汎濫然未遽丧也竊私憂之雖然于以
一令起而不然天下之文易天下之鄉是不即
于人心者也雅有之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惟是不求舊則已則有孟旋先生之憲在夫人

而能爲先正也曷所壹于孟旋先生而奉一家
言也醫者之治病也投劑投於其症今天下非
無文心苦無文骨耳孟旋先生無語不經倫極
諸品而吾獨以骨法相賞者舉其當以用之于
所病也使學者持其文而治以孟旋先生之文
則有以骨法行文矣以骨法行文則有題矣僞
經僞子僞大家可以一齊埽却各除我見處其
心于虛處立言之與言之可以立焉可誣也茲

予不以一令而不告天下也。

蘧編序

葭告殘閏末候也。吉月暨握敦紐潔姑蘇之流。謁憲甸甸下階屏息蟄氣泰然無越畔搥廻真山澄有考命捧檄邑然喜星而行綍夫不樂曰驅驅戶衆我寡至及同僚方儛鴂工火人庀薪水人庀洗草人庀桎木人庀材丁丁馮馮弗勝者聱人鼛之旣蕭莚罯之畚渠渠然越翼旦齊

其士之寒宿者幼俊者壯狡者闒闟者苦之以難題糾之以先式酌之以才情取舍若干前後若干録其文序以爲雲間視後爲國家視也曰都人士雲哉綺哉棟楨哉夫士之筮仕也何天之衢利有攸往元亨貞吉爽咎此者其階也階之登也有升者有墜者有耕者有于者有疾者莫不有命存焉君子不筮於既筮於初不筮於成筮於將不觀夫旭乎輪輪然碾於東而及其

暘也燥不觀夫泉乎綽綽然湜於谷而及其泥也溺以旭與泉之德天地昭焉萬物得而求之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百爾蒙士其念之哉寧不懮然於蚤夜也抑進焉夆泖之士之奇也不可更僕終而翁子上盛孝業十有二歲蘼其毛歷歷然乖乖然未可辨而羈也鞭史叱子名宿避三舍愛之猶禾焉孔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是以君子貴其本也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鼎哉

二子二子鼎哉余不佞王覺斯先生吳南羅先生知之於卯李太虛先生知之於未爲時所賓不能分石渠天祿半席探古今治亂得失之歸覽　昭代禮樂紀綱之盛聞語人曰以六載縣令棄三十年書生庸喪厥懐出尹茲土今也竊竊然議長短於毘渚央勝負於蝸角不猶蛙之誇其竈乎雖然鑽笮朱殷循殿隨種來生業此業不惡以身殺人槐竟經綸庸知余匪宦而遯

者也。聊胥二三子慰藉云爾。

程墨旨序

聖賢有言必有旨也。則我以文宣聖賢之言必窮其旨之所在而后率心伸腕吮墨濆毫貯之胸中肆之紙上無不如吾之意以券聖賢之意平可也奇可也古可也時可也。繇是旨具而文具所爲僞經僞子僞先輩大家之文可以一鼓驅之矣今天下之司文者未嘗不欲救文之弊

而文之運日以靡其故何也彌奇就平奇不服也合古收時古不服也弊之滋也何日之有先輩之程先輩之墨其所乜其所獲不可屈指稱何嘗不奇讀之久而耳食者謂其平郎今以爲平自有識者視之終何嘗不奇謂之時而又古也謂之古而亦時也無所定之定於旨焉已花之旨在香穀之旨在甘塊之旨在鹹人身舌根下有天池反舌而接之百液俱引以一點引點點者旨所存也。文未嘗不美於奇。第恐無當于奇文未嘗不尊於古第恐無當于古飲酒者徒狂酲而不知所釀之爲何味。故世者竟以濟代之也。果其旨耶堂上人能辨堂下人在我窮其弊不是一味言弊在我得其真不是一味言真世豈無劉幾其人難在無歐文忠以歐文忠自治而後治天下之爲劉幾者不患其不服也古之君子其自進也必端則其進人也亦必端聲

氣之爲道本於性而制於命寧苟焉而已也故夫出處之際言行應違之原亦各有其責也然則立言不易矣知言亦不易矣古君子必有知言之學於身而后可知言以知其人嘗其開雞蹴舞自寐達寤心燈熒熒盡指整襟收其心以服聖賢之書必有一種嚴畏靜苦之精神胥聖賢相逼而出而光氣無疑有不喻其旨不休者是以出而爲文骨采也而非詞采舉天地開山

川花鳥之情狀古今得失之原委無不可助吾性靈而暢筆端之揮棹以旨致旨則無言不非旨無旨而非言何時何古何平何奇如是而之朽斯不朽也否則春而碓之秋而黃焉弗之取也。

豫章郡貢川羅氏族譜序

傳稱德厚者其流光自古迄今未有不食祖宗之功德而克繇繇者也世俗之人不知大義攀援先代聖賢帝王之後甚者胡而令狐心竊笑之若夫狄青不肯狄梁公武夫猶爾矧士君子

口誦詩書躬循理道而昧焉爲之是誠何心歟我之族系不敢遠引若始祖諱仕通者自沙縣竹林塋泝貢川而居斑斑歷歷可譜而考也夫族之有譜匪直以存旣往抑以開來玆也耕築販囚蹟于公卿欒郤胥原降在皁隸雖曰天行原厥所繇鮮有不自人而致百爾後之人其或展譜而目治之念夫祖宗之疇醇備而顯達而富厚而或在其子孫則必儼然有弗堂弗構之懼矣懼其身之弗堂弗構則必邁種而尸家之幹矣間有小疵不掩綠而克蓋前愆綠而善則稱親過則稱巳焉若祖宗皆可則也皆可風也故而愼毋謂家難世也吾閩之盛乙于京淛八郡之盛乙于海濱延轄七邑又甿齊焉夫豈無豪傑之誕生蝙起而揚閩族之光者乎于焉在

約思純旣富思穀似續祖妣如山如川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繫乎其積之者也不則析薪弗荷遑佚祖宗之功德今日之族譜他日之黍離豈前人之望後人者哉其交勖之勐毖毋怠

松陽譜序

有國於荆之左角者曰賴氏有國於荆之右角者曰羅氏二國自相繫援其縕於荆也久矣然曰虔其事強之禮儀牲玉帛靡不供也征伐會

世靡不從也迨其後政刑弗脩二國始判焉二國子孫之賢者相與謀曰以小國之介於大國也朝夕剪焉有戞弗恤軒祝之鬼不其餒而閉之曰亡不可以苟存危不可以苟安無爲貴智矣行也不行荆人將俘我於漢於是卜焉筮焉旅宅於江淮之滸以俟天命其後荆卒亡二國荆亦旋滅於秦自秦以來二氏始離析不相恵問羅子曰予讀松陽族譜不獨得賴之所以爲

賴亦得羅之所以爲羅也夫松陽者何明房公爲松陽大夫始以郡氏志始也予天才爲寧都尹而居豫章此賴氏入閩之始也而亦賴氏入閩人閩之賴氏又入永安之始也賴氏入閩之始者何謂成元公也賴氏入永安之始者何謂二十郎公也自是而自永安遷於漳或世居永安其昭穆可掌而指其詳已其瓜瓞蕃廡最於永安紆青拖紫者若而人歷録可攷其事績光

於史牒若以明經起爲庠官上数千言於太宗伯馮琢庵先生爲吾 祖文質公請配享者非徽堂賴先生歟可以風一邑可以風天下義也夫噫先生之亡一寒暑耳且去豫章先生五百餘年寧有神告之者而先一世之人而伸其議矧是炳炳麟麟者也以故羅氏之自豫章來者世胥賴氏爲通家好予奉一椙頳先生爲父之執友視欣典兄則畏友也十餘年間旨酒相勸

鐘鼓相榜衣裳相贈霜霰相戒薪膽相嘗道誼相規詩文相正風雨相保自鄉達之邑自邑達之畿雖驕蹇共之譜竣以命予序羅子曰今之二氏非春秋間之二氏也據吾與阿兄之才使疏一而當不讓昔人農山談志踦儻今之世而有荆出焉者將縶其頸而致之周天子闕下矣假菁茅之是徵而絡繹江黄弦沈後爲小諸侯也方今 聖明龍飛六載華夷率俾多士

升子推則我援我推則子援伯紀龜山了齋諸先生豈異人任通家香火之情有殊今昔哉不寧唯是異日者辮髮齒脩眉揔角佩矜綬者百千羅拜於庭下嘖嘖不忘前人不亦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乎則賴之爲賴也無疆而羅之爲羅也亦無疆焉巳其以予言爲蔦蘿也

半月亭詩序

上古之詩口頭吟而巳六朝而叶韵迄唐而崇

律循是以往有作者必有學者矣李廣獵認草中石爲虎一發沒羽再射必不入均之射也均之射之人也後之力非異夫前之力也客有自臨川者詒我以半月亭一冊手未援而烟雲四生天鈞空奏與礦而嚌誦之語語沒羽又非勉焉而發者夫勉焉而發者必其後之力也通之於詩必其非自然之籟也海內人士共推其詩有淵源其令人有眉山之感歟

林蕡子稿序

蔚此延之文清而靡靈而薄綴以葄芬進而語以淵放敦雅之章度不駭而獻舟次劍浦仰見青嶂嶙峋下聞灘威萬頃輙悶悵久之悵然子延之士辜負山川之奇不能取而宣之文也癸酉冬初獲五名關嶺灝氣中滄彪炳充符虡爲吾延蕡子之卷唔之僧簝蕡子悉其素業相佐奇不能讀讀不欲竟一時形影慚愧我夫其我

昧昧而思烏此以後無復有讀吾文者矣甚矣我之妬也蕡子之氣奚假罩吾延使人望之胸中直欲呑雲夢而摧崑崙爲鯨爲鵬寧可測獲而遺予書曰弟自視吾文將有不止于是者今海內之士自嵩家言高相標榜甲諛乙爲先正乙諛甲爲大家盡役役於實之賓而如馳如流此亦風會使之然而爲有道所竊笑者豈蕡子曰不止誰止之者乎我所以知蕡子者此焉已

矣不則唫而輙贅槌鄉者之飈也惡貴乎颷

漚發園小引

楚師輕窕多鼓鈞聲可震蕩也然而前矛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承卒具諠有賁皇不能爲之誅巳猂馭靜力篤必于文章一道直學萬人敵而發新硎于秋闈摩厲以須十年懸霜刃于石匣巳而精射斗牛間張茂先望氣而物色之矣蓋猂馭一于雅而時方淫哇潾滾追淫哇潾滾

厭矣而始株正始之音當是之時文彌雅景彌老局彌暇神彌冲其自然之精華不在詞而在骨則高高所以遲之遲之而又久夫亦有所以申之矣試取漚發而張左右二廣之勢于其前將多鼓鈞聲可得而震宕否其爲我語子野曰南風競矣子言勿毋

病居長安之延平館爲小引霍然有起色振筆直揮揖如也

朱幼桂稿序

今緐昌時無一事余亦不事事就之惟有晨聽三擊訖吏胥抱牘嘗訟至者立讞却之偵堂而退閒如也朱子幼桂懷其文以請丹鉛余笑曰久矣予之不託於文也罵我者曰閉然背帶十指煞將以此道殺余非是無以加余罪朱子曰然則諸大家之文俱在作孝秀者[illegible]章子之於士也東帯屐柟以迎士且宦豐六秋而不前是

重生之不敏也羅子曰予不察當事者不以余爲優也適以滋余驕也雖然試携所爲文來則見其文之引我者別是一枝別是一燈俾余目不能際其輿輿之所聽瑰瓌奇偉靚穆潔齋不絕而渡以鉄蕭躋絕巘上有紫雲靄靄幽光幢幢當其時意緒相將無戶鼻踵趾息也胸具襛轤似一髮牽而來下只覺通身靈異齊歸作縹紗舞任所之而墜陏不入於心遲者久之[illegible][illegible]

阮氏破壁署而已余笑而起曰朱子可以信其
業也倘子不以吏顯老是鄉焉足矣記有之曰
先資其言拜自献其身故祿不誣而罪寡彼泮
之者非也吾懼夫天下之以章句相余而又謂
余以章句相朱子失之矣子其守之勿有失

江南散自序

生平落落自期當世無以落落賞之一行作令
觸患備嘗以激烈之氣而老於抑鬱之中每每

洩於詩歌而其不盡者間或託之文字信筆成
章絕不倫脊因思古人彈箏携酹狐裘竹杖一
詣軍前抵掌天下事取卿相於片言之頃上馬
殺賊下馬作檄快心快事手擊唾壺凄然淚下
然終困于仕籍資格而鷄筋咯咯尚不吐刀筆
文墨視爲薑盆坐四春穀甕中兩爲蝨罷所淫
睛爲蚊蠅所嗜皮肉立盡竟無一人可告語門
人魏君一善屬文爲予所知進而鐫吾闒于夫

魏子其有哀予之心耶不然安所取不得志於
時者之所爲而與高漸離之筑蔡文姬之笳並
存天地間也

魏君一窓稿序

起句奇

車出春谷魏子覘余以繁之十二景圖余笑曰
此非繁之觀也其子之胸中之丘壑散爲百道
烟霞而繚繞于紙上者也君一逡巡謝不敢余
曰無異也子不聞夫王貳子孫子荊之言乎其

地迥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其山崔嵬
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落以英多上
江懐而有之矣而縱諸子今披子文之辭之芊
麗則三臺之春曉也柔澹則三山之夜月也適
特則龍華之冊柝也其鋒發而韻流也荻濤之
歸帆非邪其空湛而雋永也裝橋之霽雪非邪
音終者雅奏鵠起横江心而廻瀾齊崇考垄遠
則紅花綠諳峯于夕照故雖序今袁之論于丹

奇僅足當一面幽峭隱靜之風松露菊未易鋪
徧地芳蕤矧夫丹竈覆釜馬仁諸勝鑿昔人流
灋服食所存乃取而樵蘇之巾散之則恣甚巳
然文驅之然不自巳也異日者有過春谷而弔
浮丘李杜之風流者乎茲輯具在不出尺幅面
含睟訖巳是以余于繁喜獲魏子雖再逐不爲
病也魏子聞之遂行

去繁昌序

羅子將去繁昌喟然而嘆曰前弊于華亭再弊
于繁昌以宇宙之大幾無所置蹤矣門人進而
請曰先生其有喪之感歟羅子曰子何感哉子
何感哉吾感吾德之弗勵面學之弗邃無以鮮
吾失焉耳今者之行是更造我者也且夫夫也
而安能進退我哉其不衰進也彼適焉而排之
其衰退也彼適焉而毆之我無損而藉之手也
則爲我之命所使巳若夫埏工之埴坯自有尸

之者而我不明其然也將以彌吾厚也茲吾所
以削迹而篾之悔也長茲弗悛然而天下殆弗
可爲焉爾誰之鄣也是則予之感也

王太史文册序

侍師者有年嘗旗茶舉業爲特輩師曰于宦茲
宦而不蹇於文文可言也今之學者札不亍行
時文腐辭雋者潤之以世說綴之以宋話若緐
而漢漢而秦上溯混灝皇册逸子未嘗過而問

焉且非此而巳也即其時文影響剽襲乾沒罔
兩視此道爲筌蹄生心害政端必循茲敷奏之
典其不光巳夫士而苟志乎經濟胞中必有數
房杜數范韓金革中搬演得出方是實落經濟
士而苟志乎文章胸中必有數石渠數名山毫
尖未轂驅得化方是實落文章柳下遺佚不愁
終始典學不吾求也弗殖則落落而學焉鬆巳
畚巳盖師方抱痾手不停披因指藥物語某曰

經濟文章猶藥籠也雖有扁鵲按脉得症用藥只是一兩味霍然色起遂手授文冊一帙曰此在秣陵冠嚴時登牌爲諸孝秀偶拈九轉火色子其餐諸某汗然不敢私而標爲芥井之沆瀣

家秘象緯考小序

易曰天垂象庸曰日月星辰繫焉仰之旒然者垂也不有繫也簡自垂巳露其燦然者言之以極爲祖以七政爲宗以四七垣爲嫡以諸宮屬星爲支度以經緯爲分廬比舍散之則撒塏樫之則貫珠若瓜瓠之跨節間葉穿架循盤而瓠腿下際也或曰垂乎繫乎誠則然乎烏自而區其垂區其繫曰豈有他哉與天同意而已矣候宿相雜而文各得而章殆不在周天而方寸間也

古微書小序

言之微也進乎言者也孫子加厲而索之古[illegible]畫前遺餘殆存人以耳目御之則謬焉不經見不經聞宜無以領孫子之還而彙其類也斑剝律宰別有山川自演烟雲夫人獲一嘉言拾一隻行猶奉而寶之餉之莝於豊也[illegible]之湮于泗[illegible]也其未示於世也塵泉物也翎軼響遂義出之[illegible]之圖圖沙散潸斷不有畸心何歆於懷[illegible]無以異夫爨桐也携而材焉一唱三歎雖[illegible]靡有遺音巳聞夫蘄黄間多隱君子是

必有異人而後有異傳有異書而後有異學有過而問我者必將曰夫焉不學之古微之寂乎蒲日殿令畫人氏某書于蒻巷之關

離騷序

系騷章短而怨長蓋伯夷不得于君臣之際徬西山抗音蓋比調也降數百年騷播于西南其發端也促其纒綿也複其敷颺也肆其寓託也遂而遠原骨醋類伯夷而猾未化才華煽[illegible]

言之忠之舊也時也西南之滙夷五南六五運
金五音商五臟肺加以江漢之廣永岷嶓之逶
遲洞庭之淪爚媾嬗降形畀其純者其人好清
商一韵互起律吕間生金渕肺乾㧑于胸而嘯
于唇騷也者煩亂憤懣而出者也匡㦘業也變
詩之雅而竒變詩之簡而放變詩之正而淫無
首無尾斷斷續續壹以光明正大爲歸夷之餓
原之餐皆不得于君臣之際一死于首陽一死

于汨羅隔代而符者也㠯音隸先天之坤西南
音隸後天之坤律吕娶陽夷之歌原之騷卒世
而莫登之樂知音者操而登之樂必使人泣血
必使人腸斷必使人以魂語以魄告一靈爾存
必幻現于神仙鬼怪之門草木魚蟲之異琥澤
宫若[illegible]土可以遊太始入重泉服食于天地鳳
輪之外盻余十餘年託于騷久矣吾友顛意侯
繪九歌而終之行吟者何曰東皇太乙曰雲中
君曰湘君曰湘夫人曰大司命曰少司命曰東
君曰河伯曰山鬼曰國殤曰禮魂曰屈原懸蒿
悽怡其爲物一也故從而翕靈之翕靈之故俯
而諾來聖源之請也騷流而東已

荆州上接襄州縣石門郢都對峙其在上流也
枕巴蜀擁山川之中滙昔武侯草廬数言定策
荆益豈非出漢中可以制魏出沔汭可以吞吳

乎然武侯爲三代下王佐其帷幄文武多士不
及吳魏之半弔古者歸之得人和人和而無俊
傑勵勳其間大星殞而卒不振無足怪也邇來
叛賊風馳霧合獨荆州無恙咽喉之地人材間
生以紆守土登陴之憂子令襄時賊正壞撫局
適匆匆捧檄預關竊不自揣以爲今日去漢之
舉孝廉異制使有人焉抱蔣費之略亦必俛首
風簷而獻先資復凄然于襄州兵火之餘士之

捐詩書而操矛戟者久不免此道榛蕪迫側席揭曉襄弋二士不忘江漢本色予[illegible]荆州人士桓得于羲文憂患之經也讀[illegible]之文醇厚蘊藉有雅歌投壺之致一段友誼淋漓竟有畏匡弦歌之遺風覩世之以得失爲去就者可以少愧矣羇旅鄂渚悉其窓業相質如傾萬斛碧珠如絢九霄朱霞諦其世系本于 昭代名臣之胄楚山楚水古今依然也昔人徙巳江陵相業今焉在哉勉旃余是僩矣

漢水流大別則析而東巳是江漢之合也從東之岡崩％環湖其於大小別也眉之列于[illegible]歟其爲地也歷漢川山降而原以成水瀠廻之勢邇三楚者過鄂渚漠然不顧必斜帆應風而落畫鷁相咏檣烏背馳秦巳循茲而出吳起循茲而入俱戸於是焉終南之秀積於此矣巳卯[illegible]隋王爲公造廬偕同人之[illegible]見其冲靜雅恂慤爲道貌三載辛巳予過其舘乃[illegible]之居也垂柳稷然宮不半畝而臺囫罣具近市而此中別有豁耆悉其素業以相訂琅然讀之氣局軒敞卓骨嶙峋而槁摭極經傳之奧余笑謂文章自李漢陽以後遂成妙處不傳爲公崛起漢東惟隨爲大倘使吳侯鐄鏁截江斷漢上一流兩山必相頡頏今老成尚存一枝不兩雄其奈之

何爲公曰余焉敢余焉敢余第有之人耳孔子不云乎漢之始流也不盈勺及其既也放乎四海善觀水者其必有複巳

陳孝蕪窓業序

㢘日既久邅遝不得歸有憐余者案東之商閤靜坐襄寓手携周易周髀二卷籌具自隨而巳客有勸我登臨者漫應之曰古人窮愁則著書皇覔款啓無知舌筆俱短既不長于著書事君

[illegible]惡得無罪奈何登臨殖遺乎南濟陳孝廉以窓業相質讀至数篇見其文千里波折峯廻瀾轉近長公一泒其別手復作奥折調蒼峭絶倫如讀栁子厚文集後海上諸篇此非漢上佳山水乎殺其秀矣因以謝夫勸我登臨之客也

井田問序

讀書而不得其用吾之罪也用矣而不達于時吾罪之罪也在待罪時以生平之所學而揆于

當時之用不爲無益毋奈所言之人非所用之人何也則亦托之言焉已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以此自信

別楚門人序

余登辛未榜三作令而三黜是役也處分充重焉無幾而又以不絜淋頭今後事獲雪而前事竟投一揭飄然而歸也盖聽之也此何故也余盖以快怒巳者之志而欲以遂首丘之私也夫余也以惴惴之令尚不克終有可標之門而無多色尚妄以毛軀而抵洪鑪焉之焉歸也保無禍而餘之于家食鄉室人交譴十数年于兹未入扉而索債者之屨滿苟以禍死亦云幸矣所倖者　君父之恩如天如淵而　皇天后土有冥鑒焉耳則此巳死之身未必不虚靜以俟也三楚諸君子其相遇也經幾齟齬而後得也得之而甲曰師乙曰師孔子不云乎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巳事師者有犯無隱二三子其有以處余矣且亦予所以自治也二三子進而咭曰是何言歟苐窺吾師而語及升沉語及榮辱絶不置心而每讀古人書揣今時事則愀然不樂邵子曰皺眉者當切齒今之委曲以赴功名者先生視之蔑如也所事之不卒未必不卒此也夫應曰吾不志于今久矣其卒襄也明知其假

乎以處我者也苟當時而預避焉則亦非所以爲我矣是以其來也不驚而紛至也若斷靜言思之而益之用凶事則未嘗不悔其不相求也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焉斯可矣且天而如廢我焉呼之而不就者也天而終用我焉麾之而不去者也有其志而非其時焉操兵而烈日權執素而繁霜者也有其時而非其人焉鼓瑟於好竽之門雅歌於巴曲之里者也彼世之人而焉得吾悠悠之心也哉

永安何邑侯享禋祭行序

春秋夔子國今歸州也 昭代蓋仍唐之舊焉楚人讓祀夔子謝之曰國吾祖之國而以疾寘義不敢祀非傲也汰也繇今觀之夔子可謂篤其實而國人共義之矣實在一國而一國服實在一州一邑而一州一邑服無今古一也侯以義經起家 聖天子宣王音特命尹永永

之視歸是何異小巫之視大巫乎都人士曰此駪駪義也始侯之未至也永士民俱深熱餘追往可察眉輒引領曰安得實心實政之主而戴之乎楚東曰筭路藍縷以啓山林求亦再啓之山林已無何而德日樹矣績日累而累矣兩臺上聞而越州之命急下矣夫越爲南之首永爲南之尾鳳儀雄鎭波羅滐之豊下三斗栟櫚旗峯諸勝侯生靈是懷固不憚跋涉惟是永之人

自下車沐浴侯之德之績不可枚舉他不具論比者巳午二祀間丑月逾午月雨弗止農有閒鋤盜賊充斥力者數焉識者憂之而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步禱誠神澇不爲災歲反大稔洪田以西溪南以東沙安以北竟內竟外或曰二穗或三之或以四閭幪幪焉嗪嗪焉地不愛寶也不數日而胥從就㮕渠魁就擒不猎田祖之畀其害于炎火與宜其板呼輿繖僉籲于兩臺侯

序之而惜乎國家需賢汲汲遂求淺而趨深之也雖然傳有之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侯駕經仙里三樂從之又非班生所能及者矣聞夫趙之爲州也蒙叚居焉朝飱無花之菓夕攬不謝之梅我侯之實心實政雙雙輝映或慶漢沔而望峴首昔人之淚碑在某爲藥石仁者贈人以言
小兒又託及門不識何以療於其末也

吳公祖名宦序

至清莫如水激之不濁澄之不清先民善於言水者矣延水何如其山綿亘聳疊橫建邵兩郡而舌喻之一搨則循巔逮麓必作急澗瀑布流涯于歙潭直奔十餘里而後弗見三日注諸大壑何異于汪汪千頃波哉或曰日出之地其之閩也以丁癸針其之松也以丙壬針在天斗牛麗焉其山其水不一形其降神生人亦不一品獨取其激澄所不及而凝于一人之身生爲賢哲殁爲明神則尤難之難已憶侍罪雲間時晨起瞻奈山之翠挹泖浦之波知有絕世獨立之君子萃焉不可枚舉若吳氏二難輿情屬望久矣次難膺

明詔而主鐔南督鄖積瘁四年餘某以襄州之役知生者毋知死者傷兩無一間罪可勝討獨謂吳公祖德能動百姓之扳轅而不能回量移之成案誠能昔天日以爲正而卒不免于悠悠之口是不過言李職也而亦

有排擠之者耶無何而讀禮矣無何而家嗣君棘人素韡矣挑燈于天寧寺之僧舍方知爲先大夫名宦故不免遲遲夫執三尺之童子而問之無不知有畏人知之清大夫也而當事獨漠然歟以石投水善泅者能出之以淄投澠易牙能別之斯非有出而別之之勞也生而排擠殁尚未已耶抑爲人子者之汲汲而不足輕重耶其或先大夫之所尚而非今日所好耶不然夫

豈逆旵埜而猝加之量移則違其願已又不幸而逢大故之阨寢苫枕塊觸及焚黃九泉痛根孤影松楸心欝血欝不欲速人子之死不可得噫已多乎道移之不如其已乎原其䘏心不至是而不知先大夫果有是事也嗟夫先生何必爲贈典解而冡嗣君何必爲名宦解哉延山延水紐纖先生之風月而不盡儻令祀惟仁者之粟而王父母隧而相見寧井鄕津一杯水而焉

取塵垢冠蓋爲也或曰先生亦自取之乎某曰然先生清必欲悉一世之人如先生而後已是以先生之學往往而絕也

春遊草序

嚴子聲噪文壇海內名公莫不願把臂余未見其文也吳子負笈南遊探栟櫚小武夷之勝與余交有年一日手携一帙語予曰是吾畏友近㠯之構也懇爲之序余取其文盥而誦之飄飄飮羣滚滚鯨翻且蒼勁巉峭危危百尺之松欺霜傲雪橫冬嶺而獨秀夫西江之文自舒碣石湯若士両先生以風雅奇古開山二章金王和鳴四子復以八大家揚其波比者山竈有山水絕有水才情迭出如雲之蒸如霞之湧不勝屈指噫觀止矣吳子爲持之以報嚴子曰余未有知是語也僭蠡測也夫

王惟士稿序

題有脉文有法二者習而神隨焉此道棄於世久矣無以易之易之則曰太音非不貴也非所尚也江左王惟士先生攬擊于湯顧二先生之間而又爲焦弱侯先生外子其脉其法雅所嫺閑哲人往矣典刑猶存風流不墜遲之又久而神者來告冲閒柔澹披其素業颯颯乎先民之遺也言乎今天下之文向猶有文境可尋去理境已遠而風旨節奏倫脊不紊迄今日而言之

可悲矣廉其色則空烟澀華也介其聲則蚓切
牛鳴也首可爲尾尾可移首端可爲竟竟可移
端法脉不必道也舉聖賢問荅之序叙議之節
而咗噎之幾于天地殊位陵谷變遷四時失官
潮汐無候狐座四面標榜相高縱橫感池舞韺
韶其不爲齊廷之瑟者無之惟士之文可以信
先民而終莫於遇其以是夫然謂惟士庶幾哉
而取徇于時之尚寧穿硯坐坎必不爲兒何者

其神同也夫恭之欄張之翩天下之昆器羨積
也或發之豐城之壁或收之爨下之爐信也宜
其守必爲而弗之庚也

剏集序

詩以閒臻妙所謂閒者非遁於山之明水之媚
而後爲閒也盡人如是而閒也亦無貴乎爲閒
矣建州碧丹跨七閩之勝黄華白鶴繡錯其閒
其崩嵋衍徵而邊豆於斯者目苦案牘躬役謦
勞旅中不惟無以勝之病有以奪之焉以閒年
方月如信州世家儁也以方剛之齒尹茲建土
學無欲清之人遊其宇綽約也累三載敬潔之
神登江上沆弁翁年友歷歷弁輿此歌彼颭彼
歌此颭遂成北上剏輯則　天子覲計之年
也假夫人之爲前有所戒後有所營將欲閒也
不可得已廼其詩弔古寓今得失失得不足以
餘其胸寸管咄嗟而辦不寧惟是周之以信弁

翁夫信之有靈鷲猶建之有靈鷲也養靈以致
閒地之鞺鞳人之鞺鞳然而晃陵之觀止矣則
又一異也吾聞月如雅善操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而不以風雨驚聽者詩至而樂亦至久矣夫
于之不託於音矣時而過乎建州之下未入竟
而忽觸宓子之感天湖之岑曾曾如也九曲之
流泝泝如也

尋始編小言

選州多鬻香或襟或帶襯之紉之道相逮也而文之腸不存腸有香乎夫思之所際聖賢之骨已塵矣而緒與緒相引別有一路以達通香之爲也有不苾芬而達者焉聞聞見見不以形聲千古以上千古以下可以幽晤而獲之在蘭桜蘭在莅桜莅百易牙不能臭而薦也此何以説也説之曰藉非風之力不至此垣墻七尺以內其花盡藩行路之子衿香一樸而立覺其花計

歳週風之信二十四番每官一月則爲文之士腸之香無不具也而蘭可爲茅莅可爲艾焉無以風之是故地不易土而草木爻以易其性月如唐父毋尹茲閩甌三載之風於斯矣多士芊眠芭蓁前乎此者未之幾也夫覆杯於坳堂僅可芥焉蓬蓬然起東海蓬蓬起北海則舒疾弄于喁作矣噫抑何神也多士自茲以往或登之俎豆或寫之金石尋始之編具在其香也不假於廧之餘也則詹年友之風之所爲也

素業序

讀書之文原與空慧不同然有俛作而俛轂者矣爲其售而置之不講也要其中亦無根苗於胸故榮顯足以奪之昔權士載自少至老無時停披均一版筴而精神與致自分淺深於其際是以語之脩詞之抹終無愧也斯道也惟吾鄉仲弼先生足以當之遊栟櫚時曾隨展舄躬見

其坐坎床理日周晝夜歳周寒暑靡刻不與鉛槧同其苦莫於遇迨遇矣竊謂先生猶筌蹄示之然入比部籬落紙窓依然儒士家風其胥僕并無鍐轂煩猥色几上素業一帙盖欲行於世以自見今天下莫劇於比部比部郎曹觸手鞅掌而先生汎焉而應蘭翰鐃毫如意汛掃抑何閒也應知先生政業文業俱在丹頭九轉出而藩屏一面雖金戈鐵馬之中亦輕裘緩帶而前

乃胸中之武庫則森如也孔北海見虎賁士類
中郎者招與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其有
未及接先生者則有素業之典刑具在

清流伍二秀才稿序

閩舟自水之腹巖之胸而行者惟九龍特闘纑
竹葉蔽舟之前稍櫬一動萬折奔放瞬息数十
里許雖没人無所用之[illegible]夫嘗羡千
金之瓠也求在[illegible]余三泛其竒以故晋九

龍之士未嘗不以九龍之竒相逮也春王正月
溪漲客有自清來者艤舟在貢之泚叩門投刺
廉為石曉年兄族之雋將方促奚奴掃東舍招
故知茯五寸管乘疾雷殷殷聲鼓今歲内慮無
芋羅于揖客而請曰客為麟芭名家駒也豈臧
而家大阮乎客悶然而應不辭方麾毫縧霞起
數眉間其文峭麗杰特直是文中騄駬之汀
吾豈山之巉下啄扶桑王華之幽道達寧化[illegible]

不可寘二客其是夫二客曰予非直此之求也
余將去此而之杭飽看武林花迨其登方言還
杭之地江浩蕩而澎湃湖瀲灔而湍停過此而
視吾文又有異焉者矣惟一序可相煩八月秋
金風瑟瑟羣芳俱落而一桂獨馥墻西客復來
主人不在歸而讀其文信然遂以序也

林子秋興八首小序

玄月自京抵家暫息舟車之勞展墓又讀埜禮

奄忽数日家塵積不出門城中友生之情不能
已于懷茂由達也有日日已桑榆忽見奚奴持
一緘疾至啓之則吾社三慈秋興八首秋興者
杜少陵之詩題也當日偶然有興偶然成文偶
然八首後之學之者不論才盡才餘不八首不
擲筆識者竊咲三慈復躬蹈之何哉匪直此也
不惟以詩傚之而以文傚之夫惟三慈不以詩
傚之而以文傚之是秋興迎于文非文迎于秋

興也夫三蒸亦惟是偶然有興偶然成文偶然八首焉矣不然以三蒸之胷之富如萬斛明珠不擇地而出矣八首之幅歟雖然三蒸雖無意于逖秋興而不可謂其文之興之不秋也其所感于懷者則亦旣雪之于文與書思適踈爽一時情瑟蕭眼孔遂以是應伯玉之使也已

古逸老少野莊翁八旬壽序 補遺

詰相天地自然之利者其人必深於本計役一

世而不爭以養其生以守其年以啓其後少野莊翁是也闒之上游山產礦出鐵數萬履其麓過鐵壽而敗則立盡翁之翁殆戢此蕩析無餘翁詹然曰危不可以爲安亡不可以爲存無爲貴智矣將翁之翁獨庇其異毋弟不分一錢翁僅六祖有子貞若人嚴若人本若人待食者衆饔飧不給而翁度以吾家世治宛孔氏業不以成敗易其心爰及媪陳氏相與語曰丈夫安能坐困哉夫不有自然之獲乎我爲宛孔氏若亦嘗築懷清臺且吾旣多子而復與異毋之弟爭是舉其自然者棄之也無何丙午陳媪不祿翁傷焉去邑而之小松洋外則治末計內則治本計力於治者千餘人力於田者百餘人明夜作苦故產不旋踵而復焉運籌策大鼓鑄卒旣大穰而翁之心安矣於是傳其業于三子粥粥不營產務以樂天年翁曰予殆有得于是道矣方

吾家之零替而未有起色也猶礦之未出土也逮吾家之兄弟殊梱而不共其事也猶礦之方出土而人工之未鳩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之所爲滓不鍛不清物不淬不厲則吾之食天地者然之利而與物俱生者乎以之爲釜錡則飲食之需也以之爲鎖鑰則啓閉之重也以之爲劍戟則禦侮之備也鉅細鴻纖五行迭相爲用出之良冶之手則歟壽而不毁矣[illegible]

之手則器壽而不毀矣禹致金以鑄鼎罔家卜年吾自有吾之鼎不必向太卜而筮其年也暇餘或藝蔬菓或觀禽魚或集族讌談或杜門誦釋其居鄉也不設量衡不事質券人有過則庭之有期則蹊之有訟則避之是以郡邑侯交重之擁篲上賓古人用志一技可凝于神賈生云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物爲炭豈有異于翁之爲道也哉或曰魯之曹邴氏以鐵冶起家而鄒

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惜夫曹邴氏之去翁遠矣曹邴以鐵冶去文學翁以鐵冶而興文學今其孫若某某克於庠潰黌而稱壽於翁之前者翩翩文學之選也奚啻素封焉已也則諸善儔矣匪誣也

醮祉初刻題詞

讀書之士死認終身不改一語遂埋沒世間許多奇女子予謂古今善醮者惟一卓文君耳使文君不夜奔相如不過三間一老寡婦惟是綠綺一奏鳳凰相將遂爲佳人才子中奇絕雋絕之事居今之世亦有奏綠綺而挑者乎二三兄弟以數千言爲嫁資可也

征草序

征祉諸兄弟綴厥姓齒厥名麗厥字嗑而貢文斯萌焉妬而聚文斯奮焉遂以征名草諸兄弟用世之心何雄也望其氣蓬蓬然察其邑暨暨

然其膽毅其[illegible]全其力給其志篤諸兄弟用世之心誠雄也夫諸兄弟固欲其征之也亦知夫征之難乎予以其手易六十四卦其言征十之有一征之吉四征之凶六惟困卦則吉凶半焉畜之懿也頤之觀也壯之喪也損之酌也震之億也歸妹之待也未濟之續也其所致夫征之慮養夫征之氣者非不周且詳也何以征之類雜而吉凶之情屢遷也故其征之吉則曰貞吉

曰有尚曰有功曰利涉大川其征之凶則曰利巳曰居吉曰不勝曰勿用有攸往且也易之征以凶始亦以凶終言念及此諸兄弟遄之不暇尚言征乎易之困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冀曰困德之辨也中庸之言道也以富貴配貧賤夷狄患難豈謂富貴之舍其順而貧賤夷狄患難之舍其逆也哉古之人視富貴非富貴也無異夫貧賤夷狄患難也苟得其所以征則無凶非吉

苟失其所以征則無吉非凶惟善征者視凶爲吉舜說諸人非始困而終亨夫使困而有亨之可酧也盡人而能之矣何必釋舜說而居之冀又曰吉凶貞勝者也貞勝者貞夫一者也惟困備焉余以素穢不善逢迎得罪江湖爲表臣以六年一令喪盡三十餘年書生悔所征已而諸兄弟猶逐逐不已乎焉之班也輪之曳也趾之前也葬之喪也泰升無論巳革之二女不相得歸姝之須娣無所歸而必曰巳日曰愆期幾就木巳而終征焉得吉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言夫困而不失其所亨非不困也天下事瞿瞿不一情凶功不一局征人其念之哉則吾存取夫大過也藉之用茅也則吾又有取夫解也成器而動也泰之茹升之階其無難巳余治易者也故言易夫亦于征之義有所當乎不然何樂乎亟以其言短社中諸兄弟之與也

咸社序

涉之有咸社猶求之有征社也余於征社既贈以言巳隆冬久無雨兩忽數日溪水潴三尺許舟無衣袽之戒之葦城媥任餞道者孽孽歷二日始抵涉較他日遲一宿也超舟乘輔僑君與國古剎咸社諸友紛造以序咸社爲請余治易者也向以易序征社獨不可以易序咸社乎子曰序咸也則又曰以虛受人義充云必存哀子

易爲以咸卄之盖無心之感感之正也所謂虛也士君子之治其身也猶女然女之未歸也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是豈無陰陽之性而牝牡之情也哉而且知其所止而不之遷惟虛故止也故天下之至虛莫如未歸之女也詩之言曰女子善懷言其懷之虛也人之一身俯而擬而聯而屐中孔思後有脢前有舌動則凶居則吉惟友子于艱者靜而用之是以善

兵者始而處女終而脫兎士君子之治其身也誠如未歸之女之時則屯有不字之貞泰有元吉之祉是以進無金夫反娣之辱不則寧終身喪茀而不悔豈有他哉虛無以撓之者也故咸曰取友吉也諸友靜言思之環顧祉中不猶盈門之爛乎黨令異日而如聯之不同行如華之不相得則窮居而麗澤大行而允升其謂之何甚矣其宜講于虛之義也此祉所以取夫咸也

故苟得是義也則余之所以序咸祉者猶夫序朱之征祉族而索之其亦不謀而言之有宿也乎

金華大祉序

文之敝也有其因甲子子非于也僞子也逃之經非經也僞經也諸君子起而憂之於是乎有金華大祉之刻金華者神宮之號也盖以地誌也諸君子之言曰我延雄控三江其山川蹄麗

奔泪不產庸產奇者先賢本于塞淵篤誠之性攄爲布帛菽粟之文言本諸行行本諸躬是以有宋之文治晉中州競烈代而降矣文獻興嗟翩翩上游多士囿于習俗局于見聞雖負敏通慧特之資不克殖以學力攻苦遂使痱肥重濁勦襲帖括之章矢矢破的箭箭紅心目海濱士爲天上人附而和之者鳥聲聒噪縱眼不識一丁亦哆然自誦爲潄泉漱齊漱晉江矣士也

友閫天下尚虞未足文不稱第何殊負乘而詤
詤其多也不亦足笑乎吾黨特立不猶卓然以
救天下之文爲已任寧眞毋僞寧樸毋華寧端
毋蕩其微者誠足以竆幽洞冥梳櫛無極非如
世之荒忽淑湫而始謂之微也其奇者誠足以
吞日蒸霞彪炳四射非如世之魑魅罔兩而始
謂之奇也更有進于此者而必梲而歸之平正
雅馴吾見其冠裳衿莊行止整餙在今日之文

屹爲狂瀾之砥吾又見其風恬浪靜玉潤珠員
在今日之文尚存風雅之遺蓋聽淫哇而後知
黃鍾之爲雅樂也擊肥鮮而後知五穀之爲正
味也細藻縟而後知袞冕之爲衷服也雖以予
之一肚皮不合時宜蓋嘗沐諸君子之教而是
其所說久矣人亦有言文者時也据子所是之
說毋乃不即于人心矣乎殊不然今天下龍飛
在天文明以止天下化成氛風悉紾辭尚體要

吾黨从所爲微文奇文平正雅馴之文以追乎
本乎塞淵篤誠之性擴爲布帛菽粟之文者景
行行止作之不已乃漸自然竟其所届于宋有
光豈難事而異人任也哉借未敢遽云典謨自
命凌轢千秋然當偶子偶經亙帝之日子失而
求之史史失而求之經未必非此時對症之劑
也可謂遇歟夫遇不遇命也君子盡其在我者
而已

李龍屏先生文集序

昭代擧業之制書藝經藝及論表策判而已詩
不登也襍詩于表判之數其風旨可旁達若小
歆論則青衿執以嘗官師者矣詩非館課不㪚
嗝小試論又屬青衿賈勇之業且今日之士向
并其二三場亦視爲閒田矣詩與論何足以壓
其情風之習而起其論法也哉余嘗聽仰太息
于歲先輩拙于內場而工于外場內場傳外場

亦傳今人棄其通古今明體用之學而顓其力
于八比姑持其所顓力者以試■不及半牘高
者空烟浮花甲者嚼蠟啜瀋尚暇竟其外㩗以
今文爲古文者哉以古文爲今文者哉嘉隆萬
以前顯仕者不獲治省闈倘幸獲爲分房甚者
從簿書報政餘而得撿學政覩屬都文風之汚
隆士習之雅陋凡諸人士未及學司闈司房之
鑑登而英英入于司庠之彀中者浮于嘉賓之

半矣側沭師友訓誨之餘私心向千百中求典
型之什一以爲矜式及厲行允脩允文允燕三
兄後始得悉其尊人李龍屏先生諸凡遺稿誦
其詩璧如也讀其史銀如也詩中有史史中有
詩縱横如心詞實肯符自古迄今鮮以史筆燕
經筆者惟左氏翼經而作傳及外傳詩史相爲
表裏降而六朝則有詩無史矣降而宋則有史
無詩矣惟盛唐諸君子幾幾有遺音焉憶井逐

諸兄壓搦管拈翰閒竊笑語曰聞先尊翁及少
泉三泉諸先生文壇詩席時鉅針相對箭箭相
抵輙以三六九比勢時有陳■其人者征敏
强傳素以文竭彊亦勉作薄語曰吾文除太倉
王元馭李老精架一錦蓋綠有館先生左遷者
曾依王元馭及謁閩校陳有王陳伯仲之語此
老性性持作標置語之幸言曰乞於輩豪情豈
減疇昔咸愀然應曰余先子及少泉三泉二先

生受知胡二溪文宗時爲士最二林題疑梨征
宦業星垂先子僅以一青氈老迨中夜不寐盥
拔手澤買薪用傷余慰之曰文有高下安在可
僥于官之炎冷哉唐以詩取士李杜以一代詩
聖不由詩官古今文人大抵然也且兄等文章
出入毘陵震澤宏詞則頡頏荆石琢磨韓轉蔓
鮴居對山泉翁弁有所諷唫上拼沈宋下吞元
白行用是贊以光前撤巳然則是刻也其爲志

也在蓼莪明發諸篇乎

貢川重建水東石塔小引

余自都抵家數日，里縉紳耆老造廬，請曰：始予日夜冀先生之來，而尤恐其不即來，而今而幸其來也。吾鄉將有事於石塔，聞乎？余曰：聞而未既也。曰：昔里之東面塔時焉，爲層九級，嵯峨俯瀵，而少泉三、泉二先生鵲起其間，不可不謂地靈凝蹇力矣。厥後圮，而南海張公、江右許公先

後泄未邑，爲巨墩以當洪波之一柱，奠石址，構層臺，而海日先生復轟然振焉。今地乃遂塌其膏液而鍾美於先生也，何以旌吾地而奬其能也。夫塔圮而墩巋然巨構也，墩存不可使塔墳然而並鎮也哉。且夫塔復也，非創也。吾聚士衆于四達之衢，盟諸東門之外，遲速衰序于是焉在。欲所一言以爲勸，使歛衆緡以底厥績，將如發諸私篋也，而寧靳之乎？余惟是吾里大舉三焉：建塔、築堂、搆墩，咸罄私産而力維桑梓，費皆糜金錢千計，而踴躍樂輸，義不敢請公帑一錢。夫上有所爲而以爲病者，是不可爲也；下有所爲而將以利之者，是不可不爲也。里先人罄其私産，將爲桑梓萬世計，舍其舊而新是爲，將何以見我先人？毋亦墩既揷淵而霞絡，塔亦拔地而霄騫，元氣鬱蒸而精英不散，其有利于茲土也，不多乎哉！首事之人毋圖便，毋庠墮，虔山林

具畚揭，嚴簿書，與出入，落成而走一介之使覆我于華亭，曰：塔千尋矣，勢流雲矣，告成事矣。余因是得藉手而謝諸耆老縉紳，而亦可以其事語吾華亭父老也。

貢川石橋小引

樂毅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井謂人事之難，政恐人情之難也。石橋之役，以不[illegible][illegible]高矣，幾無善端足風禦侮可[illegible]，今且爲戒

首矣或曰吾言亢不足以動衆自揣生平果不能防口如瓶又不能知雄守雌以致築室無成聚訟足喚諸君子耶不食言其如涸轍之望活何食志不食功我之罪也行之而不求其成豈獨一人笑足以洗吾鄉之恥昔晉高祖遺李崧書曰爲浮頂者必合其尖今所謂合尖之功也不佞性褊口吃借彼衲子以代三尺之喙其庶可覩成乎大發慈腸何航何岸

結甲引

結甲之法起於周公嚴於商晋乃頽然莫之行者有我之心太甚而儕誼不講是以其儕子盗也事有急着有緩着緩急不諳遂成悞着唇亡齒寒誰貽之咎慧炤庵之覆轍可以戒矣今堡内慨然奮誼以不佞爲起事先[illegible]不敢辭秦惠王曰蘇秦欺人太甚六國之勢如連鷄倘合縱不成其奈之何此非一人一家之私也賞罰不茍無以懐德畏威故賞貴明罰貴必今同心同德之事有罰而無賞循通社之誓方可治比其儕苟一人梗化不妨(知移)移遂明神共殛之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三目錄

記

司理閼公釐弊利民德政碑記

修古刹寶林寺并膳地碑記

南平祁父母德政碑記

閩建南胡守憲德政碑記

栟櫚山記

合掌巖記

永安復建石橋記

傳

諫議公張洪川先生傳

行述

先府君行狀

誌銘

明府李先生陳孺人合塋銘

楊門賴氏老安人墓誌銘

方太夫人銘

明徵君心翁楊先生墓銘

生母羅門李氏夫人墓誌古銘

三卷目錄終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劼克毖甫

貢川羅明祖著　男　鄭克臣甫較閱

記集　恤克秉甫

司理關公釐弊利民德政碑記

今上十有一年十有二月十之五日余來茲蕭山攝也日積八適中使至因謝病弗能見十之七都八都者耆者俊■者佼者穉者扶攜而前排門呼曰乞公文以爲我四公祖頌曰其爾關公

祖耶公之德若政覃罙甫匝匀哉都也奚頌諸僉曰吁梔泉吸渤惟其量耳非水殊祓也吾儕小人披衣驗縫相馬索策非實有以畀吾躬敢曰祖者且也不難以枝葉媚也循而以石文示歷歷离离乎珍可數又曰邑之孝秀盡言公文文而不嘶實篤吾愨余哂曰是不爲工曹地乎僉曰公胡爲旋旋者歟固知工曹不吾病也曰是役也病在民閭之工曹愛吾民焉必也病在

乎閭之工曹愛吾夫焉必也病在鄉閭之工曹愛吾鄉焉必也且工曹未蕉夫禔山抛甲及夫賣木牙人等輩之爲工政之疵也食利於商擇貢於民其卒也民病而商亦厲其不偶今震怒者無之則必移檄於郡及縣曰若乘舟弗濟臭厥載暨汝郡及縣其作檄而則又曰工曹浹周而二期不若尹丞者時日省也是以先獲也其在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子曰和而不同易曰

君子以同而異邈不問豆豆不問邈言其適也鼓宫宫動鼓角角動言其適也自茲以往商無滞財民無畸役行者忘歸居者安堵工曹使者踵至垂成懌然曰不有關公商民咸安厥所乎因其地宜其人順其事豈惟長民冬官職也余曰允若時其不以余言爲盡是也刻以年誼私也昔者吾祖文質公棄官鬻田畀糧至蕭山從移龜山先生遊三日汗流浹背曰幾虛過一生

余嘗坐笓輿徇蕭民請督修西江塘徧踏湖斷堤覗地勢渚淪有方裁相各中始窺先生一班今甦役非公之豹班耶何居乎削跡之人而耳治此美談也於是兩都之耆者俊者佼者額者眉蓬蓬然矯首頓足而退

脩古刹寶林寺幷賭地碑記

古有三林寶林寺其一也創自唐在未有邑之前左有馬窟右有牛頭前臨漢江後倚光城闍

寺之肇邑未聞邑之肇寺攷鄭誌之勝槩者無踰于此縣今思之自唐而五代而宋元逮于大明君埀八姓代闕九朝花開花落巧曆未易悉其差而此寺或癈或舉終底奕奕固佛德之深人心脾佛力之發人志願而募修者胥踵事者厥功未可盡泯也其上人之言曰現身君子欲知此寺之所繇舉乎原夫古寺兵火亂離滄桑變易僅寶殿之頹然幸而石佛耳風霜泐之泥塵薄之幾見笑于木偶一時韓陳大檀越出王神君畀協僝功棟宇嚴肇十方飲泉脫屨于茲無接淅之譏焉迤邐一河山光雲影其欺寔唯高峯洞懷大師尸之循是而白蓮寺而薇經閣而普同塔而無生塔次第告竣視大師猶馬体之一毛也上人其不自功哉余登巨仁橋父老旁爲指點大石向爲斷梁上人誠神神鞭之而至遂矗飛虹之勢兇福嚴構禍蓮臺幾幾腥

羶非佽上人法力護持厲號解脫椌于地方各明公鉄案不移勒之策籍則善作者未必善成善始者未必善終諸公及善士一片仁土降爲園圃比之氣化推遷殆有甚焉積累可續前輝後融上人無得而讓也往矣茲寺其與皇皇之大明光邑光民旋相春秋巳嗟夫興廢存亡之際以佛之德與力猶不能免數者之來而況于人乎

南平祁父毋德政碑記

威武坊余受一廛焉其民屋傍城而侵溪建舟往來胥絡於此辛巳壬午以降城以外不聞蝦蟆更役不呼也城以内各登蝴蝶憂犬不嗥也晴澹澹然月溶溶然進者使童使而問之日休哉俗之安且吉也何脩而獲此歟僉曰梅里祁侯之力也其曰何僉曰侯周詢利病衆以是役請始得請而弛是役焉所蘇救寧也其曰康人

召之役則往役往役義也惡乎避乎僉曰役無避也爲夫非所役而役之耳今夫下比沸于兵南靡于財　天子銳意中興多方籌兵食天未獻亂虜寇交訌　恩赦屢下而逋滯稅粮徵難解尤難驛騷載道匪直一閩而已也南平爲七閩之咽喉惟芝郡不問餘必就而假道焉近奉　明旨凡一應惟正之供有督必責經過地方各府過此不曰彼府則曰延平尸之各縣

過此不曰微縣則曰南平尸之吾儕小人沐浴侯之教養敢遺哀上憂倘風雨不虞不肯生心其間安能袖手視焉已乎侯還所不及且執殳擊柝先驅呵護其委之也惟是法久弊生搢紳烏飛鵲舞首尾相啣交交如織居民寧逢乱虎莫敢觸幹僕之怒啇工又側目而眺之黠者以賄免瘠者乏錢則綿夜不遑寢處露佇于子稍失更點鞭隨其後矣涕淚雨下檄隨其後矣夫

是民也一日勞力至夜而用其力焉夜用其力力用而猶不免非刑之加焉暑則蜻蛸喂膚寒則氷雪被體如是弗休有空市而走已今侯首寬力政而禁其甚時申文次府次道次兩院而代符使者值瓜期停一切銅符侯址請焉力可奉行非實心實力孰克勝此而愉快乎余詰之曰以今日之多盜晝簑衣而檻橋延水湯湯未必無伏戎也儻侯人之弗戒津吏之失防公等

無乃貽明府累與僉曰吁予未聞入境而嘆[illegible]
政者歟且盜可人也其所與者辟不自辟也僕
無欲者也賞之其何竊焉不寧惟是無忌行砭
于坊民僕拜風而火熄格于天矣疫氣遍染于
四境僕給藥而親禱格于神矣神天弗遺其矧
曰人余方輾然而桄曰某素知僕世學河源以
六經廷對嗣名噪天下其大段以程朱之學爲
學而朱學濤于楊羅李三先生今縮篆而筮仕

于茲矣四先生亦將翹首于九原矣儒風蔚蔚
其所造豈如是焉巳哉而恭之獲所慶也固然
或曰僕善奕此其去攻圍刼殺踈踈布數子而
收勝局者邪是或一道也巳

閩建南胡守憲德政碑記

寶劔之戍也百神臨觀千餘年而氣逼斗牛發
之賁索竟宫於延津而作神物焉木者龍之母
而乾金象龍震木爲龍是金木之德俱可龍[illegible]
夫斗牛之墟西控豫章南絡甌閩第是神物也
張獲其干將雷獲其莫邪旣塵瘞於豐獄巳一
旦揭其幽光何以不躍於彭蠡之瀦且其時與
午尚東也桑乾嵩嵐厥河九折厥流百道亦可
遂志而泛也乃獨擇延津而翺翔者何歟天生
胡老公祖黃蘗降神翠樾流聲西浙蹐紫薇之
座八閩浴赤海之波其在於越之輿誦者不能
單述而遐索惟天愛閩惟閩民荷天故君心承

天心而簡老公祖二三[illegible][illegible]文武焉戴星驅
驅不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虔定公父子故里次驂紫
陽抵劔浦訪楊羅李鄧諸先大儒軼行闕于微
顯闡幽蕨風復旦耆生攷觀夫老公祖林泉十
年天下仰其丰采即其命小軒一聯槩括古今
德業之緼豈非潛邪巳卯起建南借之十年雅
事羅李者今而恢恢其地矣是不猶人中龍自
蟄[illegible]而擇夫延津而翺翔歟尊崇四賢重儒行

也手課孝秀興文教也厚恤寒特閔氣獨也孝
求遺書敬理學也給發南營優兵士也捐贖造
械蒞武備也犒賞餉團聯行伍也禁物戕故正
風俗也蓋老公祖起家冬曹胥楊忠烈省大工
數十萬金錢忤逆璫不敘在浙不附名其祠幾
瀕不測此皆身心性命得力寔際而抒爲氣節
抒爲經濟抒爲文章千蹊萬璇一線穿落詩不
云乎文武是憲不其然乎其守建南也不過其

萬一也夫潛學壽于一二書之宗主家理學之
選在西江推胡敬齋先生淵源壹壹老公祖又
獲於誠明先生鯉庭之教躬行實踐麟鳳城起
奕奕作求是以上接伊雒廉建之學又其上接
洙泗之正傳經濟文章奚啻緒餘治某俚人也
沾沾章句伎倆雕蟲三令不終至今不救其危
息老公祖不斥爲罪餘噓殖殘骨念仲素之裔
而齒之門墻今幸從士民之後謬叨與人之借

貢其鼓吹昔筠州陶靖節以彭澤令而斗米束
帶不事鄉里小兒漢梅子真以南昌尉而上書
不報携家而逸其退不能掛冠而進不能發馬
遁倘九重蒙雪是宜壓炭婦鎮而問道焉無幾
何而老公祖膺劍南之 命矣異日者過延津
而顧影興懷誠蠖蟣也何以幾幾乎潛也

栟櫚山記

永安溪流四十里爲貢川吾鄉也間有栟櫚山

有寺居溪之兩岸者栟櫚之山總之其山循麓
迤巒中邊俱石砠者十之一二草木以朽爲泥
石而山非山而石復絕人攀附不與世人絕屐
相交接穿欺壓霄漢留貯煙霞晴明中往往作
千萬丈蠕層勢仰之者首不眠不得盼睞然一
峯來去一峯錯出綿數十里許曾不以盼睞而
盡也隆隆下下斷斷續續界不盈尺而歷者登
降必決戾推其意秪欲縱雲纖霧苦澗壑以紆

杙之行絕不欲供世人亭梁具奇甚奇甚山多
古樹古藤樹蒔山之島者杪必齊其巔其產于
巔者低偃如蓋根爪四出大風吹之不拔其樹
之藤交加盤羅依山之形爲形而巖峙以犇懸
墅之狀無恐又藉以塗其童禿之色是故居者
行者踵相逮也舟以[illegible]爲艤維者夥雖春亦僪
悴而爲遊之言者闕之山下人夫見有倦色派
連莫之或厭繇其奇不安彝不永劃塹之有側

者有砥者有簫者有槃者有几者有樞者有帆
者有晃者有舄者有甖者有鬼者室必碚空泉
必瀑布路必鳥道非一拳一勺而止也焉氏女
五人尸解于百丈巖巖下有龍潭仙去故人爭
傳其嶽巖玲瓏咸仙子冊砂點化而成故宋李
伯紀先生以謫經此憩于寺而目爲小武夷寺
之側南一壚其同時正言鄧志宏先生讀書處
也因祠焉號以山集亦如之溪之左有葛里有

脩竹灣右桃源桃源之上是所謂百丈巖者百
丈巖之上爲巖梁梁下一泉至門已爲鑿門徑
室堂宛生成石室之前一梁人登梁上石梁之
外未至棲真巖人穿梁下先子未遊武夷時辭
家而居之余所買者臨桃源舊呼爲范家山亦
奇以力未能荒各景內名数累百總之曰栟櫚
山

合掌巖記

合掌巖屬順昌宋之酒罈鎮也巖去城五里居
人可啓樵而見渡西溪綠嶺道達其巔望之嶄
嶄然特峙也既達其巔而脩之則巖沕而偶矣
然側而成者也猶人之掌故云合掌巖有寺與
巖並崇昧爽推枕即見紅輪東湧巖以下瀰漫
白霧東西南北之所至茫然莫辨唯身踞絕頂
窺眼界爲乾坤不離一巖所大片濛濛如也俄
然霧歛漸而山色高低漸而水道源流漸而城

郭林垣歷歷然居然順昌而已予聞文學陳可
貞言齋粮携衾席從之既而嘆曰人生世上盡
墮落霧幕下蠢蠢然動息而不之知今始知其
墮落也安知空中人視巖中人不猶然作霧幕
覬邪繼此而登者當人人具五城十二樓之懷
矣于是礩櫛而下巖

永安復建石橋記

萬曆[■]之歲[■]月漲石橋毀崇禎甲戌之

歲[■]月[■]日告僧竣仍也維時闔邑之薦
紳耆俊僉呈有司之長報可用牲一豕一牢一
慶禱於天地山川上下神祇已治人暇鐃夫人
庀材石人伐石舟人載具星人卜日地人審址
始於[■]年之[■]月[■]日以迄今日不誠
而乎不督而勸不扶而彊不肅而成南山之樹
北山之殖雲沓霧集鳩以倈村其村也予之其
不杇也弛之上有攸給下有攸足民逸其居工
焉其能墩共十有八十之八既如其數雖未羣
哉式廓豫已募僧僧照明琬而請應請者翕然
祗先以爲輿望者莊氏貞其人也貞偕衆不敢
有其功僉曰不有劉侯其克濟乎而侯顧乃祭
而嘆之曰凡幕侯李公張公龔公許陳公顧公
與有力焉既而永安之屬郑貢尸如之君子曰
仁之廟也如是夫侯一人而二橋舉無以異也
嵐之也銘曰

奕哉永邦　厥水燕江
龜山中峙　津不可杠
石橋復竣　道無虞洚
父母適矣　膚公有雙

傳

諫議公張洪川先生傳

司勳氏爰成樂至爲天下最進而問焉曰曷不
俾之登庸炳炳麟麟作　天子調羹濟川臣

千曰先生不再期拂襆䄂賦歸來也聞先生馬首東之日憲牒挽其行府牘病其速挽者病者其皆心乎愛之之心也士民板號不得留隨之磁不畏數千里道有築於舍之旁者豈先生之心素不樂於仕進歟抑或先生之難于進而易於退當其世之時之人有以速之也嗚呼自駒所爲作也且先生何以得此於樂至聞也曰先生當攙纏時入棧道出夔門遍歷晋秦楚豫之

墟先知其有敗嘐[illegible]言兵悉矣盗其蠢乎懼盗之深也幸蜀之[illegible]地險而民固且用命低徊者久之歎又爲言民非不繁也力非不餘也窮笑於下燕怡于堂吾言而言之中蜀之福也吾言而言之不中其如守者何其後卒如其言其尹樂至也邑經奢亂徙亡且盡賦不供聞先生至歸如携朞年戶口比邑之舊乃下令與民約曰爾無惰農我無遺胥爾無健訟我無嚴刑

訟者咸不終泣而罷也邑有壚井民私出入自如而課少不肯償先生令自舉而不署覈簿逋立完學宮燬先生捐俸暨贖脩焉不五月而復邑之黠犬溺井而當門先生詬致之而繩以律撫院有役而扁者先生縛之申報而下於理殺然以韓厥段秀實自處不之假也然而惜也其以樂至令歸也其居家也有訓曰儉吾性亦吾寶以故富不驕貴不侈子弟無敢赭垣第僮僕

有絹服者必褫之治園于東郭閒閒然荷一泓竹千竿自樂好友燕喜而已居常竊見士大夫告假歸急遊宴務金玉窮纂組奴馬橫行井里中輒裕膺而作曰前此二十年所不聞也天下其殆亂乎里有爭者聞先生之言廢然而返曰紛紛是非得張先生一言足矣畏其嚴者徐而平不宿其憾也盖先生自十五時以一人之身而周旋養祖父母生祖父母閒敦敬力謹三毋

無間言靡不得其歡心戴之一堂晏如也族之
人褒者賑之鰥者婚之沒者殯之其待侄女有
加望殤弟之宿草而兩淚零零雖三兒之不嗣
而常爲先生難先生不之計也此則人所難能
也曰吾持是以荅光祿公止矣故本此孝友之
致而居官治民聲溢當時其用是道歟是以澶
守徐公尊爲屬邑則撫臺田公聞之于　朝
匪諛也掛冠居東園之數年曰吾宦情不復動

也而生平安民之志未能忘也郡苦庫役延百
年先生首言之而報罷一郡獲安非公廳不庭
干以私者揎手郤之州守下車必矜式奉典型
膝行而弄拜受教壬申寇潰于晉入河北磁及
鄣戒嚴十里外皆賊騎先生起義丁出積緡爲
守城具誠始守邏者獲賊一騎或議誅或議械
或曰報之日中需未央先生奮然曰今寇臨城
而奸細雜于中存之則不可報聞而後誅儻半

月不能下事無及矣且數十里外之賊而覘我
全城之舉動安知不以此一賊爲嘗手劍之賊
聞之而驚適其後有以蜚語騰于撫院者以殺
省兵論會省兵之父以殺子訟守大窘先生曰
子竊兵而不寘父真子出而僞兵敗矣越數日
兵子聞撫院服其神而除殺兵令然而先生自
此堵其門謝往來惟以約束子姓以世其家爲
第一義或曰先生之在豈思約臨難克夷居官

而政舉居鄉而功茂抑何天之不酢其官酢其
官而不能單其材單其材而不大遂其志也羅
于聞而笑之曰學者之篤於見如此夫先生之
德能陰動司命之眷而爲吾師發鹿鳴之祥歷
銓長而公卿功名顯著于天下進而與劉楊諸
名臣媲烈　聖天子股肱心膂倚焉豈一朝
夕之故哉蓋自移封公而來者遠矣殆未可量
也

先府君行狀

先子諱天長別字紫巖後潛于六龍窩鄉咸呼之爲六龍翁云雁行肆人先子其三也聲雄如鐘眼光如炬秉性塞直力篤孝友始禄于鄰邑之歸化鄉之人戲歸化之人曰羅親禄于上邑所獲背橐若何笑而應曰酒有百甖金無一蘆也鄉苦江廣流賊歲時倅至家藏舟以待賊已

環竟偵溪之崖有娶携子及女賊逐索先子諦視之曰此吾戚也速命援之而賊刃已及舟舟子以篙箄之方免時避賊者爲賊窘自擲水中屍相藉也傾產鬻木于榕城木大半爲憲司封訖先子不領值曰此破甑也乘其餘飄海洋逆旅主人有古風者臨行緘一確甚固戒先子曰居止有所思方開于是與波徜徉達六鰲山見一天惟浪數峰錯浮因咏王禹玉詩曰六鰲海上駕山來誠非虛語也居無何珍錯俱厭思茹蔬始悟主人之言啓之乾菜一確耳先子啞然幾爲噴飯生平酷嗜老易莊列參同悟真文始抱朴諸書尤善辨蝌蚪文鄉之問奇者載道也始取先母姜氏五旬艱於育奮然有方外之思負笈擔登尋真于武夷叩紫陽之院揖王蟾之座因見呂祖師百字牌玄微奧妙讀者莫解爲之句比字櫛著閒居話一帙公諸世有太學葉

先生者遊江西遇庠士于建昌之浦因問曰兄之里有羅先生者弟未謁一日前處遇一異人及周旋座間則儼然處者也弟以功名獲奇禍微先生誰救我殘軀先生慷慨好施今聞其產蕭條欲奔以奉涓滴奈不能何且曾質以所學先生曰是中尚有玄焉而非爾今所及今又不得奉教嘆息者久之葉歸而語之先子先子曰然彼南昌人也而宗藩之名戚也而今尚存矣

乎其後養生之術益造常以子夜起煉丹藥以
救痾瘵自武夷歸結廬于栟櫚或六龍窩或巘
梁其間山泉嵐嶅之勝煙霞雲露之奇種種俱
絕祖嘗偕友侶遊焉未嘗不涕泗漣洏悵然于
地猶昔而親已往也嘗訓門弟子曰日陽也月
陰也而易成焉目萃其精而臍則兆壯之奧能
守之則日精月華配而册結又曰一天星斗脊
之吾身午之候見其端又曰周天之數日轉于

身子孫人紀之大者第天地至貴之精洩于亥
子之介遊復之交又曰脩真惟是持循要領不
作枯槁寂滅解不泥除葷戒酒見廛市可以面
壁金華可以行庭人有過必面規之辭色峭厲
而真率帖人聞者怒而不慭久之且相戒毋得
犯客有過必投轄酒酣則曰又得浮生半日閒
也家徒四壁口不言貧及客過脫粟無具始悠
然嘆曰銅牆鐵壁蓋先子性不治生產而生產

以遊故貲盡老滋貧而先子以不憂舍之匪惟
不見貧也抑不見老里有徵役不索收者驗或
曰役徵若何先子曰彼亦人也豈役徵而既亦
役徵先子無驗恬然不與之較其欲胥斯人同
于直違計人之負已也鄉先達有榮還者旗鈴
繽紛坊第崢嶸諄諄語侄孫輩曰彼亦讀書人
也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已先母即世先子
久鰥居幾抱伯道之悲矣祈于神神語先子曰

欲求子息沙裏淘金後取于沙地之李門六旬
有七歲始生祖焉祖生十有三歲而遂失怙迨
于今寢苫枕塊未有艾也幼冥侗先子嘉言懿
行付于冷風飛月者不知凡幾今本諸耆艾存
諸故舊而約畧萬一云耳猶依稀既爾留預別
家人媢戚沐浴正衣冠端坐成然而寐屬纊際
尚語人曰吾不死也吾非以死死也謂非古得
道之士庸詎能如是之全而歸者乎今荃于吾

邑西郊之龍間名白蓮墩記曰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君子恥之祖亦恥之伏乞老師披雲漢之章宣金玉之韻以勒宋石某等不啻九鼎之戴焉謹行狀

誌銘

明府李先生陳孺人合塟銘

李斗冲先生永安人也原諱璞嗣改諱步白字民質又號拶拙其曰斗冲者何後乎進大學學者藏之之辭也族出長樂有慶六公者遡流而遷永安同鄉也而去其鄉其亦有所擇而然歟永安之人可與穀也公風之矣妣陳氏爲永簪纓族而太公文恩公嫺女憲教諸女雅有班姬風獨以異索者適先生其事夫子於諸生也如其從父之初其事夫子於太學生也如其爲諸生之初他不具論伯仲既蚤世先生四十而生三郎憂其靑癯而勉夫子納側室焉是爲婦道所難其必有所自也永山之塔嶺有墓纍纍觀塋之客曰若堂若坊誰氏之藏應者曰是潁川氏之室也丈人擇婿婿亦善酧丈人翁婿孰謂謂先生也雖然余何以得先生及孺人之深也

其三郎社畏友也憶舌佃邑中時胥李開老樽
酒論文酒後耳熱議論風生開老岸幘而言曰
自諸生領庠秋闈落孫山者再或不利于南與
今　功令有改成格之例若我可也其不失
爲國學生若我不可也亦不失爲府學生其有
以語我矣余曰不有先生之出處在歟且是役
也凌吳越之舟策青徐秦魯之馬橫涿鹿督亢
而寢食其壚其視甌冶也猶拳勺也開老起而

爲治裝計顧家貧不能辦裝迫之擯無何而報
罷矣不知何以可一人之見而舉之不知何以
可一人之見而廢之或者其政不足開輕重耶
何其易也幸而大司成顧九疇先生愍其才授
之文憑而歸故庠比至則鉢已空巳厥後聞復
冠諸生十数年忽接開老素冠而來來余度其
讀禮也述先生之言曰昔以髫齡釆芹先大人
手摩其頂曰兒必達惜吾老不及見也頎吾今

亦巳矣前指南塔外二人舅氏之墓在焉背指
北塔內二人之墓在焉其爲我寫此数竿班竹
語罷凄然泣下霑襟余唯唯敢不惟命兄無煩
過悲但爲也讀摩頂之訓此事政方始耳稿就
拜爾送之先生生於嘉靖壬戌年七月十四日
午時卒于崇禎庚辰年七月十四日申時享年
七十有九孺人生於嘉靖壬戌年四月二十四
日辰時卒於崇禎癸酉年二月初八日酉時享

年七十有二男二長啓鑰孺人陳毋出也府庠
生配邑庠吳公臺君女次啓鈴庶毋游孺人出
也配庠生賴公良牧女女三一適陳一適頼一
適游皆孺人陳出也孫六長浣娶邑庠余君端
揆女次澍娶太學生陳君汝茲女三澳六涔七
沁俱未聘皆鑰出四浩聘陳公蘊綸女鈴出也
女孫六一適黃君炅鈴出一聘邑庠林君毓球
子龍蓀鑰出餘幼未聘曾孫二一大遇浣出一

新橅澍出例得韮識孺人先府君卒八年辛巳
臘月之吉合窆於沿塔垣竹窠癸山丁向

楊門賴氏老安人墓誌銘

楊家山之山太乙降而司垣東帝之陪御之楊
門賴氏安人藏焉所謂安人隱士楊春翁之配
友人庠生楊玄圃兄之母也楊友之言曰孝子

不没其親則没之時猶夫生之時章也問諸父
父曰是毋可傳也僅而女勤而終其身用爾不
匱且而父自少走於商賈奔走養厥父毋星而
行星而歸不遑寧處漸以豐視融氏不子哀也
燬者三焉而毋面不靧髮不膏以筐籠待而父
不以興替易其心後終茹素手握佛珠循循婺
毋行作佛事垂屬纊末之改也且児不憶兒之
椶策日乎嘻嘻棗栗具嘻嘻摶泥具毋笞一
之曰予而學也而學弗之學也獨不能以而毋
之治厥家者用之學乎家弗勤家弗成學弗勤
學弗成弗成胡言學今子登乎學之宮徘徊於
俎豆之側藉非笞之力不至此自此以往逐逐
天衢上皆毋教也可無懷乎於是退而與予謀
顧予其友也言之而恐其盡又不盡之惟恐抑
聞之鄉有鄉娟乘藍輿而哭諸途詢其自則曰
妾楊安人之侍兒也今聞安人之死也妾不得

爲人婢也寧不願爲[illegible]妾[illegible]乎婢之辭哉主
之德殆與楊家[illegible]爲而爲氏也夫者
爲氏也子者[illegible]春秋拜於太乙之神而世世
戴諸安人係湖山賴尚忠公女賴名族也生於
萬曆之戊寅年九月十七日歸于萬曆之丙申
年■月■日殁于天啓之六年六月十有三
日藏于崇禎之甲戌年■月■日惜也楊公
隱士也蚤謝之而逝也諱■■銘曰猗歟楊

毋八楊氏之宗吁嗟兮閨閫之風

太夫人銘

太夫人方氏名家女也方氏爲秣陵望族春谷之古族瓜瓞豫章姬姓所自出而仍古之稱者因古公遷岐後人弗諼古公而氏之猶云呼尚父爲太公望云爾觀老古先生幕德州州爲燕魯雄鎮二顏之廟存焉其宦跡載州誌不復具先聘未蒞州幕夫人已有冢嗣先生倚重夫人

曰不然喬木無枝庇就陰也勸納側室蓋觀子風之誦樛木而知福履維綏振振之盛有自來矣先生德州日清丈衛屯豪見歛手以避之承長吏委督糧吳門其羸餘悉以賙軍民之病者忽慝檄下旌異先生翻然謝仕歸笑謂家人曰毋以業錢遺子孫夫人領之而已蠹巾練帬衎衎如也或曰紈綺不麗歟夫人曰留此福以食後人其閨訓云萬事從寛其福自厚君子讀是言而知其相厥夫子以有成所繇然也丙子歲余令纂昌策馬跨鳳凰山登縹緲之臺棲見某老及諸昆仲某老■雄偉宛爲天厨貴客而諸昆仲咸列成均人人王山上行而方知夫人子其子而子衆子者其慈幬如也今毋以冢公䕶■綸封歲八十有七天之所以報之者誠匪渺焉已子某娶某女某適某孫某息孫某例附録余子叔瑜有忘年誼故悉夫人之德特深後

有武林蕭山之遊及再過舊縣紆襄州值調兵食馬草稍暇泣然有感予生平鄭其銘曰楊江之湯湯兮廬州之蒼蒼兮夫人之德不可忘兮

明徵君心翁楊先生墓銘

士不豊功大猷表著當世即善其鄉而鄉善之不遏佚前人光又爲其鄉治仁業則徵君心翁楊先生是也翁貌魁碩美髭髯居世六十有三年週甲而奇生始三歲而失劉毋十九歲而伉

氏陳門偕養繼姑陳母凡人之夫婦鮮有當于
繼姑者亦多矣而鷄鳴盥漱櫛縰笄總各得其
孝慈之樂出則中饋作苦滫瀡織紝貴賤同之
以勗夫子於進德修業之域者洵有自也先生
治傳士家言藝壇拔幟無祿二十有五歲而喪
敬齋公任家政又復以苦坐有腸病是天之遏
有以窮先生而先生非有負于其畀也性誠慤
直而和故鄉之人可得而親而莫敢侮何父母

蒞燕江方下車時 聖天子重小學勑有司
修鄉約貢川有鄉約所必求齒德人如古更老
流以炤光茲典衆推先生何公躍然曰得其人
矣恭與先生冢君遊師事之與仲君遊長事之
同研田非朝夕矣今又與仲君結兒女之好道
誼朱陳敢所言無諛詞惜以九年宦遊待罪漢
上不及識悉而數千里一僊前後恐不屆期盍
虛孝子之心矣其倉猝何似姑列其所治之仁

業而爲之銘庶幾並傳不朽云爾先生諱[illegible]
字用行號心尼生男四人長名桂林餼廩于泮
宮少微星隕次男名冠林三男名馨林俱側室
子員四男名存林諸書未發冠而逝女有五人
長適蘇二娘次適羅子希生典林三適學生夏
子樑四適花子日謙五適庠生嚴子九亨嫁娶
俱名門男孫九人鍾垣鍾杰俱桂林出而鍾杰
已逝鍾碧鍾惺鍾盛鍾緇俱冠林出而鍾緇方

聘余長女鍾英鍾雄鍾洛俱馨林出女孫曾孫
各五人宜並叙以譜一堂之美銘曰奕奕東廟
聿煥新猷問誰告竣松栢糾繆冲村石橋蜿蜒
虹飄問誰督就來往滮滮龍王古潭深不可尺
一亭巋然虬蟉可射澄瀞澶漪群魚歡劇嗚呼
王問壁蘭出蓀龜山之嗣壁蓀繫于公 大其門

生母羅門李氏夫人墓誌古銘

夫人李氏諱尭娘嘉靖乙丑年春二月二十二

日戊時生崇禎壬申年夏六月十四日酉時卒

冬十有二月十五日午時葬地名大湖坤山艮

向子明祖謹銘曰

嗚呼我母　晉父如友　沙地降生

六十八壽　灣澧綢繆　諄我子婦

祈祭華亭　忽聞六咎　我親俱沒

莫蔚高原　六瀧其崔　大湖其淵

靈兮往還　山川悠久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四目録

祭文

誥封翰林侍講李老師祖大人祭文

鄧太翁太夫人合祭文

祭胡孝廉文　祭聞子將孝廉文

封行人績翁劉年伯祭文

祭岳毋孫孺人文　祭毋妗[illegible]孺人文

解

爲人後解

論

好鶴

治以成就人才爲急務

君子以勞民勸相論　已卯湖廣擬程

說

遊九鯉湖說

跋

跋西廂記

雜文

文昌閣紀遊　存爐紀

傻祉國表選例　念莪先生問荅

丙子來業　小像偶題

食魚記

讀書後

讀騷偶録

讀周禮　讀國語

讀鶡冠子　讀陸賈新語

讀錢鶴灘陸子新語序

讀尹文子　讀愼子

讀公孫子　讀近體詩

[illegible]釋之嗇夫斷

四卷目録終

貢川羅明祖著　男　鼎克臣甫仝較
　　　　　　　　　　嶝克秉甫
　　　　　　　　　　勏克瑩甫

祭文

誥封翰林侍講李老師祖大人祭文

古之人頌人之善必累其父毋胥其先世之令祖刻太公而爲吾師之師而葬以親臨之乎太公何如人也殆古之人也世居南昌之滁槎滁槎大壤居民灑然異之大公不自異也少年好綸肶爲市有劉氏三之[illegible]竿于江之濱垂綸數手曰公六六氣之情且且而釣不獲一鱗有問之者然作曰子釣也無貴持其釣非釣也釣而無乎其釣者也今之世其有鑿告之散而說予者乎予於焉而語以立欲之術或曰太公其古之藏夫人流也惜也其不試於世也然而太公固心淡之也歸而侍其慈親塡刻不失其側三十有二歲而喪太夫人含義不肯復娶

自治危人凢炮燔瀹灑之制靡有不馨飪壘罍罌之器靡有不良歷四十餘年所爲席而請鄉桦而請趾者躬之也搬獲羅肆於旁不以親之役而斥之代其勤也日吾而爵其憤爲爾杖躪掖之其木之理斑然跋而踵焉地成坎無完埴也族之待舉火者徹其親之飲投於流而共其苴一二弗若於則不怒而嚴不肅而成誓過於太公之前不崇朝也生平未嘗怒於室而色於市八太公之門雖沍寒焦暑如坐和風中其訓吾師也不以復諾之節繩之時方急舉子業太公曰古人讀書不求甚解得意便可悠然自適我豈讓古人哉且是子自有默眷之者固能大吾門不必向九方甄而問其祥也未幾而吾師管史館吾師祖兩沐　恩綸晉封翰林侍講太公猶夫素也日誦金剛楞嚴諸釋典唇生靈芝過其羖牲其殆萬法歸一者歟壽躋八十有

竒殘于崇禎之壬申年孔子之塋其親於防也門人後至而告墓崩古之爲弟子䑛者皆得與其師之大故之事也祖爲門下造士㮂校箠以侍門庭成莫並焉推其恩之所自出敢恖然於師弟之大義手篆雲間七月餘不幸先母訃聞以六旬奔三千餘里子然不能疾弔豈謂是恩之掩義哉雖然猶有幸焉弁次太史溪接見眉公㮄先生爲吾師祖壽傳幾不至責沈壽之情

喜弔之情哀哀亳二 言愛其情之摯則壹也神其鑒之[illegible] 尚饗

鄧亣家太夫人合祭文

天子癸酉之祀正月太公冲翁鄧老先生疾不數日逝予踵門拜弔會冗𨷂不及遣奠已太夫人以懐太公之故欝抑伏枕委頓數月餘七月予與季嗣君結兒女之好九月自椊城馳歸家季二君握予手曰家慈病劇甚恐不振若何予問其疾曰居爾之下負之上貴盈不能去予甞之以琥珀一枚沉香一枚曰是可去結且二君承郎病勿藥可有喜迨家猶子之難與予歷石峽抵章門十一月沂芝城還過七峯昏夜叩扉猶問瘳若何則泫然素哀以卒之日月告矣勑黄冠緇流修七日五之陰果具予喟然嘆曰天乎予何罪而一歲之中重有二親之感乎予農親殁于我之十有三歲不克事其殁慈親殁于

我之三十有三歲不克見其殁然前後懸殊若君之自少至長未終朞而二親俱亡之也哀可繼而親不可繼嗚乎痛哉我猶聞太公之言曰我以教讀起家子雖貴不以死吾業曰訓其鄉之子弟行而訓誨之胥二子同同大道行矣不獨子其子吾所以爲教亦二三子所以爲學也其鄉之子弟及其邑之子弟及其隣之邑之子弟交交齎束修造焉無何而屨滿是自其所以

乃寧倦勤鄉之人穀不穀與奚如也居鄉焉鄉
化居邑焉邑化假以大年先生自見其成以見
二令嗣之成胡涯也蓋至是而吾無以哀哀太
夫人與太公寔以喩太夫人宴而縭靜及數十
星霜各力其業以大厥門並禰而處並歲而化
並土而藏無一日而有不安夫子之志太公入
憂交適之不暇其矧曰相夫子以弋乎予竊語
二令嗣曰顧吾與汝親則已與亦求其無已于

親者而已雅曰有懷二人又曰以事一人咸耶
周耶若夫某也雖屬孫婿僅歲未知哀其祿命
骨法則唯靈其祐之也嗚呼痛哉

祭胡孝廉文

天下有不可死不敢死而死焉其卒者此非善
之不酢于高高也命之丁其窮而不哀我人斯
之日也予壹不知夫詩所咏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者也繁邑胡權可先生其是也夫翁兢兢之
骨性不必媚于鄉而特爲有心者所喜余自華
亭調而尹茲土也過廬而請焉促膝撫時事旁
及錢穀訟獄猥瑣務公取前後指諾掌歷歷然
也予治狀亦未必滿諸贊曹錄公而特爲先生
所亮此非邂逅之交也先生生平爲范贊公劉
晉砂趙石城諸大老所知予獲望石城年兄而
摳摹其門焉一時之縞紵相見不假于鷄壇也
後再逐先生爲予唁先生刷予亦爲先生泣期

于深秋就秣陵呼不平忽聞其凶問于其門人
魏君一嗚呼痛哉已無復與爲善矣予亦不工
于宦而所以作宦者又不狥乎衆之所爲是以
落落無人知之者而獨爲先生知之而天又不
以知我之一人而架其壽則何不哀我人斯之
甚擬斯人之福涼而遂成剝廬之禍乎然予自
是而益不得不黽勉已猶憶予爲先生卜太
夫人藏地指平頂山之原巽日松楂森鬱山峙

川流或過而訪先生封植故迹倏而華屋倏丘
山丘寧不揮羊曇之淚也嗚呼痛哉尚饗

祭聞子將孝廉文

余幼讀先生之文兮擬以一代之名人聞其朝
貞翁而夕孟老兮澈二嚴之雅醇吳山嶄嶄爲
杭嶽兮湖光瀲灩以清淪意地靈之灑毓兮乃
生斯道之嘉賓北上登龍門而雪侍兮佩幽蘭
而襲縹爾宗風之微義兮垂先民之軌循金鼇

玉液之離猿兮雲姿霞骨之嶙峋高風式其閭
閈兮何亞東漢之陳荀余望雲間而前驅兮竟
不受戒而取贖素冠團團而就道兮不哀喪人
而吹唇晤伊人之曠靜兮悠焉枯菀而均春匹
載辭鄉而聽調兮維檝于武林之濱殆謾宜而
嚼三秋兮把酒挑燈而細論製芰荷以爲裳兮
龍舟鬬而沐裔裔竊崇巔而識小園兮綠竹于
于而菁綦嚼艾蒲而未厭兮昇于招招于[illegible]汶

得斗邑而無城兮柱笏而縮五兩之綸貽言殺
午之當禁兮俗溺女之非淳不虞肱之三折兮
眞厥載而曳輪吁嗟乎兩雲之翻覆兮乃弱在
氷炭而廢身逍遙乎秣陵之邸兮悵山川而未
有申逾載望玉京而勉征兮獲藩幕而廵廵幸
夙好之容遡兮庶幾儀刑而有倫不謂函迭而
溘埃兮形容阻而存半神嗚呼哀哉已矣夫無
復與爲善矣憶篆繁時棒　朝報兩浙使者

薦孝廉最先生　天子方下部議可玄纁蒲
輿煥富春故典庸詎知茂陵以遺稿封復也令
九原可作斯時必夜半宣室虛席而訪時事虜
賊交訌將雅歌投壺却之而　上帝乃汲汲
于玉樓之章耶豈天之需才急於　國家之需
才耶意者恐世法以世之法繩之而遂躋之地
下修文郎耶且　九重歌風撫髀而　上帝
不告之蒼黙之憂天亦不仁甚矣余與先生遠

友知深而跡淺其爲託情之不單而言之不悉詳而言之責不在余嗚呼哀哉尚饗

封行人績翁劉年伯祭文

士之懷殊材絕略淹畱諸生不獲已而且焉畢能勳烈胥天壤並有大吏不能爲而落落特見者則天不能于其人而人尚能于其天也嗚呼痛哉先生逝已先生之遺德在人可得而績道也先生弱而泮申驅而成均晉學直指知之大

司成知之竟蹇蹇不一第丁酉之役先生閱草木之零落而奔走焉及踵武也勉而之銓曹授之以閩之臬幕浸假而川之藩其末合馳郡倅莫之棲也予以上饒丞中歷松潘而安安而新都新都而什邡什邡而未豊譬治田然耨焉已然而在閩有數萬口之活在松潘有稟十六萬之羨在安有五款之除白蓮妖之殄其報新都之署也典火器鑰礟等械捐橐五百以佽之妻孥績瘁垂斃莪有悔志焉自臬幕迄參軍守心罔渝致歸觀道一奕殫湖山而彌其壽卒于崇禎丁丑年正月之三日嗚呼痛哉國家陳殿罝輔衆表勺焉徙其陪貳以需正用銓曹諸長不以之估貲值郎藉手以虞擯忌居是官不盡其職者多矣不屑盡其職者又多矣唯夫先生不以大小■其素五兩之綸梏梏數旌劇可不謂人尚能于其天歟且世之高位厚祿者求■先

生錦江之德之業斯言未敢信其然也嗟嗟先生之化復何憾試看酋之難夫人帥僕執爨登陴宗撫叙守功第一是信乎友矣天子詔下部議加俸一級須金十兩是信乎君矣未豊大饑布袍曝禱甘霖大澍是信乎天矣不寧惟是季氏死于孝仲氏以肯構聞伯氏大行起家帝心待以扉瑣清要之地俟服闋用以寵移孝之臣則官負于先生先生豈祟能于天而天之酢先

生若焉有弗節耶嗚呼痛哉尙饗

祭岳母孫孺人文

婿二十一歲而始遊庠迨歲癸丑有室也故議婚未就乾隴於姜門之母季女母槪然以季女降胥賴君以恩以姨伯仲其門焉堡中風俗婚娶嘗出入富人室苟[illegible]户相當瓶茶碗酒問男未諾女未俞而聲錙締盟朱陳累繹婿何以壯而未有室也貧也㠯能貧[illegible]豈不謂荒謂婿

寔老也盟既成有損於母者曰而女如是其淑也寧不能托富人子終身溫飽潤澤而歸書生爲哉且女已酉男恐不啻庚子齒不敵也而母不之聽也則母自有母之眼婿人無眼而男子亦無是眼也既而餼於庠母以岳父遺下屋券質金爲贄供靡有貨若而志則軒爽不啻鍵以冨翁媼未之能行也而母貧則婿若也自世俗論之鮮不以婿誘母及兩童男而利其有也吾

婿非是人也惟母亦以婿爲非是人也嫡母也壯而寡寡而貧貧而病其禮婿等多寡相恤緩急相賙其酒食潔敬不以菲薄禮恐[illegible]育兩男兩女一片貞心歷十數年凄風苦雨焚石焚金不貳其行婿之母猶妻之母也妻之母猶婿之母也我行其野之詩曰婚姻之故言就爾居其亂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彼其時先王三物六行之教猶存而爾不我畜自古然也小

儕女大儕婿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而母何以旣其情旣其禮而誠若也迨丁卯歲登鄉闈三年間心坎眉宇稍有開色庚午歲婿以十月載上北識聚其伯叔[illegible]相屬傳[illegible]婿曰明年春必中進士不[illegible]前[illegible]汝事竟已堡之人盡謂我能得婿我非今日始得婿也將何以處我母[illegible]婿應之曰無則同無有則同有婿以正月十一日祇京二月二十六日揭曉獲中而三月十一

日[illegible]以去歲十一月死卒[illegible]夫
母也壯而寡寡而貧貧而病三者有見而難堪
也終其身焉[illegible]并之矣而又重之以不壽其前
無夫婦之福後亦無子母之福噫母誠死也耶
記母當升堣冠及娶而婿促之與焉儀節[illegible]
說若姜門猶之羅門而母未嘗不欣欣然有喜
色及撓曉而回首雲岑[illegible]今月以其
從者至矣我母喜妻亦喜妻喜而傳之岳母母

又去鄉閭倍甚也庸詎知我所知三日之喜乃
所不知十一月之哀耶假令以母十月前死則
衣衾棺槨我猶[illegible]董其役比死者以無憾今不
然而[illegible]

祭母姈[illegible]孺人文

嗚呼我髮半垂依母寧蹉母矜方寡我母亦娶
祈親左右敬止閨儀偕我三表俯式家規鷄鳴
而起呼作晨炊婢僕尚卧足過亞烊防潔徹早
未遑朝饑耕者治犁織者治絲無小無大各有
攸宜惟我[illegible]婿堦前嬉嬉恩均顧復共母推慈
我昔遊泮贈我贊私我覲上國邀倖鈴旗猶瞻
慈範松操筠姿尚於母側獲趨幃幃愧我紺官
直道流離親墳未掃忽聞涕洟嗚呼痛哉二母
已矣我復何師沙地山川山易川移靈兮焉往

淚落漪漪 崑崙 有瑾池太陰立極咸飫
玄滋凡有道者酢以純祺母携我母于焉就之
朝攬楚蘭夕擘商芝下觀人世鶴馭祁祁其蔭
我孫其蔭我見我無酵醻塋地而釃我無牢禮
菲薄陳辭嗚呼哀哉尚饗

解

爲人後解

喪服大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三年爲朞爲人後者何賤之也天下之大不以易吾親不如是有徇利而不顧其親者矣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爲人後者不入此一儆也其在有天下者負宗廟人民社稷之重則又當別論矣其者何別之也其父其母者何別之而不敢忘其名也

名者人治之大也孔子正名于無親之衞此一儆也夫既承宗廟人民社稷之重而爲人之後矣以公論則嬗天下者爲父母以私論則父之母之而不得不謂之其父其母玩索詞義此猶以君在而殺之者也仁宗崩而太后猶存倘英宗有二妣何嫌之甚也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孔子不絶其朞之哭而甚其朞而猶哭則記之降三年爲朞相準此一儆也故朞之爲言猶君在之詞君崩又當別論矣然則子爲天下之君而其父母爲國王可乎禮者體公私而曲盡者也有天下而不得以天下之君尊其親無爲貴天下矣此大舜芊海濱之逃而忘天下也愚竊倣記而通其旨宜云生皇考生皇妣則不失其之爲詞而又不失父母之爲詞其亦可乎然或別立一廟而盡其尊崇之私則可若附之于廟則必不可何者濮王之子雖貴而同北面爲仁

考之臣不獨廟有二考而臣可躋于君也于尊親俱悖也故尊重則親輕親重則尊輕權輕重而合于禮斯爲天理人情之極

論

好鶴

左氏載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君子曰衛懿公直以己好己非以鶴好鶴也夫所謂鶴者山以悅其性泉以浣其姿草木以逸其天饑則啄蔕鉺齕之而食今試梏人而鶴畫之曰爾局不巢而居啄而食翼而行栖而息人亦不能又試梏鶴而人畫之曰爾局不冕而冠屨而拳文綉而

服鐘鼓而懸鶴亦必不能鶴而至於乘軒公所爲以事人之具奉其鶴者無不至已使鶴而知鶢鶋之有言也召召於軒之上雜人而處目所睹者旌旗之色耳所聞者簫管之音出焉入焉者諂臣媚子之居其前吾知神雖王弗善也彼知有山泉草木之樂而不知軒之爲可榮也夫天下之物各有族也族各有性也若其性而行之穿馬首者而不爲鑿絡牛鼻者而不爲紲不若其性而行之則盡衛懿公好鶴之類也然則熒丘之禍始於鶴乎夫鶴安能禍於衛也懿公苟日出而朝日中而聽政日昃而退朝夜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賢才充於朝乎壽從安於野乎田疇之墾辟而庠序之申謹乎馬不介乎鈴拆不鳴乎甲兵不穿蠹乎則鶴當與有虞之鳳凰成周之赤烏媲其美矣雖然懿公之禍亦可謂不幸也亂之生也非一日之故矣自宣姜內亂

之熏父子聚麀也牝鷄之晨也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也蝃蝀之在東莫之敢指也有識者咨嗟諷詠已預知盡其國之人而胥於狄矣不待狄之入衛而始爲狄也況懿公自即位以來目無愛徵以蓋前愆而好鶴適以甚之宜其社稷之不血食也與噫覩衛者於玦矢之與繡衣之示公亦自知其亡而不克救亦可爲古今人君之戒矣故人君之好惡不

可不端也人而畜使之未有不敗者也畜而人事之未有不亡者也召公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此衛之鑒也衛之國人曰鶴有祿位予焉能戰然則衛之君以鶴之祿位與國人國人其戰乎望鶴之祿位以事其君事君所以不識也古今食人之祿居人之位而叛其君者曾不若鶴之無

知也嗚呼國人亦愚矣事無道之狄寧事無道之衛狄之不如莘也明矣獨異君人者以人事畜而人卒未有不畜者也明皇之使象可以騶之弄悖馬可以格之喞盃視古之來儀而率舞者猶以奇聞而豬龍之命不能行之象馬則衛人殆獸之不如矣後世之人主未有不笑衛懿公者也然後世之人主好佛好老猶浮於好鶴焉好鶴者喪國好佛老者喪心緇衣禿髮何[illegible]於鶴之朱頂而霜翎有道之士掌心之栗百鳥下翔而不驚佛老豈其以治身者禍世哉使佛老者自爲之也則晝衛懿公好鶴者之類也

治以成就人才爲急務

今夫經綸天地之謂天子也者實天地生之以爲一代籍者也天既作之君以爲民之司牧矣而必克生茲思皇多士以爲股肱心膂之任者何也獨手不可以舉獨跂不可以致天地交而

成泰上下交而志同豈偶然哉顧才之生也亦難矣舜續五臣武揚十亂孔子猶有浩然才難之嘆則愛惜人才爲社稷計人主不可不穆然深思其故矣雖然愛惜之不若思所以培植之培植之不若思所以成就之也何也今夫蓬之生也蔓延支行不可刈薙及其生于麻中不扶而直豈其杜直之性殊哉有所以使之然也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趙普忠於太祖而佞于太

宗若是乎成就之術何可不豫也治莫盛于唐虞帝命伯夷典禮夔典樂皐陶象刑而猶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則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共惟帝臣故其時八元八愷列于有位野無遺賢朝無凶人夏商而下莫盛于周文王關雎之化既行而兎罝之野人皆可充腹心干城之選至周公設爲庠序成均之制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三歲天子試貢士于澤宮其

中者得與于祭則有慶其不中者不得與于祭則有讓兵不用而天下自謂正故詩人誦之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又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四方爲則猗歟盛哉漢得人之盛史獨尊漢武而仲舒委之溷衷長孺委之睢陽其它恢諧詞賦遠使絶國之與于治則漢才未醇唐以詩賦取士而明體達用經術世務之學不治則唐才未定宋人以致

知力行爲業而道學性命爲宗弟拘方蹊迹之士守而未化者亦有之則宋才未大是以程子曰古之成才也易今之成才也難則何怪乎人才之汙隆而治術之得失也穀梁子曰子生而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過也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過也有善而不譽于鄉有德而不聞于朝有司之過也是以七歲而舞勺成童而舞象十有三而舞大夏微

此而已古者婦人姙子坐不邊而立不蹕則教之于胎雷發聲而戒容止非禮不動則教之于感故生子形容端正而才過人也其在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夫然後登之學官教之司徒其變者有秀士選士進士之旌其不變者有移郊移遂不齒子學之恥天下有不一道德而同風俗者未之有也故曰教成而德尊德尊而官正官

正而國治此之謂也不然者人才固國之寶也
在國曰市井在野曰草莽朝呼而夕位之奚不
可而何取于成就之云哉田子方贖老馬而寒
士歸心楚王式怒蛙而儒士生色桓公用九九
之賢而天下豁往介子推十二爲相而用二十
四人以治其國君子敬其物猶可以感人古之
聖帝明王式黃髮而見百年造小子而訓蒙士
世變風移雖优民亦友寧虞躍冶乎管子曰十

年之計在于樹木百年之計在于樹人奈之何
其不樹也栘有說焉成就之權未有不自上始
矣上之所爲下之所從也上所不爲民何從巳
況上好之下有甚者也古之君子未有不以身
爲教者也明于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明于爲
弟然後可以爲人兄明于事人然後可以使人
貴爲天子必有親也必有君也必有長也當其
齒于學親在則然而象著于父子之倫君在則

然而象著于君臣之義兄在則然而象著于長
幼之節是以先王之道不北面當其爲師則弗
臣表端則影端源沚則流沚書曰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其是之謂歟是故雀之入海也則化爲
蛤橘之踰南也則化爲枳人亦有化焉化于夷
則夷化于蹻則蹻惟視乎操化之機者何如耳
觥飯不及壺飡輕裘不及短褐非不知觥飯之
飫而輕裘之適哉苟急務不存焉愼毋爲子輿

氏所譏也巳

君子以勞民勸相論

治天下者而不身先以勞之則人作亦作人暇
亦暇是上與下共朝夕也無貴乎民上矣治天
下者必身[illegible]〻焉以勞之則家至而諭戶至而

曉是上與下共貴賤也亦無貴乎民上矣夫弊弊焉分之而民咸食其福焉何憚而不爲無如導之而適以壅宣之而適以湮此必不得之數也故王道不居也改邑不改井無得也无喪也往來井井焉文王若曰震巽皆木也第震木方戴艮土而仰坎水豈悉戕其妥齊乎東南木德旺矣褁生火而表攻水雖鑿艮之土石而不爲害也其不入兌澤而入坎水者何也兌金出乎

坤土火餘也其金苦則其水鹵坎水育於乾金純陽也其金清則其水寒循是而井鑿矣鑿者不功汲者不德他人索之無貸言行陌丐之無嚮邑孔子曰是非邑之井也天下之井也君子可以思矣其文王治岐之日歟岐隷雍州井宿實主焉有南河有北河有四瀆有闕丘井之南有丈人有孫有子有天狼之害而弧矢制之文王悟象而畫以八加以鬭方布爲九區中立公

田八家共治春秋有省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於桑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十千維耦横從真畝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此之謂也生有養死有葬祭有時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己君仁臣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愛妻順男慈女憧婦悾悾百姓浸然莫知其儛天下之養在是天下之教亦在是矣甫田之髦士登之司徒兎苴之野

人登之司馬天下之教亦在是天下之人才亦在是矣何者九者聖王治天下之善物而運諸掌者也九以治地則曰九州辨土宜也九以治人則曰九流別貴賤也九以治家則曰九族恤親踈也九以治爵則曰九級定尊卑也九以治財則曰九賦酌輕重也九以治兵則曰九軍嚴戰陳也九以治算則曰九章齊參差也此聖人之心易而黙運其大衍之法不輕以告人者也

何莫而非井也則安得而不井其井也此聖人
則天之井象而奠之地以句人者也呻唫之不
聞疾苦之不哀養尊處優盤樂禁禦躭淫寢區
有井而不治者矣抱甕以灌不過萬夫挈瓶以
汲不過一成瓶羸而止甕漏則休有治井而不
終日者矣有心世道者或起而救之而綆短不
足以汲深掘地不能以及泉呼涸轍者遍宇下
而冒不聞升斗之波猶之乎袖手耳嗚呼其亦

弗思甚矣夫天地有自然之利王人者惟是因
民之利而利之磨涛搯鼻不必土龍之致也狐
聽馬鳴不必胼胝之勞也蓄瀦綜河落而甃之
天一之水藏於坎陰地二之火位於南離而長
女恃長子之匹斯其腹而濟之以變亦火之和
獨不曰大父之侍乎乎大母之中男乎而蔑之
愛也此非政以使之刑以驅之而然也綆以供
日用之需急以供暵暘之備渴則往焉液而寘

之矣且自有生民以來治日少亂日多井泥無
禽不及物也井谷射鮒及物而狃於物也井甃
無咎反身而止於身也天下盡若而人也焉望
其利濟羣生澤流后世也哉幸而中正之大人
出焉寒泉食一隅而一隅被其澤寒泉食四方
而四方被其澤寒泉食子孫萬世而子孫萬世
被其澤井收勿幕展也大成矣超而視其天下
江淮河漢繇乎地中行即井之在江淮河漢也

民之井其井者從言之以海爲壑是以海爲
井也晚近人主與之言井政格心之臣引其乎
旦之良而動其不忍間亦惻焉興思天懷偶發
不啻抱甕而沃焦金而累於自用不亟求賢人
以自輔是昧於河源海歸之理也泰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而
況賢人君子懷淵泉之德具霖雨之材宣主上
之深仁厚澤而敷之下民者也天下仰其之[illegible]

而有而不知〻而弗庸彼君曰洌臣曰渫一心一德之交不斁於此矣福之弗受俾與舊井同舍雅有之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悠〻其食安得而不心惻也乎此人性之善而必至之情也故顧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鼎曰聖人大烹以養聖賢柰之何其弗講也哉〻秦用商鞅而開阡陌井法始於秦亦壞於秦漢興繼之其法盡亾而農桑躅租之詔屢下是無井法而尚有井

政也屯田之議始於趙充國然兵民既分似利在兵而無損於民猶井田遺意也任峻棗祗師其旨而行之許昌矣唐人府兵廣屯田而行之亦利在民張說從而變之遂失其舊宋儒張載買業試之鄉慨然謂井田可復維時新法正熾在廷君臣未有談及此者而况躁妄之王莽亦竊國焉已又安能竊先王之法而用之耶無怪乎自古迄今視井法爲畫餅而不充謂饑也雖

然此有繇然焉君子當考其源矣孔子三陳九卦讀至井而贊曰德之地天下亦有不知井德而克行井政者也然而井德亦難言矣蓋嘗論之坎之一生於乾之六乾非六也統中宫之五因五有一合而爲六寄於坎而仍然五矣而坎之一生於乾而居北之中實索中於坤而成坎之體故易惟坎與離得乾坤之中氣焉是以司二至而位南北之正也坎之一何也誠也誠則

明也則坎又兼乎離而爲言者也自誠明謂之性先天之學也學者無巽入之功汔至亦未繘井而羸之凶見告矣善夫孟子之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則自得之而居安居安而資深資深而左右逢其原信逢原也外內合道一以貫之矣井道太成〻於有孚〻也者其勞民勸相本務乎

跋

跋西廂記

情寡自偏微之西廂時崔非有狂童之贈也倘琴心不動則不墮風流之案矣自作之孽友以尤物加人而以補過蓋崔之拒而弗見正自恨其一念之差輕以身付匪人遂至中道棄捐然不女非不婦也其快快逮髡豈復泛泛情濫今觀之生平始而忤璫終而媚璫未必不陰受崔

人之幽魂顛倒矣東嘉自謂琵琶有關風化不知實甫之麗筆旂旋大意要人慎終于始不啻詩之有鄭衛也草橋驚夢其大夢耶其大覺耶

雜文

文昌閣紀遊 公未第時作

貢川之北隅有文昌閣焉蓋鄉人構以祀梓潼帝君者也其閣既聳峻而八窓玲瓏最堪舒暢羅紋翼其旁倒旗衛其後象牙峙其前其樓角直眞和尚頂相梃貢川之山四者爲最胖而悉之矣且樓勢過溪水而前闔碧之水流行流止可遍窺之余齋遷茲春日拉二三知友携榼持

豐隹之酌焉是日也輕風漠漠細濕霏霏山鎖宋烟波生綠沉樹色蒼靡林林俱影野鳥不聲柳堤舟泊隅崖輿孤外一帶人家戶封雞瓶鳴吠無聲惟有烟雨往還時聽風光明暗而已酒酣耳熱豪情自生擊劍顛歌樽序今古每笑世俗謂文人類産於名區科第單雄於勝地今者之來茲閣也登高明興酌酒寄情彼烏知乎吾輩走出俗狀自擬不凡軒軒然志爲當今之名

世千秋之偉人乎惜夫世之不吾知也抑又有說焉貢川一彈丸地耳借愚公之力移而為龍蟠虎踞之邪亦猶夫天地之内耳况大丈夫神遊天地之外陰陽不能賊五行不能乘登其藉衝泒風水之說令無待而興之豪傑坐此為振痿哉若夫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則以文章傳一官何足論也則雖謂文昌閣之遊直以四海九州之遊而寄之乎此焉可也吾輩其可以對帝

君之靈矣蚩蚩畏壘之民彼又烏足以知之哉於是肆情暢飲瓶罍空罄介殺披離秉醉而記之

存爐紀

井坑一云蒙坑王父之墳所也妥合壟焉杉木翁欝麓有祠堂基址稍限而間架甚整先人置祭田六十四肩俾後人資之以守然償於延陵姓有年矣僅墳存焉耳余之生也夘而宴自巳巳年始贖四之三厥六月朏暑色侵人就廬而肄業灑之埽之自堂而室自室而房自房而廊自房夾而堦之道濯如也濡如也扉外方塘鑑開雖涓涓一泓然而雲之光鳥之影草木之蕃變莫有遁其情者矣時未遑木主書用識之登几而窺楹之側屹屹乎其有爐存焉詢其自司埽者曰此延陵姓未償之祊而凝然峙者也職未之敢從余於時喟焉嘆曰堂可人而復也田

可人而復也山林可人而復也爐無復之者也而猶存焉也乎古之人几席杖履以其躬行心得之學銘之後之人以為靈之寄也從而尸而祝之祗而稷之是故爐以燐臭也臭達之烟烟達之空臭未燐烟以未傳則稿然皎然灰焉耳巳稿然皎然而灰也祖宗之靈猶依之而不去也則烘烘而燒之也安知祖宗之靈不且來而格乎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

胥冥蒙摸擬之氣一也今誠禮而盼繆之則有
墠壝之未升牲帛之未薦祝史之未陳公尸之
未告而氤氳霮䨴之狀迴翔噴薄郎之如篆遶
之如環高之如練低之如旒巳有上際碧落而
下極黃壤者矣孔子又有曰器以存禮此之謂
也而或有援商書以詰我者曰器非求舊惟新
爐之美惡何也應之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焉
耳矣苟視其器之輕重安問其器之美惡故禮

有所重曲縣也繁纓也路馬也罔細而弗大也
禮有所輕委體也檜翰也爛熟也罔大而弗細
也且其不愛先人之爐則必求乎商之彝周之
鼎而寶之庸詎知所謂商之彝周之鼎而不偃
然今日之爐乎物出於古雖惡亦美物出於今
惡則寘之則將有祖宗之惡而後之子子孫孫
其不奉爲祖宗者乎大不懐也道之所禁而法
之所誅者也

復社國表選例

一評例

評者評其文而巳非評自評而文自文也嘗
閱先輩評詞或發題之秘或翻文之工間有
旁情毋非標指見月何曾有妖魔湮鐵道書
梵偈之類乎千聲一口如鶩如狂故評從約

一〇例

浮橋鐵纜景卯盈筐幾不辨字還中非脩琇

卞璞不敢濫及或冷致閒情味藾菽帛容易
悞過聊爲枯破會心不多堪供徘徊而巳

一〇例

蝸蟻移封飛雪飄絮儻非綴色標雋枉費空
青

一〇例

點題之睛挈題之脉虛筋實脊或文中忽起
峯巒自立闘鍵皆從

一單○單○例

非氣老致邁則肉骨句停碎金餘馥時或叉之不足務人心胖者以繡緣繡以素緣素

一丨例

才高者不忌字句意銳者無瑕詞章或沿子風或落說藻或過翻而礙理或索巧而反拙非故吹毛秪爲攻錯

一ㄱㄴ例 附改例

摓春華而俺秋實寧護實而剗華納細流而成巨浸自注浸而下派原文具存殊同抜翠之笑臆見旁附敢辭續鳧之譏

亦鯉湖紀

已巳歲遊九鯉湖尋過此嘆曰是亦湖之一也因紀

金嶻先生問荅

羅子尹繁昌有金嶻先生自呼處士稈然而肯曰子何爲而至於斯繁昌未易理也羅子曰其故何哉處士曰繁之爲邑也鄕五之鎭六之洲亦六之圩八之廠九之埠三十有三焉戶工兵之參而隷也昔浮丘伯得道於此言長玆土者歷於大膴多爲上所求取不取皆敗後有興作者不利斯繁昌所繇未易理也子奈何小之而至於斯也羅子曰然則求所以大之若何處士曰又何以大之哉羅子曰邑無城無城而邑是

姑孰之畔也易有之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無邑非險邑無民民莫之攜也城之其克濟乎處士曰是誠上策第以子營之必不功羅子曰敬聞其說處士曰子何其不宦情也子未能自固而安能爲繁昌固也子試觀今之天下有覩天下如子之覩繁昌者乎無如子覩繁昌之心倘不以天下之心覩繁昌則子隨之而敗矣且是役也非子之本懷也子無其懷而不善察

人之懷強冬雷而夏氷奮焉赴之自堅而不能必人之堅亦可謂弗思焉矣則何也鹵莽而始者未有不鹵莽而終者也子廻首而思其往焉其作也曾有盤庚設誠周公諄誥而諜之於其始乎始之不臧則不待永終而知其敝矣何者輕其心者輕其爲者也其爲輕者其責人也必輕發非常之原遺子以必俛之勢負不得已之心而居無可推之地夫君子之舉事也思其始

也思其中也思其後也猶未也尤於其忽也何者忽焉者之來三者所不備也是故必有定於其蚤也故雖來而可救也子獨未之思耶十羊而九牧牧之而不如其策也縱馬而中掣縱之而不如其縻也子肩而左右何之者也子釀之人攖之子巢之人棲之萬一蹉跌罪非子而誰環南千里亦其甸已藉是齊卿要非有求於繁而賜堤繁之不有何有於今也剔虔而攻者盖

也子病矣不必扁鵲也子瘵矣不必巫咸也不然吾豈不知繁之地僻而民梗尚諾子以大之說爲十二里諫也羅子再拜而謝曰先生之言則然矣身聞之忠信可以游呂梁智勇可以移北山吾盡吾心焉已吾心盡吾亦焉已成敗利鈍非所得逆而睹也自筮仕時而矢然也且身之仕也焉知所謂菀而集焉焉知所謂枯而避焉非好與人違也自以爲有置之者而無庸吾

擇也故知焉者希而與焉者寡受降之築起於仁愿之得君維州之禍起於奇章之忌友繁雖不列於茲自靈臺以來至今未有廢之者也區區之繁而有祝有詛哲則我爲之而賴黠之分吾謗必不得之數也此志士仁人之困于世而後世之感吊所繇作也處士曰信也今日不可謂負使君已行也其以我爲知也羅子追而物色之是爲山未幾而蜚語與城罷羅子以劾去

丙子來業

攷天文星曆　攷天下輿圖　預條陳時務

攷字并分泒字類屬義　學書射筭及詩賦曲

曰政優而不業此是謂匪人時乙亥歲十月

十二日巳錄

小像偶題

繪于會稽巳卯之四月次年二月齎漢上傳吾

鏡者徐工加吾古衣冠者陳章侯幅之而可壁

讀書後

讀騷偶錄

羅宣明曰余讀騷每讀其經處有遷而經有迹而經有一二字而經有數句而經有經之而相應有經之而不相應如藕雖折而絲路蘭蘭萎巳落而荃態依依又如韓娥歌市肆而聲繞梁漢嬪唱回風而蕭庭際是故讀首篇使人厚讀九歌使人婉讀九章使人矜至遊

魂一作使人化矣卜居漁父雖落枝㾮然終是忠聖碎金

又曰漆園離騷喜作舉業時不曾留心蚤留心此連舉業徑棄之矣

又曰讀漆園須以無字句讀之讀離騷須以有字句讀之讀楞嚴却又打破有字句無字句二案人盡謂經史有功於後學詎道此三書有功於後學之讀經史

予嘗謂文章六經而下惟有左文其病處在矜麗耳太史公拓而縱之變矜麗爲雄傑允是奇手莊屈之文則又本之空靈而出若也後世著述皆淵源于此數公蘇長公獨推巨擘本朝尤尸祝之予謂蘇文開暢而已易動少年人機神然以長公之才而文止以盡長公之才而止吾甚不樂長公之文止以見其才

也海外諸編進乎道矣予欲集其成而成一家志之而未至也

讀周禮

周禮不甚好讀而叙事屬辭如化工賦物蓋神骨之文不在音韻之古也真是聖手

又云經如內饔大庖考工如山珍海錯

讀國語

大凡周秦之文雖繁簡詳畧不關要有一段渾淪生成的意間或駁犧政如綠琴古鏡[illegible]不漆不拭爲老乃章句之儒必削去以附巳又以是天下何其迂而浅也京中昔無好傳趣良賈重價購之獲此本索然遊訖

又云國語一書温柔渾厚周魯最近晉楚便有奇杰之氣吳越亦成國策子書矣

讀鶡冠子

讀鶡冠文詞格峻峭而旨義玄微如對深山道

流穆然不與人接一語追其嶶音一宣千重冥闕卑騎而破

又云古人立題目作文非如今時蕤一樣其離奇曼靡處絕是奥衍非局幅所能約也讀者往失欄柄豈能讀哉

又云大凡用陸句者多雋鶡冠句愈陡味愈厚非六朝士所辦

讀陸賈新語

讀陸子文朗然如明月之入懷雖不甚十分融
洽已足了快人意
又云矜琢類素書結撰類外傳諧韻挼藻開六
朝而無其蒼骨
讀錢鶴灘陸子新語序
易逆數也不逆不順揖讓征誅放君攝位俱是
逆中作用所謂不亢不成六龍也拘儒乃病
其言耶

讀尹文子
大史公曰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吾讀尹文子
此信矣其造理犀利已入木八九分而詞色
俏薄格局離披多欠精莊
又云真質處以縱逸行之今時作論浮縟此可
藥
讀慎子
典則嚴謹與尚書無異所異者以其氣格奇駿
故不及耳
讀公孫子
辨才無碍總是口舌機變非吾儒之所謂極精
微也　孔穿只是板漢原折他不倒
又云已開後世清談法門然周人畢晋人簡盖
季末縱横風氣也
讀近体詩
吕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

五言詩第三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
則竊以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張釋之嗇夫斷
羅子曰在禽言禽理未嘗不廣嗇之之對却不
曾出位只合為尉不合為令耳釋之推勘於
刀筆之吏嗇夫之口與泰吏之筆細思之亦
不蒙

衛嗣君好相參、而以左氏易一胥靡至於二郤棄干城、得失孰從歟、齊桓用九九之賢而天下歸心、其渠丘邑人曰、願君無得罪于羣臣百姓、則管仲之法可鈃也、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五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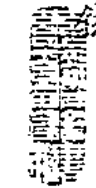
揭

牘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貢川羅明祖著　男　䫉克臣甫仝較
訃克垡甫
恤克秉甫

書

擬岳武穆上秦檜書

飛頓首相國足下。飛奉詔滅虜。自郾城至朱仙鎮。斬首十萬。虜之長勝殆盡。兀朮簽軍北河。一丁莫應。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區。父老牽牛載糗。子弟嚼齦豎戈。大行道絕。所恨兀朮未擒。故不敢以一戰一陣之微勞。揭揭露布。以負主上夙寢之閫敵。及足下忠社稷之長計。師駐中原。素佩天語。勺釀不入。饑殍女真之肉。渴飲女真之血。間或起慰行伍。狂態復萌。輒奮然曰。不日直抵黃龍府。與諸君北面叩頭。遙請開飲以酹。我輩十年來熱心熱力。屬者李司農之命未而。十二金字牌疊跗相趨。書有之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飛不足恤也。

其如諸軍士之憤憤搫牟投地何其如兩河忠
義士之聞詔灰心何其如河南路之諸父老子
弟之稽首王師抗拒僞命使我剏義之民而受
異類之反噬何道路嘖嘖言非主上之意乃出
足下之力排輿論而行其說飛聞之而竊有疑
焉足下主和爲國家耳飛今血戰亦爲國家耳
和出于足下而戰亦出于足下如飛者逐兎之
犬而指蹤而往者有歸也謂墮垂成之戰功而
邀于不可知之和恐功成爲足下不利休休有
容之度而詎若是之淺也非特此也倘薛無成
王倫兢執胡虜之深負足下而足下之不負胡
虜也明矣此亦飛之目擊而爲足下憤鬱不平
者也又虜狡叵測軍中風聞撻懶語人云我立
劉豫原居間通好漸不可耐用是削黜僞江南
有董成者要終勿渝不難加之劉豫數倍而自
行在發者聞足下勸主上云陛下毋以趙氏一

塊肉委武夫成就功名朔太后居異域其忍分
一杯羹又恐淵聖徙辟兩宮難並虜主上一時
不察而足下反成之噫我馬間關之日左右蕭
然何如黃潛善汪伯彦此二人者遷方草創首
挾和議聖情懵悟不旋踵而竄逐相繼足下之
於主上不能如黃汪之定交也明矣今一言和
在胡虜謂足下出于要結之素一中汚蟻百喙
莫解如謂出主上之意而足下成之也奈之何
又蹈黃汪之覆轍也耶寢閣之命煌煌在耳嗣
賜札云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主上之
明且斷何似愚知其必不然也嗟夫足下而忘
東京之恥乎維時二帝北轅圖立異姓足下與
吳御史堅持議狀不下虜人喪氣夫能爭于龍
蛇混淆之時而今失計于數天左袒之後一人
而前後殊轍義與智之所不出也乞足下撤諸
路並進以成犄角不用命者有誅飛雖庸駑亦

當一面侯少報效亦遂廬山之志惟足下熟慮而攺圖焉天下社稷幸甚飛幸甚頓首

復陳眉公書 諱繼儒

讀老先生教至堀氣爲膺想未聞調處信也恭惟老先生德儗商皓智倍鄴侯昔獲御而還未嘗不惆然自失也第在仙邦時尚以名見忌今謫補春谷又以功招尤矣和州之變繁邑諸鎮星散雲駛某一騎自隨操及挾矢親至其門而

輯撫之夜其赤丁教之以什伍之法勸之置守禦之器一日之間環九十里江面百姓始有寧宇迨後弛嚴而城工之事肇矣城工未就而敵臺之事又肇矣噫築城猶可言也以數萬之金而築臺赤縣金湯尚將委而去之何臺之云乎則莫若易是金而買軍田置新兵之爲得也甚矣當事者之不思也言乎繁邑之城不建亦可故直指之檄屢催而某以闔城之說謂停之蓋以繁居萬山之中塞其要道足矣文附在後亦又不諒不得已而做盤庚三誥之術俛首下求而繁民即時而鼓舞二月之間百堵俱興石磚遍十餘里乃有一纖兒忌某底功不敢于抗直指而敢于制縣官者出矣其捴以謂停爲主任其恐之喝之不動斯人甚至微行教民控憲阻撓無何而建平之禍作矣彼從而和之矣始事者之膽碎矣未幾而使者來矣繁民未有攺心

也斯人之禁工役工不從則治以罪之示下矣無何而刁民之徒建平者又出矣始事之者立刻罷止之示又下矣夫以累月之城工而壞于二三之刁民彼因不識爲刁民而謂爲盡繁民也無足怪獨不思城工何等大役其作也何等輕易而作也空中架閣而作于不必作其罷也何等輕易而罷也石沉海底而罷又不善其罷愆以一縣官呼之任勞又呼之任罪縱中道而

易動心天道神明其可逃耶夫以一室之耕者
有訟言一木之伐尚爲爭械以商君之端也言
新法之變不變者皆從于邊勞民傷財只可言
于未作之先不可言于既作之後且又非假某
便宜行事也譬如足非持而強之持又不聽其
持而一若推之一若掣之某欲經明其故而力
不能使上司之自爲罰也明矣故盡歸其怨于
某一人也亦足笑矣故某挺身而言于斯人曰

某爲地方任罪誠所不辭第江南之官任事者
多盡以某爲戒則急公之膽灰矣此非爲某一
人也也而悍然不顧嗚呼今之天下不獨某一
人之阨也流賊之禍不在流賊而在撫按北虜
之禍不在北虜而在大臣何者流賊起于貪污
之府令而徇府令者誰北虜乘乎炎熾之流賊
而一意勦流賊者誰夫以 王言予敵使其戰
不同于胤征一誤也又不分其爲爨陵之賊[illegible]

掠之賊盡誅之爲快而賊藉是以樹其黨二悞
也陸宣公有言無紓目前之賞或興意外之患
今流賊爲心患虜乘釁而動不能早以殲之三
悞也頃者聞吾鄉處處激變矣某無家可歸矣
三月之間流賊南渡白日殺人某相率鄉兵而
襲之蒙 明旨賜紀錄斬首懸竿而又值此風
波害一人之功而墮百年之計某命坐磨蝎攙
槍作祟無韓蘇之才而有韓蘇之窮奈何奈何

第天下大事柳書生亦能料敵愚謂此時處分
流賊宜分其爲爨陵者而求之以散其黨降者
撫之散之撫之則虜不戰而自退矣不然爨爨
而來爨爨而應之未有不左右手者也某今僑
僦 留都南門剪子巷以俟 明旨典型不遠
吳生聞教矣敬受韋幼一軸竊附養民之義貢
紙未有携也容遣伻携之繁紙亦佳謹爲煙雲
之藉綠布亦其產耳餘縷容悉

與何老師相公書 諱如寵

恭惟老師臺經綸天地綱維乾坤優游京山而天下之望霖雨者久矣某以延津末材辛未之役偕諸兄弟均荷栽培而不中不才自遠同類遭謗以來尤畏縣令一途幸浙中藩慕湖山足娛聘勤起居與敝鄉甚便荐罪聞亦爲淨土也屢承老師臺纏綣培植無如命與願違忽越州郡伯以年誼故強役求與之篆意斧不快兩臺

崇嚴辭不獲命適中官至當道者過于委蛇聞風而靡雷同不可示異不能遂閉門謝病不通刺揭倘得解署寧并道餞萬宦海茫茫未知稅駕何所也捧藻翰始知師母老夫人仙逝之期可謂失天下之婺星矣執紼無從臨風踊慕薄具奠章一幅非儀一封斥賤名于靈輀之前式者其少慰乎

又

別師臺後至滇上先被熊理院鄧罪降一級矣真冤也到任使師臺洪庇獲與分闊不意舊理院授之于新當事者邵揚嗣昌幾欲一網打盡又以不禮中貴交交組織而道府屬俱諉禍于縣心血都枯苔應無限軍需安全地方反以啞婦傾盂惟是鄧罪故習鄖襄殆遍而某尤重其加罪之詞其實各官何曾怠玩夙興夜寐在縣原無寧刻況某亦耐受風霜者真冤之冤也原其故

起于敝省黃公諱周道之遷怒借串文之投竿而下此毒手耳夫樊城招商不許藏兵蓋因目擊渥掠之慘而借以回天乃謂鄖襄用兵而不許樊城藏兵迂腐不通豈知賊去鄖襄數百里而藏兵于隔江之樊城是爲善藏者乎兵又招兵驕悍踰時化爲响馬沿鄉打糧行劫上京仕客人莫之問南鄧之間路無燕雀昔也熱腸而談今也不幸而中矣不之深思而指爲怠玩之虛

亐證以轉解之遲事天乎天乎有是理乎其幸
得荒火坑亦不幸中之一幸惟師臺念摺腐潮
足尚有可用某雖不及古人而猶可以備奔走
之需耳夫聚天下之力扼天下之權不亘集思
衆益專爲人扶持敗局剪除異巳日費金萬餘
而不得獻賊之頭紙長此安維計一局當公私
告匱矣時事如此并以附聞諒師臺忠君愛國
之情傷心不置者也

與某父毋 諱

恭惟老父毋台臺七閩棲鳳九州群麟五百名
世之身天下共仰風釆也久矣某邀老父臺之
靈餘生出于兵危之中然一腔熱血未嘗不中
夜徘徊而深痛恨于今日用匪其人又求于匪
人之黨而用之覆轍相尋致大壞而不可拾也
兵不能用而求之降丁降丁不可用而求之降
賊頭目其頭目又與市井無頼之債即相比逻

制朝廷之命而不敢虜分終日呼糧奴隷府縣
而星賊而行賊東兵西所過較賊尤酷民之樂
于爲賊非一日矣又從而驅之乎日日索餉不
聞殺一賊而呼不立應猶云無餉迨有餉矣而
未嘗止滛殺也國家不能于有限土田中下一
請庭嬴工夫只以一味毒藥攻頑痞痼瘢無巳
則打筭加派以糊塗目前竊恐病未痊而身先
盡也奈之何黄裏有黄囊之養癰中州有中州

之養癰炎海有炎海之養癰治某於中貴倔強
不拜爲地方動與當事忿争幾幾虎口之肉今
幸爲山南山北之鹿豕亦巳足矣天下未嘗無
才亦無借才于異代往代亦無嘗治之日亦無
亂不可救之國第恐用人者于格中求破兊之
破格亦格則誠未見其濟耳以老父毋淡泊寧
靜之養戒慎恐懼之修百鍊南金而發鋼適當
其蒔其何以教我而遂心于武陵之遊也武師

不敢正法顯誅文師不過借以殲殘敗兵以降丁悍卒戰賊賊可勝乎縱或用命賊可盡乎上焉不得天時而又不能居不[illegible]勝之地持重設奇乃以我之短攻賊之長何異于率羊而格虎也則地利之不講故也以冥爲兵家自爲戰之術不明故也故今日募客兵明日募增餉兵未交而力已詘莫[illegible]于此擬船趨貴治側聆金玉并致叩謝今尚閉戶候　明旨懼瀆清嚴統惟赦宥

與張撫臺書 諱肯堂

自鄂渚返旆靜攝山居足不入郭親友鮮晤衣冠苔蘚見人抱頭地僻無官藉凡公祖父母之榮任茲土者褎如充耳久矣不數于人之域矣恭惟老公祖台臺五百名世赤海有靈獲騶從之再造快龍旌之重睹山川生色閭衕承光偶於沙陽豫章祠側預祀典風傳吉期中懷踴躍

自撤兵題餘生赤蒙洪[illegible]究豆[illegible]下[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客有自貢堡來者報石橋遭火橋星殆盡[illegible]石火煉四層四方負囊而立兩崖望洋而嗟各戟手噬詈僉謂十數年工力不知挑着幾德怨方成利濟一夜間而精衞灰飛虹霓燬立誰生厲階忍造刼業見聞傷心悽然淚下嘖嘖語爲聶家旗黨接親潘家愁橋候時挾石作炷炙爇焚酒郎時火發郎時橋燬然而故燒官橋之實未

及詳也遡流亟歸細詢之士民耆老暨各門保甲長千人一聲始將其從役送捕審實串縣吞餉而縣見地方重務首犯拒捕不官票串各衙門夫天下無燒橋誣人之理即仇不共戴何事毅于橋而譭其私夠非未成之橋自成而自毀之情理所不出也苟謂衆有市心焉聞索橋于聶不聞索金于聶役居黃竹坑賃富非一姓安所擇于聶而陷之事屬共耳共目嘵嘵欵欵欲

區上以遂跋扈此無他近日豪衿咆哮賓嵫武
斷一方如聶氏兄弟只乾橋言橋而流毒不止
通堡矣今通堡公呈序某名居前義非得已不
敢不聞伏惟時事孔棘老祖臺撙俎折衝綽綽
緒餘八閩待命全南千城治某雖山民哉親炙
依光不止于聞風而思矣遥芹轄褻統祈海涵
附告公祖公函呈覽

又

恭惟老公祖台臺揆文奮武軍肅民安百爾道
方利病周爰咨度其等仰體明達之誠俯效蒭
蕘之衍護僉謀而進暾焉延郡衛所兵卒惟衛
命于南順沙數邑舊制總于糧府司政軍不得
與市廛無擾近日浸浸改更以致脫巾道上有
謊者隱抱積薪厝火之憂且糧府暫停衙門一
時錯刺百孔彼是縣募者于縣民尚尸位可請
乃涎及兵餉而越庖而代之不惟無府道且缺

縣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亶其然乎茲適
聖明復署而各位老公祖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一人三失不見是圖已然而壞者卒然而僨則
卒然而僨者寧無未然而防况值先公祖台臺
峰瀣名流葺雲着宿膺新綸而再啓疆宇軍民
引領而望矯停而需者有日矣問其至止則舊
日之衙門也問其位序則黃堂之佐列也問其
莞庫則空名之守府也我 國家兵食分隸

專有耑成責無旁委盖深監于五代之弊而制
官尤出宋元上是以卓爍今古立極百王以延
郡言之在兵言兵在餉言餉府衛相聯如唇齒
然今上替下陵萬一兩者缺一隻恐有爲亂之
之具雖然擁府而呼庚癸其能駝轡不相及
之縣募而誅其戎首乎毋亦惟加耗是禽淋尖
是急雷同奸役自營其私寔足至于一役而
兩征重征而緩解曾不恤也况又于府衛相休

相戚之軍民又何知焉伏乞老祖臺俊官莫先俊政而足兵方可衛民斯敷政優優與延山延水未末無極矣

揭

與南卿張老師

都門揖揖道左瞻企師臺行旌晝錦春風山川色動屆宿荣任之期雀躍懽忭可知也顧其務人也而性偕艇待罪苹亭七月餘觴忤權豪遂遭中傷賴老師破格扶植多方呵護終身以之奚云今日羽毛雖鎩骨鯁猶存斷不敢奉職無狀上干 君父以遺知己辱也調補繁昌地荒

人僕奉教有地而直指上臺陡有築城之舉前代庖者不協有位有民詢謀僉同鋪張滿紙秪以塞責不計貽累後人某蒞任伊始進國人而細求之斟酌閩城之議夫繁蕞爾之尤者也人民星散縣居之民七百餘家可以為城乎山水四集一河中潰可以為城乎故因山為關因關為城天造地設事半功倍某不知費幾許苦心調停而先入之言有必成之功而不知皆空談

也有可爲之事而不知皆虛文也美聽有餘而實行不足前有申文反爲駁究是城爲不急之城萬不可興之工而遂成莫爲挽之勢矣今欲將前情再達又恐仍然齟齬乞師臺借重一言或別轉諭得過按臺俾前情後事瞭然指掌庶可轉圜非某一人之福而盡繁邑之生靈咸受其福矣

又

前承諭下已將城工一事勉以綿力任之矣第聞按臺又有調鄉兵之議則土國城漕我獨南行繁邑地散人析或鄉或鎮倘鄉兵一調則所役何人藉之而不得藉者也且捐助惟富紳先倡則富民自前而爵冨冠邑者僅捐四十金何以責兵餘之效尤此二項者乞轉達按臺或寬調鄉兵之役或垂勸于富紳暫分一有則大節目已解某雖碌碌亦不難竭蹷以裔功也

又

某蒙教愛提孩雖不敢以古人自待而尚往之志愈挫愈堅一意爲地方寔心應事可質之鬼神而相信者也總之拙于逢迎點金無術其寔地方之凉瘠民情之頑悍若之奈何然私心自揣縱不能邀大薦高擧以取世資亦可置平等庶幾勸天下之爲令者盡職而完分乃至以任事之人爲任勞之人未已也以任勞之人爲任

怨之人未已也以任怨之人爲任罪之人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一至於此乎段段胡柴欵守杜淡史部有如是之彈章乎古人有言丈夫得志則功施于民澤流後世不得志寧其窮愁寂寞著書以自見某今則已矣閉門二月餘候

旨定調進退維谷戀戀鷄筋何爲哉有珠碎而已不屑全也交代期期不下某假不身聚臺前細訴胭膕之情狀逐椿褪駁以表明此一腔熱

血呼皇天而與師臺爲陟降者也况　聖明在
上徵顯闡幽彰瘅不測某非貪非酷以無辜被
汚劒草猶有不平之鳴某安能嘿焉而已乎某
于地方居無舉火之資行無出車之兵不敢絲
毫苟且于民通融皆知今在縣衙猶行徑也向
非諸青衿哀賻脩脯户爲之不出已不知何時
尸祝操俎而至得侍程門而坐春風下也

與鳳陽李四尊

昔在長安薑巒聯鑣雪立程門摳首一屆指幾
歷星霜矣花之落也或在茵綈或在藩溷弟誠
其人也李老師蹶步吾黨寂寥不堪使門年臺
狂瀾一底柱耳弟待罪繁昌又不知作何辜功
惟幸有以教我茲有懇者貴治麥析一項已徵
在庫半年而按院又批官解繁昌無官累擬不
已而考成者何堪盖以道途荊棘苦于衙役之
尋索而批廻之難下也弟正蒞任適逢其會不

得已簽民解汪某而勸勉其行亦預恐門年臺
可得于太尊一轉圜耳天下錢糧徵難而解又
難反令當事者受累大都如是然惟上風行則
下星赴以後可源源而來也賊氛猖獗年臺岐
豐重地兵工交與藏器有時千莫匪易千萬王
攝

與太平府三尊

台臺德政彌綸功化俄頃繁邑無足展鴻施然

寔某三生之緣而承老大人開荒之手誠能
繼而易爲力矣繁民遺直至今歌舞其以限嚴
而日者又卜遞期係諸役之相左深踊躁戾棠
蔭所存卑陋猶恐塵汚况原奏壇也適蓋居者
之愧矣老大人萬無疑及此而某之罪不可逭
也第此中貴役與縣役相爲表裏台檄未到間
已漏洩致令獲無真犯前解三犯即半路脫逃
者申文不知達覧否乞詹查之大要爪代之際

凡衙役有不便於已者毋紐織影響以致冤無
齟齬處處皆然某乃台臺屬吏膺菲愚冥方俯
棋㯓百凡邅蓋鄧侯成法百世足遵斷不敢更
張以袵前徽惟台臺日月照臨諸奸不得闖其
口則見晛消矣

與太平府李四尊

恭惟老大人以萬頃琳瓈之才具八面玲瓏之
手膺江南淮北之鎖鑰樹西蜀東吳之藩垣時

事多蕪祉稷攸賴凡屬邑下吏尤先藉覆庇者
也某鄉浦碌材惟日懼弗克厥任爲上臺羞斥
老大人矜其不能而教誨之俾匡救有地恩並
鴻造矣承諭示未完事件某禔䝉催解無奈沉
疴久痼非鍼灸所施十不得一無六七八年錢
糧掛一漏九清查嚴比以補沕欠又屬殘歲不
能猝完然不敢不漸次効力也安慶兵糧亞往
借九年逺餉抵解發傾老大人已先爲布置四

百里之長途山川異道轉于七十里蕪邑恭弁
繁民埊空頂祇矣而層慮敏方直逼皖范而上
之昔人安展置履遂覘上將之才老大人何讓
焉惟城工一事憲臺期於築城申文擬達台覽
惟乞賜教示下罷勉從事斷不敢偷安畏事以
僨大鼓也

又

十二月廿六日午奉老大人諭讀毋致張皇以

惑人心一語再四翫之未始不悚然而懼悠然
而思也謹陳愚衷一得之見以祈台教夫選繁
民爲鄉兵附營訓練竊謂按臺前件不啻叮嚀
再三而民卒未有應屬吏以空文奉行豈[illegible]
[illegible]哉誠恐一爲鄉兵而他日必謂
之別用也故繁邑所起者不過無籍之徒[illegible]
[illegible]反擾民而生事列於藉者盡鬼名混稱預
爲逃計某前奉按臺發冊以來又奉老大人俾

擲挨門逐戶去其家人賤役下流等而必報正身有家人父子產業生理者繫民再三問云鄉兵不别調否始肯就點計縣內之數僅百餘丁而脆弱者多有之豈不欲簡選精銳爲軍容壯氣奈地狹人稀耕販生涯皆其本情總視縣官爲依違耳今云一起林總戎訓練似與前云家戰人守之說大有徑庭而適以取不信於民疑或種種因之而起夫調繁之鄉兵與他邑又不

同何者鄉兵之不可與營兵並居猶藥有姜椒辛辣殊性繁之徃蕪七十里山道必將曰吾奈何以鄉兵爲戍兵不獨不附營兵而已也夫繁邑非大聚或濬港或荻港或三山或舊縣鎮相去或三十里或二十里前已臚陳之矣况又有甚于此者役不可並舉萬不獲已而行之必循其序興兵大役也城工又大役也衞風有之曰士國城漕我獨南行彼勞此[illegible]譊繁僅

有此生齒忽使之操畚揷忽使之制干戈是從左執匙而右摭山此必不得之數也恭一[illegible]亂召亂畏罪者逃亡好亂者竒禍肘腋之變隱見蕭墻今奉諭不敢以文詳申謹密揭乞并城工申文轉達按臺俟示施行

與操院王

恭惟老大人台臺江淮柱石學部干城托渡而蒸徒職坐鎮而軍國稱百尺下是乾不承休某

以折線庸材待罪春穀自揣分宜摅斥格外忽叨寵揚雖老大人憐才之心不遺葑菲之節愧非國士之價何當華衮之施光榮靡涯感報無地惟願以身作葵藿向槐棘階前獻祥事而已前諭秋闈之役須及時策之此不第貧邑無可執贄以 聖朝之大典猶費千謁是誠不能也秪負台教附此稟復

與其察盤

鄙陋之邑庸詡之令而台臺騷聲四馳爲來亢責繁邑山川萬年戴德矣而其之私慶當何如也茲有懇者繁邑雇生有貧貢雋名年少才穎者其俱屢謪之令承按臺觀風在老大人化育中而列前矛俾與科舉則諸生屬冊成再造矣繁士才難斷不敢以魚目混台藻也

與史兵尊

十一月十八日夜分候老大人胭脂夾以未盥

沐爲辭不獲左右沿流而下傳令治兵江干忽聞方總厲聲有繁令不搭摽廠之語其驚駭欲叩無路竊謂繁令雖不共然于上臺之命未嘗不兢兢膺承或渡江而按臨荻港縣發儀使人從司驛掌乘地方供頓需自有繁以來未之或改也今者時事孔棘老大人躬蹈艱險馮夷效靈凌波生色百弛具張其無能効前驅恨不獲屬鞬挽殳側戲下以覘軍容然覈得本鎮走混

汝中有演武場舊基繁無兵也本鎮之兵非[illegible]一繁設也界長江而南北之政爲譏政而以信地之貢嫁罪于鄰臾臾愚氓惟田地是覘一旦輸麥場爲射圃本鎮能越境而行其其能強荻港之民否耶借曰兵之所在即爲幕府憲檄風行鎮兵未集已不能預辦而至期以鉏擔于隔江之繁昌縣治迄荻港五十餘里崎嶇萬狀接司報辰門而車市猶恐順風之航不及檣檝而

督荻民以趨鎮政其不[illegible]鎮分謗而不能不爲荻民請罪恐此[illegible]一開端是以單容而入邑如謂荻港有方兵亦未聞以多而就少也

與某[illegible]

向在燕市典型非遥今覺鄙吝復萌矣承教所懇之人即下手之人也其不知此人前生作何冤愆值此横暴忌功忌名萬般墳挫拔事已完十之七八而鼓鳩一二刀徒使垂成之勢壞于

俵頃原係按臺粗草之舉不思役箕以堅
聖明之心以消頑梗之萌建平之疏一入心胆
俱破不過借縣官解人言以爲巳體而地耳然
事始之壞則禍根非此人不可蓋其不欲造城
一心其顯壞建平者猶淺陰壞繁昌者更深也
回首築之傷財猶有一勞永逸之局罷之傷財
則數萬金錢付之流水矣獨其力能制縣官而
又恐縣官聞于按臺而一面向按臺行謗以擠

其除中阻撓之謀按臺已不得此歸咎結一難
了公案耳其汚蔑者托辭也其蒞任以來公費
備用已盡捐餉外將罪贖算起不過百金飲食
送饋俱在此數而一縣常例俱已禁革何庭可
拮縱欲羅織其有口也至若以難爲城工累我
做是誰做止是誰止有札有示可據其將壁一
番大議論斷不能化作寒蟬無聲也蔣一不能
毛全當玉碎不顧也總之惟九天是正而已

與太平府劉太尊

某未蒞任久聞繁昌衙役積弊滔天自郡回因
上手無交盤冊無日不細查錢糧出入之數則
見八年內借支千餘而民欠僅百餘及憲檄火
催方始知其何項未有不切齒而寒心者也夫
借有借項則補有補項借者愈借而抵者愈不
役抵非在官則在書非在書則在民必居一於
此矣如是如是錢糧何日而可到底清楚故數

日無非嚴比借支與交積兩路分明則積弊始
得透露故數項內有半年未領批者又有半年
未解者又有解而半年無批回者如前
萬歲千秋二項數月已發解矣而解批猶在衙
役解户未聞領銀而去仔細詰究則爲署縣挪
移南京考貢協濟銀夫協貢全書所未編也
萬歲千秋二項全書所編也既借支矣何以不
速抵補而使解批置之高閣甚者台檄催備用

缺廩餉俸三項鈌廩鈌俸二項此係庠政未解在庠猶可言也而備用一項查係前月已解此非經承逗漏則解户猾翔罪萬難逭然非某所手經怠玩無足辭苐情可原也今茹將經承解臺一鞫顛末昭然故前預徵一項盡派數發解庶以絕借支之端今已傾銷指日可達若屬透支尚猶可說然設處塡完某亦不敢辭也

又

某承覆庇之下百事任心粗畧就緒但沈痾難起非嚴藥不攻也惟老大人朝夕而提撕之庶可無虞耳備用銀兩上司已支盡今奉諭云設處補貳伯之數勢非透支不可蓋繁邑路絕途窮無可生活比嘗蕪不同至若台檄蠲免者必盡數開徵恐此中小民有口必以　明旨爲辭容某再四斟酌係某一人之榮辱非小不可不低徊也況某於城工一事極爲重大因關各縣未至所以遲遲數日報各上臺尤藉老大人交持至緊也

又

城役前奉按臺牌扎已以廿五日復矣正在申報興工日期老大人台諭又至真再造之恩也其四門基址已砥平矣一面陸續興各工此時營兵餉營糧草營火藥器械營鄉兵操練某以孤身莫援自作自當苦無分身之法敢自後事以速再辱況繁城比他邑不同一起工可立辦

也至若火球等項既當蕪二縣俱出助府某敢言非薄容酌量議輸不使二邑獨爲君子而繁民終事之義亦全矣

又

自遣台範奉　藻章馳年臺老大人處自謂此任無虞矣不意命坐磨蝎清苦自持遣兵道史上司百般折挫無一而非掣肘吹索不休如同

奴隷某亦聽之俛首無片語也但自愧有負老
大人教愛而已天下無不是父母此某家訓天
下無不是上司此乃官常使然然小杖則受大
杖則逃以事父母者事上司足矣過此則諂也
聞其過擊已于大計暗筭其之命也夫役何求
風中落花任人蹍踏若城工之作之罷之咸之
毁自有與之者非某所得而尸也第懇蚤賜代
一日便鷗鷺之性解脫多矣

又

爲候調兩月理合離任繳印祈收事照得繁之
邑小而民梗徵某而已開邑以來不卒者比比
而然也故某前累懇老大人蚤賜交代俾去此
土寧獨傷方之殘魂實畏蠆尾之餘螫頃者歷
經二旬空望瓜期而期而不至遷者未行而又
荷老大人以急徵相委此有二說于此在老大
人念某之狼狽而行以空名之縣令爲繁守印

責以官守之大誼然調官亦有調官之義倘一
面謝事一面管事非毋以慰忌者之心且恐奔
爲調官而實非調官也非所守也一印耳朝取
則夕携非有所弋而獲之民之狃于其習也久
矣盡人而絜祿也誰就而聽焉不令之臣中士
羞之適以重吹求之口也然而寔有難爲言者
于此將謂某尚倚繁邑爲蝸角自去秋涖任迄
今不過一酌一粒一葦一素千里奔命取日用

于某之鄉買蹇狂屏未曾問分厘于繁之里排
焉所非忠而言天可正也夫舊縣鎮之役老大
人援于百丈之淵出乎九曲之谷某尚猶以官
詳之今以之彈條蔑有悔也自古未有不愛官
而又愛錢者也三月來之弱婦孱子玄月貧病
相扶而行借數金爲路費適于室而悉于路不
以易其初也其有愛于官也斯有求于此也官
之不愛又何所求也其或者錢糧之未清歟則

載在册可駁寃㐫其或者徵解之未淨歟則支解之數可硏擻而稽也其之熙熙而懇者正爲辱此一片土以免地方凉其上之名耳故重爲地方去也前飭示一須伏老大人之威靈弾服之宣曉之漠漠焉視其爲芻狗此其罝擲時矣衙丁之賊供薪汲之力于焉掉臂其矟日里排幸留舊農具一二問字之門人效凭道人作渡江語可以望舉火近可出門過此恐僵而振之

必不得已乞老大人立垂慈憫收印貯庫其薄書存留段件發歸署篆上司聽其叚勘件稽稍柒敢漁茸受對簿以爲不飭有司之戒以快忌者之心雖死如飴不然者苟荷老大人鮮幪之德邀聖明意外之輕典俾獲于四裔之所以五石灰滌腸則猶然他日老大人釁下一節朽也此某所不哀于他人而哀于寄遞之上司者也又不獨哀于寄遞之上司而哀于同年之上司而又寄遞者也古語有之曰棧馬戀豆某思至是而遲之數月殆有執鞭而從其後者矣京陵億萬年之山川迴遶浩瀚何所不容何容不所去邑百里之外依草逐涯亦可方幅待罪肅將進止萬一臣罪不赦跣足聽命不勞轞車蒙皮而致也

牘

復夏彛仲陳卧子二孝廉

弟之用世又是一種弟蓋用世而不爲世用者也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行乎其道使朝而受命暮而報罷處之泰然是尚可以一官覊之乎苟從 國家發念視弟爲今日不可少之一散員則五六年在雲間爲蘧廬一宿客弟自可相安矧松菊未荒白雲縈念不妨蚤掛冠竊古今

以爲一代逸史安所不得吾黃而僕僕拜門地方不爲令重而使令重地亦豈丈夫之所自處乎敢聞命矣敢不拜嘉

復吳太史同年 諱禎

昔在京邸期酌後命迨至葺城而始知事不可爲也山可撼案不可移此端一開盡邑之人而能塞其竇乎風不可長亂不可止方命是罪

復陳眉公

雕蟲示技豈能出先生餘緒惟致務倥傯敢自處解生新康節一言耳或先生從光明藏中静觀世緣婆心指點不借棒喝則坐雲間猶淨土

[illegible]日稍詎西來不會邁臺下頂禮也

復某同年

神京握手定交進退同慮不得志而分篆吳越地之相去何啻叢址而一葦不敢航也仕途嚴矣哉年臺之明周選練有郡政籌居得爲之勢

而展可爲之才恢恢乎何結碍之有弟之叚壹五葺各道踰瓜奔命不暇來諗安在哀此憚人且以蕞事縲㦸鄉縉掣肘弟惟以靜澹行之義命永矢利鈍不虞敢負我友惟年臺篤念兩同門如京之日教我哉因以硜硜稍伸已志事繁神簡勞不爲病南羅老師潛加德愛弟惟賦靖共之章以誦明德年臺有嗣音其致我心乎

復郭太史

其閭延攬材江表下吏執鞭左右深賴桝慄忽
問讀禮承上臺檄奔走江于未及匍匐奉莫罪
可勝言然數捧鴻製未嘗不再三雀躍爲聖天
子三年中伊吕後生慶也召伯茸棠愛其人猶
思其樹况振振之公族乎敢以土著距賢旌也
謹尊台命矣臨楮曷勝瞻戀之至

與李太虛老師

猝以雲問至劇之邑自知螳臂當車不勝其任

苐地方鄉紳最不肯完錢糧而　功令森嚴急
緩俱急蘇松尤所注意務要勒限十分且有舊
新預三征一時并催均之罪也某計與其得罪
于　朝廷寧得罪于鄉紳中傷百至獨立不惧
其卒莫之奈何者以某任淺而未有其隙耳蒞
任七月餘乘丁艱之後從中撮弄甚以上海所
欠之錢糧貽禍于某停俸半年其誰茸之然升
降浮沉某縱下愚亦知置之度外若其戀此鷄

筋不如等之嚼蠟奘雉廟犧何榮何辱聽之命
而已

復楊彤宣

長安往來套數滿眼追隨計部猶萍聚耳而年
臺手範迴出自爾落落超倫可望而知者也何
意儛儛忽辱製錦枳棘非鸞鳳所棲聊借以爲
詮諌基耳居嘗念書生不得志爲縣令如入水
火弟已折股矣年臺以英齡發新硎何所不可

正以非百里才恐櫻當道之忌耳千尋喬嶽起
于一簣百爾君子畏之畏之此弟所爲附古詩
人正直之誼以當蒭蕘供者也目今政化大行
漠然山高水清弟雖逖矣之人亦竊餘光以自
潤所爲賦征邁以相告者蓋欲年臺美其始而
尤慎其卒也前過紫雲臺謁敝祖耳畔誦德之
聲何啻雷鼓而因殘秋埜叅在邇不獲接聆金
玉愧歎殊甚春色晴麗百卉芬芳弟當于燈餘

逐鷄犬以踐東郊只恐㡄塵汚人勞年臺霜紈一揮耳

又

世道艱難藹然手足之情重是以不恤以危言相告報年臺畏憫之懷有同深也忽承二問年臺淸徵之駋弟有何間然哉■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昔介子推以少年見稱于仲尼如年臺不患才少政患英才太露矣聞治頗過于嚴有一

二上臺朝夕組織關防之際奸民不無藉爲雌黃則譏以事上寬以下民約以居身三言不可不講也本期趨賀新祉兼聆清教奈子然一身墓事方竣忽沾寒疾不能即起屢膺惠問愧感𡠕生不識讀禮之餘可爲桑榆之收者年臺其進而教之所以玉成弟者豈但十伯而已哉

又

年臺仁政四達光溢隣封古所謂筌獨宜而[illegible]民正者庶幾目擊之矣爆竹佳晨野人一芹需頌萬壽毋謂菲而不爲敬也幸之涵之承諭鐵商伐木一事窒碍三坊昔以數百金賂弟雖在阨中不敢啓戎也彼衆我寡口胡可塗聞捕衙獲饒又以弟爲嚆矢祈年臺一簡稽焉耳族孽之爲祟昔有成言巳鳴鼓于數[illegible]豈謂堇有毒而以爲飴惟年臺執三尺以暴其狐假之罪也

勸諭紫雲臺族人

宗生獨立風波至生死不懼惟是扶一綫正直之氣還天地間而巳尊居窵遠往往風聞不服勾攝今非其時或革面千庶可扶正將來[illegible]邊近父老不免嘖嘖有言生不覺炭炭色[illegible]也凡爲盜爲奸與人爭訟及詐害人經官府[illegible]提未獲者決莫窩藏果有此事即密糾族衆擒挺送官勿云各傷其類也不然貪利忘害恐身家虀粉悔何及矣生看　豫章公九原英爽上預

告公自思之

復許父母 諱士奇

逾載久不聞華城之音捧手欸喜悵俱來何嘗空谷之響也爾溢仙邪不自揣以爲華號劇邑一意以決裂行之毋論民無愛戴即貴境諸大老先生所爲始雖踈而終則親者竟以不孝貽禍于先慈而未能一行也況父塋遇弟之深而弟卒以淺事者乎城中石橋搆敝鄉石橋亦搆

嗣以新父母之慈明重光累洽敝邑偏小哉亦有高深足娛千秋之憑弔何艾也時事孔棘立德立功豈需庸鄙此舌尚存自箇不及苟不至立檳議以落業錮之網拾古人殘瀋少吹昭代之休明不爲八閩米蛀蠧足矣至區區一官視爲泥途或于或奪聽之聽之又其他哉凡士而有不忘者存是喪人之心也惟是新猷可以助桑榆之用者庶幾辰告不至終悔喪人日塋之金風巳厲孝履維新統祈王攝以爲時需

又復陳眉公

僕志大才疎猝以雲間爲嘗非老先生教誨其間幾于泣岐矣待罪七月人言蠭起內省誠非所恤恨未悉所事耳時事日非幾于晩唐之南比司表官難裏官尤難綱之尾碎卷羞寒蟬老先生何以教我毋寧買支山而遊乎每念追陪杖履使人怏怏以 本朝曠典而先生竟以靑

風付之時事可知矣強收桑榆矢志未効政恐無如老先生問途耳承賜梅松及大筆壓倒晋宋諸賢雖老先生微寓一班僕捧之何啻刀球也

與駱履康

鄉臺待時之智見義之勇昔暫屈于一時今直伸于千古非鄉臺格天之誠孰能臻見睍之消哉弟彈冠之喜不卜可知也但延郡甲榜惟弟

歲弟而生之不辰皆置火坑中作縣矣弟雲凡七月餘而生平落落不肯俛仰狥人說言爾與總之得失有命存焉安往而不得吾素也哉有乎發若從兹伊始敬之敬之爲王前驅耶吾延之前驅也弟碌碌不足數聽之而已

與南平王父母

老父臺服龔荷蕖房棲辛葯其對瀲灩而想伊人久矣幸托帡幪深佩壽豈誦南山不在士民

後也行且黃扉紫閣爲碧紗中人某自慚樸材何幸麻植蓬遊化域屢蒙腆貺贐金已登矣牛馬之軀不献一芹以仰周行藉手拜嘉靡釋蚊負

與延郡許公祖

老祖臺吳山奕秀鏡水長澄譏漢代之龔黃不日而列扉瑣以霖雨天下者也枳棘遐陬豈當神化薄劣如某實同闔郡耕鑿之氓仰賴生成何獲如之擬齊宿登龍少伸芹願稍盡子民之禮乃蒙翰召先頒奋貸殊勲又恐方命是懼向客詹卜穀辰用展葵向

與某父母

頃者未既所懷懼耳目之役也治弟三折肱人敢以不恕望乎人哉惟父臺手具巨靈斧胸爲牟尼珠急病讓夷姑懸此案藉手以控大邦已有成竹縱縣東道主有言煩賜一泥丸塞之耳

仲連天下士區區此一身惟義是赴荀息不食其言父臺其許否

與某

前欲面訴奇禍而適值台臺謝客草率呈一揭不啻剪此而後朝食乞速申詳拯弱扶危之恩也

與某學臺

恭惟老公祖熙時鰲柱閩海鴻儀壽考作人寔

菱焉之起色肅雝造士名宿俱入蒐羅敝會友偶以片短科考未録争以一日之達而懇某轉吁祈大收求進同社之誼所不敢辭故不恤以未瞻于瀆而敝省有登甲乙榜者則倒增額數名祖雖無似豈應寥寥斷非邀寒生之資自致菲薄仰丐祖臺一視同仁他日苟獲寸進皆門下桃李也而某亦可假手以謝友生矣

與曾商文 諱文灝

乍捧棘牘喜不自勝台翁天人對策■馬■言將焉形廷之領袖豈僅明溪之登壇而弟一言之中足盡生平之奇哉遥所懐來拭目需之矣朔北風寒千期王攝萬里雲程起于跬步節省應酬以俟大舉慎之慎之本欲登龍拜賀匆冗不修或武林獲晤金玉意外之幸也

與方慕菴年兄

客有自嘉禾者始知老年臺以制歸悼惋久之而弟以多難之故不及躬年伯母靈前一拜哭児以雲岑遼杳僮僕無出門之人武林晤楊翁師兄借便鴻一達乞吒年弟姓名於前塞責云巳矣海内干戈吾道艱難弟待罪不知何所祈年兄王攝以爲國家之大用苟桑榆可收獲効奔走是所望也

與韓求仲先生

久仰山斗長切竊窺忽獲登龍喜何如也候台

範後循城中謁敝郡公祖兼訪子將兄於吳山車駕辱顧不及操篲伏左歉歉茲奉拙刻二種就正大序生光奚啻百朋弟狂瞽取罪投畚是其儻待罪一方桑榆塞責尚容一价達闈左右祈垂教益

又

落魄芝城山峙水流無非高深及捧鼎翰授泥淖而遊雲衢矣寸草微軀春暉難報

與夏彜仲

山河非古惟稚情千里萬日如昨耳西山桑梓不知罪狀何似足下其有以教我也名世大才無善宏願豈在一提之早晚行見木天高踞一座矣仙鄉才藪足下太山黃河豈一拳一勺之功耶令郎令任王謝子弟家風攬南國之秀拔目以需顧其之貧何如弟爲令而作此語非大昧心人必大苦境人世路險阻不敢遲遲耳

與楊翹仲

八月廿六日巳補太平府繁昌縣矣縣雖小極安靜深穩無錢糧冲煩之苦第海內多事災異迭見流賊猖獗舉朝無人可爲寒心弟無才不能出世世人偏忌有才奈何令先尊先世典型惜弟筆不能殫敵有隱情容草稿呈覽餘續不盡

又

孤帆江上非萬里長風能愉快乎倚兄登壇一呼江陵片日雖未登岸指日可解維也

與鄧徵一

蹉跌以來險阻備嘗今調春藩頗稱蕭乃然世道日增一日奈何佳章以奔走未暇閱尚容馳報　讀書終身思上榮尊親下成功名賢契努力不勞費喋路州綢一肴（螢州綢本地塩笋之別號也）倍勤河山之想焉巳勉之勉之

與賴錫及

肩[illegible]貴耳賤目自作黑淚何苦哉不意在家老甚豈繁邑雖小可謂住處誠工容易翠茂安能欝欝居此也事未可知在哥譬變功名何常之有各臺今巳預薦而揜無一事尤爲所院題請爲門下一快也宗羅百鍊始剛造物老足下耳

與蕪湖羅鄉官 諱萬爵

某以微才胎蹟一令隨江上下未獲登岸再[illegible]

春穀忽逢司南指迷又荷吾家淵源喜托族末祈忭何如前過栗里以急微促歸未遂悃誠因前沉牘振蠱無能百事露肘乃荷先施悵感交至盛儀心領尚容嵩使馳叩

弟因縣衙甚于從獄是以嘿然德音驚聞卜子之憂有同感也槌之桂折蘭摧命有適然惟台臺節哀達觀瓜瓞不日而重茂也

與王年兄

恭惟年臺老先生老大人慧山發秀梁泚揚清固金臺之碩輔而錦城其先資者也伯仲伊吕追蹟武侯乖崕清獻所云姑舍是者矣某以櫻櫟散材待罪葦鄉濫芋七月艱苦三年應宜遂栜荒裔尚調補繁昌以收桑榆偃蹇無足道惟老年臺出而龔黃入而韓范塤篪競奏所爲吾辛未生色其崗皇何似拭目望之矣都門並轡臨風興懷因便馳芹聊將遙悃

同南兵部許

質敦珪璋文繪龍虎其於卯戌二役鳳獎五雲乂矣前過武林把臂霖調子將諸君子素仰高風後因獲晤令尊老公祖龔黃行旌惜飯浦巖僻不足展輿爵之手然七邑之民共望霓爲何如也某昔待罪雲間今調補姑熟極知折獲無一條長恐弗勝任敢云邑小惟台臺輿念留都

屬吏進而教之庶收桑榆所獲多矣

恭惟年臺並轡聯鑣者晨星落落蜒蛐不常惟吾門爲甚年臺順風揚帆喜可知也吉行何時春穀非遠年兄弟咸在焉其不惜金玉乎蒲風習習艾雨零零祈王攝爲時珍

山徑鳥道梅雨虹流台旌跋涉爲民間闔都邑

麥飯藿殘不足上登呼某而賜之共食玄誨霏
霏塵下晉人折角固台臺俯垂慈涵而借分蹠
等何似生平所不敢望者也

與某

時事玄黃古今未有老先生坐鎮兵曹靜中觀
變執要守微不啻指掌其雖庸才散吏其有以
教之乎誠疆場指南也

復某公

接畀翰始知地方藉干城也某積儨春穀愈有
賴矣局年拙宦一芹出自手植何麾之門外耶
愧汗滋甚佳貺以尊者之賜覊旅增重仰天頂
戴猶該下步趨時也

與某

長安並轡聯鑣而仕宦各方辰星落落獨老年
臺以中州麟鳳作鄗洛棟梁不日燕京倚庇而
海宇瞻其風采者也其叨附驥寔切登龍夙以

山川修阻今値蒞任匆皇第每捧奏章琳瑯滿
耳喜天下之得人幸年譜之生色辛榜不嗟零
落矣分屬下吏不及船謁伏惟教愛多方獲狀
桑榆所獲沃矣恭惟福祉與年俱新不敢作四
六綺語徵儀戔戔聊抒芹悃乞炤鑒不旣

復李允文

史溪一揖倏忽二載弟以不合時宜待罪春穀
回首當何如也石橋克績台兄劾勤殊多萊衣

斑斕較春波一踴此日當屬干舞不識近日可
食鵠羹否想異地同情乎握椿色起一粲

復楊復元

弟做一官躓于宦途何似元震之新硎有餘地
然皆同盟切磋之力而吾黨蹶起寧有艾哉三
易裘葛雅誼芝蘭至今未忘屢接鑣聯賢昆仲
王山上行耳冷署凄齋對妻子長嘆寧井春杵
作窮秀才舌佃時有何佳致台兄一樂之徵一

亘千古矣

與閔鄉官

曩者登龍御李喜溢三生針車在邸不患倀倀其何之矣某以蔦蘿之質獲附喬松應受芭桑之固弟時事日難春穀愈覺費力前承呵獲惠德渥矣苟收桑榆敢忘所自哉

同當塗徐年兄

昔在長安叨附太虛老師之門私心慶幸不獨

蘂榜聯鑣已也弟偕儷無芸一人今府宜投喬固宜遨年臺之靈調補於茲兢兢重罪爲懼年臺八面玲瓏之才深仁厚澤順風揚帆一息千里尚憐弟墮落苦海隱濟迷津尚其教誨提撕以爲桑榆之地所獲多矣

某生不辰自謂繁邑一枝可棲不意兵難城工交集一籌莫展爲地方任怨任勞而勞終不已怨終不枉戀此雞筋苦係驪椒何爲哉而棄官不得徒有仰天長嘆而已

與某

今天下玄黃之勢國史未有范仲淹焚元昊書不以益朝廷今則　聖明行詔而期而不至一姘也壽州懼朱全忠之衆堅壁清野以却梁兵今則依樣葫蘆而餉空兵竭二姘也陸忠宣結三鎮以破滔泚李鄴侯緣傳三記之怒韓侂

爲好以控吐蕃今則不分其爲燬　陵之賊封掠之賊只一味禎勦三姘也兼之內外不和官民相訐岌岌乎殆哉此某之杞憂而不知有當于老先生之遠猷否總之某放棄僻隅長歌當今以自樂退詠北門以謝人命也不辰其可奈何老先生順風揚帆一息千里他日倘得附驥擊壺拄笏何日忘之

復蕭以達

年兄此番又刖足以歸弟不勝浩歎總之似荃
老其才以需大用可自裁失也承教敬當肅弦
第弟之事二親俱殁矣區區此心惟是以君臣
二字隨處行吾之所學此身已置之度外升降
浮沉自有定數吾信吾心而介介于兒輩揶揄
何爲哉不歷風波不丈夫弟坐火坑中無殊氷
室也可發一笑養備六翮以俟圖南鼓揖共濟
年兄勉旃客舟如焚倔無以爲禮詩箑一柄耶

表遥忱

復宋門人書

捧科錄深爲吾黨色喜然不佞藉以滋榮矣破
釜沉舟此政其時兄宜努力鈴旗佳報繁令耳
受揶揄也不佞年來病欝絹纏止賴高鬻一消
結轖承遠存問兄見雅情兄文高才古法猶憶
虗實相生之一語否微芹不腆聊申燈貲曷任
企註

復游某

捧賢契華札可謂有心之士到處關情惜吾以
才名見妬並城工事已参調用矣新按君雖欲
推愛其如覆水之不収何

復徐松濤同年

弟一身艱苦備嘗矣築城兵尊大怒罷築則按
臺不樂暗中止築又以止築之罪歸弟噫築害
民也罷尤害民也夫如是之大役不思其始不

思其終迫有些小掛礙以任事者當之此弟
之命也

復吳門生鼒 胤偶

弟又作前番罪狀不知仁兄又權此鞫凶也焚
黄之慶拭目以需弟事俱詳眉公札内可借一
覽功名各有所忌如此

與汪鄉官

捧霞稿讀之益增汗顔矣然而弟不平之遇老

先生猶知之亦藥中護蝨也茀不敢以錦製勞
地方携老先生片語何華袞如之

與楊[illegible]

泌洛海氣中天偉人巍科五色雲開朝野頂慶
得人久矣遠讀房牘執鞭徒切而尊卑殊分不
敢輕造龍門待罪藩幕棲偃江干惟聞歌舞載
道過承馬君扶掖寫途始知實政在人金石雲
陛黄扉青瑣舍老先生其誰哉辨威鳳靚面

失之内召高擢萁隨夊老[illegible]望洋興日
奔走轅下一慰識荆㨿方悉洪而已隆眖不敢
郤尊肅登兩茶庸識與德

答陳默菴年兄

貴治郡維役迤邐達武林山青水綠祗增悲愴
老年臺仁治數萬澤深九天而不能回計曹之
怒時事之艱如此而利器以盤錯愈見矣藩幕
閒寂日以年計無奈半移人口歸寄鄉里而雛

龍飄擡之感在旅人本爲酸心也前事曾蒙面
諾時巳屆矣緬維疇昔到底合尖則周急之恩
寫变所爲仰沫于滄波者匪淺矣

[illegible]

答自[illegible]至來者動問福履知嬰辭異常怡情花
鳥同樂同憂安石能久東山否藩幕僑居漢沼
昇迹寥寥獨居是以失便石金玉忽提盍彰罪
戾奈以官卑不敢越疆冒言啓倍切瞻依藉

湖山雲勝獲慰仰止謹附盛伻少暴下懷

答賴坎典

捧翰教及祗刻親臺風雅歷歷人眉宇間不于
睽違或隔也春間以不得詣貴治爲怏怏然而
絃歌治化無遠弗屆此親臺順風揚帆豈與貪
江心補漏者比哉寒寓寥寂尊公俯臨適有未
與之役匆匆失地主之禮待愛異宥

復汪[illegible]

目下公庭閙甚因簡黃鍾一冊頗有入門此近日行狀也作兩篇時文在鄭壽子處惟詩一首亭政

復來門人 錫爾昌

梓鞋章彩鬱龍虎自非筆有靈花何能淋漓乃爾况王荀簇出蘭亭絕勝寧在王氏一門耶蛙語無能抒鴻藻承命不敢不以管見測溟渤耳

復朱

吳越山水東南爲最台蕩諸勝之胸中揮之紙上矣宜夫瑾章皆[illegible]弟代篆非出本懷卜還未知何日總之聽之天而已未與孔道星軺騈闐不敢渡江修謁心隨盛伻俱往藉手慰懷

復蕭山曹孝廉 諱振龍

西江一議桑梓深衷思徹溝洫弟雖代庖不敢不勉然必貴處紳衿卽經義擧弟便力行矣名淑貴座黃石齋衣鉢聞所未聞何幸獲此焉幸

枕秘

復鄭壽子

正隔遥思悵然一江之隔元旦賁然側聆金玉復煩眷注勝此聆覿謹登四色以志高情

與程[illegible]

逐響杭城覺往還亦僕僕未與山川武林在望倘無急務卽此過歲何如禦冬之資弟當辦也此中有貧紳甚茂老古慶君子綜傳淹通正可素對榻中當一晤之

復吳年兄 若谷

近聞中官不日至浙此一番擧動係士大夫大節某將力辭未與署篆屛妻孥歸故里敢以鷦窩半枝動乜人之慕老年臺以爲然否

[illegible]

頃以中使之至告攝已久強賴錢穀倘出外游宴恐開罪愆惟諒宥之

復朱念爾

弟屢頓挫不意得年臺過化存神之區而典型掖示亡人之言其利溥矣倘有未盡者不妨以再教罘之無數

與某

弟性落落好兵今年看得將官到襄陽者甚是好咲若以匹敵當一戰擒之也兵驕費餉軍無紀律弟不勝忿若弟當一面天下不足定也楚

中幸與入籬籬内諸人不知老羅爲何如人又一可咲出題論文真是放屁尚非小老婆[illegible]敵正鄉試録堪葫蘆棒腹矣

與[illegible]

前說此老休休有容反言之乎才極庸識極陋外若寬内忌刻不可言只看他處黃幼老直至被逮却有殺絕天下忠臣義士之口而後已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遲耳惟中貴是聽所用者皆日暮途窮市井苟賤之人[illegible]頭[illegible][illegible]扯腿栽葱而已不必與中貴弄線索聽中[illegible][illegible]胆常自筭命又代張獻忠筭命又容抛叶人起課空説二十餘萬兵都呼吸不來不知賊情只是浪戰戰輙敗賊於我動靜輙知兵字不識一畫彼人薦一黒漢承差言渠善排陣通邑人觀其所爲滿口葫蘆左手拏一个旗左一招右手拏一個旗右一招軍士在馬上者必側耳伏鞍

如凡民有喪匍匐往救之摹様又親自城外看二次後被人說用不得方逐出轅門不用又賊有糙頭目來降的不分皂白只一味大紅袍紗帽員賓一大錠賞他夫做賊而可得官則兵必曰我晝夜操戈軍餉不敷賊以一降邀賞不如做賊之爲愈何怪乎兵不叛而爲賊也且騙去即不來展轉戲弄可謂真降乎與賊約降於城外之十里舖日晡至西不見賊影託辭而反辱

國之極言之至此矣令人竪髮惜乎英雄失路四顧無門一代有一代之才原不必借才於異代我雖窮阨于此靜中揣摩已有成竹如不用何賊耳有關將者好讀書手不離筭絶不說話立地定成敗又借賊中隱身靜觀時勢此人爲之奈何

與艱兒

筆不盡言因忤楊相爲彼叅處矣然脫地方之

禍亦不幸中之幸也平生爲地方建白譏諭一不投機便遭毒計雖世途之險亦我之義命感武不能屈何懼之有生死置之度外已在平日豈臨事而敗節乎爾母子兒弟過爲慮耳禍不及家不必憂也自盡者人可信者天爾等勿以浮言爲介介靜以聽之天理人心自在成敗矣可必也

又

寓省以來近日瘟疫大作道殣相望吾亦無寢舊時容顔矣憂鬱無聊胸中作惡飲食不進每一回首輙復腸斷奈何奈何屈指歸期當在八九月間仕路風波日甚一日不知何時登岸也然亦不過目下淹留與飄泊襄陽時不同矣古人十九年在外吾受患難幾周天之歲只是旁求義理研心學問不怨尤也漢上末言一帙乃吾靜境所獲學至者自知之也外寄回秘書二

箱并天文器皿計星球壹架星盤壹隻望遠鏡一隻此俱襄陽同經兵人所殘留該仔細珍藏勿以褻玩也

與某

弟如蚷蛩好負重而登高不自知其力之不前也又有甚於此者上緣千仭之壁下臨不測之淵則身與物俱敗矣回首諦思究之一風波也風起波起風平波平誰爲之素奮惟有仰彼蒼

而衍衍焉已僑都時夙叨誘愛至今關篋動楃心神嗣後耳目所收大都不出範圍西數竊旨皇極筭籌不過三十萬惟其器皿甚精要亦累年而預索之方准其實與大統無甚異也寓居荷王孫不取直而此中有治曆者粗爲輯就以銷歲月遇大方門又恐咋舌也不知何時得侍左右友人梁千老每道福履甚悉而仰止鄙情獲通於高雅之士倍增神往主臣

與曹公

楚闈分袂茹苦嘗辛而忽遭傾盃之變命也如何古人云無妄生災禱之何益蒼蒼可信此可爲知已質之也南漳陳孝廉久仰仙才携業就正此公快士也又名士也台臺其進而教之收之尭李芳叢則廢朽之人藉以生色矣

與賈新尹

昨承台駕枉顧兼曲全貧斧其雖閩淑小儒敢

志高深異日邀寒灰復燃望棨戟以效馳驅二巳自待罪以來衿紳知已相邀俱不敢赴席閉户猶恐有禍況敢嬉嬉酒肉間乎承賜綺筵非敢方命屬垣可畏不得不過爲杞憂也

柬張太史

某自謂台旌南上艱苦備嘗忽獲意外之變命之不辰何尤於人兵冗中接翰教無敢不留心第緣之短耳友人梁千老爲何世兄神交之士

南來値負譴之日甚爲闘然且患難中反荷窨援天下有心人也今其反旆懇轉候福履知梓里之誼倍爲慰藉吳山楚水悠悠鄙懷無自上顯第有翹企而已

與某

江干别後一冊颶發未到任即爲熊理院參劾卸罪待罪裏上不及半載糧草夫馬千辛萬苦不欲求生而復爲禁兵暴虐地方申文見忤中

貴楊閣部代爲排陷枯枝不禁衆斧矣然一時熱血原欲輸其忠告不意既不見諒而反以爲罪也如二月之變早已窺之惜夫斯人之不悟也

與任學章

七月廿四日徃襄陽矣襄守王承曾爲鑽刺事已經撫按奉上拏解京師况襄陽失守失藩罪又浮於此事當屬大典正法爲世道人心一快

也仕途如漆賊氛鴟張言之可悲看事完即告假言還功名冒責電光肯火武侯云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可易言乎回頭是岸尚泯泯而不知止也家事有欠缺處代周理一二長兒性氣未定不得同外人看也至囑

與李松友門人

封疆風鶴耳目非故生與仁兄俱患難中人耳杏雨方新蒲風又扇歲月老人奈何奈何承貺領謝附去儀奉敬其詩難乞轉達令兄塗鴉足誚也

候某師

楚中得渠千老言老師南擢楚然竊喜襄役比徃又恐相左矣飄風疾雨亦過亦止俟風波稍定即一箒掃門執鞭每念反一令蹉跌淬負至教然硜硜墨守勳轍見尤命也如何聞千老經老師臺賞鑒逖屢叨愛獲今其南轅藉展紓福履形羈異域神逐北面而至止矣

復吳處士書

古人云施爲欲似千斤弩舉一言不合幾蹈不測矣幸兩臺諒其無他極力回天目下未能結案奈何奈何捧教責備豈知言不用則已矣尚有禍耶台兄握麈風生具雅歌投壺之度燕以周流四海尚友古人蒐名山大川之藏遇遮灑瀚即讀禦暴數語已入兵家三昧今之用兵者

看症錯用藥又錯高順云錯何可多勞熱腸巳
灰饒舌無益耳太乙算須合皇極策與大統曆
算方准三者闕一不可見高明故及之李老先
生素稱白眉惜謝事之人不得侍側惘悵惘悵
附詩箑壹柄小刻二冊求政依依不盡

聞有東陵之行不日唱凱言還膚公立奏矣軍
餉冊已到府疑情盡豁皆仗台臺勵勤之力也

此行若諳當道性忿拙婦苦炊在任亦淺任勞
任冤一身難堪數千里之羈人憂辱地方家中
之饑寒可憫各官俱蒙請旨開恩豈遺一夫之
向隅則尤賴賜言懇達造化回春爲更遲耳再
造鴻慈敢忘啣結

某膺瘵無狀獲罪固然第半載之拙婦非有大
過也地方之官地方之大老得以言之仁人君
子不遺無告區區鄙悃敢布所私

某偎爐餘息衣食寄人荒凉失志恐言亦不能
悉其懷也敢竊以筆瀆惟台臺慈宥焉當日橫
誣兩院明察其非辜奈閣部之怒不同耳事換
時移鬼蜮猶在不敢槩然翻案而王鄘俱敗彼
寔搆禍以媚人天道豈終泯乎台臺莅政方新
八面玲瓏之神畢而祖一身遠環一鏡而破者

也侯陽美消息則迎刃而解矣古人只我等于
生我在某今日所願望于台臺者萬萬全闔猶
將異德焉況同上游而列于濂里者乎

某鄙人也李臬臺不忘夙昔之好以久客託台
翁宇下前擬登龍門躬灑掃之役而襄州事迫
匆匆載道室邇人遐竟使高山流水之清音悉
付溟渤之悵望也可奈何今藉老先生之靈上

臺秉公燭雪目下擣烏又催矣古人云或覩匠而不遷或聞聲而相思其之緣薄如此台臺高擢在卽異日榮戟之下不棄衰微獲効奔走而倏忽雲門縹緲不覺臨楮而興嘆也

[illegible]

台駕駐節襄州其未及執鞭道左蒙傳諭書役不勝項戴第一生淹蹇爲人擠陷目下生路既開或畀鷄筋鎩羽倦飛亦不敢從事仕途矣澈

水方君聞經玄賞深爲擊節昔人謂度外之士庶幾近之某一向企慕朝夕佩蓋敢不從旁揄揚一二乎乞委之機權之地此君必竭力報効咄嗟立辦今于其行并候起居

與李介止年兄

貴治多遮言還立湖襄州邀年臺之靈二載流寃如風掃葉蓋襄郡上臺情出至公理切同憤弟叨友之先施者多矣徒汗顏天壤間耳往還間想異鄉失足涕泗橫流而回首奸雄氣欲[illegible]在每差自斲茅官路風波桂手觸忌雖欲[illegible]緇衣甚篤而硜硜之性愈窮愈拙秪負其高誼而已前荷揭造傳視謝無地而貧窮奔走未答萬一乃目下行色在卽囊澁艱難無可控訴出路又懼淹延不敢屢瀆淸嚴欲借過數金爲舟資到寓舍圖償尊府取収字足矣惠諾已領生成敢菿過分之望而仁人之詞款心之言所不

敢出也

與文煋弟

七載睽違而賢弟轍奕冠軍之技闘諸道路咸頌爲文質公中葉之左右然過行祠不免有囹圄之恨比頒酒食間談及此心傷相共賢弟綢繆牖户知不後于患難之人矣而江干切切不忘情于猶子愚兄惟有扁舟之一祈企慕高深以散鄉之野惡及諸循子之不材明年欲借重

賢弟于岑齋俾論仰止一代教育之心懷愛辭
親始則賢弟爲豫章文獻家學亦誼所不辭也

復陳參周

喬木之下其草不植閩人（楊黃石齊輩）受楚人（楊嗣昌輩）之
禍弟不特中貴矣仗年臺之靈從兵賊中獲徼
歸棹素叨教愛及郎君同遊貴郡臨風感企徒
以待罪思過未候縣君弟于邑友旁詢福履而
翰幣先施汗淚俱下年臺夷夏景仰樽俎折衝

暫借東山寄詩酒之興而杖藜芒鞋鳳或者
燕江別有洞天偶泛片葉以賺阮郎那驚悸餘
魂聞于影落況才疎氣短不得相從杖履以[illegible]
事也明矣頃聞有史溪之行所諭或不果而可
要謁道左否翹首

又

每到燕江詣府候起居仙蹤遼邈閩貴邑戒嚴
與情倚老年臺爲干城弟豈敢弛震鄰之戒乎

今托舍親夥計四人前來求挽藏寔息乞德音
垂示

與何父母

待罪柴扉半徑之蓮蒿滿矣玉趾責臨四壁生
暉子民之禮未修而父臺先施之誼又至其何
以克當乎僅以小兒[illegible]將鄙悃伏惟赦宥

與朱公祖

經天緯地之才裡試棘所謂得其資斧我心

不快者也然而衛所仰命逋欠數千視孔子之
會計勞瘁不殼于此矣捧翰盥讀睿慮靚深通
體汗下奸胥縣幕能不破胆蒙治某自襄州言
還敝鄉離城四十里入山又四十里遁跡城市
每過州里一宿疾馳羞見江東父老此處宦藉
寥寥縣父母尚不知名宜老公祖榮任而衰如
充耳竟荷先施而始知戴天始知望雲也井蛙
之夫安知天大無佛稱尊在廷郡諸紳冤芸掛

擯足矣絅力安能鳩其情而發所聚乎夫惟使老公祖之靈念切綢繆恩重桑梓敢不効其區區公桒呈政謀諸所知盡所得爲稍弛罪戾至於奄奄殘息作黃冠■緇流結局敢辱貴要人齒頰微茀遲貢用達鄙私中懷懸旌登謁饑渴主臣不盡伏惟慈炤

復張友人

奄奄殘息之人安能當仁兄揄揚㦲徒增愧耳

非常之才然後當非常之任足下騏驥之才尚勉旃之大器晚成非如某之鍛羽驚弓也六橋別況捧翰教晤言目前朱公祖輓輸鐘南軍民生動不僅遂所私而巳也近覺鳥鹿之性衣表腠衰宦藉寥寥不復知有仕路名姓劫灰方熾岐路生岐那堪更伏自蹈也

復陳木政

久不聞户外事矣故人之迹有來無往即在敝鄉亦云希覯奈何奈何弟地方以先妣之墳樹驚告趨而視之則楸竹零零園圃離離吾聞伐一非時之木猶爲不孝况以木累其親而傍人之子孫乎承諭旣免其鳴官矣嗣報仍在地方騷擾仁丈以愛人爲心縱不愛弟獨不爲地方計乎設身處地人情都然乞即諭令住遣人逐之不然弟拖死者之根地方苍生者之痛圖一時之苟且不顧將來之仗戎弟不敢應台兄之

命矣

與劉午雲

武林急掉迢遞台範一帶吳山楚水悠悠我思又從出闈後披貴省鄉録擧手加額嗣於患難中復睹藥榜輝煌以區區尨邑獲爲鄰封子民而戴神君抑何緣之奇也待罪漢上目擊時事不憚螳螂以當車轍幾幾虎口之投矣仗老父母之靈不死於權貴之手而又免於兵寇之鋒

奄奄餘生行李爝燼不出門以老父母雪誼
雲情延民待命其不忘山陰道上之遊而垂慈
一手援乎社中諸君子每嘆山川以脩阻無緣
數問亦恐炎涼變易適重搪突煩爲旁達足矣

與某

不佞告假暫歸待罪不暇尚可鳴豫以自干平
上臺耶欲借以後　新旨幸告以鄙懷可也

復萊國謨

生硜硜之性寵而彌篤至櫻權貴之大禍慭心
寔未嘗有所悔也侯河之清人壽幾何進退維
谷待時而動賢契德業日新其有以教我乎屢
沭大惠深負知己之望闔府天祐無煩贅頫令
齋居著作不失本來面目惟室人交謫爲一吠
耳居家必用與地理大全生所必需乞擲下小
説可有可無也史旁周秦有遺稿否煩尋覔之

答

侯吳老師啓 諱彥芳

恭惟老師台臺三代遺直華夏空　侍青瑣蟬聯
天下仰其風采絳壇皐座學者謳其玄交忠自
性成不假昌黎之諷而去不忘國愈彰鄉下之
和且海内多事豈居位之無人而簡在帝心知
宣麻之有待某踈狂取忌動忌無置乎罷十年
始善忽雷之曲肱經三折安全虎龍之良苟獲

桑榆之收難忘葵芹之報雖奚嘉歡辰告庶有
周行可遵立雪無人顧河山而欽悵坐春有地
同草不以向榮肅將鄙悃還表微悰

侯鄒檐臺啓 諱維璉

恭以棨戟參天琛履傳三千之客旌旗拂曙貔
貔納百萬之兵勳名勒諸旂常聲施宣乎金石
暫借一方之鎖鑰寔爲萬國之長城恭惟
太公祖老大人閣下西山兢秀東湖同清王骨

氷清宛然徐孺子之逸節飡霞吸露遠邁梅子
真之高標昔也執簡于鄒浦延郡民自不宄今
也秉鉞乎榕城全閩軍須無敵萑有三蘖烟銷
于窮島絶區蠢爾小醜燼滅而鳥駭獸逸豈意
大道難容嬰不賓而貌是陳終履公詩自明轍
旋改而環將錫某也竊叨下士薄莊膺淝凡士
及民俱荷二天之戴自少至長已霑尋造之恩
幸踐龍門深挹鳳釆竊附芝蘭旨表落悰伏祈

寵臨曷勝雀躍翹企之至

同當奎徐同年啓

伏以霓旌映日鴻聲齊八柱以高標霜翰裁雲
鳳釆自九天而下降纂心譜德拜手颺言恭惟
年臺老寅翁神瑩氷壺品高玉鉉龍山聳秀劍
筆萬丈陵虹鶴澤飛靈墨浪千層飛霧百代文
章名海内爭傳擲地金聲千秋事業聳江東共
仰開天錦翼朱旂握白晝攙飛姑浦之雲皂蓋

拂青霄掩映釆磯之曙公餘花弄影春生四境
穿崖政簡鶴蹁階案肅一泓止水勳旋計時鑄
鼎召應指日塗芝之某劍沙陋質栟櫚散材附驥
有緣昔忝依光于共藉解牛無似今叨聯席於
同壤快刑范之非遥藉翊匡之有托深慙候念
未將誼[illegible]榮施先及琳琅滿楮闓椷誦處舌生
花圭璧盈筐稽首拜時心作銘敬肅謝悃佇冀
台原恭無任感佩悚息之至

賀鄭公祖啓 諱濤

伏以仁風蕩户高披水鏡之天法曜横霄斜映
霜臺之日新雲民望舊雨明清恭惟老公祖年
臺文江波湧道岸霞明鵬鄙高騫搏而上者直
九萬里牛刀暫試發於硎者經十九年化隨雨
車山陰之鷄早割恩生春脚中牟之雉立馴然
而直道難容誰謂金之可鑠孤忠自表已見璧
之無瑕鳳鳥任栖以彌高蛾眉縱妬而亦娟[illegible]

言勞之既著爰巽命以重申暫借鄭俠之民圖

梓簡延津之郡憲久懷覓夢幸睹星臨行當編

幔亭之竹而寫寬條且將撓劍浦之波而洗寃

圖方員竝畫再造雲雷之屯弱動合章大作雷

雨之解標山漁海咸被春噓豸角綺頭佇看夕

拜者矣某誼叨同籍居附受廛經理芳梅許猿

鶴暫爽歸隱山庇藜藿聽鴻鴈新喜忘勞緑一

水之盈盈久稽匍匐望百閒之朗朗彌切帡幪

母子處堂但娛情于賀燕雌雄在匣屢致意於

合龍謹倩箋魚用當竹馬統祈心炤可伻神騐

某父母

伏以爰居桑梓肺腑沁芾慈之陰言邁闕廷河

山別清檄之韻方緬懷乎孔邇遽先錫以良書

拜手厚榮捫心慙泚恭惟合臺老父母豫章璇

源鍾鼎華族冲明在躬挹清源而寫照宣慈惠

物核溫嶺而揚暉仁聲遠播于江海隆秩將晉

乎規梧念某識比醯鷄村惟尾礫濫竽在昔已

坐縻大官之錢投簪無辭向往索長安之米自

分求斷于溝中何敢期珍于席上乃寵以酒醴

委之須言既屢承乎包蒙復過垂乎惠貢進退

維谷[illegible]對綠蟻之樽薰沐[illegible]怍容竭筭馬之報

大賜優容俯貽昭鑑謹謝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六目錄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貢川羅明祖著　男　勖克毖甫　穀克臣甫　恤克秉甫　仝較

賦

貞女賦 公未第時作

余繇榕城言旋山川險阻煙霧晦暝蓋以風濤不利工柁俱蹇六日抵延津亦然有龍泉知我之恨少刻舟人語余曰昔建寧之遣水禍也負發不虞人畜殆盡有一姥置女綠木漂流自二更抵黎明方達延津有尤溪舟人援之舟中悅其麗也還而涯之女子堅厲不就舟人置其毋於水以恐之女亦急赴於江以從焉余喟然嘆曰天地剛明之氣獨留於女流匈斯乎且天下講學習藝之士食人祿擔人爵一旦利害當前貪生棄節敝屣君父而不顧也是女子也其質

性有邁人者矣然名氏無聞擢其湮沒

而不傳豈濆毫湛思而爲之辭焉辭曰

惟汝女之畀生兮秉柔順之貞良隱靈秀於潛閨兮邁美豔之衆英聽姆教之婉娩兮恬慈母之厥生佩四德之古訓兮標榜於禮鳴言乎其色也則若幽蘭之在谷言乎其德也則若雪幹之獨榮宜言士之歌舞屏琴瑟之迭序乃静掩曲房雲鬟風颺馮夷肆虐洪水湯湯人其魚

驚瀰漫汪洋閭室漂沒獨毋相將自建而延與波濤衍招招舟子既惘極之詎虞其臭其來求思遘孤戚施爾非我儀愛身無玷守禮不虧乃恐其行乃殄吾毋寧帷從之宰死不偶嗚呼哀哉望蓼汀兮瞰菁蘋波聲兮迢迢既煙濃兮廼愁鴛鴦孤兮在瀨大風起而江怒號兮其淑女之悲嗔淫雨降而遠山瘖兮其淑女之愁顰悴崖巍而水瀨湫兮鳥飛盡而鳥落歸望姿儀而

不見兮瘞珠玉於水窟精魄降而在上兮渰香魂之沈淪幽潭深且澄兮其淑女之神玄叙老龜靈兮其淑女之絶性清風明月之知我兮自石出水而磷磷既孝而既義兮並天壤以不泯

亂曰　夫唯兩都雄據上游文獻薈蔚之地所樂陶染之區家修苞藻之教女叶懷春之謳是以人重義而崇行知渝節之可差於是曰河伯之宅植海若之洲其蘋覡現於亦芳兮量委貌

於浮漚上貫徹乎斗牛下亘江而緜流嗚呼哀哉遡洄遡游唯靈之亦亮節貞誼誰與爲儔共灑蕭湘之淚兮惟曹娥之孝茫茫幾千載之下兮其銘遺行於琮球儘其懋於圖隔兮百爾佳人亦猶

大姨灘賦

癸酉秋八月舟順流宿沙易汊日暮下

大姨灘是灘以瞙而增險崩波濤之汹

湧柳灘而興懷遂賦以攄之曰

旁大嶼之爲灘兮其水坦夷而忽漼綠縈而旨
兮撒大小之愬瀧入瀎而伐鼓兮射石而椎鐘
下奔於小嶼兮不百步而又洪塵無羈而不滌
蕩兮巖無鋒而不絓硔青山畏而欲墮兮鳥雀
驚而去蔽舟師躁瀐而疾嘷兮洩入望洋而無
從商賈抱瓢而胆落兮浙潸潸閉乎鉄翁其自
晝之颷發兮激項羽之怒沖其聲夜之鳴咽兮

泣虞姬之王龍豈皷人之虐兮而憑夷是宮郁
蛟鼉之精精兮而豺獺之伏玄余心搖搖而或
或兮茄乎髮之髮髮方欸乃而欲濟兮驟覊濱
乎蔑愉歆枕而不成寐兮夢覺不能冥寐無
亦世情之嶔巖兮匪直茲灘之靈應如爾而潮
兮則水於焉灑灑如爾而湲兮則水於焉汎汎
如爾而淵兮則水于焉沈沈如爾而泉兮則水
於焉濛濛悖胥坊之信道兮失流議之所終遑

爾之滔滔不悟兮詎庸知百折而不東舟子爲
蔫大夫之色其有沅湘之懷者乎曷其于茲而
忡忡大夫曰予惡乎人之不中寢有戈兮蹙有
兮兕遊野兮雉在壘讒內訌兮賊外攻官不秉
公兮民直竊周道知譬兮靡所止躬舟子曰大
夫猶未悉夫灘之害也側有石焉厥名曰蝦蟇
翼灘而祟舟舟觸之立碎于茲瞿矣大夫曰石
亦有蝦蟇乎聞夫月之妖曰蝦蟇外壤忽逢則

皎皎易而朧朧素影頹而冥蒙如人目之無瞳
仰不睹乎穹窿茲其化者非耶而何居乎有如
是之形鳴呼晨曦朧朧兮掃螮蝀佳氣鬱葱兮
刈荻蓬鼓有萬之銅兮納於太鈞之鴻何荻何
恴何吉何凶何聰何聾何窮何通何老何童命
自化工笑衆人之夢夢兮孰知諂帝之三蠱不
如斫弄一曲之桐兮夕飲一觴之箒予將乗雲
兮御風噫嘻兮古今此太空

縹緲臺賦

余以諭歸侯　新繁邑紳祁壽侯
泣攤箯輿具道以義不可留夜行三十
里待罪秭陵文學古生請大佳者孰聞
余跡所詰縹緲臺求其舊而維新之此
雅士深情將胥臺為縹緲者余嘉其情
而賦之因託以自明焉爾

彼繽紛若而來潛兮象恍惚而可睹莫為之呵

噓而嶦嶦兮嬝娜乎蒼丘石長洊趍茲臺之耆
峙兮溫岷江千有餘里俯三□之迢迢兮雁九
川而道泄其為臺也宛然廬井咫尺蓬瀛攀岑
歷嶺乘駟升征方三徵之司命兮品彙咸守其
正青蒿茵而萋蕭迸兮陂澤浛而瀰光瀚蔚信
霖雨降其滂沱兮炳波組織而羅羅疾霨起乎
北阿兮放肆壓而唾哦風霧輅㯂而儯儯兮雲
進江而盪摩四笁皆水而無阪拔兮滉瀁沿而

方藏不過蘆絮旋空而沐禹河兮蕪鼓芑發而
未如苛厥或齊而腦也峯蔟簇以分叢兮陂臺
蒸氣而生霮霸鴻雁奮翮而選隊兮躬鳧鷖居
以呼對阡陌平而行人廢兮鷄鶺浮而白鷺淬
上下四旁其靡藪兮惟有神兵其亢瀣追乎霜
暟皚而氣瑟瑟兮瞎先零之蓝栲而𢡟慄蘸蘇
隕落而盛其實兮百谷東之海而芳洛出澤入
納析而斯其茂密兮江之南江之北而萬里可

罪憤佛狸之縱橫傷江左之陵替登吉今之與
亡何異世而同勢謂鳳嗥為唳兮竊鳥為噬朽
蠹為桂兮擲艾為蕙工製獻異洛洛商斎齎發
秉橿拓援相衞兒奔雄驕悋蹐是髮若芒九州
盜虜飛螭膚豎嗚曳賢人高逆獨羨臺之霞舉
而上房兮視人世猶蜩甲而蛻蟟原夫繁之為
邑也丁令威之羽化兮浮丘翁之精舍李供奉
之梲駕兮杜工部于焉而枕藉碑碣金碧之注

歌

五風十雨歌 館選存稿

彼蒼穆穆愛斯民箕畢有情似候辰萬里飄颻雨霡霂九洲何處不停匀十尺九尺無潦暵麥浪森茫絶飛塵礎潤暈生何足論幾逢化國此長春人無憂愁便是樂歲不置豈爲貧我欲歸空空何奮我欲歸神神不陳上帝自有精誠格方知感致自丹宸堯水湯旱自古然步蹟

賡代賭明醒農夫已忘耕鑿遣萬年帝德有齊旻但願慎終猶厥始楙山疏海屬來臣

喜雨亭記言大而品小此直可載入典模

箴

酒箴

人之多愆鮮不繇酒醒既無德醉復何如故書有酒誥詩有賓之初筵皆爲酒防也予以過醉失德肅勸之歌以俾勿壞

古稱至愚惟桀與紂匪厥必咎職酒斯咎嗚呼今古靡敗匪酒聖人猶懼何譏不守日今方邁

月今後征爾之才學日月已更醉不恥醉醒看其瀆爾亦醒時憬其有悔我告友朋無然謔謔相與有成德業可作維雅有言可齋可究齋聖溫克昏醉日富敬爾威儀天命不又

睨箴

戒之戒之天惡棄身一片虛火半點精神昔已耗盡花酒爲價四十一歲舉目無親㛰戒在邇改過自新

春暘公像贊

郎瞻兄像起愛起敬鬚眉儼然質豐心正締搓徐武有考其行砥亨祖禰庇及族姓欽着宇孩居心無競周遊金陵懸弧素性瀟灑出塵風流權映詩書貽後肅肅家政唐之吾宗如雲之盛壽綿六旬順天之命仁人有後百祿攸併子子孫孫億萬時慶

京音目録

五言古風

和七日前一日之十四韻

五言律

端午余式如邀宴湖上有鬪龍舟者

同余式如邀淨慈寺所知上人不在

同武林顧霖調龔華茂闞于將洪載之陸

夢明張伯常鹽官吏則梁金壇王惟士

暨張于氏看諸君之詩集餞園

塘栖阻雨候陳道常龔森之未來久之同

鄉張鴻臚携登文昌樓因及張君實鄧

于元侄雯章酌

十五日雨後月次日于之縣弧旦

六月廿四日次日立秋

秋別孫梅遷年兄再篆中宿

滹沱河橋上夜雨次日冬節

燕寓得延平災信

謁繁昌出都門口占授餞者

其二

繁昌趨荻港接上司住驛舍自譽

其二

金陵懷古　宿溷金門樓上

金山寺　楊州

其二

清口舊有廟後三里口閘又立廟

寶應碧霞宮　東路

堯山　泗水

再過泗水

沅梁將王彥章地因傷其虎死留皮人死

留名二語

細柳營　晨櫛得白髮

五言排律

七言律

貢川羅明祖著　男　勍克塨甫　鼒克臣甫　愐克柔甫　仝較

京音集

五言古風

岐路楊子悲墨子亦悲絲坦坦志蹊徑皎皎任黃緇我生非辰也出門值險隘自以示素心不能工躬躭長安歪韃勣役劇若夢寐咫尺門萬里誰引覲朝曦分班聽唱點篤言沮東陲手握七月篆七月忽鷄斯罘户讀莫禮二十年問龜楮居官及居家何事怒分司既不明罪我俾我得有辭搔首質彼蒼葛藟借庇支區區薄田產鬻晝生分離妻妾室交適二子痊瘗埋念彼先民訓勤忍是師資我今釋素鞸撫琴淚如■來進酒幾道主人勤縈維酒酬饔耳熱細數生平齊情深甚于酒何足羨醉醾我亦何所願頗不啻寒饑三貢古人風藉手告塤篪皇路清且廓駑蹇尚可追同升附驥續安在爭錐推丈夫生非偶毋忘夙所期■于■柱■斯民仰莫麗太平無多術死卯與死綏張弛協文武不難登春■無庸嗟磨惕且察蒼生眉中流擊祖檝青雲志不墮君子請共與終身惟敬之

和七日前一日之十四韻

敢違上帝怒茲辰繞烈雲妄抒弄仍停郎馭戒始發慇懃慰靈禽橋層甃石骨遠近循天河澆澆毋激汩恐照鏡中絲湯沐垂雲髮恐路邱宁塵香熨湊波韈勿言此日長拳鬧即是蕨勿言明日遲房綻終梭核年年晝此日此日來兮忽此日卻如年爾我相咄咄來日亦今日精誠早揭揭須訂來日期漢遥不可茂嫦娥十五圓偎傍望前月月勝歲週椰稜懇丹闕

五言律

端午余式如邀宴湖上有鬬龍舟者

酎滿加菖歡龍舟似赴供撥開湖面面搶出水頭頭四海同佳節孤心獨自愁中都腥戰血何以對芳洲

同余式如遊靜慈寺所知上人不在

只是靜慈側（不在无可見）湧𤣰展欲穿花鶯翻雀舌松柄解蚕纏樹共佛頭碧避安童子譁何處揃羅去不

顧魔侵鉛

同武林顧霖調龔華茂閆于將洪載之陸夢明張伯常鹽官陳則梁金壇王惟士暨張于氏諸君子讌集筏園

山色與霞色日邊共麗時楚具汀際碧唱徹榔烟絲方域分賓主因緣詰故知主人情未已頻勸不停巵

塘栖阻雨候陳道常葉森之未來久之同鄉張鴻臚携登文昌樓因及張君實劉于元任霆章酌

平原渟雨霧惟樹可蒼蒼龜熄青蛙伏杯颯綠蟻香孤舟連百粤極望盡窮荒萬里總爲客能辭此淼茫

十五日雨後月次日予之縣弧旦

不獨江流照溝渠亦耿熒清佳非設色蕩漾更多形萬里河無際一輪影共渟人間長繼此盡

佩桂枝青

六月廿四日次日立秋

立夏顏陽節山河一爐灰晝長忘至後熱甚怨天回不盡風潮擊相兼僕馬頹梧桐比地少日日上高臺

秋別孫梅僊年兄再纂中宿

策馬仍爲令世途求者深終然居本素一聽遇浮沉驛驛驚霜角村村急夜砧瘴鄉知此日來

歲杖拏眷

滹沱河橋上夜雨次冬節

雨知秋欲盡中夜共零零鄰病啼難下鴉殘影
覺行原平塵不起林薄亡猶蒿方察寒深淺清
砧杵細聽

燕寓得延平災信

縣縣已悲火復聞府半災　九重無奏至一路
有書來官舍煩財用民君徒浩哀天乎誰致此

俾我客心摧

調繁昌出　都門口占授餞者

角巾出鳳城回首望　天京造刺班行到離觴
戚故傾潁川皆盜藪江上亦防萌竭力隨臣分
敢言百里令

其二

人盡言投裔　帝曰姑宥之中天再闢後此日
渡江時有隙棲熒照無城畏繭絲才猶堪小受

倚石日遲遲

繁昌趨荻港接上司往驛舍自譽

一座亂山裏朝開錦綉郎趨尊姻禮數對下
矜莊欸欸含人而延延驛使旁行旌逢霽色終
日燕公堂

其二

雨深邑宰事寒及晋接時夢向郵亭歷舟同流
水之蘆高近始見蟲細語來悲多伏文章力優

容得所宜

金陵懷古

古稱天子氣　昭代聖全功城郭山河盡朝廷
喜起同西音鍾鼓在北望鬼神通百折流江漢
聲聲故國中

宿湧金門樓上

周圍四面碧倏忽萬重烟珠箔簷牙落畫檣椰
陌邊蔚籃遍海氣浩蕩近雲天爷宦無鈴柝湖

山穩共眠

金山寺

北寺佛居江寶光風互種雲生盤紫頂月入照
銀缸泰越橫中滙乾坤達六牕因悲嬰世路徒
過偲流淙

揚州

淮徐誰啓冦陵寢為干戈已逼呂梁險恐推邦
水坡樓臺哀畫角距躍蓋苫蓑此繫祖宗恥

六軍矢靡它

其二

中都一代事與難想知由野動堂簾假天同帷
幄謀未能収戰勝須暫罷訴京但望江都色同
深處處憂

清口舊有廟後三里口開又立廟

畀畾虫虫民共神若個身非闖鬼大小却自競
新陳鷄豕尋常禮倡優闐熱春壇墠歸弔古何

者是天真

寶應碧霞宮

平原極萬里侺擁碧霞雄廟貌低淮海慈光靜
颶風泰山不可及此地因而通父畏波濤險隨
人共鞠躬

東路

近年西路戒共約車言東井齊隨趂徒艱難盡
室同耕桑中下地禮樂温良至攬轡追齊魯令

人懷二公

堯山

帝德終難頌茲山墓紀名山存揖讓色物尚率
來清文治中天舊歌思今古縈猶闊泗水意蜉
蝣戒平成

泗水

泗水自陪尾陪尾豈其源偶爾川觀逝誰言化
有敦汪洋今日月潤澤會乾坤千載流行在伊

人終弗護

再過泗水

泗仍與我信寒極不佗流石骨稜稜出波紋想楫幽神功歸寂若至道共誰遊怪得孔尼父水哉嘆未休

過梁將王彥章地 臣傷其虎死晉皮人死留名二語

豕鹿英雄將後梁萬里城安危全繫國敗績可原情覇業歸灰燼神州反故京丈夫當亂世仔細審成名

細柳營

景州城北地漢將亞夫營阡陌存行列柳柘動旗旌功勳酹寄託遇合失身名夜靜聞鉦鼓同深頗牧情

晨櫛得白髮

髮早傳霜信班班見二毛風塵知道路宇宙得勤勞閱歷俱無益優遊未易憑應須驚歲暮何以對湑酒

我生

我生雖食貧猶戴太平春不及十年內動揚九地塵見聞草野事親切亂離人他日定功罪誰能繼獲麟

念子

仲季殤相繼恩勤併家兒吾寅方禍難世道復創痍過地干戈日過庭詩禮病生平不善宦因與女相離

客悶

春多不到商惟有塵來憐塱井非同夢焚身總自蔑官微五兩綬篋空半文錢既不因人熱悔將書史佃

燈花

欲寢花方發徘徊只恐挑孤衰正莫莫相晤何

天天自是心常熱遂從火裏茁危棻丹一點誓
不共膏銷

瘦婦

東女形容怪瘦癯脰下垂蟾瘤𤺥所咏歌舞寧
能知不慣倚門媚亦無傾國悲齊宣稱好色納
后勝蛾眉

牯馬

牯馬徒皮骨騣劉仍復馳誰脩典午政動念僕

臣辭策策羣蹄疾驅驅萬里矜猿烽塵未熄煩
閫頂憂疲

戰馬

昂首衝塵立環觀莫敢前雖同槽櫪下志在風
霆先飽盡瀟湘草路殘絶塞烟慣從征戰將老
至不堪鞭

走馬

沙細晴高勢發絲共拋塵鳴鞭纔奮躍飲漢巳

逞神自愧風雲隔仍遭世路迍莫教羈騁老馳
騁九州春

驪駒

髡髯驪兒小騰跳任意爲同羣常尾後莫使忽
分馳草澗驚叢鳥麥場熟小兒從無鞭策及不
學受人騎

夏蟬

夏蟬當日午樹樹氣高叅自合塤常噪不堪輕

薄羃危冠徒捧甚清露頭湯氣莫向林陰徹螳
螂是用懲

鶴

所志惟珠樹飢馴終邁羣逢人如不對長唳向
誰聞務將帯長去豈謂軒爲欣蔽翼候風起索
性薄紅雲

熏鱭

江鱭白於銀䲓𩷶王骨鯚䱇粘鮾子郁膩潤否

脂匀離亂漁人少追呼里正頻莫言征價異亦
足甕頭春

在費泗之界食鮮

東海鮮柔澤平開一片氷腥輭人習久貨賄物
相徵斂自泡漚腐庖將死盎登家鄉寧乏此冠
後食何曾

槐

碩固難移拔屯雲下太虛花非容易落陰足往

來於夾路風塵久傳亭剪笑顛於盃毫不去甃
憇共徐徐

棗

高低皆是棗一樹可爲林畔畔依禾黍村村落
果堪應唯多不恤遂得取無禁我亦輯饑者疾
驰向綠陰

泰安桃

摘向垂垂葉脫紅自淺深賦形居細小特味醞

茸霖終雪鶯聲落瓊飴鳳甲侵故園應熟候感
慨係東岑

又李

未摘輕辭蔕惟玆李子然微黃分土德淺碧入
秋烟禁核生機固離脫意味專春時花見過箇
箇異鄉圓

頻婆

碧丹隨意醮役掌却分明快我非瓜潰將入藉

筐盛惟須梨共友遂令棗無名豈盡西山産亦
堪壯帝京

落葉

不但關風落情無半片留辭條猶嫋娜到地只
緺緣老稚交交持乾坤事事收霜楓巖畔立啼
血爲何求

冬曹勅繁令量州

翠織出山來楊江萬頃開草枯州亦老時變烏

相哀丈尺齊陵谷輓羨漕貨財歲徵坊幕府何
事有書權

其二

轂輓宜吾拙培遝又送迎官高經濟大與寡是
非生行役憐奔馬風波撼巨鯨無鄉容磞落進
退得人輕

遣悶適得甘酒

杯揚一味吉湍口失香清加以肴豊典况乃禮

縱橫官困文字悞老爲饑寒底闖道家春足飄
然彭澤情

病起觀雲

靐靂江雲起峯巒斷續生忽底顯淡色無復展
舒情獨伴青龜宿長爲景迹驚勉扶秋骨立彳
杖望晴明

思鄉

夔然見似者客思甚流人相恤惟形影憂讒念

友隣吾脩誠鹵莽世道日沉淪有瞎[illegible][illegible]潤飪
回如識真

登黃山望 和州

睛乍風高起黃山放眼寬逶邐存半堵寂寞足
江干野盡豺狼逭林空鳥雀殘登臨莫復此愁
淚易汍瀾

五月上皖城

江與河何異無分日夜來將洲凌箭末禾岸淤

湾洄豈爲逢如電多困擻怒雲孤舟應笑我頻
載一庸村

郵亭

郵亭塲麥場駐節逐征商人尚音容雅事須胆
智強九州半賊虜內庫給衣糧　盛世非周季
罷勉賴方將

路上報子

恍如天馬降練影草間飛此日拔玄藻行將覲

褰衣雲籠南史筆絲紉太常旂開道金臺駿嘶
風泣北闈

茉莉

茉莉違炎序花須雨日開香承留短星氣至接
樓臺無娟招蜂使重交畏鴆媒主人隨地種到
處揔芳埃

三千八百坎

叠足三千展六百無雲乞直欲天爲幌謹言迤

有輪百閭雄帶礪十島歷秋春因擬吾文境何
讓此嶙峋

五言排律

壽何老經三十韻

吳域雄江扼襟陽重皖城唐叔冠裳裔王公典
册名樓輝花萼燗閈紀韞梅賡斗宿躔南極台
星動二京天心垂稷契優錄載彭鏗淇渤象籌
滿蓬壺鸞板鳴瓊甕駐王軑玄液噴金莖洛社
耆耆眉商翁冉冉橫戢戶環三老沙堤綴九卿
步履依規矩禮樂沸[illegible][illegible]德壽兆民賴天年四

海貞虜氛烽未熄戢馬策猶縈冀北河南界盈
城盈野兵師虞飭閫署拱手聽阿衡臺臬交章
薦市朝令聞宏履霜知栢秀泣露咲茗榮狐兎
失歸穴兒童頌太平遼陽覘再相江左有餘聲
愧我高遷令僦居一羽輕幸露炙李澤長此藿
葵傾鯉則逢迎短何如守拙該筤與出穀地鶯
馬入南營正值承塵日乃逢嘉氣生芝菌鋪庭
坰澧蘭繞桷楹交交鳧鶴舞孑孑雲霓旌收拾

渭濱釣暫停莘野耕安石廟堂器希文文武幷
差爲韓子線願結終軍纓扶日九重上託風萬
里征丈夫珍事業問道向滄瀛

七言律

夜發錢塘次富陽聞鍾

萬頃無風泛泛平離離辰宿映波明湖光淺弄
將沙白塔影層搖向海傾鰐燕難移人夢覺苓
通笑付命攙搶招提何處疎鐘動起視殘蟾曙
色生

前四年尹華亭發昆陵謁學院今復曉錫
山

數聲管鼓畫船開仍舊錫山當面來今是同年
已別篆我書下考尚須媒生丁磨蝎莘時朽人
自矜客置不材回首詔華猶宿夢三吳到處幾
塵埃

閏子將邀飲湖中時三衢余式如與焉

寂寂雲幕雨澄澄直渡湖心踞釣磯䕺眼劍中
談世事一杯手上對芳菲青山多態休辭綠白
桃呼盧可賜緋興入清光人並漱歸來秖覺誤

音徽

送王老師掌南院

天生名世降中州將相全才罕有儔北闕鳳池
傳絕筆南溟鵬路奮分猷千年洛水玄文着萬
頃吳江彩氣流柳色漫辭雲馭遠九重丹詔
下螭頭

送張老師擢南鄉

寶露深秋浥帝城九門冠盖擁霓旌宸章

日麗槐金燦驛色塵銷楚玉清沛上聲基聳漢
社天中特簡護燕京愧非國士懷知己策蹇歌
風望遠征

莊子不知何人讀其壁間詩有感次韵以
和

風雨絲絲豈欲晴山光惟見霧分明千人已任
呼牛馬觸景何妨逐燕鶯早識一場春裏夢誰
教萬卷舌中耕征塵到處頻回首只恐琴臺兩

髮生

揚州于園一巖石一亭臺徑命舟遊之

誰家恣植米家兒安頓無痕竟混成雲鎖斷梁
行跳躍草依危磴叠欹傾只寵奚折灣灣抹到
得玲瓏步步縈任坐層坪聊約畧園丁指點未
全明

其二

亭又亭亭樓又樓摸亭明没擁崑丘朱檻畫棟

圖花樹雨渚晴沙織鴨鷗玉砌斑斕分繡陌錦
坊深靚滚晶毬繁華却喜郊原外自失何堪值
宦遊

過泰將登不果

低視乾坤第一山從來惟等仲尼攀到無階級
始知峻不逼雲霞豈謂艱奏格穆愉椒桂潔會
同絡繹禮文嫺十年仰止空懷徃遙覲東皇咫
尺顏

題遲賢亭時旣宿亭中呂僊留字斬僊留像

官亭旋舉問遲賢相語純陽授斬僊呂祖毫端非墨妙斬僊阿堵豈神傳雲封石弁千言與水漱丹爐九轉圓知我塵心滌未得耶鄲夢斷捻成眠

登黃華樓有懷

每日登樓只問天黃華猶鎖舊雲烟逶迤城郭山河麗踈落藩籬鷄犬僊逐客驚聞吹玉蓬使臣縱步控蒲鞨中原處處嗟多壘幾度低徊不敢前

調兵 時至渭州

當官漠漠况乃兵能割妻孥戍遠城未掛祠衣先索賞却操信地得奇龕耶喝麗鼓揚軍色頳塑狼烟辦走程坰野桑麻森劍戟急回征旆蹕律令 未二音俱平

其二

緑林原是版商人未作賊時欠撫循選將何如嚴選牧依兵不若適依民三家燬戍終存遂一士揭竿豈畏秦率土軍需力已悉上醫惟有護元神

大風

誰張風勢倒桐淮過信箕辰經霾靆逐處波濤隨向湧疾呼飄颺帶空排黃河徒愧澄清志滄海長思涵泳涯萬里孤舟驚鼓柝不堪夜日作飇飇

五月雨

兩色過將節序迷可憐原隴斷樓犁花寓重濕開無力鳥殺天機故不啼海引川流陵谷没霧連吳越汐潮低孫舟正恐征帆急不盡森茫萬榔鑠

小姬

見客非關不畏人童情未信十分春清聲尚雜

咿啞語細體須看骨肉匀都就養娘開學婦毋纓阿毋問誰鄰應知未必長如此語及氷人黛便顰

贈李孔聖廣文

五星東聚映滇南天馬昆池舞上驂四座聲聲鏘律呂一門色色闘青藍碧鷄金馬僊踪緲楚漾吳江聖澤涵自愧半通殘素史長留化雨飫分甘

秋日言懷

十年書劍歷吳州破帽蘢頭晷轉秋智愧蜘蛛空布網才踈狐貉不成裘九江烟雨天門斷兩浙清佳鐵甕浮王氣至今宫闕壯中原戰血幾時休

自解

生來磨蝎作今身大月偏尋斗與鄰文字空懸低價買謡言招盡認前因美玉投磚粢自白喬

松入雪歲相春馮欄飽盼浮雲變長酌何須數屈伸

壽王老師

秣陵雄晝楚山川海屋飛籌不數仙地是京畿風雅舊人猶陜伯召陳年南遊只為搜文獻北史何愁嘆逸篇嵩嶽祥開通赤極自分魚鳥適天淵

送鄧子與親翁訃偕北京

君子行成晋 帝織高情獨與衆人違滿揆晴事多泥滯久著嘉猷信手揮鳳藻陛離無匪織鴻音鐘呂發樞機楚江舟畫淮東轉節葉含蒿灑客衣

五言絶句雜集

採蓮

剪蓮先剪水尚是在池時花欲人惜惜盡數送風吹

王導

空負夷吾譽周旋作相公漫道楚囚泣南音存一桐

樂廣

清言推樂令其毒甚雌黄言長短自見何似不言長

清江浦

黄河未出口猶是注南波一發清江浦東流奈若何

易水

風生楊柳低易水依復啼秦廷盡楚炬俠骨不焦泥

其二

無寃歸暂亢隱恨共崤函水聲疑擊筑餘咽咽藍藍

騎馬

王勃流蘇韉鳴瓴落紫烟教坊過不入結客赴燕然

買魚

籃籃憑孫擇单愛小時魚椒姜淡淡鼓縱極下蒲菹

題仇氏別業

燕子磯何在鳳凰拂面來勞君彈一曲欲上又徘徊

七言絶句雜集

南浦放生池 在浦城

水碧風清散夏嚴南橋魚物聽涵淹隣隣不爲
遷臣勝枉把騶皃問鄭詹

舟泊劍浦

東溪水漲溢西溪收盡砯砰灘亦低莫恨半鈎
新月少肩峯入照闘銀鐃

觀龍舟

淮鼓諍諍桂楫齊滿溪擊汰日平西有情還是
吾芳草留與王孫千古羮

七里灘

衆灘獨香七里灘中有幽人守釣竿長江猶是
漢流水廻覗雲臺空一輪

思鄉

命窮磨蝎少歡顏羈旅無年有放閒枕畔數滴
思鄉淚風高不過西霞關

午睡

七月棘人八月還三年懶應散郎班季孫愛我
茸肱析無奈情耽山水間

其二

衙衙征色動長安睡起搔頭日正竿猶覺慈幃
來入夢却無妻子共追嘆

晩霽

山留落日惟餘照天却洗雲薄薄批借問田翁
晴可得近來時偶不能齊

田婦

生來不合嫁農夫縱是朱顏亦變癯白布纒頭
耕績陌那知歌舞醉醍醐

燕婦

雕籃籠翠髻盤鴉緊紐鬆裁立處斜拋郄襇褶
湘六幅帶圍作褪已窺花

簾中美人

岸上征夫莫看花花花鬪艷各成家寧將雙頰

篛爲主寢陋誰能棄寄瑕

妓 傳爲陳蘭姓氏

單綃纖霧縠旖紋獨侍華筵色不羣雙手輕揚

鶼鸂爵微紅潮上玉生雲

七夕

兩泣梧桐露泣蕉人間河漢更迢遲天涯俱是

生鰥寡斷却肝腸盡此宵

紫芽薑

金盤王澤小錢斑獨入咸池落刃鏍況自佳人

手中出紫芽簇簇鬪春山

少年騎馬

綃巾輕東兩襠垂玉勒金鞍織紫騠獨自佳人

樓上盼馬蹄聲遲

旱

屏屏一片四風吹推出紅輪盡日馳應是太陽

光被德何如散作雨淋漓

其二

箕風畢雨月從星憑几敲詩都不靈只見空中

光杲杲啼珠已有水千餅

其三

萬里山川寸寸焦蝗蝻落得噉苗條有時旱魃

于天網準擬一莖剃一刀

其四

解得天心怒不回故將旱報動輪臺一腔心血

雖無幾剖作甘霖儀自災

其五

滂沱枉把雨埋冤到得旱來滴滴殘湯說土龍

鞭不起龍生心上聲江翻

羅畫人遺稾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八目錄

詩京音後集

七言律詩

晩霞　　呈胡榘山公祖

棲雲寺

五言絶句

小園　　對偈作翻語

七言絶句

自警　　崔娘觧嘲弁謝張生

其二　　其三

其四　　望漢陽

其二　　其三

緑珠

答沔陽章子野　　答沔陽章野使君之贈

西路之京東回仍至馬頭積

十九月初上

三月三日雨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閩貢川羅明祖著　男　勢克臣甫仝較　劼克𡺷甫

詩京音後集　　　　性克豪甫

五七言古風

襄陽

余讀北征詩而深有感於襄陽之役也愧才非子美而詩則言志云爾

十有二年春奔代襄陽卽舟觸飄風行輿徒濟

隴畯出押誰噬臍深求獨不進下車知淺深截罪挺身殉天子失小醜赫焉怒用震漢家保舉嚴舉主履行陳飽飫雨露思智慧生重夾士卒素風流彼賊窺發軔後人仍前人同德類嗣亂芻蕘旣不聽討借微軀猶幸懸造化憐不至頻行堙坎正出縣門蕭條茂有賑王孫甚憐才假我墻數仍風波又風波承顏辭浸潤情而恨兵機焉得渠魁及牢愛赤眉欺只恐正言訊虎

狼跨泰巴尾隨山谷起天地人俱非鋪張語徒
浚庚幾望敗諸恥辱動忠盡醉後從狂歌豈作
浮生吝鳴乎福不再事露終無信二月四之夜
九州喪雄鎮可憐一夜中宮闕爲灰燼無力護
襄王麟鶯刈蒴藺張曹逆天理吾人亦不順方
城漢水滙淪亡在一瞬黃昏覓頭顱鬼火頻燐
燐血海骨山堆破獎如汎汎疇昔嘗有言不在
城壕屠兵賊雜處區恐內巧覘覲彼昏醉貪淫

何異開門引狂把言叨叨不意規爲瑱嗟嗟貽
國羞溝瀆莫之振自捺非官守微服鷩叢認三
日達宜城妾僕携鄰飢鹿門獲遭逢亦有良朋
從乘月逾郢江迴邏惡險峻善詞以謝之始將
魚腹殯此後漢陽船水危起餓饉不謂死爽生
禍患牢轄翱廿五寄武昌大小索僻餕塊焉孑
遺身羞縮唇舌詠有客來咭子鬍髯鬖短鬓生
平一寸心九死誓堅穀借著久有心未躋先掛

擯行逵策蹇驅猎欲殺神駿朝登黃鶴樓鳥飛
魚肥紛願言攬烟霞聊免異鄉殫何事不潔游
猎未傍開覺行忱告蒼天自心分蹈舜悠然自
得焉孔不虞淄磷鬼奔雉罹羅失德孫賄贓以
致榆林徒中原混正閏秦越殊肥瘠友民赴義
迅唐憲罷監軍垣周須敬慎

黃梅晴節家家雨或道黃時三日晴梅雨梅晴

矜不應青天分付罡泗鶯流鶯千囀與萬囀冉
三央我懇倉庚天如欲晴聲流利迨其將雨聲
凄清流利不解阿嬌恨凄清客路少人行

五言律詩

峴室

重巖成峴室結搆若堆雲樹小枝補舊藤牢筋節分水聲連漢上山色盡河墳近日多兵火焉知此處聞

楓

倏忽林間起高山響萬楓稜稜吹不攻葉葉湊彌紅有根生因械無[illegible]佗老翁應知玄造巧鼓盪又焉窮

別後死生異傳來音信差君臣惟咎已父子却堪嗟世道憂方大吾生事有涯兩溪可避地莫遣武陵花

遊團山之作

團山何委折疊翠逼東郊板短橋難渡沙平水自交雲巒連洞岩野徑捱郊館北合成村郭鶴鶴不失巢

幹立經修剪蟠蜒翠可餐紅餘春日藥影待晏天繁曾逐榮華發今同品彙存主人珍重切灌溉細滋根

讀子羨示子詩因咏

未冠早琴瑟加冠倍勝前聞鷄遵六學辟蠹索遺編藝圃今工巧靈臺古聖賢括風火卦家國一條穿

其二

失學從兒嬾恐兒覺又遲盖愆須邁迹自教郎行師犬馬垂蕃涸芝蘭頑障持疏龍鑊瘦膝餘却夢魂知

其三

得汝爲吾子吾今媿在懷咸陽悠頃刻涂土出

高柴邀得親生再倍戚汝輩乖至今憂恭已靜
息一清齋

其四

挣命餘兵火如何又不同釀花投蠆尾引月射
嬪胎贅養存吾用艱難老汝才叮嚀惟小宛世
路尚塵埃

其五

饑寒吾累汝筍篋慰心神却倦澆花竹遺忘感

土塵膏脂需沾二妹鮭菜等三人家政都推此無
分楚與閩

杜工部詩贊

此老文章在難賡後代詩見聞患難得巧力囷
窮爲逃少因工寫謝安不在慕宣尼經手削三
百慮同垂

呈爲翁老年兄二律

河汾同泒出下雋特顧城玉遂仙遺響飄來人

共清鸞樓百里棘鳳至九重旌只今餘房杜扶
携弟與兄

其二

卧龍龍已起雨遍河陽花八邑馳周駿二姚信
楚嫪金薤仙路非石載使星槎敢謂寓公至[illegible]
病託年家

哭胡元震二律

吾事困桑榆君方職在隅六年成別恨一旦赴

冥途老父哭才子荊妻屠鵜孤他鄉燈下報心
驚宿草無

其二

世道君能語吾輩伏指南綠何金殿遊遂啓玉
樓函三楚星初落七閩勳化漚問天天莫答文
字使人慚

孤鴉小雪日樹色倍哀哀早別更樓去應從戰

范衣襄州經耳慣鄂渚驛闖備假爾啼相告寔
風莫還回

湉湉南紀遠百折伏龍山規模風物壯瑣碎米
錢歎長路驚偶語呼天洗沓顏辛侍王公側辱
猷日夕攀

飛雁亦知陣分明參伍行風吹絕不亂渚宿有

如城南北分天陸江湖極縱

江雲停至極鴈陣最分明炎藹風彌整飛樓夜
不驚平分南北陸間奏蕭雍鳴轍息天中影京
哀非故情 右二律疑只一律然不敢擅刪原稿

黃鶴樓

黃鶴依城麓樓雄楚會天崢嶸從意盡吳越倍

佐鈥鳥息鳳凰衛洲樹鸚鵡衛眼看沃灘溪
事不措遷

其二

一葉橫江出循山扇扇開常程俻夏洐絕渡見
樓臺日月耳邊展嵩高頂上類應疑之楚者罔
望幾徘徊

其三

既登黃鶴樓俯視黃鵠磯汜洐紆江勢雲霞整

我衣蘆漪潜楚客嶽麓斷虞妃鶴馭有時返王
孫獨不歸

其四

一攬竟原委巫廬就亦分羣皃横浅瀨獨雁宿
玄雲

啓窓

翠色忽盈樓波光漸漸收長堤催柳老净几傍

花幽病久荆蠻俗愁同漢水流橋烏爭岸泊何
處[illegible]孤舟

匡廬山

匡廬積矗矗湖開八面風山寒沙不落水瘦岸
無窮把贈鞋稱鴈磨肰劍化龍春來章貢赴消
受渡江東

漢舟有婦拄綍者

只道田分播誰知織共勞露行司挾纊水際若

投醪帥將驅龍鹿[illegible]軍下虎牢徑輸江百萬樵
停與分毫

再至襄陽舟還樊城登望

明月斜樊渚水雲塞漢城湯空當[illegible]氣隔岸豈
分明一幕南還北千家客盡兵川候騎戰馬野
店獨秦箏

鸚鵡

架立徒相翠嘴輸一點紅值錢都索豆能語未

聞籠静默時登稚文辭衆佾同高低[illegible]皆自
足上林空

落星湖

無名何舍宿彭澤從江心到地仍垂象在天失
熠臨布泉能作砥爐火不成金滴來自天意長
留太白吟

有强受鸚鵡者僕旁覩焉而竟墮之湖中

鸚鵡何堪僕就馴便殺身愁傷湖上草誰祭汨

中鱗言語爲人致羽毛不保真關山歷幾許一
旦問江濱

十四年武昌生日之作

四十過漢汭四十三武昌馬齒征塵老鶯巢韓
徙壯王風摧峴首孺子共滄浪客病淹年歲醫
庸正可傷

其二

所憂非盜賊大有擇人食四十無愛微九年遂

兕觥亭虞廻旱凉天道既霜經節首紫垣罰斁
生勤稼穡

十月十四日玩月 已下在武昌

昊起尙同照孤舟三十回陰晴那記日兵戈只
如雷縮奠東君至員從于夜桂何堪遲老影夜
夜使新醅

廿七日之月

細碾晴光起西偏滿地生沉湘從焰委鴉鵲畫

登鳴潑得蛾眉老高將壁影平弦虛無鏑霸滿
海幾時清

廿八日

細極憑誰剪晨光貯一彎橈艣驚自落江濤近
相闊有約如萌識從今杳莫攀漫欺弦力弱移
宿綴青山

其二

一鉤先日上弦外羅金庢 時與太白同度 兎盡負誰藥

蛾眼瘦自看虛生寧野茵靜度有雲翰六六將
年老升沉總一般

光澤

灘盡自平流淺深在放舟龍鱗潭窟耕螺黛黑石
函幽雲赴三關次瘴生百嶺浮行祠問伯紀大
約半林丘

挐口驛

挐口名何怪驛過即有灘波濤奔枕湧瘴霧放

船難日出山猶夜冬深土不乾酒猶當古道勉
借一杯歡

十二月十四日宿富屯驛

雙橋聯客舍一驛界嚴城毋望孤舟早詰朝晝
月明無錢鮮介胃有病萺精誠若至酒猶道奮
沽度水程

下父溪

帆開惟溯水溯亦亦難斜寒暑無風浪乾坤不

雪花回梢同擲倒避石匝針車歷過既溪險工八
涯未有涯

高沙梅

山獨閟冬碧林邊點點梅依稀曾雨宿領取向
空來四野高沙合孤舟邊岸開忙將行李數對
此即塵埃

歸家郎過小築

花樹相高濕啓扉徑自迷巢多雞喚毋水趂鄉
翻泥生計依丘壑幽居畏畛畦七年深負此何
羨武陵溪

遺懷

清晨瞻北極低首重幽并曾走琉璃渡經聞珂
珮鳴廟廊稀結網丘壑吝餘生泛泛乾坤老悠
然嘆至誠不備老語

中秋三子侍

往年兩地炤今夕一樽同老婦依圓爊雛兒納
竅中輪危江漢澗礙礙海雲濛何日天環轉萊
衣舞桂叢

樓上溪雨

山幕吹不不平音義同否揭一溪雨獨斜輕偏勞燕雀
細背吝魚蝦后土求乾切伊人對晚嗟風雲低
咫尺何必問天樝

首句含霧又含風二句山而溪寓樓上之意
又將含風意洗發三句暗接斜字寫景又暗

接風四句方說到雨然輕而尚勞細而不吝
其有下民失所小人得志之悲乎故五句六
句有山榛隰苓之遺意也樓曰伊人更切景
七句接五句六句也然曰風雲已盡括上意
矣曰低曰咫尺曰天樝見一樓猶睽隔如此
而何怪予君門之九重言外有言意外有意
總妙在寫溪雨而樓上自見則不過是作此
題之詩也自識

早發尾歷値雨

雨點山溪客前林近始明畫眉啼出食比目集
中井滑石粘泥穩衝風執蓋橫鬃難君子役蹄
月有歸程

二月夜雷

雷發土膏動危冠坐小庭皆紅猶在夢宿醉斥
時醒雨滌松杉秀泉開滄汹聲神功當此夜枕
畔幾人聽

嶺頭鋪早下塔嶺

雲送嶺頭盡嶺雲對後生日升禾尚偃泉涸壑
借聲舉火因僯翼求金察主情去家非舊呈淹
蹇郎長程

風波嶺 延南三十五里

危嶺延十里堪復喚風波亂積侵星座波飛倒
漢河潭澄鷗沐浴樹壓鼠婆娑稻塵崎嶇死何
日什網羅

弔古二首

非無稷契以出老杜以事身事品徒頌神堯庭省披曾陪侍荊夔遂
脩經生從兵賊得老望國家寧明詔何遲還未
陽夜落星

其二

浩氣驚千古無聊託酒桮詩文能偶遇官妄自
中摧眼別汾陽將名齊杜甫才從王非苟且釆
石有江哀

春霜

序朝來異這玄春上霜老鬢化未得玄鳥至
何鄉錯把羅衣剪徒憐野草芳闊距千嶺共那
保鬢毛蒼

送胡子蓋子澄昆王

秋色長沙以形寫色石輕舟欲上難前驅清畫錦時先大余湜
遠邁泛晨蘭峽下地名雲猶宿溪乂地名地各潮
仍携劒去夜起斗牛寒

白蟬茶

能于朱自異各卉戉殊顔不畀嬈油臙同茶絶探板露結苞誰覺辰單色青慳往日繁華者都過十月還

危氏水閣

橫樓低水閣倚檻數遊魚從樂無曾綱吾懷得卷舒矜花通牖戶錦石爲渠雲勝非相逼丁卽卯秋宋伯慶之意寧應滓除

朱文公祠

有宋崇儒術先生集大成泰山雖絶頂洮水厥初生俎豆空壇在地主不葺風流異代傾聰明多少漢能說不能行

附聯

再過嶺頭舖

山御嶺日出影落一庭秋麥靡霏先白豚肥堰亦縉操盤羞稚啄結鞭觸蛛絲險阻迷樵牧愚公枉費移

文武橋松下偕社飮

蒼松橫古道橋勢劃然罪六勉溪支派山能阜塔臺壓烟四季熟竈火一時灰立地花生老安驅聽往廻

朦朧

雨久夜疑晝忽明忽不明朦朧光度席破縫炤多晄松栢風能辨江山霧各情愚夫同幻黃簡

前詩皆萌

圈字不用倒

京音後集

七言律詩

禹陵

稽山獨往禹陵遊明德乾坤惜小醇江道東來千禩蛸離宮南向萬松嵯蕪方父老瞻回駕於越王孫泣故舟安得專車全副骨行觧揮檄傲吾儔

洪山寺

城居遥望嘆層巔及到層巒勢宛然塔逈雲心山半去鍾廻潭曲水相連飛杯惟與青冥共解被常隨黃鳥邉咏罷歸來芳草暮低頭覺雨始言還

題闇公別業

梁室南山挹漢川山川別是一般天雲滋松菊籠冊鶴日暖芙蕖浴綠蔦鉦鼓不驚高士卧琴書長結古人緣閒看城角登樓處腸斷流離弔

仵宜

書役有以撓能經畧詩見示病其不工倣咏一律

熒腸男子犯英多秖犯芙多却爲何成敗終塲都瘖射是非混帳大家唐王閟金塞魂追魄楚水湘山泣継歌若要洗開千古恨後來依舊賈吟哦

楚闈郎事

紫微西杓少微開三楚雲生五色裁大雅尚存鍾鼓作斯文長著日星回芙蓉江晚巢鴛翠黍稷塲秋放牡駃核鳥應飛黃鶴上等閒綱得論仙才

文明堂慶榜宴郎事和王炳蔡年兄韵

不道從前爨眼疲雲開擊節楚多奇龍門篇篇魚生角虎榜人人豹變時品第高低隨分定文章進退動神知官微敢與爭馳道五子煩題了

不欺

館試憂旱祈天題和吳太史韵

箕畢箕躔耦十千麥秋好信今年淇花蛩岾
周宣殿王粒橫鋪大禹田父老公堂脩俎豆將
罪海口罷樓船自慚散秩依垣末敢埜金門牘
讀泉

曾成翁誦章

孔林孝第推曾氏演出西江萃一門湧道簪纓

雄閥閱只看王帶動撐軒清風特立騰梟鶴指
日班行列鷺鴛到得宦成仍素履崇儒咸仰漢
儀尊

黃陂李松友京山除以忠遞襄州于其行
也口占以別

弔古還悵又弔吾山川今昔物情殊千年形勝
經爭戰此日征求病轉輸落照低回竊善步狂
風翻覆避穿窬郢過休問當時客便是陽臺夢

有無

瓶內牡丹

折得牡丹付玉壺案頭富貴可歡呼姚黃魏紫
渾無異國色天香未肯輸憔悴秘因辭舊幹嬌
羞都愛揀新枝此時正好春相借莫待胭脂筆
底圖

自夏至至小暑雨

蕭風艾雨急相催薄整羅衣熾炭煤大暑當辰

猶自冷沈陰雖夏不聞雷淮南淮北鶯花泣江
楚江吳鬼麥摧十五州城消賄賂英雄那得不
徘徊

送舒木老北上

三年考績一年官又是拙容供索瘢頑鐵各宜
加淬煉鉛刀豈妄刈芝蘭盈虛滿眼乾坤大賢
否都收禮法寬勉念前因多自福聊同鶏邑未
來觀

贈蔣記室並其尊人

顛倒陰陽只一卅卅成九轉事艱難五千文字傳關尹九六商書演杏壇經緯拈來羅指掌坎離搆處貫泥丸君家果有淵源學琴遇知音方與彈

新令訪

不道逢迎非所長周旋促膝始知傷包涵豈復疑操切吹索無餘恐過詳校上烏啼都送客江間艸色盡悲霜隔雲出岫空舒卷

王孫索贈口占以授之

尊歲半載忽雲泥欲問江湄不肯西風兩還如悲叔子烟花枉自然蕭齋無才爲足當魑魅見涼豈能尚滑稽莫道腐儒腸盡腐夕陽惆悵艸萋萋

九畹蘭蓀頌楚王靈均世系出高陽漫言彩屐同儒者寄跡園林傍小塘鴻藻爛披金石[illegible]笙吹徹水雲鄉強仕無成湖海志却伴仙蹤覓藥方

午日漢上草堂

九州何處不容任忽忽飄蓬又一方博望屯燒龍尚卧淮陽宅化鼠拖腸横鋪蘄艾當宮扇細碾辰砂拌酒觴勝地重遊佳節至誰言朝市𣪽山堂

其二

萬樹刀啁起墠壇壇前五月袷衣寒興來熱酒籌相錯醉後新詩和者難妓有紫雲嬌宛轉歌傳白雪意闌干荷鋤隴上哀靈雨淚酒園丘不忍看

其三

楊林之興何艈艈風雨無端忽自驚寂寞三千

一分鳳彩旌心九萬有鵬程隨緣邂逅如要約阜
步艱難郎遠行草堂別搆乾坤處棣點綢繆太
古情

襄州九日

年年一度九日來時物已不耐相催菊經霜戰
心方透酒入熹和味始廻萬里誰銷金華氣一
樽獨酌黃花開南陽尚徒隆中卧王粲儔登漢
上臺

其二

問君何事異登臨才盡已忘賦物心狐兎尚流
三川血犬羊常狀九邊陰無衣偕作寧憂縛伐
木相求聽好音冠蓋今日都天際草間骸齒尚
須尋

其三

陽九萬物改觀日客孤一寸感時心故鄉出戶
當高處漢上乘槎須往尋愁雲壘壘山姑舞世
路茫茫虎豹吟細摘菊芽烹雀舌離騷歌閑韵
如琴

其四

窮如靖節歸未得九日花酒事都無香重知荷
年朋賜病久翻悲吾道孤藥裏君臣尋古本道
家日月逝須臾漫談煆錬補天缺天缺彌多世
可吁

午寐

柴門無鎖白雲幽一枕橫鋪世界浮羊入牧童
生富貴蝶來莊叟忽風流閑中坦腹忘棋局醉
裏吹唇唱酒籌三十餘年榮瘁遍黃虞與叔季等
蜉蝣

襄寓感懷

四十餘年不識幾差將尺木築長園是非恥辱
都經過兄弟友朋相見稀殺念未除柯合爛遐
心已往焉高飛從今編入魚樵隊收拾殘戈望

落聹

却恨朱顏悞此身年年無語度芳辰當時枉作風流案到底番成抛擲春紙上形容終有盡心頭隱曲自難陳憑君儘賣冊青巧天下傳神見幾人

此予和天池之詩也先生原和唐伯虎詩首二句僅存二韻耳其六句有云琵琶■語番

成怨𢿼捲量金買斷春一捻腰肢底是瘦九回腸斷向誰陳西廂待月人何在秋水茫茫愁殺人先生最賞𢿼捲量金一句偶王伯良退梅葉堂先生命和之結句有云當時不是羞郎面應悔明珠錯贈人深加嘆賞極得崔娘不■之恨一時衍派千古義情繆爲強附如此

詩是堯夫讓僕時何須讓僕費吟詩我逢磨蝎早安命奴坐閒餘更怨誰天下紛紛生治亂活逢坦坦遂■蠖幸無朱頂千年鶴落得張公不語伊

其二

一十四閏都經過若用奴僕七有奇悉入定沈宜合黠斗纏磨蝎豈容爲學非醇矣當相棄性不遺忘與物適眼底恨無金篦刮遺懷只誦堯

夫詩

晚食

却從晚食積薪柴饑鐘相臻盍所弄病有詩書歡自得貧惟婿僕感相皆扶携短褐薰晴暖泥埽堦除覆桥歇城市鄽褰忘戰鬪悠悠誰是悉予懷

城頭疊疊水雲低對鳥沿江相對啼柳入凄風

腰不舞人忘周道跡如蹊冠裳穀䅿埋塼舊粉
黛姬姜宮闕迷莫向[illegible]誇陰囿秋霄零落白
銅鞮

雨下同周青震李松友徐以竟朱汝潤飲
酒

好雨包人眼共開蘙藹竹葉點蒼苔一樽聊破
山川恨四塞頻聞鼓角哀此際悲歡驚聚首他
年巨濟賴楂才於今正少高陽客不盡觥籌不

放回

[illegible]

遲向葛藤下一刀于今世網已周纏負耒在解
戎誰咎入穴成需客[illegible]遭[illegible]鷩
困役兎䴕戎條開[illegible]一部堯夫易讀罷閒樽始
自勞

寺有伯紀舊題不存感而弔之

十五年前伯紀詩耕櫚特贈小武夷雲龍萬里

秋焉在泥馬偏安[illegible]又敎野寺遨遊茸鼠竄亡
檣避迄有神知誰家收拾殘篇去我亦流人淚
更垂

小松峯子

袖拂烟霞扣石門箇中別是武陵源山客濃淡
雲來往樹影高低日吐吞和靖隱時梅已老淵
明歸去菊猶存誰人先整登山屐踏破蒼苔一
徑痕

再送鄧子與親翁光上

策馬天門就計偕朔風吹面正喈喈黃河一葉
經吳起[illegible]千尋注泗濉下璞韜光宜刖足雷
鐔爭犾掃塵埋宮劍[illegible]枥休輕折留取饑籧
玉街

吟霞

落日何心私向霞離離萬道彩橫斜村農總揷
知新稲行客征期恰熟瓜天上精華風裏定人

閒榮譽望中詩開來每愛方塘立水色空澄景
物奢。

呈胡[illegible]山公經

鷲峰西聳斗分居楚粤甌閩歷紫墟百煉真鋼
仍舊濡十年元老又新車中原蹶屁誰憂及辟
海鯨鯢費力除深荷衆情無以報執鞭欣慕問
何如

棲雲寺

步雲橋過數峰西倚杖臨危野寺迷護石交加
籐亦古穿林囀喚鳥如謗龍蛇起陸誰聞戰草
木傷春晝覺低欲借招提斷不慳老僧片片足
幽棲

輓吳公祖

九峰王立籠烏紗雙水鐘寒凌曉衙潔比伯夷
惟叔共官從下惠爲臧嗟攙搶落地虛天藻哭
泣經辰度歲華自是幽光無可闡翩翩仙吏結

星槎

綉毬花

團圓凝碧半薰黃攢就晶房捲畫裙碎度珠璣
偏是朶生成琥珀却如粧新莖秀欲椎陳蒂百
寶輝呈只一房笑殺齊雲同剪綵三郎不羨海
棠香

陳貢生遠訪

[illegible]風琵琶赤掘海有客扁舟自越西鐵艇迎掛欄

入絕跡却疑蓬島語何稽毫端峙入景中景五
底疏生齊不齊如到武陵煩借問槎來不道迴
無溪

五言絕句

小園

花發偏驚雨勞藎護花心東風空自惡日出靜無陰

對偈作翻語

菩提即是樹明鏡又何臺無物能物物任惹塵埃

七言絕句

自警

莫將[illegible]杏西家不道籤膛作黑華懷裏草囊春裏夢蒸砂到底只成沙

崔娘解嘲弁謝張生

一見茂陵別鼓琴同心終賴白頭吟崔家女作鄭家婦那得如君有二心

其二

窮女已非窮婦何西廂月樹向婆娑于今只合不相見倍覺前年少一梭

其三

閨懷原不解傷秋錯在當時認好逑倒把自家出脫盡是非未必付東流

其四

悉花不合贈漁郎羸得終身枉斷腸收拾鄭家

殘荳蔻期君重晤到泉黃

望漢陽

大別江頭水不情纔趨鄂渚便吳城仙人也恨
離遮道王蓬飄颻尚數聲

其二

蛇質龜文兩峴間中流秦蜀過江關行人只把
芳菲恨自是王孫去未還

其三

襄州春艸血模糊漢口風生萬樹枯[illegible]向來人
類問信長城夜靜亂啼烏

綠珠

何曾典午解佳人強占季倫嶶湧春萬斛明珠
容有債樓中買不得香塵

漢草如何尚未肥況經閏月能春暉臨粧傍把
腰脂束舞入隄頭素手歸

答沔陽章子野使君之贈

沔水東流過漢陽烟霞猶鎖晉時山勸君莫斥
半公事可與人言幾破顏

西路之京東回仍至馬頭積

沂水南奔半入淮沙洲鴈影落天涯板橋去日
堤間柳青盼窺人夾道排

一寸光陰過幾陰回頭已是日平林却妨淫火

來如賊須惜精神貴似金

江浮綠水映天藍白浪滔滔南岸南烏憶客樓
人倚韵壘馨筆彩却如繞

十九月初上

嫦娥半湧遠峯眉兩兩嬌羞不自持山月無人
收拾得春江却寫在漣漪

三月三日雨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九目録

詩餘

詞調

九卷目録終

此葉北圖配補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閭貢川羅明祖著　男　訪克𫢸甫　鄭克臣甫　怡克柔甫　仝較

詩餘

女郎　阮郎歸

鶯黃學扶髻蟬輕紋紅映水晶三三麥婦嬉如英隔窗逗晴情　翦乳燕囀雛鶯欲前問可卿南來北往脉平生千金許識荊

五月舟行　臨江仙

劍滿舟行季子石火龍騰酸江紅舟中勝似爐中烘泉漿惟代汗出髮漸成童　何事奔波逐赤日那堪膈渴交攻伊人樓上來薰風心欣不假扇獨與羲皇同

端午　齊天樂

江樓逼近東江滸此時五月初五危湍雄黃筵排角黍倚檻龍舟擂鼓蒲風艾雨忽燈結元宵符懸端午最好佳晨咲殺鎮悪生無乳　㮇㡌

縈縈在臂滿眼傷心沉淈往事淚如縷公子無言美人何處芳草季季蕃庶熱腸誰主縱粽非差來安知不吐獨對菱花江心淘肺腑

壽李太虛先生　醉蓬萊

喜許吳仙侶柱下世家蹁躚霞珮金馬玉堂恍化宮累塊冊麴香浮綠園花嫩沁爽莪堂背遡之知非孔之知易今寧無筆　章水汪岸西山長在人中鳳麟朝中咢鶚問苑蓬壺此晨雲靉

靆願附劍光倪非龍化知已恩無載漠漠平湖清虛萬頃流聲四塞

元月四日　漢宮春

風乍煖寒聽人家香戶敲斷金錠無端夜雨故柒邊桑枝紅英尋蕚到曉來做弄低垂泥數朶山光澹蕩半塘水貌淪漪　春力自多何用早鋪茵疊繡省許多鐘鐘飄此時落得亂倒瑤卮部華易逝想去年在客流離莫管着閒名賜

利花前拆薛癡癡

重過劒浦　卜算子

劒浦舊山川幾代春秋老削就巉巖織翠翹標棘崎嶇道　鴉向夕陽黃燕趁初晴阜城北樵樓靠女牆塵積無人掃

春雪　憶秦娥

千尋雪春眉粧得眷如耋眷如耋行雲斷續終風淒烈　紅塵古道東西蹤等閒軒冕同蛇蛻

同蛇蛻蕤蕤始佔子肌膚比潔

山行　浣溪紗

山逕百寒四十周三元拂髓駐金輜寒風寒雨透征裘　綠蟻一樽酹進進青萍七尺覓讐仇英雄肯逐水東流

靈　滿江紅

恰是春初汝旬雨征夫千千堪憐是香階紅綠雕欄翠籍把我恩波破費也滿市花燈三五夜深閉門想舊歲豪華今莫莫　無情柳東西陌無腔板高低拍簾幙垂銀鈎海天恨窄莫笑前衣不似尾苔痕印入雙芒屐何如留幾陣符蹊天作井液

壽龔長老　憶秦娥

龔長老行年五十殘瑶草殘瑶草蓮臺推却淨瓶踢倒　荆棘既除森梨棗滄珠萬斛傾僧寶傾僧寶怡共千秋奏人間好

登延城北樓　喜遷鶯

十峯齊揖恰嵐翠飽殘蛙雯恣拒暑酷風高帆征人立萬里江上寂寂可恨紅粧不來最喜綠樽偏急微醉後向筵前起舞樓頭長嘯　老我間闊憊押衙何人空對湛盧泣砂礫抵金瓔玖呼尾蜷蜎庋也諤諤暴雨飄風幾朝鐵骨冰心自執試搔首問彼蒼如何只爭呼吸

瘞馬　卜算子

徑力踏風雲剪翎加羈絆佁築不來識者稱僊
蹇高騰逝　附葦踏從容望塞關與衛衰老繞
辯道才爭似韶芸囊

殘臘　　減字木蘭花

飛霜飛雪風入溪寒毛鬢裂衣盡山单忽遍建
州第一關　韶華已暮旅旅愁懷何處想爲閒
元宵故里誰將客夢招

雪　　喜遷鶯

飄飄銀霰正刮地狂飈絮楊棺戰碎玉玲瓏珍
珠抛擲大地琉璃一片鴉影斜斜可數蛩語凄
凄欲咽舞不住僵蘋洲釣叟手枯竿線　繞閣
金爐爇鐵馬簷前幾陣丁當房陌上楊腰墻頭
梅臉倏忽榮枯如電去歲吳山越水今朝閶樓
深院恐入鬢問春來憐我長能恣積

哭林小王　　雨霖鈴

春花春雨倚欄杆點點紅污少年何事長逝正
離緒處塵埋瑤樹燕水盈盈阻溺竟生死歧路
嘆才子難得蒼天亦妬王樓偏需賦　萍逆醮
祉兩賢故想起來榮枯憑公付夜臺世上都窩
無生債誰銷誰解争甚痴乖叛北城西縈縈丘
墓盡道是朝菌靈椿一樣閻羅註

秋恨　　長相思

南天秋北天秋一樣楊花兩處愁夕陽吹滿樓
江東歸河東歸到海應傳言信稀腰肢減幾

圍

別恨　　江城子

心頭空恨舌頭乾淚如瀾倚欄干且整盤桓訴
盡辛酸說得奏時意不奏那容易上征鞍　征
鞍一上萬千山共誰宿共誰餐絮落萍飄只是
愛孤单待你商歡歡不得舊日事回頭看

閨情　　鷓鴣天

雲暗重闈柳暗牆眉挑鸚鵡不須防綿纒細盡

從前意緊急仍償後約商　胭貯淚臂留香巫
山會斷九回腸今朝夜足生平願點滴花心彌
嫪嘗

秋恨　菩薩蠻

堤楊漸皺眉端靡井梧亂落暮烟紫漫着輕羅
颶風來早晩凉　鴛幃穩眠慣此日同孤厲自
後誓重逢懽嗔倶雲容

詞調

步步嬌　新別

三月行踐家鄉晉滿目碧汀蓼征車山徑遥兩
嶺風潮桃花武陵老紅絲畫船標鏡湖清一派
笙簫繞

醉扶歸

雨靂霳水漲長江湫浪滔滔片帆一葉飄磬聲
幽說是金山敲塔影迷說是揚州道彫網繡陌

女妖嬌錯疑地湧蓬萊島

皂羅袍

自笑風塵纏倒羨風光都付烈日寒宵淮河滚
滚六王朝滄海沉沉五代老泰巖埜孔泗埜琢
尭幽井慄慨冀北嫖姚山共河路債何日了

好姐姐

堪憐一官折腰累前程誰分白阜龍樓鳳閣咫
尺隔九霄雲縹緲文章錦繡無人寶蘭蕙盈懷

只當妝

香柳娘

黃金臺舊基黃金臺舊基夕陽古道烏啼雲樹悲芳草歎人生遇合歎人生遇合淚盡北河橋目斷西山宵空悲歌燕市空悲歌燕市懶把銀釭細挑鷄鳴鐘鳴東未曉

尾聲

金鎖衾敝貧無了膝下粧前夢裏相只得開構

醉去好

好事近 七夕

河漢水茫茫且喜今秋相傍同心低解往事許多淒涼何辜一夠睡別鳳離凰悲省這樣參商盡着金梭千樣巧准填還宿債予息都償

綿纏道

秋色長歷多少鴻來鴈往趲碌過鵲橋宗短旅程一年得一度湯活生生守着寡婦何如却遠辭王嬙做成个完場便饒倆笄等添漏水一日千歲長張果老周天打箅占他一日甚麼高強

普天樂犯

遇羅堰撒扶筐天津上天浮碧漸臺緩步下瑤階冉冉環珮丁當逍遙河上侯門十二排仙仗一天辰宿遠人歸箕頭箕尾坐中央

古輪臺

王連床河頭絡角泣寒蛩月下梧桐冷東方未

奕携手雲鄉誰把一沼兒天分同漢相看同河相望年年逐段遡吾皇想當初妾孫棄津上郎牧犢田崗都是誰硬主張門對户當成婚也蕭相離婚也蕭相西宿又東粻這反掌不如収書一紙都勾帳

西河柳

一縷縷斷妻腸一撥撥穿妻掌金刀剪不斷心上枉十指尖頭六月霜只道是天衣爛七襄不

道瀟湘滴兩腮普天下把條爪設槧將巧兒擬那有此間工夫與他纏野帳

尾聲

到頭來都穩當情真處皇天終諒一道赦文天樣長

朝天子 失鴨

傷嗟痛嗟一對鴨兒同放在船艙下難道卑究家把我的揀來當芔蔵你的扁毛一个不差兩

个無話令人嗑牙令人嚼牙一碗寡飯兒都权罷

又 失鵝

鵝鵝雄鵝不住兒向簷前呌自從下襄河便是影兒不見了也不知落誰家鬧鍋破誰家敖料這箇粧訛那箇弄訛就是飛上天也沒一根毛

史旁序

今學士大夫家讀史者無論千百其人而乎未嘗謂之善讀史也以勝敗爲是非指成敗爲取捨此不過簡册之皮毛編章之糟粕焉爾近有一種專精于翻案顛倒典嘗特肆爲吹索闢麗於根奇誇張浮靡復泛爲震彈更有借他人之往蹟寫一己之牢騷逗舊事之誤踵發目前之塊磊噫嘻曾謂之善讀史也哉善讀史者置身處地借境處時於萬難措辦處觀過可以知仁於千般遮飾處一言可以定罪則莫如

羅畫人師史旁一書矣　師學富天人才淵今古紫瑟青囊直尋常之經緯丹書赤字亦餖飣之文章經綸抱不世之奇匡濟盡千秋之偉柵亟歎髯指畫字字謀謨運籌言言韜畧奈未顯龍文暫深豹霧謫星偶匿雲漢自昭日與與祖同江子柟者載酒問奇闡詩說鬼每出史旁一二則無不開人未開之眼闡其幽深生人老公之面自其究抑復使奸雄落胆異俗存懷誠快書也久久成帙大約係晉梁間事

師其有見于吏虜交訌日無寧暇風流者見癈于清談反側者謀深于鬼蜮目切時囂心懷慷慨倘而悲傷旋而撕覺

師之讀史固未盡于晉梁也乎與祖輩不忍以珪璋鴻寶晦諸篋藏先布

藝門以供同好使知天壤間有善讀史如

羅畫人吾師者

崇禎戊寅季冬門人裘與祖沐手百頓首書

史旁凡例

一取名

世下事繁史不厭詳斷案之簡綱目已難正言無當寧取于旁旁之爲義取諸大易

一命意

傳信闕疑削僞存眞旁之立言易倡疑僞心燈不炳混淆誰知書盡信乎蒙莊寓言以虛爲實以實爲虛史旁本此

一設辭

駡諸古人古人不應或人或已搬演雜出借人機括快我心靈天外設世冕中生人小說乎傳奇乎吾弗知吾弗知

一制用

塵篋不啓柢牒示儔屋屋黍黍安取乎旁讀史者服要炬思要串手要劄胸要具不有喬木焉出斜枝不有石竹焉有側笋

一原情

竆則着書困不尚口束帶提紐坐傷痛中述削頸兵安誦讀裏思古人而無右因勳忍而增益顯聯隨時倚穰在我

伊人樓主人識

史旁目上

楚王瑋 晉惠帝元康元年

羅尚 晉惠帝永寧元年

長沙王乂 晉惠帝大安二年

周馥 晉懷帝永和四年

慕容廆 晉元帝建武元年

徐龕 晉元帝大興元年

王導 晉元帝大興三年

焉叏陳珍 晉明帝太寧二年

庾亮 晉咸帝元和二年

褚裒桓溫 晉穆帝永和五年

張駿慕容皝符健 晉穆帝永和六年

殷浩桓溫 晉穆帝永和七年

姚襄薛珍 晉穆帝永和十年

符堅王猛 晉海西公太和五年

王猛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

桓溫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

符堅慕容垂 晉孝武帝寧康二年

朱序 晉孝武太元八年

秦主丕慕容永 晉孝武太元十年

慕容垂拓跋珪 晉孝武太元十六年

柳恭薛強 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

魏王珪 晉安帝隆安元年

勃勃姚興 晉安帝義熙三年

王鎮惡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崔浩劉裕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沈慶之 宋明帝泰始元年

任城王澄 齊明帝建武元年

裴叔業蕭衍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

元英源懷 齊和帝中興元年

史旁目終

史旁目下

蕭寶寅 梁武帝天監元年

蕭正德 梁武帝普通三年

李崇 梁武帝普通五年

元法僧 梁武帝普通六年

元畧 梁武帝普通七年

元天穆 梁武帝大通二年

陳慶之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王道習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高歡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盧辨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王基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可朱渾道元 梁武帝大同元年○

崔暹宋遊道 梁武帝大同十年

永昇 梁武帝太清元年

杜弼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楊忠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高洋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太子大器 梁簡文帝大寶二年

宇文仁恕 梁元帝承聖三年

王僧辨 梁敬帝紹太元年

楊愔 陳武帝永定元年

殷不佞 臨安王光大元年○

婁定遠 陳宣帝大建元年○

瑯琊王儼 陳宣帝大建三年○

杜杲 陳宣帝大建四年○

傅伏 陳宣帝大建九年○

韋馴王璒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

蕭岑 長城公至德三年○

高熲 長城公禎明二年○

漢王諒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

元壽周法尚 隋煬帝大業三年○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貢川羅明祖著　男　勳克廷甫　覲克臣甫　仝較

史旁上　恒克秉甫

楚王瑋 晉惠帝元康元年

羅子曰瑋以驍勇聞楊駿猶憚之忿汝南之欲奪其權用長史公孫宏計投衛瓘以激賈后誅云疾已黃門宣中夜之詔縱不可復奏目擊否畫之禍猶不可留黃門以質乎心恨恨于私怨故不暇深慮也亮瓘誅弘盛之說不再入麈騶虞之幡出懷中之青紙泣語劉頌何益哉

大抵天道好還以楊駿有震主之威而飛箭係書尚不能緩須臾于馬廄中懷中之紙猶夫石函之表也託體先帝猶夫孤公無子也恨恨私怨不暇深慮却爲明眼人看透

天下一家夜生無異與劉弘之治流民也尚寧不當習死

羅尚 晉惠帝永寧元年

羅子曰羅尚之失流民也惟是貪性難移肰御冉李勃還趨期優賈式之讀送致李特開成之基嗣以宗岱孫阜之救特輔授首不因此時殄茲易轍慰勉撫循而嗅咻之徒使之驚怖畏誅適爲李雄燃灰之藉卒起氏宗苟非劉弘三萬斛之粟其不死于李氏也者幾希荊州璧之給其田種擢其賢才其究安宅噫新城元公不死晉不濟已

甚哉貪性之債事也而獨于羅尚爲更嚴縣竹之珍玩可受故人相逢不吉則凶已爲李特所乘而入蜀之流民復移書諸要援索賓貨也何爲總之貪而無斷誤聽冉苾之謀猶後之也貪之一字已破尚之生平

謂衆蓀正順也何辭

長沙王乂 晉惠帝太安二年

羅子曰、長沙之狀李含馮蓀卞粹也、葉遣一介之使馳告河間曰有客告于孤曰含衆不道謀離骨肉非河間之本懷也今罪人斯得乂不敢擅誅生致于王前乞王治下司寇鳩我兄弟戮力帝室無惑志于細人使顒殺而不誅耶則勢寔戎首爲逆逃數布告諸王下明詔以討之俾大誼子天下不患其不服矣計不出此遑快一

朝致樒頡綮虀假手于東海讀洛下之謎張方軍之流滯過金墉故壘可爲於邑矣

與今之亂爲河間爲成都爲東海各各懷無君之心即長沙奉越討賊而此衆安能青天白日者固知不能馳一介使正告河間是非瞭然

從馥之謀或可後已奈奸臣之阻事何

周馥 晉懷帝永嘉四年

羅子曰、馥建言遷壽春踰年而居各入洛其謀忠矣其言驗矣東海以不關諮于己怒而召之使馥聞命慨行詳審機宜屯兵贺摽中錫宼竊外禦強胡不屹然長城之重乎肆儉裹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帝惡越之專也況非一日望援征鎮客勅苟睎情可見矣發不之思而遽焉敵愾于裴矩卒見獲于王確憂憤而死不亦悲夫耶

瑯王責其闇召不入坐以反伊狀檄東之詔猶然守府豈其下亮太傅之手乎陽孤掌難鳴而割據僞安既牽制于王導灰心比代復厭忽乎祖生何其責人明而責己昏也

周祖宣維正朝廷忠情懇至原看破東海不臣其不先白也馥之忠也但聞命不行未免首鼠馥當伏辜矣然謂之反也不亦誣乎

徐龕晉元帝大興元年

羅子曰一徐龕也帝惡其反覆勒亦惡其反覆然帝絕其降而棄其地勒受其降據其地而旨殺之甚矣晉人之拙也

周撫之敗徐有功而後于劉泰山之叛何悖悖也至斬伏都三百餘人而復歸于晉反覆二字何所逃責

王導晉元帝大興三年

羅子曰周旋者鄉原之雄也然一存周旋之心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直王導殆有甚焉導與敦同謀者也緣帝無北伐之志導得以苟且之術固其寵王與馬共天下謂導爲惡聞之乎導挾敦爲外援子弟樞要迨隗協任事必有以朝廷之陰事告敦者特其巧在不露形色耳不然王導逆節路人所知未聞導先有一語攻之而預有以制之也王敦既反直下石頭未聞道率其子弟身先士卒而聲其罪以討之也周伯仁傾崇白望影響清華庇導而自殲厥身石頭既破敦道出入二宮間抗墜翺翔如左右手嗣主英明任用鑒嶠遐唆入衞始知天之不與敦哀以携其宗卞壺議贈諡尚遮護開門之周札例同周戴郗鑒數言悉其奸矣噫導于肅宗之太行而以死殉也猶可贖也

周旋二字直勘透茂弘一生在蘇峻則曰包容在郭嘿則曰含忍尚爲中興名臣乎千古絕識千古高議

馬岌陳珍 晉明帝太寧二年

羅子曰知勇哉二士之謀乎劉曜擁兵強弩之末赤壁之覆轍再見於今矣少須二句張茂可不得藩也惜哉

親出拒戰已勝于糟粕書生萬萬至于烏合之衆必不能聯且持久二子之見何其智而勇哉惜也馬岌陳珍竇之不及待何

抑揚跌宕 導心何安 是知敦顯 而導陰

庾亮 晉成帝咸和二年

羅子曰亮召蘇峻而訪于導導示之以苞容其後處郭默復然吾不知所謂苞容也是導以待敦者而待峻也揣其心恨亮之顓政已不與焉亦昔日之隗協也蓋逆料亮之必敗而坐視以傾之矣在元帝無大義滅親之忠在成帝無不畏殪禦之義太后以憂死承逆峻之右命而面無泚容桑榆誘諸賢之收而獨食容容之福何異乎即位不朝而稱疾送客也卞公可謂三代之遺直矣嗚呼東晉而下大臣之工卿原以悞人國者導寔作之俑也

蘇武節應不若是與遵養時賊俱從茂弘周旋兩字來若以不從吾言猶執正議爲導寔者終屬囈語

觀得而易 久者時也

褚裒桓溫 晉穆帝永和五年

羅子曰石遵之時慕容雋攻安樂覇攻令支楊初襲西城謝艾雄行于神鳥而鄴中內亂蒲洪外叛天之棄羯也久矣江左式微褚裒徑赴彭城司馬勳斜出駱谷桓溫亦已屯衆安陸矣不於此時三道並驅直指羯穴坐視裒勳之敗何哉溫特不進不爲人下而又不欲與人共功名者也昧悞事機歸咎綏苻晉失中原有以夫

不欲與人共功名直是奸雄睃昧心腸不料褚裒之敗竟自和盤托出若以順天乘時爲非上聖不能終屬腐說

張駿慕容皝苻健 晉穆帝永和六年

羅子曰或問曰駿皝健三人孰爲賢曰駿尚矣皝次之健又次之總非晉之純臣不過假正朔之名號而恣其吞并者也雖然寧取姚弋仲焉石存亨石石亡屬晉絕不且焉者也何狷潔也偕江左君臣鮮駕馭英雄之才一味覊縻故袖手聽其割據而受其玩弄焉耳冉閔沮几石胡華湏俱盡沿江呼飲可以乘矣民心思晉晉不

渡江而群胡竊晉命以收之李雄曰晉室陵遲德音不振賈堅曰晉棄中華民既無主强則託命噫秉國成者誰耶

中原無主自古未有戎狄作天子者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雖不從黄龍之請而六俗豹尾秉懷能若是倨潔否至于燕秦何可同日而語哉主雖不競而猶有維正之言可以風世

殷浩桓温 晉穆帝永和七年

羅子曰晉之偷息于江左也始于王導之養空中于庾亮之躁舉終于殷浩之虛聲而病不復作尤倶在浩温之水火猶桓温也思用之不敢大用之又思所以制之制以浩而温遂不可制矣故温之事晉也惟是自見其才而又不肯爲國盡其才雖温之跋扈不臣固其資性而處置乖方繇于御之失其道也温之軍灞上也耆老

垂涕携牛酒以駿奔官軍之弗護晉室也豈顧問哉持暧昧之心欲天下之豪傑樂爲已用王猛責之曰長安咫尺西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可謂悉温之隱矣劉裕之伐秦也三秦遮說隴西佇企開國百有五十零二載歷帝十有四君匪風下泉至久不渝欲遠南還得而即失自謂莫有測之者而情已揭于崔浩勃勃與温前後均轍而殆甚之獨温弗肝厥歷亦弗

若厤宗温之才亞于裕歟曰非也時有安石温不幸而裕幸焉爾

深淵與元子竹馬時已相輕薄簡文欲引爲心膂以袪温夫凞之討及山桑之敗温豈無言況寧其遺臭之夫哉

山桑之舉 浩温已冷 殷勸進

姚襄薛珍 晉穆帝永和十年

羅子曰天下有慕虛名而受實禍者晉之用殷浩是也使浩不興北伐之師審已量力守王導蔡謨成[illegible]名流優游卿相布衣之隆何以加焉不然者北伐之任舍温其誰納王孔之諫而閫外推之奉吾君以命將則温之進退制于已矣乃任用謝尚付託匪才尚失之張遇已又失乎姚襄廣布刺客居將相之權躬匹夫之行適以爲敵使此温之遲回抵隙乘其蹉跌而排之猶掃葉也然温也自鹿失亡隳成中路却薛珍之嘉謀既不能用從而殺之較之浩其得失寧有倍蓰哉浩非其才與温之不盡其才均之無益于人國也已

姚平北威武自強謝尚待以幅巾一面交好至于遣刺客殺之終是書空咄咄小家子手段浩與温相水火則人心安能附豫而國事

寧乎總在與君周旋久寧爲我何所悞深淵
出猶復如是今之盜聲名者可恥矣

若以中興業范吳王乎猛豈兒不若賈似道

符堅王猛 晋海西公太和五年

羅子曰猛之圖鄴符堅選精銳十萬星言電走宴故老于安陽猛不待其至而微行叩謁要灞上之言原夫堅之志滿矣十九年嗣君六州蕩析進揖降王退備三密豈猶凡舉若不面慰雄心何異衣錦而夜行雖百猛不能奪也猛徒知秦留垂爲養虎而不知悪白虜四萬戶駢闐長安適假之風雲乎猛不于鄴中力諍而諄諄焉纘蔓難圖已猛卒而堅遽衆冦晋是滿而溢也溢則傾天之道也

堅委猛以關東之任九州百郡十居其七然不以亞夫自君而諄切于灞上之語至今猶爲懍懍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直爲秦王祛一滿字真股肱之臣哉第不能見幾于發而西戎我之佗讐復何益焉

王猛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

羅子曰以猛得君之專以堅任猛之厚甫平關東旁求賢儁分轄六州追淝水之敗魚羊求亂一呼關東瓦解藉復舊物民何薄于秦而私于燕自慕容廆以來三嗣汪濊上庸貪人敗類而嗣君儳德未彰民之思燕固所衷懷堅猛因瑕而并之脅以兵力民畏其威未食其德猛死而堅驕佚窮兵君行駢迹猛之澤涸巳慕容垂納

高弼之言覆蕢底功愛其人猶思其樹況加以垂之才之望乎昔周克殷遷頑民于洛邑三后協心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末世德衰吳起徙事可覆驗也

因瑕而并從未有人叅得原不徒在慕容恪之死慕容垂之詐也外假秦聲內規興復鮮卑何如人哉

桓溫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

羅子曰溫之廢海西而立會稽也符堅聞之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僅克壽春曠激變袁真之罪不思補過以謝百姓更謀廢立以肆威六十之叟舉動如此何以自容于四海其所以誅溫者搗其肺肝巳使投鞭斷流之衆不遲于太元之癸未而發于咸安之辛未亦大哉桓文之烈何以加諸問罪江左義旗直指六龍滯泄師不

必南渡晉之君臣巳亞諸宮之中矣當其時弗治追紀綱粗定而顛六眾之侵犯正朔師稱無名自取敗亡不亦宜乎

當時桓溫威勢翕赫郎雅靜如東山猶作君拜臣揖之語晉無人哉人姓李車軸尻嗚呼景純自遯破腸斷足之厄也

符堅葬慕容垂 晉孝武帝寧康二年

羅子曰三綱五常中國自立之宇宙而古之盛帝明王饗國長久者蔑不率循茲道也夷狄皆反是而欲混壹天下也不亦難乎符堅之於慕容垂也不以爲敵國之寄臣而國士奉之雖王景略之間不行焉其志蓋以垂之一人係收天下英雄之路深欲疑一人以疑天下也此所謂張牙爪以爲威神者也孜其垂殷夫人而命之同乘是以國士待之[illegible]之妻則無禮也衆可邪堅於慕容垂也敬非[illegible]以爲敬於慕容沖也愛非所以爲愛然則其爲德也亦蟄蠑之禮義而其稱雄也亦豺狼之伎倆矣大本不立而誇示帝王之豁達狐質而虎其文者也海以納川[illegible]杓其器乎春秋傳鬬職敗懿公之事可爲寒心垂豈采其恭而寧取自落之果哉泥水雖敗殘威猶存衆怨未畢有志於垂者不少借

帝德之名以奮其銳焉耳堅之免于手亦亦云幸已

風雲不可假鮮卑我之佽既不能用于生前又不能聽于死後總爲欲一人收天下英雄之私曲也妙絕快絕

秦主丕慕容永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

羅子曰慕容永之東歸也就秦主丕而假道此寧其本願哉迫于衆人之情歸心于吳王激符丕不許一言以謝其衆耳必將告于國人曰孤非不歸也梗道者丕也永之築燕城冲之戀長安等也迫其後藏儁垂之裔靡有孑遺則其本願灼然已而丕也不如因其請而俁之永豈能朝夕遽發適足以貳其衆迫于衆而啓行扼險伏要坊聲以驚之前後夾擊驅逐是務不惟獲其輜重西燕之勢不成已迫不之許其墮永之計犯鮮卑數萬之欲遑心向敵身國俱滅丕徒知永之不可歸而獨不思垂永之不相容乎

慕容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及殺段隨之後豈肯欝欝居人下者鉏滅代遷少于東從永寧終池中物哉假道也詐也而秦主俁入穽中且丕左右諸焉 如雲 如雨者止不過張既王永二三輩詐安能料此

柳恭薛強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羅子曰西燕之亡也垂非能盡[illegible]地而臣也垂死而燕魏相持時燕有慕容麟魏有沒根內䂓外敵二國兼而有之儻晉僅中材之主遣一偏裨師出汝鄧之間恐虎牢以北潼關以南燕政既不及州鎭復無主洛陽故墟豈不坐拱以收之邪無如安帝幼穉道子沈湎元舅遥制國家之權內外不和未暇遠猶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姚興導舟龍門屈禮薛強柳恭繼降櫻而盜之蒲板諸郡悉入秦版悲夫

以不辦饑飽寒暑之主而佐以會稽偷安一日便了一日安問潼關以南虎牢以北坐失機會俯仰千古至今扼恨若夫河東汾陰之相繼也又其宜矣

嗜酒暴虐刑殺無度禍福天道者在此

魏王珪 晉安帝隆安元年

羅子曰子卯不樂鑒桀紂之亡也珪折黽崇曰紂以之亡武以之興其言辦矣一燕也黄泓知興張孟知廢取劵而驗者也堅伐歲而克燕與珪何殊及淝水之師歲鎮守斗堅之折石越有曰武王伐紂逆歲違卜使堅不恃伐歲之提儆省增懼事未可知可以救亡乎前後天道之懸遠哉堅德纔非武而武亦非珪所能及也堅敗

珪與時同應異縂之天下之道理勢二者而已矣理勝者勢自附勢勝者敵終屈孝武豈慕容詳之比堅悖理而珪循勢奈何藉口聖人爲也繇是觀之天道可轉移有國家者視己之自盡焉者爾

觀參合所殺父兄子弟皆欲得慕容氏一人立之開封公之苟延旬日勝筭似在燕矣至於義臺之提涉 珪何幸哉今杂出理勢二字非具千百年眼者焉能及之

勃勃姚興 晉安帝義熙三年

羅子曰以魏之勝秦[illegible]求和歸柴壁之俘安知非携勃勃姚興之交而思有以敗之也蓋至是而屈丐之叛决矣擅傷繼之熾盤乾歸繼之揚盛又繼之加以冲殤懿恢自相魚肉衆叛親離天何巧于醻苻氏也梁武妖夢之踐納侯景河南之降厲亥才盡而生高澄之蠱誌之有曰養虎自噬秦梁之謂矣

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何逆忌之菌唇合魏之災也是以急馬歸秦虜而良之獻夏向氏之苗裔能無怒而去之至于不用黄兒之言爲歎何其晚歟

王鎮惡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羅子曰劉辟有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其王鎮惡也歟關中之入戰功居寢裕之忌鎮惡也非因沈田子之譖也處心募晉逆知將門之將不爲巳下恐礙手脚故其私謂田子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人何懼鎮惡是兵莫憯于意而鏌邪爲下矣不然清河舊德蔽芾關中鎮惡果有恢復之志獨不能發之姚泓訖塋之耐必侯裕

之東還乘十歲兒而后萌異圖乎䖍所云盜庫剔篝悉田子輩之組織耳吾終能爲史家傳著也

鎮惡不死于田子之手而直死于三秦父老垂涕之時猛獸不如羣狐寄奴之彼直借正平于黄祖耳往年臨彭越今年殺韓信豈其然乎

沈慶之 宋明帝泰始元年

羅子曰蔡興宗之切切於沈慶之也流涕告誠使與宗而奔趨富貴功名之士也慶之顧諮循可况公直而素聞朝野者乎忠告是違卒爲攸之掩殺父子俱斃豈其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哉盖有鑒於徐傳之覆轍而之帝猜虐之餘威猶存也雖然其亦有所狃焉洪顏栁之謀剪恭祀之宗前後與檀道濟相侔功殊偉矣[illegible]力於無道之朝而從君于昏拔八區之枝葉而立一巳之功名計功而不謀道智不如葵無足異矣

慶之以顏栁之謀吉抵以不預政事爲沈公爪牙耳原未嘗有渥丹瀝赤之誠及盡言規諫揚門不接賓客慶之亦岌岌矣哉上之不能格心下之不能避地嚴拒于興宗之邪說擀祓而亡若慶之者其知可及也歟

裴叔業蕭衍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

羅子曰叔業之决計于蕭衍也胡馬嘶北豈尚有首丘餘情作建康之鴈臣豈衍報之以送家還都不則勒馬步二萬横江斷後毋亦示兩岐[illegible]聽自擇歟夫業而苟可送家也則偉儋不宜褒矣衍他日之言曰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豈容北面請救夷狄以示弱於天下衍於建康全境奄有自中舉壽陽以回面向北此衍之深不

願叔業之出乎此也幸而業舉事則身君漁人以相鷸蚌之勢雖然叔業不死則壽陽終屬魏版此衍之所不及料也何者叔業戰士非欲覇者也夫邊臣者無心腹之位而牙爪之重也人君用其牙爪而不結之以腹心又從而猜忌之誅戮之無鼓鞞之思以自慶其封疆然則齊自亡也業與衍惡得而亡齊

以建康質子以壽陽奔毋叔業此時亦覺進退維谷襄陽一間叔達豈不能河南公祥勸勉特欲以先發之機坐觀庶敗叔業而振又一衍也漁人鷸蚌之謀何其愚也絶識絶識

非常之事非常人所及

元英源懷 晉和帝中興元年

羅子曰予觀索虜迫至孝文仡四足之勢朝飲秦淮晩跨瓜步夕出譬泄筩遊泳江中原豈無豪可乘特邊陲有人而蠕蠕柔然往往牽其後故不能以全力制建康也元英輩上書之時三道交出可以得志矣坐視蕭衍之直下不能遣一騎襲襄陽之空壖則何也時任城尚存咸陽授首彭城歸第北海常循藏其命任城出兵而

不果明知其成功而懼其居不賞之地内之荒靖焉能及遠志有之曰螳螂捕蟬黄雀在後魏之世宗吾知免夫

鎮南車騎之奏非不鑿鑿可行奈趙邕高肇之佐輔以不親庶務之君誠所謂欲焚之鳥而去其薪授首之冠而縫其斧矣

建武永元之世騷亂反正衍豈得不釋之務來下是正謂至顛治之以目不識世足人以叢戚方南牛詭生淵桃可斧一疾

史旁 下

蕭寶寅 梁武帝天監元年

蕭寶寅之奔魏也哀動義陽惜不見夏侯氏君子曰寶寅其不功乎援于人而絶其黨其以詳嫌也伏於闕之下風雨不改步顔文智謂之曰是之來也以逃死也惟伐梁爲不可寶卷不君臺家亦自雪門恥且又大宗所自出也吾奉吾宗足矣奈何結非族之親而本支是剪也夫伯

之魯人也假建安之命而詒江州之民兵敗渡江與我共灶而不與我共決其在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意者非吾據乎若之何其耦之寶卷不聽

梁主之欲殺鄱陽也藉閹人顔文智穿墻夜出至明而追者至詐爲漁者隨流上下晝行宵伏任城方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甫十六耳而即能義烈若此憔形悴色蔬食布衣終

之靦然事仇者何如但情如一家豈可遽如
行路以仕梁十六人方之差節與守節孰多

五言不當

平垂不敢終將遇其何如爲出以附者也

元法僧　梁武帝普通六年

帝至白下待元法僧也法僧至謂帝曰北朝中
微非有他也二宮隔絶元劉擅權六韓外叛
汧汾嚮應于淵王魏諸將奏請無期此上國攻
取之時不可失也自陸陵之叛無歲不兢河朔
安樂游魂偷息西昌前驅豫章繼後沈蘋隔無
留行矣今有後命曰豫章權摂彭城徐郢擁焉
適臣聞豫章勇而好施汲汲欲推制其中心有

所未足也不如陛下親駐行間渡江部分諸將
密授機宜臨之以天威御之以全勢彼不能撤
恒朔之師勢必魏王自將宣光徽彰慈愛未割
豈以四十之婊婦償十有五之孺子狐兎尾從
而堪敵開國歷年之主哉帝曰僕法身亦可舍
況土地耶使人辭焉

法僧以元乂驕恣遂不及顥文陵松栢野心
之甚無足取者猶能預料七月之兒于討靈斛之先㝎㝎如指掌真智人也

□靈助之
元天穆幾
死矣

元天穆 梁武帝大通二年

爾朱榮沈胡后及幼主于河北海王顥遣人謂天穆曰比聞契胡長驅蔚濯宮闕雖孫兎失君而豺狼升座并州將惡極而勿去乎今秀容之衆不過數千未戰而勝驕生備弛枝葉滿朝心爪羅置不謂無人爲公善計不如高張宴會備設享禮集其邑目而殲之可盡覆也喬之此其時也願公思社稷之大計捐匹夫之小仁不然

噬臍何及天穆曰吾視之猶弟彼方素顯祖諸孫而鑄象有洛中者非元氏而誰及淘湆之圍河橋之遷天穆惆悵而無可奈何

河橋之變爾朱之橫殘虐無與比雖恍惚不自支旋示之悔亦何及矣其不見殺于明光殿者幾希

陳慶之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北海王顥啓上勿復加兵上詔繼進諸軍停于境上蕭介鑑亭之曰凡用兵者有進無退含少從多其自然之勢也南北用兵以衆均兵則我不敵均將則我不敵陳慶之本非上將材今以數千之衆自銍詣洛交戰四十七克城三十二或敵難之方毀或昭穆之未定俱未可知民懸去就強弱是歸故所向破竹陛下謂以數千

勝之可以數千守之乎臣聞功不可以倖君業不可以猝成倍師猶有後虞皆萬幾貳拾餘年泰熙建康鮮里[illegible][illegible]四足豈久差胡北海頸刀授人陳直闇北道紀綱適戴奄有兩河虜情巨測急則需人安則遺之少焉背德彼此猜疑則二子自爲鬪矣陛下但質隔北海適啓上變何以陳將單獨不署牘尾主兵不進客兵四合苟王未有以待之向來南卒所過殘亡殺掠不少

可奇勝不可奇守千古不易之論

孫軍立盡矣兵可以奇勝者不可以奇守與願帆向城郭傳郵雖得之必失之闕王登壇燔燎臨淮安豐相率稽顙于朕繼絕興廢未爲不枉儻諸元人懷各心引梁人爲王罪移情長樂宸敗反掌自在鄉家事失矣得矣朕何以對帳下羽林諸兒幼乎願陛下熟思之爾朱榮尚在安得高枕而逐其鳩居之巢也帝不從曰朕方懷遂不冝先自貳戊辰顥敗死慶之軍士死喪畧

盡削須髮爲沙門間行出汝陰逃歸

慶之自銍城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及辭鼓秫

馬諭將士之言誠驍騎也哉榮數千勝而不能以數千守德與力也孰多

萬全之策筆事原不冝草草

王道習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欽宗將殺爾朱榮王道習曰榮遥制朝廷世隆盤據內地一動一靜告榮必悉汾州有兆徐州有仲遠勝洛陽而擒之爲一不捷陛下將何面之投乎陛下縱欲殺之合密遣瓊心驍果向二州蔵代約以同時俱發且高乾等屢遭禁辱賀拔兄弟尚懷逃逊奚毅在私不忘破格收之功之樹契胡之敵也不然寔繁有徒蘖還廻一呼

四戰之地風雨而集回波聲撤神虎門矣及鄭先護延賀拔勝高乾敖曹歸河北爾朱兆遂弒敬宗。

爾朱雖居外藩親黨布列驕虎之勢舉動必謀萬全穴忌鼠鼠不忘穴如此議論當在子家駒之上不然明光殿之東序豈便能以生太子之詔誘之來哉

高歡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高歡移書吐萬人俾勿害敬宗其名惡衆皆譽之有識者曰是所以速敬宗之死也彼逆鼎兆之忌已而不以歡留也歡果忠絕敬宗河橋之時羈戲幕下歡不常勸榮之稱帝乎于榮也則去之于兆也則存之非京有所懷而後有所德也歡志本在兼并故藉兆兵以滅爾朱若之惡而藉爲起兵之名耳榮死而歡不懼矣歡得而孩弄之矣是以尉景之徒念急而歡胸中則蔑如也精神先機依慴旋生雖以奸雄亦知恧首賀拔岳請殺高歡而歡酧于賀拔允之一拳口毀齒折世隆天光輩屠膾几俎黜廣陵立平陽作家門天子榮兆之後又有榮兆矣然生一歡必生一泰出爾反爾相尋無已是以亂臣賊子不還踵而有也

人但知城陽忌嫉遂遣三級佛寺之慘詳知

賀六渾之狡謀深計却假于天柱之手如此讀史若坐琉璃屏中纖毫畢露郎起晉州而問之曾念及香火重誓否

盧辨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辨勞高歡于鄴辨曰是行也何益陛下既不發綸于歡今無及矣陛下以爾朱氏尚在與兆與天光並底逆魚必爲歡所翦滅度歡能居爾朱氏之下乎亟旌義功俾自拔等夷權猶在我可無生心也帝不決强之行至軍中歡逼之見安定王辨曰魏宗家甚衆使人素無諸王之交且天子勞王殲朱氏高公將爲桓文之舉其忌洛陽之守府也非使人所敢從也

高晋州雄才偉畧眈眈逐逐者非一日節閔徒以納兆女爲親睦不知祟訓佛寺之禍非以神柔高明爲難制也鄴中之勞何以遂使見安定王哉

中以本策上也　辭不從可人

王基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高歡聞宇文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獻其書于魏主歡怒曰此斛斯椿宇文泰之謀也欲奏免二人王基諫曰王何工于間賀拔侯莫陳而不工于間泰也泰之于帝非有割血之盟也直爲王故耳故王攻泰愈急而帝護泰愈深今王再爲書以挫洩之爲忠王室又爲之帝顧爲之覈而以帝書賜之帝必謂王與泰同黨而獻書爲賣主與是而帝必疑兩疑則兩失恃兩失恃則兩恃兩恃則兩存王不爲難首異獨安所弄其侮倖哉不然我樹之他人落之我果之他人落之帝以關西爲澤而我不代之讐耶及常宇文泰之密詔下基亦勸歡陽不知洩之以起兵歡皆不聽曰帝好二三去就反窮也

賀拔公無罪而枉害之宇文夏州實非助賊

不煩言設圖　設身處地直當若此非兩持也在歡邪失一先手再

爲虐之舉賀六渾原當推奬以托心腹但曰以計拱手取之其計安有出于太安右者可爲浩歎

崔暹宋遊道 梁武帝大同十年

高歡以崔暹爲南臺宋遊道爲北省諸貴斂手杜弼自廟左進歡拍謂之曰卿忘内賊之言乎今後如何弼曰謹謝

歡以四貴蠹人云戶歎以一人處南一人處北戚以得人稱奈之何當時失而殺之將來綠失終矣哀哉

朱异　梁武帝太清元年

寒山先律朱异啓帝帝幾墮牀异曰意若佛無夢乎帝曰魔也道高魔至异曰夢起夢破魔祛即佛帝曰扵意云何异曰澄爲幻相景爲護法法相皆空溥彼金甌或登華玉帝曰善异出傳岐責之曰卿揣合聖心養虎自噬江南之民佛不可知江南之三寳庶可知矣

人生皆夢耳以環堵之梁忽作宇內混壹之

杜弼　梁簡文帝太寶元年

羅子曰杜弼前在鄴中請除內賊後爲長史首諫受禪盡言于高氏之朝亦難乎其爲言已然高歡以兵劫之徐之才以邪辭屈之泮至平都俛隨山提與新室之勳何所守之不堅歟道法夷齊志同富貴況非順天應人之舉其不以揉微終悲此世亂有取于考槃也

之才樂禍勸進郎義兵東問之語亦不能易

兆豈不更成大夢也哉

揚忠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蕭繹乞和揚忠恐負岳陽將勿許長孫儉曰鄉不許繹則我代岳陽鬪矣繹和則二蕭將自鬪此卞莊子所以收二虎之能也不血寸刃而乘其獘何利如之忠然之

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讀之而不干此稍動者非人矣蕭繹止知石城爲封安陸爲界抑知黃雀之伺其後歟

高洋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魏丞相泰至建州聞齊王軍容嚴盛自蒲坂引還羅子曰泰也歡之不畏何有于洋是所以成齊之纂也自是無復討之者矣泰其殆歡之心也夫

安定公藉民才力爲府兵正大有爲之時也寧獨畏洋哉世有畏之而成其驕者此類是也

太子大器 梁簡文帝大寶二年

荀朗破侯景太子船在樅陽腹心勸之北濟泗不忍去衆曰大子曾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主上存則俱存亡則俱亡賊西上而太子從征其不能一日忘建康可知矣俱亡何益何如全身以復仇也且主上先帝太子諸叔並與湘東岳陽皆自托于外國景方挾天子以令諸侯亦敢遽動于惡太子竟趨船前進

若見殺時雖一日百拜何益大器似爲見道之言然從君于昏未聞有幾諫神明端嶷亦復何爲

者從安見高人等

宇文仁恕 梁元年承聖三年

帝輕宇文仁恕仁恕歸以告泰泰怒將行譙讓于梁于謹曰太師勿遣也遣使則蕭繹必知懼必謀徙于建康江淮荻楊若高洋之雪少加輯檻一葦可招吾不能越國以鄙遠也明矣且蕭繹山陵不壞背親棄衆而安偏隅困人之方自以爲戰伐餘靈足以彈壓掌上盤意目前鯉樹岳陽之怨蔑之逆之亡又輕大國之使以

遠禍枝江之洲囂滯百辱亦天誘之以疑囊師乎竊恐蕭不經霜而死久矣不可救已泰悅

宇文經畧備馬伯符啓告澤不知信覲此雖譙讓焉繹亦漠然者于謹之諭猶以松柏視蕭也

王僧辯 梁敬帝紹泰元年

齊克東關斬裴之横王僧辯大懼始謀約貞陽兄顗曰卿何以一敗之失而守義不終乎始拒而終納亦不德于我矣僧辯曰然則何如顗曰弟以楊州爲解馥于齊曰大國能致陳楊州一聞表臣敢不蹶踣恐後如是則我有辭于齊而駕其難于陳法生矣不然他日有言積江廣累戰之威京口當對門之敵誣我以非立王氏一

門在鬼録矣僧辯不從曰是分吾功也甲辰陳霸先入石頭縊殺王僧辯君子曰其河東邵陵之報乎然而不援尤可誅也

以十三之弱主僧辯能始終奬王室爲人所歸即伊呂也奈龍舟法駕之迎如兩截人霸先苦争數四而不從石頭之縊誰曰不宜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史彦終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目録

悔莊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劼菴[illegible]甫

肓川羅明祖著 男 鄭克臣甫較閱
恤克秉甫

悔莊

逍遙遊一

忽而爲鯤忽而爲鵬言乎其逍遙之大也果何挾而行之也哉曰氣也然則氣足以勝天下之重乎掬水盈卮壯夫手顫猛獸當道懦士輕前郵役一息而行百里登巍則喘若然者血肉之

氣而非自然之氣也自然之氣乘雲則雲御風則風際天則天振江河則江河豈誠有金冊神砂黍珠蕭渡之術而誠人以不經耶日行乎萬物之途而物莫之傷世卒莫得而測之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繇是而塵垢粃糠可以鑄堯舜非塵垢粃糠之可以鑄堯舜也氣足以塞之也在野馬塞野馬在塵埃塞塵埃在天池塞天池在廣漠塞廣漠甚矣氣之如斯其至

也尚求其知於二蟲之智乎積二蟲之體可以
蹍鯤鵬俟其量之自至焉耳然吾獨爲鵬慮之
也扶搖之摶也以其翼也負翼者風而摶風者
非翼擊水三千垂雲九萬戢羽六月吾懼夫控
地之不僅榆枋也借也莊子言氣而不言氣之
所以養無異乎虛儒者之以人國僥倖也

齊物論二

風之入物也木則折草則垂塵則飛人得之而

宣於比竹也宮則莊商則傷羽則細徵則哀天
下之有是非亦猶是也是非之紛然而雜出也
董狐不能按也及其一定而不之惑也三尺之
童子亦知敬善而斥淫彼豈知有微顯闡幽之
精義誅心誅將之微權哉發之性得之觀感而
帝王之慶賞刑威準是而無弊焉夫聖人者寧
不欲胥斯民而如上古之不相往來不作好惡
有無相求淺深相就而睢睢然子孑然然而勢
有所不可也使天下而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
非而天下不治使天下而無是其所是無非其
所非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愚以爲天下之治
必是非之權出於上而後天下之從違壹於上
而不敢畔天下所以大治蓋古之聖帝明王其
好惡悉本於帝心而齋戒於幽獨之地以居其
清徵凡其一予一奪必胥二三元老師儒法拂
斟酌而詳審之所以用舍當而天下咸帖焉戰

國之是非不出於上而上之人又無以操其是
非之公所以橫議蠭起而不可止也莊子論剌
焉而不以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聽之而第
曰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譬之水焉漳有清濁涇者清渭者濁然挈瓶者
不之渭而之涇也明矣寧曰均之水也不如和
之而兩行於口也愚者不從也然則謂天下而
可無是非也則必闔一世之人而罔兩焉蝴蝶

焉蛇蚹焉蜩翼焉亦庶乎其可也豈其然

養生主三

莊子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以是言養生是教人等於禽獸而莫知其辨也人與禽獸之生果有辨乎曰若論生也安得而有辨也以視之天地均之大冶之材也旨言乎其辨曰若論其所以生也非獨人與禽獸有辨禽獸亦自有其辨丹鳳也角端也獬豸也慈烏也禽

獸具人倫之一體窮奇也檮杌也猰貐也猛虎也在禽獸亦爲禽獸之害者易以龍象乾以馬象坤於雞言巽於震言龍以人之爲物乎神也夫人之所以爲神而不得於是取諸物而形容之明乎人之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是以關雎知夫婦呦鹿知友生聖人時借以譏人之性思而非謂人之必效乎物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試以其指窮薪而指之與薪而

傳之熱蕭者馨熱蓄者爇熱膏者明熱朽者黑豈曰均之傳也而無以辨乎火傳者無辨而傳於火者則有辨矣然則莊子之養生非乎善夫其言解牛也其言曰庖丁技之進於道者也猶怵然戒視止而行遲十九年之刀不以新發之硎而不善其藏也其於聖人之學未爲悖也

人間世四

治國去之而不與人爭其名亂國就之而獨與

人共其害非仁聖不能以爲心而亦非仁聖不能事其事也春秋病矣逐於魯衛伐木於宋圍於陳蔡而易天下之心卒不以是而冷者蓋聖人之視天下也猶慈母之視其子也息奄奄矣盡矣不可使復陽矣猶殷殷然冀醫之下其子之藥豈不知子之不起於醫也哉私冀其子之不起於醫而猶可起於藥者其萬一也此醫門之所由多疾也古聖人之心則若是焉已矣古人

秋之世暴君立其上敵國伺其旁善遊者若養虎不善遊者若愛馬甚者螳蜋怒臂以當車轍災之至也何日之有莊子曰虛而待物曰安命曰正身備之矣而終曰櫟社之散木所以壽商丘之不材所以祥至於支離其德而取足於粟薪之獲甚矣其見之鄙也旣曰德矣又焉得而支離之乎且所謂虛者正身者安命者其辯支離之而可以致乎此也非所以爲昏也中庸曰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四者之來豈下於衛之暴君齊之敵國哉而無入而不自得何物而不虛何身而不正何命而不安而必曰戒愼恐懼者所以事天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盡人以事天誠能動物矣推之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而皆準焉寧復有人間世乎彼觀世之凶器凶人風波實喪不啻浮雲之過太虛焉已矣必以其貴美之身爲天地間之棄人棄物而後可以全於世也哉此孔顔之行藏所以（衣高而化）致而接輿之議未覩乎斯道之大全也

德充符五

古之君子足容重而手容恭目容端而口容止氣容肅而立容德一不禮於人則必自反曰我敬之未至也盡飾之道其行者遠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蹶是天下神而明之而象之以一介（組織原文供寄卷）

者而可以師魯士耻賢大夫鄙聖人爲天刑不可解甚者哀駘它以惡駭天下可以驅天下之女子而願爲之妾柔愚之君卹焉若有亡而不樂有是國闉跂甕㼜桓靈之二君忘其形而悅之侮耶誣耶以爲天也則非天之所眷也以爲人也則死而不足弔者也古之君子御者姬姜而侍必以憔悴服者絲麻而藉必以菅蒯雖貴賤各有其用然賤之不可加於貴而貴之不可

徵於戕如天地之位四時之序而不可紊亂也至明矣莊子之言至無等也何其欵也聖人之生也其生也榮榮則人群而樂之樂斯陶陶斯詠詠斯猶是以生有父母之戴其死也哀哀斯人羣而戚之戚斯嘆嘆斯慕慕斯敬敬斯禮是以殁有神明之配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不全而德不形以之語至道猶太倉之一粒太虛之一觭也何足以立人之極而輕以千乘奉

之也哉宣三德而有家嚴六德而有邦九德咸事而有土攸好德者錫之福而惟皇之極無好德者錫之福而作汝之咎以國與人堯舜以下未之能行也王駘申屠嘉諸人奚足以位天之仁而抱蜀無斷邪甚矣其厲也第其辟惠施者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是尚爲未聞道也歟以之治一身得矣以之治天下乎未也

大宗師六

有言乎道之有太始焉有夫未有始者而所以始者率是而門之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王侯得之以爲萬國貞山得之以高水得之以深草木得之以蕃殖魚鳥得之以戾游無起無卒無首無尾變變化化終古不窮豈不神歟豈不化歟自秦漢學者以來莫不聽熒焉而未有以序其非者爲其善言虛也虛無所不備也至詰其何脩而然則曰是不可言是不可聞言之可

得而盡聞之可得而求者皆其迹也噫使食而不足以已人之饑則與砂礫何殊矣使布而不足以蔽人之體則與苔蘚何殊矣使道而不如食焉而知其耳衣焉而知其煖則不如使藝之有業矣人有繪空者言空有如是之形空有如是之色空有如是之景人雖不信之而無可以闢其口也彼先道於空以爲欺也及與之繪蜡蛛則巴之人知之矣又與之繪雁蕩則於起之

人知之矣何者押之也見其所見聞其所聞與
折不如奴而織不如婢豈謂主翁之智不及其
下乎善言天道者言人事而已矣穿此而索之
神化索之不可言不可聞皆所謂繪空之類也
繪鬼者庸工率伎倆皆肖繪人則哆墨審毫不
敢發焉以是爲傳神寫照者之所存也客有自
西域來者八萬餘里三十六餘年航海歷咬人
掠人之國而設教於中華余意其必徃耶之則

曰天主余笑然曰使天而又有主則頂上而有
頂可乎程子曰以禮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謂
之帝以性情言謂之乾以陰陽不測言謂之神
其寔一物而已信斯言也是天下有二道也甚
矣其亂道之甚也然則所謂死生存亡之一體
者其殆是歟曰非也生爲春而死爲秋是彼之
謂生死非吾之所謂生死也君子之生也不苟
言不臨深以辱親其死也得正而斃焉足矣然
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者正也此結繩易簀古之
學脩之士不以一息之餘生而苟焉已也

應帝王七

名之不如無名也謀之不如無謀也事之不如
無事也智之不如無智也聖人非不欲胥天下
遊於混沌之初也凡兵農禮樂之制文章紀綱
之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非聖人之好勞也因
天下之勢之時而不得不爲之所也鑒盬蠱齊

之際則遂古之鷇食不爲朴乎而今天下之民
能鷇而食乎輪奐雕幾之飾則遂古之鶉居不
爲簡乎而今天下之民能鶉而居乎閈渠封隧
市壥環圍之殺錯則遂古之鳥行無彰不爲適
乎而今天下之民能鳥行而無彰乎牿所以閑
牛也尚虞其觸絜一以已爲牛哉絡所以繼馬
也尚虞其軼絜一以已爲馬哉幸而人也有聰
明心知之靈有禮義廉恥之性是以有與立而

原宇宙使一世之人而盡爲牛盡爲馬也雖百造父伯樂不能理也安所乘涉莽之鳥特關壙埌之區而垂拱號混沌哉雖然壺子之九淵季咸值相其三而走其道去混沌未遠也宗謂莊子之學斯道中無此理境亡理嘗莊子之言混沌必求之秦氏耳儻令許生之民日安其日用飲食之常則七竅未鑿舉世茫然混沌也安在其叔季之不可返於秦氏也歟

井田問 其一

井田可復乎。曰不可復也。兵之八陣何起乎。曰起于井田也。今之衛所諸兵。其日月之操演。何法乎。曰八陣之遺法也。曰舍井田而言八陣。是猶表而絶裏也。井可行于西北。不可行于東南。又謂東南之田高下方員。不可畫以井。是則然乎。曰是徒拘一井字而不通于井之義也。則是八陣利于平原。而山林川谷。皆不可行八陣

之兵也。夫田之殿也。有斜者。有員者。有梯者。有圭者。有勾股者。千形萬狀。識難殫詰。要之皆井一方之變化。化而出其奇耳。善致用者。分而合之。異而同之。以田制賦。以賦治兵。焉往而非井也。以此藏兵于平原。則地平而道險。敵人能窺吾壁壘之嚴。而不知吾井中之制度。以此藏兵于山林川谷。則平居孰田道之險易。因地勢而成形。形勢如意。而法平原正而奇矣。山林用奇而正矣。夫古之名將。胸中必備具乎五行。其田之方員曲直。廉隅畦括。於田之正井偏井。即陣法之有正兵奇兵。出於胸中之五行而通以握奇積卒。八門六花之數。則井法陣法。不操券而驗矣。屯田何如。曰屯田即井田也。此趙充國之聰明。以老于行邊而悟出其屯法即陣法。則知屯即井田也。至于 永樂 勅何福之詔。則尤屯政也。故不知井者。不知屯也。不知屯法

者。不知屯田之法也。特井寓兵于農。故其旨微。充國屯兵以食兵。故其法顯。然後知天下之議客兵募兵。及議財于捜括節省採鑄之類者。皆救其末者也。而農商之加派。吾尤懼焉。

井田問 其二

子之所言者法也無論今日之言戰者與子相左盡如子之說而行之不免於矛盾何也餉匱故也曰吾不用餉而行之可乎曰是則然矣曰此事必效漢之孝弟力田科而遵吾孝宗趯劃庶不陞科為本如能屯萬畝者屯千畝者屯百畝以上者次其等第而予之官銜許其等終報功核實無詐或本人或其子侄通以

納粟生員之例願武者俾之就武學歷年久而積粟多又通以六韜三略之意而俾之列文武科官職此無與八比之文章而蔽粟布帛之文章有本之文也曰子之計迂而行遠彼流寇之不能朝夕也明矣曰吾策只是收流民卽是殺流賊今之流民非加力也入賊而皆勇非加息也入賊而不饑何也曰賊入山山中人衆積聚者亦自為守毋如其一隅之小屯不敵賊之六

家賊又誘流民曰不攻彼不得食其中戰而欸者或力屈而投賊者賞罰所不及以致玉石揔焚間有殘丁遺漢又供于客兵冒級之殺是以上干天和地利不獻戰此之餘耳會乎吾之意（又添出藏餉）者藏兵藏餉一舉而兩得之耳

予之古井田者于田畝得已城郭則未之及何歟曰有田畝自有城郭而必欲萬全之計何不可承平之時民隷于府縣而兵隷于衛所此互相爲制也今兵驕而民稚衛所挾兵而抗府縣者蓋有之矣計此時宜轄於府縣而不宜轄於衛所衛所之兵可守禦乎可待戰乎曰不然此其法宜倣　國初之意行之如吳界藉鄉兵

遝稅戸領之是也如立管領民兵萬戸府之類是也通　聖祖之意而行之府州縣以次是也如胡琛炤田養兵成化二年陝西土兵之議是也當此之時毋論兵民宜合其力而用之卽文武官亦當同一科而收之使其同年之誼得以相通而後文主武輔之權得以並行而不悖今之以客兵援內地以禁兵驅賊盜得歟失歟曰鄙人也弗能知也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朱子註云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　祖按斯言可謂探羲文之神寀而盡古今兵法之要矣　坎得乾之中爻爲孚其居坤之二爻也爲貞三代以下貞

而不孚漢高帝是也孚而不貞宋太祖是也光武兼之矣然而未大也必也我太祖皇帝乎唐太宗可孚可貞而自失之魏武帝晉武帝不孚不貞而妄干之失之失矣

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是治井田

羅子曰禹貢九州周禮十二地象也江淮河漢地中有水象也光武中興半出南陽

聖祖重闢大約豪泗何處非師何處非井田、哉愚謂師六畫是个活井田比六畫亦是个活封建、

師出以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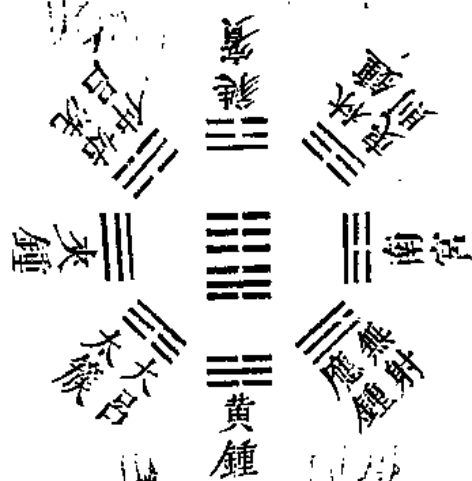
隔八而相生

八八而一氣

上協天時下

審地理中察

人事何用不

臧

在師中圖

善陣者不戰

其此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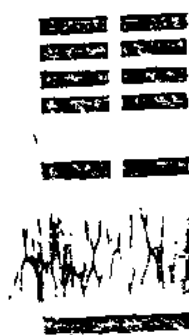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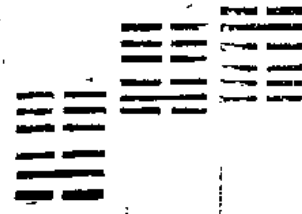
可曲可直可

員可方止則

爲營戰則爲

陣行則爲伍

師或輿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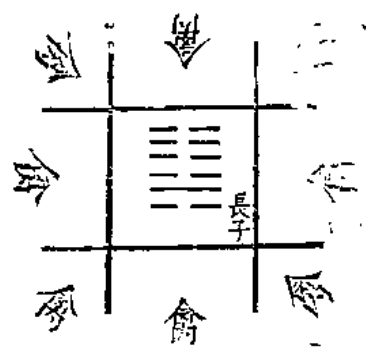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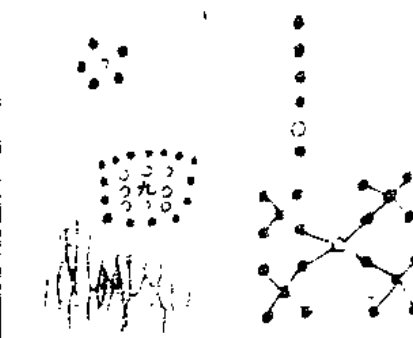
將士各心虛位而巳若此者不戰而潰

師左次圖

勁敵

望之若逐奔其左次也敵人不知其知也敵人不敢迫

田有禽圖

一區百畒自乘得一千而中軍四旁之空不筭已足萬餘至於陣間包陣隊間包隊淮陰侯多益善何以異此○長子震也師而子坎其世之變與

積卒坎六数也爲坤八之虚體

井坤八数也爲坎六之虚體

拈此二宿觀其全象思過半矣

八八六十四諸葛武侯之以八用六也六六三十六李藥師之以六用八也六八四十八大衍掛一之数也因而倍之一區之数也以卦畫乘之師中之爻尊而不與五六三十積卒一角之数也五八方四中之四数重之積卒之四二即井之八数也四六二十四三八二十四極六八之用数也五五二十五倍之得五十再倍之亦一區之数也

井福錄終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貢川羅明祖著　男　顥克巨甫較閱
勘克愁甫
迪吉禀甫

地理微緒

羅子曰巒頭天星諸家紛紛各符其說總之要合得着用得活制得倒救得來

經云金龍動不動不曰水而曰金龍且水無不動之理何分動不動也世俗以龍虎求穴以關鎖求水口恰像三歲娃子不辨貴賤逢人叉手

則大塊平洋將安所求之乎

羅經針屬雖有正針中針縫針盤屬雖有內盤中盤外盤卦屬雖有天紀地紀運山歸藏周易之不同四字以蔽之曰龍卦金度而已所以用此四字者明相生相尅之理以定吉凶而已總之正針一盤爲審龍其餘皆坐穴之用

賴布衣有禽宿吞啗之忌予未以爲然蓋各宿俱陰陽之精經緯昭回若復如人世血氣之倫則除龍蛇以外各宿只消虎狼一殘矣愚意只是五行七曜相生相尅之理先賢記宋相賈似道祖地有禽烏吞啗之據不能不闕疑

又曰坐度向度吉凶天壤而一線之移凶化而吉管公明云四勢任君裁五行當自守豈易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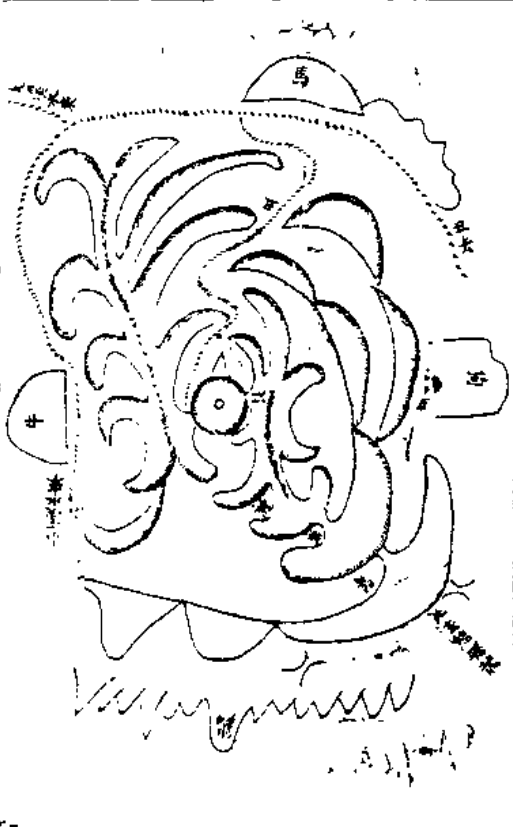
陽基多遵洪範水法陰地多遵三合水法吾以陽基陰地宜遵四經水法以人力折於堦簾內

明堂之間則陰陽一以貫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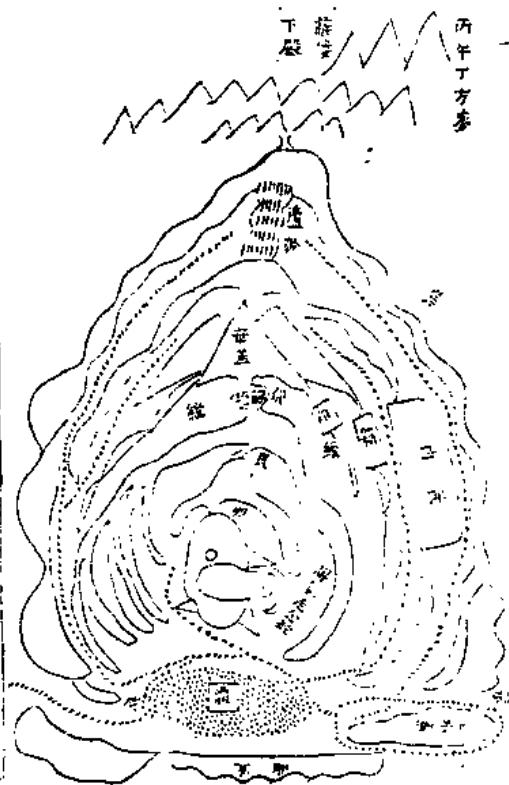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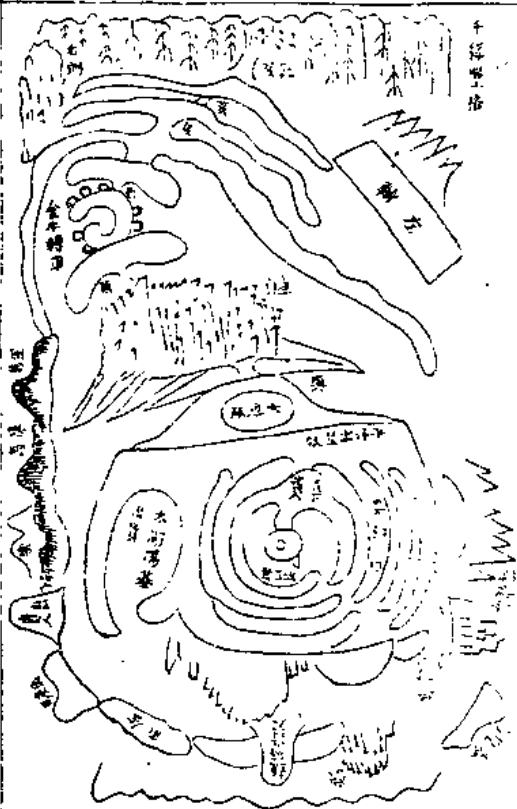
小玄空只是查水路避雙金煞以之作向豈不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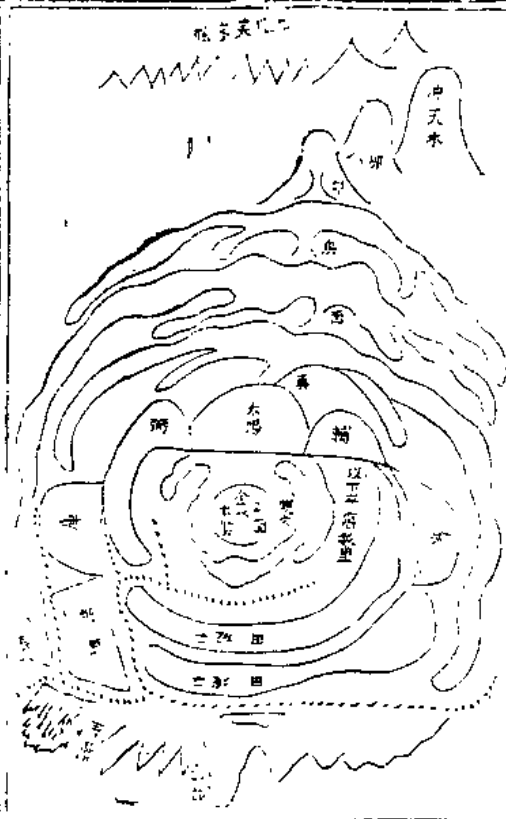
世有謂平砂玉尺經只宜支龍不宜壠龍渠何曾細心讀來

平砂玉尺經說水法直到無上菩提余謂可與易繫相表裏

此余家塋高祖妣地也酉方在祖左旋而北節節不失亥氣行龍極淸壬山丙向賴公云迢迢西兌入天皇又云丙向夾蛇行是也惜入首一節癸丑雙行時師不識扶避之方又作穴太低爲前案所壓故六十年凶氣異常仲子先絶福房西孫長季俱絶季孫聰明二十八歲而夭壽房單子單丁人財零替田産歸人揔爲鬼金侵穴耳過此一節余以丁卯辛未發鄕會兩榜盖亥龍之應也地名長道洲俗呼爲餓虎守肉之形

此龍與縣同祖龜祖作帳東南行龍蜿蜒生動無太乙天屏之秀到結穴似過不過兩邊孝順鬼二山左高右低緊夾着正體太陽百會上穴穴前抱出現面官星三四節龍內堂收盡一點真氣四山以外盡成鬼刼惡曜鵝頭鴨頸尖鎗利刃種種駭人而登穴渾然一無所見只見四柱峰高雄布方位深合大龍大局其張牙露爪處雖龍之旺氣光怪閃爍

亦造化秘惜天機以愚俗耳至如俗呼架上金盆二龍爭珠夾蝶爭花等形是也行路望之像似奔似驟而登穴之頂四面隈藏有寸步萬重之侔一奇至此從巽轉艮水居五口作辰戌向稟戌火局亦合斗牛納丁庚之氣而世以巽木剋艮土爲嫌則自震轉艮純木剋土與東南帶火者遠甚不可用矣此子之扞異乎時人也

此地前毋塋地也地名庄頭橋芙蓉作帳辭樓下殿而來又頓起大帳數丈蘆鞭撞背直下又頓起數帳然後頓起木火華蓋鶴膝過峽翻身迎水來自庚方不犯猴曜之氣乙丙交而趣戌是也

此等龍格金水行龍而脉帶木氣金柔木秀轉折變化無可模捉主出清高隱逸神仙壽考之人惜其地未售耳余以游宦而未之求也地名澗浦

此余塋先慈地也此地與余鄉龍同祖分支百餘里重重結帳轉入太祖地名坯山延一帳三十餘里濶結為千絲墜之格之玄過峽左輔右弼扛脉復結金土星辰金牛轉卑過峽又頓起蕪貞爆火三台郎張子微所謂天几穴其石皆高聳玲瓏如喬木開花遂郎平洋天池出脉結土帳帳下金星貴人轉出水星泡心穴俗呼為蜘蛛結網之形是也其

左邊俱金水秀麗右邊丙午丁山盡高聳
龍之巖爲侍衛遊人總得文武得位爲陰
庚龍立坤艮向卦氣攸宜水消龍門獸星雙
鎭水口四面擁蘁怪峯周抱獨結穴十里坦
平辛壬會而趨辰是也舊宋厲老曾有鈐記
時眼莫辨予登山而得之求之李氏以塟先
慈惜先嚴地不美恨宦遊未及遷塟恨恨耳
左邊結陽基土名大湖

此地土名吉口在歸化縣界與余鄉同祖爲
左一枝大湖爲右一枝也其龍芙蓉石帳左
落轉身頓起貪狼三台復揷出梧桐正个節
節開帳到入首湧出太陽金星撒落平洋結
平面金水太陰眠穴遠望貝有即之似無而
輔弼倉庫羅城周密以十道天心扦之此等
龍真所謂東岸月生西岸白溪邊花發水邊
紅是也五里外羅星居辰位亦合辛壬會而
趨辰未塟

此余　文質公祠堂也舊載沙縣春秋二祭給灑掃二人因基在城外邑令不脩遂致倒壞僅存碑位香座而已屋礫丘墟井後令不踐其地矣尚有可笑者爲勢家覇占吏胥乞恩東分西裂予貧未第時黙視徼幸一第當爲吾祖捐金贖復辛未之役巳令華亭丁内艱歸即首舉是事焉記曰祭器爲先養器爲後此物此志也捐金數百陸續取贖架造堂構分釐歸公蒸置祭田而余家業病矣先生潛德幽光上接龜山下開李朱史牒燗焉不以地爲輕重然而神所憑依地靈自附江西大卦僊橋上格産聖賢神仙而靈承先生者未必不食其報也故余任勞恁而成是堂噫官不尊儒祀禮不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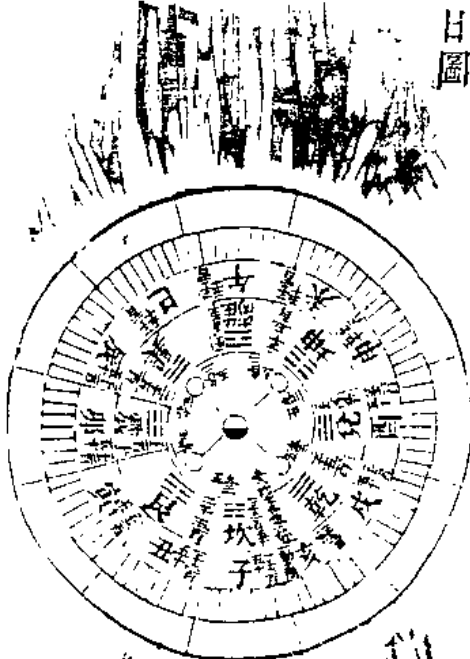
聖朝表章理學之意不光錦蔓浸淫而侮之矣苟自是而興禾黍之悲[illegible]責也左邊爲

陳了齋御史祠堂龍格亦高故附

紀實

直指羅公諱文英號劍翀河南杞縣人係豫章本支按福建府捐金千餘建祠後卒於官遂爲吏書侵漁矣然緇衣授粲之雅徽音旦不敢不紀　萬曆丁未進士

此倒騎龍閃結也。天馬作祖。如鴉如鳳而來。跌落平洋。銀錠過峽。丁脉穿田。雌雄旁抱。郎作丁向。水火相濟。且合四金相照格。兩邊水去悠悠洋洋。顧我欲留。數十里灣廻而去。巽峰挿天。山清水清。澄朗深遠。主出人丁聰明賢俊。仕路清華。青余感堂兄恩而覓此地。改莁土名樓前。任葦疑而未决。可惜可惜。論格當作美女登輿之形。

此地郎庄頭橋右枝所出也。作騎龍奇格。砂水隱藏。卯方轉騷。不犯辰煞。主威振遠方。提金萬里。但子孫不免出贅耳。余抒與姜氏。而疑未用。亦吉穴也。

日圖衍

此一晝一夜之積也何所本乎記曰大法天而王日湯銘曰日新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巳孔日時習脩曰須臾脩〻剎進何處下手道書有之曰不刻時中活子午無爻象內佈乾坤得之矣

邵子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其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其詩曰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進處明年未來時此際堪意會其間難丁辭若人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數何以本太初也曰從乎天也易曰天數二十有五四分度之一二十有五之謂也近西笑截三百六十而棄五度四分度之一郭守敬叛四分度之一而割為四二五俱非也今約四分之一而起于一日一刻惟二涉不盡以八約之而仍符二十有五子母異地而逢矣納於八之界何也循環渾淪千古不息躔度次舍界限相經天道非數可盡强天以赴曆〻法之固也實其數以稽運虛其限以待差正閏不爽高遠可致其在斯乎

大初曆衍

太初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四分度之

一郎二千五百

以一十二月約之得三十萬四百三十七分五十秒

以三十日約之得一十萬〇一百四十五分八十三秒餘一不盡

又以三歸之得三萬三千八百一十九分四十三秒餘六二不盡

圖衍

日法一萬一時各得一子二百五十

八刻共分四刻得一百九十八分四厘九
毫五絲三忽六微二沙不盡
一刻得一十九分四厘九毫五絲三忽一
微二沙不盡已上二條用十二歸二沙不
盡各以八約之各二沙五塵
四正卦一千二百五十
四維卦二千五百

九卦圖

困 井 履 恒 損 益 復 謙 巽

大成卦乾天復坤地井山巽損益上經三下經六用乾者一用
小成卦坎艮坤者二用兌震者三用巽者
五與離
井終八卦以函巽九
卦以井衍之故曰井
德之地

履德之基　履和而至　履以和行
謙德之柄　謙尊而光　謙以制禮
復德之本　復小而辨於物　復以自知
恒德之固　恒雜而不厭　恒以一德
損德之修　損先難而後易　損以遠害
益德之裕　益長裕而不設　益以興利
困德之辨　困窮而通　困以寡怨
井德之地　井居其所而遷　井以辨義

巽德之制　巽稱而隱　巽以行權

九卦衍

履謙互乾坤之三爻文質適其中也三四人位從三者內卦之中素之至也乾柄左旋履戒夬謙利師一張一弛迫旋於復而問關焉旋于恒而立方焉天地班交山澤雖通風雷者腎之府未易用也損者益之益者損之二至終始正變相生不勝旋焉盛過衰新坐是而困矣流水澤

水之不相能也剛揜柔柔亦揜剛然旋于坎而困者旋於坎而遁井體八而亟之之用也巽也賴震而固賴震而豁賴坎而遷旋乎其旋假床秉斧指丁畫癸考祥迄此背何尾虎今何先庚背何幽坦今何武貞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素位而行天焉獨處是何邪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始兌之柔終之重順言乾者一尊天也不言離蓋明夷也

天澤而履地山而謙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也互而成卦謙以制禮之旨乎禮辭恐作雷出地奮其在地中禮之復也有其動無其入是以兼恒知而弗守雖得必失九者一之掣雷馭風山澤用損風雷用益盛衰之始不獨人事利害之交矣自知一點可以辨物可以辨義義命自安窮而通居而遷葬藜葛藟非咎而朱紱金車爲困用汲勿幕非遷而無禽矣鮒焉遷君子憂弗甃

爲耳矣不憂井井也坎之大也無天以降之無地以潛之無山以導之無風雷以振之佚于同氣之澤互於無咎之大雅巽是賴故九卦惟巽爲八純何者履以操柄立乎天下之大經稱物平施行乎天下之大權柄指亥子之會復始之其杓在姤巽始之天以坎用斗故位北極人以巽用權故位東南復自坤而肇陽之一巽入乾而肇陰之一復辨于小巽稱其雜不窮於九

九之變焉能悉萬物之情井位八而數九制禮行權可恒可困可損可益孰設之哉

九卦圖衍

先天左者四右者五九數也上經三下經六參兩數也九卦陽爻二十六陰爻二十八併之五十四虛巽五去五不用其用四十有九也

跋序

讀狐首經謂可與丹經相表裏郭景純引微数言微發其意而已赤松子三篇恨脫簡者三之二青囊玉尺皮倦官諸篇揭焉日星學者未有要其宿也噫羅經之術難言已旨本三易理羅二藏数通律厯皮夫黃帝太公鬼谷京房之遺編無不傳焉者也彼術士焉能窮哉寓暇草二賦爲治此術者一助云爾

崇禎庚辰歲乙酉月

此葉北圖配補

鍼賦

羅經一鍼法家一線一鍼分子午而二十四位之來方始定兩線界邪正而七十二龍之美惡攸分或空亡或孤虛或旺相七十二龍總爲一字用中針用三七用二八二十四位變化萬端形家言形千里來龍只歸入首氣家言氣節二生旺總合到頭或用穿山虎穿山是山形本生定而遂立十二正之界限得毋預施或用透地

能定脈彼坐穴中倘用而强欲三八位之趨從許多闗隔故平分六十龍爲三十八局之推吊實二十六層之樞機上下次第而行中邊分毫莫混凶一避則吉自趨山斯穿而地又透雖百二分金坐穴之分数劃然而八九來龍歸藏之用卦豚起穿者眼對眼金針暗度已爲透地之蒲錦鴛鴦透者丹點丹王膳潔齊不過穿山之養就能永穿透一堂和氣合針兩辭咸宜故收

山出殺通權妙在擬向而張山食水擇潔細認群流笑時師登山格山便了那知尋源格水爲奇尋得源又要辨流尋得清又要辨濁及定流神之清濁又與山龍若徑庭山就水水迎山男女共隣相求尚須媒妁山背水水遶山夫妻口角勸合豈無和人雙山乘寶之珍假如山納而水不納則棄山從水猶係夫綱自立持家悍牝終歸降伏三合無價之貴假如向合而朝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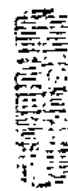
則棄化從正猶中人本分經紀鬼臉惡得崢嶸玄空顛倒顛只要水路乾坤洪範僞復僞莫向山頭亂裝三吉六秀毋論陰龍陽龍來方有得水有不得水皆可就也七曜八路須察黃泉煞水消納在得向不得向又何畏焉分而二十四再分而七十二精之益求其精分而一百二十終而三百六十神之莫測其神至精至神不過線路之妙用爲闗爲殺全仗針對之分明六十

平分或坤偶或扶真龍穴向之規模已立而七十二節候或從干或從支天地人之脉絡相通干字支字字字中和內向外向向向合局

形氣賦

形氣不分體用體用乃繫人爲術士各占一家形氣不能一貫造化生人物面貌難齊地氣昇山川清濁迭異或形清而氣濁或形濁而氣清或濁少而清多或濁多而清少形濁氣濁教而不善固謂下愚不移形清氣清不教而善亦云踐形盡性一針稍悞吉方化爲凶方一節堪裁鐵物點成金物濁少清多周家不妨生管蔡濁多清少沈勁一子蓋前慾形清氣濁此名巒頭吉而理氣不吉庸人有富貴牖下之時形濁氣清此名理氣不凶而巒頭凶豪傑有殺身成仁之日然濁者須是兇徒爲群繁華終回泡影清者自然義命相反松栢終耐歲寒作用全仗取舍得宜推移純繫趨避合法只形救形山水皆形也在所宜向但得臨濁其與何意貪秀絲特聳以氣救氣陰陽俱氣也要在合局假如分金

其姓莫賤視亢陽得朋山難移而水可就是有
病忽逢良醫立向須辨水有疵而山重禍是屋
漏更遭夜雨消納叵詳內藏金斗者便裹明珠
穿山之法盡善化煞生權者移花接木三合之
法須權或正受或旁來或雙落針清而綫不清
何以立穴或眞行或僞入或多寡取當而棄不
當亦惧乘龍收得砂兮不得水以墓水收砂收
得水兮不得砂[illegible]氣壹形壹者美惡

任我進退氣異形異者酸鹹妙在烹調五行之
正變亦多矣病多藥多總不離切脉中症二氣
之品配至微矣正配借配無非欲克肖成家吉
山秀水朝迎而不怕官怕管恐非家禽寅甲坤
申艮避而異姓結婚姻却云天合扦法之變化
當求理氣之純雜得所

襄邑實錄

此亦襄陽一腔熱血也自是以彙
向讀有緣表冤猶受現報
存之以質
史道

計將在襄申請過兵與協濟練餉優免馬政稅契詳文及奉行招商轉運綠縣併禁糧耗諭武僃示稿特揀緊要數欵集進僃覽目次于左

襄邑實録

男羅鶤克臣甫閱刻

申請協濟詳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為大兵雲集半壁之孤城不能全撐乞籌協濟以蘇地方事照得襄邑之民力至今日而已悉矣凡上司經臨駐節夫馬日用之需自奮設以外其出于

特典特設衙門[illegible]不需之襄往承平日四方輻輳貨物[illegible]一[illegible]軍需自冠逼兵興各行答應不前樊城一鎮無店不空惟城市供役今城市又罷矣計襄陽一州六縣穀國雖撻止去其一兵火猶是兵火也災荒猶是災荒也逃亡猶是逃亡也各邑有各役之役惟襄有異等之役他邑不與也載在全書者有協濟之供他邑未解襄邑不能諉也悲哉襄邑之民何不幸居附郭而興東人之嘆耶然此猶其小者也禁旅至汴閩閱中巴蜀不日俱會即襄多約一萬寡亦數千總其大者米麥而已豆料而已芻菽而已即以　刁督府官兵先屆計官兵貳千零貳員一日支米叁拾石叁斗柒升伍合計伍日該米壹百伍拾壹石捌斗柒升伍合一日支豆捌拾貳石捌斗捌升計伍日該豆肆百壹拾肆石肆斗草貳千零柒拾貳束計伍日該壹萬

叁百陸拾束倘日屯一日則什伯千萬不知其幾矣而況八面之師環集其疆計闔邑叁拾伍里之區田地貳萬陸千伍百捌拾肆頃柒畝零肆年之內所徵不上壹分貳分而所解所挪借已踰一年之數豈能冬起雷而夏造冰耶　布政理臺先計綢繆前發餉銀肆千今又移司解銀捌千俱貯於襄卑職中夜思維有不能不惶然而懼也何者壹萬貳千之金用折色則

可如折色也多買本色則恐有用折色之時忽用本色則折色無可易之粟堄然不靈而已況此時之襄何如襄耶寇盗之餘者璺鏑盡之璺鏑之餘者洪水盡之平原無一點之青窮簷無半粒之粟自左鎮移营南漳陜援貳千以七月十六日至今尚十日以前四處摟羅窮山谷以索草苟且取辦僅有十日之淹畱則巧媳無炊矣倘各省會勦之兵齊集襄夾則晨應西來則酉應蕞爾一掌地雖多金安能以蹄涔充溟渤耶伏乞

憲臺欲以全力視襄須以全物畀襄就附近府州縣或米或豆或草於大兵未集之前先三日之期至襄候用日平價出納仍諭此米船旋發旋往旋往旋來不得拘之別差其後所絡繹兵馬舡蒙行隻貨物又催屆免客船不至使軍餉不滯而有餘庶或有瘳不然雖百斬卑職之身以爲悞軍者戒無益也卑職不勝悚懼冒死陳情

復求協濟詳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爲旣往之餉不給新来之餉方殷事卑職前于協濟申文不啻刀㓰呼天猶謂襄邑米荳豆草絕無之地尚望附近州縣運本色平價交易不意至今日而折色遍覆矣每有陳請一郡之中已往還數日及獲所請指禁兵而發下之餉不過塞往日之欠明知無本色也則曰要本色及兵之本色則又要折色甚者要

本色之日則米豆不論擻草不論束以爲他日浸漁折色之需計一邑三毫之後不過二百有餘除三十五里催徵之總差押金差外有各衙門之撥差有各衙門之長差有買辦之代差有運米之苦差有押夫馬之差有買米之差有買豆之差有買草之差有正差不足而又有揔催之差又有緩急不時之簽差禁兵不有弓手之裁于甚者至差書役而亦盡然而襄陽之大兵来者不去去者復来差愈多

而差之累亦至此極矣毋論縣後不足應郢譊
襄邑之民而驅之其足以敵兵之數乎毋論縣
之正務不足供即分縣之耳目手足之官而供
其求求又繼乎在　上臺體尊事巨不過曰仰
襄陽縣足矣試問所仰者仰襄陽之米豆耶襄
無米豆也仰襄陽之草耶襄無草也仰襄陽之
差役買米豆草耶襄之差役盡也仰襄陽縣之
庫有銀可借辦耶襄之庫如洗其全書正供止

貳萬捌千尚歷年拖欠加餉亦屢畫餅況下程
公宴之需本縣之措辦廢置已不可言每日公（敢忽敢忽）
堂之上擊鼓其鏜令營鏢集徒見武夫實謂有
軍餉在庫在（卑職）爲護餉之牌猶可（敢怒）然而卸擔
而宪無益于兵恐地陷而山不得安亦非高以
下爲基之道矣目今　閣部大臣馳任在即其
經過之駐止未可知而經過之軍需何在耶駐
止之軍需何在耶天下有成筭者有成局此在

上臺之成筭成局非（卑職）所能測第有數千之
兵必有數千之餉有數萬之兵必有數萬之餉
有浹旬之師必有浹旬之餉有逾月之師必有
逾月之餉計本縣以協濟呼折色以折色市本
色往還之間動輒旬月所差之役所完之公商
功均輸愚者所能曉而大兵朝呼則朝應夕呼
則夕應呼吸之際風雲易色襄民不足惜而
襄藩相爲休戚之民則重可恤矣饑渴據井井

無水而責（卑職卑職）亦有得而辭也（卑職）未敢
擅便擬合具詳申稟爲此今將前項緣繇另具
書册理合具申伏乞　炤詳施行須至申者

原發設法招商緣繇

欽差兵巡道宋　爲再催運糧急着事本月初
一日奉　閣部楊　飛檄炤得獻寇不能入秦
則必東還突楚鄖陽重地屯糧集兵實爲扼要
之衝已行鎮道多方輓運猶恐未能力行本道

部再思此時漢江有水艱舟尚不爲難稍緩旬
日冬乾灘淺艱於運糧更難輸事無及矣合
于官家買運之外設法廣招商販多給價值使
每石未到鄖此時價各加錢許人自樂從此不
惟襄陽可行即于承天荊州二處招商更便惟
在酌定鄖陽米價若干商販到彼每一石定加
若干報知本閣部親給價銀毫髮
不爽更不轉落旁人之手致有侵分較之官運

更爲輕速矣爲此合檄該道即便轉行府州縣
設法招商給與印信船票以便護身以資利涉
面仍速官運毋得膜視坐失事機未便奉此
擬合就行爲此牌仰本縣官吏查照　閣部檄
內事理即便酌定鄖陽米價若干商販到彼每
石定加若干報知轉報　閣部聽候親給價銀
毫髮不爽仍設法招商給與印信船票以便護
身以資利涉一面仍速官運毋得膜視坐失事
機速速須至牌者　右牌仰襄陽縣准此
崇禎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典吏李調元承道行
定限本月初五日繳　硃批　招商之法誠爲
救疲襄之至計該縣留心急圖之所裨于地方
多矣亦以逭本道之罪戾也至祝至祝

回詳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爲再催運糧急着事奉
欽差兵巡道宋　憲牌奉　閣部楊　飛檄到

道蒙牌仰縣官吏查照　閣部檄內事理即便
酌定鄖陽米價若干商販到彼每石定加若干
報知轉報　閣部聽候親給價銀毫髮不爽仍
設法招商給與印信船票以便護身以資利涉
一面仍速官運毋得膜視坐失事機等因奉此
該本縣　看得卑職承　閣部留心招商復荷
憲諭叮嚀救襄首政無踰于此謹呈一得以供
採擇昔范文正之濟荒也務以貴價糴商穀其

從米船騰至而價反賤于隣郡第山深而畲墾
往水涯而魚甕多今夫樊城即襄之山深水涯
也往日不招而輻輳今日舉足而不前者以昔
之樊城藏商今之樊城寓兵也莫若請 憲示
樊城各邸寓不許歇兵則兵散而商聚郎不煞
捐資設市開權場于附城之上下官收其廛而
不為厲煞以官招商不如以牙招商之為便也
商有舊日之居停亦有舊日之主僱况值 仁

政風行一牙可以呼百商隨給印信舡票于牙
家使牙家與船行又兩相轉而行其價之多寡
悉以牙家定之牙家不失信于商而官商無往
而不宜矣或河道因冬寒水涸灘尖急溜係云
一灣行三日不便快行乞 憲示于河淺之處
着居民爬開港道大小舟之上水者分別各等
薄給数文錢以酧其勤此不獨商之利涉而已
也亦以防賊騎之暗渡所損無多商人之所[illegible]

從抑亦一舉而兩得之術也伏候 憲裁批示
施行今奉前因擬合具繇申報為此今將前項
緣繇另具書册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崇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申報 兵巡道蒙
本道詳批 仰候轉詳 閣部行繳

復發設法招商緣繇

欽差兵巡下荆南道宋 為再催運糧急着事
奉 閣部楊 批該本道呈據襄陽縣呈詳招

商緣繇奉批鄖山聚賊而樊城欲不寓兵該縣
此說不通甚矣一牙可呼百商試呼牙人而詢
之闢拏船搭橋亦商船舉足之一累該道查浮
橋舊船可查理否或用竹木為筏不必拏船亦
可濟否其襄市米價若何招商量加錢許出榜
曉示作速報道以憑轉報遠〃須至票者
崇禎十二年十月初十日行限本月十二日繳

又回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爲再催運糧急着事奉
欽差兵巡下荆南道宋　憲票奉　閣部楊
批據本道呈據襄陽縣呈詳招商緣繇奉批卽
山褒賊焚城欲不寓兵該縣此說不通甚矣一
牙可呼百商試呼牙人而計之閘挐船搭橋亦
商船裹足之一累該道查浮橋舊船可查理否
或用竹木爲筏不必挐船亦可濟否其襄市米
價若何招商量加錢許出榜曉示如徙木之信

行之可否再酌速報行道蒙票仰縣官吏查照
閣部批詳事理卽將襄市米價着何招商量加
錢許出榜曉示作速報　道等因奉此該本縣
知縣羅　看得樊城之民不必盡商前所潰請
者牙行家耳辭不達意雖辭昌昧拘船擺渡誠
有不免之圖　上臺巳先民情而悉其隱矣筏
渡恐竹稱不足以任水力輊不足以勝重至于
浮橋之興廢係于本府非卑職所得而謀也米

價一件前因　理院只以　部文關銷遺襄邑
賠累三千有奇牙行頓足流涕尚俟控籲求鋪
今蒙　德意維新　清問猶俟宥有不盡之民
情擾經紀張以純王之華王克光翟王章等所
開揭米價每石須壹兩貳錢叁分無益恐不足
以來商多與恐有病于官庫此中化而裁之存
乎　神明卑職未敢擅便擬合具繇申稟爲此
今將前項緣繇理合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須

至申者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　二日申詳
兵巡道宋

請減優免詳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爲優免無額懇照見存徵
解奬豁無辜事據本縣三十五里總里書役李
維標陳天雲張儀段守資等十九名連名訴前
事詞稱本縣吏承舉貢鄉紳宗室優免原無定
額先年承平開免後因兵興扣解充餉每年亦

無定數止盡蠲豁優免多寡扣解自崇禎七年寇入楚境殺擄焚掠并天災疫癘吏承等役大半死亡有無添又有貧窮地賣與繳割退後出糧除名如汪宦病卒例應除免又有窮宗數人產售他人錢糧提出無以優免以致年漸消磨七年尚有五百八十餘兩八年尚有五百三十餘兩九年止得四百六十餘兩十年止存三百七十餘兩十一年僅存三百五十餘兩今十

二年止存三百三十兩第此項奉有部文自崇禎八年額定八百六十兩案見存優免止得前數缺額銀兩從何賠補懇乞申請仍照見存吏承鄉紳盡數徵解庶無辜免累生者沾恩死者瞑目等情據此該本縣知縣羅　看得優免原免其人人亡則優免亡矣非如田宅之可以世而享也褒自七年流寇入境以來鄉紳吏承有殞于鋒鏑者有沒于疫癘者有貧窮地售于人

者難以他邑例此燕去堂前華屋荒坵言之可痛以故七年曾有五百八十餘兩八年則止五百三十兩九年則止四百六十兩十年則止三百七十餘兩十一年則止三百五十兩至今十二年又損其八年五百八十餘兩之半而僅存三百三十兩矣去一人卽少一人去十人卽少十人所以維標等年漸消磨之訴洵不誣也蕪以本年五月飛蝗普降集地尺餘穀粟豆黍濯

濯一空六月間[illegible]所過卽崩潰蕩數百餘里無遺[illegible]窮紳吏承有沿河干而居者則問之水濱矣是併前三百三十兩之數猶在可必不可必之間將進而合八百六十兩壹錢九分之額下吏無點金之術里排無推敲之人必欲奉　功令之嚴遵　上臺不得已之命窮者之遺簪敝履盡是典鬻之需死者之親識妻孥難免波及之禍畢藏　仰體　朝廷優卹之仁承

上臺推恩加惠之德尚望優免有賜復之期不欲以優免而反貽地方之累也合無請乞　上臺垂念優免死亡過多里排推敲最慘脩堆于見在優免之多寡隨數派徵不但里排免其推敲受無窮造命之福抑且死亡不累妻孥抱枯骨及澤之感矣緣係請詳定奪事理早賜未敢擅便擬合具繇申稟為此今將前項緣繇理合具冊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崇禎十二年

七月二十三日申詳．布政司蒙批　優免一項原就員役派徵今據詳優免數少則不優免之數必多正可逕懇抵補若云冠警焚殺則當就正項槩請蠲減不宜單為優免求減額也此繳

禁革火耗告示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為嚴革重頭火耗事本縣履任兩月查得襄邑錢糧多因收頭欺鄉愚納户用重等借稱錢糧優尅肥槖目今五餉疊加鑿地之毛不足以完額況兵火灾傷之餘遺此谿壑之奸乎推其意不過借官聽騙本縣歷任数縣屢經顛蹶而操守一節雖讒口不能橫加自以冰心有素歲寒不渝非以沽名分所應然也恐遐陬僻處未能咸知不日刻榜通諭姑先出示如再有此等弊端許諸納户扭執收頭當堂喊稟本縣定重處仍行申　上臺追贓究治

本縣焚香內訟矢天矢日言之如故出虐言欺人陰携夯袖入任從逕臣推擒特示

崇禎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出示張掛六門曉諭

出示諭民武備

襄陽縣正堂羅　為有備無患事照得襄雖嚴邑頭者踞于未形邇來鄰穀之界遍地青燐蓋不得震于其鄰而震于其躬矣重戰輕防名將尚以之取敗況戰無人而恃險不防昔者赫連

氏蒸土爲城號爲統萬而魏主逐奔者而入乘槊而出何險之可恃哉本縣以十年削跡三邑廻遑險阻備嘗亦三折之肱矣中夜彷徨僅得猛省二字豈云杞憂值今下車伊始不敢以嚴碎待吾襄民搔手觸禁惟以蕩決簡易者條爲三章祈共邑勉特開列于左

一曰積米柴 附器械

富貴之家惟知珠玉金翠至于米柴二字視爲

日用粗物蓋觀于[illegible]而發言之酸鼻然噬臍無及矣今[illegible]以立義倉散金銀以收野積不過鼠雀之耗量兌之蝕所損者馬體之一毛而可以賑飢荒可以結守禦萬一寘之不用而出陳易新備之廩猶夫備之庫也凡四鄉士著流寓聽其城中乃積乃倉薪之積之毋俾齎寇其城守器械稱是而行則授兵登陴富強無備何畏乎流寇

二曰習伎藝

民之死于賊者只是畏死反以速其死蔡文姬云馬脊繫人頭馬後隨婦女有不忍目擊者矣如使人又拿定一個對一個之心何至閫族老幼身首異處所以然者何哉懸于無膽無膽懸于無藝戚南塘云藝高人胆大大家不分高低貴賤隨着心意置一件兵器除公辦日需外一日六個辰六辰四十八刻有一刻閒就輪一回

刀舞一回鎗射一回等[illegible]戈戟武戈爻三又兩兩只是從光陰錯過中學了個救命手段夜又不怕賊處又能保家與將視此一座城探不啻王羆壕安肯委命于催募之赤丁無情之客戍哉彼甲在人我甲在心城市行之城市村落行之村落不數年女子亦知兵是最便宜事何不爲

三曰緝奸細

做奸細須是大有用人方會做古人多有借奸
細用奸細法此上智事難爲拘方者道也襄城
可抵十萬兵所可憂者奸細將城中虛實告敵
人耳適者張獻忠做宋李全其往來城衢中
豈無暗藏畫工者有吳山第一峯之句乎况我
兵多招募此中去賊一箭汰江豈無以腹丁應
募而動靜悉告者乎岑彭來歙可爲戒也此等
人或一年或半年扮爲各色人等預於本城躧

探道路採訪堅瑕窺[illegible]經守門牢伴爲
心腹買囑在官人役爲耳目或寓寺觀曲巷或
埋雜流下流鼠伏蛇行種種非一至戒嚴時或
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
惑亂衆心此雖責在本縣倉猝定變暇豫靜處
然亦全仗保甲耳目互相糾覺棱逐乾淨如違
者以軍法連坐申治

四設處草束事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爲襄屬草已盡力買不繼
乞多方設處事前蒙奉 本府信牌蒙
欽差兵巡道宋奉 閣部楊 憲牌爲本部人
馬奉 天討賊務要飽騰而草束若于不繼
所在縣官該設法召買如違定以悞軍機罪治
等因今本縣知縣羅 看得卑 職 卑官也令不
出境今大兵雲集而買草一事惟首縣供其職
但自軍興以來無日不供應矣盡襄之邑無半

點之青蒙
上臺已稔其故矣然猶曰設法召買卑職委皂
快委書手委練官呼同邑而莫助望鄰郡而不
聞設法召買之術亦窮矣前已申詳本省衙門
外今亦卑縣是求而已矣現在陸續供應者每
下河船未至縣而已被各兵爭搶夫一莖一幹
供奉
部文銷筭卑縣暗賠無限撾𦢊誰控自非仰藉

上臺或給示或發令箭庶可禁止然買草有限
而用草無窮襄無草也襄邑之外有草而買草
之役之期有限也伏乞
上臺垂慈襄邑半掌之地將現在所買之草或
給人馬本色其餘騾馬折色然日縻一日計了
月以往恐不繼也 卑職失共縣職之事罪小失
料草之事罪大或請假躬詣承天各處窮山谷
以備追勦之用或乞

上臺諭文折色或轉詳
閣部諭鄰縣及附近郡縣運草協濟今日推委
不得後日解免無從寧卽今日甘認褻斥之罪
不然有悞軍機無益也係未完事理合呈明須
至呈者 崇禎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具申
本府轉詳 欽差兵巡道宋蒙批 據襄陽
縣詳草束事容本道轉詳 閣部楊候批裁奪

又回設處草束事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爲襄屬草束已盡力買不
繼乞多方設處事奉 本府信牌蒙 欽差兵
巡道宋 憲票奉 閣部楊 批據襄陽縣呈
詳草束難倂緣縣奉批買到草束令箭禁擡本
閣部法所能行其地方協助該撫按院道院有
地方之責者當與分派本道部催求士馬飽騰
餘非所知也襄陽道酌妥速詳報奉此擬合就
行府查照部批事理卽將草束襄境可否買備

外止給大馬本色其餘馬騾折色及附近郡縣
協濟郎巡勦[illegible]詳道縣詳[illegible]行府蒙府仰縣
照牌事理作速酌議確詳報府通詳等因奉此
案照崇禎八年間有流寇闖塌天盤踞南漳當
陽一帶奉 理院盧 總提山海等處兵馬進
勦時襄草豆不敷蒙 撫院王 檄行荆承各
府倂買草豆自運襄城河下協濟支給又查河
南南陽等處凡遇大兵於彼經過所需草豆[illegible]

派附近各府州縣買辦協濟今奉前因該本縣
知縣羅　看得襄屬災荒闔境不毛各邑之告
懇有據惟襄陽獨供草料此襄邑之哀痒也草
窮而買法亦窮今云大馬本色而騾馬折色者
蓋以馬需粟草不用雜草總之草束不敷而畢
捉襟露肘之情見矣草束不敷而安得不求
折色耶及查上年　理院盧　駐襄所需一切
草豆俱屬各郡協濟然襄陽今日之苦不有百

倍上年乎上年尚若[illegible]豈可獨累與
又查河南各處[illegible]濟彼過往之
兵猶然況襄邑之兵集于斯久于斯而豈一邑
所能支耶伏乞　憲臺轉達　撫治兩臺分派
協濟救一邑之水火而一邑之民更其賜矣緣
係仰縣酌議事理畢職未敢擅便擬合具繇申
稟爲此今將前項緣繇另具書冊理合具申伏
乞　炤詳施行須至申者　崇禎十二年十一

二十九日申詳　兵巡道宋　蒙批　缺草一
事已奉　閣部行承荆二府發銀壹千五百
兩買草束矣所有月前支用草束仍在該縣徑
辦候二府草束到日乃又不至乏飽騰之資也
該縣環即日差人領銀與公文轉發荆承二府
也候候

看审驛倒累襄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爲漢呂之驛倒站累襄邑

之受害無休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據馬戶
程劉朱等訴稱漢江呂堰二驛額馬一百八十
六匹原係長黄衛德四府人民免軍探充走遞
後因彼逃始議達鄉之民不便就近襄民代應
議妥四府征銀解襄召募襄民代走遵行到今
不意事久生變逐序怠玩先前年終拖欠工食
数百兩既而分文不觧遺累襄民幾絶且今
閣部督師從来未見流冦屠戮百姓逃亡十無

一三一又奉　明旨盡裁驛遞且襄陽上衝之地雖本縣脚馬内馬戸樊尚晃家産變盡懸樑自縊呂相周刎頸將亡安國華賣男投水僅存殘馬數十匹止供　閣部塘報緊急軍情哭思驛馬原係外府探充之馬工食乃是彼府工食始初誰錯此端致累襄民代伊頂苦今又累及縣王亦受此馬政之苦不若申文　院道驛馬原係外府探充今又奉　旨節裁縣馬僅供塘報餘差閑會鄰縣比炤光化南漳倒站彼此無應庶勿越混等情據此該本縣知縣羅　看得襄邑馬政縣馬一百四十八匹共銀四千四百五十五兩八錢零内裁一千一百二十八兩除協濟漢江驛九匹呂堰驛十二匹僅存一百二十匹此舊例也今又撥去呂堰驛三十二匹是縣馬只有八十八匹則縣馬已屬不敷之甚矣其餘一百六十五匹該協濟銀五千二百九十

兩八錢零在襄屬之棗南光穀之四縣一半在外屬長黄衡德之四府亦一半自崇禎八年起共二萬零三百七十四兩有餘零分毫莫解秦越異視於襄邑馬戸之顛踣地方之貽誤及上臺之公文緊急軍機塘報餉遞運槊置之弗問夫縣之給驛者不過支應銀兩而已今支應而既革矣以爲無驛耶驛官尚在何以縣官代驛官之後也以爲驛屬縣設耶則驛馬之需在四府四縣不在襄縣也夫馬之在縣者既茹節省之苦而又代四府四縣之馬差是自身捉襟見肘而又爲他人哺饑濮寒天下之不平有甚于是者乎且走馬之後其銀兩何自出耶不過挪借京邊新餉均餉之正供急供而含糊荅應此襄催征之愈多而欠欸之愈甚四府縣不能爲襄邑分咎倘百姓起而課縣官之出入何以爲地方觧也囬谿既失桑楡不收日長

一長生靈受無窮之累苦縣官造無窮之愆罪

卑職自履任以來中夜徘徊涕憤交集寧可償情供吐不敢塗塞目前俾襄民吞冤海底伏乞

上臺軫恤向隅大施新恩以二驛為不可廢耶則四府縣協濟不前除自辦裁省外卽批示將

京邊新餉諸項挪借代供其缺額卽以四府縣之協濟代補如以二驛為不可廢而只令卑縣每年辦五千二百兩之金從何設處第曰俟其

補解可也彼協濟之錢糧詳三府該安望以久噬之餘以糊剜肉之孔縱 上臺責無馬于襄者寧甘罪斥不敢以應恐煩苦百姓為也緣係申請郵政事理卑職未敢擅便擬合具繇申票為此今備前繇理合申乞照詳施行一申本府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申

馬政詳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為乞請批示以便遵行事

卑職看得點馬一事襄邑苦役惟見崇禎十年十一年間于三十五里十甲中酌點大失 上臺昔日二甲之例紛無頭緒且郎十甲全點止認馬九十餘匹尚使民有節年受累而無歇肩之痛卑職思為長計總無如 上臺一年之遞而有四年之息之為便也今卑職下頭甲二甲點定矣乞 上臺俯賜批示准照前二甲之例以行之庶早接襄站勿使士民胥為觀望而槎

惑不定可也緣係請乞批示事理擬合具繇申票為此今備前繇伏乞 照詳施行一申治院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請減稅契練餉詳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為摘催未完練餉事奉本府信牌奉 欽差督催湖廣練餉內府戶科右給事中韋 憲牌照得前单發伍欵內新加稅契一項原經 兩院 題請不蒙 俞允

州縣當仰體多方先爲措解徐熠新例每两五分稅補等因行府蒙府備牌仰縣即將稅契一項文到盡数全完解府轉解若有遲延定以侵匿稅銀庇護衙役經承參處等因奉此該本縣知縣羅　看得襄邑稅契原雖坐派六百五十兩前縣知縣樊　王　節次申詳議解銀每年二百兩永爲定額行之已久是在承平之日已然今新加稅契練餉銀二百五十兩零第稅契出于交易交易之人有里可稽襄邑一面阻山其接于宜城一帶者兇盡罣是也今有一戶之存焉否乎其接于光穀一帶者隆中大堤是也今有一民之居焉否乎其對江則雙溝唐河泥河等里是也經寇数番人無遺類稍有殘民近河者依泊不敢出船一步近山者依塞不敢出寨一步其在城者不敢出城一步襄非無田也嘉禾之地鞫爲荆棘馬亦不顧然象耕鳥耘

職無此誠然之感驅青燐之魂而代之耕恐亦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者也卑職前諭襄民有願開墾者准給不歷科之熠驗以卑職爲之賣主給契不費一文而數月以來寂寂未有一應則襄無耕佃之民尚有交易之民乎且練餉之急而　上臺垂念早瘼免辟分之叁卑職亦不過挪借正供勉强支吾則原額稅銀二百兩尚哀呼懇豁而新增銀兩應朝報而夕罷者矣緑係仰縣搞催未完事理卑職未敢擅便擬合具詳申稟爲此今將前由具呈理合具申伏乞熠詳施行須至申者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申詳　餉科摹　蒙批　該縣夙稱富饒稅契尚可措解毋得徒事呼籲致虧部額繳

求免練餉詳文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爲邊防當厚戰兵當增祈勑樞督二臣再一從實細心打筭事奉　本府

信牌奉 布政司信牌據本司經歷司抄蒙
欽差督催湖廣練餉戶科左給事中吳 憲牌
催 新舊兩餉司手本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
本部覆題前事奉 聖旨本内餉款事宜既
酌定卽着該撫按依限詳明回奏不許少延如
違指參重處文到地方有司官備將前旨一面
曉示派徵先將庫貯銀兩立刻解部卽飛檄行
欽此欽遵到部行司須發 謄黃刻册仰府備

牌仰縣遵照 謄黃 聖諭并刻册內事理卽
便照依後開[illegible]數目一面曉示
派徵一面先將庫貯見在別項銀兩那解以濟
邊鎮急需派襄陽縣新加練餉銀六千五百四
十九兩一錢四分二厘與舖銀六十六兩五分
二厘一毫三絲一微等因奉此遵依出示曉諭
派徵間據本縣百姓蕭天極李廷國等三十名
連名告爲田地大半荒蕪人民十喪八九舊賦

見今遞累練餉萬難再加事辭稱竊惟先年承
平良殷物阜近完三項錢糧尚嘆土瘠賦重自
七年寇亂至今六載有一族全被殺絕者有一
族止存數人者廬舍悉爲灰燼到處血染平原
蕪之天災流行飢荒洊臻殘草茹木人將相食
餓殍橫道僵屍滿渠逃生之徒折散四方難撙
之子流離異鄉夫不顧妻而棄赤父不保子而
泣途標首自鬻不知幾多投河而死靡匕如之

以致東自棗陽至東津北自唐縣至滚河西北
自鄧州至呂堰八[illegible]不存一田地十荒八九
南自宜城至襄陽西自穀城至襄陽人民十存
一二田地十種三四此須矛遺夫馬徭後僉點
如雨科催里排追呼如雲故迫饑寒爲土寇還
良善以爲非四應倡亂肉爛骨糜生民至此疲
苦已不勝言今歲五月飛蝗普降禾苗盡食唐
白滚等河洪水漲漲平地波翻數丈麥禮[illegible]

房舍冲毀共崩圮寨堡四十七座家家懸磬而
悲人人楞腹而痛方萁 皇上盡蠲五年武
糧稍活蟻等殘喘俾四散之民聞風復業耕插
荒蕪完納賦稅安能當此六千有餘之練餉況
襄慘毒在三楚爲最甚何別郡蒙免蒙藏襄陽
獨增獨益且地一畝足糧一升計雜餉共練餉
一升之糧該銀五分然地一畝所獲幾何除完
錢糧糊口何望孑遺殘黎若不必爲白骨青丘

勢必聚爲潢池烏合懇乞大慈再造宏恩轉達
上聞超免此餉或洒派災傷未甚處所陰隙萬
代闔郡頂恩等情告縣該本縣知縣羅 焻得
練餉之派襄邑六千五百餘兩襄之舊額原二
萬八千有奇前派勦餉一千五百九十一兩三
錢零後奉免七百兩尚冀少緩須臾今又全徵
而祗千全徵三千一百八十二兩免七百兩寛
一分襄又受一分之惠然二千四百之零完皆

有幾而又奉派六千五百有奇較鍾碎已浮其
半此早厭之所爲不平也且襄民兵賊之餘僅
存城內之民耳目今左鎮之兵刀督之兵及
禁旅之兵師環其疆空城內之民房不足以容
兵馬日需兵餉九百四十餘兩幸蒙 各臺念
襄邑重困四催接濟則庫中安有長物苟有長
物也尚遊流千餘里仰呼 司餉而接濟乎夫
以襄六縣一州襄去穀僅存其城而他州縣安

有久駐之勳[illegible]襄三之三不足恤也今一旦
重派委而去之豈 襄藩相爲休戚之民獨不
足恤乎奉行徒爲虛文重派恐有實禍早藏之
參處分所應然苐祈 上臺分一明白耳緣係
仰縣派徵練餉事理早藏未敢擅便擬合具詳
申稟爲此今將前項緣繇另具書冊理合具申
伏乞 焻詳施行 崇禎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申詳 院道司科及本府蒙 本府知府王

批 仰候轉詳 奪示恐該縣不能脫然全[illegible]
也該縣其再酌之速為籌濟繳 兵巡道宋
批 仰候 三院科司詳示行繳 布政司
批 仰候 另文行襄邑自應減免不必呼籲
也繳 治院王 批 此項按院已具題矣
仰候 旨行此繳 按院林 批 練餉加派
本院已具 題請減矣候 旨行繳 餉科辜
批 仰招布政司改派行

附辨揭

辨帖

原任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知縣羅某謹辯為襄
邑之兵荒已極加以荒旱頻仍縣官受非辜之
橫誣揑局羅織不休事某原調降浙司十一年
十二月遥授今職二月開報曾署篆蕭山保晉
載道某力辭之 上臺而 喬按臺有 [illegible]

書是畏不進他恤之檄俟代任官交盤錢糧維
時虜氛梗道不待吏部文憑晝夜逆水行五千
餘里而 熊理院不察先詞忝劾夫襄陽有推
而不來者矣憑限五月二十五日以道路計之
尚有踰限過甚者矣不得不申文爭執然而某
之禍胎已結於此矣一寬也後蒙 旨寬處
降級敢不黽勉從事以收桑榆值此襄之時客
兵滿城奸細伺虜而一切糧草猝需領餉遲延

甚至旗總小卒之流呼[illegible]三[illegible]排闥屏[illegible]
國倡優滿堂鬨鬧稍不如意鞭鎖各役怒詈縣
官不獨點金無術即多方設處而地方牙行本
府盡行禁革安能一身而百工之為備無事則
取擠頑民有事則卸罪縣官以激怒 上臺二
寃也據 閣部臺原 疏所指者謂解運遲
滯然縣之解期解役批迴鑿鑿可據曾細閱數
具冊呈驗 按臺盖因府官委經歷不前刑[illegible]

曾於半蹈責二十板乃府廳相庇妥揭捏縣捻
一襄陽也府有府之轄衛有衛之轄樊城又有
城之轄以一縣而供現在之兵亦可傷矣至於
解運一項下流則主收二者猥籍於一縣倏船
裝載上流則主鮭二者勤送三鄖陽尚不放回
今某與各州縣共四十七員于十二月而同叅
三月而各　題復某雖被叅至正月二十一
日方離縣事豈後各州縣所解非任內起運之

糧乎叅則同叅後則各復三案之一其解運遲滞
內以縣申文招商不[illegible]夫獎之歇兵在某
之任內亦三閱月矣張樂高宴之需索辦於襄
邑不聞有兵將歸伍之法矣其自樊城以外年
年當　朝覲會試孔道被响馬之刼傷曾經
鄉紳之入告矣萬一有變不爲樊城自有府廳
練官鄉兵之轄一一賴償於縣官兵受之乎縣
受之乎蒙逢招商下問因事納忠不意揮爲[illegible]

案而啞婦傾盃四冤也一運船也用之編橋則
令曉明旦期其必成以軍令從事矣乃因前徐
著任嗔府役出門扳爲梁府官一槩禁止用之
餅米則主催主拘築室道旁迨至刻日爲期矣
而因縣役拘府劉門子船府官一槩放去捻之
府官不肯造浮橋悞客商悞閑津及至誤無可
諉勒扣縣餉三百兩他縣可知後催船議成幾
經旬月縣不過奉行有何遲滞王冤也捻之某

開罪於　熊理院而一時理院之黨無不乘機
附會及至愛憎異司[illegible]某三日獲贓無何而
剩餉之案又出[illegible]三某頃府餉惟是支放二
件出門時巳申報府託弃米豆行自行府領共
銀一十六萬五千餘兩止剩餉七百餘兩在後
任六續收放當日有悞府絕口不言何也　閣
部臺行府銷筭府又比縣冊添入一萬數千餘
兩定價分營斗裹斗俱府爲政則剩餉不在縣

而在算餉之人矣比時縣有誤府又經口不言
何也然當𥨸不喚某面算不能無疑詰之則曰
府縣通融打筭某押經承人等同至府面置冊
結狀四紙後又申 巡道張 鈐印發縣審結
刑房書手王世科承行案券証舊多又曾具詞
具揭控一 撫按兩臺批札尚存並審結在案矣今
府安得朦朧轉射六冤也至於剩餉之冊賈知
縣之覆申尤爲骩突若問交盤則宜索於某出

門後之二署若問剩餉則宜全縣經承及府經
承面質明白然後 二署之接算賠申且所用
書手弁非當日經手之人俱爲某任內發覺衙
蠹其一侵院贖銀六百兩朱德清爲某解追鎖
陪其一侵餉銀四百兩庫書傳正芳爲某追出
其一侵捐助庫銀一百五十兩趙從心爲某押
追朋謀恣害將府取縣銀三千兩已申報府者
徑行抹去夫府取三千之數已半載有餘府何
以不言而徑代爲刪去既代刪去而不使某一
聞面質於府甚至胃揞後庫吏劉謙一千數百
餘兩爲某任內至劉謙鳴 按臺審追結案果
係何人亦足爲誣人媢人者之解嘲矣且府申
報 田餉司府冊绝不開有剩餉況各犯僉賈
令解府央徐興斗劉門子代送銀一千餘兩并
不追究剩餉情弊顯然七冤也夫以某之屢受
積誣後人將陷于不測幸 聖恩不即加咎

皴猎 賜降級 勝究明 宏開湯綱三千金軍
餉責有攸歸何得將三汪全行得邑災陷于慝
空之弃乎所以然者總某拙若效也既不敢含
糊欺隱誤事直道以見黜又不能彌縫補救飾
罪故雪上加霜 上臺彰微闡幽明知當事者
惜此爲斷根計今當事失 褒蒞爲 治院之
參糾而府縣之承行尚在 兩臺之批揭猶存
安能逃 上臺之降燭乎某生平澹蕩而爲地

[illegible]經任勞任罪豈計一官羈揩異地士民切
其棠之芾護偶廼我千隆中得免襄禍兵火餘
生統祈　上臺之虐公含宽猶可至于剩餉乘
機粧陷關人名節不得不預防早辦乞　電行
審結追各犯貯庫庶不傾壓嚇制到底矣爲此
合行揭明須至揭者

崇禎十三年七月　日具

揭帖

原任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知縣羅某謹揭爲衙
蔽首邑始事獨難而推卸獲罪懇乞電察無辜
事　某蒞襄邑以來僅三四月猝値大兵雲集其
屯留經過之兵殆至數萬米豆芻茭無時不需
無刻不給以咽喉重地兵寇交臻水旱不時多
方設處未聞脫巾之呼至於火藥軍器搭橋架
廠一切犒需種種難述此在　閣部未臨襄之

前其黽勉於本地者猶然也及奉轉運之票時
本府浮橋未修巨艦盡借以綑橋偶於拾月狂
風大作舟覆貨沉下江舡戶聞風不來某百計
招呼上下江千数百里日夜奔命先時　閣部
准府之詳日寫船裝米先給一半水腳職府與
襄陽縣任之米既上船督運遡流則鄺推官之
事而職府與知縣不與焉米一抵均隨卽交卸
找給腳錢發舡回裝鄺推官任之自均而上則

鄖府范推官之事而鄺推官不與焉今　踈
云拾壹月初伍日以前者柒千餘石十月初九
日運米七百一十八石三十日運米四百零八
石是止壹千一百六十餘石運鍾家灘然　田
餉司及　監軍道分付云賊巳逼均運米須紆
徐恐中途不便非奉票不許發故當時一千一
百六十餘石至鍾家灘止此米数俱按期解到
又於二十二日奉餉司票運米鍾家灘[illegible]後管

次奉行并無遲滯徃返俱有實册可據也自去
議運以前已散各營米七千餘石豆數萬石今
按自十一月十七日分運責成以來運過米九
千五百餘石豆四千餘石是竭力完接運而
押解各役陳仲儒等及實收可據也卽在閩
閣部臺叅處而後尚運過米二千五百餘石豆
五千七百餘石是竭力完接運而押解各役
詹振雲等及實收可據也戴罪在躬驚憂從事

已與　聖明督運自贖之　旨於待罪之
日亦効微勞矣其中尚有不平者下流則主收
收者有搬運之餫換船之艱上流則主解解者
勒送鄖流以上尚不放回而　閣部獨耑責於
襄縣者蓋因前任府官淫沍悞事委係缺經歷
押解遲延不前鄖刑府曾經重責府廳相庇而
督運遡流縣不與罪坐視上流故妄捏揭報代
人卸罪而因自卸其罪然　恭與各州縣十二月

而同叅三月而各　題覆　恭正月二十一日
謝事以後至鄖之米不能越襄而飛渡也明矣
獨解運遲滯內指縣申文招商不歇兵爲詞夫
樊城降丁亦三閱月出入响馬　朝覲會試
者無數刼傷縣官亦其責蒙招商下問因事納
忠不意揷爲罪案賴　聖明有着　撫按寃
問之　旨容俟分辯値時事孔棘非臣子辯
免之日今恐　欽件稽留將前後事情矢天

見日和盤托出不敢一字涉虛若夫虜梗報遲
無憑赴任七千兵三運沉竟叅於　理臺却
買辦之請不敢濫給夫馬開罪於監紀將官遂
萋菲於　閣部以致　計典處以罷軟原疏
亦有成案此實　恭楞櫟庸材地方難措非有他
故伏乞　憲臺轉達　聖明逢赦過宥罪之
期昆蟲草木咸荷再生倘以首縣始事任罪獨
重則從赦宜輕或援　題覆之例或賜應得

之罪惟俯乞　呈上之矜憫而已爲此具辯

須至辯稟者

計開任內運数

一米数

〇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奉　戶部田　令箭催運米七百一十八石隨差解役田一元催船五隻押運鍾家灘次運光化取獲倉收實收在卷

〇十月三十日奉　監軍道令票催運米四百

零八石隨差解役閆國璽督押七隻押運鍾家灘取實收在卷　巳上二次督　與丙波及是也

縣止奉此二衙門委運之數非縣之奉行自明

〇十一月十五日奉　本府信牌奉　監軍道

覩　憲票動米五千石分爲五運奉此又奉

閣部楊　劄付仰府如有各屬解到糧料隨即轉運均州等因行縣隨到隨運開後〇十一月十七日第一運　米一千石僱船二十一號差解官孫鎭藩督押解運訖〇十一月十九日第二運　米一千石零四斗僱船十八號差解官余思孔督押解運訖〇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太府劉　差官催運米三百石差解役田一元運解鍾家灘取實收在卷此不在運內筭　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三運　米一千石又二十二石僱船二十四號差解官張繼良督押解運訖

〇同日又奉　戶部田　催米二百石候至十

二月初八日又催米三百石共五百石差役吉福兆等運赴鍾家灘訖　此不在運內筭　十二月初二日第四運　米一千零八十六石僱船二十三號差解官樓如巍督押解運訖　十二月初四日第五運　米一千零六十五石僱船十一號差解役朱一林督押解運訖　十二月初五日第六運　米一千一百三十三石僱船一十五號差解役閆尚忠督押解運訖　十二

月初八日第七運　米一千零五十石僱船一十五號差解役楊之華管押解運訖　十二月十三日第八運　米八百四十三石零六升僱船十二號差解役劉維謙管押解運訖　十二月十五日第九運　米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僱船一十七號差解役康時昌管押解運訖　十三年正月初六日第十運　米一千九百八十八石四斗八升僱船三十號差解役詹振雲朱

德清管押解運訖　同日第十一運　米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二斗僱船一十五號差解役王維聖管押解運訖　正月初八日第十二運　米七百三十二石六斗八升二合僱船十一號差解役王時榮管押解運訖　正月十五日第十三運　米二千四百四十九石零一升僱船三十八號差解役莊居正等管押解運訖以上共運過米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四石八斗三升

二个

一豆數

○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奉　戶部田　信票催豆六百六十石差解役曾攀龍等押解光化訖○十一月十三日奉　戶部田　信票催運豆三百石差解役曾美元等押解均州訖○十一月十五日奉　本府信牌奉　監軍道魏　憲牌催豆一千石差解官應允祚等管押解鄖陽

訖○十一月十八日奉　戶部田　信票催運豆三百四十石差解役竇宣亨等管解鍾家灘訖○十二月十一日奉　戶部田　令箭催運豆九百三十四石差解役張鳳等管解鍾家灘訖○十二月十四日奉　戶部田　令箭奉太府劉　差官援駱來襄馱豆二百石又六七兩日馱豆六百石俱差解役管押鍾家灘訖○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戶部田　令箭催運豆

一千石差解役崔猷策押解均州訖○十二月十八日奉　戶部田　差官客應魁催運豆六百石差解役胡拱華管解鍾家灘訖

已上共運過豆五千六百三十四石

崇禎十四年

寓楚雜著

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寓楚雜著

流賊議

流賊一事以奕當之昔之視流賊巳不善奕而又鄙流賊爲不足奕者也今之視流賊輸一局而求再局者也此日自然與往日不同大家摩拳運籌訣以賭一勝然攻圍刼殺摠對手而非國手故我能乘流賊亦能喪我能防流賊亦

能防日者　明詔大布不惜奕之非耦而認爲（句有○○）對局所不敢知者勝着耳此亦前後事爭此一局矣大約今日之事與南宋事二同而情異昔之南宋臣耻而君不耻故雖岳韓諸名將從旁指點當局者明知其佳而不聽今日之事　皇上耻而臣無耻之者諺有之釣魚不獲持竿者慙况棄竿而去之者然則勝着何如所謂勝着（是○勝○是○救○如○何○下○手○）者非着勝而勝一着之謂也又非勝一着不

一着之謂也一着救則全局俱救勝自不必言流賊之禍甚大而我徘徊于四角間何處尋其斷頭而斷之使滿盤血路抑又進焉以愚度之終不如不下爲妙然所謂不下者非不下而不下乃下而不下者也倘不下而不下與推枰何殊所可慮者再局不勝而我所自置之棊局乎流賊手談而又操其贏籌嗚呼以人國奕者亦可大爲寒心矣

天未厭亂

今天下淮豫有流寇萊邑有叛夷昌薊諸鎮曰虜騎不時突入且[illegible]也丙子之禍亦孔之酷矣或曰先寇乎先虜乎先萊乎應之曰先寇或曰一事乎三事乎應之曰善其事者一事而一事不善其事者三事而三截者也然則議剿乎議撫乎應之曰何如曰剿之是也撫可用于端不可用于然今寇賊已然之罪所不赦者矣寸〻而蕪之壓〻而粉之未足酢所禍列以　天子之聖武竭天下之財力不吝官爵不惜餉餽乘六翮之勢張十面之網何之而不可爲者天未厭亂奪之鑒而益其疾

殺撫專畧 在叛後

蓋合剿不剿却用撫着不合殺又殺却走錯着此等舉動滿盤錯了兵皆客戍且其久役余嘗夜出城見强佔人家折人門屋相壓熱寢弓箭

腰刀各相爲虜騾馬東奇西頓只要別人喂養不知人馬同臥之法隊不成隊伍不成伍況望將帥露營鹿角爲壁哉萬一不測其衆可盡嗟嗟不明營法即不明陣法不明陣法即不明戰法這總戎張者原以按臣特㨿過漢上問軍情于余〻曰此行必敗慎勿深入張曰何以知之曰臨行索餉知其有內顧之志戰期不行知其無殺賊之心況此賊屠城入山迹雖鼠竄勢若

負嵎萬一窮山追之必致敗于我山谷非騎兵所長也抑新附不可信張領之其將羅等及兵俱畏張整散卒還焉左騎則失一千餘先特推總理招新附加以副總待以殊恩每公宴以道府縣陪宴惟坐其上焉適日亦與宴因竊駭曰新附未可信待之未必知恩此輩作賊人非吾官可感也且其徒在竟吾等當繩之以法素切齒于我萬一如渾瑊馬燧故事獨不可爲慮乎

此徒雖方命不辭後戰日竟陣叛去

行兵悞事

嘗歎當事者行兵不預計幾箇月該用幾多糧餱兵到三四日前各處索餅餉雖日餉實金也而兵不常用金也則必索米于縣縣之米能給兵之支乎一二日猶可挨延旬日則必委縣散買買米之人能如兵之人乎縣無坐糧也以行糧爲坐糧迨糧盡也不齎糧而齎金前途無米則去就易爲計兵之敗立見矣爲將者君我到某縣卽用某縣之糧有糧之縣旦不得況無糧之縣乎卽敗以窮追兵級一誑先聲余于月前嘖申文無有批下者僅着縣役四處覓買豆草遂以入黨行

褒發

十四年二月初四日二更時王幸東宮王起兩裝端嚴門承奉閭國鼎顛倒呼王王方熱寢驚

呼曰市直殺翮展而起曰何約猝若是閽喘告曰賊已焚門而入矣王三去之閣曰王去社稷何守不得入矣非禮也王低徊者再賊已環門王出賊叩頭曰王之地方官以撫我而勦我是以我等至此王曰此熊理臣事于王何與爾欲癡少相逼卽朝議之賊不退有頃一騎馳入其貌猙獰而黑目且蝟鬚號張飛者大喝曰是多言胡爲者挾王如飛桂陽見之呱呱而泣爺爺

王弟六子也方十有一歲賊并提之惡其哭匿
已戕于衢橋矣王呼與張賊曰此何時而容安
驅故紆綱自南門而達于西中宮闌國門張進
忠吳蓋臣僞焉而已至西門樓王倚椅坐二賊
霽刀于側氣自儼然天方微曙逆賊張獻忠曹
操求外合齊抵南郊操知執王急請假同行王
叱之復曰欲荼蓋臣往取遇獻于階疑其逃而
手及之詩欲弑王問怒止焉連数刀而倒張進

忠詭尸哭曰主賢王也今日之難有司害王也
君死社稷則臣宜死君也獨恭二妃獻賊隨焚
之復襄國中索王之三子禮澤王五子進賢王
不知已微服而去過諸宮適王生母方太妃年
出九旬耳重不聞倚門作問人狀賊過急畧傷
左肩遂執其正妃疲氏次妃李氏及遍死王士
子故太和王妃鄭氏盡焚殿宇至王弟鄖城王
寢殿老內監王之寵巳陰脫王同弟鎮國將軍

他避矣惟與宮人死拒之退當兵巡道張克儉
誇馬橫鎗迎戰于巷殺数賊而家丁叛去身負
四箭復單騎進御道火逼莫入揭長史司唐時
日曷尋國主共欲往焉分信北門指揮湯世調
來援又同戰賊二盜聚盜攻世調年少退莫盜
攻盜進竟沒而獲克儉于獻應加嚴刑不跪操
慰之曰容還國主何苦厲罵也獻褐操而寸割
儉身操泣呼城有兵道張爺人可出佇尸于極

仿偟知府王承曾推官鄺曰廣青衣小帽雜其
僕以行問之疾老[illegible]詰之府王承曾亦
傷左腮獲袁扶服匍入縣治見穀城令署襄陽
縣事李大覺縊于署之望峴樓二已焚矣肘懸
其璽賊取以進獻二盡出府縣獄犯收其壯狡
散其老稚開長門盡出襄民隨殺隨走又于門
樓上加以矢石隨死隨生有戢方余爵綠潛出
奔東關見奉襄撫宋一鶚鎮篁將軍荻上功

是晉觀望罰力強兼督兵延至初[illegible]日[illegible]至
火光遍二其行獻已後南郊以精各賊潛龔[illegible]
執孕婦占男女而剖腹視其中者賞不中者罰
闖爵兵近命一騎一步挽弓遊騎諸兵望影奔
逃矣初六日火過南門關帝廟始息之于是建
熊縱容至初七錄自馬渡江而北鎮樊關部副
將劉罷闖風預逃賊進樊城室如懸磬矣獻怒
焚掠益加初八日出光化鄖陽界過房縣後潛

于川報至鄖撫表繼咸十二日來襄血染漢江
尸為滿巷襄國為灰燼矣一時吊死扶傷招撫
流亡卒歲民迎福清王于舟即申詳闖部楊嗣
昌戰艦尚出夷陵始知獻由蜀奔楚取巴東闖
道走當陽假其差使鄧符內約其提塘官吳國
璽遂爾破襄十五日師轉其來蹤追之不意狻
賊別此而南行乃回師及荊州廿六日王知
其早來朝不開各門登城樓見嗣昌曰何不去

朝襄王嗣昌與答知罪已也歸涉而寓[illegible]陽至
復怒而自縊曰進吾尸于王令足償襄禍矣

隆中紀幸

古今一隆中也古今一遊也直古今而遊之特
常為余兩載于襄提隆中有請貢余者數在下
車後終日戒嚴故未遑也自畏罪權貴不免蒙
尾正初出居蓄寓矣襄國王不忌委棄之餘屋
豪召對命講王上于側又未遑也今聖旨不卽

加斧鉞得待罪襄陽而楊督師已出夷陵城居
者是各成之後杜門苦告者余時聾塵語僕曰
某處賊可為出城計也楚藩諸生辰亦時與談
[illegible]春來苦雨偶于二月三日稍晴余適有憂交
昌君還指我西望曰是隆中也諸友以余渴想
為夢乘與買舟俱從遊焉纔越廿里許風霑雨
橫濘行數里暮沿涉岸舟師停檝望洋揖其去
臥龍崗僅十里之外欲作山行又苦踰絕孤舟

繫廬花港水作一直畫中人[illegible]
窓視之紅遍天赤波綴霞紋遊人與舟子驚詫
或以樊之焚也及曉遠近居民號泣奔逃曰聚
之失也急回舟于裏不得入而進潼口騎閘崖
有呼渡者渡之乃余妾僕果如言而脫自裏來
各詢其故滲之無從遂造武昌竟未能造廬一
謁武侯之拒哉余負隆中也故人未常不遊余
正以不遊恨以今遊幸也又何悔于不幸乎[illegible]
羅紋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高延鈺著十[illegible]
其不幸而大幸與詎之累倖歟亦文昌武侯于
室

流賊紀實

逆獻賄[illegible]始于黃州彼紳以鄖襄處之是鄰壑
也虎狼蛇蝎不能制之原而刺之山澤其可
乎
其殃[illegible]也邀我于隆中盛兵以待復據憲副以
爲質又以易市賈之甥也時撫按俱在亦台
矣
予之冠帶如被桎梏急索箭衣猴未就閑猶焉
其扮具然獻非猴比乎
有書生說逆獻曰裝人具禮以朝王就索館室
收四門之鎖筦裏可坐臥也獻怒目是欲以
爾老子乎
既殺城常欲葬之俱常事之怒而止竟遭其妻
[illegible]忘亦可悲矣
羅紋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高延鈺著十一　古虞齋
裏殺距百餘里賊叛不知我之左右動靜鴻纖
悉也彼擺塘布郡猶瘻焉者矣
光化令[illegible]經老儒申言可擒之狀賊偵得之生
致帳下厲聲侃辯而付其胆可用矣復以賄
[illegible]獨不可使貪乎
一醫去一醫來不知後人代前人纔其壞局而
已及其行事又不能勝前人賊早已悉我之
情矣

兩敵相持久必啓釁此出奇之時也知己知彼
百戰不殆其謂之何
相時而動
楨往參酌陣借方在師今子僕前探虛實相機
從止內施謀以搗亂外捲計于勦撫借箸前籌
勉爲後勁雖因人成事實制勝萬全其可以預
定者此若相時而動剪滅大逆又未可以筆舌
磬也

王琦丁魁乞免入以省葛藤
爲今之計
國家急于滅賊而所用者非急于討賊之人此
庸醫之悞人也既知其爲庸醫而去之矣去之
不早而代匱之人又庸醫轉托之人以速其壞
局氣怪乎病日深潰日甚肉日消精立竭恐身
之不救也嗟夫討賊之人不惟失賊也且受賊
之賄而成賊之勢情見事露而扯人下水借人

分謗以求發脫而曾弗悟至于認賊亦覩其一
昧殺掠原無爭城爲霸之心語守不過府州縣
語戰不過開府之責奈何乎之征討之名而自
損其重乎爲今之計奈何曰罷加派以收人心
上策也撤客兵以靖地方守策也堅壁清野固
守要地大赦天下如絡負固聽其流徙下策也
或曰不加派則單餉何出曰子曾見索餉之兵
能殺一賊乎且竭百姓之膏脂而民之苦兵甚

苦賊〻賊何日加派無已一賊未滅又生一
獻一失也撤客兵流賊無糧三子曾見有一兵
與賊鬬者乎將非將兵非兵情無同仇彼弁營
吾民之不暇安能致衆以衛其所輕怯于出陣
易于長驕藉口無糧必自生亂二失也下策安
施曰賊能耕乎不過摟山谷之積聚賊何人乎
不過刼州郡之壯狡可屯者則附邑可邑者邑
不可邑者則附郡夫民一也在民則弱從賊則

强繇是觀之客兵可不用而民兵足以辦賊也久矣太平之世文武異用兵民殊途今非其時也與其加派以養無益之兵不若以郡邑應有之供輸聽郡邑應有之民兵自爲戰守之爲愈乎

吳吏部集九卷

〔明〕吳本泰撰

清順治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海粟堂集

余家本鹽官卜築淡塘外距大海半武门帆沙鳥只尺望中顏其堂曰海粟黄與蓬先生爲五言古詩識之亡何澥剛銜水鬬蟻爲魚而堂亦圮落矣此戊辰七月既望也余時北上還留滯任城聞變趨歸故廬鞫爲灌莽低徊太息久之所蓄文藉可千卷蕩無一存即手著敝稿亦爲陽侯攫去更惋惜不啻喪鉅寶余於此道弗精弗專無博學鴻才亦無奇游曠矚不能祢綸古人亦不敢與時賢

聲氣何當名山之業而介介爲帷是處爲老書傭仕爲拙吏鬱伊不展而中有耿耿孤明沾沾意得者不覺自吟自嘯自鳴自止所謂亦各言其志也已爰訪友生龍所錄存者什之三收輯之迫後宦途雜作不列游紀者總彙成帙題曰海粟堂集夫堂去而名存者何猶夫詩之邶鄘檜云爾

崇禎甲申秋日吳本泰書于秣陵秦淮舟中

吳吏部集卷上

虎林吳本泰藥師著
畿南盧　傅夢齊閱

五言古詩

蓬萊閣夜坐

春陰結巒岫夜氣淨寥廓風林吐涼蟾乳竇韻寒壑樹膚白連蜷石骨青歷落山鬼帶女蘿道人冠竹籜潑刺在藻魚毰毸驚露鶴遙崗沈佛燈荒戍振邏柝寘覩半垂聽寂坐雙趺脚濁醪豈解事清

泉細堪嚼聊聊一烝初芸芸萬物作躡蹤好逾城明星燦高閣

浣紗怨

茅屋倚山椒花蹊絡江水水淺綠莎衣沙明紅石子十五嬌女兒盈盈水中仙五雪閃青鴉山花插如綺浣濯自女工辛苦何當已天長闊櫂歌遠望移時起無語應自憐有情皆欲死越溪空照影吳宮若千里華容能幾時春風艷桃李

賦得西湖比西子

西湖佳麗地吳宮佳麗人妖嫣豈形貌依約在精
神水將君瞳剪山與歛眉顰空翠拂煙鬟小紅注
芳唇雨雲饒變態濃淡若爲勻姑蘇走麋鹿香驛
埋荒榛此湖開生面試問似耶真綺筵雜歌舞遊
騎喧征塵安得鴟夷子瀯蕩扁舟春

祖山僧寮同葛社丈夕酌大雷雨

竹柏攢幽翠歸鳥競夕喧微揺少女風澄景流西
軒脫巾曳芒屩露坐當蘿門濁醪徐引酌風雅恣
討論高言動寥廓雷雨忽崩奔坳堂初浮芥旋決

滄波渾爆爆電未已屋瓦聲摧㩳緬懷昔人意迴
薄浩無垠力與元化敵瀺灂傾詞源君才富武庫
文錦爛天孫緜邈神理諧鴻響曠古存戶外草路
黑燭短還傾尊

次韻仁和周明府上方寺護法偈二首

依正互莊嚴彌陀六時念至今林沼中紛糅雨華
間爲法固金湯運舌冷冷勸若作文字觀似繫空
中電

菩薩與修羅正倒分一念地獄與天宮苦樂寧有
間欲證無生忍須將護生勸滅度非衆生有爲等
露電

廬陵郭大司馬施忠孝寺淨聖院田洲

玄虬凌絳霄忽恍乃殊狀至人美璽根輔軸隨心
匠仗鉞掃欃槍爇香禮華藏超玆五欲天悟彼三
輪相金地久虛無琳宮鬱相向財與法護持佛兼
僧供養社田富秔稌宗州盛篠蕩檀施因有餘薰
修果無量永言忠孝心高作人天唱汾陽聚聲色
不及伊蒲餉自非大圓明誰現優曇像

郭大司馬冠朝放生池

萬曆庚戌歲公父蒙　諭祭命漁艇捕魚
以供諸役是夜夫人夢千僧服魚鱗袈裟
踞向公乞命寤而語公遂市紅鮓魚千頭
以易之因是盡捐所受祖業二十池以放
生且伐石二十片碑其上令子孫世世放
生永無極云

流水施象豢十千生兜率乃知水族靈似勝諸含
識若非證覺華誰能運慈力幃中感異夢魚服千

僧集獰犬何狺狺東蹲如山立佛現空中語責生
忘怖慄市鮓易烹鮮驗嘪皆泳澤盡捐二十池悲
願勒貞石一夢利多生是幻是眞實世人豈不夢
生命安從乞譬彼水月光澄晦隨緣入

冬日同鄭孔肩玄津師搴南屏諸勝登慧日

峰頂左逕飯雨華閣下二首

寒山絕遊蹤霜毳墮杇屋招提逢開士薄借嚮層
巔澄湖練痕皛翥石蓮華矗側弁窺硌砑捫蘿奮
彳亍蘚壁漫蝸書琹臺印譽躅松吹吟笙竽泉氷

澀膏玉峰廻象鼻捲砐仄羊腸曲竦身凌雲清抗
首肆遐矚大海澹不流連岡犇且伏牽豢淪翠華
凹險通樵牧飛折鳳凰翎冬青杜鵑哭慧日千劫
輝滄田如轉燭寧爲巢栽鶡蒙熏定香足
陟嵬復降深頹陽靡鳥次松嶂極峭蒨篁蹊轉嶄
蒼石甃香嚴約苔戕雨華偈阿閣枕山坳敞牕吸
嵐翠風鈴乾闓音霜菌優曇瑞合十拜影堂觀五
悅禪味鐺瀹露芽鮮匙挑雲子馞流盻渺湖柳佇
思俯巖桂高士榻猶懸鶴飛人亦逝爾日卬山盟

多生圓澤契圓蒲閒小劫指月詮三昧焉知塵毛
剎不有天花墜百城熱南詢此中盡歸總

感春

常恨春雨多荒苔閟空階及至放晴明幽夏宛如
昨岸柳弄倡條山杏破羞萼煙霏百草薰遊騎紛
長凍綠水漱朱樓悵悵響絃索春色搖人心劇於
中酒惡顧影自垂頭毿毿如病鶴哀音鳴向人鬧
者殊漠漠緬想出樊籠羈棲忘飲啄芬華能幾何
忍使坐銷落

秋夜讀書

落日煙霧深荒園草露滴蘿門度月遲暗蟲語燈
隙竹牕書榻冷憐此秋宵寂得句即抽毫微吟還
抱膝一片古人心光明照簡冊

送鄭孔肩任平樂二首

潮之有昌黎柳之有愚溪異域阻風教賢達偶羈
棲至今巖壑閒文采流虹霓古人失意事令君盛
名齊大邑新黃綬江楓逝青驪川陵美登涉琹鶴
隨所攜氏猺雜居地一朝吾道西金石振高響蠻

荒破重迷千載悵英人摩崖兒留題
涼颸厲征衣落葉津亭寂寥廓浮雲翔感士多不
遇枳棘豈鸞棲百里非賢路酌言壯行色慷慨驅
車去烽火照漁陽封疆頗多故顏閣卻疲馬莊生
悲涸鮒刿兹瘴癘鄉保障誰與固中澤無鴻雁清
班卸鸞鷺嗟我同心友修程渺煙樹安得萬里翮
隨風共長鶩

西泛

荒亭雞始號楚曠雲如線魚蟹蘇菰蒲風雨颯然

至欲渡川無梁方舟苦留滯婉戀昵中腸蟹蟛不
成思長劍光陸離芳蘭厄顛頽洶洶波濤聲接接
鴛鴦翅蘸筆寫虛空彌天作情字

七月望官禁西湖遊舫

一雨淨秋容四山佳月夕昔時歌吹繁今此鷗鳧
寂柳根繫方船水螢夜深入悵矣感秋人獨傍蒹
葭立

秋夕懷王弱生

行子敝貂裘西風吹木葉長嘯甚星星晶晶月如

雲子猷興不減遙遙剡溪棹秋蘭半紅綠雜佩尚
堪結相期靜者言歲寒屬高節

夏日門人黃宛生輩招集延秋舫涼風忽起
溼雲飛霧瀟蕩宜人宿湖口

曠歲覩湖山如逢故人面況與同調侶談諧恣歡
讌畫艦曰延秋秋清故迴轉是時三伏中炎歊巾
幘倦溺合雲中君涼風生隔扇白波似跳鷺青峰
疑潑黛楊枝擺欲折荷花嬌欲顫秒望意氤氳裙
衫忽如濺若欲勿復煩肌骨冷然善作感驚時候
靜觀悟物變夕月生沙洲針光寬枕簟平遠樓不
驚撥刺隱猶見客散舟子歸支頤聽漏箭

重至寓林感舊

此地幻奇石巖洞涵古濤昔人巧結構攬秀朝夕
盈游陟亦已屢今來倍含情軒窗半綢繆竹樹莽
交橫梁塵伊威走瓦綠昔邪縈雲廊響風葉彷彿
履綦聲煙梢出澄閣一罅湖天明雷峰酣日腳紫
翠落前楹秋氣動絡緯索索落間鳴相與命尊酒
小童似周生時有歌者舜卿清謳發浩歎淺酌辭宿酲不

必山陽賦、惻愴何時平

冬日吳門懷歸

煙水吳江棹、風雪閶閭城、帷燈耿寒焰、竹屋瀟瀟鳴。同人固相慰、盍歸傷我情、室家凄懸磬、遠道困徂征、晨雞乍驚夢、愴聞號嗷聲、既非牽賈車、亦匪遵王程、何爲栖栖者、旅食代躬耕、閱日如閱歲、放歸如放生、束髮慣離居、其如憂患攖、

歲杪示脩川同遊

昔我偕同好、修禊及春晴、衆山水底綠、百花原上明。佩瑱遊女態、斗酒黃鸝聲、青陽忽云邁、素秋亦已更、凍雪封庭樹、嗷嗷哀鴻鳴、感此時物變、壯心悄然驚、男兒生世間、小大各有營、農賈饒居積、商旅事長征、京都聚遊俠、遼水渡軍兵、當其得意時、百年樂事并、樓臺高突兀、阡陌廣縱橫、華燈照綺席、小婦彈鳴箏、辛苦方酬足、智畧未可輕、何彼儒生懦、碌碌空無成、蜷曲凍蚓蟄、氄氄饑鶴行、日月猶不處、懷安豈謀生、辰乎其兢諸、儎足騁修程、矯領驚飈起、騰蹈殷雷轟、羞與草木腐、激爲金石英、長揖千秋士、庶幾同令名、

懷錢士和

桂冠隱衡廬、宛似柴桑林、榆柳蔭簷際、蒲稗出水潯、課耕既以暇、泚筆箋古今、投體禮淨名、開襟抒素心、余家伯通廡、叩門輙相尋、有書讀還借、有酒酌且斟、四海交親寡、爾汝眞盍簪、攜載度阡陌、動若辰與參、良覿亦豈難、塵蹤多滯淫、祉壇久云曠、禪觀應逾深、珍重枉瑤札、空谷聞跫音、

寄梁伯懇

意氣凌青霞、鍛羽在中路、蕉鹿既已醒、莽蜂亦何怒、迦維有淨因、則案多玄悟、把臂入禪林、解析楞伽句、結習未消、除雄譚文綺、露自余徂海壖、沿洄不能溯、蓬虆一枉存、解維忽如騖、慧業人已遐、金鎞誰抉瞀、塵軟日紛員、風月思玄度、

海上晚眺三首

潮落日氣赤、倒景入海門、歸船曬網罟、魚蟹自成村、片片雲杪檣、空紙餘墨痕、

水端不可見、平沙浮遠嵐、若爲辨鴻鳦、曠哉天蔚

藍回觀聚塵衆擾擾如蒞蠶
滄海渺一粟志士臨九州何方金銀闕神山鰲背
浮仲尼欲乘桴吾寧槁林丘

松石間意爲爾新陳太史賦

太史自記云周遭皆山余有家焉之意草草波緣房雲山不碍而已有老梅蒼松僑竹澗水流於階下顏曰松石間意癸甲開亂氣流邑幸猶歸然

言尋五嶽遊浪費幾兩屐臥遊聊託寄山響亦蕭
寂何如選勝居躋眺隨所適南山積翠中壺天小
開闢落落千尺松嶷嶷百丈石結構依雲根彷彿

磨麤跡苔竹綠暈青流泉映階砌玉堂破清夢荒
途振紆策樵夫看奕碁野老坐爭席灌蔬復蒔花
課督頗勞劇暇卽讀我書枯腸漱茗液樂此澗阿
寬轉嫌宇宙窄平地紫瀾翻回風白日匿潛遊避
罻網倦飛畏彈射坐臥到羲皇褒譏任夷跖觀世
道眼清砭時熱腸迫謝傳不出山蒼生手加額方
來金門詔謾署烟蘿客

秋日將發潞河別陳伯玉

邯鄲選才人蕉萃克房帷紫燕躡飛鴻傳羽猶差
池獨有蘭言好膠結不能離每於一夕會輒起十
日思君才富武庫夔离當熊羆余與託丘樊懷耕
策犂眉天步方孔艱遑豫各無期相將學軍旅未
敢雅言詩秋風動原樹蟪蛄鳴聲悲悵別異平生
所嗟非路岐

津舟候月

秋聲夜濤後雨滴晨光初海氣結層陰亭午黯不
舒客心正無賴月夕應已虛雖有冶兵使餉之酒
與魚强酌不成歡殘燈照束書良久試推篷鱗雲

容以疎漸見沙上白金波躍清渠微霽蕩空際氛
埃淨無餘幻景固不常浮生定何如余情非宦達
無緣守耕鋤屈指近十秋何曾一安居鷦巢久已
破麋群偶相於挐舟志信宿懷土增欷歔清光隨
地賞盛年聿已除釃酒臨長流浩歌抒鬱紆

入玄處

洞門崖徑深云是入玄處石榻暗雲生午鐘始知
曙勞勞車馬客於焉息塵慮清香宜寂觀濁醪亦
神趣寥天霜鶴呼中宵擁衾絮噓吸一氣存形神

始歸聚此去近瀛海安期如可遇扶乘望若莽弱
水堪問渡人無婚宦情自有逍遙路

靜海道中大風

海人行海國謂應狎波濤波濤淼不見四野天風
號寒日澹無光動地捲白茅疑有鐵騎驅啞突鳴
弓刀離群慘孤雁失木傷哀猱巾車紛欲裂飄蕩
如輕舠四射中肌膚一寒欺復陶僕夫俱蹋縮眺
覽那得豪生平每太息風雨妒遊遨豈關造物意
人事或偶遭觀空境逾適棲寂神不撓方驚萬里

輸窜憚險與勞

任丘白次如年兄館余於張氏園曰授經處
益先泉憲藍田先生別墅也棲遲久之俯
仰增慨

不識魚君陂幸識魚君令城隅敞臺榭水木相翳
映謂余此棲遲差可閒眺聽是時秋氣深白露漸
蘭徑瘦石畏苔斑寒花棲蜨瞑女墻邏柝喧茫閭
宵鐘應應澹群物輕時危百憂併皎皎明月枝驚
烏棲不定茗椀靜披覽冥緬獨無竟昔賢曾授經

履屐痕猶膩

任丘孫茂先以詩見枉賦贈

客囿如鹿柴麐跡蒼苔厚踅然者誰子氷雪出懷
袖禪觀久冥棲寂寞音自叩得秋之鮮新如石之
瘦秀我以茗香供一讀三盥漱嗟哉瑚璉器此道
寄巖岫

題劉常也詩草

每問幽室香可以清心魂讀君蕭遠詩興香生鼻
根長安富庖饌羶薌雜羔豚野人嗜蔬筍風味昔

所存君與茂先氏譜聲若弟昆不走盛名士叩余
澹寂園古道願自愛令人安足論

夏日同會稽馬稱遥集陸叔度宛委齋出稿
相示分得灰字

騎馬謁朝貴流汗浹飛埃言尋白板扉剝啄破蒼
苔蕭齋集同好爾汝矜情開雖無千章木袒裼涼
風來棐几滑於氷圖書夾罇罍墨有未乾瀋爐有
不死灰軒渠出囊草高華麗璚瑰簡斥時賢論頡
頏古人才揚馬爲先驅應劉後森陪禘祫必宗工

餘子紛重僮狂言近俗聽掩耳如驚雷急呼浮大白西峰暮紫迴良晤多慷慨睥睨黃金臺

贈門人沈無學南還二首

阜羽不孤唳、侗魚發消鐘、百物相唱和、繇來聲氣同、半千嘉運合、方寸乃貧通、超然文字外、亦在文字中、摩娑識至寶、隱璞流光虹、天步方孔艱、臣貞矢鞠躬、招舟須我友、携手耐凉風、容容豈多福、落落未必窮、菀枯隨候異、耿介志所宗、送子涉修途、睠言吾道東、

朝菌謝晦朔、松柏凌歲寒、清貞道彌貴、摩厲骨始完、世路多丘阬、吾生歷險艱、襟情曠無累、災患了不干、孤明敵虛牖、群物收靜觀、功名從上苴、友朋若金蘭、坐有無絃琴、與子共一彈、蕭疎太古調、澹蕩山水懽、何彼夸毗子、擾擾蠅蟻攢、黃鵠徐青冥、萬里刷羽翰、

述哀

貧賤不顧家、心魂繫千里、骨肉若飄颺、饑窮亦歡喜、颿博頭上冠、再生從此始、胡爲凋落盡、背人郁化鬱、老妻前年喪、大兒相繼死、中男今又亡、訃音疊飛紙、天刑酷以煩、人命脆如此、遙憐漆燈暗、敗屋生荊杞、風高葦巢破、霜重猗蘭萎、老淚滴欲枯、哀形復誰倚、極天更有恨、嵺離隔煙水、有病不拵、有棄不親七、訣別無一言、棺衾孰經紀、無私造化心、錯迕陰陽理、小干我科名、橫奪我妻子、群嫠藐諸孤、啼號復何恃、西伯哀四窮、吾家兼備矣、

七言古詩

送若弱上人歸楚 善画竹

師遊白下來錢唐、六月西湖荷芰香、雖然不飲餘杭酒、客兒亭邊吟興長、自言墨竹湖州派、潑墨那禁手腕快、北牕風雨忽瀟瀟、寫出離披掀舞態、一帆歸思楚江秋、我欲從之湘水遊、竹間帝子斑斑淚、誰解淋漓萬古愁、

送陳自玉任褒城

先生意氣真磊砢、吳越才人盡靠左、百篇呼酒隨所之、五斗折腰何不可、自挾寒氈棲海曲、不歎盤飧長苜蓿、結社如雲勝友來、高言大嚼驚流俗、我

本風塵歷落人蒯緱一唉平生親萍跡飄疎蘭臭合可憐遠道徂征輪梅花臘雪津亭遍馬首寒雲遮片片壯遊捧檄赴王程漫說褒斜不容憾子眞谷口峰崔巍泰王獵池安在哉巴山積雪鳴栗窩丙穴嘉魚入饌來刀耕火種隨鄉土爲政風流殊楚楚周秦行紀古山川放衙一一收詩譜嘻吁盤空棧閣二千九百八十有九間江湖邇客那能攀

中秋對月傷逝

烏雛孤飛失其母啞啞飛上庭樹啼中秋月色豈

不好感此泣下風凄凄首如飛蓬衣如雪有酒那看還問月月移能老暗中顏月照不乾襟上血年年看月各一方看月年年欲斷腸今年今夜更悽絕碧落黃泉思渺茫徘徊不覺夜之午但聞四壁蟲聲苦竹牕寂歷燈火青灶香却誦蓮華經楊枝盂水月輪現諦想如來滿月面交光涉入影重重愛別於中會相見

題海陽鏡臺和尚猗蘭竹石卷

米家石王家竹楚畹之蘭共一幅携入顏山深岫中洗鉢焚香清供足琴聽蜜[illegible]尚可傳吾師画癖味更玄此圖應作散花觀曾證維摩解脫禪

辛亥冬雪二首 用聚星堂韻

空中誰遣雕雲葉玉戲僊人吹作雪平田積尺遺螳枯老枿撑寒飛鳥絕探梅詎堪屐齒重煨芋直饒鐺足折五更黃紬睡無那一吳青山看欲滅可憐任公釣寒水巨鰲横海何時掣惟有埜林弃學士紅燭宵分披蜀纈北風好我將誰從大雪下人吾不屑功名頗似雲鶴迷世事正等空花瞥高歌

郢曲和者寡兀兀玄經與禪說却愁雙雪點青銅唾壺醉擊如意鐵

寒山如髡樹無葉呉二呼來滕六雪爾時我國變清涼高高下下眞奇絕幽人堆戶擁氈毳竹圖飽聽琅玕折亦有壯士戍陰山馬毛蝟縮旌旗滅亦有獵夫馳坑坂蹇兎伏草饑鷹掣亦有煖閣羅紅妝華燭交光醉眼纈亦有無帷貧女怨皸手洴洮淚如屑亦有丈室老禪那衲衣直訝天花瞥我欲問之六出公世事種種如何說公乎不荅我吟詩

撥火烘氷磨硯鐵

悲哉行

皇天無私日杲杲白屋況陰莽秋草鸞歌鳳吹不可聞鵂鶹鬼車發悲嘯耕無儲粟衍無儒俗物塡㓕成醜老斬蛟縛虎停男子肘足攢束如腐葉三山瑶島未荒蕪脫蹝問津胡不早人生不得行胸臆百年雖壽猶爲夭

怨歌

終宵不成寐亭午強加餐笑語徒向人背泣摧心

肝人生鬱鬱不得意焉能苦學匏瓜繫

歎息行

歎息復歎息長劒挂空壁寧自忍饑窮不能鑽突兀吳生亦是可憐人胡爲與世多荊棘研田筆耕寄性命終歲客途常役役綢繆自分漆與膠歷落偏如水投石平生肝膽爲誰用短髮種種嗟何及獨陟秋山覽大荒我於天地眞孤立

苦貧行

平生不肯言家貧今日苦貧眞無那男兒生世不成名烈骨昂藏亦摧挫去年海颶扇洪濤文史漂淪室廬破鵂鶹一枝棲不穩可憐身世如箕簸稍得諸生月俸錢債家抵去猶寒餓稺子朝將猜鼻典老妻夜擁牛衣臥病魔愁祟苦相緣怪來咄咄書空坐出門聊欲事干謁面面九疑增轗軻宣尼仁義何足云蒙叟逍遙亦妄作人生若無千貫錢豪傑不如厮養大泯枯天地終無情唾壺擊碎歌誰和

題仲穆画馬

騂騮未遇孫陽識俛首圉人受羈馽伏櫪穿甘棧豆肥嬌顏長鳴意若失刷吳秣燕飛電駛神駿驍騰有如此安得善画曹將軍兼爲窮途貌寒士

長椿寺默和上人流通雲棲法寶艾林可任韻贈之二首

覺海湛深不可量豈與文士鬬縹緗衆生業識墮眞茫詎知故鏡堪回光雲棲蓮老指迷方辦香皈依三十霜上人問渡覓慈航妙華諸品寶網張樓臺池沼認吾鄉迦陵頻伽語琳瑯我來瞻禮古佛

場少年猝於獅子玉勝遊義諦重關揚面如黃葉
脊骨剛家風特地霹堂堂鵲爐茗椀多薰芳同龕
彌勒借汝藏懺余周何累未忘
阿師妙慧難測量貝多梵夾齊縑緗三玄五位析
微芒棲神有土名寂光於無方處說西方方知臘
雪是秋霜渡人直截勝輞航蓮老口如箕箕張當
機燕越非異鄉木人喚語聲琅琅長椿勝蓮兩道
場刹塵和合現寶王於一毛頭乍舉揚鐵圍破碎
失堅剛我同阿師拜影堂一枝横授法苑芳日面

月面無秘藏子若憶毋毋豈忘

龔華茂賦贈鐵山先生三千六百九十子歌

次韻

羅浮道士曾相識乎拘梅花夭玉箋却來遊戲鐵
崖山大山小山千百十世情幻似狙公賦寒鐵山
中饒太古有時拄杖撥雲根有時振衣忽霞舉吁
嗟乎山中不可以久居吾寧趨走熱場低眉屈膝
博取金魚垂雖有中書二十四上考不如丹梯擧
崿一日餐紫芝陸沉金馬聊玩世寘鴻矯翰隨所

之愣慷袁寶何篡纂汗漫仙蹤不知遠金銀宮闕
淼迷間斸醉狂歌山月滿

吳江旅宿苦寒宛生命爲童僕足戲爲此句

霜月鬪凄淸凍殺楸梧影旗亭酒易沽寒衾愁夜
永吞雪蘆花共雁眠夢回不覺空江冷

五言絶句

古別離

送君上隴行別君從此始君棄五馬來莫學秋胡
子

庚戌秋病瘧以坡公因病得閒殊不惡爲韻

七首

寒來自何處熱至亦無因寒熱從身受元無受者
身

禿翁告藥師可死不可病死病作二觀未是安心
竟

有身元是苦解脫不可得何處求神仙徤時眠與
食

居常元習懶抱病更躭閒夜數牀頭雨朝窺帳底

山

我疾不須問問者莫踟躕法門既不二何用揀文殊

中秋良讌飲衆樂吾何不伏枕當酣遊泠泠雲月白

人知藥去病不知病是藥所以釋真慈偏逢調達惡

長干行二首

君行如去舟來心若流水相隨到渡頭千里復難返

君行溪水頭妾淚滴溪水溪水有時乾妾淚何時已

山齋即事

呼童芟竹樹小几石牀淨留取芭蕉葉中宵聽雨聲

朱素如女史乞詩用程鄭二子中字韻二首

非煙小帳空玉巵護花鼓若簡含情處果然窮渺中

桃花欹半畝秋水剪雙瞳愁態渾無那行雲落掌中

北港

曲水自沿洄交陰樹窵窱芰荷不見人魚唱蕩舟入

書舟

一舸繫兩灣三句弄秋月時聞欸乃聲沙水明於雪

湖濱秋望

冷翠濕秋窗白雲蕩空水艇子小於鳧出沒垂楊裏

横塘曲

日暮桃李發迴船向浦口彷彿煙中人采花出纖和

七言絕句

東城書閣夜坐

竹裏高窗夜半開寺空小帳亂書堆城烏不動梆聲險直萬里潮聲月下來

三女堆在惠王寺後相傳吳王葬樓女塚

梵宮鴟尾挿層霄紫塚纍纍草色驕裝朶白雲松下起老僧扶坐話前朝

春遊歌馬弄香魂綠酒頻澆青草根酩酊欲歌人去後鶴歸松頂又蕭留

郭溪塘上夜歸

古樹盤塘月色微藤梢棘刺亂牽衣人間到處羊腸險咫尺如從萬里歸

吳君奇徙居城南有卜居草同陳爾翔贈四首

松下柴荊傍隱淪卜居猶自畏風塵可憐奏賦明光客翻似行吟楚澤人

閒來痛飲讀離騷意氣時時看寶刀人說自緣疎放絕不須門徑長蓬蒿

雉堞周遭護草堂海門嵐翠鬱相望升沉總不關詩句風浪何緣到醉鄉

尋常斗酒共團欒遲日高堂奉板輿騎省風華君自致豈應寂寂賦閒居

題東皋舒嘯閣

樹樹山山政夕陰劃然長嘯起青林世無阮籍堪玄對誰聽蘇門鳳吹音

納涼

檻外星河潛欲流山橋雨脚未全收涼風忽遞西池畔浪捲芙蓉葉葉秋

孫雲房秋夜日青得閒二首

白露溥溥青桂枝飽餐秋色夜何其今秋祗可酬如許卻恨年來祗已遲

土牆月出荳花棚無數蟲聲一簡燈螢子賬酬秋帳冷瘦如孤鶴靜如僧

丁未元夕閨內感舊二首

豈無春色到柴扉自是貧家燈燭稀對擁寒爐重話舊卻憐老犬卧牛衣

從他簫鼓送青春往事於今不可論半世長為鞍馬客十年空負展房人

辭母塋二首

親瘞黃泉兒首途一盃麥飯薦寒蕪臨行那復紉

衣綫囑別聲聲啼鷓鴣

雨雪親扶廣柳車今來蔓艸莽郊墟墓門落日梅花冷兒去何人重倚閭

几偎抱疴山館詩以問之

小閣山腰風雨天綠陰帳底抱書眠愛君詩骨如山瘦茶竈閒烹白鹿泉

壁閣中秋

月湧江流雲浪平歌喉絃撥四圍聲燈紅滅盡露華白獨影寒蟾相對清

同江保若宿鄧虎菴先生浮休舫

嶺雲封石徑穿幽齋跨澗小於船團團說盡無生話飽聽松根一夜泉

送江保若之惠州二首

圖書幾卷逐征驂幾月行程到海南試向桄榔林下問吾家可有遠遊菴

國士肝腸衲子身南風五兩問皈人歸來好檢奚囊吞收盡羅浮四百春

雲居夏日

病暑渾如中酒眠風雷霍霍動山巔乍收雨脚容潑樹樹殘陽樹樹蟬

雲居聞雷

半嶺雞簞半古松上方臺殿下方鐘怪來白日雷霆鬭老衲閒調鉢底龍

納凉

雨過蕭齋秋意多山如潑靛月如波半披白苧凉風起忽送誰家子夜歌

小至同几仙步湖南堤上

深綠湖雲淺放梅浮圖鴉鶻自盤廻烏藤白帢閒游處半帶南屏雪色來

荒居對雪五首

雁行吹斷北風來慘淡郊原濁酒杯不用道人殷七七江城寒月六花開

去年雲臥紫陽關欲看江流雪幾灣問老梅花雪不見而今見雪隱青山

竹竹黃蘆雪影深人如飢鶴啄空林孤山此日尋梅路驢背堪爲擁鼻吟

寒家破壁見隣燈雖有妻孥似客僧聞說仙人在
松徑相尋煮鹿共敲氷
雪明沙際月痕黃入夜瓊田萬頃光天上想憐修
月戶故將玉屑當餱糧

十愛十首

梅里山人愛看山穿雲躡磴不知還他年画我山
農樂短笠騎牛紫翠間
梅里山人愛聽泉山根石罅響濺濺青溪好寫中
郎曲長枕孤琴和月眠

梅里山人愛看雲高山古刹半氤氳朝來何處無
神女松頂斜拖白練裙
梅里山人愛看花山開疊畫水蒸霞爐頭攀典春
衣醉紅樹驕嘶白鼻騧
梅里山人愛竹林石牀碁局弄清陰短籬遮莫開
三徑不是求羊不許尋
梅里山人愛炷香蘭煙飛裊竹陰長心空水月蒲
團上應似蓮花小覺王
梅里山人愛酒巵偏宜薄醉夜聽詩從來酒興多
於酒坐到諸公酩酊時
梅里山人愛雪飛避人高臥解忘饑芭蕉葉爛猶
堪画況是梅花繞竹扉
梅里山人愛燭紅膽瓶梅影人帷空城烏戍柝催
寒漏自草天書秘閣中
梅里山人愛倚樓半空凉吹動新秋江天一望斜
陽外幾尺雲帆幾點鷗

天妃院次壁間韻二首

白榆歷歷種秋煙花下青牛盡日眠只是尋常守

離坎凡開誤指大羅仙
小刀日日弄湖煙醉卽遊行倦卽眠近日生涯吾
自判半頭陁行半愁仙

雪阻歸舟題僧寓

戴塗雨雪慘征裘況是河梁滯客舟濁酒易沽攀
一醉款冬花下夢悠悠

丁未留省感賦

一領青衫二十秌蛾眉未老亦堪羞從來雲雨多
翻覆何必文君怨白頭

懶作文自嘲

秦宮十五學吹簫彩鳳於今未可招指下生疎那復理只將憨態逞嬌嬈

烏石峰眺望

山上看山醉眼空山山頂上白雲籠爭知我亦雲端立下界行人指點中

棲霞嶺

雲影垂天落照橫江光疋練挂山城道人趺坐盤陁石萬壑松濤足下生

漫遊

曾結東林淨土緣不禁酒病與花顛詎知蕩子遊行處已諳觀音自在天

次韻坡公南寺千佛閣三首

百丈支提萬頃濤城南水漲看船高虛空倒蘸銅龜塔星斗微茫動彩毫

小白花山隱雪濤聽風此地法雲高頂門迸出摩醯眼糞掃堆頭見玉毫

鐵船曾泛海汗濤百尺竿頭進步高笑舞庭前石獅子法身元不動分毫

紫陽洞二首

石竇嵌空翠飛雨餘山圃藥苗肥路傍有箇千年樹曾見僊人坐補衣

問法曾參一指禪朝元又挾左通仙遼天鶴去何年返日落空江生紫烟

淨慈閣夜聽雨

山閣高寒夜更清一經一衲一燈明支頤假聽牀頭雨十樹閑中萬籟聲

風雨夜懷念亡弟中郎

白楊孤塚斷人烟風雨瀟瀟月黑天難玉土中何限恨當年此夜對牀眠

題舟

淺蘸波光淡抹烟月明長伴蓼花眠沙鷗見慣遥應識知是米家書畫船

舟中訓項聽所先生用前韻

月色浮空破暝烟依依沙觜野鳧眠紫髯翁在雲間坐可念幽人倚釣船

永嘉周君宗璋次韻見投用韻荅之
雨後波痕没晚烟黄花秋草共芊眠泙遊無限伊
人想不是湖頭載酒船
山閣秋雨
少女微風蕩夕曛行空馬鬣灑秋雯誰知下界無
邊雨祇是前峰一點雲
湖上嬉春八首
風流官長踏春行新種堤花不記名湖上重開西
子面隨宜妝抹便傾城
[illegible]
螺子魚苗載滿船群公齊施放生錢就中讚佛還
私祝願結西湖世世緣
綺閣朱欄卍字名垂楊風颭麹塵波更憐新築西
冷渡半醉佳人細馬馱
錦帶橋邊鬪草回旋鋪小格坐莓苔晚來陣陣東
風急無數飛花落酒杯
十錦橫堤控玉街軟沙香絮疊裙衫柳園如許梅
枝禿謾自行人說內監
拍手兒童裝隊歷紫花擔上賭泥人夸將壓被金
環去不道香憐解損神
北關進艇泊堤沙吳下妝梳倣內家十五女兒秋
水面賞將梳粉不須搽
山色曛曛紫翠團山田夾路荳苗肥映山紅插花
藤轎知是燒香天竺歸
懷寄朱玄明二首
我亦人間落魄人憐君飢飽老風塵不知何處歌
長鋏夜雨西窗入夢頻
洛邑名園天下稀長卿曾此倦遊歸而今把釣懷
知己海鶴何天不可飛
東新舟次
出郭殘梅半面收接空新柳襟金黄孤蓬短棹東
西去慣是春風惱客腸
冬日省回
歸家翻勝別家愁久住青山婦客舟人意黯然天
欲雪斷鴻清淚濕刀頭
別小蓬萊
峭壁含霜乳竇乾幽蹊送客鶴聲殘夜來一片仙

壜舡誰踞梧桐石上看

冬晚舟渡運河

水國冰稜欲破舟凄清霜月雁聲添請君試看長
河畔若箇征帆不載愁

亡弟中郎忌愴然哀之

汝去修文更不回野棠添水日堪哀自從母病兒
行從誰向孤墳酹一杯

秋八月病瘧四首

背勝宵枕到晨鐘臥起秋山似病容認得主人身
是客任呼傖鬼與吳儂

十五年前離此地老親一夜百徬徨而今陟屺空
排淚枕上西風感斷腸

筆舌生涯雲水身遊巡歲月似征輪春花過盡秋
花老醒石寒松對病人

病捐中秋不耐秋西湖辜負一年遊誰知載酒三
潭月先到藏書百尺樓

次韻中冷秋興二首

水晚雲容浩蕩秋江帆沙鳥共沉浮祇應爛醉陶
潛酒不忍重登王粲樓

西興朝看手自支娟娟秋水美人思大堤楊柳俱
頭白年少那禁鬢欲絲

再次韻二首

白雁蘆花故作秋遠峰如削水烟浮可憐刀尺寒
衣夜吹遍單于月轉樓

閒山搖落恨難支錦字雲中空復思夜半西泠明
月皎鵝花香冷弄冰絲

乙卯夏湖上初游三潭孔肩鄭子春賦三絶
句依韻和之

堤長如帶柳如煙誰儆坡仙又築坡坡築三潭潭
印月玉虹宛宛鎖金波

老荇烟消漲綠波遠汀忍送采芰歌但教長作竟
魚主蒲管梁王奈樂何

隱約茶煙宛轉城漁舟不到水禽知道人濯足臨
流卧却笑槐南夢裏柯

冬月夜陟胥山二首

人如飢鶴月如霜掠鬢風酸凍欲僵堪上紅梅樹

乎繞可能瘦影共他長

峰頂寒蟾色界空　夜深飛躡水晶宮　卧看一點燈
紅小　竹閣沉沉霧海中

蓮花洞

崖石巃嵸繡古苔　雲波縱縱紫蓮開　瘦藤拄到峰
頭罷　可有明星玉女來

鶴沼　緊大初養鶴處

山月紫門舊釣磯　車輪隻影向誰飛　長歌只在秋
江上　應有吟魂繞鶴歸

雪舟

凍雲裝棹水其凝　時見梅花出遠汀　蒲葉不知帆
雪重　載將書畫過巢亭

江干第歸

野屋盤江沙路乾　鳳凰山勢隱鳴鑾　晚來蒼翠渾
如滴　况是殘霞雨後看

余每歲羁省春秋不展母墓　真天地間罪人
也　是年春仲廿日清明　湖上晴色甚麗　況
過公邀余漫遊　酒後腹痛歸而書此　唉唉

淨沙投筆罷不知作何語

貧賤驕人可自由　海雲迷望隔松楸　當杯思負桃
花勸　白雪春衫淚點稠

學道辭家亦不悲　獨吟寒食更凄其　荒阡古樹啼
鵑血　不見當年掃墓兒

山房聽雨

山雨瀟瀟咽竹風　夜深無人燈火綠　清想渾如味
苦茶消受殘更不成寐

語溪舟中

槩見城外泥徑悲風雨　桃花冷似秋　無限春波無
限恨　送將舴艋到[illegible]帆

舟之語溪每過皆遇雨二首

水泥桃花閣渡頭　重呼白舫又黃梅　行雲慣作衝
颿雨　莫為離魔賦客來

酒行淸水数回來　謀上帆墻別淚紅　泥滑滑時行
不得　送梅雨似石尤風

紀恨

淚濕孤蓬雨雪天　此生未了悪因緣　許多有恨無

言意只在驛橋烟水邊

玨恨七首

業風吹散惡因緣松柏西陵事枉然竹葉花裾藕
綠練別時翻憶嫁時憐

禁啼咽咽奈神傷往事風添夢一場容易春隨樊
子去覓花都為別人香

草草翻成陌路心空饒情淚滴羅襟此生已作他
生別不必侯門似海深

舴艋三橋月下逢鴛鴦夢短怯晨鐘而今玉碎銀
瓶墜煙柳河堤想舊蹤

恩恩怨怨總休論陌上飛花水上塵不信生離勝
死別章臺爭及墜樓人

輕辭宋玉嫁文鴛行雨臺空草樹荒一縷情緣千
古淚少年莫漫賦高唐

腸斷燈昏月落時半生憔悴為情癡何當慟哭花
前去長向空門禮懺師

丁巳中秋二首

返照依微天又陰梵宮高樹影沉沉良宵分是夕

愁病翻怕牀頭月色侵

去年泛月朧西冷歌吹喧喧動遠汀今夜紙窗深
竹裏藥鑪灰冷一燈青

自寓林夜歸湖墅馬上口占

夜乘款段遶湖邊寺有遊燈樹沒煙記得杏花春
雨後赤欄橋畔指吟鞭

和曹仙姑交字韻新月詩

門鎖葳蕤禁柝敲一痕初上海棠梢不知誰擘玻
璨碎欲琢連環缺未交

夜雨甚不寐

鬢影蕭蕭燈火青羈心寸折雨淋鈴遥知茅屋牽
蘿處亦有愁人擁髻聽

五月二日舟中

輕舟白苧耐涼風落日蛙鳴蒲稗中螢出水邊知
極黑天垂篷底見星紅

不見

洞裏桃花別有春風流秪在想中人緣知子建凌
波賦未必當年見洛神

初入西溪二首

梅花牽夢十年遥，舴艋今來問野橋。香國不知程近遠，斷煙枯葦莽蕭蕭。

雲黑溪灣風浪鳴，屋如瓢大雨如傾。愁腸一夜車輪轉，白髮知添幾許莖。

偶述

亦稱迂叟亦稱顛，老去疎頑也可憐。不遣法塵將眼障，豈妨魔佛共頭眠。

六月八日執熱喜雨

雷雨騰騰過小樓，菰蒲颭颭亂汀洲。藤衫竹簟儘秋意，夢到冷泉亭上遊。

代贈歌者停雲

縱有雲飛逐楚王，不如之子婉清揚。菱歌半闋歒殘醉，縷縷輕容月到牀。

菊牕

秋花一束可餐英，咲傲西牕倒百觥。毎憶山中朱孺子，相邀采采上雲清。

賦得美人吹簫二首

夜半瓊樓鳳語清，咽雲僾月不勝情。豈應秦女乘鸞去，留作人間腸斷聲。

碧海茫茫憶遠人，瑶臺清吹月無塵。半空飄落霓裳譜，指掐檀痕記未真。

舟泊鴛湖二首

鴛鴦湖裏宿鴛鴦，荷葉田田露氣香。漫道酒隨紅燭盡，誰知恨與碧波長。

心情汎汎學輕鷗，楓浦蘭汀任浪遊。月在半舷琹在膝，此時能不憶人不。

舟過唐棲

棲水人家傍水棲，水程遥不辨東西。平鋪菱葉灣灣綠，鸂鶒鵁鶄眠亦迷。

寒山 湖州

清苕幾曲見寒山，山色無多也黛鬟。獨抱秋懷渾欲語，應留片石在山間。

武康龍潭響應寺次宋毛澤民韻

不見龍眠見碧空，禪扉宛在水晶宮。子規夜叫巖頭月，儻落桃花澗底紅。

余自辛卯泊丁卯凡十三試浙闈不售庚午之秋以疲薦丁艱又阻都試追往悼今不禁嗚咽書此當哭

年少軍前橫草過頻經血戰竟如何南山射虎歸來晚落魄從教醉尉呵

臘鼓歸自吳閶題舟

歸心疾似南征雁十幅飽帆猶恨遲行到蒼山殘雪處不禁凝眄却移時

四虛亭二首　天津寶城道院內

圓垣偪塞不容車獨院開亭有四虛濤月松風隨意入道人惟擁一函書

亭主時時掃客塵一龕孤迥四無鄰高軒過此休嫌窄遮莫容卿百輩人

津城小院步月二首

一入玄居即淨因澹醪素月也相親誰知車馬城中客便是閒行覓句人

從來水是月之因如水空階月亦親可似月光成水觀與拋瓦礫有閒人

自天津發返通州

潮生沙渾暮烟平騎走荒畦秋葉鳴昨夢依依廣陵度只今通潞指歸程

途中雨作宿桃花口二首

晴風漠漠捲征塵暮雨垂垂促去輪隔水尋烟無野店桃花渡口有居人

昔年舟過桃花口想似桃源記裏行今夕停車臥秋雨敗垣荒蘚聽驢鳴

宿長蘆夜雨和薩天錫韻

城頭雨勢連滄海枕上濤聲似浙江縱有主人能餉酒與誰剪燭話西牕

宿任丘夜雨仍和薩天錫韻

風雨橫來侵夜榻魚龍莫是起秋江山鐘不響隣鷄寂也有微朦月到牕

鯨川八景

東城春年

料峭春光到柳梅乍開魚鑰放春回城中俠少探春急欲脫貂裘換酒來

西園秋暮

古道西風落葉平荒園寂歷艸蟲鳴綠葵紫芋肥秋露待作山厨百衲羹

氷岍水燈

水月禪宮水月寒氷澌兩岸白漫漫阿誰移入華燈影却作揚州夜市看

沙堤風柳

肥綠千行曳枒叢風沙面面客西東若爲不似蘇堤上走馬春衣葉葉風

戍樓殘照

歇馬臺空梟野禽戍樓荒堞夕陽深當年橫海軍威壯父老猶傳程畝金

客船晚烟

衛水悠悠漾晚瀞前灘臯臯荻花垂客船可有樵青爨拂拂輕烟曳釣絲

市橋月色

喧喧酒市閒旗亭鴈齒橋橫月滿汀也有袁郎清咏在隔船那得鎮西聽

蓮塘雨聲

過雨橫塘冷欲秋荷花荷葉雨聲稠風軒客枕初驚夢只道瀟湘夜雨舟

任丘邸舍苦雨二首

黑雲擁樹荒城閉四面浪浪雨聲至不向邊庭洗敵塵偏於客枕添愁淚

蕭條天地多風雨拔劒燈前自起舞臣子何心念室家君王此際憂戎旅

東湖泛月次如平兄有東施之謔走筆爲二

絶句解嘲

爲道西湖比西子東湖只合比東施但教乞得坡仙句待意吳宮知是誰

若是西湖比西子東湖端合比東坡館娃宮裏傾城艶未必風流學士過

次韻默和開士山居三首

鑁頭斸處破蒼霞兎徑都開躑躅花小縛松棚低放榻石泉清冷飯胡麻

野熊巢木帶滄浪寺古應知佛日長十匝笆籬半

弓地何須結界護金湯

青山可住即家鄉拄杖拖雲雲滿牀隔澗鐘來報

亭午睡酣童子懶燒香

贈戴翊伯 名運昌新安老儒六十不娶有皇明文選行世

戴老談經舊有名一生婚宦兩無情沉碑瘞玉千

秋貴斷梗孤蓬此日輕

燕社棠梨花盛開來者輒多攀折余惋惜之

而不能禁也題句志諷

惜花無那折花殘安得鬬春百寶闌月下柴扉雙

紐却急呼紅友洗花瘢

衡水趙秀才 趙生儒秀被虜貧甚薄遊京師從巫工爲活許雲生見而憐之爲冊募助余施之青蚨而題此句

郭隗黃金空有臺楊朱岐路亦堪哀君今莫歎雲

泥隔版築曾通帝夢來

贈浦生二首 生海寧人棄儒從戎爲武功百戸從步入京師伏闕上書不得意遂薙髮爲僧

黃石陰符抵掌餘叩闕三上靖邊書一朝髠首皈

黃面猶恐英雄氣未除

不爲名將即爲僧夢覺猶疑櫪馬騰賣却寶刀無

長物鉢囊高挂對禪燈

陳大將軍出師朝鮮二首

樓船橫海動鉦鼙十萬貔貅壯水犀蜃闕蛟宮銀

浪裏一時強弩射朝氐

漢軍齊擁伏波營大纛遙臨箕子城沙積月明屯

組練海天雲淨落欃槍

三言詩

林中坐六首

靜海觀音菴板扉上書林中坐出白雲六

字頗有意韻惜後不成語因用作引句續

成得六儻林中同好者見之當一粲也

林中坐出白雲蒼苔跡麋鹿群

林中坐風吹籜布衲香岩花落

林中坐隱石枰松陰下落子聲

林中坐山太古鳥能言僧不語

林中坐月半亭山溜響隔竹聽

林中坐深積雪煮澗水燒黃葉

六言絶句

書僩張貢于偈十二首

張子貢于文釆䏻流氣誼醇篤於余門爲入室之選而頻年潦倒善病病已目眚幾失明余勸以安心止觀聯焉有日張子言下快徹請爲偈以當朝夕禪誦余倣梵志六言書扇頭以贈凡得十二則第余㪅在無明窟中安能以金鎞度人也

一切色空明暗總於遮裏無干只此安心已竟何須更覓心安

萬病生於一妄狂華捏目空中解得虛空無相何曾病到虛空

一息不來隔世剎那未去餘生且喜只今天霽莫猜明日陰晴

病榻看他不病分明行地神仙子去蓬瀛何遠稍能健食安眠

眼中不許著物金屑亦是泥沙好在隔簾聽妓憑教宿霧看花

欲買春山遊舫不知紅紫周遭消受一爐茶沸依稀竹籟松濤

失却娘生雙眼前塵自暗何妨證得律陀三昧大千都攝毫光

縠轆一雙明眼何曾觀照自身且問家中覔主莫向街頭趁人

囊無方孔家空心室有攢眉妻子如何滿世間人飽死多於餓死

病寃已自難支貧鬼若爲祇對只應寬著肚皮麤

得飢躬一興

白紙黑字成文提時了了在心凡夫可能聽色菩薩故號觀音

秋水瞳人半死應緣熱惱交煎火息凉生時候依然現出青蓮

吳吏部海粟堂詩集終

五言律

山響居二首

遊俗風塵迴端居物候姝曉煙青稜䙗雨綠蘼蕪短髮悲生事長纓負壯圖六時惟彷彿彈舌學僧雛

時否宜歌鳳身閒且狎鷗濯纓青嶂遠隱几白雲流酒態憑陵出詩名孟浪收此生隨所寄吾欲傲浮丘

沈明府西湖種桃

湖山閱歌吹煙莽幾春秋西子開生面繁花夾道周絳霞迷曉騎緗雪亂晴洲若箇班春令人傳沈隱矣

賦得草徑入荒園二首

何處辟彊園幽蹊積草繁但聞春藥白不覺隱柴門寒蟹行初淖秋蛾撲早暄主人迎送懶竹榻共清言

匝地蘼蕪綠戎戎接短垣路迂隨鹿引村靜覺僧喧絃露沾芒屨頹陽卧瓦罇圃丁渾解事野蔌具盤飧

季弟中郎病劇詩以憫之二首

十年不得意一病苦縈身金盡無良藥恩多有老親浮生信天地高枕失風塵解得安心法支離可保真

偃蹇慚吾老才名許爾同其如貧與病正似雨兼風詩骨偏宜瘦文人自古窮蕭條亦不惡何必坐青空

禹覺王初夏

古寺藏深塢繁陰覆滌池雨晴鳩喚婦苔破竹生兒乞火煎茶早開畦種菊遲相看佛節近解帶滌軍持

安隱寫公

慧業慚康樂幽棲傍遠公天人充佛土花草憶吳宮寺後有吳王女塚爲說三生有因觀五蘊空雲山共指點元是舊家風

白足和上

而我傳經處當年選佛場雲流空外影花發定中
香初地慈航近三天覺路長一逢兜率悅那更說
文章

聞蟬

幽居夏木深蟬噪隔溪陰露濯仙人蛻風傳玉女
吟抱枝誰見影驚夢乍聞音喧寂知時候悠哉感
物心

雨不絕二首

南國天應漏西湖春正賒野雲凝傍屋溪水悍崩

沙僧栖饑烏聲軍城暗鼓鉦無勞悲旅況高枕屋
生涯
夜擱星初爛晨飈雨又零花胎搘未坼鳥語澀難
醒潦水連村白炊煙幾處青獨憐桑戶友羸餓餉
柴扃

初晴紫陽道院

乍晴風日快睎髮紫陽臺石氣方壇靚煙光遠蝶
開鶴飛千歲杳潮上午時回忽有孤雲出能無陟
屺哀

秋日湖上晚歸

平野瀉秋色遠汀逗晚晴山如詩骨瘦雲似道衣
輕酒漉蓮花釀香吹菰米羹烏樓城欲暝躡徑踏
歌行

病起三首

衣薄秋如水神清體欲僊豈因書作祟政與懶相
便藥裏藤床亂詩囊竹案懸尚餘天際[illegible][illegible]曾輕
中禪
有身全是忘無事半成僊瀹茗花瓷小香山草閣

便雲來聽自納客去榻常懸藥病都忘後增居懶
說禪
支朴如老衲杖策類癯僊木落山凌流雲深野鹿
偃鶴糧三日短鳥道萬重懸病骨耽遊戲曾參普
化禪

秋住湖口

雨夜宮城暗霜期候雁呼瘦節黃葉寺高枕白雲
湖歲月傷羈客煙波狎釣徒醉吟楓落句秋思滿
東吳

小蓬萊

避俗猶塵事看山卽道情危峯當檻墜老樹擘崖生海氣吞江闊天容得月淸何人綰雙髻松下坐吹笙

春寓能仁淨居

春事僧寮寂高牕客子凭雲容波底白山髻屋頭靑鳥說般般偈花攅品品經泠然趨五濁月上酒初醒

冬夜大雷電

玄冥霏海雪陰黎走轟雷天步何心改春聲特地來狂飈疑瀉瀑飛電欲焚槐未穩蛟龍睡升騰蟄戶開

丁巳除夕

何以消殘歲靑燈苦竹廬孤吟灞橋雪宿債酒家胡范叔寒如此張卿舌在無人生恩得意強半爲妻孥

戊午元日 旬末立春

凍雷驚昔夜雨雪泫今朝乍醒魚龍夢能妨鶴鸛驕問梅攀磴滑煮鹿鑿冰遙郢曲裁高唱春先廿日招

孟嵩札來言湖上風物甚佳悵焉有懷

湖潛快遊涉春暮更宜詩潑剌吹萍艸鉤輈喚雨時故花零粉曆新茗鬬槍旗海上孤吟者應牽汝夢思

癸丑元日次李生韻

雪色競孤射梅魂夢綠華一年初一日逢酒又逢花水漫寒鉤曲鵶飜醉墨斜龍眠堪會此那向俗人誇

吳山喜晴

今朝晴色好危岫振衣登花老紅猶剩嵐深翠欲崩人行沙樹細帆挿海雲層忽憶尋眞約煙中跨鶴朋

沈愚公園同鄭孔肩嚴印持忍公閩子將集

二首

坊曲深藏柳軒楹巧傍山心期流水引頂禮雨花關畫苑開香界瓶笙響竹關杜門幽賞足容易許

追攀
可能青眼對泥是綠陰京山亞千螺髻花殘半面
妝臥遊當踏屐舌戰助飛觴漏點催歸轡共憐明
燭光
聞予將北上二首
鷗盟同晏歲馬首愴離羣鈍旂應先我名場早讓
君酣歌驂雨雪睥睨挾風雲負弩尋常事爭傳諭
蜀文
落洗淮河驛花明碣石宮釣竿牽夢遠仰嫵入時

工說劍中原氣陳詩大國風黃金饒買駿蹀躞許
誰雄
冬日村居二首
戶冷莎雞寂畬枯稻蟹遺歸家如作客護竹似憐
兒貧有先生饌老為童子師壯心長鋏在惆悵日
斜時
短景催年盡荒齋擁膝安甘蕉經雨敗叢菊抱霜
乾閉戶腰肢健千人齒頰難得閒能幾日杯勺此
盤桓

冬夜保叔塔然燈愚公呼舟共酌斷橋二首
月遲山樹黑舟子隔林嚀波湧層層塔蓮開燄燄
燈星河常近客瓢衲半為僧擁鼻吟清夜嚴霜酒
力勝
落日湖風起寒宵佛火紅船移葦岸曲人語棹
中裂竹驚山鬼停杯聽渚鴻松飇纔假寐踏鳥已
曈曨
脩川夜歸
衝黑鬬歸渡孤舟傍岸牽雲迷天似夢風激水如

絃村鼓叢祠外漁燈荻渚邊都忘凄斷意幽賞自
泠然
雪霽立春
推窗餞寒色積雪放新晴粉本溪山畫軍城鵝鴨
聲過橋驢足滑放溜釣帆輕好句題難盡呼春有
麴生
元夕過雪
遊勝煙花地禁春雨雪天密遮燈焰小暗度月輪
圓歌吹沉遙夜風流減少年若為酬節序吟嘯似

餕畬

春日蕉菴二首

茅屋無奇構到來春望賒野田鳴雉𩿨澀水漲桃
花漁父從燃竹高人與鬪茶試晴遊屐徙隨意訪
煙霞
叢木蔦邨墟山樵此卜居草芳迷夾蝶水暖出儵
魚洗研箋花譜焚香檢梵書世情吾已足野鹿日
相於

燈夕宿蘇齋

出城燈市遠選石月痕幽竹籟喧清夜梅魂寫素
秋亂書攤棐几孤燭對茶甌木穩推敲句輕寒適
毳裘

宿開初楞伽閣

官柳城隅脩禪燈閣夜長玄言飜則案白月到匡
牀衲擁龍花蓝茶分蟹眼湯喧喧街鼓動吾此夢
清涼

慶善寺靈鑒和尚講經余不赴次文水首座韻

寄懷

不泥蒼茫影安知溟渤潮狎鷗終自遠狂象可能
調慧業三車演香雲十地飄塵勞解涉入始信雪
中蕉

時寺有魔事次韻慰之

負以涔蹄水能量大海潮法幢千佛護心境衆魔
調傲自迦陵唱風從羅剎飄大慈觀世幻陽燄與
芭蕉

艇軒夏夜看月二首

炎天月如水況乃屋如舟不畏木蘭楫可當清夜

遊柳陰疎易曙菰葉冷先秋歌吹樓船客蕭閒似
此不
可堪孤影對問月月如何鳥宿頻喧樹魚跳屢動
荷遥峯明梵塔別舫起吳歌茶罷吟箋擘憐予幽
事多

艇軒月夕四首

可憐幽檻月却謝短檠燈淺綴微雲色濃拖遠樹
層垣空沉戍柝港靜掛魚罾坐久門人散渾如退
院僧

遙峯林杪出好月席間流客醉便支枕兒嬉學盪舟蒲根凉過蠏沙觜淨眠鷗清景雖難駐炎歊暫此休

西泠西畔月客子泥愁多見夜憐如此清歌喚奈何湖波通瀲灔雲岫隔嵯峨縱有遊仙夢風流巴折磨

星河隔遙夜水榭立踟躕如許清輝蕩能禁旅思孤幽蹊香霧走古寺怪禽呼遮莫羈魂斷迢迢只綫無

自歎

鬱鬱不得意棲棲長傷人掉頭嫌世窄投足為家貧在笱魚何樂背巖花不春不如耕白石贏得自繇身

寄王秋霞校書　代宛生

第一春曾探吳閶淥水橋語憐鸚鵡濃魂醉海棠嬌譜恨眉難畫緘愁淚未消紅蘭秋月冷腸斷憶吹簫

沈墳山觀孝感泉　一泓墳中不甚流冽

泉名嘉孝感披莽愜幽尋石碣誰題記巢松自落陰偶拾山鹿飲時答谷樵吟不必清冷甚能消熱客心

包家山竹下小飲

竹陰沾袂翠石氣逼人清言詠二三子徘徊今古情渚暄魚婢出畦潤稻孫生莫問山居姓閑來便主盟

攜尊冈里山賞春

名隱齊園綺青山僻海村偶來傾竹葉長想憩松

根水漫風光鬧花繁日氣昏冥鴻招不得孤意與誰論

竹林寺　蕭山

蕭然竹林寺行李雪中過絜衲僧顏古風塵佛面多寂禪香作觀喧酒媛生窩慣是萍蹤客無愁歸夢訛

祇園寺　蕭山一名許寺相傳許詢故宅

千秋玄度宅佛日故應長樹帶前朝色壇空結願香梵音彈鶴鸛古篆剝風霜旅客憐清夜伊人思

未央

水北將之武林忽阻雷雨無何返照在西牕矣喜而成句

晨光動舟楫霽色暎雲帆忽逆斜陽出如逢巧笑迴峯青隨鳥見苔綠遇人來明日山塘路風帆亦快哉

舟次平望

秋棹吳江水夕春平望橋紅菱沉波冷白鵠趁晴驕市語吾鄉近墟煙别浦遙爲漁終笠澤底事歎萍飄

姑蘇薄遊 中秋前十日

言尋吳市隱不厭越來遊瓠葉平連塢蘋香細入舟山塘邀月夕野吹逼衣秋更欲探林屋催篙上虎丘

吳江華嚴講院用杜韻

半殘古塔寺小憩雜花居日煦喧巢鵲霜輕茁野蔬破顏聊借酒行脚且攜書安得林廬近叅禪獨晏如

武康縣

山縣無城郭溪田碧稻畦到門沙鳥慣荷鍤市人稀水寺通茶塢官衙近釣磯土風宜澘遠桑柘此依依

逍遙齋 爲桐溪湯生

鳩巢元自拙解咏傾人過不必逃深竹居然在澗阿策勳花部署爲政酒催科俗駕允泥外惟容二仲過

張碩存吏部和丁叔潛司成避雨淼園之作

余亦步韻

瘦馬衝泥滑平畦積水連獨眠雲榻冷小啜露芽鮮篁篠叢欹石鷗鳬浴滿川俗塵盈手板幽意此能偏

九龍池

靈池窺異氣苔藻蓄清深劈石當崖墜長楸匝地陰渴麋難下飲寒月可中臨神物何年蟄飛泉徧作霖

楊村道初晴

遥任奔騎虜氣薄戍後王師賴得迴瀾手何愁板
蕩時

贊都尉鴻閣八首

芳樹春宮合浮雲郎第連球山分楚岫跡沼割秦
川鶴驚人如秘覺蕭曲是仙無須命烟駕兒在蔚
藍天

積灰萬花谷蕭然深竹塢叢音謝絲竹側理註蟲
魚羅月寂珠帳蘭烟動綺疏軟紅高十丈此地即
清虛

水石東之與翰師過者稱侯議僧岑交于以樂庭
開法勝天府依板與泰日稱洞門花霧隱雜佩送
笙歌

風斷白堠燃日涉凡徘徊別覺圍棋晚奇人說劍
來芸香書帙散楊柳射堂閑兒馬驕失汗鶯隨
御蹕眠

瑶臺接銀漢縹緲似增城月下桐陰色天空鶴語
清簟光流樹流茶沸響瓶笙午可凌虛上八銖衣
袂輕

俗首蕭閒外名山部署中支頤當峴北避世豈墻
東庭前梅花白楊州芍藥紅靈芳別有國卉 詩
領春工

藏縷深下鎖何處着塵蹤繡石苔生髮聽花鹿有
蹤琉璃秋帳影琥珀夜杯濃更快長年藥玄霜玉
杵春

紫鳳天吳隊華茵織綺纖深蘭芝傍怪山米氏垂
簷谷覆玄言落侯鯖美餅葱留髡醉一石深月夜
厭厭

夏日過王念山閣林二首

夏陰迷柳市涼席理蕭齋竹斜香光淨亭臺任賞
住文魚吹浪細言鳥雜清諧與爽都無累快風當
襟懷

到門騎馬歇逕徑野叢行雲想知高士風期見友
生杖藜深歎世杯酒押談私更上危樓眺西峯蕪
晚晴

林何任太史燕寓古藤次王覺斯先生韻三首

偶然成結搆静者與心謀雪幹曾經冷風枝不繫

愁容壓從朝市抱寂卽林丘白月紛紛影淡淡興
未休
垂垂滿秋樹暮歷午陰遷不覺諸天迥偏於淨土
冥蔭非心馬拒拔豈蟄龍知絡索元無繫觀空結
界峙
野色延虛牖深叢遶霽郵風燔壇老勁樹蔽轉輕
菲露浥宵行燈香催脉望飛橑梧吟對處莫謂賞
音稀

寄照老衲 有序

天台下院普照和尚別去十餘年癸未初冬重
晤于湖濱恍焉夢對道氣如昔而霜髭加茁矣
余老且貧正復相似緣欲歸山以尋舊盟書扇
頭贈之

十年林下約十里宦遊身鬢髮兩俱白鉢裝依舊
窮寒山閒興癡老不無冬春余欲抽簪隱相將作
佛氏

五言排律

奉訓葛尚之初社十二韻

酒呼紅是友梅綻玉爲妃物態含春煦雲容盪霽
暉勝遊輕蠟屐雅調叶音徽梵宇凌空矗逵衢向
暖飛典難僧律縛閒覺俗因非小榼排花出名香
夾竹馡呼盧同彥道捉塵憶張譏顏面川光薄窺
簷月色微撥煤金獸冷塗札墨豬肥鴿雀喧樓栱
蘚蘿胃客衣燭圍扶醉別霜凝去聲蹋歌歸懶癖賒
良會風流趣不違

雪灘孤眺大海

積雪孤藤拄滄溟曉霽空乾坤虛白裏心目晃搖

叩煦薄難消凍瀾寬易起風帶氷猶曳網踋爪忽
驚鴻遠岫疑縈素寒潮似隱虹悠悠航一葦颯颯
鬢雙蓬向若喚河伯忘機信海翁魂淸擘玉府思
冷水晶宮罔象影全滅蓬萊勢可通客槎何處問
浩渺碧雲東

長春寺葡萄棚可十畝許夏日黙和上人邀
坐其下啜茶納凉賦紀

開士招尋偶凉陰狎坐便一圍堪玉蔭十畝况雲
連結架蒼虬引園風翠幄懸蔓縈絇縷弱顆綴本

晶圓馬乳苞含濡琅玕色借鮮密能棲怖鴿靜祗
咽哀蟬不美三株樹聊叅五味禪日光穿座碎茶
氣拂林偏僧淡逢迎簡童清舉止仙鬢君光盡綠
木石意俱玄避暑勝河朔圖莊似輞川剎那來此
地知是幾生緣

閱邸報 傳諭撤回部鎮監視諸內臣恭賦

志喜

天綱元自昶斗柄見俄旋假手非旁落推心必衆
賢所難清似水何礙直如弦但識金錢愧無廣宮
府偏 聖慈眞宛摯臣節願貞堅不籍公車牘能
尸轉轂權當官無掣肘陳力盡仔肩捧讀 明綸
者歡呼復泫然

七言律

登吳山

金地盤廻寶月通蒼煙一絡海門東日懸殿角輝
輝鳳霧隱江光宛宛虹檣影忽飛千樹杪歌聲欵
度萬花叢胥濤日夜祠前怒白馬長驅羅剎風

牐中丞永賴祠

墮淚亭碑蔓草春中丞血食有遺民松巢水鶴
堂靜塵暗香燈野衲貧白簡當年同柱史青山此
日岳家鄰定知天上乘箕去垂照還應浙水濱

登靈隱高峯

山下嚴霜黏樹白山頭初日射崖紅老僧閱世千
歲上孤塔安禪幾劫中幻出波濤城郭霧驅來鸛
鶴海天風南朝列剎那能數蓮梵參差語半空

秋宿江保若安禪齋二首

樾梁論交一劇經蒲團木榻此淹留高梧靜愛輕
雲閣深竹涼驚宿雨收世路風濤欺八月吾儕丘
壑自千秋長明燈下雙趺影不必談玄興已幽

山城鼓角動秋宛十日平原醉未回戶巳重關僧
躡屐君雖不飲我傳杯雲呼聊晚層樓入天插浮
圖列嶂開擬向苕溪發孤棹西風搔首重徘徊

西溪栢家園看梅

浦溆沿洄沙路迂石田梅老幾千株朦朧梵苑開
香界零亂春宮粲雪膚芳沁冷泉山鹿飲(有梅花泉)夢
迷煙月野禽呼誅茅小築何年遂畫作幽居梅里

圖、

西溪永興寺看梅 庭中綠蕚二株甚古茂馮司成所植

石縫鳴泉瀉竹溪問梅支策過招提雪留東郭先生跡花稱孤山處士妻綠玉四垂侵幌冷紫茸雙本映簷齊可憐太史風流盡惆悵遺芳落日淒

秋日次韻坡仙降筆二首

山凹濃雲濕不飛霜凋林薄轉霏微漁舟極浦征鴻渡羌管孤城獵騎歸六代繁華銷短夢九秋吟眺送殘暉西風多少天涯恨吹得緇塵滿素衣

天澹秋容片月飛遙山如抹望中微佳期待到明河沒送別憐將社燕歸葉下楓林悲屈子江空練影見玄暉砧聲何處空閨怨古戍黃花冷鐵衣

懷寄程生

野鶴峯頭紫翠分小龕供養石池雲一時說法權推我廿載論交祗識君滄海波濤搖落日青春風雨悵離羣何當共對梧桐影林外疎鐘靜夜聞

次韻葛尚之海上觀潮二首

泰駐浮空勢欲頹依稀五兩望中開何因落日青龍見却訝衝飈白馬來遠漲平吞羅刹石飛流直駕景夷臺婺留箭折雄威盡還憶交州別駕才

寒威倒景黑雲頹磧外天容萬里開杳杳越山隨浪沒飛飛海鶴掠舟來仙遊縹緲思瀛嶼酒興憑陵擬吹臺却笑任公坐垂釣連鼇爭似射鵰才

撫院石閭劉先生集諸生講易時請告移駐婺州

南服威名劍吷過春風鈴閣子衿多旋開羅網收麐鳳似校偏裨別鶴鵝觀妙畫前非野髀談玄稷

下盡田何艱難天步存吾道諸老誰揮返日戈

送中玄渚督撫薊遼 代

抵掌籌邊自一時建牙龍塞驛書馳中興破虜須公等小醜窺關徒爾爲雲暗陰山驅虎豹風清瀚海馘鯨鯢鐃歌曲聽膺功奏老我垂綸繫所思

番禺唐公賞自海寧學博選惠州

海宦浮沉道自尊東南物望擬龍門一雙白眼千時態兩地青氈亦 主恩潮落浙江瞻故國天開粵嶠入中原濶千首[illegible]冷只尺金華好共論

初春吳君奇臥病懷寄

吟侶年芳應斗杓六街絃管競春朝風前禿柳腰將軟雪後晴波眼乍嬌阮籍長貧應放曠馬卿多病復蕭條春盤細菜逢梅發同調何緣折簡招

友人見枉海上二首

敢謂滄江隱少微漫勞煙駕訪魚磯君懷明月迴相照我抱孤雲何所依尊老正思鱸膾美酒香猶恨菊英稀角巾影亂殘陽紫野鷺寒汀却背飛

村舍棲遲養鴨闌盤飧野蔌自闌干此時得曳高

人屐登謝先登作者壇快語尊前矛槊健浮蹤杖底水雲寬心期共結滄洲暮龍赭山横片月寒

次韻澹然居士重脩石井馬仙祠

白葛烏藤行脚仙與君訪古鹿盧邊都來有髮麗居士一去無家馬自然華表鶴歸煙莽廢泥花龍歕石苔穿若爲蛻骨開生面剩有牀頭賣賦錢

澹社五月六日同錢玉筍梁清權分得稱字

不定陰晴可預謀到來雲水事能幽梵音未叶呼禪侶酒戒從寬倣醉侯塵外衣冠同野鹿雨餘蒲葦狎沙鷗風情遮莫輸年少解道紅裙妬石榴

丙辰元旦

鷗社魚隣四五家春光隨例到浮槎晴迴野燒一痕綠雪勒溪梅半樹花團集妻兒皆淨侶朝飱奴僕似官衙廿年雲卧滄江晚邦訝先生鬢未華

穀日

人日陰寒穀日晴旋脩農具課春耕可憐皮骨空勞役所喜鶯花不世情千古長貧非獨我一身飄寄又今生何時重約南屏老相趂招提禮淨名

丁巳元旦二首

村墅卜居三改歲依然雲水寄生涯短檠孤榻長爲客餞臘迎春暫有家老去文章如煮石貧來骨肉似搏沙陽春若也欺寒谷耐雪梅枝底放花

東郊昨日春信至除日立春脉脉初陽沙際回潛魚冰泮鱗欲動野薺雪消花亂開穀貴村田饑鳥雀交疎人境翳蒿萊浮雲世態何須問潦倒頻傾栢葉杯

秋病初起 丁巳

敗衲蒙頭似定僧竹爐乍喜減炎蒸一畦夜雨喧鳴蛤何處秋風怨采菱社燕去家蘆荻渚候蟲催紡荳花棚明朝褰裳乘舟往高枕閒居又不能

秋日邨居

塢壁深居藕孔中也同朝市畏秋風映門朱槿萎籬落撼葉玄蟬咽露叢農事欲休行問歲酒杯無賴坐書空男兒未向蓬蒿死烱烱雙鉤夜吐虹

己未元日二首

好鳥關關破曉啼開軒雨雪重淒淒半欹寒石梅痕淺小簇春盤菜甲齊漫學童癡拈蠟鳳自嘲酸腐等醯雞來朝薺麥搖晴旭訪友溪橋還杖藜

遲路無媒懶敢能只多幾葉伴香燈暫歸廬舍渾如客未著袈裟亦是僧茅店晚風颸酒旆桃花春水掛魚罾行藏頗似天隨子杞菊餱糧自可憑

几偃同聞初上人雨中過訪有作次韻

遠將蘭舸問花壇雨橫溪流瀉急灘剩飲詞人村釀薄清齋道者衲衣寒尋山一笑長藤瘦覓句應憐短燭殘我自蕭疎饒意氣分攜重把薊糕看

入夏次几仙韻

減樣詩箋句嫩裁味酣黃妳夢初回殘花戀檻春先去拳石支扉晝不開滴滴水田涼蛤吠陰陰楮葉乳鴉來遙思弄犢西泠下山色濃鋪似綠苔

慶善禪院聞初上人齋集旅門講經之約

白社過逢慧業人青精飯漱乳芽新塵勞厭逐旛風動解脫能參指月因小坐已應超宿劫雄譚直欲駴波旬相期更設伊蒲供為助人天轉法輪

己未夏日養痾几偃以詩見訊兼訂西湖讀

書次韻

拾薪量水度朝昏臥病音塵絕遠村忽漫開緘何大喜恰如對榻此中論殘虹疎雨澹橫浦菱葉荷花深映門莫忘湖濱舊遊處錦囊攜去倒芳樽

壬戌中秋

清秋幾夜湖舟住今夜秋吟更可憐雲似徘徊還迸散月因遮映轉孤妍光沉樹影遊魚驗冷浸蒲根宿鷺拳歌吹夜深行樂者那知烽火戍燕然

初夏次几仙韻

來看梅花蓓蕾初薔薇又見洗粧餘天供詩料成
虛擲雨漬愁根費掃除石上磁鑪堪試茗竹間閣
帖自臨書送春已了那銷夏擬約名流訪淨居

次韻几仙苦雨見懷

人事悲涼雨浹旬薰衣童子蓺煤頻遙青没盡山
山睡濃綠添來樹樹新書帙漸成蝸蚓字釣竿應
結鷺鷗隣獨憐閉閣孤吟者題破苔箋餉所親

喜新霽再次韻

苦雨幾吟度幾旬望晴如望故鄉頻乍聞鐘鼓樓
頭報忽認煙嵐樹頂新久矣病因愁作祟今而歡

與醉為隣呼朋一放頑腰脚湖上重逢魚鳥親

李長蘅寓蕪齋懷寄二首

圖史遶將舟似屋軒牕小有屋如舟桐陰日轉遲
清晝鶴語天空韻早秋以筆墨緣作佛事為雲林
癖寄風流不知岸幘追涼處許共胡牀嘯咏不
楊柳荷花鏡曲看煙光月色蕩輕瀾自君至矣風
期近欲往從之道路難對榻高人空在夢人筬窮
鳥未生翰何當接足棲賢社紗帽青藜到淨壇

送程生避暑天目山

我以臥遊成懶癖君因銷夏陟高寒六朝雲鎖僧
巢古雙目天開鳥道盤乍可客塵銷劫外何來冰
雪蘸毫端獅巖薦得三關語始信登峯結界寬

庚申中秋

叢桂生陰雨氣凉少焉月出四山蒼于飛繞樹枝
三匝所謂伊人水一方素藕紅菱秋饌美畫船烏
榜怨歌長徘徊顧兎傷流景爭乞雲英玉杵霜

遊武林山水問郭眞屢訪不值

遙想瓊姿是郭眞山盤水折訪畸人豈無鴻雪相
於跡直訝漁樵混此身鶴渚蘭橈風信宿龍泓茗
椀月遶巡若為對擁雲峯衲為說三生去住因

訪郭眞留飲兼示蔚廬嘯語二草

半老河樫霜色侵結茅人境亦空林慼然無那悲
哉氣把醉還同靜者心落落坐間松石賞冷冷紙
上雪濤音相期嚼蘗鯀公案鳥道僧廬可重尋

元日大雪禮懺

雪片芳年灑鷺鷥門無二仲閉逢蒿謾呼季雅鄰

紅友自托軍持禮白毫淨界徧於圓鏡合雜花紛
與法牀高玉壺觀世巢居子解笑塵中日月勞

北山禪林以人日初社逢春到兼共壽梅爲

題余和華字二首

晴日逢人卜歲華佳期可惜負梅花謾猜白社辭
陶令自愛青山學謝家鳥語乍嬌眠欲醒草痕初
染望來賒角巾魚服能相訪未是伊人天一涯
林臥年來紀夢華空餘几硯點殘花品題自昔嫌
多事唱和於今屬大家四海有情書不絕一春無

頼酒應賒莫將壇坫爭流輩正好相尋煙水涯

立春後三日自玉見枉海上敝廬小酌談詩

次韻二首

攢眉敢學陶公癖偏愛名流引濁醪蘭葉乍生杯
底瀉梅花譜入曲中撩爐浮遠艇鳧羣小雪逗廻
峯馬春高不有勝懷驚座客柴荆獨臥聽春濤
市遠貧家無別供祇應剪韭佐村醪草堂乍喜春
星聚詞苑紛將彩筆撩雨雪廉纖侵袂濕柳梅遮
曳出墻高清娛不盡難爲別重約登臺望海濤

早春晴色可愛李無仲見枉海上敝齋小酌
梅花下是日內人歸寧止妍子爲草具無
仲有詩紀事次韻訓之

風痕過水入春新相對梅花意轉親明斷白爲茶
博士鷺臺隨得女家人閑蔬草草供餐溪沙鳥飛
飛送目頻西入西溪更西處與君何日結芳隣

入葛丈初社十三覃韻

此日楠林集風雅繇來竹箭擅東南好春偶得頻
伽語淨侶招同彌勒龕解闘詩才因險韻無妨觴

政是清談憐余索笑梅花畔獨夜嚴城漏點三

重遊金佛寺丁巳距戊戌始遊已二十載

草沒禪宮路不分上方仙梵若爲聞僧曾識面惟
留影樹可齊肩巳拂雲蘚碣半欹蝸補篆風箏不
語鳥呼羣友生話舊渾如夢落盡棠梨又夕曛

與澹然居士重遊定香寺甲寅距丙申始遊
已十九載

十九年前白社盟古苔何處認經行東吳西蜀君
千里短鬢孤琴我半生鈴雨忽聞秋霽色松風仍

作夜濤聲同參一聒僧祇劫急景回看莫浪驚

芳藭軒芍藥

綠陰叢裏殿春花國色偏勝姚魏家祇解將離牽遠恨若爲相謔贈芳華擅痕飛燕疑粧妬冶態邊鸞點筆紗白是揚州好風物绛帷佳麗未應誇

看雪用兒子維熊韻

廻塘積雪鎖寒流殘燭高牕擁敝裘豈有壓中埋玉馬卽看天上出瓊樓海神應識朝周是剡客寧須見戴不欲倚梅花共清影山城寂歷數更籌

悼沈愚公三首

久病憐君白髮稠今春忽夢大槐遊榻前靈簡紛猶擁湖上鶯花黯自愁千古交情餘掛劍九疑世路欲摧輪黃金那鑄鍾期像流水哀絃涕不收

滄海頹波嘆陸沉人間大雅有遺音才高不市千金骨性癖惟耽五字吟策蹇灞橋時擁毳把流阿谷解抽琴遊魂化鶴歸何許香遠梅花月半林

竹塢松寮白板扉勝蓮有社得皈依身同老衲嫌晉髮語到禪關悟息機天樂能禁迦葉舞雨花不著淨名衣怪他昵昵分香囑銅雀西陵事已非

七夕同鄭玄子黃維含兄弟集樸居

今夕何緣引話長共憐古木坐新涼人因病後疑仙骨是日予病起酒爲情多亂羽觴翻覆雨雲元自幻時聞毛帥攻朱參差牛女宛相望盈盈笑嘆厭厭醉絶勝追歡錦瑟傷

秋夕同宛生泊舟閶外將發

秋聲秋花惱客船其如濛雨夾凄煙沉鐘古寺遙難辨宿鷺寒潭淨可憐半榻青囊無盡劫一燈酒

語幾生緣乘風壯志都降却夢破荒雞野水邊

八月十四日虎丘

浪逐吳儂載酒游夕嵐遙帶五湖秋塵香欲煖亭亭月玉艷爭窺處處舟臺殿上方銷劫火江山我輩擅風流夜深寂歷清歌發遮莫生公石點頭

進艇虎丘後港宛生以婉若女史從

爲探幽寂故盤廻沙觜閒鷗訝客來竟日雨霏疑霧瘴屯雲松翠似莓苔身經洞壑皆仙侶步有凌波愧賦才咫尺前山歌吹杳欲將吳阜認天台

太湖舟中

寒冬三渡太湖水白日無暉魚鳥荒高浪不妨柔櫓曳快風猶怯飽帆張鳥能擇木人迷路山解藏雲我出疆長笑鴟夷五湖去何如松菊老柴桑

午節賜百官稯宴恭賦

五日雕盤出尚方從官隨例得親嘗菰蒲豈畏蛟龍食黍稻能霑鵷鷺行躋柳正宜同衎宴賜梟未必此恩叨當今　主聖容臣直何事騷吟弔楚湘

登報國寺毘盧閣 成化年勅建

法苑從知帝力超凌空基築記先朝雲低宮闕諸天近山擁城闉九塞遙海月一丸如可掬冥鴻萬里豈能格登臨未免傷寥落劫外猶聞松梵飄

楊村走天津道中

雨後乾風不起塵肩輿沙路軟於茵輪蹄覺少如錢客草樹逢多似故人斷續吟蟬聽不已清渾流水問誰因半年三涉津門道勞役何妨自在身

天津中秋

海色屯雲暝不開鮫宮忽吐夜珠來芥浮城郭疑無地霞想金銀似有臺亂插千檣分漢影遙呼一雁墮秋哀孤光却畏魚龍戲不敢頻傾問月杯

自天津行次長蘆

已渡津門三日行駐車滄水問郵程魚鹽小似吳閶市牛犢猶傳漢吏名武帝臺空秋草蔓麻姑城廢海雲生寒水擬與南皮燕不道漁陽有甲兵

河間道中聞警

閭難居人已四馳孤蹤旅泊竟何之蒲荒靡靡連波去棗熟離離夾道垂野雀啅枝催宿晚車牛没

轍苦行遲誰言此地瀛洲勝心折艱危似九疑

虞丘月夕白父如年兄攜具小舟泛東湖歌僮侑觴感事漫賦

城隅葭菼夜蒼蒼野服攜樽上小舫祇聽曲從天上有不知月在水中央笑談乍可娛今夕烽火其如照朔方君自登呼能辦旅我於何日謁明光

陪祀出安定門

帝城初出望春遙硬柳新茸也折腰驕暖渾如中酒候蕭疎仍似禁煙朝鶯花孟浪緣偏薄騾馬奔

波債未消此日經行追昨夢浮蹤可是鹿耶蕉

吏部左署藤花盛開諸公時過賞次張顧存韻

古藤花繞署垣開幽賞偏宜首夏來漸老碧陰幾蝶後亂飄金粉乳鶯飛同鏞幼婦碑堪讀與叶山公啓漫裁解帶放衙殊不惡且談風月共徘徊

又次陳亭雲韻

御苑飛花逐紫萍官墻古蔓綴繁英風枝細絡珠瓔動川影斜含水鏡清芳藥落杯添酒韻叢陰拂

檻漏簷明盡支籬棘同消夏笑約重來為解酲

張顧存夏日偶題心水堂綠陰有作次韻

東帶何妨吏隱閑長吟得句又頻刪周遮濃綠午陰寂零落老紅春事慳仕路難行皆鳥道公衙無繫似禪關居塵自覺心如水拄笏遙看屋外山

同孫卓然集輩駙馬園

虛廊複折引華燈花竹蒙茸疊石稜直上星河身似夢快譚風雅酒如澠斜餘暗馥生衣帶坐久凉颸下樹層清謙始知朋好樂那因珠綺漫相矜

輩洪圖園晤襄城李長公賦贈字兆瑞

花竹幽偏岸角巾啣杯解后月初輪飄颻鳳吹知何夕隱映虹光識異人八陣兵謀元有譜三餘墨妙更無倫渥洼信是權奇種紫燕還教媿後塵

輩駙馬招飲後席納涼賦贈

清娛閟館勝華堂石簣算梢晚吹凉瀉月深深銀盤落樓煙一一紫鴛鴦花如章曲眞無賴歌徹吳歈正未央任是城烏促歸騎淹留樺燭可容狂

次韻訓滐自鐔年兄時謁選入都有贈

揚帆左蠡水雲多燕市彈冠喜重過吟興可能空戰壘酒權還解敵愁魔論心兄弟憑高會極目烽煙付浩歌任使征塵縈轡策肯忘石洞長春蘿

贈陸叔度

鴛湖自比乞花場燕市酣歌擊筑傍南國佳人應獨立中原大雅手扶將論文絶代誇騷裏貰酒頻年典鷫鸘徇監未逢君莫訝城南尺五郎明光

龔華茂以薦舉不得與京兆試當事者竟與州貳有詩志歎率有和章余亦步韻

掉頭生不受人憐濩落低眉亦偶然身世野人蕉鹿夢行藏秋水馬蹄篇囊攜賦草非無歲胸貯名山別有天手板腰章渾不俗放衙看柳日三眠

伍民部國開將移駐城西社集諸子各賦贈

分得魚字二首

使指衙齋似隱居四圍水木半園蔬枯桐不語調階鶴古帖生香產壁魚仰屋且籌三輔餉閉關時接八公書使君自有懷仙癖我更懷君漉洒餘

平山堂檻浣花居一畧城西攬勝餘時復散衙閑

似鹿可曾嘗食歎無魚生秋底許瀟湘思旁午那愁會計書安得過從看醉墨挑燈雨後摘園蔬

壬午元夕輦都若鴻園招集袁環中梁芝三劉性生玉建諸汪文學諸君子暢飲時積雪皓白華燈滿堂歌吹甚盛各拈韻賦詩

余得一東三江二首

積雪峨峨禁苑東玉蟾蜍映水晶宮涼州酒映葡萄綠貝闕燈分菡萏紅煖炙笙喉添樂部寒欹蠟蒂護紗籠友朋膠漆娛清燕可信天家樂事同

燭餤如虹逗雪牕才人白雪調無雙詩情忽被觥籌亂酒力還從妙曲降百戲魚龍驕夜色一圍花月爛春江厭厭不醉忘歸轡長樂鐘聲又幾撞

壬午夏部試謁選諸生余以考功分較得一牘亟賞之氣韻深古意是登壇名宿比發覆果爲江右甘生禹符不肖久躓場屋禹符亦晚而逢年相視笑歎從此竿頭再進共慶彈冠矣然吾兩人期許正不在瑣瑣科名也禹符有贈言一律書便面余依韻詶之

竟謂飛龍不可攀憑君射雉有黃間已知毛穎成積壘還解隃麋畫遠山狂客品題才始見高人出處意嘗閑馬蹄得得紅塵起坐見西峯紫翠環

奉　旨雩雨步行入宿公署賦此紀事

其雨無如杲杲晴行人只合重行行憂民有淚祈神貺覓騎無錢愧吏迎誰使　至尊勞旰食敢云臣子憚宵征化工旋轉須臾事沾濕青袍步也輕

喜雨二首

莫向天官卜雨晴　聖人爲政卽天行清涼十地
雲光起膏沐千花喜氣迎戴笠野農談國賦洗兵
彊吏罷師征彤墀解奏甘霖頌霏拂羣臣雲佩輕
少女風微蕩晩晴馬鬉滴瀝驟空行鞭雷試手聲
初落畬雨名堂夢早迎涼浸水田譁蛤吠漲添沙
渚快驅征趨朝並向罘罳看飛羽遙疑石燕輕

癸未莫春調南候行讀羅貞卿年丈感事近

作次韻言懷二首

敢擬楊玄寂寞居春風無賴惜吹噓十年敝褐除

官後一卷殘經破夢餘禦婢時嘲乞米帖錢神應
怪絕交書不才櫟社寧甘老當戶芳蘭恐易鋤
萍跡無依祇索居何人天上借吹噓飄零去國雲
山在落拓謀生齒髮餘愁絕兵戈千里道蕭然甕
牖一肩書何時買犢借田叟共荷南阡帶月鋤

送大行胡政初年丈奉使楚藩便道省侍太
夫人

使車行邁漢江湄黄鶴[illegible]山[illegible]封郎
子國芳生蘭[illegible]悵望庭

闔烏烏私到日武昌魚正美好將調膳供親慈

清容軒茗城慈感寺後　洗[illegible]同巖以諫燕

別

傍水秋容滿意清幽軒如舫坐空明風流袁趙當
年蹟月出菰蒲不夜城別酒厭厭酣雅集征驂得
得畏王程願言努力懷明發海內何人獨盛名

漁梁發舟抵嚴灘方每懷周去瑕偕行話別

惜別臨流見友生帆風未飽莫催行盤廻浦嶼層
層轉俺倖春天日日晴敵路好花疑悵望曳波柔

櫓似嚶鳴巖陵灘上低徊久不分沙鷗送客程

舟次桐江方生每懷快譚程孟陽山人欣然
慕之賦此却寄

水清石磐桐江口倚棹消搖說孟公上客諸侯相
爾汝瘦藤孤鶴任西東著書歲月身猶健潑墨煙
巒貌不窮何處相期譜風雅筆牀茶竈釣船中

吳吏部集下　終

北遊自引

戊辰崇禎改元例當　廷試郡國諸明經士余以老父春秋高不欲行老父曰吾尚健飯而其行乎余唯唯治裝俳徊久之二月杪始發舟而㮣憂已成疾矣渡江至淮黃泛大訓浪驚瓶旋余精魄幾奪走濟上舍舟遵陸搖搖肩輿中時復眺覽嘯歌以存其未消之孀魂四月入都力疾　廷對畢入成均亟假歸仍過濟上時董酏公以都水榷南旺止余衙齋靜憩凡三月神氣稍復卒聞吾鄉海颶

之變踉蹡南旋歲聿云莫拜老父牀下勞苦亡恙雖木㦸一官于于樂也是歲　天子開明堂布新政猥以小儒觀光闕下宜竭鄙思頌美皇略播諸金石且游歷所及陟金闕溯河濟抵京師懷古傷今幾許風烟笑嘆顧余疾疢岾思方寸亂縈不能汪精結撰僅隨筆數篇如斷絲殘絹不成韻緒鄉者濟上藩伯劉半舫先生數敚余譚詩至是郵書徵近作遂手次之題曰北遊而付去鴻

己巳春仲吳本泰藥師書于武原水北草堂

吳吏部集 北游

武林吳本泰藥師著
畿南盧　傳夢齊閱

平望舟次别兩兒

艤棹叮嚀處吾汝霧鶯啼汝歸家各適吾去帝城遥陟向竹籬補砌將蘭杏澆雞鳴風雨夜燈火可頻挑

舟過金山風猛不得上

風急春濤漲輕舟拜浪餘佛香飄幻剎蛟氣吐晴沙北固平吞樹中泠未試茶榜人回指處岩壁嵌桃花

漂母祠

荒城翳宿莽日夜淮河奔昔賢懷一飯千秋遺廟存至今行客過明水薦芳蓀借問胡爲爾感恨不可論蟆屈與龍驤人代有更翻丈夫貫身事霄漢等丘樊所憐飢窮日隻手誰與援家羅鳥食壯士無朝飧天地爲顯惨行歌欲啓吞古今恨此嫗所以哀王孫

露筋廟

晨發自邗關、夕春此艤櫂、春氣悲人心、寂默荒祠弔、落日、短草黑、古木、飢鵶叫、漫滅襄陽碑、安知黃絹妙、貞魂淒鐵石、雲月留其貌、剪紙不可招、夜迥明原燒、陰廊肅靈籟、清徛澹相照、江妃與漢女、水花空倚笑、

淮角樓夜泊

清淮淡長流、浦廻單舸歌、荒寒蒲稗稀、歸禽天際沒、芥子醉村酤、起步、沙上、月、幽懷目孤迥、人

影鬖鬖髮、茅茨八九間、燈明出深樾、茲有枹關吏、公衙似巢窟、自言泱漭區、探丸恣熣突、枹鼓時一鳴、寥寥幾邏卒、開之各心悸、擁衾坐捏杌、飛棹何方來、發琴呼咄咄、星河耿遙夜、羈魂怳以惚、雞號白霧中、輕帆又明發、

清江浦酒家

宿帆、江浦、月、取醉、市樓烟、甕盎人喧坐、琵琶婦乞錢、病羸花不韵、愁劇酒無權、儕輩渾相訝、孤情負可憐、

候舟

浦口、千檣集、占風信宿遲、長雲鴻沒影、古壘樹無枝、人語殊方雜、客心孤月知、湯湯濁河水、秋涉問舟師、

三歸臺

蓐食發東阿、晨光動飛埃、幰車倦行邁、荒落生我哀、道傍有片碣、云是三歸臺、霸圖既已矣、崇臺安在哉、平疇半窪曲、歐脫俱蒿萊、野樹噪飢烏、孤征重徘徊、不愛仲父名、不羨天下才、長憶

浩浩水、微辭托中懷、婢子解稱詩、飯牛室以諧、聆音不識察、少睠或嫌猜、商歌行役人、棄置同駑駘、千秋激寒士、彈鋏悲風來、

苦水鋪

旅人苦不極、又入苦水鋪、頹面不能餐、僕夫催首路、

甘水鋪

方離苦水鋪、行復到甘水、甘苦轉睽間、人生盡如此、

茌平道與中口占六言自慰 四首

本意十年作客、今來一月辭家、試問東畦種菜、何如上苑看花

病滲莫辭芳沚、途長且當閒游、呷軋綠陰影裏、風沙不礙吟眸、

落月荒村曉白。孤燈茅店昏黃。記得柔奴一語、此心安處吾鄉、

似此單車就道、也同玉帛徵賢、況是太平初政、小儒何幸瞻天、

呂蒙城

丹陽河下喧客船、呂蒙城上春風顛、白衣搖櫓成何事、一抹荊吳野樹煙、

甘羅城

斗大荒垣亦是城、甘羅年少尚留名、可憐辛苦淮黃水。老盡行人是此程。

東平梁灝坊

一說梁灝年二十三登雍熙二年第、後知開封、卒年四十三耳、而俗傳白髮青雲之句、大公伏生之詞、何也、

聞君老大始成名、又道年纔過賈生、此日文章空墓草。任他修短任他評。

李白酒樓

狂歌痛飲自千秋。不造經臺造酒樓、賀老風流誰得似、睢陽惟有董糟丘、

廣川董家里

猶憶蛟龍入夢奇、荒園只似未窺時、漢廷不擢天人策。千古何人說下帷。

景州細柳營

荒園四川有悲風。細柳將軍故壘空。清壁不聞天子詔、今日車塵溷馬通、

河間毛精壘

瀛海茫茫少草枯。駝腰裾柳集飢烏、老生只自成魔魅、貴客曾談風雅無、

公孫景茂故里

循良名字尚留今、廢社殘碑不可尋、近日甘棠滿郊甸、紛紛祠廟鑄黃金、

督亢道

昔日秦王貪此地今來莽莽只風沙燕丹送死千年恨感慨猶停過客車

白

髑髏夜語草無春古涉歷風愁殺人莫道書生怯戎事欲將長餌靖胡塵

易水

荆軻匕首入秦關送客衣冠慘懐間劍術爭如紅綫妓孤飛漳水片時還

黃金臺

征衣試解黃金臺萬斛風塵眼乍開登臺盡谿千金駿若個曾收郭隗才

旅病

多病憂我生旅病更悽惻搖搖倦行邁形影孤危極江山雖我情花草殊無色童僕無可言友朋漫嗟悒風濤何澒洞舟航屢傾仄失路鶴聲哀排空雲陣黑叩卜非好音轉使余心惑平生學道人觧脫固無力世間幻住者誰非遠行客胡為自憐阻長嘯破胸臆

所嗟非我身所憂在老親白髮望子歸子也厄甲貧觀光聊復爾行役苦嗫嚅形軀不自保事業竟誰陳把鏡心欲摧彈劍氣益振且復驟前途竭蹶任勞薪塵沙開浩蕩宮闕見崢嶸却望庭闈樹風烟隔通津願一對墀陛歸來故園春烏烏日返哺何必翔青旻

帝京篇 崇禎元年

夢想黃金臺來欲白石梁明明　聖人出旭旭天方旦廣殿飭梓材神宵絆輪奐薇垣裕澤沛

芝蓋卿雲纏乎與羅機杼九廟秉圭瓚下國頒時雍至尊理宵旰夷氛猶熾橫邊籌寢弛戢軍需飛檄催水衡御屋歎太姙已距脫羣疑未泮泮漸鴻雖可儀羔羊不闇譏名盛實則衰事倍功乃半因之枋幾康匪伊游泮奐君既勤書接臣當思日贊朝中去朋黨藏府參謀斷綱必挈其綱繩先理其亂求治毋太速防微勿敝蔓弧射天狼頓弦良雲稱醇讓仁以[illegible]遐理[illegible]貫[illegible]

同燕衎草莽繪天工敢云七衰爛

南還舟次桃花口

舟行桃花口不見桃花樹雞犬避秦時烟霞渺何處徘徊正欲問漁郎孤帆又指天津去

柳青驛

楊柳青青幾許古驛晴塵沙枯根歇行旅憶得西泠蘇小家長條拂拂拖烟雨

四女祠

舟發德州數十里許並涯有四女祠本

玉觀音堂廡下有女像土人不詳其何代云四女貝州傅氏女也翁嫗老無子四女不嫁矢終養寓觀音菴薰修植槐表誓有龍爪之瑞今祠有四槐森蔭悉非舊物矣

舟行苦炎夏得閒且徘徊榜人拾薪爨弛楫長河隈荒垣臨古道綠穗垂高槐高槐翳小奀像列丹青姿襜襜道者裝窈窕餘蛾眉石闕雖嶢嶢蘚剝無銘辭咽胡土人言涯略稍可知變彼

閨中女睠懷烏鳥私生女不生男翁嫗莫嗟咨裙笄解終養惡用男兒爲不羨于飛翼願學優婆夷楊枝醺盂水香烟繞纓絡同登忍草座似現曇葉尊至今白衣菴清梵空中落昔有龐家女得法丹霞然團圞一聚話疾證無生禪何如四美具雲衣共翩躚

濟上中秋

秪愁羈客滯燕臺豈謂孤吟濟水隈積靄遲遲沙際月清音落落夜深盃風高塞外鴻飛早

斷城隅野哭哀望極黃河雲水漫故山叢桂爲誰開

秋思

客子西湖畏及秋月生海上迥含愁而今濟北觴秋月却憶西湖似夢遊

濟北聞雁

汶茲北客身鬧彼南賓雁微月度女墻暗泉落深澗楚江烟水遙吳峰雲樹幻憑爾寄歸音忽忽歷歲晏

客中九日

汶泗勞勞望去舟授衣風色慘征裘霜催白雁邊城暮天隔黃河故苑秋多病覺來搽入道得歸貧亦勝封侯落霞又送寒潭影孤坐西窗啜茗甌

任城次杜工部南池韵

跡繫任城署神傷濟水船荒檽空暮鴿衰柳咽秋蟬白黑惟輪月蒼黃敢問天故人雖意氣生事歎寒氈

濟署亭子

官亭夕陽夕灌莽野秋池敗棗酣朱實寒瓜罥碧絲尋詩聽鳥寂憶夢伴雲遊緣豈他方誤孤蹤信所之

秋夜

缺月夜半吐孤光更可憐秋根香麝走陰洞老蛟眠瑟瑟風數聲蕭蕭樹比肩添愁思鄉夢枕籍可能便

任城署爲董配公題

李白樓前道蒹葭白露汀　主恩波浩蕩官況味清泠束帶出行水放衙歸誦經禽魚同樂國廨宇似玄亭觀世心如幻憐虛思入冥稱權和壘氣杞菊斷廚腥豎子拈花供閒人禮懺聽以慈能護物惟靜可延齡日日瞻天表風塵見歲星依依庭蕙綠晨晨鉢蓮青不忘禽生約移文誚勒銘

初度配公偕兩郎觴余思補堂

歷落浮生信轉蓬飄颻羈思逐征鴻孤蹤劍外依嚴鄭高足惟中愧馬融賦豈凌雲工宦達歎因搯月[illegible][illegible]同百年吟吟傷遲暮把酒猶憐氣似虹

客中初度自壽

生身落托亦何論所恨秋蓬不繫根安得盤桓漁釣處瓦盆呼酒妮兒孫烏鳥思私報未央白雲遙隔雨花塲惟應茅舍思婦婦爲我能然祝願香

劉半舫先生見枉衙齋言詩有贈

過眘不瞻岱嶽青未了高軒快一瞰屹立雲之表壇坫紛縱橫雕蟲鬪殊巧絃絕太古音繁器徒聒擾先生靜者心清機發深窅枯桐桓朱絲洞徹崩雷悄洋洋曹風篇唱于和者少借筏初盛唐登涯忽冂杳老筆廻波瀾流俗昔不曉同聲良所誚寒士亦傾倒儒雅真吾師風期睎曠渺詎須凌日觀始悟衆山小

任城將南還半舫先生餉酒走筆言謝

李白樓前黃葉洲欲發不發仍淹留釆菊若為陶徵士送酒却有王江州五侯掉頭那肯顧一盃入手百不憂讀公新詩飲公酒醉眠松石風颼颼

濟上聞吾鄉七月廿三日海決異變亦不得家報愕眙愴怳書此紀懷

乍得南中信驚人倍慘魂颶風驅海立驚電掣濤奔雉堞浮槎入鴞巢折葦揪吾廬况瀕險能拉幾家存孤蹤猶泛梗閭室豈沉川急難應無地蒼茫或

有天鶴鳴知失埒蟻渡想攀舷恨不同生死風波夢裏傳

縣尹踟躕際村民蕩析餘圖書都莫問骨肉定何如汎汎坳堂芥漫漫秋水渠若為展雙翮還認舊林廬

我客家憐我家亡我若何無端生死變有底利名多遙雁沉書帛羇禽觸網羅夜深聞野哭燈隙暗風過

平生再卜居滄海學為漁寥廓人從笑綢繆我自疎如雲秋稼沒遲月夜堂墟安得瓜牛隱蕭然傲几蘧

驛路川雲隔流觴想緒風魚遊鷩烟上人哭水聲中萬一淪胥免寧辭寒餓窮何當歡邂逅秉燭話飄蓬

不寐

客床清似水引夢亦無媒愁譜從新按歡題儘舊裁月生窺冷帶香死撥寒灰妒殺歸鶵子多生值福來

南還賦別

得歸還悵別此地亦并州急雨能春浪狂雲欲逐舟郵程記水馬客夢伴沙鷗夫住舍情意飄零一剃緣

阻舟

客程催去櫂無那石尤風夜半搖孤燭蕭蕭雪打篷去琴隨臥冷金錯愧囊空喚起吟魂迴沙頭叫斷鴻

舟雪

舟遲帆雪重岸岸白皴鋪冷澹琴書載周遭水墨圖情瀾能凍否酒國有愁無漠漠寒空近飢鷹勢可呼

魯橋河觸冰舟破

朔雪嚴催十月冰雪舟容易破冰稜渡無桃葉驚難定抱得蘭亭溼未曾薄酒爾時勝百衲短篷今夜又孤燈何如坐向山中老伴箇荒菴埽葉僧

韓庄至臺兒庄以阻淺

河流活活如奔馬維艫壓灘不可下三朝三暮尺水間却羨扁舟漁釣者

泇口守風

沿洄山游日旅泊滯淮陽鐵岸巍山勢遙帆接岸行秋天茅店小雲樹古祠荒愁水愁風慣緣途莫問鄉

舟次夏鎮初晴

茅茨隱殘雪平原上朝曦枯條正凌肅寒莽忽蒼溼人烟趁小市舟楫剗波痕飛冰有煦色鬻孤若返魂余心觀止止羣動自奔奔天時猶轉轂氣候異朝昏淮河千里道利涉及晴暄歲暮風濤裏祇畏霜霰繁

韓庄夜泊

河流瀌瀌雨淙淙酒破愁城未易降怪底帆輕不如夢片時和雨渡長江

滄浪韻

下邳南下駐歸艎浪拍叢祠草樹亭古渡留侯過黃石誰堪語子詠滄浪

阻風行

寒風朔北至胡爲偏自東南來飄颻不終朝胡爲日夜聲喧豗天道反覆尚如此人心九疑胡怪哉風威既烈烈雪片復瞪瞪黄蘆古岸行人絕舟航不進空徘徊空徘徊坐太息命侶呼盧且浮白酒酣十指氣拂拂吾欲爲文訟風伯

駱馬湖阻淺

水便既阻風風便又阻水十夫齊刺篙膠舟不移咫尺如登太行山轆轤車輪軟如乘款段行徒

吳吏部集 北游集十六

勞比轆轤蒙頭坐兀兀歎息何益矣繫幽不可遣幽緒時復理登艫騁長望淼瀰極千里荒堤若縈帶夾鏡寒光泚雲天四垂幕明霞逗餘綺鶴鴿盤空飛鴨兒唼沙嘴遠山渺一髮點帆差可指浦漵半青蒼漠漠孤烟起蒹葭蘆中人垂綸出魴鯉

黄河舟中喜晴

[illegible]城波咽古鐘吾野日蒼凉半欲無涉險秖憑[illegible]力穩負暄差慰旅情孤霜清水落魚龍臥雲白沙長鶴鴒呼借得穠華桃柳色便如[illegible]西湖

淮陰風雪

風送淮帆雪漲陂城隅白屋見孤炊焉知把釣寒流者不是王孫失路時

苦寒行用謝康樂韻

河水若礪刀破舟聲落落飛雪被層巒迴風嘯陰崖鷺鷥氷上立拳足憂凍洇

長至質應舟中書事

吳吏部集 北游集

射陂晴雪曉羣雁乍飛吟積凍膠行櫂微陽動遠滸谿田明凸凹背面破幽沉快雪時晴帖呵氷試一臨

秦郵積雪眺望

客中幽興我能偏況是氷涯雪淼然城郭半帆餘粉本陂湖萬頃見瓊田樹無塵垢皆成佛人到清凉郎是仙覺水邗江雪游暢不須重於剡溪船

重題露筋廟

春來維舟祠下宿空波搖綠生暮烟歲杪舟還重悵望枯林粘雪氷滿川露筋當年停女子一寸貞心照寒水颯然靈氣撼風雷刼怪宵行以蚊死蚊兮蚊兮爾胡俄天陰草澤聲啾啾毒螫不如蜂與蠆咆哮不若虎與彪古來讒口能銷骨小人成羣聖所惡爾蟲羣嘬無乃是蛾眉窈窕空觸髏蚊兮蚊兮今安在氷涯雪竇芳蘭藹聚響成雷杳不聞茗亭廟貌留千載固知天意巧成就微物焉能爲賊害嗟乎隋宮没壅玉鈎

斜齊名獨有江上之浣紗

瓜步宿閘水湍急不能下

瓜步乘潮易遲廻下瀨船晩鐘殘雪寺寒鳥夕陽川撥悶樽仍綠耽吟鬢不玄親庭飛夢接江水可應憐

政平山岩下老僧默然室

瀕江山厂窄杯渡此安禪洞古常封雪松深暗滴泉卸帆通過客得食散飢烏說法潮音振雙趺自默然

自君之出矣 六首

自君之出矣含顰若相憶思君如斷絲經歲不成疋

自君之出矣羅綺罷薰香思君如河漢耿耿與宵長

自君之出矣鴛鴦夢不熟思君如流蘇懸懸心百結

自君之出矣綺戶生青苔思君如掣鏁抱悶何時開

自君之出矣寒螿啼暗壁思君如方諸見月淚成滴

自君之出矣閉影重羅幃思君如蓮葯抱苦心自知

知命在窮途復何益忍別猶可忍飢難抵自我心匪轉石未敎病骨殞秋風子婦團圓貧亦適願君努力收桑榆莫念空閨茹寒糵

奔牛泊舟元夕

今年元夕在毘陵柳冷梅疎橡不勝觥節參差爭喚月村煙寂歷也空燈遶枝片影憐烏鵲荷笠孤蹤信客僧西北浮雲奇何許挂帆明發破春水

李無仲將之東兗邂逅江潯握別

君向東行我向西乍逢京口片帆低離懷共指春江雁往事同聞午夜雞雲遶汶陽迷鉅野天廻上黨入銅鞮可憐落魄成飄寄雄劒猶堪截紫蜺

將別無仲臨眺江口感賦長句

登古丘臨大江江風發發濤怒撞金焦嵐影互明滅長空排雲去鳥雙雙夕帆鱗次待明發妖氛四起人語譁逢君別君把君手澆愁安得茅柴酒可憐頃刻萬里身魂斷蒼茫重回首憶昔韶

遊芳冶年西泠之涘吳山巔有時乎月藤蘿石有日蘇春晝畫船意氣儘人道白眼歌呼長自擲青錢流光駛逝風波惡酒興詩狂成索寞爾因跌蕩墨處羅我以疎慵悲瓠落謀生了俗轉忽悵望林投翼終焉薄爾去將恩國士知我任閘口老經師出門萬緒都割棄一劍一囊隨所之兩行山左我山右東西茫茫隔雲岫卻笑轅駒耳局促也知遐足堪馳驟黃河瀉天天際來縈紆九曲中原開東瞻泰岱兼徂徠青蒼一氣

亘齊魯魯殿秦碑未劫灰西入晉陽道嶮巇太行雲白高崔嵬龍門西河有遺烈銅鞮虎祁安在哉寥廓心胸蕩雲海囊無金錯詩篇在莫自惜飄蓬終嗟吾道窮乍出樊籠外猶存羈束中丈夫胡不自冲舉攀髯附翅非雄風狂奴故態應不改入時眉嫵殊未工安能脫銜卸轡縱我頑與爾掉頭拍肩訪名山青霞絕巘跨白鹿金光瑤草廻丹顏欲行即行還即還相與結茅松石流泉間

瓜步挽舟値儀真大風

挽舟渡春江、風伯力難淨、真州望不到、白浪打
船窓。

磨盤山和祝無功韻

馬足歴尖峰、帽羊腸路逶高山、怪底白雲不住、
隨風東去西還。
好峰中出五岳、攝折千山萬山、説取驛邊柳樹、
幾回飛絮縈還。
世出世間戲事、好書勝友名山、昔人長往五岳、
直因妻子思還、
思州不在天上、實所祗在前山、且使千盤鳥道、
還君蓦直往還、

宿紅心驛苦風不寐漫成四言

月晩之夜、天風蓬蓬、蕭條古驛、敗壁頹牆、四牖
槎牙、一燈閃紅、於焉假寐、錯地息躬、襆被蒙首、
何以禦風、去家日遠、繁憂中攻、腸迴車輪、轉側
惺忪、求眠不得、欲夢無從、靜言内顧、耿耿余衷、
得朋而樂、得酒而醒、得詩而快、得禪而空、云何
化儻得我坦胸、諦觀浮世、等一萍蹤、王侯鐵騎、
瑤室璇宮、誰爲逆旅、誰主人公、況茲遠宦、飄蓬
西東、晦明風雨、幻寄則同、隨緣去住、踏雪飛鴻、
歳更既盡、初日曈曨、

水口集福院寺

清流臨古渠、小刹現福陀、寂遮蘋、伽語慶喧譁、
騎過馳驅人面老。歡喜佛顏多、繋到岐、依地勞
勞、且息歌。

滁陽郵署同配公看梅

官舎看梅亦偶然、春晩江北一枝偏、深處欲倩
寒香醉、短燭移將素影憐。君謂宦情同冷淡、我
於詩格鬧清妍。明朝別去從開落、夢逸羅浮何
處邊。

池河驛夜宿苦風

客愁無夢到鄰雲、漸漸樹風一夜鬧、已似提頭
鷓鴣項、還如沙嘴雁呼羣、

臨淮道中雪

昨日春氣粧、僕夫俱喘汗、今晨北風虐。雪花搖

行役天時自迴薄人意驚錯換況乃事徂征惻惻羈魂斷長淮望不極鍾離道方半琅琊赴鄒緑渺瀰葳所畔眠鷗寒不呼翻飛忽零亂車上水漸能車下泥没鞋紅燭映深帘寧知旅人嘆

濠梁

夕宿濠梁上新登濠梁渡忽莊安在哉猶憶觀魚處我有同心友征車遊騄驛出處雖異謀玄要相與參襟情澹無累胡為苦行役所在道遙遊無從魚樂國

宿州道中喜晴

雨阻車生耳晴薰草返魂駸駸原上驛暧暧驛邊村閑與沉陰破思隨遠游翻春夜風暖者應笑去來頻

芒中二月二日

佳辰增旅悵早發更軒曦淺緑能含吹輕霏欲醒暖近長隄有流谷靜默無言遥憶西泠曲從餘花事繁

寧陵道中見新柳

隄海茫茫驟去騎驚黃也綴柳條新未須離花春花去些子風光已惱人池湯清冷積雪消城開大棘望春遥可憐濯濯千行撫猶似隋宮舊舞腰

睢陽城

孤城曾抗虜戰氣猶存天地如斯曠風塵何處留霜何餘勁節凜月中忠魂莫隨與亡沒勤王事可論張巡下中聞當許不辭風塵已安知天地心

自陳留入汴大風揚沙

駭車欲攪中原勝咄咄風塵苦未經大陵驅來雲氣粗柴部吹折柳條青輪蹄盡帶蒼黃色眉面都成混沌形應悲高陽酒徒醉怕浮狂叫破沉冥

風沙未已又大雪

急雪狂沙陣陣驅一時風鶴亂驚呼行言葉上長征者何處名場不是途紛紛塵土暗中原僕馬飢疲向夕奔凝入大梁風雪橫不知何處訪夷門

太行山上孔子回車之轍

不汎洪河安知湍波不歷崇山安知險巇栖栖仲尼逝將西邁河水洋洋不可厲揭太行之岨于何更陟還原息陬宛其轍跡非鬼太行自昔摧車嗟哉聖哲徬皇畏途河與之間堯舜所都九夷可居此胡不徂瞻望魯邦龜山蔽之九州迫隘吾將焉馳鳳皇秋秋麒麟蹌蹌殺胎毀卵遠去其鄉翺翔變化匪夷所思先幾避患爰式後來蹇余小子孟浪晉游風崖雪磴宂虎潛蚪

見險不止口實是諜懷念往聖徘徊道周日月其除身世狼狽鬢短途長憂思約帶一龍一蛇慙余黯昧恐欲防非庶無菑害

星軺驛

太行山熱盡青天登陟勞勞也是緣古驛月明溪小憩笑余浪跡似頑仙

長平驛配公唱首句遂成三絕

長平往事不須論千古誰招死士魂十丈紅塵三尺雪東風吹去總無痕

長平往事不須論卻怪生降背主恩爭及田橫五百士至今海上弔忠魂

長平往事不須論今日邊庭殺氣昏莽莽胡沙堆白骨又聞遣將出關門

自長平至長子余吾雪行

澤潞山深積雪寒阬泥滑滑路千盤雖然滿目清涼界咫尺行過蜀道難

雪色平連上黨遙孤烟不起莽蕭蕭凌兢馬足臨崖險何似清吟度灞橋

沁州公館春深杏未花

汴河烟柳已叢叢入晉枯槎慘淡中山杏似憐羈客笑不禁雪勃殿春紅

沁州山行

積凍連崖蹊路分征車前後悵離羣不知返照明殘雪誤指遙峰是白雲

權店驛夫壁間韻二首

深山二月似窮秋日暮飢烏喚客愁雲石周遭迷遠望何當木杪置層樓

荒寒白日淡於秋野店孤烟起暮愁遥憶故山
佳麗處綠波芳樹映朱樓

又咏

穴居何異猸猴㟅夜靜渾無風樹聲底事軒車
來駐此邏柝一喧山鳥驚

衙齋初見莖草

不成書帶也抽苗愛爾孤莖伴寂寥曾在江南
課農事雨餘蓬艾没人腰

寒食

賜冠蕭瑟冷傷天故國魂遊泣杜鵑記得攜家
同上龍桃花港口椒頭船
介子猶餘綿上田一盃我欲酹荒阡客貎日日
凄寒甚何必春朝爲禁烟

初夏

春歸竟歸矣我獨滯天涯櫻筍當年供蠶桑何
處家氣暄訛鳥舌香老罷蜂衙杭俗猶堪憶閨
人餉繡茶

喜雨

枯畦渾欲坼好雨未嫌遲山髮靚新沐麥胎含
綠滋銷兵狎農事沉璧驗靈祠逆旅差强意康
謠且歲時

重午

蒲柳依依似故鄉嵐深五月逼衣涼聽謠忽訝
鷄之異醫國誰求艾也良小有麥秋堪卒歲未
銷兵氣尚勤玉五絲贈得依纏臂愁思懲看似
個長

感秋行

古原蕭瑟秋風早飛蓬離根日杳杳滄溟跋浪
羨長鯨瘠隙依人學窮鳥陰陽往復異婁暄榮
華憔悴車輪翻縱饒有喙長三尺當蘇君時何
敢言

奉懷大京兆劉簡翁

中興名世應昌符清問頻繁子大夫春雨萬家
迎翠輦雄風三輔奠黃圖安危此日元臣計意
氣當年小友呼盈尺階前應不惜金門能薦子
虛無

曾識王靬有佩刀、漫愁羣盜劇於毛、西河風景
客裘敝、北極雲容天柱高、坐見止戈清禁旅、又
看横槊向詞曹、黄金市駿懷知己、褰斷燕山粥
雁號、

中秋

去年今夕登虎丘、今年今夕客冀州、可憐舉目
異風景、往事回首如夢遊、吳中山水饒翠秀、吳
閶女兒斵蕩舟、酒清絃脆香秩薦、山塘小市燈
燭閙、生公臺上鶴澗畔、履綦散盡休石幽、孤吹

細唱獨嫋嫋、青天無聲片月流、自經晉土盡磽
确、黄沙徵獵嘆征役、東身旅館如蟄伏、浮雲仰
視悲晩秋、秋光豈肯媚孤客、盲風妒雨慘不休、
燈前引滿不能醉、摩娑老眼青一弓、蕭條頗宜
寒苦性、黯淡不禁離索愁、羣峰刺天波浪洶、又
聞豺虎横道周、夢中鄉國渺何許、繞繚戍鼓喧
城頭、

秋雨嘆

破簷淅瀝陰冥冥、客心滴碎雨淋鈴、匡床一夕

十回徙欲、眠不眠、燈火青串泥没轍禾生耳、江
南穀價知何似、妻孥卒歲苦飢寒、頭白、書生身
萬里、
屋梁落塵塗研席、行子苦吟深抱膝、蠋斗胸臆
苦所罕、椎見出土緑墻壁、寒沙宿莽野茫茫、空
憶故園籬菊黄、安能歸髮層阿上、遥看翔雁迴
南翔、
晨雞喔喔天不明、滑垣時作崩雷聲、裳衣顛倒
書帙亂、蒼茫有神心獨驚、陰崖潭水深千尺、飢
蛟掉尾盤渦黒、我欲拔劍往斬之、出户踟躕三
歎息、

九月望望月

蘇芳人憔漱、秋老月凄清、露洗重巒白、天闊故
壘青、疎砧飄曲巷、斷雁叫寒汀、一夜關山怨、能
催旅鬢星、

憶舊居

郭外沙塘塘外家、北窓又北短垣遮、老生時摘
親拜史、小婦持瓶灌菊花

哀忌仲冬二十三日

弱齡多疾疢。鞠養畏霜露。束髮事書儒。歲月東西騖。生不侍饔飧。沒不依丘墓。根葉忍離異。飢寒復如故。半偈持報恩。自慚生身漠。每雪餘十日。晴暘吐東峰。似昔遠行歸。兒提歡喜容。問兒無恙不。吾老已龍鍾。仕宦定何期。跂流幾許重。慈音不復聞。壠上悲寒松。

旅雪

西地酷寒月。仲冬饒雪天。風驅遊塞滿。水合大界亡郎集 — 西征集 十四
河連。晝沒黃沙殘。霄明秀嶺巔。荒茨絕鳴吹。岐路人爭阡陌。馬蹄嫌重。飢烏坐欲禪。凄其透重裳。衣乃擁殘氈。灑淅憐燈暖。紛鋪印履穿。斷泉膠汲綆。封瓦漏炊烟。禿樹僵猶立。清鐘遠更傳。硯枯和墨塗。灰死撥香然。朔雁呼群杳。江梅入夢懸。羈懷頭併白。幽賞骨應玄。

題竹林七賢圖 寫汾陽別駕趙震生

竹林多清風。濁醪有妙理。達生寄沉冥。作者七人矣。酣呼非荒宴。玄契觀無始。雲臺既已空。糟立未應托。千載獨醒人。猶浮興何已。丹青巧呵治。形神差可擬。干戈多搶攘。簿書復填委。把臂仰林阿。懷情傲軒几。所嗍禮俗中。紛紛夸眾子。

秋聲

帷燈半死月生空。擁膝匡床聽不窮。但覺蕭蕭滿庭樹。不知是葉是西風。
一天殺氣四圍兵。野哭千家倍愴情。安得青林籠促織。向人閒處賣秋聲。

秋望二首

官街獨客似僧寮。好月當頭興頗遙。心折戍垣明夕燒。魂驚海國漲秋潮。猶雲欲隕碧空雁。臥望無聲寒水蛟。多難寄生非獨我。莫將埜淚浥清宵。
兩夾山雷秋乍鳴。風樓院柳夜翁滄。此時天上閒邊玉。何事人間阻甲兵。佛火琉璃惟夙願。幻緣釵鏡似前生。繁華閱盡秋光老。心與寒蟾一寸明。

元夕詠嘆五首

孤蹤兀兀負青秋一郡寒家燈火飯縱使揚州
喧夜市可能駘蕩泥愁人
舊事傷心流處處祇憑魂夢話幽期可憐老矣
燈前客戀有傳柑遺阿誰
千夫擁盾戍城頭號令嚴更盡唱籌燈月無光
天黯澹祇驚烽火照西樓
鄉國年來未苦兵江田歲惡也叢生還知兒女
吹烟冷腸斷高樓夜笛聲
牢落無家一髮僧酒紅潮頰亦懷水主人還院
兒童散月似霞空未了燈

春望苦風得月

吹殘淫雪是乾風風斷壑枯槎涕淚中春半不知
梅柳信叫雲歸去有南鴻
風沙漠漠漲天黄花洗空堦月一方天與幽人
清不斷兵戈叢裏坐焚香

歸雁

春天叫歸雁歸近雁門關旅夢異霜下哀弹湘
水閒莫羅驚後隊兵氣滿前山去矣還憐汝吾
生事轉艱

春晚題夢

南來消息斷歸鴻江國迷春晚夢中斜帶參星
杏花發依稀墻半宋家東

寒食感事

南朔城荒春到稀西山雪盡尚沾衣別來桃李
三年夢老去兵戈萬事非行脚出家猶有累低
眉獻賦不如歸綿田介子清風遠野裳無烟空
淚揮

喜雨

狂沙速夕捲雲雨殿春來莫訝生成晚翻憐氣
象廻寒黄溪洪決荷鍾種苺苺得似江南樂差
忘厭信哀

盆柏復榮

芳蔣不可觀貞柏意所憐盆土不盈尺柯葉團
蒼烟寂淡如幽人丘壑相與玄謂深歲寒姿晏
崇長周旋萬冬霜雪降飛萑沉寒阡雖不共探
涤槁瘁當棄捐開春陽脉動又若雨澤戀景露

浥清泠迴姿鬱芊芊沃若膏沐新燁若翠羽[illegible]
昔聞仙槐觀槐死如刳船一朝忽長茂投藥有
飛仙胡為柏樹子枯莖亦瘟妍將無伽陀力機
感妙自然神秀固夐異根株猶曲拳僅供耳目
翫恐褻造化權吾欲破拘局移植萬仞巔盤踞
已得地偃壽勢參天雲霞蔚其上鸞鶴遊其間
材大豈無用崢嶸永延年

久客

故山隨地可誅茅久客端居歎繫匏有分囊琴
從臥起無情筆舌也推敲野葛孤嘯時蹲屋胡
燕羣飛不定巢况是囂塵雜兵氣古屯落日聽
鳴髇

北行將發感月

黃沙捲烈風中人如憨醉片時少澄寂便是清
凉地况乃月升初高柳濯新翠空階疑積水小
紙能窺字漏點出䟽樾尤鍾憶山寺渺然湖海
心冀一豁幽悶面面九疑峯詭為道余意津途
迂以阻豺虎突而與措足畏險艱孤生悲若寄

落拓故吾在柔從攸往科始信摩尼珠隨現色
光異

約王上舍如綸同入京余未果行有贈

聞說干戈橫道路薊門文戰發秋相期行李
若獻遊不共看花上苑游從以悲吟學莊舄君
其禦往試吳鈎即看柳汁宮衣錦莫忘江湖有
敝裘

贈醫者任老

道人頂聚三花蕊鶴骨臨風欲飛起且復刀圭
度世人未忍羽翰凌弱水落遊司馬病如何一
生情癖在烟霞安得岩頭跨白鹿與君石洞采
金鰲

有悼姬人詩因寫鴻怨擬賦八首

精神依約在秋窗去影飄颻隔楚江已分離鴻
寫孤怨野鳧端不羨雙雙
從來名士悅傾城韶韻仙姿別有情鏡裏徽
儘憔悴難川神女見分明
豈背春風笑語和擊槳小婦學嬌歌而今莫憶

香奩事清淚其如何髮師
香痕苦味總闌珊無復偷歡對遠山歎息女鍾
期已死空餘流水在人間
剩有羅衣清血痕空香埋就古梅根自憐兒亦
名清慧祇是人間雪月魂
英雄粉黛也藏身記主娥眉意未伸討賊經年
無勝着猶稱如我是何人
學士慇慇捧腹時道渠生不合時宜可見得似
朝雲慧到了道儂一字癡
為雨巫山夢杳然散花長近淨名天幽期莫倩
氤氳使法喜同參解脫禪

東瞻自引

余既刻有北遊、西征矣，茲又刻東瞻。北遊者，崇禎戊辰改元，余應貢初入都門作也。西征者，辛未迄癸酉游遊山右作也。東瞻則己卯繼捷于役侗封，道假岳往觀乎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故以東瞻名也。然余自戊寅北上趨朝，次濟上，阻兵不前，瞻望久之。己卯封事竣，又小駐汶濟間，需期報命。余仰慮東土，信信宿宿，假風因，然後先紀述于焉附以，亦名東瞻云。至于登闕里之堂，展泗上之

墓，遊聖門者難爲言，同高山之仰止，總系之東瞻也。竊自惟束髮受經，客游蠻中，第伏首下帷，罕所窺睹。已受　朝命行令，至四方，岳有五，始遊其一，差不負生平。然奔悅耽戀之適，不勝其蹩蹩屏騁之苦，如戊醜之忍突兀發之幾噉，旱暵之酷，萬餓療之咽咽，頭顱鬼燐之傷，原埜莛莛，恫心慘目，獄不能施表，餌以紫頸黑，金丹以肉骨，何服藥輸擘牋清吟肆好，而中有牢騷激矣，遊不自禁者，信腕塗鴉，約略見意。噫嘻，是曷足云詩哉。然則余之東瞻，僅一跡之遊天地，東瞻諸詠，亦如候蟲更鳴，令感秋壯烈之士聞之，或爲之徬徨與歎爾。

崇禎十有四年辛巳仲秋社日吳本泰書于燕社之棠梨軒

武林吳本泰藥師著

錢南盧　傅夢齋閲

恭　命冊封魯藩出郊恭述

鷄人傳曉唱虎拜出承明典禮周親重儒生魯國榮帷褰嶽色秀馬飲汶流濤文美幨英蕩龍光指旆旌

東封道中紀行

五月炎風似中醒朝衣暫解葛衣輕單車不遣紅塵避小隊時穿綠樹行殘堞數州餘慘澹遺民三戶瀕經管未逢爝火郊迎處彷彿聞歌夜旦聲

其二

烽壘初銷巷陌喧桐珪使者向東藩經殘灌木猶團蓋無恙蒼山又送轅麥曉清鐘依　帝闕雲扶彩仗護　天言載馳忽憶靈光賦望裏巋然魯殿存

魯殿下公讌詩

昔聞魯王宮壁有金石藏今來瞻廣殿蕭煙鬱以蒼干旋夾馳陛登歌奏繇房椅桐映綺疏芍藥和芬芳百俎筵斯秩三爵禮所將豈緊行李賤儼充嘉賓行臣曰既醉只王曰樂未央何以酬燕錫願言鞏藩疆胡塵暗京邑此地獨無傷良繇神明貴亦以世哲昌咸懷乂戎索孝德維天常（世子以孝聞於朝有詔特旌）若礪自天申岱畤俱延長

又觴於後園水亭觀荷花同錢曼翁給諫賦

旨酒既燕衎駕言臨水涯林亭閒幽敞甡甡走磨麏方圓隨所具冰桃綠沉瓜亦不輟絲肉相將吟

蒹葭涼颸蕩碧漪菡萏敷朱華娥娥千隊妃明粧出浦沙凱樂美無度履舃時交加徘徊駐飛蓋瀲灩浮明霞置身飄眇間曠矣來仙槎

題璇源世殿下遇仙圖

世人漫說神仙不可求蓬萊弱水無方舟豈知朱邸瑤華境居然天上清虛十二之瓊樓手攜空同絳玉杖身披子晉青鳳裘撑玄笈於琅嬛搜秘典於葯丘不學巢居谷汲之石隱不學燒鉛煉汞之羽流浮沉與忠孝奉持作丹頭寢門肅朝忘寒暑

斗壇夜醮祈春秋　天詔飛從赤霄下、群眞馭氣偕來遊、龜先生九霞客、盧高士八公儔、江南江北雲水投、白雪黃芽解烹點、玉龍金虎能馴柔、忽兒步光滅景之童子、翩躚姣服行道周、應是嬰兒結胎就、迸空飄舉如雲浮、吁嗟乎、得道靈異有如此、依依孺慕無時休、桐葉剪如圭、寶符似藏鈎、龜息蒼蒼在几案、兜鞬燕喜百不憂、疮似巨鼇背上金銀宮闕長娛侍、日與瓊蕤瑤草紫鸞白鹿相夷猶、何必吹笙騎鶴過十洲、

附世子遇仙圖紀略

天啓丁卯、逸客劉雲霞名遒、玄能卧筆降仙、惠詩五首、中皆道機、而隱語多所未解、崇禎戊辰、爲家君禱斗於南園之小臺、有江北方士龜先生名世錄、高談內外道言、言玄妙、得未曾有、因館之石室、至夜口授秘密、頓開心悟、因壽之以金、及旦門戶俱扃、而先生已杳、不知所之矣、金仍遺石牀上、庚午、復得江南高士盧公名丹金者、於萍水間、印其內丹、與仙詩及龜公所授若合符節、詩中所謂江南江北應聯行者、豈不信歟、至癸酉夏日、忽見一童子、南髻藍衣朱履行於日中、杳不見影、余奇而急尾之、乃忽岐而爲二、互相顧睞、轉盼而失其所之、於戲道中幻景、一至於此、非經目稽者、鮮不以爲誕也、中陽子自識、

曲阜謁孔廟　從衍聖爵襲公

六月、軺車使千秋、闕里、堂榮哀存俎豆、美富見宮墻、石色斛觵古、苔紋罍鼎蒼、拜趨如夢境、儒腐忝冠裳、

其二

言瞻青岱時、行覲素王宮、突兀靈光北、神明法象中、壁藏金石奏、庭肅檜杉風、何許飛蓬賤、階墀引上公、

孔子手植檜

九九者檜、寢殿一角、其文左紐、其質蒼玉、霜雹所交、枝刊葉禿、曰應帝王、與時剝復、檜兮檜兮、匪今斯今、聖人之澤、天地之心、

孔林

既登聖人堂、重謁聖人墓、同爲聖人徒、朅來良有數、湯湯沂泗流、荒荒大東路、上不翳荆榛、下不窟狐兎、寢廟安且碩、築場於焉附、嬴氏妄男子、仵侲自驚怖、死生是何說、幽明是何故、赤爵不能言、黃玉點頭悟、

顏樂亭

昔我讀詩書、每尋顏樂處、今登顏樂亭、顏樂亦不住、中空無四隣、瓦屋交加樹、蕭蕭復稍稍、清風自來去。

陋巷井

當年一瓢飲、此井傳至今、石甃浸靈液、番硬不十尋、四畦潤嘉蔬、灌木翳繁陰、中宵烱寒月、有時下鳴禽、波瀾杳不起、滘泞空人心、我來試一歃、欲撫丘中琴、

又作

改邑不改井、泠泠無古今、原泉何方來、或是泰山岑、仰之既彌高、俯之亦彌深、屢空其庶而、滘然助齋心、仲尼飯蔬飲、應與共酌斟、禹稷憂饑溺、易地同所任、至味無異味、樂哉此中尋、

濟上初發望嶽用杜韻

何年結靈匯、滘思方未了、雲排天路近、日沐山容曉、青蒼但一氣、嵺廓絕衆鳥、方寸突兀閒、五嶽居然小、

泰安道中

子長足跡徧、尚平遠遊遨、儒生老戶牖、局趣如轅駒、伊余駑蹇姿、王路騁鳴鑣、嚴程敢迂滯、名勝恆所遺、昔涉黃河深、今躋泰山高、但一瞻莽曠、中懷紓鬱陶、舉身偕雲清、觀世等鴻毛、雖無冉食貴、意氣亦足豪、

其二

水深沉玉極、山高嶄岑至、岱宗長群嶽、幽玄百靈萃、云云與亭亭、明辟七十二、至今愚小民、讙呼而奔跂、胡塵暗東土、屯雲雜兵氣、殺戮戶口稀、流携草間棄、縹緲神在無、巘巒宵以閟、閭左小蘇息、纔屬仍未既、自非詠康謠、云何舉禋祀、所以封禪書、猶爲太平事、

其三

自捐僱役錢、不食官廚飯、棲棲同旅人、所幸無羈絆、縱轡及晴暄、初冬如夏半、星占主何祥、是月彗星見燕齊瘨亢旱、麥苗不出土、饑鳥啄枯畔、縣官誅求急、墟里疎烟爨、皇天未厭禍、橫目思語難、徒然憂至尊、誰與理纏亂、直欲籲靈祇、名山豈娛翫、

登岱六首

夢到三宮空洞天，此來登陟幾生緣。崖前馬跡何年印，磴道蛛絲入漢懸。半嶺下飛秦觀月，下方微界汶陽田。銜奇未竟蓬玄勝，阿閣神房何處邊。

其二

自古登封嶽勢尊，不將妍好衆山論。霜橫白雁三邊影，天割黃河一線痕。誰釣連鰲蹲碣石，浪傳非馬指吳門。木芝可茹泉堪飲，仙笈遺經許共繙。

其三

訪岱如尋方外交，攀雲找徑認山坳。松寒有毳胡僧亂，洞古無門野鹿巢。天子前巡曾採藥，儒生舌隱欲誅茅。故山倚鶴今宵夢，三復稱文暫解嘲。

其四

誰云凡骨非仙才，絕頂能餐沆瀣來。碑矣信有神明地，懷古一登封禪臺。徂徠諸峰羞可指，七十二君安在哉。好與鑱丘尋舊約，擁琹長嘯坐蒼苔。

其五

始陟風煙欲解裝，漸高日色漸蒼涼。樹因霜處難禁葉，雲為僧留懶避嵐。石闕邑趺多鮮剝，天書鷗尾亦荒唐。沸聲浩浩喧山谷，勝有巉阿舊孔堂。

其六

天窗杳杳穴中通，下路空明玉女池。御帳虛疑留翠輦，羽流不解奏青詞。獨將吳想收靈境，未省重來訂後期。欲託鄉人且強記，繡檣金屋與銅碑。

宿岱頂

我欲乘雲最上重，洞門費石然青松。絕磴可能飛上下，天中仙作等閒能。

其二

峰巔擁衲和雲宿，明月滿窗如可掬。夢醒瑤臺曉霧深，群山簡簡齊蒼鹿。

碧霞宮禮元君

金支翠旌，星畔雲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

其二

魯邦所瞻，四方之祐。有天一人，與此終古。

岱石

奠定之石，神明所舍。膚寸雲合，而雨天下。今此恒

暘、我民萬禩、其兩其取神聽明耶、

孔子小天下處

泰山亦非高、天下亦非小、齊州幾點烟。但覺青未了。

石閣

太古仙人閣、中或藏秘籙、仙人去何之、鹿女時來宿、

日觀峰觀日出

陟足萬仞巔。俯觀滄海旭。其色如冶金、其大如輪輻、

其二

霞氣亘長空、日輪久摩盪、騰光已十丈、天雞始聞唱、

吳觀峰

天眼無不觀、何況吳門馬、却恨後來人、勞勞望遠者、

伯牙彈琴處

曾為淋雨音。又作崩山曲。絕調不可聞。松風自謖。

謖、

秦皇無字碑

英雄每欺人、有碑却無字、亦或偶然爾、疑者人間世、

其二

其意即焚書、直欲愚黔首、何如剗却碑、蕩然無何有、

唐摩崖碑　玄宗八分書紀泰山銘字五寸許遒勁可愛

斯篆眞古文、唐分亦奇字、崖石而能語、後人莫點抖、

白雲洞

窈窕陰壑中、疑龍或臥處、欲呼洞口雲、去作人間雨、

仙人橋

洞壑窅深沉、磥砢石欲墮、誰跨白騾行、共指仙人過、

舍身崖

危石聳其上、白雲流其下、忽悟幻生身、脩然如翔

化、

王母池 和呂仙韵

池上碧桃樹、花開幾劫春。偶來炤池水、竟是種桃
人、

再書王母池 亦和呂仙韵

自是東方生再來、玉桃三竊漏塵埃。予喬冲舉尚
不羨、肯學劉伶死便埋、

天空山黃華洞

遠望茗亭鑠翠微。到來仄徑敞山扉。松圍偃蓋濤
聲沸、石劈斜皴霜氣飛。方尺小天擎梵閣、一泓寒
月浸苔衣。烟蘿寂寂山鐘杳。玉女乘鸞何處歸。

附鍾伯敬黃華洞題石

岱無不松松至此始濤焉泉磐映蔚奇爲幽谿
悅秀息響意滿難名取水經語青松綸崖四字
示吳東虔林茂之遂以
題石萬曆丙辰鍾惺記

秦五大夫松 在御帳坪止存枯株一

孔子稱秦皇松、草木於人本無與、誰者手植、誰者
封、聖人植之以爲榮、暴主封之以爲辱、榮辱祇從
世眼分、菀枯總自孫亭毒、五松雖被大夫封、當年
不受秦人祿、四株已化虬龍去、一株槎枒老巖谷、
吁嗟松兮三千年來霜風霹靂樵斧野燒經幾何、
誰能如汝撐霄攫漢、桀立山之阿、

漢栢 在岱廟左株有五磊砢鬱苍古色殊異

匠斲栢梁臺、斤斧乃遺之、秦時神明都、肅肅漢宮
儀、鮮石蟠古根、皺文裂霜皮、或如拗勁鐵、或如博
怒猊、白日走飈鼠、陰風閃靈旗、有形胡不化、真宰
或憑依、長楊與五柞、久矣淪蒿萊、

唐槐 在延禧殿前剝腹偃卧狀如虬龍

神槐植何代、云是五季先、結根青帝宮、老幹餘千
年、當其榮茂時、兎目鬱芊芊、今茲半剝蝕、龍腹尚
蜿蜒、冥力不護呵、支離安得全、我來一摩挲、如睹
唐衣冠、

和聖祠 祠柳下惠

棲棲三黜吏。巍巍百世師。巘巘泰山下。和風今在
茲。雲來洞府濕。日照霜林遲。野蔓縈穿屋、山樵看
打碑、人間多薄鄙、誰復叩荒祠、

兩先生祠 祀宋孫明復石守道

齊名天下士，遺蹤泰山陽。大道逢時忘，微言續雅
亡。魯邦餘俎豆，嶽色見文章。網户蟏蛸遍，伊人思
慕傷。

舟次宿遷起陸行

結束河干驛路荒，言愁無那去茫茫。天寒雪意
如夢，野淨霜飛樹欲僵。奔走豈謂逢世法，渴饑偏
得錬形方。蒼莽敝褐衝寒去，莫憶梅花舊草堂。

郯城道中

荒涼郯子國，絡繹羽書聞。瀏而北風厲，戀人西日
曛。飛沙沒馬蹄，枯木坐鴟群。行矣嗟靡及，何方避
短氣。

蘭陵集沂州界道中

路指鄒滕驛騎賒，茫茫古蹟沒平沙。畏逢雨雪如
臨冠，喜近人烟似到家。曠野忽風鳴短劍，荒城殘
焰咽悲笳。橫添滄海無安處，莫怪勞人鬢有華。

宿西璧嶧縣界次壁間張寅丈韻

青來岱嶽指泰封，西璧行看馬首東。風雪工程千
里外，樵蕪候館四山中。費携襆被猶嫌累，杯引茅
柴也不空。分是勞生增歎藉，豈因憂郤泣途窮。

嶧縣望君山

荒崖當莽闊，石田平如掌。抱犢者何人，驅車此長
想。

滄浪淵

我為抱甕丈人，却笑濯纓孺子。清濁底許分明，只
是滄浪之水。

路逢卒去病自西北來云敵已退矣喜述

相逢車馬走蒼茫，言語紛聞喜欲狂。誰把泥丸封
北口，小臣催獻謁明光。

代又聞敵勢洶甚出關消息是訛愕然駭歎

羽騎宵馳咄咄驚，漁陽突厥正縱橫。停兵試上當
原隴，不是軍聲即哭聲。

濟寧除夕

盍有杖頭百是泰，祇餘藏背一叢塵。鉤霜直欲吞
胡鹵，瓘雪惟應苦使臣。騰驃驪駒他日夢，乾坤多
難此時身。遥憐鄉舍癡兒女，拜歲裙衫隔夜新。

濟寧元旦

東方越歲滯征軺、雉尾雲光北望遙、風鶴屢經心已折、犬羊欲遁氣猶驕、星迴睥睨迷營堞、雪盡牙城大旆搖、會聽都門奏鐃吹、小臣還爾獻芻蕘、

李青蓮浣筆泉馮紫芝儀部同遊

仙客騎鯨去已久、彩毫應化彩雲飛、半弓荒院塵四壁、三尺寒泉玉一圍、地脈何年穿海眼、墨花猶勝漬苔衣、使君亦有青鏤管、笑向清流拾句歸、

再書浣筆泉時邊警孔迫

前塵四塞羽書馳、悵慨誰吟退虜詩、直欲天河洗兵甲、苔為浣筆弄清池

其二

太白神遊八極賒、可能談笑淨胡沙、一泓翻筆清冷水、散作人間五色霞

太白酒樓同陳木叔年兄次元翰林陳則中韻

吾聞仙人所居雲端縹緲十二樓、此樓一拳殘堞上、寒蟬古木風颼颼、迎風崇陽蕪沒盡、獨以飲酒其名留、太白當年遇賀監、今日二老憩然長醉共

跨飛空萬里之神虬、擲破金鰲峰、蹴翻銀河流、余曾三渡蓬萊清淺水、鐵遂吹老珊瑚、秋詢來人世弄竿木、鷫鸘半敝、多窮愁、非無薰天貴、沉沉若海鷗、杖頭乏青蚨、終日耽拍浮、仰觀天上種白榆、俯視大地皆蜉蝣、戟門朱邸何足求、不如御風騎氣蒼烟九點空齊州、吾欲招邀二老共醉玻瓈三百盞、捋鬚大笑與爲碧落游、安能局趣塵壤間、令人嫺罵東家丘、

任城行

城上李白之酒樓、城下杜甫之南池、昔人風流猶在眼、今來愁絶蒼茫時、戍譙荒柳飛鵂鶹、荷葉荷花如敗衲、炸頭夜熖霜月寒、鐵騎銅鐎聲雜遝、屯雲殺氣白日昏、撤烈更甚留花門、屠城覆邑何蝶蝶、賊所未至勢已吞、樵蘇不通羽書絶、忽雷崩崖皺胆裂、不信天傾華不注、趵突之泉殷流血、紫髯高鼻胡兒嬉、紅粉涓漢女悲、馬驪羸特百千隊、隊隊鶩築橫空吹、饑則噬人飽則颺、擄載累累牛腹脹、去來如入無人境、我軍彀弩曾招向、城烏頭

向呼延秋豪華比屋成椽丘玉孫路隔不思恩累
兒巾幗試可羞禁漏宵沉聽華鼓有　君如此何
憂霜長纓繫頸出嗟嘆拔劍狂歌自起舞

二月十二日自濟上趨朝

北道纔通促去軿塞門猶未落旄頭春風冶笑無
桃李夜月淒瑰有髑髏借箸豈應疎廟算承軒何
必解兵謀　紫宸夢逐排衙退脉脉瞻天抱杞憂

經過被雹州縣

國破城荒涕泪過惲車何處覓行窩戶餘赤燹人
烟少髑髏掩黄沙兒哭知節鴜豈堪供轉戰倉空猶
不廢催科　聖明有道臣無策滄海誰能挽逝波

宿坟上程村鄉留題

高低林屋幾家村有客来斯興灌園除却鶯聲併
柳色更無俗事到柴門

其二

幽居地寂心逾寂遠望天長日更長矣道槐陰人
影綠滿畦豆子蝶衣黄

其三

道人桑下不三宿我向村虛結夏来一卷楞嚴箋
未了自尋黄獨斸青苔

其四

無錢可買汶陽田野老過從却有緣他日来蘇記
游處信知淳朴此山川

秋夜露坐有談蜀山湖之勝者

新秋滴滴嫩涼生小簟横鋪月半明見說蜀山湖
景好藕花香與夢魂清

七夕陰雨

佳期頻屈指踏潦難為情驟雨怯涼簟孤光摇短
檠濕螢飛不渡乾鵲噌無聲牛女尋常會能無風
浪驚

中秋無月

天與連宵月中秋獨不明停杯何以問出海幾時
升顧兔入雲沒影娥空水盈哀絢歌自好焉得舞
縱横

秋闈日汶上閑居寓言

老將登壇世所稀少年爭看突重圍而今擁戟營

鬥眼血戰猶憐舊鐵衣

其二

長眉畫就照君恩幾向秋風拭淚痕自著羅衣轉蕭瑟吳宮悔不苧蘿邨

過瀋陽西清書舍

柳衙接第棟文石抱清溪榻逕窩人傍窗吟紉嬌靜賴前收樸果雨後課畊犂一共林間話令人起遊思

其二

東土半兵燹西清獨晏然芸香辟殘蠹筧硯注新泉紅蓼蕭秋色白鷗亭晚烟禪冠君欲出吾意倚樓禪

秋抄由汶上之濟寧道中即事

王程任紆轡遥邇良所稀駕言越汶水征叩任城扉疆吏賤遊客幸免呵譏天高日氣晶秋宗淨輝輝兵路豆莢熟露乾蝴蝶飛芽荻隔深樾蒼靄遠霏微邊烽暫寢息村巷復情肥丁男從耕鋤織婦安鳴機信美似吾土載馳忘渴饑

九月六日將曉夢先慈覺而悲不自勝書以記之

母臥牀榻上兒跽牀榻前子母互相喚聲淚各悽然不見母塚青可憐兒髮白夢中孺子啼覺來魂黯黯

放生鷄

戊寅冬寇阻任城余與州人如籠禽釜魚心悴欲祈有 關聖祠在行署東偏往祈焉幸全此一方民庇及使臣行李亡恙迨己卯春仲假裝還 朝庖牲醴以答神貺所畜一牡鷄奴子日遲粟何之擬以爲犧者也將烹余憫然曰吾祈神以保生及殺生以酬神殺彼生保我生可乎

吳吏部集　東聽集

且人命物命一也殺他他殺果報之不爽者也卯今我蠲中土僵屍百億見聞駭痛然安知非多生劫來我負彼命今償彼債乎吾姑舍一[illegible]爲一切衆生賊殺業焉神當鑒我於是余之祠中施以買粟錢命僧牲亮牧養之北秋九月以 制封之役既竣復謁祠下鷄猶在而毛采鮮然加昔矣聳立凝視鼓翼長鳴若識余爲放生主人者與僧感歎共異其事因占二詩以紀之

放汝微生作好因要回殺運壽斯民而今啄粟僧廊下猶認重來舊主人

其二

斷尾雄鷄本畏烹皈依禪座乞餘生好音學得頻伽語還向人間報五更

杪冬北上東平道中

二東三過地（自春徂冬往返三過）宦跡信浮萍霏薄嵐迴紫霜棲草暗青郵程類計日歲序又周星野屋無鷄犬憑軒欲涕零

至日

王制閑關日使車行邁時天風塵浩浩霜日樹差差舊隴驅耕犢勞民畏繭絲天心知往復翹望中興期

新嘉驛會稽女子詩次韻

故衣憔悴暗芳塵燈背啼粧夢裏身自是桃花易飄泊縱無風雨不禁春

其二

漫逐征鞍作旅遊半牀衾鐵夜悠悠世間失意多紅粉何必文君怨白頭

其三

恨極無言更恨誰此生年貌自傷悲斷釵破鏡休重問雲鬢蓬蓬影亂垂

又次

早知玉貌委風塵何用明珠買妾身蛺蝶舞殘羞更着秪將紅淚送青春

其二

無復花間女伴遊青山太太哭悠悠斷腸碑上題名字若箇如儂最上頭

其三

護惜柔條倩阿誰翠鬟兩葉不勝悲荒凉古驛深深月炤見孤鸞小帳垂

阜城署次趙中翰韻

暫解征鞍月上初旗亭有酒且沽諸歸朝最喜胡塵淨一室何煩更掃除

吳吏部集東嶼集終

南還自引

余以選曹調南儀人、皆爲余軼、軼余獨心快、秣陵六朝名勝、豐芑舊都、又多鴻軒豹隱之士、誠得遊遨其間、于以盪豁胸懷、淋漓楮墨、豈不鬯然千古哉、時介龕葛師、亦以祿勲南調、癸未夏五偕行、間維舟劇談風雅、及刊集事、余曰俟南都佳麗、併入奚囊、竣役可耳、亡何余抵幾會、代來草創明堂辟雍綿蕝諸儀、身獨褱之、不遑啓處、奚暇游陟、僅一登雞鳴、再泛秦淮、三宿靈谷、而變作矣、師竟不之

官、傷哉溘逝、余竄伏山谷、簡敝笥南都絕罕賦詠、得歸舟唱和諸什、亦以罹悤中皴、僅殘楮戔戔、乃取遯居雜詠、綴之題曰南還、聊補東西北之缺、實非余志也、

歲在彊圉大淵獻如月吳本泰書于西谿蒹葭深處

武林吳本泰藥師著
錢南盧　儁夢齋閱

潞河

賓吏輕裝似衲僧、客愁千斛也難勝、而今併不將愁載、五兩如飛怯未能

茶畦古廟吐晴煙、鴨脚滿庭垂綠天、村婦不知弓鞠事、相邀女伴打金錢、（其地有天仙祠中懸金錢婦女禱錢擲之中者喜云得子）

風迴去鷁闘灘沙、小艇舲窗聽月賒、正似江南梅雨後、一灣蒲稗數聲蛙、

水落長汀魚網懸、風吹不動米家船、更無赤境黃塵起、岸芷青青也可憐

客舟抱病也相宜、夜榻稜稜午起遲、白鷺可能閒似我、若爲飄颺傾垂絲

扶柁長年且莫嗔、三朝三暮過通津、長安潦倒風塵者、於棹南來有幾人、

次韻答曹侍御

句曲名山好著書、羨君諫獵擬相如、蕭然自發金

陵谿可使相將笠澤漁竿玉遊時終見璞太行未
必釆樵車還期密勿成功後遲我逍遥步茶處

舟發瀞縣阻淺介舵師次李夫人韻八首見
示奉訓

策蹇吾將邁遲使滯此中一灣三閘淺十室九稍
空畏晩屯雲黑驚秋水蓼紅宦情本蕭瑟何必旅
人窮

那許梧桂畔徘徊淺瀨中漁歌沙市遠水驛候人
空故壘殤魂黯荒畬野燹紅世途皆九折小駐莫
嗟窮

何止三朝暮沿迴十里中蛟鼉渾失勢鷹隼獨橫
空土蝕沉槍纈風凋巻旆紅杖藜還嘆世豈謂客
舟窮

慘澹經行處消揺失意中好風撩半臂涼月逗方
空扇弄蒲葵綠衾思毳衲紅叩舷清夜永吟興浩
無窮

息心塵軟外知足漫游中酒困偏師壯名場舊堞
空煙銷曳芥白霞綺撥波紅去住吾何恨川原望
不窮

蕭閒知浩蕩吏隱句南中所喜賊鋒偃何愁宦槖
空揚州好歌吹畫舫雜青紅五月荷花滿遊人正
未窮

酷畏炎歊日清涼豈熱中五噫辭國去半偈得心
空野莧堆盤綠戎葵逼岸紅無煩警宵柝伏莽也
憐窮

舟渡灘沙上人行堡樹中牛羊方下夕雷雨乍勝
空乳鴨浮汀綠跳蜆掛澗紅夫變泉脉斷那見水
雲窮

舟次韻楊村作

楊村見楊柳聊可避歊蒸鄉岸人爭渡荒墟犬吠
燈客懷將水漾夜氣似秋澄浸屈歸期指愁隨野
蔓增

山態連雲沓川光積草蒸星飛墮水赤風急亂檣
燈酒市村墟濶泉斟石窺澄每思松磴上芥屋幾
間增

又次韻獨泳遇雨作

雷殷川雲合鼉鳴海氣蒸跳珠船入雨潑墨樹沉
燈滌木一篙漲里河半夜澄衹愁漁户艷明日又
新增

蕭索行廚供畦蔬帶黍蒸無亭記喜雨有燼落傳
燈閒世風雷幻觀心秋月澄僅如不解事熱惱又
繁增

同介龕師調赴南都以詠懷四律見示屬和

千里臺隍半劫灰宮蓮萍浪急相催初聞塞北烏
桓遁重賦江南庾信哀炎冷盡收觀世眼安危須
仗殿邪才碔砆敢擬陵陽璧也被時人按劍猜
坐上生綃一幅開畫松畫石畫莓苔反眠少少堪
聯句筆墨閒閒數舉杯烏榜紅檣棲渡青天白
鷺雨花臺追遊快冊康成後半是朝帝半草萊
郵籤不報久徘徊忽送飄搖今雨來蹝脫兩涯俱
綠漲燕齊六月始黃梅河魚病疾尋方藥村釀難
沽覓醋辛苦南征吾道在承桴遊從亦佳哉
吳波擊汰且沿洄朔吹燕雲首重回遷客衣冠都
慘澹秣陵宮闕半摧隤信知老鶴摩空健肯學寒

蟲蟄戶坏滄海挽回身事了相將廬阜與天台

舟次津門介龕師飼螃蠏三十放之

河隄淺草行郭索姿離一束遭人縛正如壯士被
禽猗白沫吹風怒噴薄光芒飢我客舫中拌蟹風
味許我同纍纍三十綠泥甲咄咄近前湯火紅世
間萬物以擬死無腸公子胡為爾呼兒解縛洗泥
沙須臾放之清泠水斜風細雨橫擺頭好與龜魚
恣泳游道旁恐有捕鮮者且莫蹣跚歸稻丘

放蠏詩蔦師無仲皆有和再用前韻

秦王不避十日索淮陰曾解左車縛古來英雄多
縱舍何事今人若饞蟲纍纍禁步草泥中喑如銜
枚甲士同待烹豈以橫行故黜鐵變作珊瑚紅見
生不忍見其死忖度先生應爾爾當年持斧直不
疑今日天台與汶水臨流顧我喜棹頭焚桔酌醴
佐泳游果生拘浮何足問且向天津橋南共訪董
糟丘

余放蠏俚歌益悲憫殺業借師意以行其意
蔦師偕無仲俱和無仲反余語謂捺蟹為韻

事師兩是之爲倏乞之鮮且下不殺不放轉
語又引桃花源記雜黍事以爲仙家未戒殺
余謂桃源人未必是仙然避秦所以避死其
于死生之際固切切也放生度生直一嚩也
與哉再奏一篇
漁父桃源何處索洞門窈篠青蘿縛洞民未必是
仙家雞黍聊供不爲薄飄然神往住其中土風淳
朴相與同避秦元爲避死地歲歲人面桃花紅君
不見將相功名難救死不獨秦人今尚爾物命雖

微感慨多借師一滴楊枝水人生幾人能白頭幾
人解作采真游桃源淼冥不可覓願且騎鶴登嵩
丘

夏夜臨清艤舟同葛師露坐看月劇談南斗
刋集事
杳杳濃雲曳颿過遲遲朔月當空大月痕入木水
氣涼暗草仍聞蓮露香船頭几簟平如掌風生白
苧何飄爽脫巾解帶共嘯言師友宛如家弟昆餖
飣隨宜卮酒薄滿坐清光恣斟酌清光斟酌樂且

酣豈知旅泊遊江南江南旅泊多慷慨天與蕭閒
推我輩出門幾日離長安白衣蒼狗須臾閱念此
英雄供短氣討論風雅真吾事名山結撰心自知
千秋寥寥其在斯鄒湛當年陪峴首谷與羊公俱
不朽長千白下許徘徊歌鐘鼎食何有哉語罷中
流喧鼓笛老蛟出聽波濤立

六月二十四日艤舟阿城閘介龕師手示唱
和五七言諸詩如題疊韻

渡口驛夜泊

客讀燈前史心喧渡口船榛墟誰裏飯槐火欲燒
田洲吐四更月帆收十幅煙灾窗轉淒瑟一倍若
香添

阿城逢秋

野棗青未熟渚蓮紅欲銷涼風飄鵲頂新水長魚
苗江上客星小亂餘兵氣驕秋來無別夢長伴鹿
門樵

次張秋

水闊流決決蓮樹影梢梢驛斷挾行騎雞鳴喜近

郊秋瓜緑敗屋老鶴踞空巣未許驚魂定戈船夜半訖

次清源

官程寥落似窮邊遲柝闌珊未穩眠古木衛人疑幻魅荊沙決溜聽潺湲秖餘飛藻隨舟楫豈有魚塩閙市廛凄絶可憐懷抱向吾吟和月叩舩舷

荊門渡

拙宦何如學緯蕭空波自照影寥寥檣窗行李書三箇信美生涯漸一瓢夜渡每愁呵醉尉曉帆直恐礙浮橋怪來秋思清于洗水國蒹葭送客橈

二十八日舟次來韻二首

安山述懷

征途方及半炎苦厭風濤滄海雖容粟家園欲夢萬株緑簪紋淺位置隨渝高黃葉山中寺參禪有布毛

舟發閙河

河閙聞訴歲緬想恩功多烏攫菜祠肉馬銜菜雕禾雲山圖畫精風雨鬼神過漁樓廻前浦猶聞歎乃歌

逍田口占自解

命貧不用苦求田買犢歸耕計未便萬戶主人千畝稼閒他金鑄幾何年

其二

書生謀食元多業烈士臨財也變心十載宦游無半畝我饑不死到如今

吳吏部集 南還草下

苦雨五首

天步既艱蕩民生塵陸沉頭顱沾溺第血淚變愁
霖況上鬼燐照屯雲兵氣游可道行復盡穹昊有
何心

秋氣能動物秋深欲浮桃苦恨來生耳虐起稻有
孫一畏依水寨三五點霧秘得巢蛟鼉横滄京何
足論

雨地千尺淵連天雨漲侵孤燈孫浙瀝四壁慘呻
吟漁艇稻田入雞栖昇塢沉何期逢陽九世界乃
重陰

試晴無半日積雨又兼旬老岸沙崩樹平田水沒
人架侵茅壁薛廚冷濕煙薪炊飯誰能飽空餘墊
角巾

逃虜入空谷連雨將何之漏屋可千點匡床十九
移羅場農事敗鳴劍客心悲日在天之上浮雲蔽
幾時

望晴

倦讀秋陽賦未終宵鐘乍響破冥濛何當忽洗前
間喜晴旭穿窗一縷紅

雪候聞蛙

欲雪不雪天渺冥夕蛙故故叫寒汀野人擁毳忽
驚夢誤作春塘雨後聽
小蟲不識潛龍意入穴翻為出穴鳴豈是玄黃遂
無、亂入紫色與蛙聲

十月桃李花

謬似有工也不奸時頭紅白謂紛然莫疑造物渾

無主、端道花神却有權

冬夜聞雷

顛倒陰陽世幾回雪霜行令偶聞雷恠奇秪作尋
常看不必都將造物猜

冬日反舌鳴

馬間關百鳥音誤將冬煖作春陰尋常喚醒深
閨夢此日偏驚病客心

丙戌僑寓早春用孫輩呈韻

滿眼兵戈勝草堂春回潭水綠莎長掛瓢野老支

扉靜松布村民適市忙笑處悲笳鳴粉堞誰家畫
舸狹迴塘已知雪後梅花淡紗略遊蜂欲過墻
遯谷偏棲逆老堂竹梧松杭未能長丈節還石泥
忘窮蹋屐尋僧也較忙烟燎鶴鵠啼矮屋沙晴溺
鵝下橫塘夜來雷雨崩騰甚恐壞蔬畦五尺墻

丙戌三月十日展墓述哀

亂後蒿原何處尋龍鍾拄杖撥烟林燋蘇拾嬰長
楸老狐兎迷藏蔓草深同砍家亡凶歲淚黍離麥
秀感時心昔年舞拜焚黃地樹黑啼鵑慘暮陰
哭不成聲噎不能忙不辭沾濡衣所有竭沉
黃土老樹無枝背紫藤天岦更來誰是主頂毛代
六禾亂僧斷魂不獨傷紅朧剩欲銅駝百概墻

丙戌維夏王陵兩孫是日社集堂觀捕魚之
作用韻成句示之

老盡吳蠶桑柘蹊郊原飼客盛應條鳴榔小艇依
蒼葦曳網纖鱗出碧渠丈尺跳波文錦碎銀盤所
膾雪霜餘觴家魚藻今依問笠澤逃名恨未舒

書城中舊居

淚跡歸來此繫匏鄉人憐我免焚巢無端又被秋
風破捲却三重屋上茅
銅雀臺空瓦礫殘玉川破屋兩三間牀頭剩有圖
書在也逐煙雲去不還
亏招絡繹啟征途願得相從子大夫七十老翁雙
足蹇杖藜還要倩人扶

廣陵張氏女子被鹵自沉詩次韻五首

劈破金釵雙鳳凰珠歌翠舞冷華堂雕籠鸚鵡能
言語不敢低迷說故鄉

獸額綠環鶴觜靴胡兒結束漢兒嗟自憐玉頰桃
花似緣落春風不汚沙
魂斷湯湯淮水流粉香飄泊倩誰收秖今化作凌
波女步襪生塵可自由
漠漠胡塵欲障天清冷之水妾心憐孤貞甘抱江
心石羞殺明妃出塞年
何必鴛鴦塚上埋青楓林下黯魂來瓊花只種蕃
釐觀定不移根別處栽

南歸初抵寧城舊居

已、無社稷、有逋臣、百折、艱危、九死、身、一片青氈難
復理、三椽白屋、敢言貧、何人痛、哭能存、楚、是處焚
坑酷、報秦、怪底蒼黃轉迂闊、未明天道說人倫、

一遷趙家橋陳氏園館

沿洄略彴小船通、夏木千章半畝宮、水石別能開
竇穴、禽魚乍可脫池籠、廚無杞菊清虛入、坐有桐
蕉熱惱空、心折南城烽火赤、忽驚天半有垂虹、

二遷牛坑　查玄蔚道兄好服食善談玄

昝賢馬冀稱名里、此日牛坑覓隱居、荊棘着人尋

解脫、茶瓜留客課清虛、蒲團寂悟規中訣、薤葉閒
抄枕祕書、正使驂鸞遊碧落、忍看五濁共淪胥、

又徙袁花莊　予寓牛坑內人以警迫退避徙袁花張氏莊彼此不及相顧

萍泛、孤蹤、不自持、幻緣家累豈能期、謾言狡兔有、
三窟、所恨、驚鶵、無一、枝何許乾坤容聚室、無多阡
陌却分岐、傷心鼎沸併魚爛、八苦休嗟愛別離

三遷桐鄉　時大雨兼旬水溢尋丈

投林不擇似窮猿、亂水浮、蹤學野、鴛、蒿樹蕭蕭風
栰浪孤燈的的雨翻盆、近村農舍俱沉竈、隔浦漁
舟忽到門、避難又兼謀避淖、桐溪爭得比桃源、

四遷末埭

黃葉村墟白荻灘、柴車木榻共窩安、衣憐鶉結嘗
茸好、家幻鶯籠咫尺寬、妬我頑身今日病、畏人孫
目舊時官、橫流何處能高枕、斫劍悲歌行路難、

永埭再詠

三尺茅檐繚土牆、槿籬疏罅見池塘、穉烏久歎蓼
莪苦、少婦晨炊菰米香、小雪未寒蛙閣閣、長燈非
霧月茫茫、爲農暫得蕭閒地、塢學焉能學遁藏

五遷划船漾

數家桑竹翳荒陂、蒿樹年時闢水嬉、不爲花源來
問渡、秖緣、麥隴可扶犁、吳牛夜喘偏驚尺、野雉朝
飛不過雞、去住無煩詹尹卜、行年患難素心知、
誤生曾不及田嬴、一簡奚囊一束書、去國何之仍
土著、學仙未就也樓居、可看梁燕知興廢、能川
雲解卷舒、身世浮萍從鎩羽、邵平瓜地且敎鋤、

范文白有贈言武韻奉訓

逃門吾師邴曼容、敢同馬醫號潛龍、官如退曆源

無用詩似傳燈別有宗抱犢自耕雲一畝支扉疑
隔障千重形骸土木枯禪吏漫刺才人誤識儂

再次韻答贈文白

自是松喬道者容不除豪氣似元龍亂離極處生
名世風雅亡來得正宗聞罕及門羞鴈集抱書高
卧堅雲重千秋述作居家事壇坫何勞屈指儂

次韻皮襲美陸魯望郊居十咏

卧逐江左亂擬卜漢丙廬竹塢安茶竈松煤寫道
書村童時鬭鴨溪友或留魚雨後莓苔滑無妨下
澤車
人跡惟見樹地僻可誅茅磊石山樵館深松一鶴
巢清琹張翡几濁酒瀉枯匏小有蓬萊室微書目
不交
竹色翳沙路桐花覆井牀廊門過劉子泉谷味康
王卧情同人懶聽為較我忙疲骸猶病叟腰腳可
能強
松落熱新茶清醒各自知寧為貧泰隱莫問買山
貲雨歇鳩呼婦春殘燕哺兒年年蒲柳綠腸斷曲

江詩
埜圃荒三徑江田水半扉草深霾藥臼屋漏污琴
衣施食山烏下聞歌牧犢歸不知烽堠近嵐岫望
中微
苦霧連山郭輕風引釣車落帆秦望樹迷路武陵
花鷗鷺盟誰侶干戈剩幾家偶逢荷蓧者藉草話
桑麻
河清難可俟荏苒鬢絲殘自不工眉嫵終須把釣
竿一包荷葉飯三寸穀皮冠老厭紛紜事英雄讓

築壇
苔痕青到坐蕉葉綠圍天欲雨山横帶先秋露咽
蟬采真思濟勝乞米罷談玄自荷陶器去閒斟石
鐏泉
興跡逃吳市幽期踐石門少食除害本多笨劃名
根辛苦長鑱柄歌呼老瓦盆延秋不可望岐路泣
王孫
棲心依北郭問法事南能止水無波浪飄風任愛
憎樵夫支石卧租吏打門徵日落揮戈起良哉自

股肱

秋雪菴八咏在武林西溪深處陳眉公所題

仙島蕩

絮絮香雲出講臺，層層濕翠帶潆洄。雖無弱水三千里，不是仙人不到來。

慢蘆港

月魄風痕共悄然，四圍蒼菼半垂天。路迷不放漁舠入，祇許沙鷗自在眠。

秋雪灘

風颭雲衣水寺秋，荻花吹絮滿汀州。數聲柔櫓一帆白，可似山陰乘興舟。

蓮花幢

縛屋開畦亂水涯，法幢也似湧金沙。爐煙自裊蒲輪寂，匝地能開四色花。

楊柳城

曳雨拖煙曲澗隈，宛如百雉護香臺。東風忽漫分開綠，却放青山入戶來。

薝蔔籬

小白花山是也非，一袈裟地衆香圍。若爲金翅來棲宿，祇有穿籬蛺蝶飛。

護生堤

憑將慈願作金湯，流水前身施象囊。莫道方塘纔半畝，十千天子禮空王。

彈指樓

半空清梵落雲頭，乍可憑高見沃州。我已同龕彌勒久，不須今日始開樓。

自引

余載馳之吏也。杖馬箠可以周行天下。嶽有五。白
嶽不當其一。何居乎嶽游也。神明所都。　先朝所
秩祀。不必配五而嶽也。余之及此游也。得已於游
不得已於不游也。何以言之。于役不遑。斯游可以
已。多難集于蓼。不游不可以已也。雖然。余之及此
游也。竊自謂徼天幸者五。肅謁靈宮。爲　君親祝
嘏。一也。甓遣嬰累。如脫骨硐。二也。自禹杭取道歷
唐昌。抵新安。沿崖亘嶺。窮歷幽峭。頗極眺覽之勝。

三也。仲冬旬月。纔一雨雪。即見晛杲如春煦。四也。
方內孔棘。文墨苛切。余得徼　曠蕩之恩。既展丘
墓。又陟名山。徊翔嘯詠。五也。獨黃山宛在望中。阻
寒不往。以爲悵。是不可無紀。輒韻之成詩。相與抵
掌唱和者。盉仲氏也。請副墨貽同好者。從游門人
程上聞。方爾駪也。

丁丑嘉平月書於雪寶山

吳吏部集

武林吳本泰藥師著
畿南盧　傅夢齋閱

初入餘杭二首

半是青山半竹林。乍行已似入山深。蟲魚別有蕭
閒致。雲石寧無瀟湯心。怪閟鄭抄添睡況。欲箋遊
記費幽尋。停車問酒餘杭姥。長往吾將學向禽。

癖士看山便著魔。餘杭西上好山多。回溪竹筏樵
風渡。亞樹茅簷野鹿過。挾友可能當快讀。離家直

似脫沉痾。望中雙徑連雲矗。清夢今宵挂薜蘿。

竹林橋

自作馳驅吏。酒徒不可招。言尋竹林隱。惆悵竹林
橋。

臨安道中雪行

朝醺逾覺寒。山暝不知晝。怪來雲幕重。巧護石骨
瘦。雪片入車帷。似唾花黏袖。少選更瀰漫。林巒失
蒼秀。樹偃喑鳥語。沙氷澀泉溜。叢薄吐炊煙。丘阿
層結構。登陟苦凌兢。輿騎迭前後。行役轉淒其。澄

覩得無垢長幕王許流隱心狎巖岫何如雪遊暢
清泠空宇宙

臨安谿谷間懷謝太傅

綠竹一往情深山水樂而忘返人言安石不出自
許伯夷同遠

於潛縣同盃仲齧含踏雪訪綠筠軒遺蹟

行穿白雪徑來尋綠筠軒蘚壁吟題已磨滅二三
衲子共我言荒亭萊畦無半畝不見此君見蒼叟
松濤雪浪何太奇突兀千峰萬峰首天風泠泠蕩

寥廓玉局仙人如可作嬌翮雲霄萬古情快哉何
必揚州鶴

綠筠軒次坡公原韻

滿堂饒綠肉我愛蕭蕭竹竹自道人栽風韻尤不
俗土瘠不鮮肥竹病不鮮醫登登破莓凍崖雪笑
我癡玉版禪師莫遭嚼數竿留伴支公鶴

唐昌道中雪霽

山行快雪晴晴雪相照耀曈曨日晏溫醺如酒初
醉玉折千萬層綠崖窮窈窕駸駸與崎奔黛石亦

迎笑不見娑羅枝篁松翳深峭冷艷落衣襟形神
俱清妙安得呼大癡潑墨為寫照

唐昌行過華光壽眉鳳凰車盤諸嶺

車行白霧中日上青松頂冥蒙復晃耀列樹差差
影複沓踰層岡委遲陟修嶺磊石激飛泉紺綠寫
清冷扶危渡略彴人騎不得騁洨谷翳蔽篁望之
氣深靜豈無辟穀人御風凌倒景勞勞苦長騖幽
意誰與領

度老竹嶺

僕夫預踟躕疲駑驚絕險篁箐互虧蔽硌砑通冥
緬怪石鬼斧劈深谿盤渦轉凝霜被蘚滑餘雪猶
在巇凹折更嶔崟洞門無雞犬鑿空理難詮貪奇
與方展舍車步彳亍頓策復黽勉天風蓬蓬振衣
裳紛旆卷雲容吐若絮松鬣鬖如剪水石詭殊狀
低徊駐少選道在徑自夷神閒息無喘余昔登太
行飛輪凌空轘是時正繁憂引矚得娛衍況茲東
家丘詎畏足重繭遇坎輒攢眉應嗤涉世淺

入新安道七賢里止宿

槃昏度竹嶺奇嶮謂已甚夌晨入新安歙峑復紆
引巖田若方罫崖石如空隕鳥道百盤迴旋仄不
容軫曳掣騎不前次且歩方窘偶然見聚落買槳
輒停艭溪女汲澗泉野兒斸山菌問余胡此來萍
星託無準謨被過七賢賢者固應哂

次日仍山行將抵郡

逶入促征轡翹瞻喜城堞余愛僕夫懶遲迴恣遊
涉幽磴遶脩蛇苦氷磵泉咽霧靄縞練曳杉松濃
黛列寒旭動熹微陽鳥群咬喋危巢有新搆老樹

無故葉女饁歸短籬樵歌出深樾明知市井近歡
與禽鹿接安得長爪梵盤陁語禪悅

新安城外艤舟夜泊述懷

客至棲棲何所寄一船聊以伴魚罾山橋野寺半
扉月沙市人家兩岸燈鼓角霜天遙似歲圖書星
使冷于氷長安舊事憐知己下馬呼尊傲五陵

舍舟移寓萬山觀次前韻

仙壇直躡丹梯上遥見漁村屋角晉濁酒自呼蟖
短髮玄言共析耿燄燈叱羊古石都埋雪煮鹿山
厨會鑿氷鄣郡選山游未了又將鼓棹問嚴陵

萬山觀題回道人自摹像

世人不解見神仙神仙長欲世人見偶來行樂萬
山中自呼筆墨開生面長鬚飄蕭氣爽爽一兩麻
鞋雙袖敞廻看下界若有情儵然而來颯然往北
海蒼梧咫尺間雲裝煙駕不可攀何當拉我騎黃
鶴共看遶鼇背上山

郎吟亭同張夢得年兄把晤言懷

孤亭弭節問征袍脫粟清言勝濁醪不敢傷時還

雪涕相期隔歲未霜毛青山入座憐知己白鶴窺
人笑冷曹辛苦王程且言邁幾時煙水弄吳舠

谿歙邑入海陽

淺瀨無舟渡迴谿有路通偶行過市上元只在山
中菜麥搖晴綠林廬逗晩紅清鐘隔巖寺留憩聽
松風

攝月軒用方子玄先生韻贈念庵上人

小住三生契長征半日間醉茶勝漉酒癖雪轉憐
山樹暝溪留照天空月破顏楮衾與陶鉢幽意此

相關

宿巖鎮紀夢

旅宿石巖夜不忘雲鶴心夢遊碧山阿空翠結層陰懸崖逕乳竇滴瀝來遠岑卷葉往承之盈量隨所斟酌須和玉屑芳酎如鬱金冷冷沁喉舌霜懷發清深吾不貪神漱芳逸夢可尋起促星言駕殘月猶在襟

禮嶽

天亦可階升石磴捫蘿踐一陟紫霄崖疑入寥陽殿祥風引笙鶴陰洞畜雷電峩峩三天子巽覓雲中見

吴吏部集　白嶽游　六

羽流閱道藏題冊二首

幼讀鄒魯書嘈嘈學蛙黽晚拔竺乾文髮毛未髡頂頗欲偕楊許參玄駐頹景駕言碧落游初陟小參嶺異人不可見古雪埋丹井隔樾聞經聲齒逆秋泉冷試問五千言云何得要領五老默無對蒼蒼五峰影

靈巖似赤城何以嶽名白嶽白而玄玄玄是何色名色且矯亂至理寧無惑吾欲觀虛空觀空亦成識蛙蛇與卽且展轉互相食且與黃冠師試簡丹丘籍月上香爐峰流照松壇石空色復云何山鐘破寥寂

天門

去天真尺五路有凡夫跡當關虎豹雄化作嶕嶢石

楠巖

木石同一形苔膚厚寸許道人此趺坐下界自雷雨

吴吏部集　白嶽游　七

玉屏

千松作侍衛百丈披橫匠何物几案間黃山峰六六

劍石

誰知倚天劍乃是頑石頭寧甘倔強立不作繞指柔

月巖

樹在巖之上月在巖之下鳥以樹爲家人以月爲

社、

雪崖

幽人愛雪居山巢此堪結瀑布落層崖炎天亦飛雪

琴泉

空山有響泉可以方韻磬成連海上游盡來此清聽

藕塘

山溜積連漪亭亭藕花放風落樵歌聲疑聞采蓮唱

桃花澗

晴水流香結屋低千層疊畫一鳩啼到來采藥忘歸去不遇仙鬟也自迷

珍珠簾

百丈懸崖蘚碧滋晴雲絮絮雨絲絲松根道者貧無衲坐看明珠匝地垂

黑虎巖

都將文字作山發短劚長鑴石骨刓怪底於蒐不識字也留爪跡後人看

香爐峰

壁開青嶂見天容亭亭屹立香爐峰煙縷乍飄玄鶴唳一齊仙掌捧芙蓉

五老峰

雲間五老五巃嵸歷劫惟聽礀戶鐘何日分形朝五嶽碧天齊跨五茅龍

三姑峰

仙鬟應耐九秋霜三英粲兮宛清揚青溪小姑堪作伴莫唱青溪賺石郎

馴鹿洞

仙人鹿去已千載洞口行踪沒古苔換却頂毛渾不識石林依舊聽經來

洗藥池

丈人已留丹訣去絕壑空餘雲滿限鷺鷥一箇寒潭影誰見山童洗藥來

夢得年兄重訪太平山寺

仙院初逢一破顏茗香清唔又禪關素交情話氷

霜皴假吏遊行，乘馬隊群呼鹿友。路邊洞亂點梅花，雲從山出。坐久不妨巖樹黑，滿城燈火使君還。

新安雜詠

河西橋

落雁半投寒磧，垂虹似飲長川。潮無估客爭渡落，有漁郎扣舷。

金粟堂（此有方竹數个）

方竹幾時作杖，團蒲可當班荊。僧雛解唱字母，茶寮能供露兄。耆衲擁爐叉絮，山樵落斧松明。午寂鳥能說偈，夜深虎亦經行。

問政山

刺史不來畢蓋，于公已冷丹房。梅古渾如斷綫，笋肥何異截肪。

落石臺

激瀨不深東楚，危崖有閣自天。正好彈琴石上，莫猜荷蕢山前。

東山園（有雙桂奇茂女郎游此）

若非天上廣寒，無此十尋桂樹。美人流盼其間，清夜誹細不去。

戊寅元旦（時將嚴瀨）

凍餘梅竹映溪門，野鵲呼晴放早暾。借一日閒遊客騎，問三叉路遠人村。獨無纖手青絲菜，也有行廚綠醑尊。從此趁新美風景，喜聞天語布春溫。

問政山看梅畢，留庵田不器携具小集

團蓋松陰覆短茨，陽春還見印參差。根盤屈鐵冰霜老，香借返魂桐月知。凍屐故饒踈野興，煖觴偏減瘦寒詩。酣餘坐到山鐘暝，芳雪迷人歸去遲。

曹羽仙年兄偕子姪招飲山園雨中看梅

林亭幽曲似盤蝸，凍雨淋漓駐小車。莫厭沾裳殺風景，最憐着屐印冰花。杯浮大白寒香溜，燭引西清瘦影斜。底許沉沉度遙夜，轉因玉樹憶君家。

同王于凡游古巖寺

傍路梅花引步遲，亞巖古寺洞門欹。一函天子迎僧詔（有唐代宗迎徑山大覺禪師詔），十尺潮音現相碑（崖壁鐫吳道子畫觀音像）。分得泉香同瀹茗，坐來石暖為談詩。未曾酩酊

忘歸去。也向山池倒接䍦。

古巖寺次前郡守周文水韻

洞中天界小。杖底野雲寬。客到山藥椑。僧眠石榻寒。泉松落翠。別蘚家留丹。茗椀清言罷。鐘催月、到闌。

秋舫箋小引

吾友美子。素心靜質。余嘗目為花之梅、月之秋、山水之遠峰澄潭。至其外恂恂而中毅然、則所為鐵心石腸者。余每登山臨水、輒思美子、至汩沒世波不能抗懷、更心折美子。美子其使人愛、是焉抱者、耶。今年試事苦碌、余輩方奔走塵坌、美子獨齋舟湖上、自吟自寫。每過之、清談而已、不一語及世事。嘗於月夜對之、風露渺然、氷雪相映。疑是一水僊人。索其詩讀之、亦皆仙仙乎閬風瑤圃之詞也。昔人評詩。如雨中素馨。沖寂自妍。不求賞識。此美子之為詩也。抑亦見美子之為人矣。昔

癸亥菊月　霜・瓶巖謁御道

吳吏部集

武林吳本泰藥師著
畿南盧　傳夢齋閱

五言雜詠二十二首

壬戌秋旅食祖山已乃僦居西湖小舫圖史枕藉其中童子操棹隨意游泊凡六十三晝夜冷光幽翠飽吸恣酣不似向時領畧草草然俯仰次摹綿邈今古殆亦不堪爲情隨拈小詩得如干首自吟自唱不知句之工拙也每首題寸楮二小箋一投湖水一存敝篋

青蘋動凉吹小舸載輕裝臥起皆山色逢迎有月光垂綸秋望遠擁檝怨歌長不必羈棲苦幽懷本易傷

半船書畫狂海嶽小眞圖度懶時臨帖澆愁便索壺敗荷禁雨立候鴈帶霜呼分是淒清客蕭條病骨蘇

弄水堪垂釣霏秋似泛槎斷虹沉極浦小鴨臥平沙商女炊菰米溪童釆荻花晚凉塗醉墨直欲譜魚蝦

行藏由漫興蹤跡偶離羣未醒風塵夢空撈氷雪文貴交捐往日開士約看雲儻謂因人熱鴻生未肯聞

淒其嗟旅泊宛在寄遐蹤練影水千尺墨痕峰幾重毿毿饑鶴羽憔悴楚妃容薄俗吾何恨孤雲意儘慵

半吟半遊冶一勝一盤桓已覺拏舟慣無嗟行路難潭空魚影見霧醒鵲聲乾輿騎秋光裏應同海蜃觀

秋老眞無那蓴絲捲夕風不成脩月戶且作信天翁草竊詩禪侶英靈屠釣中滄浪憺容與漫刺復誰通

浮家隨信宿輟棹恣夷猶薜石荒荒羃萍池寸寸秋嵌峰香閣小出樹梵鐘幽何許棲名隱胡麻古洞流

浪迹獨何事清吟亦可哀危峰朝雨沐病葉候蟲催衲冷裝蘆絮羹香煮芋魁將無買山隱應媿濟川才

入夜湖波黑衝煙撥棹歸月浮金掌動風定縠紋

微漁笛吟楓滿禪燈漏板扉蘭葯誰采采芳遍露
中太
幽汀水禽叫月吐四更遲塔影嵐煙沒橋名樹色
疑風淒桂花落露重菊蕤歆擬弄清商曲那禁秋
氣悲
城隅曉光動積靄蕩空船斜曳林綃白半餘峰髻
青風簾侵竹氣露艇過魚腥獨鶴驚飛早鴛鴦夢
未醒
截浪湖刀小懸崖石聳崛生香分擒構空翠滴松

杉日薄疑籠燭雲輕似避帆何人賦招隱叢桂在
幽巖
湖天流晚晴濯足愛深清樹杪炊煙細山坳殿角
明舞餘殘蝶夢歌澀老鶯聲自感衰遲意非云名
利輕
嘒嘒餘蟬響涼生白苧歌星河瘖銅線風雨颯然
過吞岫雲容闊飛湍木葉[illegible]怪[illegible]手[illegible]髮聰
山河
繫纜枯株[illegible]棘籬夾[illegible]上[illegible]夜壺

喧罷筆酬僮睡橫琴代月言忽然憐妓[illegible]疑有弄
珠璣
中宵擁衾坐涼思洌於冰野戍聲聲柝沙船箇箇
燈石坪欹臥鹿山木暗巢鷹白霧空濛起猶聞唱
采菱
白帢禁寒早黃花濺淚頻雨鴻投暮磧霜隼掠秋
旻詞料淒涼景書傭束縛身毛錐亦何用還想射
潮人
清吹平船上嬌歌華燭邊身逢哀抱恨人見似登

仙樹柳彫秋露芙蓉泣曉煙廻思未摧落顆顆負
當年
物色漫經眼端憂未破顏兵戈半郊甸歌舞此湖
山馬踏碧雲遠妝臨秋水嫺那知征戍婦別夢繞
榆關
波間愁照影草色媲如袍范叔寒無似元龍氣自
豪鼓聲東事急象緯北辰高失路逢搖落能無歎
二毛
不在高山頂則於湖水濤[illegible]長此惜登

臨南宋寢園沒西陵松柏深寒泉薦秋菊遺纍激
空林

東甌項觀察反西湖比西子語作詩枉教奉
詶六首

子雲深於騷故反騷子厚深於國語故非國語昔人文字妙在翻案先生借坡公雋句用作韓語蓋前唐突西子傳神寫照政在阿堵中耳抑有說焉內典所謂色空不異又云即色即空不異借兩即則無二竅怪坡老具眼多一比字致煩先生許駁而先生向此中認得西子面目亦可掃却葛藤公案矣戲拈俚語奉詶覽罷不知噴飯幾許

花靠吳宮艷色迷不隨粉黛化香泥此湖若解分明語御道儂家舊姓西

山作歛眉水剪瞳宜晴宜雨半微濛莫將濃淡論裝抹別有風流想像中

館娃宮裏月如霜曾照西施白玉牀借問西湖湖畔月若爲不似向時妝

潑碧嫣紅窈窕姿吳王若見鮮情癡醉筵歌舞朝還暮那怕烏棲月落時

巫山的的女兒神雲雨高唐賦寫眞誰道兩堤煙桥簇嬌嬈不是捧心人

去國鴟夷泛五湖西施載得未全孤西湖也向東坡嫁妬殺雲藍小袖無

韓求仲李長蘅舟中小集談文

世路飛沉異文章氣類眞今來坐閒語曾是卷中人杯落高鴻影香清弱壓塵蒼茫千古意飄颯動波神

笺寄黃貞父先生寓林

長憶南屏松徑好南屏小隱更幽哉脩篁蔭石日

光薄古洞洩雲秋氣來夜靜有歌聞鶴渚月明無夢到琴臺不知小沸茶鐺處棐几藤牀若箇陪

代貞父先生次韻范太蒙過訪寓林有贈

石骨嶔崟寒色深湖天返照弄晴陰已便靜者支扉臥秖許高人著屐尋沸鼎露芽供小坐微鐘霜葉撼空林憑君莫話彈冠事猿鶴由來識隱心

巖壑藏名媿未深笑人萊與訪山陰秋容已老菊三徑霜色半彫梧十尋君自高鴻摩絕漢我同野鹿臥長林過逢且喜蒼髯徒感慨能無恤緯心

雨舟次坡公韻二首

湖連海氣砍沈山雨雜波聲亂打船暖暖樓臺夜
深見隔雲知有月中天
頹雲壓樹未歸山決溜平磯易放船卻卻短篷何
處泊一灣青草白鷗天

西湖竹枝詞三十首

竹枝以俚語入詞纏綿悽婉乃爲當行簇送擁巳古如盛明豈無詞紫陳子彥升以三十首亦余虞宋不落數當誦日不禁枝據信宿草成知其裝然忠空西林珠不林三五火年妝也思西子卄宍公丢尺吳本春識

西湖湖水碧琉璃西湖楊柳綠茸絲愛殺桃花紅
片片都似西施好面皮
花草芊芊蛺蝶飛嫩寒側側逗春衣試聽滑滑雙
文鳥似唱當年緩緩歸
鯉魚風起浪花高樓船如山也蕩搖記得去年潮
生日與郎同看浙江潮
與郎犄約段橋西早起妝樓欲下梯窗雨半收晴
不穩惱人最是鵓鴣啼
閘郎遠在鳳山阿望湖亭前空綠波瓜皮船子渡
湖去細雨斜風愁奈何
妾似荷花岸上開清波不照紅粉顏郎如荷葉減
露水縱有絲絲難繫來
躑躅花開紅滿陂三天竺寺路逶迤十隊香車競
羅綺半隨繡褐苾芻尼
一路香風油壁車冶遊年少阿誰家情知不是儂
歡面為憶紅梅憐杏花
薺麥青青三月三看看菜色暗湖南忙催姊妹燒
香去戴勝來時又蠶
南官北客異鄉春為揀如花買妾身不敢分明問
消息且教梳掠倩傍人
蘸綠裙腰草路長雙鬟隨逐軟輿傍不知露濺鞋
幫膩偷向籬邊摘野棠
南山北山塚纍纍寒食家家拜草萊白雪裙衫哭
年少寫錢挼卻飯僧回
榴花壓簷蒲葉長阿儂城南罷採桑雪樣吳綿漂
湖水裝衣何處寄遼陽
水閣朱欄宛轉通風簾半面露芙蓉瞭郎立馬沉

吟久彷彿燈前非夜蓮、
與郎相望住湖邊採蓮剛得近郎船只怕么荷不
成藕、藕、成、耶、怕、不、生、蓮、
映波亭外即天涯萱草叢深不下堦、得似玉真身
小小、隨風容易入郎、懷
郎尋湖水過風窗儂採新茶豆子香、煮就此茶和
此水綠、蘋、窗、口、生、來嘗
生長湖頭歌舞家不 上鵾絃學琵琶纖纖欲染猩
紅甲、自種亭邊好女花
黃妃塔在南湖邊亭亭寶所北 山巔南北、相望、日
相見不、及湖中並、蒂蓮
一心願作錦鴛鴦可憐風水隔橫塘綉羅錢筐覲
提贈再世還應覓趙郎
放生池岸柳藂藂香閣鈴旛四面風輕薄少年槳
醉過手提射鴨竹枝子
七月中元禁夜遊箏、船移、向荻花洲、遥憐泛水燈
紅小、露冷蒙衣不敢鉤
湖水、湖煙月、半明、何處採蓮歌笑聲莫是弓鞋踏

春女、此君堂上舊風情
妾恨恨如山萬重郎來可似飛來峰飛來又恐仍
飛去願化行雲處處從
落霞飛鷺景依然雲髻湘裙越樣妍學士當年遊
戲處至今紅粉解參禪
奪得當筵半臂綾艸蟲角翅鬭雞形半開亭、已紫
熏火衣、桐猶、傳促、織經、
湖上滿林風雪時阿儂不解畫愁眉祇將北苑翠
條做寫幅寒山換酒貲
聞說孤山山不孤若為妾自憶狂夫梅花也被妾
名、誤冷落橫斜影一、株
踏青湖上懶歸家更愛山行輦路賒妾上蜀與郎
跨驢西溪十八里梅花
西湖游冶日紛紛鳳舞鸞歌化彩雲浪說西陵蘇
小墓爭如孝女醜娘墳

石村詩集三卷文集三卷

〔清〕郭金臺撰

清康熙刻本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illegible]與予稱通家文
[illegible]十[illegible]幼隗長予予〻以兄
幼隗視予若弟予每過[illegible]
必停舟樴與幼隗尊酒談笑
古今累日夕不厭深相得
也中間邊徼多事西南被兵予
流離顛躓跋踄險阻走萬里乃
得見我
天子此時幼隗不知予〻亦不知
幼隗明年予自京師寓書叙説
亂離事詎意幼隗再三不報予

中心疑之今年春幼隗之孫陳
子壯溟以訃偕至都門接晤間
始知我幼隗之已捐館舍也嗚
呼夫文游之間雖得易失如幼
隗之意氣感激以他山陳善納
誨之義相敦勗雖更歷歲時始

終不變可謂特立之士此予所
以於其歿而歎息流涕不能自
已也幼隗平生負經濟大畧鬱
〻不得志一發之于文章以宣
其堙滯抑塞之氣故每論山川
形勢用兵機宜以及民間利弊

政事得失如列眥指掌下筆不能自休其詩雄深雅健師法少陵而每驅懸孤絶自闢塗徑以成一家之言湘南山水奥區其磅礴鬱積之靈必生異人如幼隗之才何遽不如蔣公琰歐陽

性本之流而惜其不克表見于世今所存者獨其詩文在耳歐陽子曰施于事矣不見于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予嘗推其言而又思士苟布衣以老懷奇負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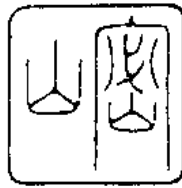
惜其泯滅于世則往往托之文辭如高山大陵風雨驟至如崩崖裂石洪濤洶湧如孤絃激楚音響斷絶如俯虬龍攀蒙茸猿啼虎嘯使人悄焚而悲肅肰而恐凡此皆不得志于時者之所

為作也如吾幼隗豈非其人歟今其孫方舉賢書予即之溫溫可愛慕威儀動止皎肰如玉奇臨風詩文能世其家瀼天將以啚于幼隗者而豐其報于後人真可喜也玆壯溟梓其祖之石

村集出以問世以予為乃祖之老友屬筆為序因詳其始末附以聚散死生之故列之篇首益綴筆而三歎焉

旹

康熙乙丑孟穐年家眷弟粵西

袁景星頓首拜撰

代古詩序

丁丑都門有傳郭子代古授予讀訖予于黨人碑一字恥手滑滑下評百餘言不絕遞去是時知其詩初不知識郭子也辛巳官長沙東撫郭子庭見之見其人果如其詩也又恨不親見其為文章一日大召多士于貢院試之離命詩題以權之郭子三戰而三拔見其文如其詩探其古文詞尤奇進予詩與文夫如是乃今而後吾可以全交交定與者至毀者至訴忌攻擊旨且至予課士日偶拈遙憐山影外人在剔燈寒之句贈郭子紙初落遂有投筆碎硯睜睜操鋒刃而起立者予乃噴飯曰文字交雖蘇張不能間賁育不能奪嘵嘵何為天既濫以古人之才屬郭子而又不幸以不收今人之目屬予宜乎孔

水者如此而水炭水火如彼此氣運升降分量大小在人差等應爾爾昌黎子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人以為謗耳彼因之而成名矣如以謗而益之名則孰嫌于無謗

崇禎壬午穀日晉江蔡道憲江門父題于長署之忿丹堂

序

別太　幼隗社兄十許季矣湖湘衣帶渺若參商冉歲偶拈洞庭穠一題唱我同人流傳幼隗之耳遂獲三十章以報夫幼隗著書立言時懸國門時藏名山搴旗所指海內蚤已望風而拜乃天予至性浮動於批風抹月之外向曾見其為江門槐公刻詩立傳殷殷篤志於師友者一唱三嘆之下脊餘恫馬讀幼隗之詩幼隗之人可知也此三十章所謂九鼎之寸臠千金之一腋耳顧已鞭撻洞庭走八

百里之湖光奔湃于十指寸毫間舉步陵闕河之滴太白巴陵之酒浩肰香澤之乞文正登樓之憂囊括包舉可以拓灑底之魂可以下雲中之鷁何物老傖慊批在肯有如邢尹相見低頭自痛以為不如也即欲不焚居苗之筆硯得摩哉

些菴頑頭陀拜手

序言

寧贈人萬選錢不贈人數寸青鏤管寧贈人三伯六字銜不贈人五車小篆字由來慧業文人銜出有鼻火湧去有舌梟銷玄沒黃多怪少可其於文章也以文章鳴即屈前而詩賦以詩賦鳴正非曉曉以堅白鳴不熟名而名隨散學海之波瀾蹴九流之深淺形之詩章吉光片羽耳郭子幼隗氏宿挾英分雄分前乎此者五嶽爼方寸也過嶽有詩矣五湖供吐納也洞庭龜有詩矣澤畔過矣霧均乃行吟亦有詩矣旅閨飄萍汎梗

也而歷玖哀以思代古存者僅存刑書半部悲憤憑弔作商聲凡此皆可美可傳藏之名山宜懸之國門者今讀將毋堂新篇筆隨年老亦詩亦史石人欲囑木人欲嘆騷雅至性男子獨與公而讀之知其卓犖英多雄視一切也敢曰[illegible]

甫爰以長價底幾申韓此道郭子回首狂浪驚濤于焉息機抱蜀間門庭藩溷着筆札乎寧落落如石有志踵事龍門務勉焉其可傳者不獨詩也

粵龍巖弟胡景曾書于牡丹之藥闌邊

石村初刻序

幼隗以詩鳴者二十年矣嘗憶與
根公嘖嘖稱幼隗于予亟索讀帷
中見齠秀如閨閣人稍就之則
面蒼䫇赤桐其詩文固奧沉崒
異奇男子也自是予好幼隗與爲
子同從此帙中秘皆得時時蒐之
保所瑜而改所瑕表邃于古矣
近心爲未發堵牧遊來守長沙
得鄙予文如劇魚數國嘖嘖稱
奇士又未幾來蔡江門以司李至西
公皆留心當世而蔡門庭尤峻獨

其相禪之士則好幼隗與堵公同
每開閣展經輒期論對移襟
送抱又復過之矣嘗淚書識
南江門淚夜上樓望其燈火或乘
月一騎至齋頭奏新篇聲常
則從譚兵農曆律書所設奇若

二

而去去或爲長歌入雲排浪聲
若藉門曰此歌下傳之矣獨爲予
作餘人未可妄得也然則幼隗之
才性學力決非時流所可權量而
幼隗肆力于深奇高妙之言亦
未可止也云何其氣魄遒烈獨絕

公居抗節死遇子繼之幼隗奉
老母避亂去蜀筆墨棄而亟收
江門遺文著帽絮中南遷得堵
公復不為學使為撫軍每思江
門則引鄭子與同歌哭凡徵辟
論薦選舉之借謂不鄙子是

當為而幼隗抱幽州之慟詠南陔
之章未嘗忌隱也如是十年浮
沈喪亂忌者側目中居危法而
多隗復能出其才智負母匿南
嶽萬峰間虞羅已施無從厝植
則幼隗膽智淡況妙於濟者及非

復工詩文善銘頌者而已使其自
選其詩付梓而取蔡公之遺編
与馮子之傳附焉何也夫三百篇
惓惓致意者非君親則朋友耳
昔漢季三龍並砥名行至於時
移事變卒為優劣之論古人涉

世流而媿地下者獨無如富貴死
生之際何而謂有幸不幸抑
又晚矣今海內論文章者幾呂
江門公為何如人而幼隗可居其
詩古文附蔡公不媿則幼隗何
如人也匪雕蟲之名莫不知者

郭子者湘累方学瘖而使之
考擊鐘鼓焉可以止矣聊爲
記三十年風雨雞鳴之況云
丁酉嘉平月八日同學愚
弟倪陶鞠延（原名汝霖）具草

衡遊艸序

東坡先生云涼宵好月即中秋以知中秋好月今古爲難何况肇身天半名山高士坐卧冰壺玉鏡中此夕何夕眞値得三萬六千中一夜矣是夜各成一絶餘皆即事記遊候當補之予擬作中秋記嘗疲未就而幼隗序與詩得如干首幼隗老于遊前删具稱攀陟具膽指點具眼才大能抄撮手快能轉運宜其詩之飛瀑瀉白雲停也青蓮閣筆黃鶴及賦鳳凰臺語極摹彷猶若弗逮予讀幼隗詩雖欲不金鑄賈閬仙何可得也

甲辰重九之前一日同學弟琴嬰唐世徵
拜手謾題

詩老天眞讓一頭地矣然則楚之水專有洞庭洞庭之專有秋猶夫郭氏一家之專杯詩而無能與之爭也予終閣筆豈不快哉

辛丑夏雨潙山忍頭陀陶蔚延具艸

將母堂詩序

郭子幼隗天下士五十年中囊其詩古文辭數百萬言沈照自娛不偶儕俗間一執贄海內賢人君子水乳風義能的的傳其狀貌如白日出而幼隗亦若湖嶽之有眷目立中瞑外雖經晚季風雨傾洞卒全身名幸哉幼隗昔蔡江門先生嘗云神仙拔宅後應悔不從人間煙火幼隗三十年名宿搢拄世變師友零落年踰五十誅茅一區將母其中吟詩送老無亦悔向來不能食爲庸人也然今郭子不數奇則詩文之道亦不大昌于世生平孝友因數奇骨益堅福益厚子祝母哽弟扶兄醉融融怡怡蒸乎家門豈惟學與年晉抑德與時劭也幼隗詩文岸然森動浮蒼蒼碧纍見石村諸集中今將母堂詩再問

世不具論第爲言予所由敬愛幼隗者以序之且告之曰㫖胡文定父子以春秋家學結廬于潭之隱山其書至宋後大行立諸學宮幼隗溪于春秋會出其緒餘爲代古諸詩頌師法胡公益勵所學無愧豈特玄州之有栢譚也

癸卯首夏望一日茅州同學弟械莽張芳題于岸花亭舟次

代古詩自序

吾友馮子樸公歲戊寅同讀書雨香閣中馮子著史發一書中別有得而皆欲以詩代之訂業于予闕庚辰予得詩百有四首馮子得七十有六集成將謀作會教予者曰古人多矣廿一史汎汎如揚塵吹霧此從何去取而簡若是予謝謝曰知古哉知古哉抑猶有說讀古者抑古人者也守古者受欺古人者也不師古而自異者又開罪古人者也予樹敢不戒用取

古人書而拆斷之古人有名實交[illegible]之過而讀者生讚歎遭逢之心古人有隱汚中皆[illegible]而讀者生掩卷鄙棄之恨古人有實忠實孝義節廉信終已不明之故而讀者亦遂生歎愁喜怒呼號唱歎無端之悵于是讚歎鄙棄者無詩而歎愁喜怒呼號唱歎者浿浿然有詩出矣故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誠知言矣此誠知言矣教予者曰子詩上不及周以上下不及宋以下又何也予曰前古并無

詩詩四始皆宗周孔子殷人也殷頌猶附焉始于周
崇經也終于宋詩止于宋也予復纍告曰古詩無倒
題間綴詞措事一如古樂府下以樂府名辭難也風
有變雅有亂哀亡詩皆若美揚徽妝飾也有自述詩
有詠頌詩有贈答詩有酬和詩惟古帝王皆闕而無
詩餘彼哀窮隱吃吃如古人自作非敢以茂作古也
或本經傳或本史或本古詩事多變而詞屢遷緣古
詩故古無綦體也若乃愁歎多而和平減憂思積而

風藻衰則固予自以寒蛩落葉之意依棲于孤吟仰
屬之中心卽不欲至而景呈態變不能不出吾手與
口焉此決不能援古人爲解而予偯偯之罪有不能
掩者以語馮子馮子曰世有知予者蔵是書游揚太
息之不暇烏乎罪烏乎罪予敬聽其說而詩始成皆
崇禎庚辰四月八日郭金堂幼隗文撰于巳[illegible]曾樓

旅關舊詩自序

少時學爲詩情思濟宕伸紙滿幅逐　得興會而得
其氣陽其言寬傾而暢舒中遭喪亂磨折憂損所爲
興會幾一空而盡不知詩之爲物何以服際于悲城
悲聯而明清出之約界分本以前詩隊定題自甲申
下迄丁亥　彼夾四崇亂詩僅得凡甲丁匯定下
策又晉嘖言詩有自反筒得者有自僧室錄者有自
好事日授者自亍頻唐樸序中仰無有也今所存詩

或以事存以地存以人存存其事誌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也存其地誌風景山川如在今日也存其人誌
不敢忘其人也詩則咄咄伹無足存者仍其名爲旅
關舊艸石村金堂自識

行吟自序

自春徂秋予追吏議多在道中走山澤伏滯岩寺閒舍間于是有行吟妄意屈平憂讒去國乃披髮行吟澤畔賈誼竄不自聊常讀書行至歌道中甯戚飯牛扣角歌呼予于數者何所涉而詩若是然予自視其古無深痛慘惻而條遇是命有倡自居易自謂閒適者忠十能定志學實知命與抑山川友朋足以移情而使不稱耶願與言詩者質之癸巳嘉平月朔石村

金臺自識

遇嶽堂詩自序

幼從塾師受易自年十二逢家厄易始遊閩私讀柏舟小弁之什而如有會者自改治詩深用繩削和平以全乃生不敢以詩求名也中歲泛濫師友侈言詩亦遂多作選流蕩川淄不知閒作思惟有詩能通六義叫叫始唱數迪風雅比興之風者乎何則否有詩能正君父善風俗感物情人造考槃兎罝之音者乎但則否有詩能覘同志贈同遊非好孔碩無異譏貢諛之跡者乎澀則否夫詩根于性而流于氣以才遣則腐以學塡則鈍然而無才不足以導性無學不足以克氣予年長頹禿才不加益書史焚逸乞耆俱缺每誦老杜讀書破萬卷之句輒手縮汗皴霑背及今不務多讀書慣多作詩詩真風雲月露取弄適口舌者耶選年予受徙衙山北深覓石村學究訓詁安事詩然詩不多作又不輕選則此物也可以塞名可以全生是兩予去易學詩之初指也詩存矣是

衡遊艸自序

衡嶽距潭舟行三百里陸行取道從山可二百里許自岸花亭溯江南望半天青障如家山列屏几席可仰然問行住老不一至衡者有到衡謁廟不由上峯者有上峯阻風雨疾下不及觀日月出者甲辰秋魏子旭卢日宕乙酉間家難泉宕嘗指我予衡山將潑句祝融朗徐變比年同伴曉霞樓若又指我望衡嶽高處北向由是祝融于心儀久之記自西逆今甲十

許年不奔迫喪亂即馳逐南北道上無寧日過此簡書亟不畢志頗予負若即負嶽吾其如何斷自八月初十命雙輿出宿半道明日宿節生山樓是夜雨大日又雨陰雲颯颯凝村阜酒酣予走東友人曰欲展衡山月同石村艸堂魏子非之成品朝行朝所日午無部陰予與上奚魏子日逆行宿古縣山然是夜就嶽廟前宿月東上兩人踏松陰深處步長廊履野觀山聽溪耳目一小易明其上宿人宿上山

寺滿月出林玉光瑩白萬里無纖影同視山下已如
仙源迷路別現人間世畧憶兩人意中勝遊良夜都
無處著心眼矣予遂口號曰祝融峯頂度中秋堪一
絕否魏子大叫曰良然與起鐫七字于祝融頂石明
旦觀日出取道後山下先是從遊上封者以百數十
輩問老僧皆曰中秋一夜月十六宵日此奇勝百年
不一遘衆俱惟喜滿頻去是日自中山九龍宿三合
嵓魏子朔明日过道等九龍無路過天目予欲[illegible]步

聽嵓下數里溪聲出幅幅橫魏子把予手詰曰子當
語我衡山奇處是秋雲可手掬𡺳時予來數日乙一
片嵓烟作衡遊人事持贈山下人了不得吾其如何
予曰衡山此會洗盡而日供吾輩賞識其合頂禮必
效昌黎公出門不屯雲便阻雪大惱人意何爲且予
與子有方廣約即進此作選雲會嶽必許我兩人因
大笑別覓曰他日還濂賦遊事當志此言石村金堂
自識

石村詩集目錄卷上

石村詩集目錄卷上終

石村詩集卷上

楚湘潭郭金臺幼隗著　本名陳遷　一字子原

男　式穀無忝　鵬年北溟

　　式典庶孫　孫　鵠年南皋　編錄

　　　　　　　　鶚年靈天

姪　式廓帝者　鷄年昭大

代古詩　原刻有四篇今存二十首

義士歌　呂尚

伯夷叔齊與太公同歸文王養老及太公佐武伐

紂載西伯木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去之乃延車俛觀而作歌

殷不我臣兮周不我君周仁孔極兮孰剪其芬天地浩昭兮日月震斯我徂遑定兮將老中原叶逝子蓬遽兮專用憂殷同心罔離兮鼎告乃文我王加惠兮釋此義人

九折詞　左儒

宣王末年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其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違君王怒卒殺杜伯左儒思而作歌遂死之

答何時臣伏伏兮何時臣愧愧九蹶逆君生負友吁中甞潔兮身被虜仁賢道兮婷兮上九復不從告無所吁從子逝兮歸文武

知己詞　管夷吾

鮑叔既進管仲桓公以為相任政于齊夷吾曰吾烏可以不報知己乃為辭謝鮑叔

結君易結友難結君才顯當高官少貧結友裂饑寒士無知己難自安當時身死名俱刊我生有恩不可負吁上有生我者父母吁千秋萬世惟鮑子

妾待子　唐咎如女季隗

重耳奔狄時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季隗妻重耳少女叔隗妻趙衰及晉獻公卒重耳謀趙衰等行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因為詩謝重耳行

妾雖從君時君年四十餘十二年中奉衣侍君今懷甯從大塊哀哉君一言待我來何疎二十五年猶可期不來乃嫁義何如冢上柏幾關妾心猶未除君能召妾妾即徂伯儵叔劉堪從車

新城怨　太子申生

驪姬數譖太子紿太子速祭齊姜歸釐于公驪姬置毒藥胙中獻公怒太子聞之奔新城公乃誅其傅杜原款太子自度不得脫為詩哀傷遂自殺

逝死奔新城新城被惡名自殺安敢辭貽君多苦辛毋不祭兮兒已縊吁重耳夷吾各奔隱可憐想見君王身年老甘心廢寢食但有孤孀及奚齊且祚從君

立孤特

予玉歌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結氣而死重遊學歸知之往弔于墓側玉形見顧重延頸而作歌重悶前詞以和之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呼天不明百鳥孔多何以期君從子于王端叶員才齋情恨恨如何畢飄鄙交當來其鳳從鄉下從戰用愛傷吳宮秋深醉夢雙雙不念彼

妹沉雲無光形見仙杳神難寐忘

朱公歎　范蠡

范蠡既佐勾踐滅吳乃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又去之至陶復要約父子耕畜廢居候時何致貲累巨萬天下號稱陶公而不知實范蠡也蠡乃誕戲任智老于陶而爲詩以自放云

我何翁附朱公我何功陶朱公越蘄置相與齊相安足寵叶官居卿相家子金男兒過眼如飛鴻爲謝多財使散財財累起借財殺中子朱公黃金裝牛車不如莊生竊素幽

空樹悲　羊角哀

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善待士同入楚值雨雪阻道糧絕桃度不能俱生乃併衣一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言于平王備禮以葬伯桃羊角哀以

哀遂自殺下從之

丈夫負餘志安能藏其身寧向樹中餓餓死不效侏儒膚下生叶採薇何必師兩雄俱沉淪天下紛紛無主臣燕不肅才歸楚南叶羞披赤芾還自陳下與黃泉從故人

青陵臺　韓憑

戰國時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又歌以

答大逆自縊死悲悲爲詩以弔之

烏高飛兮離當絕鬱君王兮辱賤妾了死成令名我

爲賤人兮恐難生

短臂吟　李牧

趙王之臣韓倉以曲合于趙王嘗謂武安君王卒

然之今人代武安君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

將軍爲壽丁王前而捍匕首武安出袖中木林

以接手短臂示倉倉不白武安北面再拜爲哀

吟鄲劒徵柱自刺死

殺臣貴有名莫借佞人口臣心如可明願君驗臣手

袖中振掴自攜持嫁言壽君捍匕首臣死怨天不怨

君天生短臂兮殺臣將老病鉤猶不閒中鄲刀擊柱

使紛紜司馬門前昏晝雲臣亡代將何人者趙奄期

年言不假休令歎殺空司馬

絕交詞　陳餘

張耳陳餘貧時兩人嘗相與爲刎頸交後張耳與

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城中兵少

食盡耳使人急召餘發兵救餘自度兵少不敢

徒盡亡軍無益耳大怒怨餘又以耳所使張黶

陳澤往赴秦軍至皆沒耳疑以爲餘殺之及圍

解耳遂收餘兵佩印而餘獨從數十百人河上

澤中漁獵乃太息爲絕交詞

君將軍我漁獵一木遮天光不必繁枝葉揚帆大海

中不必貪舟楫君勇有餘臣非怯受笞桑下君有盲

今日胡爲相褻渫

烏江渡　艤船亭長

項王以信越兵會垓下直夜潰圍出至陰陵迷失

道漢追及之項王因決戰復却漢軍數里斬漢

將殺數十百人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

待請急渡項王笑曰吾與八千子弟渡江而西

今無一人還江東縱憐而王我猶獨不愧乎乃

解千里馬賜亭長亭長爲悲歌悵惋而哀之

大王受人憐漢王無停鞭大王不愧冗漢將如蟻蝟
安得大王渡江東拔山葢世觀奇功

哀王孫　漂母

韓信爲布衣時貧無行數從南昌亭長寄食亭長
妻厭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怒竟絶
去釣于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
數十日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
而進食安望報乎及貴求漂母而歌以憫王孫

秦楚爭雄時小兒皆崛起王孫胡乃饑于此太策雖
投小就恥寧食無餘饜糠粃貧賤低英雄驅人亂中
軌垂釣守河干素心質塊壘哀王孫飯一簞甦潛鱗
覩魴鯉重報一言羞壯士婦人仁君君莫音

流涕歌　戚夫人

呂后用留侯計至四皓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
太子年皆八十餘上乃大驚四人爲壽畢趨去
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彼勢已成矣呂后
眞而主矣夫人泣上曰若楚舞吾爲若楚歌歌
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爲歌以答之

鴻鵠高飛橫絶四海君既安施憂用中餒羣雄張羅
曾受敝之失身孤雲將墮墜之朔翼已成誰肥翳之
番番戀仁誰貰討之

眞將軍　周亞夫

文帝時何奴大入邊亞夫奉命軍細柳上自勞軍
還謂羣臣曰此眞將軍也其後孝景三年吳楚

反亞夫爲太尉用趙涉謀會兵滎陽堅壁不出
吳方攻梁急請救太尉不往梁上書言帝帝使
使詔救梁亦不奉詔繇是梁孝王與太后數言
條侯短帝稍疎條侯尋以事坐詔廷尉亞夫不
食五日思文帝言至傷吟出涕嘔血死

臣世漢家疾臣身從漢起何奴遠塞吳楚死臣愚知
報漢天子持詔救梁亦從爾眞將軍中當如此可嗟
乎臣快快不足倚少主臣誰者是

數奇歎　李廣

廣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敢深入多建奇功然皆不得封侯後從大將軍出擊單于兵又從廣部行回遠迷失道大將軍責對簿急廣因厭索生乎念天子與大將軍言數奇感歎不能料運升乃自刎

結髮從軍漢天子嗟予將不遇今歲隨前道天子臨軒嘆我老微臣命薄減數奇羞稱天子深相知

泉鳩里　車千秋

漢武帝時戾太子據以大臣數譖中巫蠱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士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閉戶自經死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千秋爰白其事以作歌

莫上望思臺嘶慈東湖不忍聞莫逝思子宮颯颯秋風雲向東逆臣誅國不惜死野魄躊躇誰與逝

承聖指　劉向

建昭三年副校尉陳湯與甘延壽使西域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乘便襲殺單于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顧齎帛書于是湯延壽上疏自審會匡衡石顯議湯等矯制沮不自宗正劉向獨抗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以百數天下赫然欲誅之此爾為衍當指乃下詔並封湯延壽侯向為詞以謝議者

天子有怒不敢起天子有羞不可啟大兵擁護呼韓邪郅支公然殺漢使走康居陵烏孫脅大宛單于事成中國否壯哉西域副校尉不費斗糧煩漢士屠城懸首藁街頭猶漢揚雄威萬里賢公卿勿復訾縣道郅迎天子喜朝論毋封天子鄙臣有言矯制是獨何心承聖指

豆麥吟　馮異

建武六年春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
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
錢帛詔曰豆粥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
臣頌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
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異誠其過門而
獻詩
君王福恩豆粥關中宴恩麥飯蕪蔞亭中滹沱河危
時倉卒歡情多太平天子生恩歌君恩浩蕩極臣自

測胸臆漢代功臣恩數深微臣孰與韓彭力
南鄭獄 陳典
漢中陳文矩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喪
于官四子以非母生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日隆
及前妻長子興病篤穆姜親調藥膳恩逾子興
疾久而瘳呼三弟謂曰有慈母如是而吾輩逆
我曹過惡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爲詞陳
母德而乞已就辟刑于是郡縣表異其母蠲其

家禱
孤兒啼我孤獨不啼丈黃泉阿母相攜提哀兒啼我
哀獨不啼母黃泉阿母同依棲丈母齊祖大譴之逆
母仁慈天譴之母慈再續我再生我死啼爲喪母名
吁嗟乎男兒有罪死可塞世上母慈難再得
成湍灘 叔先賢
孝女叔先雄父泥和爲縣功曹以永建元年十一
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屍

喪不得雄晝夜號泣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
乃自乘小船于父墮處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
告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出至期果扶抱父屍同
浮于江上賢哀其辭以事聞
巴郡乘船湍水急父死墮屍歸莫拾阿妹感傷中夜
泣男女二人將成立囊盛珠環繫兒臂自乘小船從
父入投死有神來夢夕六日爲期指父出今期何之
果相得江上同浮衆於邑水濺濺兮誰糾紛不何莫

泉悔無及

屍遺陰　陰瑜妻荀采

潁川荀爽女名采年十七適陰瑜十九產一女瑜
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遂以采許之采意恰爽
詐病篤召采采自誓不得扶抱粉御到郭家
乃偽爲歡命建燈獨坐奕不敢逼乍曙采勑辦
浴入戶命侍見志貽其父爽以粉書扉上曰屍
還陰陰字未成而氣絕

寧適南陽城莫過潁川水水漂東西城蜺嚙八龍御
天一地死女節無成羞令子

萬家冤　夏馥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皆破家相容後流轉東
萊止李篤家篤導儉出塞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
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夏馥聞而嘆歎曰烏
可以一人死禍及萬家乎乃自翦鬚變形入林
慮山爲歌悲其事

長者李元禮奉詔從容詣獄死達哉范孟博謝令辭
親身就郭誰私仁義匿張公道歷漁陽出塞中至今
收捕布天下宗親殄盡郡縣空噫嘻乎朔野名士虐
如此名士貪生亦何爾

梁碭吟　申屠蟠

蟠字子龍外黃人少以孝特聞系爲名士所引重
舉被州辟舉有道不就汝南范滂等名傾天下
太學生爭慕效其風蟠獨歎曰是使處士與戰

國卒令坑儒焚書也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
爲屋自同傭人及黨錮禍起董卓擅柄公卿大
臣多遇害唯蟠終全高志年七十老于家而爲
詞以自吟云

刀兵下無文章獄吏前無紀綱山雲澄兮水流芳孔
氏難師甘首陽

歎息死　蔡邕

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辟之不就卓大怒罵

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詣府闕三日周歷三
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
歎允勃然叱之卽收付廷尉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邕爲詩自傷遂死獄中
漢司空危漢居上司徒然漢肉伯喈一身兩無辭避
司空鼎當族卒可做死可速悠悠一歎族生平何事
網羅成振纇崩兇錯後朋尭才貌兩奇難自活叫予
長死口謗書行漢史不成中郎淚

墮淚碑　杜預

羊祜征吳吳專爲暴而祜獨持寬平旣歿爲畢杜
預自代及孚帝哭之哀適大寒帝涕淚霑鬚鬢
皆凝結成冰南州人征市聞祜喪至號慟罷市
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哭襄陽百姓于
峴山上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預因名爲墮
淚碑而作歌以紀其事
羊公今日豈徂哉峴山道上哭聲來羊公作將不殺
武峴山從嶽歎如雷哭人德公稱不名降抗將與通
交情大將不疑主不怒閒按只有淸風生吁嗟乎墮
易滅哀難𡺸魂魄登兮山凸凸石字冷冷遊士血

避姬詞　郭子儀

令公功成後事行多自汚聲妓滿前爲樂公有愛
姬薛氏請爲尼公從之因歌詩而遣之
愛汝寶澁貪隨汝空歌舞拍提廬門薰成汝悲起予
予心則同

幼麗則那佰儷憂惱苦積則那佰伺美好珠兩玉翻
汝躬永保
煌煌震旦明明天子大工慈悲汝求樂只爲丈夫身
爲帝釋始

綠燕詞　姚玉京

玉京貞婦也夫死以節著名宅有雙燕一爲鷙鳥
所獲其一翔集玉京之臂玉京以綵縷繫足明
年燕來猶如故不爲匹偶玉京作詩曰昔人備

意重不忍更雙飛後京遇我死明年燕又來至
梁間悲鳴而死玉京形見延頸而作歌

有鳥雙飛兮失其故雌同命巢家兮三年爲朋叶念
予遠離兮予守寵從予歸舊巢兮求友披心叶嗟予
不見兮誰寫幽哀伏寵悲鳴兮以死相從予魂難瞑
兮嗟古人兮願爲幽明兮北漢高高修羽雲棲兮不
與衆同各思故雌兮披翮隨風翔遊八極兮及予雙
雙叶上天慈仁兮鑒此固窮

長樂老　馮道

五季相禪時道歷唐晉漢周俱被位爲卿相及老
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
官爵娛以爲榮乃自號長樂老爲詩歌以升例
笑云

作官好卿相公師宜壽考時人笑殺癡頑老作官雖
十君四姓歷多盤無德無才名不完我欲死借借雙
更誰爲皇帝收作小瀛上有千秋有保　卷一　杯大

下名

一字恥　富弼

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弼奉命爲使報
聘力爭之不許許增幣契丹復欲于許中加一
獻字弼不可曰改納字如何弼又不可契丹乃
自遣六符求斷歸今日　字中以死爭彼叔折
衮乞勿許朝廷竟用納字弼意殊不自得而作
歌

恨殺我大皇稱兄弟則那地不可與幣不可增增幣
不輸城增幣猶不可獻納成何名不當死相爭獻字
無成納字誰寫叶一字易十城十城可予一字等天
下叶朝廷同負羞負羞恨殺我虜還欣勸六符功納
諸羞遷學士左

黨人碑　石工安民

蔡京頒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有長安石
工安民當鐫字固辭府官怒欲加之刑民泣曰

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後以天
變劉逵請帝碎之安民乃仰天稱屈而抒此詞
碑無罪宜仆築石無聲宜斷斲可人有神兮天有日
景靈宮內飛塵烟孛出西方長竟天

西湖吟　韓世忠

紹興十一年議欲收三大將兵權拜世忠爲樞密使世
忠不以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
言兵縱游西湖以自娛平時將佐罕得見其

面于是遂作西湖吟

湖水平不平歎殺人蕭條慮萬里胡馬徘徊駟湖光
明不明泥殺人我爲遊蕩子長嘯辭豪英昔不見高
鳥盡兮韓盧逐殺兔躍兮烏號來又不見范蠡一湖
去國遊傳連海上投竿酒

五公詩

義興公

公爲特屈舉事不稱無知與不知識公誠深爲瞑
目

漢德不再炎臥龍滅出鼎乘碑已竟謝武穆祇弱狗
郎故老千年悲嗟嗚呼浚何如嗚呼賢外臣榮不朽
研斷紫然碑破滅文山口便令長樂老與世相尚友
公論遭面學茲言庶官首安得首孤文石鐫安民手

公秉鉞行陣五年註春秋五卷凡萬五千餘言師
行叱兒孫驟馬前負書公自囊筆累箋釋不輟
公已書散傳之其人必有存者

麟經重泰山雲雨散天下後生襲文字進退乃渾假
惟公身殉道行笈衛萬馬箋註經綸言尺寸爭昕夕
雙辭麗震見征途自瀟灑驅兒出前行負來常盈把
惜字重千金磊落爲手寫斯文不佝喪塚害充四野
公長君孫驥先公逝踰月公病乃令合葬滁州傳

公卒後有遺腹子一歲故將黃撫孤隨征信陽

營未詳

神龍偃靑天昂首悔亢了威鳳戢羽翼遭罻誰能理

狠顧身後事何如斛南天小儒繼嘲笑忠名滅賊否

從難數英特雛家自楚璞惟公異之並傲岸瀟湘水

酒酣一局闘與刊吟風想見公成潮同公心外不剛

皇天勞古人擠竊塑沒兩論定身後名猶青倭直史

黎平公

左帥潰南閩逆潰北諸潰旅凡數十萬爭就公降

東南如藉公半壁事竟何如誠將纍纍竪子則

那

挽鬚不登天浮兒各何行乞匡挺一死焉計身後名

叛帥露萬鋒赤手撐天盪頂踵不勁力敢與蛟龍爭

異物浮洪濤其特濟蒼生湖南張但呼天下共推減

四年困半壁自將齊會盟蹉跎智力頭補苴鎮漏傾

皇天不鑒史瓶隋雕陽城老驥伏櫪箱狼驚深叟

子覩嘔出血亦足驚柔衅（公撰劉不黃詩辨如注）如公安豎子

那復稱豪英特論量則已有史誰能平

戊子十月公率南師恢全永衡遂發爲十二月單

騎免出入湘潭撫慰馬高諸部是時爭得公至

卯翼之明年正月十九清師自長沙渡別鎮不

從偵人入公遂同潭人盡為受兵湘江

萬國皆涕流出書誰則淸除是甲申春一欸何夫子

君臣兩寂莫冠蓋向傾否失志在悍夫老謀無一恃

靜兵百里外叉手救瘡痍濟河潛及門盈廷羞白禾

同時稱韓范決死乃無比潭城屠有名萬族藏湘水

千秋萬歲辨畢竟碧者是

華亭公

南北兵潰後公領諸帥秉節湘陰題有帳下若干

同苦士湘南第一大明城之句以厲士卒厥志

不振卒用病徂

邊城高蕩蕩漢水流湯湯雖有百萬勢不如鬼雜湘

梅信傳來幾處無春風不遺照桃符江南兒女推新
曆謹辨幽人泣鼎湖 是歲梅二月始花

又

帝子昨年失佩家萬方憔悴冷樓鴉不知殿裏隨楊
柳猶逐東風傍紫華

答山中老父

昨日攜合難與君心知之盤堆金錦鱗黃蘿問躑躅
村叟因易長舟船愁饑疲岸中白頭翁物理倒相推

要言清心兜聒至傾數杯少年嗤笑去同坐不同處
昏惰臨暮莚屢抑不一助還山白鶴飛人門壁影曙
擁壁坐山深思君就君語

定交詞

男兒不自支巢落隨風吹世多離心人摧折相追馳
結交歡笑深久復當知之男兒中斷絕夜歡聲離轍
安能長隨人末躬事磨混枯魚思天風悲鳥仰後轍
托天資困窮何必苦交結

謝仲玉出其六人甘手製繡請示予嗟歎久之
作歌 謂有十八羅漢八仙遊春送別八駿圖別乙仲樹諸奇

神女淩波擁秋立垂思潛向湘君泣天章抉盡瀉流
雲鍼神漫向人間拾一絲兩絲誰起止蟬雲擬擬隨
雙指鬪畫如生心眼因神妙不因畫者是嫣然撞入
維摩室內見仙人自起邀迎了方寸相所聯佛心如
如仙附附靜女不譁追秋它最行立坐問喜怒思成
落手飛洪濤指來衆仙八微陋千古有情誰長長遊

人艷女久銷沉頻君素手心相引怪哉奇思走天涯
神駿驚傳獅子花再來支帝薦尺練將危致此開風
沙小乃羽毛細無匹大或槎芽白箭草江上峯青不
見人有女臨風遲永日展思歷落銷磨部晉代風流
君絕矣慧根不斷旋天人咄咄休儒徒負恥

排悶特呈楊九德逵

秋夢遊事足夜定衆情俱雨散隨欲枝燈分戀部軀
愛兒臨紙戲變內治家儲托命指知己安身避禍惱

皆淳修和尙冊子

城垣麗甍塵白日障額面手無玉麈尾何以緘羽扇
吾師挺英宗忭舞送餘善華言傚休倘身作麈尾耶
中原若道亭大雅起衰變淳修學詩

與眉宜一飲酒述懷

映紫昔已極清歌綠還與不如當時歡翻念倍苦辛
狂米變諸寒南紱紫爲陣利劍不在手呻吟亂千春
何政何足恭學道全其身

又

憶昔華年遊汝我同蹈蹴胡爲遭亂離斗酒驅梁肉
長笑問前人百年孕諸福萬事不挂眼放身恥離伏
醉酒與君歌君歸扣空谷買山不買閒空羨終南屋

嶽遊還呈眉芝田先生

昔艸存復生枯桐秋既好誰謂千年身蹉跎令人老
風雨易消散青天纖翳掃缺月與圓娟輝光恣清討
休無市綠侵端坐爲蓬島把酒弄上帝相攜免傾倒

元日偶書示弟淳 辛卯

兩室惟昆季艱難共一身年從憂亂過家受屢遷貧
敝俗防人薄遥山看鳥淳春醪樹倍倶生猶敢辭辛

出門行 代贈同貞者

君不見管鮑貧交竪千古後重分金多自取又不見
賜也了皮變姓名越國齊郷策如上明見學昔不成
當學貴白萬揉纔幢一賭端木曾升遲名常季倫人
傑非財房那能低頭帖耳事權位令笑殘杯爭啐飼

隋珠趙璧涵海山神物寧歸鋒擬使瀟湘之源本華
嶠日月出入洞庭裏扣舷朗詠秋風前金陵佳氣清
如水東南奇俠貪浪遊乘風擊楫渺茫後黑貂敝盡
披羊裘眼看石虎如海陽蓬門朱戶都絕跡爲我大
整珊瑚鈎

雨後山行就宿湖叔孚令村別業

昨夜濃雲洗山屋萬斛重泉喧遶木今朝山氣倍晴
雲青軼翠山向人逐山行欲盡入平蕪七十二峯光

有無蟂蝌遙拔豨天樹野鳥翻飛墮地循坡陀叟涉
與君過君家青山看不足主人不譁客不眠夜靜惟
聞谿水渡

王山長溪上艸堂紀事仰廣韻

不識溪亭隱遙遙入圃深綠蕉依戶靜高竹聚庭陰
何宁倚斷帷清言見道心北窗悠寄臥人古木企沈

又

湖上傳清絕昔家戶喘存遊絡帶落紙賦俗少迎門

寓目除空果忘饑凍素甕此中饒福慧白月護前村

又

義獻文章在風流千載宗不嫌名近古那識道歸農
開徑惟留蓋安禪不離因林公隱蓬戶消切見衡峯
竹林修寓溪亭

又

彈鋏歸何主空歌忍怒饑百年吾道在四十寸心違
寒夜那分芋春山正護薇清溪與君古揀石故園歸

贈丘蛟也見貽圖章數其歌

古之文字誰絕奇石鼓岣嶁神禹碑形模幽怪光陸
離聖人精神不可窺秦漢諸子彷彿之揭爲璽章高
鼎彝大哉書象鄉中陳華言譁譁臚勉勉印今昔見
斗天星蝌蚪蟲魚亂眾目張華李泌徒博名萬卷祇
堆盈一斛翰海蕩蕩泥人古則官職分竟何補君今
伏波存至今大文內向空疏主君肘糾糾持贈人爲
子刻書消天與姓名久滿珊瑚網束積圖書愁照身

丈夫投筆苦不蚩贈君一言非潦倒蘇季佩金六國
羞爾爲何如虞卿棄組著書亦自好

村夏寄同年龍簡卿

躡盡諸艱始悟耕長風消夏又移情客開已覺莽天
大失學初驚白髮生才下務干憐說隱代徐管業許
稱耽東家田父儕耘急稱笑狂狀但抱將

又

山鄉汾溪村稷科方塘疏樹隱柴門人溜石尺竹模

眼書挾千金易字言爲養伴牛那知仍無寸化鶴不
乘軒向來故舊音稀至漫喜塵囂淨耳根

又

戀靜方知昨事非幾年仆仆與天違失兒空羨商安
臥山險機符衆傷機危何池送添丘摽伴僧茅屋結
三衣久倣將革作禪嵐稍幾知宜日自吧

謝夢中諸故友

前家石潭村今住茅舍北諸鬼新傳此道遠相邀息

山深豺虎怒雨惡風濤黑行人嗟路難死或喪筋力
情親頻見依蠶聚嘗語塞不知幽感中何事阻胸臆
生理恒飄飄實塗豈終抑諸君愁向予予懷許羅得

又

聲氣聚實漢文章固有徒生前爭朋黨殁後提攜俱
楊君掩博不修文必見呼楊子忠人名也素心偏氣流坐
使尊公趨衣冠委我易精靈編我■那知庸中十窟
步履摧那君日難長暇予身寧旨投丁貴不袍跡空

歎阮琴儒

又

五年歷戰爭休懶愛餘日諸君不厭亂夢生叟卿恤
知幾或在宾運會有軒輊少壯關場屋箕裘脫已失
舊業時見侵枕中露談秘致身苦不豫擬爲助華質
卽今爲事令倜足備館衙野人生竺卓尚書以膠漆
終歌歸去來猶君以歸室

哭楊九德達　楊九字伊先工詞賦文章九精于學名書都尉

貧交不苟合十載同饑寒南湖結茅宇涉躐青雲端
名闘各自稱空腹慚加餐朝歌出門行細雨更夜闌
時流避眼白三沐薰芝蘭中叅摧新華誰保爾年丹
成君志節苦德耀齊伯鸞同時歸寂寞並賢良獨難
淑妻陳氏同日死惜無要離冢交覆青與升戴君爲死覇權
大婦者李子名錡君魂戀湘瀾沒身不相捨死或髮亦殘香
風動夜凉振筆爲君權

又

四
報怨誠小器報德古則有所以解佩辭綈袍思故友
豺豸收餓夫壺飧拾貳趙云何小匹嬰生逞不要久
脫死須臾閒叩頭一喪狗螢光露腐色賤殺不停口
墮淚別老妻虎窟汝獨守生死出門去寸心橫北斗
嗚呼惆悵分愁不偶恨不相逢閱娛面吼叉訓取貝
心頭在手

苦雨四十日

小屋青烟聚前山霧更橫翠交平疇入綠到野天明
殘戶臨谿動孤星守夜晴療田需雨潤不敢負鳩鳴

牛山寄生松盆歌 謝王山長為賦小巽山莊作

王郎讀書愛忘機閒覓牛山狀松蓋七百六顛與木
閤長歌戲號傳清籟歌成一束馳向予書中歲月愁
遷除物久神異防老沒斯言埋至閤扶與閒潛三徑
亦何有杜甫四松那不朽斯人蘊藉千載存草木悠
悠歸誰守虬龍老枝已難狀盤剛皕寄孤松上窈冥

只受風雨垂行蟻遊蜂難俯仰斧斤大匠竟何施絕
地昏天勞爾爲巢空應致千年鶴化石人間那得知
我有磥砢太古亡清風欲引長松寫安得南公石上
移徂徠摩頂西歸向窗碧

美江谷尚兩郎君應試高擢歌

江公之才天日浮中竿振筆化如烟雙腳注射掉高
簡亭聯文解論少年十載辰今于大學行尺櫻人臥
山閣江公風與俗京華絕兢三遷爲學博畢竟鳳麟

自有種枳棘不隨凡翼損江公勝我有二雛厚德關
天應冥寵長君不解讀史書文成珠玉隨風飄咏滿
道氣有孤逕彊立自荷東山鋤雲霞蒸變及二子蘭
芽靜內丹晶起門庭荊棘盡掃除披傲佇身到湘沚
讀史驚看郭令公亦于振主裏蕩中兒孫滿眼有歸
養名問直與天衷通其餘義之亦美好七子風流同
婿老陶潛杜甫足獻娛放浪湖山供流掃文章千古
不易支繭丈數榮容復悲江公才子宜令兒來學垂

玉湖旅亞吟檻作糝米牧飼牛摩挲淫汗雞犬學息
山家福履豈敢希豐農夫之喜室家終勸小人樂只

敬農

遠皇九陌太古一土堯仁桀虐畢竟誰主何者永年
山間田父御鄉耕鑿筋力自補王人郵亭匡室簞鼓
華夢代謝興衰川古東郡徵賦撫我所作設會朋漆
勸慕勤苦兆朕伏夭霜汎瘦谷同希神職和樂撫御

玄鑒和尚說法華記見訪以詩

雨臺初降郎論詩漫說匡諱會解頤已破蒲團休趁
脚不教鐘磬壁間若春城艸綠延堦靜野閣香浮人
圖宜此處蓬門任來往應留長嘯過湘涯

將進酒 龍簡卿來予寓小飲傳同年趙友前進見中翰述有此作將呈友人

瑠璃鍾琥珀濃香風入面錦翠重胸中壘塊飲從容
手指衡雲開數峯撫安歌湘波綠烟起無心雲斷續
當筵泥指笑顏酡別有臭蘭釀一束我欲狂歌醉春
艸艸木多情向春當年年鶯語百花飛不知天地為

誰好曲江錦衣頗色新青眼紅塵復幾人酒酣各自
露胸臆欲語無言難具陳

憂旱 壬辰五月初六作

有憂從眼過饑到變驚心失學無長策全家惜苦吟
開天難著念為國獻何嚴漫說桑林禱莊山亡鑄金

又

楚痛呼天久南征忍不聞十年雄鬼寒兩路陣雲熏
傾覆應移運崎嶇敢罷軍道遙與風露蕃贅意何殷

又

小築西亭隱經時憶古人養閒從學稼將母善藏身
白髮逢凶歲青雲失蜑春貫絲勤作繭端覓避州鄰

又

南國秋炎瘴端居欲改容篤言湯亡祀猶說漢乾封
啓運綠明主歸恩屬老農憂來無意緒白月嘆前峯

又

何處隨車雨勞人祇托家流移從皆作痛哭向長沙

安石書雖龍弦牟利正際了無郯卜來雲渼莫空嗟

易大頡麟與予訂交　十年遭亂一別忽忽底

今十餘載庚寅冬樽酒細論于我歸處感時詠

史不能無詩鳴庚寅之作者蕩焉無幾風雅倡

協道在斯人收拾影落蠅蛙取泥將日哉

仲冬祇園森羽寒月衣氈咸見親筆皆淵然自撫標

榮才終令飾今古復何許深求元化心靜者得賓處

爽然對我長谷山夜無語

行吟　癸巳作

尋松巖精舍

犁嶽望前尖尋源絕徑通身隨一杖仕綠過嵩山空

野寺留啼鳥閒堦息艸蟲了無真隱在何處覓香風

又

山行不厭山羅識山深處森羅雲樹稠叠聚人烟語

桑麻刈逢喃燭若春花野谷風吹人遂歌笑隨風巢

欣問耦耕人百年自機杼儒冠不容滕衡門有深匝

昔爲尼父與學稼從山僧

夜坐

僧定不追寐寂音如可聞心知佛燈影還照山間雲

衆善自然集諸天無處分今宵適雲雨渾覺百花薰

春抄過復抽古抽山庵

醍醐作品不知作似皈逍遙眼望視影罷了山從鳥

與聲移萬絡滿花須晨鐘久定果當月下塵無緣不

繫塵已識助因除其習悅豬何川慶勞新

付歸使

南風吹北林蔓艸自芬郁使從家間至持書開兩目

汝來非情親汝去意恒蹙中年紀飄散節序少聚族

妻孥隨我命有母隱埃福淑身遺閣荷坤戮漾根下

悠悠大路濶噴噴野蟲速斯言枳自傷歸詰誠行僕

又

夏雨澆新苗百室盈權舞終嗟行役倦靡靡寂無覩

豈不發饑渴所思益深苦家儲不滿百旅食不充釜

一身備自折拭淚備億豎昊天未降鑒多難迫老腐
靈風厲終夕憔悴豢蛇虎瓦釜簧清[illegible]何以諮其寶
終慚謝眺詞呼吸開天宇

酌酒

公孫向學年纔合高適談詩尚未遂豈爲浮名髮歲
苔却稱世態長心懶頭徐酒友樽迎白眼過前年怪
易隳正耐蹉跎支未老龍鱗松下聽長風

又

茅屋重承風雨過濕膠無奈自頹乾人逢李勉甚移
榻字付安民始辨訛嶺上繁雲猶護嶽湘江漲水正
盈波乍拈白髮驚予懶笑把長竿挂薜蘿

南園紀遇

南園者吾友楊子獻后所居山亭也獻后與予神
交十餘年而未謀面癸巳夏予避吏議倉卒循
之關而南楊子倖來山上身自買藏的的稱故
人勝苦暑也潔別舍陰蔭以居苫病親爲治藥

餌倦牖苦伏痛過戈奴例夕初終以聽苦俯仰
缺又趣裝經紀其家苦戚心尤爲傾衆大小一
切非常嗚呼必如斯人者風雨發懽中可以言
友可以言遇矣惜其別紀其事而作感歎不覺
有十詩

楚客不受叟上人開逆由門常終古似天道殘峯寒
入坐頻常解傾將欽未常愁中驚雨散萍聚各追懽

二

蒙譴長爲客相邀忝厠儒眼邊詩酒寄身外友朋排
愛日倫愁減臨宵怯夢孤蹉跎淳老眼信宿任吾徒

三

衰敵淹多病扶攜此日真不如天下士竟是陌頭人
簡藥除方苦移牀向夕親幾宵逢寐覺猶憶侶前因

四

竟日轉危坐拋書欲漫吟風傳香几淨客過竹窗陰
辨字劍愁眼逃禪記夙心家山懸午夢失喜聽鳴禽

五

怪有洪喬信相傳彩鳳來老臣恢帝網丹詔下天哀特大中丞趙長沙三疏彈劾潮南觀之劍出應鄰斗書成不忌才夜來潮嶽淨端見使星徊温有侯紀器洪刊長于搾

六

下浦烟如帶纈風散野塵蚊雲投木減香露上禾勻就聽林歌出除場逐興新今宵織月起若家莫辭貧

七

客久不知愁涼風又到秋名藏山寺古家傍嶽雲浮休夏全經樹逢時只學鳩將歸埋幽興納稼與僧謀

八

漫有家書至徒勞夢境親崎嶇依母膝羈旅撫兒身逐客安時政知非憶古人山園瓜稻發晶的數晨昏

九

有客延清夏吟詩潤艸堂倣幹才不小收成事非常洗眼青編史冥心學註莊移愁爲幽興只覺林木香

十

夏日炎雲落天風迦艸黃固窮猶堅歲耙夢不離鄉拋葉蟬吟苦穿籬蝶與忙竹閑添夜色何夕撫秋光

附仲潤奉被出嶽候命長沙寄懷三首_{時在弘山}

湘南連一月徊雲鴈不通使星傳到益囘闕令鄰豐

病哭經年甚秋驕此月了生蹉往有節休言白頭翁

三_{仲潤被中書注擬陪粹呼鄉作名人受罰見}

底事從悲笑無人解偏堂白天提掌在有佛藏厨香

心悅超諸乘書成致百祥了如常住子應見轉輪王

三

不必標奇節何人敢謗生九重似帨綱元老泣持衡

謂洪公也 解嵩終留漢院儒豈爲秦本無忘黨獄邪用酒澆墳

寄朱子昭同年

厄數從君始危途自爾先顛狂隨濁世愁恨死經年有母身難許無才命或全羅揚天不夜應照玉階川

了翳花色
揚州敗也

寄石兄五

有吏垂清白逆時翼後昆死心呼廟有破賻哭轅門巢覆人同惜擁摧我獨存齊名真不恨將母莫離村

啣啣行 丙別蘇門關十

啣啣復啣啣人定夜闌山的千比側足宿小來相促遁中野海冷振羽翼遷客苦心聽不得啣復何語上訴高高名人下頓沮沮何嘗千酒闌斗帷戶與汝

白眼臨風告無所詩成大叫謫仙聞邦來但與劉伶舉重行行君且止夕陽非照西山紫老龍不驚雲徙徙枯蝉夜嘯空山裏我欲聞之君寒耳觀清歌朗頌食撫山川動顏色張鬚毛髮兩無言風雨秋邪落駒聽啣啣復啣啣我願與君適樂國

九月七日初度自吟

作我浮生頗自娛漫隨稼圃畜隴偏年來伴侶都为寄不是詩人即酒徒

又

自解逃禪入六通了無餘緒記秋冬籬邊又見黃花發纔覺霜毛半老翁

望雨後嶽雲

白雲凝山山不留山青更綠勝雲浮雲根山態亦何芊綿迸作森森立聳此時萬象翻胸臆噴若鴻濛凝天開形如洪濤吹海力會中花象了無知靈淨青山依舊得娟娟隔月起高岡微風影動蒼琳琊笠照青

山雲起處秋烟萬縷蔽瀟湘

籬中吟

北山張天羅有鳥不遑息界飛振毛羽身小辱羅弋十里九回顧悲鳴詢前議亦有深巢風雨蕩何極遭逢鳳凰遊蓬萊想爾國其充五四照百里蕩氛塞翼蔽卵胎慈鶩鳥不得食鳳來今何特康歌忘帝力

曲里吟

出戶背明洲嘵嘵野蟲響繁音不自胸爽闢振孤起

與世何𤄯激其心亦悅慷慨嗟獨行過介特但撫掌
不能逞寶修范論滂滔滂浮雲敝白日呼吸終亂上
還期托湘流清映泱孤貢躬逢大仁貪沛泣爲祇綱
我無慍愉結何必歸上壤

田文吟

秋風高只人草落飄無明丁寧連蛇柯下陷肖岸派
忽然遐沿瓢然呼籲空垂大落解自惆撩亂各花飛
問君亦何倚崩中个無欲葉落安代謝其根是相隨

蓬門舊井竈或得同蒸炊自非召伯仁勇拜先拔枝
停車問楓林照耀仍湘涯

南閣還留別諸子

高閣長吟念屢除寒燈風雨夜擁書衰縟骨衰祿貧
積白見宸中與歲餘伸放緊役終負明十通罷策始
遲盧家山猶傍舊松好尚有蕪園應自鋤

遇嶽堂詩 有序

請者曰予不遊嶽言遇嶽可云遇予辭曰遊嶽
者望嶽者也嶽大而我小足與目交役常日夜
力而嶽無與焉遇者陰晴朝暮逐其所會而誌
之不待遊也南山一泓青冥地不定不動雲烟
聚相滅不常寂生不常主郵亭旅客一涉而過
名爲主人收我遇之于是而名遇嶽焉即不遊
可也

積陰

簾外半山出諸峯猶隱淪雲齊天際合風起海濤匀

自顧一身小蠢疑萬化覩寧知龍象窟長抱羲農春

瞑

滿目諸峯合遊人意始玄嵓烟全滅地熒火盡沾天
鐘到心知寺聲來耳辨泉自然歸太古彈指欲離禪

初霽

南極通仙仗雲連五色齊接天生海市近日汐收潦
鳥度玄霄入人瞻玉闕低當年勞漢武苦向此尋栖

山行

樓迴岐欲掛白日臨青峯雲間幾聲應山傳何處鍾
失門則鳥入搬竹老僧逢負杖聽溪水封州已萬重

嶽路

豈有漁郎誤仙源盡日尋桑麻封鳥道樵斧認山陰
轟若迎泉落信尖出洞深時間松竹響徑接虎王音

中山寺

西壁西南柱祭大共一門畫圖半點星廟認樹無村
萬籟聲爭作了山鳥不喧向來幽與愜到此欲掀翻

螢上九龍盆

耳目忽不住山行為移情隱泉奔石出敧樹障崖不
徑轉香風度橋過宿鳥驚不知幽徑裏亦有梵鐘生

宿九龍盆

磬定諸峯淨明燈滅欲無星辰天一師丘容地千區
有夢長留閣茲山應則儒夜來谿水吼直欲老黃龍
閣有藏經千卷不
無卷約閉關閉藏

坐月

爐烟滅盡月華濃茅屋幽幽密葉封只有秋蟲添夜
語曾無嗥犬怪鄰春空山見何多懷古田舍傾壺不
賤農竟々春光渾漫興迢遞幾庭動晨鐘

吳茗詩謝謝符五 蜀自花子移來 閩又集十罐

動植豈云物木發何太欺落英辭榻賦對酒減朝詩
色謝繁華苦根留識月遲臨軒 仍猶披服吟同時

一碣南行

全潭無一屯無甲兵惟有湘江闊闊氣呼嘯全潭無人

無悲鳴惟有猾商劇賈聲縱橫拖絲酬飫阻直道列
旗狐鼠儼相迎蟻視土著不扎眼鉤繫例得因冠纓
借問苦酷亦何爾五月貴糴傷其情斗米須索石粟
過早蒙十畝無石杭勸農歲儉借已出危抵不足酬
奇贏三年赤地天地悔十載捐征恩屢行此輩不撲
天心與帝德食膃饜飫終取盈安得五丁拔山推湘
浦驅除此屬付豺虎四郊女織男盡耕湘人受東餓
死猶無悔

來索書書中皆詩文論辯可紀也歌以當哭

古人有恨悲生別四海天涯負鵬折君今死別勝生
離楚水湘山無斷絕昨宵告使粵西來開函索我長
言同詩文往復有論辯偏師急擊無嫌猜素心歲月
已僻炫今日爲君破生面想舉狂言露不下死竟有
知生未使愛君文行謀果袤我傳不爲君文好輸牛
股羅恐防生我貧無計傳君艸

立冬後看菊

底事經年又歲寒湘江捲浪雨霙霙職看籬菊開還
謝餘却青山不改觀

秋同石琬伯仲琳諸子遊坤月精舍

山僧門掩數竿竹風聲無聲瓜果殺我來欲洗石頭
職自日羲皇隱茅屋興闌解却向山回野鳥啣花入
幽谷

秋澇　丙申

南國初逢歲不頻太史昔欽嗚咽艸使濉畝自波除

河伯真憑怒神農竟失居秋高難問帝飄泊渺愁余

又

海內傳豐歷湘南汔可休無才名應老有歲稅難求
水患兗憂切河功禹策留野人空獻賦自有廟堂謀

又

七月方求雨三秋下苦寒負前日十亦北居怪波沉
傾覆材難任牢騷日易陰只須安野老松竹自虛吟

秋同郭以歌坐月

松影漏茅屋蕭蕭秋塹明涼風幾此夕圓月欲三更
坐定山烟合香傳酒夜醒橫飛螢亂起真覺艸呼嗟

乞泉詩

南園去嶽三十里花軒周覽有山福無水福二月
二十一日雨止泉發正當愈暢酌之甘香煑之
移時玉潔芬好真靈物也疑其貽乾就竭再拜
泉神乞以詩

昨日南雲下湘浦青燈芸芸披衣雨悅米呼邑清我

心一握靈泉出當戶湧糸澄碧不可索酌之甘郁寧
神魄間雲好爲此亭詹拜泉爲我留山關幾試能帚
白雲園簡默身心忘經學

南北送行詩

予與邁予椴公續昔見山時陳遐子以年家子交
椴公沈其蘭芽稼分翻翻上湖宋物也越十餘
年訪予于金村揖序方他間則一行兩足泛然
欲浮洞庭十口遍偏閩東南人士乃持一裝的

的問北道主人予固老守丘壑者見遐子殊自
百尺樓上語然于持三語語曰自汝出門眼耳
邊事能如米門逢戶海閩石虎予抑亦甚因遠
結燒猪釀酒追尋予贈元亮之跡于又或者五
嶽方寸假名趙脚本領韓送仰天大笑而自脫
去蓬蒿乎吾聞長安比日多壯遊眼底不育空
華衣珠不陌貧了持我定心銷彼苦集安知尋
覓德雲不在統峯而在東華都會也非其行吐

予懷與語而贈之詩

北風湘上來春雨細如纖發寒守孤帆萬感不自抑
故人鶯花稠歲月忽已息君行離萬里莫自與胸臆
長安佳氣繁孔道香風飾相見停輕中努力加餐食
煩拭摩尼珠持照古顏色

又

丁歲五貫離骨肉半凶嘅人生幾少壯撫陷頭忽白
狀哭隨風塵把鏡將自憐艮驥延槐影寧忍伏羈軛

引錐讀陰符苦遁俗眼射揣摩不十過假逆侯黃石
終成北窓倦靜與羲皇適浮雲時去來青山了無迹

壽謝伯修五十詩

勝事今年枕寂寞婚花細雨凝山關迢遞看嶽日千
廻靜裏端倪幾有著昨日山書索我回湖家州西青
山開炮蒸腼燃閩海錯故人子弟羅相諾我年愉君
只五歲君男成材女玉增有母天年我獨存負米歸
田猶恐泥我正蹉跎學年少老昔憐愁心獨笑倭屋

頽簷一腐儒古人受我變聊照高適學詩亦老叟遙
璦知非四十九壽君與君交白首富貴浮雲我何有

贈故人徐蔚子赴秋闈

我聞古之响哄有神鹿金君黑文氣森爾出入時隨
雲霧深雨風慣與蛟龍走雲龜吹息息奔騰禹穴山
尖只元秘千年物老人命人佛拭苦花為句字秋聲
昨夜渡瀟湘望正頗城怪底悵然何崢嶸藏不得霧
充一驛終潛蟄君驅管玉堂龍角世眼求求容編纂

是物由來知者希海上三山人大覺忽然破浪乘長
風身騎白帝垂天宮仙才變化只俄頃笑指英雄看
異同

展墓　同族丈李去聞

高塚衰封舊迹年戰代新但存今日祀敢惜故時人
野鳥潛谿喙濃花點艸均湘烟渾不定驟雨變江春

南亭答唐公嘶

遊目思南雕嫣然娟山丘交蘿墜繁花側樹凌清流

好景自延玩尋書如獻酬數時聞見靜品為幽人謀

又

衆綠會有役與與村谿長谷鳥息枝靜落花留座香
烟迷山彷彿雲接樹苔蕊燕坐了無物時看春艸塘

又

只苦還離攢扶持欲就家詩文從歲月倚伐自桑麻
八袠覲衙健流年頽莫賒逆民吾豈敢風景托湘涯

苦雨

暮雨凝山屋墟烟又遶村蜻蜓飛小花黃笠聚柴門
永日吟詩過閑時假寐尊夜來草澀夜蛙鼓不須喧

慈烏行　贈李玉枝先生

鵬飛礙九天不借鵲鳩枝鴻鵠學八極不憚乏泳池
英英衙嶽雲濺濺湘江雨悠悠天路惆悵枯魚羈
堂上斎靈禽堦下喂烏主人彈烏趕兒使靈禽孤
烏言千里來一里一鳴訴身小道路長心心待兒哺
盛食聽何悲腸斷哀聲衔長跪潮七人扎身告鴻鵠

哭黄子振之 振之予悲雅故人醉死于虎

我留傷春春未回梅花照水君門開持觴勸我解顏
色一日江上千徘徊今年君歸歸已遲霜寒細嚴江
風凘強持君住不肯住到家或語妻孥如將行山寂
日悄悄叱咤颶陽羅電繞廊村墟邑君獨行倔僵衝
觸亦溷小可憐猛虎不擇人而但今突出身老狐
狡兎翻棄置贅贅此予餘酸辛投詩君去詩在側聞
計楚之不留既存時問何許移堂揮淚短歌無可式

空囊

男兒一身潤九族歲計帰區又供父丈夫科舉誇少
年僮僕怪我老茅屋我思古人解嘲笑賈島孟郊真
同調不然淪遇應奇窮卜築相仙與居釣然人眼底
燕前賢要予卓犖寬陳編和粲梧古有如潘蘇李杜
就論金錢去年俯眼今誰白富貴青雲字軒所家人
問討僞魚鹽囊無半黍心泊然

荷遊

百雉嵯峨曾殿餘堅中春雨萬家舒辛綠支粟金賊
固却為興王大厦備飛騎繞宮疑立使銅駝伏闕已
成墟四門洞闢真無事鎮鑰于今警備否

又

天涯道子莫空嗟萬戶長沙總是家不仗前丁堅壁
壘那能白晝變稽華龍樓鼎丸仰飛鳥龍塚青燐照
客蚘鋤犁自應榮華代紀于山鵲不如鴉

又

名垣屋掩舊臣愁此日彌縫賴壯猶每夕有烽傳宴
火五方無市助很偷盡儲汗馬數勞吏不遣書生竊
大侯裘帶自寬門自啓蘼雲輝映覘山頭

又

今古羣忠半闔居憶江樓上思茫如刀頭濺血成君
剪身後流芳賤我譽不為長沙哀太傅也應湘澤弔
三閭大元義烈垂青史李沈孤名有特書

七月十四夜坐月憶南仙諸子 時傳同舟者留鄭生尹淚仙鄉

月歌祭人樹則二千唐小村
予老友江谷尚徐蔚子也

今夜北窗坐憶君南下舟晴看岳陽諸月過洞庭秋
風景經年異山川入楚收登樓懷今日莫賦禰生丘

又

月傍家山好君停何處帆故人湘上過秋色鏡中凾
江上微吟切乾坤作下屯齊賢如獻策不必說前緘

一秋歎

頭髮半白尚欲落風雨秋添山寂寞雙眸電擊澤不

眠起拂千箱氣弃礴古人視我顏色親我笑古人終
窶貧詩書牆壁亦已矣造物命我爲何人探珠蹴踏
驪龍頷挽弩千鈞終沒石池魚小拚瓜豆枯取酒加
飧且朝夕山窓謾謾松風起繞屋吟哦動湘水傳經
劉向已遺心縱酒陶潛還弃了少年作計莫躊躇擊
壺老態空狂歌歌成人定野天君高月窺人人奈何
、蔡馮兩詩傳梓成將呈宗師高老師敬白此作

蔡傷師丁丑同辭
馮屬師前文自交

百代文章屈賈尋長沙自古聚遺賢倚洲芳草聽全
碧湘浦殘碑淚正妍豈爲亭旂空碎石漫開啼鵑不
酉仙何時張許垂青史會見門黎有別傳

二

師壬午皆學楚中族十干有數一人集濂溪
書院子與馬見科四十餘人一二餘名登全
錄延今甲乙兩闈
諸名宿皆出其選

萬里湖湘百尺樓雙眸天濶入雲流文邢小杖逝當
代才聚折亭賦楚因叶十年龍爭就日鳴呼孤鶴自
窃秋于今莫北貢谷嚴駿骨終能聚散州

洞庭秋詩 和郡歩蕃先生韻

一東

蒼梧帝子嶂湘東南國盈盤一水通湘妃之帝堯之女十二之賦
本題因應首此九面穿衡秋浦上數聲吹笛月明中尺尺遠
影雲流鶴碧海鴉飛夜渡鴻何處青蓮洞勢學狂來
無用剪新桐剪落梧桐枝遥剪桐可以……剪詩也桐至秋葉落……

二冬

西風淅瀝水歸泓雲盤我看萬里途瀟湘瀟湘趣合

湘易消灑湏赴熊封湘南秋漲不渴而消傳自西蜀番若出逆洞庭而上至長之潭界而止不及丁酉雲圖香井學仙樂月照龍堆萬寶供自是
湘秋添氣象丹楓黃橘遠相從

三江

恍惚巴丘辨九江不驚風雨亦奔流三湖日月粘天白石渚烟波浸地浮椰殺雲堆全失險帆幔踏陸吞難扛吞川灌注秋方大漢武吞包氣總浮

四支

荊揚苗𤰝古封夷飲馬南巡竟是誰望盡楚天回鴈處現銷木葉下江時幾人爭把都成賦無事傳騷也續詩渚白山青難極目臨風獨留但忘凝

五微

瀲灎晴光拂石磯橫江札楫聲尚衣同看月上青天去又見雲封白鷹歸終古楮山秋更老九疑帝子望中非泡湘波淨思千里苦憶含情自解衣合言徐出邑湖

六魚

萬頃波光切太虛秋風目眇更愁予佰飄洛浦棲神女誰覓鵰夷汨子胥目斷雲沙浮日月氣蒸天水捲龍魚白蘋騁望撩人眼蛮覓南山賦止乱

七虞

帝招不必策諸巫露下大荒氣總孤南玄雁風翅漢沔西帆太白入崔湘九秋蕩樹外還合幾處青山有乍無萬縷暮烟粘碧漢蓬萊彷彿此仙都

八齊

清光九萬徹明犀端的瓊宮奏羽霓怪有野航鷺宿鷺侶間廣漠叫天雞瑠璃碧浸巴丘北滌淡雲堆工米西一曲滄浪渾解溫返方何事尚有迷

九佳

彈冠不任著麻鞋一派空明徹近依湖上秋山晴更碧雲中鴻影字奈排三江浩淼安馳道七縣滄桑失故街滿耳漁歌清興足不須絲竹鬧秦淮

十灰

長風捲浪錦帆開誰覓華封認艸萊湘上路分神女
宅鏡中人是閬仙材陰晴朝暮渾無上只是東南拉
作陪頗憶華州前道士秋光應共玉壺杯

十一眞

萬里乾坤只一身洞庭撞着接高旻關河破碎雲烟
合日月銷磨山水親萬浪漁歌舟過曲滿洲秋興却
勝春吟餘廓落思圖畫恨少癡顚幾筆皴

十二文

太陰雷雨墜重雲天水光芒色不分才隨賈生應下
淚魂銷屈子總難醺陽侯陷月回烏蟾天漢沈波汨
錦文千古愁心湘澤滿鷓鴣蘆荻聲紛紛

十三元

滿湖青艸岸貽痕蕭瑟難招此地魂玉笛雲烟激不
徹黃陵風雨淚重渾秋陰山鬼迷何許月射明珠白
吐吞苦恨艱難時寓目無端涕泗一池中（洞庭有 七竹向月）
出峽水
彩繒日

十四寒

高秋極浦萬峯寒瑩徹明湖璨玉盤易捲山河浮侶
驚輕拋日月小如丸賓鴻歸燕分流影桂櫂蘭舟不
借欒南网離疑天地濶江湖自古傲儒冠

十五刪

沖洛萬碧浸君山仙寫娥眉點玉顏細浪牽碗生水
練沉江繾綣結烟蘿芳洲露下聞香杜赤岸雲深起
素鷳俯仰湖天秋月好何人倦起更飛還

一先

凌虛萬慮漲江牽大火西流氣欲然七月潛銷湖上
暑三山應接洞中仙倡聞大顏傳香井絕勝浮槎近
日邊寬是傷心腸斷絕遣愁高嘯隘飛鳶

二蕭

澧汨沅蒸一望消冰壺塊壘不須澆竹邊破涕全關
酒海上通渠自送潮（湖與大湖通故大湖之山亦名洞庭）秋老艸深穿
石背月明烟起鎖山腰纖饒道子江陵筆此處清光

未易描

三肴

九歌聲起叟雲稍玉露分披箭蕙肴花忽隔河秋裏見滇漾天地雨中变湘君潛隱蒼梧淚滴了凝望日月膠氣魄眼光全却望不知何處覓娲巢

四豪

金風浩蕩捲秋濤洗盡雲霄漢高天馬蕭巡秋艸禿帝旌西指禹功勞神馬自解倘香醪蒼水潛來拥

赤條望盡汪波餘白應鶩飛猶信惜鴻毛

五歌

磧銷兵甲洗天河湖上秋陰巨浪多共指彩雲開徽外更聽夜月照蓬婆高華欲附冥鴻語歸落難閒漁父歌澤畔征軺蒙困獄戈船猶自樹雲羅

六麻

南來問渡嘆無涯水落秋江晚見沙賈客危橋愁出入舟人小艇網魚蝦雨風自蹈千年竹牛斗虛驚八月槎振古長沙悲彌聚傷心何事益吹笳

七陽

大澤虛歸百谷王伊人秋水定何方閉心堪赴湖山老多難平隨日月悵栖賈悲歌同浩瀚楚哭杯置果參商洞庭絕好抒雙眼呼嘯高叟傲不妨

八庚

赤沙列戍阻重城八百橫流氣始平水起蛟螭齊畢倡壘風開檣鷁棹如營自成巨浸圖南紀不競支流擅

小酉雨洗秋山添五色翠屏丹經近滄瀛

九青

五渚三湘涯白雲秋添一碧萬峯青烟波聚散闊難寫今古浮沉氣易醒日出光傳縣子國月明人醉酒香亭高懷涼倒聯霜鬢只合晴江瀉玉瓶

十蒸

蓬蒿掃却愛飄零到此遊人得未曾覺日風霜愁混沌肅秋川上迥凝樯長飄寇蚕待老使不嗁玄池浴

水僧知己天涯述四遠未須游町平青蠅

十一 尤

洗眼今頗萬斛愁岳陽樓下又深秋君波香霧朝雜
暮通客驛人跡憂黃鶴洞仙延解佩白蘋帝子正
疑聆為歌求丈偶漁隱卻笑臨江白首長

十二 侯

青峯十二白孤森抵拓家閣萬里心不解騷歌人在
楚正逢剝落運移金烟銷沙渚舟帆靜夜臥魚龍窟

宅深夏許何人吞八九大江湧月到于今

十三 覃

汨汨移情漲楚南滙分浮七與湘三臨湖激水箭中
土滙谷支流總有男巴塚惟出常不敢噬水裡日杳
難探清江兩岸秋如洗尚有月低暝暮嵐

十四 鹽

山川重險阻南炎滑水何年叫敵占金風回秋流入
大陽烏返照入西艷浮江萬里無纖影斜放中原尚

飛巖幾夜月明人定後廣寒侶微晚裝奩

十五 咸

朝光屢結白雲緘嶺駁何心縱兩銜南去迹悟思縹
緲北來飛將語兜喃人生幾度三秋月天際孤舟一
片帆但取山中雖老酒榮巴何用紫泥函

衡嶽遊詠 并引

古風

十年負遊心衡路阻幽嶮吾斧時掛眼亂為物役折

茲符及清秋微雨脈驛騎聯從故人飲屢起中明滅
拜拜告嶽神名山有靈節度非俗士駕攬乏白雲結
陰旻忽解駁落日西山徹清晨散長金楠僕盡愉悅
南山佳氣來特書記同列

經途望嶽

衡山切天青迢遞如識面周互百餘里望盡猶千見
經途忽相失瞥眼逾奧衍所歷環詭觀已足瓢右盼
及嶽會个身諸有悉空駭始悟向來遊小宮玲餘㐫

石村詩集目錄卷中終

石村詩集卷中

楚湘潭郭金臺幼隗著　本名陳涖 一字子原

男　式穀無忝　鵬年北溟

式典虞孫　鶴年南皐

孫　鶚年麗天　編錄

姪　式廓帝者　鵷年昭天

宜園求友詩

小築就廢址之南夏貰百畝純貲人力堙坎闢榛作土室又架竹椽舍西登有勝致尚不就條理莅然作想下視亭左二池縱各十丈許清澄映徹中捍二田波流不接宜疏之別之仰漲其下兩方塘塘均受池處宜橋渡橋沿山人松陰深處隙地竟畝特宜莽背山面水四周濃陰其右得廣圃數區俯臨曲池宜雜植四時鮮婿果樹蕩滌遊目凡是數處宜晉耕課圃宜置香茗酒夏宜積書客有嘲者曰池宜鑿須力役也橋宜設須鳩工也建莽須聞士也廣圃植須羣材也

宜書史清供須備物也主人客冬買田事土木今年輸牛賤糴供梨妝家計内外不完不葺毖毖事此何爲凡是妄想宜除宜闢主人曰劉玄德至鄰人求田問舍謂不當與語謝幼輿自謂一丘一壑乃過庾公老杜依嚴武頼蜀始安居成都草堂裴廸孫文士摩詰乃日與輞川勝會士出貴得君處貴得友予困貧不稱志願安知人間世不有嚴使君上侍御其人而長幼與之

偕厭元龍之豪者乎於是次列規畫佈衷悰勒告當代巨公錫同盟社及天下素心人必不嗤視爲迂者愛作宜園求友詩

薄田亦有秋升斗白雲涵曲池棲中畝坦步恣開徑人生貴適意生計或時脫躧辭五石瓠取足衆流括豈敢備遊觀因年絜括渴

又

酬世本無異青山隨我身流螢逐暗落腐化還相因動靜百年内茲生誰主賓青松有真隱俯仰閱千人

又

揚雄愛著書蒙難自投閣叔孫擬儀禮綿蕞習纂索逢時寵豎儒失身累多學茫然望終古瀟灑遂淪落柴門洞史籍酬校亦已略天祿無分十鄴架有誰托

贈別破門還獄

破門結屋大如斗橫搭兩掌撐青天空山樹老千岩裏石罅雲罷二十年習境魔風都不料與到自吟還

自笑開襟孤上絕峯巔白眼高歌髣登耽懶持魚磬驚山鬼撞喝維摩無彼此就中頑石解番題滿壁欲歸瀟湘水（破門善書大字）有尺樓頭萬古色奇何問天應咫尺君歸遲我白雲深爲掃西山一片石

即席賦別夏人淑入粵

岸花春漲漲江淮有客浮湘一葉隨自爾長沙能獻賦何人黃鶴更題詩茶床百斛舉扁榆壘陣千章笑杜邂（人淑兼善茶）記取鄉裝迎霽色舟經嶽麓莫輕移

醉題曹子成畫語

古之曹公善畫馬神駿揮成汗流赭杜陵老叟滋嘆
嗟得句雄奇又蘸酒今之曹郎畫又工爭關八駿飛
天空駝奇變現洛神賦潑墨流雲思不同老杜有將
詩作讚嘗愛曹公追魏武英雄才士氣何殊肝意由
來共千古我愛曹郎繩爾祖餘子丹青不足數共時
夜雨鳴瀟湘兒有題詩如杜甫

元宵新月

歲歲逢初霽清光今夜圓門籬千樹聽歌舞萬家傳
燈市渾添色姮娥或記年隋珠應却避垂照自天邊

喜坤月移竹山齋

去年移竹只移幹綠葉紛披愛新竹乳根叢弱土膏
稀雨歷青春只孤瓶今年老筍抉老根盤翻屈曲追
山痕半莖青翠直劉棄故舟豐木椎芽有扇原散植
覺深篠旁種桃花亦長冤甦鋤搠習滋灌斟雲雨如
齊澄深沼主人婀娘是林泉松風竹山當窗延條作

新篁數枝上開榭對汝流芳福

壽李玉枝先生 先生爲令潭即字原

愛就湘山隱寧辭彭澤官牧人宜有俗將毋習羅安
日月還丹合江湖卜宅寬百年貧健飯更覓老萊歡

又

共指青牛老傳經拔後師祇什丹虎瓜高物所雄雌
勾漏全生穴陰符出世貧只須雞老酒採菊就東籬

酬別破門還獄

萬山青翠捲江波湘上風帆度幾過記取君家南嶂
在石龕應有白雲多

又

不分石浪即江亭戶牖長留萬壑青若使虎頭臨數
筆飛來爭佀輞川屏 石浪即破門禪舍

又

莫把荒辭觸鑿壺繞廊前句可驚無聊風夜月山乘
水一幅瀟湘好畫圖

又

魚磬聲喧雜鼓吹流雲野鳥不相知耳根若會無生
滅此段聲聞自解持 昔有以歌妓娛師者

答妾右人

家接南山翠幾重白雲西下護窗松吟晴艸閣誰開
門月過寒溪自定錦與剡有所盼動數升來滿疑或
驚農靜中物色君奢取莫鋼煙霞為畫傭

贈別唐魏子北上兼訊山人

昨夜車聲撼山谷紫詔飛來購名宿寒燈散盡五雲
深戸牖香氳留松菊主人爛熳丘壑好兒女燈前詩
就艸不知篋裏騷摩成風流難繫青山老朱陵旺氣
捲南天探奇直上岣嶁巔展提綈愈開雲于天下兌
豈誰汝先君行袂與王郎覩才名李白今無藏明年
及汝看花天記語輞川問裴迪

贈老友曾二兒北上 [illegible]

北溟有魚巨且才長鯨一吸滄波開怒飛直上洞庭

去丹岩小隱臨雲雷泥蟠靜向靈池伏二十餘年依
艸木忽然雲路振鵬摶跋刺長鳴叫天庭驚殺群兒
鬧笑口頭角崢嶸世希有驪珠手握月光寒鱗甲凡
材亦易朽憶君結跡漢水東我今頭白君成翁君不
見古之賢聖今英雄曹亮洛社將毋同

苦貧出鬻謝家園子一首

巴買名園結小廬慈庭魚食就流魚千泉枉卻聯誰
記托贈藏两直自余

又

愛就湘山又賣山池塘春艸夢應還年來多結桑麻
種照眼亭園合自删

又

長言將母托飴孫艸構茅椽接弟昆原上鶺鴒誰辨
得 老母喜就市食魚 青山依舊向雲屯

述懷敬呈趙洞門年伯二十四韻

代是文章上門墻印大賢何於朴欲老不受凋同憐

道廣存孤識蹊成接比肩幔雲終護錦帶艸定依玄
就狄資真宰逢韓岳謫仙譽高丞相府名播孝廉船
兩譜輝前牒孤踪近二天薇形慚玉映畢队惜樓懸
小結青門隱長賡白雪篇探奇搜禹篆紀異撥邕鑴
花竇綜先子香風有小戢壯心銷鼓角逸氣像林泉
貫少狂遊上附宋懶就田者夾尊咨社詞賦避高旄
白蘋翎氛淨形物物擘步分光傳玉燭移醫近花甎
海內嚴南知洞府旭日偏人微星仍粲東壁照方圖

豈有枝翹楚能令肯爾燕擊壺掀額眼鼓瑟笑齊川
湘水沉江碧衡雲障嶽參妹方存野老盛代惜餘年
句作秋山夜書函菊秀前洞庭波浪濶何處近天邊

寄同年趙友沂 弼友沂己冒中翰

擡首青天接瀟湘屈淚春賦成知足鶻劍化已還龍
鈴索嚴深院蝸功切九重北來傳字應望不到衡峯

又

君自文章中光芒定蜚宣笑存丹篆字驚吐繡腸稍

冀北新空野雲班舊謫仙題名人漫識将筭右齊賢

又

北斗輝天府衡雲萬態新岸花留語燕青艸照啼筠
歲月湘山老薇閏白屋春蓍書聊自獻敬爾脈呈身

又

迴賜傳雙觚佛前刷石上連牀風雨渡樽酒笑譚催
玉樹悲風折 弟同日同月同榜 天怡已登仙 幽蘭罾繹藏元龍推海
上小隱漫相猜

雨憩方丈寺

雲白涵諸嶺隨風幔野谿平橋通亂竹古寺轉黃鸝
高坐防人語枯眠學鳥栖山花猶積雨應見佛眉低

元旦口號

雞鳴野店曙光催玉樹叢中列燭開山磬忽傳歌笑
出與人春鳥數聲來

客證果寺招陳史古夜飲

塔坐成無思逢人惜近勞寒渡臨几押[illegible]丹為卜尚

近佛銷諸閑觀風避小豪[此生此旅食淸酣]
賴朋曹
別家弟淳之武昌
衣帶湘江水高堂萬里情老隨兒健依汝累汝輕程
析細聽鶯啼春遲數歲成史疑天路闊忠信可橫行
徐人王本馬督府聘書至年自轉哉詩代東用
呈近懷
商雲初開雨初收故人書來皎如月西風三度浮瀟

湘還書懷袖字不沒念我山中草木寒長吟抱膝攤
心肝達夫就翰寧辭老了矣依嚴不爲官收書太息
事如此十載風流今不爾無兒愁說臥南安有母惟
予親湘水三歲兵燹一歲荒猶甦數輸帆谷俗蓬蒿
七尺一雙瞳北斗闌干向天上今年立帳乏兩東聚
徒負米工應辭諸大能氣行勸皆茶依稀花影通
此處故人思更絕武陵細雨湘江寺座中譚笑幾人
存汝我生遭千里別別兒如遇何須多悴柑黃錐總

不磨公正當年徐孺子珍重千秋馬伏波
洪武三十一年天澤馬公代其弟某逮繫就獄
死迄今順治十二年十三世孫君輝公始爲
傳紀事屬吾友唐賓生徵詩詞以行可謂軼
行矣
霜寒人亢燈花落江風颯颯吹山關雨來錫字充照
人古道九原森可作馬公大澤眞數奇惟公有母誕
有兒有弟無兒惟兒僕一鳳將逮死公聞變起

心悴痍代弟一身無後期臨刑念母不念兒函首表
道天人悲當時天子稱神武大法用彰羞細鉅史臣
摘事不敢疏空留遐册輝湘浦臣忠子孝死有名阿
兒代弟哀難平高皇若有崇奇節何至初傳起鬪爭
喜坤月移瓜植家園
卜築臨塘草蔓除門前十畝豫微舒已從小圃同開
徑却愛山僧爲荷鋤秋夜應留當戶月夏瓜長蔭北
窗書靑門自有窺園日識女心明萬所初

元旦口號　十首

鐘聲自南來迤邐到前塢微風送餘響旭日在茅宇
遂有鳥和鳴変晨弄翠羽羣情自愉悅醉俺亦蹈舞
景物殊未渝何必減太古昔時記歲華浩歌存樂土

贈別蒂諾和尚還擬

同是瀟湘一畔人今之嶺南際中江自適公自解旋途
戶先覓陶潛處卜居

又

湖上傳燈接弟昆宗風南嗣認諸孫貧兒若識還珠
路覓到蓮花是自門

又

竟日譚禪不厭拙拈來喫飯與烹茶胡盧衲子休相
訊火候生涯只自家

又

岸花飛盡漾池荷七月清秋師渡河歸去白雲應路
寒拾來同聽幾人多

又

八月風高天路長空山滿院桂花香得來鼻上全無
隱莫辨支離惱晦堂

戊戌重五邑侯史德瀼以撰修潭志再約叱馭
除館見招奉酬一詩

長門得賜黃金買解文章不可論騷賦百年應中
仙風流江左竟推溫亭多暇日名山福國有藏書太
史尊重羨使君擎杜若湘洲何處不芳蓀

冬日同楊柔雲姜右人胡殿長夜集嶽起堂分
韻得名字

小隱誠無著終然淮海情好山常見我新句竟爲名
破壁雲生榻衡寒月到楹村充朋輿足甚酒太縱橫

過唐質生尺亭不值晚同小村醉吟三首

古道君交久過庭我獨遲一谿分野靜五柳到門垂
孝友傳家好詩文別後奇天人真大雅婉美足妻兒

又

慨作陶潛乞字辭貺賣文山谷長不夜月好瀟灑尖

對酒悲歌共論詩物色分終殘老夫與范夕未同醒

又

十里行無簡借宋始見山月經寒樹上門列數峯關

茅屋詩封壁青燈酒破顏桑麻有真隱雞犬近仙班

留別陳凡孚何不偕南遊二首

恭備無婼休戚動見池削美人帳背兩天路苦不擴

出門耿終古獨立將白卻長懷三歲書永望鵬南薄

手無斧柯利奈此銜鑾縛銜雲開祝融昂首契冥漠

又

湘流汨洪波腐艸亦已長馳驅送日月旅食靜餘想

緬懷五湖遊恒船寄梁碣風雨不知愁春陰鬱艸莽

酒泣行市中行歌慨以慷

哭老友謝伯修

入說風流舊世家交君已自減繁華經年旱涝兼風

雨長向青山自歎嗟

又

南接芝崗萬古青石村林下艸玄亭相要就老耕桑

立悵爾松杉虛翠屏

又

池匯青蓮小普陀岸花亭畔屋參差幾番弔古傷生

事詩陣文場博嘯歌

又

鈞黨餘生繫楚囚四隣風鶴脈高秋君家破壁容藏

儉舊笑樽前石虎鷗 時避吏謝庄

又

欲眉先瑩病不支勞君載酒雪霜迷長年剪紙哀王

父哭爾清明展墓時 伯修爲子稷祀丈塋

又

阮家南北定誰分絕勝階除玉樹羣拼稼白開吟白

好攀安提萬不輸君

又

嬴餘作廟自投菴無著天親認佛龕貞材浮家洋梗似盎箱薰沐只瞿曇時長君在鄂藩蒜縣為先沐封敘

移家潯城作

宜園荒落棲城隅鎮聚數椽遲半區一生茅屋成皓首幾處行鬼神老大春山兩足北窗臥僻地人傳高士廬夏半一倍風日好榜色竹陰成起居

又

寸心五十起寒灰顧母朝昏弟姪偕原上鶺鴒聲影接苑邊瓜瓞歲時培臨池幾種千章柳撥芋深耕五畝菜聚酒微吟時洗目湘山南望嶽雲開

慶濟美為共母何夫人具冊索題為歌紀事

君家給諫才絕倫風霜胎自王夫人王之仲君篤孝德由來何母宜蒸薪王母皤皤侍老姑庭前鳩杖雙持扶吁嗟何母中壽徂德侔二君年不符鸞凰仙杳鳳毛振祇餘蘭玉盈堦除拊之長君形孫恢般如帷月滄洲夜奇如萬仞屹嶁降忽驚老眼見給諫一時竦肅心神開君今年少毛母德清風應想長松力挽軸籌燈子夜書蟋蟀床頭兒顏色祈君重佩青鎖聞何母應嗣王母徽

題太夫人輓詩二首

三星耀斗紫微傍亦有劬勞備困殤索上繪圖別壁務般前補牘夜焚香戀深五噎悲哭市但悠凡功老夏陽莫待燕雲愁繫筑長沙痛哭擁蓑風

又

四海浮家百難迍母儀直現宰官身眼穿故國三千里心翼孤臣十七春逐鹿關河閨閣記從龍人物夜臺真修文仲子歸來切無俟招魂泣楚濱

江樓劇飲郎席口號送友上沅江

有客有客真且豪合樽促坐山顛酬纖儀細語小兒曹鼓簫謀疊歌聲高須臾月出東山好四座散愁恣潦倒徵君要惜秉燭遊惆悵勞人獨忡忡夜闌人定湘波綠漁火稀微映高燭江上峯青不見人遙莫為

君娶一曲君行吳戀湘水瀨秋色沉江出古浙五溪
二酉抉靈秘君輩豈是蓬蒿人

同陶五徽過舊落魚塘牛馬公新刹有感

舊識臺充殿魚塘幛幕開重門仍鎖鑰壞道此樓臺
幌艸重風轉官疏煦日培百年遊豫地今見嵬巨哀

又

池上青門隱十字百業紛將市與遊勝暇日會觀魚
市地下波淨廻風白柳昧夜來明月滿高會意何如

又

闘道淮王第元臣擁騎過前魚貪是舊此地愛施羅
縱酒陶彭澤論兵馬伏波相看交游落廻首一搖歌

又

已習名闍刹還驚禁旅城王孫徒泣路楚客尚怡情
鐘鼓朝仍徹塔塀艸更生何人忍離恨慣向此中行

元旦雪

見說元朝雨漫成時六花兆早野人疑東風尚與柳相

使封事休將瑞雪題

上元前三日薄胡沂菴公祖

八荒壽域乍迴鈞會見甄調玉燭人漢代歲星還隱
吏周朝柱史正逢辰三外明月笙簫夜十二城頭艸
木春慚負仲山難作頌街衢適有壤歌民

元宵赴李上按先生宴

煙花鼓吹雜歌喉徹夜喧闐不肯休却上玉樓人盡
望夏添明月是揚州 先生揚州人

又

頻年戎馬暗湘城不夜連宵擁太平十里高樓行處
徧幾人曾是售吹笙

已亥趙洞門年伯書來屬予爲年伯母張夫人
經紀喪事庚子白人日至元夕同諸公會葬
哭於年伯母墓爲詩紀事報洞門先生

舊識歸魂路花橋十里香如聞故鄉語應惻夜臺長
春緩平蕪艸風吹野店霜丁秋湘渡行投綢凡明

又

天上笙簫夜仙娥碧玉樓彩雲平埜合明月萬山浮
氣概恢中土充禪到十洲憂端翻喜極收涕俯松楸

十一夜友沂盛張 燈彩供祭墓前

又

萬里浮家子三年門業盟之用潛汍滿村七積哀十
悲願依諸佛楞嚴振古宣渡慈難捨夜不是薄倫行

友沂午抄關首兩三日 更號拜楞嚴咒三夜前

又

未節王戎泣重傾李密哀猿腸牽旅緩雞骨俯陳堆

是年兼埜 祖母某

山鬼秋凝竹湘娥夜護臺長沙清獻節端
的五雲培

題楊龍友先生畫冊 香天題 友沂家

吾觀古之奇士丹青傳神明瀟灑天人間時乎此物
能致主繪圖上歷凌烟臺就中遁逃或凌亂筆墨流
芳迴廣貝才仁護名如護身丘壑州實隱天半輞川

遯跡已自好凝碧池頭奏秋草文敏崢嶸亦不副雲
林寂莫終遺老此意千秋不易傳死者榮名生惘然
吞聲國士各自愉一椎博浪誰相先楊公兩袖烟霞
舉筆力千鈞壯前旅攀皆不逮憐南雲生不從龍死
非鼠穴滿十紙歷水雪道只連城天下絕鬼雄夜泣
麓雲深一寸頑心千秋鐵由來裂土擅風雅前身那
是畫師者文山歌史邵公書此弓並傳壯中亘

秋別趙友沂北上

秋色不自關清音爲君披君歸復送君終歲秋與期
月照湖濆渡風俠湘江渚兩心各自惜調瀉千年悲
君歸嶽麓間君去燕臺徹豈無故人情款語為泄媟
忍持諗母心堅受清獻節君行起蒼生莫纏長沙亘

易無書下第過潭招同宿園讀書 無書字 陵人

楚國張羅不繫鯨西風南漲洞庭中湘山秋繞千江
碧艸閣人兩萬古清亭且半頃長荷客岸花亭下會
耆英 是科揚名 出零陵 此爾共賦歸田好楓白青松注眼明

同江谷尚九日郊望書寄胡石江給諫

天欲綏中夏臨軒寄老成白頭封事練青瑣帝心明
補牘人難挽埋輪自不平密章貪鷹隼擊還見鳳鸞賡

又

漫有雲臺選空傳做子陵何日君來以出世為時腹人救時伊呂
績歸老江渠朋川納乾坤人發危德業尊魏公頁爀
纔休何詩陞柳

又

秋霽山川好清湘縱目奢百年當九日萬古此長沙
禹篆留青嶂浮舟散小艇登高何處極但欲望京華

霽夜東易大愚

心靜燈光裏諸聲寂可求遙鐘時出定永夜或聞舟
滅兒親前史焚香護小樓池塘春雨後新月四山浮

宋丁野自粵來應撫軍辟經旬淹雨扶病上舟
詩以敘別

頹茅怯重陰起坐勤敝帚炊烟斷蕭塞兩目昭赤帙

肺氣動經旬涕唾見老醜況乃病婦惡臥疾一年久
人事解自樹天問亦搔首今春過六旬清晨無八九
陽烏久頓轡風雨結陰紐上帝豈不聰夢夢失分剖
農人野哭厲奔迫向南畝私憂或關天浩蕩赴吾友
冀君起旋食扶持事九有湖南覆迹符封事上誰手
孔苗沒淖濘秋稅攫全取湘江利賈船終歲役驅走
粟死大傷農百錢傾十斗脫命寡官租餘生復誰厚
非關長吏虐符牒若雷吼貞蒙恩詔宜鋤俎不掛口

側聞輶軒使痛哭長沙酒春秋大雨水庶責天聽否
予亦何所營荒僻克山叟

彭禹峯先生招同袁蔡嵐夜飲潭署留別有作
時先生晉秋濱備

文章天下今誰是河南繼起彭夫子雄文側儷驅呂
黎詩史縱橫誇子美我公湛湛心如水累時紆結中
懸壘四愁五噫九迴腸臨篇陽側留鬼起南陽旺氣
蛟于春鬱葱胎自春陵城中州十丁官南巡漢時列

辟今偉人嶽降生申白水泮作詩古甫輸絕倫我公
爛熳朱陵好補天浴日思涼倒芙蓉峯下秘書臧侯
計山中區畫老雲開衡嶽幾何年休儒眯眼心茲然
十年領取只餘事伏波又竪征南纛點蒼山石紫錦
殺歎息斯人文不足六詔爭持號而縣薇露薌蠻
軍尾我公揮灑勒名勳金馬碧雞紛酹師
頭鬪吳邵有異苦憶故人程玄贊彼中動定今
復何如七月渠兒將我書作報如爲我來潭

當訃居食就老石村卽此詩莫得遙達否
故人去長沙腥血漫原野猶乘掣電驥灑涕見山社
君今困吳門憔悴行吟者頗聞殺氣隔拘絷及縲穿
具區與麗地玉石一焚赭貧家去國轉萬里江聲鴻
君來過雲麓就我茅齋下哀然成兩翁疏食足風雅

又答程玄贊寄懷來韻

繁會風流記昔年長沙賈少老湘州只目漠北鵬雛
衆夢破衡陽鷹已旋湖上只聞山鬼嘯潭州尚有俗

天祿裁書一夜添霜鬢誰伴青燈理舊絃

壽唐公蝎六十

六十纔堪解百憂老人風日托湘流滄桑眼倩千年
鹽淮海人高百尺樓宰相山中娛甲子徵君方外富
春秋題詩敬豫耆英會盧駱那能計白頭

又

餘生兩洞轉風塵甲子過來屈指頻半世孤亭三畝
宅百年兩代一山人湘湘識面如娛老梅柳驚心又

記春卻憶花源同避地不知何處長先秦

哭趙友沂　十詩存七

不信長沙哭不除空均賈少古今如千年早淹才
子十月水霜服素車未有孤兒存趙氏空留遺老滯
皇居修文縱使歸天上蕭瑟揚州白髮廬

又

三十才名四海浮燕臺吳市盡風流中原客聚聲歌
苦衡嶽看多應接愁百斗尚成帶叫夜四時春滿不

知秋人生慧命多慳福戒爾辭登白玉樓

又

楚事青天不可論北來雨雪覆孤村城公臣筆翻誣
史（前錄部黃仲宣）長揣遺疏亦覆盆（故翁涞胡仲言）每誦新詩爭洗
眼卻看除日即驚魂洛陽年少終留恨絳灌何人是
感恩

又

嚴霜買辭忍悲亦夢裏愁來更斷腸不爲子期終罷

曲直憐長吉竟空囊天涯兒女雲龍逐半世文章虎
鼠裝（友沂近刻虎鼠齋集行世）禪智山光君少憩還隨母弟渡瀟
湘

又

久負耆英未了緣遲君一出老平泉（澗門先生屢書見示待友沂至）
即還里爲（松菊交）江東今日悲孫策湘岸長年憶鄭玄白解
乘龍尋舊譜（友沂有愛故同年丁薄卿納爲婿人異之）何如賦鵩躡前賢
（友沂春作哀長沙賦）五湖儻有賜衣什婚嫁那須計後先

又

萬頃汪汪百尺蘿東南何亡愛住多回看餘子難分
壘進逼雄軍亦解戈（友沂好與予聯句）詩聚處山成典冊（錢牧齋先生手書自詩二冊付友沂）畫藏龍友照山河（楊文驄先生畫冊副藏友沂家標
鑒盡天下名筆）應留是物淵清家消路正隨定不磨

又

萬里烽煙撥野燒覺來如夢轉風塵已拋一死依慈
母只村諸孫護老臣大定楞嚴應捨後（友沂爲亡母書誦楞嚴三

年）銷歸文字是前身餘生無用渾啼笑自爾悠悠行
路人

同馬立其史紫野夜集李玉枝先生楞莊時立
其自祭還

一簇穠華拂楊煙主人㘭嫂此林泉無官何事逃彭
澤有客能詩劇仲宣濁酒興來皆詠雪飛花春滿自
麥仙當歌縱眼爭懷古踏破終南躡楚天

書悼故人王三錫病噎兼寄參冬

故人別我五載餘苦憶故人思寄書聞君久仕花石
好雪黏日飯家園蔬前日奴子過我廬丁把藥方問
增除艱難具道故人病每持一飯三欷歔可憐王子
行趑趄一雙白眼青難紆丹青不受俗人乞每誦新
詩嘗記余我昔出門君絕裾烏龍倫斯心躊躇君才
李篤今無敵我愧淮陰報不如寄君一束參苓胥怨
懟尺素雙鯉爲男兒有命萬事足開懷強食常如初

自酌

主人向老愛寂寞怪底山農憩城郭就市幽棲要一
隅起坐散愁忻有託去年種柳長過屋方池四匝春
雨擴舍西數畝蹲鴟膏今歲秫禾覩艾穫若奴饞懶
不助鉏鹵莽園蔬少力作主人也復習休暇坤曼不
除厭花蕚墻壁詩書困老眸何爲苦惜仍勤學上天
借福不惜閑閒裏窮愁疑足樂

又

城居兩月不到市門前綠柳照春水避人日下數行

書老頗欲裂汗片紙笑啼丁我無分施梵唄棋歌扶
臥起四時將母就魚肉日計一錢常無恥苦索妻奴
糠粃貧憔然一飽充甘旨我家孤根葉兩勻長者憔
予次弟淳皆除扶母忞坦步踰八望九渾天眞

李玉枝先生盆冰花竹歌

李公恢奇具慧識冰天凝沍爭春色甲坼絲縷出晶
宮寶錦天孫織不得一云勝絕牡丹枝紛披緣葉花
朵垂濃英艷貫環敷施太母慈幃手出之豐日夫人

笑語續頻盆要有臨風竹籬籔低陰半折竿希聲佀
解貧簪逐君家富貴不可求姚黃魏紫森留眸苔蒼
主人頗不俗寫成欲傚文湖州紀事古來亦時有徵
怪花妖不足數君不見隋隄剪綵欲爭天後宮羯鼓
不停手若教是物出當年符瑞封書傳不朽

次南州齊玄卿奉和王阮亭先生揚州螢鷹三
首

燭月寒蟬侶欲霜乍看雲字寫昆岡藏天喜近都人

士振羽愁過幾戰場胥浦詩驚前劒佩迷樓先覺舊池塘亦知冲舉多乘鶴蜀道甘泉有夕陽

又

萬里風沙宿野煙南來結伴祇同憐徐歸樂上卒知侯高舉中原留占先五馬渡頭看日暮九龍岡下枕湖眠冰天牧羝誰持節繫帛于今總未傳

又

萬國所車共一君九關南北定誰分餘人絕塞看凄

草爾嘗新秋事白雲文巷樓沉曾識字衡陽峯斷忍離羣先來應渡羅浮去莫宿經年青草墳

寄謝王山長之安鄉學博

幾歸湘上宅復下洞庭西行笈諸僧任浮官一水棲才經帝子泣詩向屈平題應有關心夢春花隆舊溪

又 是年春闈山長已得復失

閩道千金市何人不購君斯文真賈誼此恨竟劉蕡湘上春江樹燕山白日曛遥將千里望萬里浮浮雲

又

溪上閉門蘿宜閣草閑寒忽生冊市片才了屈微官衰憶青精飯名躋玉筍班歸來今賦就何日寄長安

丈田謠

君王丈田不丈冊履畝圖形爭寸尺官長丈冊不起田街頭走馬擲金錢先時圖籍浩充棟紙上銷磨愁來中甲朝有令收輸金萬卷灰飛愁及貢初詔無丁真可傷蘖除兼併錮豪强寧知農命盡歲晏白鋤雪

莅升公堂

旱災謠

去年旱魃請蠲恤有詔停三止徵七項閒符牒索勘錢石課嚴催貳錢密今年禾稼盡傷蟲諸司責報災傷同困農忍死不吐實奏成先掠軸杼空小人怨夯失分剖有天忘高地忘厚綸音急下議救荒六月爲期猶恐後不知南徼隔九關詐可條例事賦翻猶製饑饉亦何有忍使貪殘貽至尊

墾田謠

湖南害氣相纏守癸未抵今廿四年纔除無恙事舉

蕪伲倚曾不蒙傷憐側聞朝廷詔屢傳三年墾稅減

議嚙不知竿衆別爲然按畝三分急相逆七郎人尺

侮無及流移忽泣遺安集落稌未就吏呼急追逋倚

笠田中流

失額謠

南征初歲除荒歸鴻棲翩翩如堵牆　今上新恩除

失額千里井煙廢安宅怨傳失額科稅畝石出七錢

司牧口斧魚剪急爭死走血濺街衢人臭醜噫嘻乎

此策典自高陽從職爲階亂拳勇無狂言秉令來京

都穆穆皇皇遺枉汚噫嘻乎天王明聖小臣孤始作

俑者無後乎

湘里流

湘山平如紙不能尺飛鳥湘水清見底不能藏鱗潛

張羅衆鳥盡畢網爭烹鮮非無羽翼貪饕孳多且賢

非無江湖願捕捉鮪與鱣嗚虖魚鳥命旦夕趨枯煎

側聞百里中山高復深淵瞻望竚立泣何以相周旋

又

深山虎咆哮樵㸑相屏匿甘受凍餓死何敢覓朝食

亦知敬天怒階厲有專職胡爲豺鼠鬧日夜爭拱偪

百計戕生命魍魎遮天黑了無拳與勇自謂氣充塞

赳赳公干城桓桓世英特利劒磨在掌揮刃秉司直

肇雄不假威猛虎或安息

又

謂天篤疾威豐年降屢康詞時丁百六四海波不揚

肅霜殺腐艸春至咸遂昌此方獨憔悴奔迫無遺民

昨冬彗垂妖雷電震且狂聖人戒中外正直猶祈禳

謬言當厭勝民命殺戮常欲飛毛羽摧欲渡河無梁

俯仰四瞻傾悠悠天路長

又

堤柳綻初暢省梅開道浦賈客江上泊艇丁皆前舞

里人出村落太息鬨年鼓苦言辭家至迫及懷故上
傳知吏喧呼濺血啟神宇壯繆目欲泣拘戮況羣腐
陰風慘廟門碎裂黠鬼部是人皆流涕折斷滿手股
稱貸出言辭哄溺兒與婦使各或解容起步散庭廡
旁有出納可佻逆倉廩删仡譚之繝淵補猞割羣脯
颯然陽作乎爲物祈聰礙從公陳風諸如毀號慈乳

謁道長先生墓 小序

先生姓郭諱維藩字擬宗臨殁自號道長題其主

將母堂

尋養爺卡蛮曲[illegible]于郭蒙難滯悉者數獄巷生冀
讀得奎先生高志邁行于鄉邑乘爲志儒隱傳從
世丙午春經舊里再拜竹林墓下而哭以詩
閱世留雙眼從公托此生門庭仮郭泰冠玉厭穰平
交涕時開夔當筵屢折楹白頭思道長再拜竹林塋

送別寒濤和尚還東岑菴

入市了無得徒爲清淨音誰言悲世眼不碍住山心
烟屋春花發雲嵓夜雨深東岑開澗手吟黨踏前林

諦燈花詞

燈花欺我老夜夜吐光奇撥盡還生艶看名
中宵何限事十載不勝疑吟罷從驅酒狂歌一問之

善哉行

雲騰戴天一舉千里因風振翼碭突傾否 解一 書擧啼
虎兆騶俠騰逍遥猴受蹴剌飛騰 解二 人間天上奉座
三台五雲咫尺百福昭回 解三 鳳凰羈勒不如鷄鶩麟
麟麟急不如猛虎 解四 天高一貸地厚一尢騰身八極
覆翼角端 解五 軒轅下轅乘彼黃龍翻飛天上大吹雲
中 解六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善哉斯人南箕北斗 解七

董逃行

董公來來有名將軍不來無義聲殿前上籌休論兵
録事尚書惟笑迎董公來來有聯花媒挽盡烏號力
漢皇推折受降城亦帝不英乎就國董公來來有部
蘭津夜渡龍江笑牧賜將軍金縷繩可憐白日天相
照董公來來何久兜羅錦紳擒王乎汗顏欲淚樹頭

酒五城峩峩八百吼邪牙郎笑破口朝兒董公來暮見董公走

長安有俠邪行

長安有俠邪道隘喧相遮勢要誰家兒六足古押衙俠邪去何之記得當時蜿蜒變結萬蘿縈把施巾褵阿父了皆行阿兄跗門樞阿郎幼自哲出入嬲弱帳黃金區萬億滕妾香車隨君家百尤輝暖婺心自如妾身委艸莽遠道朝饑疲不菜薤餐力隘巷摧拉之左挾弓彈射右嗾盧獒馳呼君不自得仰天呼此辭

東門行

出東門行步遲逢新人問故知枝頭乾鵲翩翩不如卜龜咋嚼芝蘭不如餔糜人生不相見何用苦相思苦相思悵欲悲南來逢車騎云是長安游俠兒游俠兒進何語前道故人零落涕泣面如雨新人前致詞知君心事亦何苦來傍額從君家在邯鄲去行買出東門呼新父莫道新人不如故

西征有作

楚天不降監水土結癭痞嶢巒經洪流蟠互亘千里中遭龍虎鬬動即攖凶否不鬭疏鑿功隨刊著神禹貽憂千百祀迫促五丁俠寧嗟蜀道難終築京觀美元戎出衆力救敗有秋水六州沒浩蕩萬衆赴泥滓側聞三捷書藉在戎師恥天驕洗兵甲那復計瘡痏峯煙萬里隔惆悵行吟子

又

羸餓不動衆士饑不恢疆古來成大功千里賫饋糧役農為足兵兵與農不妨吁嗟七里城全楚疲津梁羽書徵發戍一歲番四當一夫古役錢中戶倒倉廩負米限六斗糜金半百償私鏹不足償官給克餘振有時張祖呼棄擲還翱翔抵役此輩盡繼起誰偕行徵夫十萬餘日食與數舡何如揀勁卒用兵當用彊就中御疲懦實事供輸將前驅讓邦桀庶幾鼓怒螳功成斂轉運退亦少殺傷放民還鄉井免役思菁草

甘心讓孤寡加賦勤壺漿舊言無聖擇蹋蹄馬賓王

又

六雄服併吞南北賓混一秦皇與楣代恢拓號無敵
浩蕩靈山戍張皂高麗卒同心歎徒旅阬阱忍驅疾
一挫不足卹屢輿尸行鎖泗上老匹夫太原小虬帥
來合攜衆噶防川仁渡溢英皇純仁賁元老壯獻密
與刑鏡往古忍使百萬失邊書或謌謬問事負丙吉
沸羹十五郡亡命無紀實睥睨送徒長所過恣揉獝
前事維儷歷來者孰正律凱還尚循執覆車慈後佚
彳亍老傖父鼠憂自郵恤遙慕古長沙痛哭向宣室

論衆

南維弛天綱人命雜鬼畜騁億三十載脫生險奔鹿
還蒙休養力士女稍聚族滿志惟溫飽才辯或守朴
西師起元戎攜禍計開復蹤跡在余楚負戍叟番速
輸粟事則已渴敢後悠謊蚩蚩見何知鮪狎捍川陸
揚帆競歸掉蟳聖訌小谷艸蠡窺測窮不放海天川

諸方鼓怒螳玉石受焚戮龍虎道縛急何況是與鶩
同爲蜀父老莫忍匪平罴羣牧信首鼠望羊任顛覆
自非處堂燕徙薪有哀鞠欲醉行復歌還歸歎幽獨

論師

漳州舊淸華伏甲無時休垣蹊從盛年及茲成白頭
服行揚虐卒反覆標妖䗍大心有寧慈此常深久留
投命各易節專符符方州十年豐羽毛一日宣聽豨
南嬰久僻僻隱恩爲戈矛大朝方整師禮法正苛求
不聞誅小醜逆氣翻競絿因思光弼嚴殊勝汾陽籌
令公不世出法古眞無試崖年命南征萬馬屯湘丘
聚觀若蚍蟻發蹤輕浮賜未知撫髀思決策將爲投
維州計不就頹墮籌邊樓

論諸長

饑隼不搏胎長鯨不吞牢鱗遊與鳳見盛德稱賢豪
四海無揚波南維鬱洪濤一擊江漢傾再擊南山虎
如何汗萊植走索如吹毛正供披盡力細碎旁紛騷

官胥列邑目分饑白雪髙民命寄升斗冰烤無脂膏
羣狐僭虎視捕逐相煎熬毛羽旣摧朽腐肉焉能逃
未知天地心栽培扶爾曹富貴有長運進否無停篙
斯人不再造白首臨風搔

步月

霜靜衆喧收淸光歷九秋天開長夜晚人散百年愁
讀罷親明鏡燈殘上下樓機槍應却掃何處翳雲留指西寇也

聞傳經畧洪復督北軍鎮荆喜而有作

閫道荆蠻震五谿北軍仍仗伏波復蔡州公論推元
直西事平心付釋圭七里孤墟眞棄擲老臣全算徑
探驪向來愁殺行吟子此夜眞擬醉似泥

又

萬里中原擊鼓來荆襄踏裂陣雲開雄東本爲恢中
土罷戍如聞活死灰仍昔忽壞堅楚壁偏今大樹御
羣材轉輸自解勞王畀稍賴仁師慰苦哀

胡沂菴公祖盡閱鄙詩見貽爲序賦此志謝

少年騁長途昂首露才覬恭承天下士投命就繩尺
廿載塵顔洞轉眼掇頭白逢人受麾指言詩遁而斥
孤吟怏寸許脫略恒迹我公世眞宰禮數謝陳格
滿堂但恭敬惘惘注縫掖文章無口舌一鄉師儒堅
本直瓦礫貪迪途轉月旅陳編委腐艸見賞見擯黜
千工將丹堂懷新異時符帝公仰山斗席落有捃摭
卿文擢湘浦灝氣貫泉石感歎復悲獻賤子發慚赤

茲堂構三載將毋事肉帛逾八旬望九承懽過半百
堂名如久存靈文照東壁把公青鏤管持向萬山碧
雕蟲誠悞身阜華理前籍窮愁虞卿書放逐王通策
何時拜獻公立言問開闢

起春

暖日泛春煙晴郊暖色鮮就犁牛馴牧開漁艸鳴泉
焚火逢耕急蠻歌逐野傳山居心不競始覺穎眞賢

西亭即事

艸閣臨塘伴小爐殘冬卜築又春初高閑此日人難
即課僕農桑自著書

雨宿楊系雲山庄

香風滿野散春泥十里花源處處迷艸閣行松長徑
棚空山無伴自循谿家餘百畝傍二尺半擁草青雨
一犁今夜傍簷聽獨眼池塘繞夢兒啼迴

一埤茜庄

重葺茅椽接好隣青山依舊不嫌貧開樽一夜當長

日燕坐雙眸見古人乞竹無文輸沈澼歸田已發笑
陶眞夏宜細雨清溪岸綠野時添白鷺新

毛子霞摹刻禹碑爲小石置大別山訂可于寺
詩以美之

衡嶽古峯七十二高文獨重神禹碑天下奇士誇靈
筆就中一見心欽遲或云碑在岣嶁穴麓山蝌蚪增
摹碣云何紀宿岳麓庭四字不磨山不滅我告讀書
山半寺窮兎一窗雲嫵媚清秋時見玄鹿遊胎息碑

庭護奇字神物之傳繫二翁前歸何氏今毛公何公
辯釋負巨眼一洗俗學開朦朧毘陵毛公更才傑欲
動其文置大別鐫摹大篆列小碑斑剝龍螭擅奇絕
錄來眞蹟非定本彼帖黃庭亦增損能事相傳無古
今憐澹經營意深穩雖人並是瀟湘客覽徧三湘還
七澤南國滔滔江漢流爲吉長沙一片石

贈蔣蘂征父母出守西寧

才名冀北久空羣鎖鑰于今重使君相府指揮常借

箸公門幾掖要張軍弘文虞褚貴開卷紫含高齋負
異聞三徑自來延二仲平津門館竟流芬

乞印色 文雄友沂中翰三韻

十樣璧牋錦攔裥浮沉姓字小如鷗乞君一片丹霞
色爲助裝妍五鳳樓

乞墨

頗愛元中製異篇喻糜叱向遠山研歸來不作神仙
字恣我淋漓染綠天

乞書

未有開函酒一瓶已無大稿校書將知君自撲流傳久藏弄千年五總龜

贈周麓起三捷歌

周郎提筆横絕奇嬌如赤壁追曹兒精如細柳理熊羆持士三十延英殿前筋骨婦雄諸師周郎新穎本全試金珠見向胡兒淚　制奇氣射光寒博學張華能辨異古之英雄須如此奔門鼓瑟洛陽紙君不見石柟野老行復歌日伴長松向天喜

留別劉杜三

皓首回看涕不禁洛陽年少蹟傷心百年底事干戈老三月湘江風雨深詩畫一船難載恨池塘有夢易成吟岸花檣燕驚無主笑就陶家傍午陰

次易大愚苦雨韻

結結春山不解陰迎將花鳥困愁霖水天萬古依雲日霧眼中原看陸沉白髮益禁三月恨青燈苦繫白年心門前弱柳猶張緒望爾風流屈到今

吳茂孫捷南宮忽乘長風南還御武留潭十日詩以別之

花放長安不着春天涯萬里一歸人才空漠北仍藏驥遊徧江南忽憶尊孟頫文章終繫宋子房鉏椎漫留秦御城殿上如視製詔策懸知少絕倫

贈別蔣葵征公祖入覲還里

歲德權傳近紫微麓峯遙見五雲飛少年天子開元會上國功臣入覲歸鎖鑰自今還故里館餐仍舊繫緇衣兒童借寇渾閒事元老綵來出帝畿

唐魏千易天瑞春過周鶴皋先生懸書洞有作次韻

聞說東南紫氣舒洞封苔蘚舊藏書鄴侯已老烟霞窟應料先生意炯如

又

醉白堂前綠柳舒歸來賦就自懸書先生休居十年遊人憶

舊傳東壁原上春風倡不如

次答津修見憶元韻

陶潛聯惠遠吾道豈終窮詩思山光裏禪心水鏡中
海陽隨落日鱸膾寄秋風新築宜園好還來伴老翁

訓馮立共除夕韻

薄築家園已歲週避人常笑腐儒謀年過五十那稱
老事滿全宵自記愁窮鬼只憑文字送春風端爲野
人留不因雪照梅花淨涼倒椒觴也白頭

次馮立共癸卯元旦韻

萬方剪綵報新正十里喧闐鼓角聲天子少年風日
好春王二載歲時成文章君自還三恭氣數天應賑
六庚節序撩人開纈眼舉杯相看柳枝晴

喜晤袁蔡嵐

佳氣盤鬱葱荒城門凝碧清晨洗雙眼注射見咫尺
相傳白水叟近掃鹿門跡手提博浪椎驅走徧七澤
上窺蒼梧野下寄瀟湘宅不辭倉文惡就我潤晴竹

奇書爛星陳几杖鏘金石非宵風雨怒此物兆斧府
村老隱精魄護持良不易多君天下士橫飛借羽翮
鼓鬱蕩昆明業名垂竹帛功成方著書脫晚事史籍
要持臣靈手爲楚張幟赤吾亦驅諸軍壁上守巾幗

贈別鱸範九年姪負祖父兩柩還葬長沙

三年痛哭向長沙兩見諸孤出趙家先年友竹自人丹俶還宇丁長
賴有朝廷存禮數不因人事減繁華家而聯故大中丞祭藍
田祖父眞難諱清獻兒孫自可誇欲向花橋添舊淚

湊頭萬里白雲遮花橋張太夫人葬地

又

公家門第楚人看世德君恩負荷難萬里舟車扶旅
櫬兩朝蔭敘議除官才名古自輕盧駱事業今猶憶
范韓年少府中推獨步莫令紈袴薄儒冠

壽石兒五五十

汝我生同萬曆時君年半百予添五輕拋一歲八千
場王謝青英等風雨樂託中年絕可憐從人記憶心

茲然男兒鬢看各自豎倔僵歲月隨蒼天與君母年
同上壽君今逾八我望九莫羨安仁從板輿懽然綵
戲克杯酒側聞老子風高風葛巾道幅豪山中洒翟
自傳清白吏雍熙要號南安翁君今萬石非小隱前
卿後相芝蘭縕當時四子今　雖不尚詞華尚恭謹
急取君山雜花香爲佳　醉寫丹粉

寄上撫滑年丈

褫續昭陵路三年失素書人經同譜老非記兩朝疏

過眼衡陽鷹怠情冀北魚莫教秦士賤丘壑是仙居

寄車孝思先生

極目雲山上疑公是古仙耆英開洛社海上避成連
道廣資來學心悲閣大年高霞飛渡處螢暖接湘烟
高霞先生堂名

贈楊系雲四十

海內幾人稱老友惟我與君交最久君之大父我先
人太平康樂縱杯酒我交阿翁並年少執師門館詩

同調中遭離亂影參差到社春燈接言笑君今四十
我成翁陳編盜竊空磨礲白頭何汝借顏色角巾散
酒時相通人生彌仕殊不易百歲經營幾展驥君不
見平津相國公孫弘當年力從此始又不見朱雲
折檻有烈聲是時方通易論語二公器節爭晚成漢
代名臣無與比

戲贈歌妓八首

不學寒梅令素枝牡丹亭畔鬧花姨唐皇若解春風

恨霓羽叢中喚阿誰

絲管名城匯鼓聲吹樓紅粉艸萋萋洛神巫女都成
夢腸斷臨篇倡更迷

撲面薰風暢百花羅裙翠袖過香車遊人不解爭芳
徑爭看雲堆贊倡鴉

卻憶花陰擲果迴紅顏白面兩相猜玉顏塵土今誰
是衛玠曾經看殺來

高館酴酥百合香傾城掣電蕊飛觴倜中任客能雙

眼笑指名場即劇場

綠野池塘雜管絃壓場人識舊平泉隔溪野老酣歌
笑空有流鶯一様傳

三匝入烟半梵宮磬魚朝暮四時通何繇一曲翻新
譜湘上青青只數峯

隨風弱柳不勝柔嘹嚦鳴蜩也作愁深坐幽谿猶負
恨可憐工舞上迷樓

張鹿牀解綬過潭見贈二章奉次元韻

千金買孤腋裇約組一裘寧知長安遠落葉披裄輈
時平豫林泉逸氣辭壯猷君民兩相謝楯身不自由
湘澤行復歌槃薖綢以繆譬彼投林禽擇木相啁啾
還山事丹竈百祿如荷道

又

嚴光遺令主遯跡猶披裘綏步有常節并車無安輈
固窮稙志節秩秩宜大猷終南捷徑奢君子愼所由
孤松勁千尋茅檐自相繆俯瞰萬木榮翠烏爲喧啾

百年保自豫歲月空山道

上湘還喜毛子霞見過貽札徃衡冀共歸舟就
晤宜園

策杖幾歸舊艸堂客來傳是孟襄陽（時子霞廻寓襄陽）看鷹
字衡三匝折寄梅花水一方誰辨江湖藏少伯自航
書畫老元章白頭思友天涯聚共把椒漿理歲忙

雪夜留别龍眠孫臥公即次來韻

江風颯颯摧江樹屑冰凍裂衡寒具歲晏山中抱足

眠燮魚嘆破荒村路呼僮起讀故人書長歌細字重
欷歔憐才不惜相如老猶記當年賦子虛閒說巨人
凌太藪自把長竿羅繡虎忽漫相期澤畔吟身隱無
文惜毛羽爲君取酒醴蓬門黃雲邊野壺山昏高譚
人定清謳發客愁散盡延芳樽既醉論文亦紛溟夜
闌滅燭鴻音斷天風不上仲宣樓賦成千載空流覽
進君酒洩君詩大江南北孫郎奇洗盞同澆屈宋悲
丈夫棄繻投筆各有時彼偉之徒庸得知重行行處

湘水排閶上祝融窮目空千里奇句問天天聽徹君
梧雲愁洞庭咽潭江千尺少汪倫莫向岸花悵離別

訓唐公嵋七十自吟二首

叟鑠詩翁思不羣應劉庾鮑總紛紛燃鬚玉嶺同招
月拄杖衡峯自擁雲山靜快人時揃樹夜闌敲句只
微醺輸公年力與彊健却教詩苗屬吳楚

又

赤骨禁寒又改年黃雲集散雨絲穿自攜白髮同公
老盧被徵名與世傳濤谷幾人聯吟社石村何日結
平泉忝從李郭鄰江好常溯山陰訪戴船（李蒲臣爲公姻家予比鄰也）

留別歌師徐文所兼訂後約

宜園池柳纓覆屋闌上吟成歌管續中年哀樂美徐
君陶寫憂傷付絲肉悠悠底事今白頭柳條百丈過
江樓歌兒驅作灌園使主人若溢遁山丘南州高士
復不棄欲就池塘學荷簣招余莫便老石村翁晚凴

桐理歌吹

晚梅

二月寒梅始放花橫塘屋角數枝斜已知香力爭春
煖尚逐東風綻雨華覓到憔如逢故友折來人似在
天涯饒君佳樹晴添色綠柳芳堤燕語譁

壽唐魏子

醉白堂前大雅居齊名恭竊總難如詩磨歲月猶增
癸事歷寒暄各遂初洛社有人疑戴笠白頭無恨是

擁書祈君未老歸青瑣直聽天風下步虛

初夏同張鹿林小集李玉枝園亭分韻二律

湘城梅雨夏猶寒涼倒逢迎懶正冠詩賦幾人行處
覓乾坤萬里醉中看岸花解語如留客潭水沉沉不
作湍莫惜柴門車馬駐北隱豳掃爲君安

又

詩酒風生白首寒往來短髮不衡冠數峯江上宜留
客百尺樓頭好靜看有何問天還向獄（鹿林有衡獄之行）無

人勇退是驚湍使君著作翻克棟罷策王通也自安

報謁彭橫山給諫兼訂嶽遊

蠡湖綠鷁壓湘流騁駁人聯射百觶忽漫徵名芬齒頰却輸賢令在微來幡軒使爲開盤谷太史星占漿德丘幡負遂初賦自有蘿雲春樹許同遊

又

久疑東望瞻湖湘山館埋雲總不光賦就十年終覆瓿門荒三徑已聯鄉曲成巢丈耕仍拙直評袁安臥

亦在自許言詩分氣象從公滿吹岸花香

邑侯鄭敏之招同唐魏子陪彭橫山先生劇飲萬樓

洞庭以南擅清絕昭潭人地兼靈傑包侯宗伯兩耆英萬樓壁立臨江鴉白從左逆爭恢疆虎泰一炬江霧黃春草無聲歲月碧石臺不斷風花香鄭侯建置徑繩古開閣延賓誇地主鸞歌傞舞欲停雲辮載樓進辛酸醽彭公未醉且停杯凭欄日靄湘烟開興來望樓已飛渡指點虛無雲數堆公歸月上舟帆好二子招從恣瀟倒平生懷抱盡須臾曲終江上青如掃明日從公載酒遊百年春伴底銷愁公收萬古南山色還踞元龍百尺樓

魏子載酒橫山官舫鼓吹遊湘江

舊憶歡娛地從公始放遊上斷相識盡老覺平生浮樓豔聞歌出春楊按岸酬不須花近眼樯燕語還留

又

久濶登臨屐追陪異容歡人佩書畫舫盤薦腐儒餐幾日占風弱春山帶水寬湖洄湘岸穩十里鏡中看

又

近市百愁生移舟萬慮輕江喧難問俗杯泛易離程花雜重樓豔人圍曲岸平應憐生聚好鴻集莫哀鳴

月步釣臺石塔寺 臺爲晉劉仲八釣處唐褚遂良謫潭州時易石塔寺爲唐興寺

夜定煙銷洲渚清春江花月正撩人三更石上開懷

盡萬里湘流仗眼明恢晉勞臣猶把釣與唐謫吏僅
題名太平盈籍湘山老牢落從公弔古情

又

簫鼓舟喧白晝來錦灣石塔結昭回人看月上中天
好嶽指雲從此夜開已近烟鐘傳晚寺空聞黃葉點
蒼苔（此即烟寺晚鐘瀟湘八景之一寺有黃葉亭在其右）百年勝事時驚眼頹
墮江干只覆杯

自錦灣却官舫各命小艇發湘江經易俗河抵

花市入嶽

靜遊紆前程沿澗輕一葉舟眼日易曉晨起利朝涉
岳源有常流曲江理疏棹（此河發源湘水出衡山之陰）人烟夾岸
聚艸樹衆山接坐臥展晴眺清談忘勞徵悠然南山
期庶見素交挾情景屢廻拚盤互媚餅睥衡身半天
青轉望不在捷潆澗水一方悟者得安怡

宿銀塘

舟行日將夕緩棹戒且止銀塘游矜邑彌望一簣壘

散懷問前村土屋雜泥滓就憩須臾間坦步亦忘喜
傍門老學究頑慢習欹倚長者時經過顛怪不亡起
駭聞說朝貴半拚錯視履生徒繞屋角走竄若奔豕
古道教塾師庶負失儀恥主人人於節敬客羅桑梓
把烜衡烟至爛熳陳花瓣用已完常啓牡羚過肥古
爲公陳士風此地頗有人投書報賢史歎息戒令子
忻然助談笑慨息從此始

次石坪

日淺巫烟遶月出衆山霽篙師藥荷舟暗楫理幽翳
排沙若穿徑支派各異勢崇崗暫眼過平淑又搖曳
不責白日遊了了鏡中睇近埠人烟稀致遠行恐泥
就月息徒旅柴門已深憩遊山非遠征節勞有終惠

花市蚤發

花市主人賢且勞行廚東帛輝林皐益珍饌飫肴錯
醪車徒踏梨南山高南山接待爭咫尺公去沿塗展
靈迹烟霞候計非涉茫滿目青峯記嚮從遊一客

許重過王錄孔亟將如何罷耕被役且返棹江上相思行復歌

還宿錦石

不習滷山飲曠然信歸舟放流漾晴川澹蕩如輕陽
貪看雲樹巔俯失林泉幽山花繡錯列怪石藤蘿敷
盡日延清賞息船思移役啓開數烟火森聚張村謳
自謂與難極微醺就安休忽聞山畚喧中夜起傴僂
抱裯問前鋪竟夕殷繁愁頑民未厭亂王役復紛勾
自非久滯平五嶽焉可周

再宿古塘橋

野市臨江集歸舟向晚停一橋欹半落殘戶苦重扃
蒼翠留巉石游洄失小舲兒童爭辨指驚見老人星

又

亂後驚愁眼流移復就棲失沽那起爨糊口只浮艖
生理從人乞艱虞畏俗斜太丘真贋人吾道一長嗟

乙巳三月張鹿牀先生復自武昌泊潭招飲舟次

萬里清明花雨香江南遷客又浮湘舟經絕壁嵐千樓（先生紆昭潭有詩紀勝）霧隱孤城水一方楚岫愁中青未改文章謫後語尤强移情悲觸天涯共漂倘存風興鶴

人日迎春小晴了獨坐晚霞樓望雪投詩求和

元旦

獻歲逆春是歲餘寒添人日正冬除了無成夢增詩妄恰喜登樓作賦初雲裏笙歌傳不夜閣中花柳自封閭百年勝事經過在誰道風光舊不如

壽胡近仁六十

歷盡風濤七尺身人間甲子始週何雲封谷口常移歲雪綻梅花又見春淮海自留黃髮叟烟霞終護白衣人兒童走卒爭扶杖拜祝宜存艸澤臣

謝鳴玉久宦還鄉復自沅江迂道北上

撤盡藩籬是解官幼與丘壑漫求安亦知客路風塵

苦循遝家園賦稅寬少伯負才輕去國長卿慢世笑
彈冠洞庭秋色沅湘好卻破蓬蒿洗眼行

酬錢開少夜坐寄懷

劫後窮經老此生霜寒歲暮不勝情長年積恨如翻
蠟萬事銜心似轉軒篝火夜闌仍藉酒月明人定又
移更白頭負杖防欹仄命傷清溪穩處行

爲胡影采黃無雙兩信壽唐魏子

維春之暮夏初吉楊柳鶯啼向曉日就中一部鼓吹

聲車馬賓從藹膠漆堂開燕喜招我遊我醉登君樓
上頭同舒萬里瀟湘眼並洗千秋屈宋愁丈夫致身
苦不蚤扶濟蒼生須未老君年四十已稱翁男成女
立恣潦倒愛君經濟豫林泉東山遊妓心烟然天下
同憂敢獨樂曲終卷幔開湘煙雨家玉瓶酌大斗請
我知言交白首丈人爲公飲我酒符乃方剛事九有

遣雨三首

南山之南鬱松濤穠花翠蔭繁周遭清溪一里入山

静古樹千尋夾屋牢側身天地更尚友就老田園自
註騷二疏且覺歸去好漫待陶潛笑汝曹

又

北山之北佳氣開男耕女織人嬰孩平疇交風綠裊
嫋繁陰入戶青裴徊安民識字空太眼蛩再笑人甘
不材服食未能割妻子探碭南安吾取哉

又

驅愁欲起坐欲眠花寒細雨風蹉跎無翻上下廿一

史倒瀉悲歌三兩篇才下夷吾難望鮑遇如景畧不
留堅祇今羞卻斕斑舞將毋常輸魚肉錢

次答張鹿牀見懷元韻

長沙卑溼厭湘丘每欲思君上小樓指點苦雲開處
望湖洞秋水夢中求騎留白業消虛安日隱草書白
獻酬漫道蠻方難展驥江東鱸膾尚悠悠

又

君自文章鑣鼎人讀書下筆妙稱神湖南去國思凡

兗江左名流讓太冀吳楚水兼山共坼乾坤我與汝
爲隣歲晏久卜縛湘澤誰識東方是逋臣

特訊張鹿牀先生久滯常寧近狀兼寄津修

張騫應異什絕域延天春如何困泥滓易歲失相見
謀羝繼疎潤丘壑幼輿便胡爲兩縛翼局促繫鄉縣
不知銓宰心扶濟貧誰遇斯人乃寂莫坐使蒼生眩
古皇敦賢良小過棄理遣卻今怙胥猶鈎治陷英彥
孤舟春岸深白日苛俗倦廉吏安可爲腸中車輪轉

乙巳寒食大鍇和尚自湘潭移錫武陵秋復還
潭就老南岳賦此志別

春江湘水生君向武陵去心知秦洞迷桃花隱仙署
故人淮海客林公不浪與朱門蓬戶遊揮塵恣談助
莫等善卷跡猶戀桂山樑秋風開衡雲南山有嘉處

又答馮立共除夕二律

今夕是何夕深慙負此生勞人從節換薄俗與年更
窺烏巢高樹呼童剪蔓荊北來酬唱苦只合傷羇行

又

書生垂白首羞澁問春窮閒樹淺林綠餓梅數朵紅
歲時淹自記天地浩難終不信雙斑鬢吟詩會苦窮

彭橫山先生自長寓書索予漢魏詩乘招同魏
子抵長因訂同遊先寄此作

三春風雨深方夏始清塗散愁新園館游半張遠觀
恰有武陵人持書仙源至書中慕素侶館將商深寄
首詩宗漢魏析賞斷疑義二子許從遊南風蕩湘吹

禹碑石壁青相將問奇字

章太母范夫人九十詩

君家太史大手筆外戚世家有倫秩詩書稱引博舊
閩繄降關雎美迹匹帝王之亞卿相等漢唐以下蟠
鴻文名臣才子各輩出母儀淑德全氤氳南極一星
聯壽嶽玉衡當軫天中停瀏湘丁甲蕩沾研御陵車
氏人卓犖東家世美不可量商山洛社聲翔翱諸孫
蔚起更超越摘詞振武開幽方上樹糾母壽九十旁

礴扶輿百靈集晼蘭晦蕙手灌滋玉樹堦除見成立
傳家譜帙疑私篇風詩備彩張璚筵尚書五福雖先
壽中惟好德絲大年臺也稽古推世好游母同稱不
同道令伯依劉亦不偷母有佳兒益難老憶挽鹿車
鮑少君櫛安襲盛乘懸慇摩孫示誡有終悲國華纍
葉流忠勲及時揆藻踐天業咔嘶委佗乘手接板輿
詔就六宮看嫣杖百齡輝史牒

秋日同卜濟菴謝叔子劉尚九過魏了家園

別徑籬對艸樹幽高人門館始驚秋四時閒見真無
諍十載纓簪未却愁皇甫逢迎遲倒屣元龍淮海繫
虛舟吾儕大隱渾牢落洗眼瀟湘合臥遊

夏日過自在菴訪卜濟菴應義喜雨次韻

文定隱山疑絕響忽傳空谷有處聲一揮玉麈開靈
雨並照湖南萬古清

酬卜濟菴過訪元韻

夫子望南岳嶽雲今始開一元迴造化萬象變蒿萊

花縣心留譜蘭蹊手自栽願扶靈壽杖共叩玉書臺

同張鹿林唐魏子張丈杜詩適西雪夜詠張一

荀家園紅梅八首

濃陰不損舊清華解釋春風紫袖遮名占上林原纍
一色銷粉黛更無加綺閣繡綴天孫錦高座光添絳
幃紗題詠隴頭人共羨若逢驛使會難誇

又

眾芳寒怯此孤標饒爾繁華氣不驕老幹侶任風雨

妬素心如避杏桃妖梁園玉蘂難施彩漢苑春葩莫
亂飄寄語牡丹亭畔客漫教仙子醉吹簫

又

莫怨春寒已放春題詩皆豫看花人丹心木賦繁霜
苦玉質從教黛色親爛熳昭陽難旁侶迷離青帝不
稱臣大家看殺風流絕撲却腰肢寫木真

又

霜根結伴托幽棲背眼繁英出赤泥自分朱門光借

日却絲華屋照分蔡（前尉石永 司李張公）不爭新樣疑針絕尚
歛餘姿從雨迷撩亂詞英停彩筆莫教剩綉惱金閨

又

宫樣文章奪錦才横斜疎影夜燈臺瘦經塵盡還生
艷孤覺香浮亦護胎傳粉若添何晏面宮袍宜傍謫
仙杯龍門烟靄燈花變頳汝暗回酒力催

又

伯爾淸英失鵰行名流高會恪相當殘秋落日霞千

點三醉仙人水一方（岳陽樓有呂仙紅梅石）難卧山中猶遜雪
幾舒綉口自披香波斯漏却珊瑚網割取溟濛照屋
梁

又

細雨春樽夜漏遲主人勸醉客心移修枝歛盡紅塵
色美錦裝成絕紗辭獨鼓停撾疑崇笑封姨掩面不
勝吹明皇十寶玫瑰在應借青蓮第一巵

又

不解調羹五味和雲霞燦爛一身多避人對鏡羞妖
冶勸客酡顏解薜蘿天巧料難傳剪綵空華無分發
明駝焉支山下今牢落婦女休嗟失色還

壽汪子如山人

我年六十與君匹君年少我只一日世上何人盡白
頭爾我相歡莫相恤湘上風花幾度春板橋龍洞稱
芳隣卯令我卜石村宅踰將把臂循倘親笑我衰才
爭未老筆花頹盡供尊謬遲君蚤晚學歸田宜圖坐

聽松濤好

武陵瞿天門年丈還湘用杜子美搔首樓詩韻
賦贈次答

武陵才子舊烟嵐枕石誰悲折下齊善卷祇應依杜
消杜陵還復老湘潭（非詩指老湘潭之妙）袞中事委卑輿北
海內人傳吾道南搔首即今天地窄不村枳棘是棲
楠

又

幾人持栂柱中流老去蹉跎總未酬愛玉莫教當路
泣把輪空向曲江投箱交文字千秋訂野客才名四
海浮踏徧東南還北望錦囊驢背幾時收

雪夜苦憶張鹿牀先生

竟日凝寒書吏尊中宵風雪自成村故人雙眼經千
里舊吏孤城隔九關誰駐江干尋臥榻容留桐寫積
龍門撥爐揮麈譚何事應結林公是弟昆（昆升林公從先生行）

又

極目瀟湘霧樹斜愁看北雪犯長沙風回萬里南來
鷹詩寄今年驛使花櫪下鹽車當九折蔡州鞞鼓尚
三撾（時有西山之役）使君眈就彌明伴爲覓烟霞處士家

贈別胡沂菴公祖赴太原二月二十韻

祝融髣髴明文治失彬郁湖南千里點休惕掩空谷
遁逢大君子九帙放天日高秋蕩明月照耀滿梁屋
攜風仟振古賤厚成卒牧哀安起臥大杖庚龐衰族
欣驅陽編華惝惘或痗縮我家世湘浦孫若蔭靈麓
避人爾門館時被三薰沐蘆中寄所賞將毋事骨肉
手扶大雅輪搴材轉一輻不辭齒牙利金予養幽獨
長沙古荒徼鸞鳳久雌伏怒飛垂雲翼直上太原速
懷英名臣彥摩詰輞川福自公多暇豫長嘯流清穆
洞庭孤帆遠日暮湘烟矗何處引清風長松聽謖謖
袖懷二歲書夢到五原逐西山鴻雁來繚繞湘江宿

同郭以歌尹浪仙坐雨

不差彈鋏爲無家小築方塘夾柳斜鬪了我曾蒙夏

屋分金人已散天涯自除才力真從儉誰分妻孥却
望奢一倍沉陰疑病湧陸居梗木笑浮槎

寄慰唐質生小村父子病中

愁坐思君遇舍妻欲掩標羣疑終不解天夢尚難醒
瘦骨纏多病山幺聚尺亭（唐公亭名）紙作百餘意高收問
蒼冥

又

原憲眞存恥完名舊管寧押金惟掩臥辭粟已伶仃

湘水千江碧衡山萬古青逢人空欸曲只此寄清冷

陶五徽祀風雪赴莫先慈唐魏子招同胡近仁

取酒贈詩用坎元韻

酷愛南州士悲來雪夜船笙歌迴傳俗調唱鶴湘天

鶯庵耆英集登堂孝友偏乞兼今麗舞佀解學逃禪

石村詩集目錄卷下

古處堂詩

寓日　文檄

詩檄　湘南即事二首

目終

石村詩集　卷下

楚湘潭郭金臺幼隗著　本名陳混一字千原

男　式穀無忝　鵬年北良

　　式典虞孫　鶴年南皐　編錄

孫　緣年麗天

姪　式廓帝者　鵠年昭人

楊鄂州今使日南舟次湘潭招同唐魏子夜飲

即席賦別

帝咨名彥詔南荒使節臨軒出上方秦纛昆明巨畧遷鄂州九年任滇中司理馳書黎莫自恢疆相如難蜀冕王教陸賈安佗有漢章舟近衡陽秋色好五溪歌吹起瀟湘

又

雙星天闕久昭回萬里人推巽等材楫采高標真羽的范韓授簡並登臺時今也二公山川誠面舟中會尚酒翹籦笑語催江上峯青秋月白更添一曲競揮杯

追詶楊鄂州見貽箋頭元韻五首

清秋駐節晚開尊求友蓬蒿古道存海外兒童傳完遠座間諸謔傲于髡酒酣舟臥中湘月詩就雲封五楯門此去衡山看九面沿溪何處不成村

又

才名錮上御屏真喜近天顏授簡親命服殿中開八座聯鑣嶺外協同寅潭州醉共重陽酒淚泊思承千里尊一自車書通象郡馬前迎節即王人

又

傳星萬里自通津谷口停車問子真嘉客開筵翻竹主高秋滿座總如春騷傳楚子継風切曲爲鍾期撥調頻涼倒三更看月上就中得句果無倫

又

却謝軒車就小舲勞人憂夢怯難醒曾開蕤花收蘭芷又折叢皐護鶺鴒帝子悲秋行處望孤舟發泣晚來聽史臣一部騷詩續應爲蒼生哭楚庭

又

壯夫不任押伶兒誕戲湘江學楚辭白首隨鷗波泛泛青山伴老影槩槩生憐范叔空無頼死臥袁安亦大奇南去思君歸鴈遠封書仍寄數行詩

贈別武昌司李盧時潤先生

五月涼風蕩客塵岸花檣燕總留人却看黃鶴迥騣馬侶悼長沙解授麟蘭芷蹊成三徑艸松筠節老一官貧夏來湘漲波瀾濶繫纜宜關聚福真

拜別衡州司李王過客先生

辭衡慈湲識荊州（先生自言世籍楚荊州）不解逢幫是應求千座湘湘官侶客（先生本徽寓長沙數月）幾人淮海臥荒樓座中詩就爭匡樂篋底書成切買愁江上懷公明月好曲終還見數峯靑

中酒吟

學道蚩無成遲暮見老醜不能吸風露苟命爰孚手蟻鼠爭盤餐得食亦臭朽中夜起傍皇覩顏祈北斗聳身恢八翼快意事九有莫令魏夫人貽笑蒍家狗

王山長上年辭安鄉學博今又教授隨州鄭虔三絕再歷廣文古今人將無同詩以洩懷不足增慨也

王君褁馬江州道文旗張楚不可攀騎鯨久歸房陵地乘雲叟戲大洪山補天浴日此雙手混俗蓮人無點顏閒道漢東猶近闕應傳三絕起崇班

問何公進秋眺詠懷

朝雨蕭瀰過州亭石村松下戶重扃王融挺擘真慙禹李廣迷原不愧青老去裁詩愁却洗秋來列岫翠如屏蜩鳩莫羨枋榆便正爾南風起北溟

述懷呈陳位五父母

枳棘猶疑繫海鷗少年才吏獨風流眼懸司馬千秋史人踞元龍百尺樓笸屐倒驚縫掖客車騎還問孝廉舟晉安桃李成蹊在栽憶公門作昔遊

過訪上湘劉若啓山庄

百里尋盟泛雪舟東山猶記舊風流年來自惜雙青眼造物同看兩白頭世局拜碁爭穩着雀風乘興不吞鈎湘天綠野聲歌發博說耆英聚德丘一時同張一荀

贈別徐子寧由潭廣文授汾陽令

古之師吏出于一州黨政教有良朔其後官儒各分曹課士隸民見超軼大賢間出兼材難六官九品備稱述本朝清要尊廣文亞上邑宰爲超擢白頭科甲守一令拔之學博如稀間古黃徐公天下士文彩風流耀湘水十年養就松筠姿有詔汾陽離丹紫玉良造父驟天衢掣電翻風下步虛鄭虔鹿馨那救世湖州乖訓真可謨南土沉潭一顆老欲瀉一巵酣起艸征帆西去憶秋鴻忻聽楚材爲國寶

重五漫吟

五日經宵風雨迷欲吟還罷總無題招來弟姪如棲燕慣向聯巢啄舊泥

奉答吳季開秉訊景陵諸子

天下爭嵛是景陵先生持樹獨清澄當時屑表何堅

曁近代齊梁自迭與問法烟霞處有約今圃有書訂蔣遊題
詩黃鶴更誰能自憐漁父歌垂老猶向湘江理結繩

留別袁弘一還粵

搔首頻看行路人湘江車馬轉風塵却開山徑還封
艸欲剪園蔬更惜春救世鄉侯應出嶽傳書黃石仍
稱臣莫將海入顛如法不爲蒼生起困屯弘一成進士還里方
冊讀

汪遜庵就市結廬迴有幽致喜贈一律

惔有宦遊人卑棲更出塵市門心侶水廉吏德爲隣
列坐圖書靜聯牀笑語眞湘江風日好樂托任千春

奉酬璞中和尚惠羹一盂

昨夜鐘聲報曉晴法堂傳示一杯羹細尋應器和酥
酪密印香廚長杜蘅坡老滑堤疑有詩杜公冷炙太
無名園蔬市脯渾兼味料得圓通舌本清

元日新晴漫吟

雪裏梅花綻蘂匀初暘又照柳枝新今朝山色青如
黛只合樓頭望蚤春

穀雨後望雨

靈雨不知時三春五節遲新畬封舊艸汎溢失清溪
楊柳薰風長梨花白日低官家紛爲國野老自題詩

送唐魏子之任玉山

五月江風暖清湘門日長故人今作客才子出爲郎
列坐覩新政披圖獻舊章玉山如念我應見芷蘭香

贈別同年狄犨如赴玉山幕

三都賦就五噫闌湖上殘枝緝羽安幾地同看雲幔
嶽長年共把楫書瀾遠大就翰寧辭老子美依嚴不
爲官莫漫士元輕百里玉山四照有棲鸞

壽陶仲調先生七十

吾生甲子巳猶徉七十輸君獨擅場海內歲星傳在
楚西來紫氣遠浮湘雲屯衡嶺藏龍窟月滿中山照
樹王欲側耆英慚德薄未應盧駱許登堂

又

束髮從公記旦山壯心銷盡鬢毛斑幾年籬下徵君
懶一代山中宰相閒焚硯不成人夏賞貴文無補自
加刪陶家應有傳詩譜搖手兒童尚閉關

贈別車與三太史還朝

萊衣舞罷彩袍新簇仗齊驅拂袖塵丹就板輿安祖
母堂開綠野息巖親承恩已見雙扶杖重贈還看兩
老身抄選詞英歸秘閣然藜應照孝思真

又

蓬萊人自泛仙槎那記桃源是舊家灑酒銜峯詩百
首維風湖上鼓三撾秋山紅樹迎青雀天際烟舟接
覡霞自是長安瞻日近塌來兒女看春花

贈別何公遜北上

卜築州初除君來共著書十年商略盡萬事笑譚紆
插枒看茶屋鏡園學種蔬秋風衛萬里會起北溟魚

又

君破蓬蒿出蹉跎獨老生楚材恒重學國學會論英
錦字臨湘起芻言向闕鳴騰驤開冀北不向枳沮行

又

北來鸞鳳宇午日尚浮湘盛夏重綿襲炎風五月涼
賢書空有傲特宰不問荒應發長沙策臨軒動我皇

車與三太史還朝寓湘雨館賦懷次韻三首

晴郊月好夜方初有客來貽雙鯉魚孤館傷春翻得
句故人惜別更傳書陶濳醉萠渾無賴劉向譚經愧
不如湖上蒼生真繫望長沙前席莫容虛

又

細雨燈前旅思禁吟詩無那怯幽尋名成尚惜謀身
淺語至真斷閱世深對酒只教千日醉辭家何限百
年心唱酬幾夜醉同調還送香風煖敝衾

又

紫騮朱鞍照湘城萬里君恩壯此行自紹金門能獻
賦莫因蕭史愛吹笙（時傳元配之詰）朋來集句清宵立家遠
傳書白髮生紅樹漫驚雙別眼繞朝揖贈是王程

贈趙雲麓邑侯

雒城王化起天中江漢陳詩首國風代有神人恢屛翰家傳絕學契崆峒已知帝眷紆南徼特簡儒臣眞楚雄召伯新開洞庭野使君重見春陵功周儀累月思君予憬剔經旬逐上公清獻門風才嫓美河南師範道從陛下中自蕭虞羅浮覩洋方矜棫樸空欲解匡願慨付鄙御倀鼓席稍經通湘江月好歌漁父楚岫香浮隱杜叢正擬王褒恭獻頌高秋涼倒白頭翁

羇別李孟穎

春寒老友來風雨聚空谷論交垂白首萬事歷傾覆出處或異轍素心炯幽獨閒齋雜遊靜玉案清香肅較酬把羣書愉意懽悲逐開樽渥衰顏二蠶不羞縮故人懷愈密往事時記錄譚諧雜慨忼理數誰移卜人生幾百年流光奔電遶那能遂蒿老幾逐臭酒肉浩蕩天地間爲君脂車轂

李黃宗若憶長君同舟還吳次韻奉酬

六十吾將老因君更自憐李與予同庚相看餘白髮同悵失青年歲晚思公子詩窮泣楚天蓍蓍難借問塞耳具眞詮黃宗病聲

凍栁

萬栁低垂繞遝斜雪山裝䕶野人家柔條似減風流曳玉樹如添秫勝花颯颯晚颸猶集霰花花咮宇竟無涯獨憐乾鵲巢西折却捨卑棲木末在鵲巢低極今高故折

鵲巢折後復營舊棲卑且安矣爲賀一律

處儉眞無附卑棲舊有因春深脅哺子雪霽尚依人閱歲知防凍移巢戒蔑薪和風回栁色爲伴故閭親

除夕東瑪立共

不知天地大才士竟難函空歎瑪唐老徒令郭泰悽著書聊果腹扃戶但投巷賴爾心猶壯休嗟七不堪

又

超絕桊須禱浮家滯楚南褚公淪石塔杜甫老湘潭破壁詩無敵空壘氣自酣妻孥扶汝健攜行更傳柑

喜我瞿如年丈以節器魏子玉山新政見示

名士擁專城江天萬里明鎮才恢自結定力護蒼生
氷署寧忘楚仙源自避秦老夫今洗眼人在玉山行

又

披邑淹前吏髯抓歎寠貧兒竟翻假貸元結更安人
自許爲臣子還須篤長賓十年憂不淑賊泣異天親
前吏適因至邑作繫宋獄號公至其文帆任訟犯逃歸

又

渤海傳書日朝歌下詔時人皆憂枳棘我獨騁驊騮
湘水披圖切清溪坐照宜寄書湖上守姑射付人爲

酌雨

老惜逢人面休嗟知我稀不才蒙俗遣何恨與時違
荒飯兒長日擁書戀舊幃小聰新雨過貧有自花肥

又

高梧方塘淫晴樓野眺周荷天供老宿倫學避時流
舊宇安王粲窮交籍太丘文章兼得失收貧寸心求

庚戌正月又得新安故人程玄賛寄書

每逢獻歲報雙魚雪霽梅邊啓素書老憶故人疑聚
夢別經萬里未離居舊傳賣藥潛吳市新說還家賦
遂初蓅寺邕禪曾托寄可無秋信到君廬玄賛寄字邕禪相寄

又

恠說新卿亦速窮阜財何處仰薫風湘南魚米千江
集名士妻兒四壁空皇甫幾能迎逝客馬驩那意後
歌工春來訪友聯吳郡爲問齊雲鷹字通

寄慰唐魏子官玉山

遷仕經過又十年魏子四十歲進士授令方五十相逢盡道玉山賢
已聞蒲稅能紓繭又解安人不促絃折節平津方嚮
學藏身勾漏自變仙使君勁翮眞軒舉應爲耆英叟
着鞭

寄訊蔣龔征公祖二十四韻公報國補尚州守

海內初除亂湖南尚控弦自公來冀北受簡駐湘川
先帝方憂楚元戎正向滇枕戈人踴躍負笈亦唐捐

啓運由名哲開疆振管絃凡材汗藥籠清署緝黃筵
送有風騷續因題月旦先逢人推郭奈欽語寄陶潛
公常從阿仲謝文子孝訊 自縮西寧字循嫌百里索長沙星逈粲
二尹位重遷倒屣迎縫掖虛中接帝羣谷高名士樹
還問孝廉船肉帛恒貽母方醫變命賢太丘真廣大
鮑叔果生全 公常料方醫帝尤母 奈嶺瞻真切燕山陟岵悲無
緣賞鏡往翻爲寢苫憐懷袖書常在開函淚欲咽楄
星東向粵北斗夜窺天鎖鑰恢嚴邑龍光起漲泉重

臣安嶺表瀕海淨烽烟雅量羣幺偪清懷百結蠲漢
庭令陸賈賢守一張騫賤子綜花筆新秋癸治篇何
時堪借箸蚤爲剸陀宜

贈張一荀北上

昭潭有潛龍志行發幽獨拘身尺寸地奮翮霄川麓
苦遭俗眼射泥滓混百族林魚泣河乾屈蠖蘊槁燠
天心务霈澤未濟衆生福及兹暢春風浩氣行羣木
蟄雷殷重淵灌莽湘流速靈雨數四野況乃潤林陸

領珠日璀璨尺木氣森蕭潭江路浮跡神物不受菁
行當扣閶闔軒翥放天目

寄馮立其 立其兩赴蔣郡伯漢中高州之幕

不惜舟車萬里身白頭凉倒轉風塵使君兩度論賓
主幕府三年歷粵秦嶺表開樽應擁醉巖疆得句幾
迴新題書滿野秋風颯歲晚梅邊憶故人

又

憐君自我我誰憐漭龍還吟向楚天遂客莫經殫鋏

里焚書那記買文錢已逃白紫安垂老自灣名居徑
就田頗憶仙源人是舊乘風欲問泛漁船

憂旱正殷時忽傳楊鄂州使節自日南還朝喜
而有作

萬里安南使經年報國身蠻方通論語廟算備咨詢
聚米披圖切宣歌慕漢真英皇今獨學降恭勞儒臣

又

病裏家書至求忠理孝思子臣勤大節詩酒誠前期

救耻今原憲完名古范蠡愛身歸將府端的惆悵知

又

一紙衡山下思君苦寸心何緣支病骨執節播綸音

定遠還家日成連泊海吟避人流涕盡夜半爲披襟

又

湖上炎炎客呼人夜夜多樂生嗟老有大兩惜蹉跎

安石昔辭罷弘半何正何容持鄭下策相向一悲歌

又

敬俗言詩拙從公歌更長非關才力健實藉品題彊

買骨張燕市收辭倚錦囊備冠如免祇羅棄孟襄陽

寄和毛子霞郢中樓居六首

楚山行欲盡倦鳥始棲枝湖上完名蛍蘇門道迹奇

蘭香長滿畹梅老不誇姿有客歌難和仍傳白雪辭

又

百尺憑高臥思從天外聽風迴山淅瀝樓迥日空冥

素女歌無侶高唐夢未形楚王知在否茲醉莫教醒

又

避人存小隱敢負北山銘列坐吟虛室開窗就翠屏

臥遊無個事圖嶽有真形眇眇思妃子空瞻解珮亭

又

禹篆懸青壁何人辨亦文（子霞草詩稿碑于大別山）新詩常命我

能事竟輸君老藉名山隱人傳物外紛結樓了里日

應指破衡雲

又

舊事風流絕人今索古權莫愁猶未老楚國自多癡

何惜珊瑚樹頻裝白玉盤凭欄聽一曲停瑟幾迴看

又

白首風塵裏青山見我真雅歌人藉舊譜曲俗翻新

採藥將願老歸耕及蛍春思君消息報鴻雁正來賓

王消來太史秋吟見貽次韻寓感

客裏驚秋似傳蘋百年高會此芳辰耆英敘舊心傷

老車笠平生誼覺真亦解成連傳伯子翻疑無着認

天親秋風八月應開嶽爲傍烟霞覓異人

又

白髮愁看是白蘋初秋風露感茲辰庾樓作賦傷王粲谷口移書許子眞劍履十年長作客文章千載定誰親曲終江上青山在牆燕呢喃伴解人

洲乇洎來見贈元韻

離騷愁絶亦稱經北斗南箕枉說星二十餘年醒不解對君纔覺眼初醒

又

幾年狼藉腐儒發歌笑筵前酒半温吟得白頭拋昔恨纔持一飯遇王孫

退居來忽忽閲交遊幾三十年己酉秋王洎來年兄自衙留潭將月餘披豁露眞心稱古處始見故人于其別爲三詩述意川堅夙期

英英桃李花惆悵秋原艸同滋雨露力榮枯各自保世目隨代謝混跡一時掃君心如松柏抱節長美好

長安吹春風披拂郊原蛍青青艸更生不自嗉枯槁恭承天地仁愛身以爲寶

又

東野空長鳴昌黎爲衈恤浩然雖棄主延賞有摩詰古來一介士吐肝藉儔匹不辭交道廣交定難妄失文章有運會標發付巨筆一人結心知自有惆愁疾

又

綠栎延方塘結廬帶湘水故人悲寂寞素心會有以

縈輪風生志未究大退理矢從白雲端拂拭舊泥滓長期退丹液玉乳嚥甘美扶衰過六十壯往自茲始知公本頗深還朝濟瘡痏領取十年約肬艛訪前李祁融青切天立石望君子

答唐魏子訂玉山約

久卜幽棲宅空過又數年小橋輸伴栎夾岸負移蓮誰分妻孥耦盧蒙物望牽白頭交歷盡焚務事茫然

又

老爲憂貧出豪憔亦自憐避人銷髮憎諸世惜餘年
雲樹千山接鶯花一邑傳檢書與折屐凉倒玉山賢

又

劇邑勞賢令書來問艸堂論詩才子遠逐客使君彊謂時宰也捨宅思願老爲農就註莊何時接縫掖相話故園長

梅花凝氷寸許矣折罝案頭絕有致賦此惝之

玉蘂凝氷木怯寒六英如護鐵枝殘折來猶惜清香

在爲伴春燈好靜看

立春日過訪胡影桑留飲賦詩次韻

山庭求友恰逢春竟日淹留露頂與戶踏白張鍋里社歲星終老漢家臣一句隱影桑詩意已拋時序仍變隱欲捲詩書學避人凉倒白頭打纈眼把君箋何幾迴新

又

風光流轉負時賢暖日尋春着眼先繫馬苔堦侵艸綠論詩梅伴索花然無人扣閤窺譚塵有酒禁愁非

大年衰白逢君開歲醞辛盤尤憶煮風甜

賦別謝鳴玉之武昌赴楊恬菴先生聘講慰鄂州兼訊王山長

君昔出門走萬里洞庭猶龍撼湘水爭時尚壯輕別離十年未歸見君否今君之出我白頭見童頂領非吾傳王喬令官各異地寸心如水隨君舟我生交態變虎鼠屈指與知皆諸汝晚交四海楊鄂州逢人指識孔文舉楊家父執恬菴翁百身不贖哀難窮美人

爲予長太息一聲啼竹憑春風春風栁絮落青艸再拜楊公憫憂擣嗚戊小孝徒爾爲報親還須致君崙西浮漢水哀王郎才交屈縛非徉狂經過逍我刷羽翮欲附黃鵠無津梁

寄王山長

江漢風流不乏賢繡車幾度拂青氈希文獨學推胡瑗子美憐才屈鄭虔盛代佀聞存傲吏小臣無分問蒼天應餘篋底長沙涕凉倒西陵書畫船

又

爲君滌盡自憐予甲子週來萬事虛黃口兒童爭解
語白頭侶伴竝離居城西別墅從人得溪上宜園欲
自鋤閒道甌堂春信蚤輞川何日問懸車

題劉若脩園亭四景

謖謖時聞萬斛濤諸天舞袖奏仙璈主人吟罷還留
月出就松陰解濁醪 華波松陰

又

盡日聲歌已遏雲山亭酌客細論文更添一部啼鶯
合張緒風流迥不羣 柳花鶯啼

又

板橋野渡白雲停西望梅龍半壁青見說演漾山色
好雨中敲句酒初醒 梅龍烟雨

又

撩人秋色隱山家客到寒拂散曉霞只合蘇門邀一
嘯月明泛處有仙槎 虎嘯秋月

報贈金式菴先生古留堂徵詩四首

灌湖萬頃碧波沈遙接齊雲石室林烏里從人誇畫
錦角巾依舊憶山陰古仙丹就還家日元老身閒訪
故心雲樹自牽衣帶水求忠何限孝思深

又

奕葉箕裘累代恩吳江車馬耀丁門阮家地匪分南
北王氏才多總弟昆望姓服官仍嗣祖大儒祝室不
離村雲龍四海從相逐尺木靈修認一源

又

風雨瀾翻世態浮此堂如見古人留讀餘萬卷思家
學買盡青山遜舊丘少伯五湖終晦迹平泉片石枉
詒謀期公待詔南還日應爲前賢記釣遊

又

吳楚東南淛水濱中原析置本和親正依大國思公
子誰判仙源是異人常杜亭臺皆就日新豐雞犬自
請隣卽今一統車書會聚族傳經憶老臣

喜張鹿牀先生至玉山　玉山行

經年別恨阻湘關忽漫逢公是玉山剩喜人纔傳道
嚴顏唐我已破愁顏同傷賈少遺三策又結馮驩近
百蠻南國阜財知未易堯封何地借餘閒

題張鹿牀先生行樂圖（圖寫諸子侍人繞公坐書）

眞耶假耶將而娛者非耶是耶爲效蔡姬滿前樂耶
爲復含飴弄孫嬉諸子耶公曰否否吾無欲有就勝
義負誰欺十人而得天厚孰富貴浮雲而康寧壽考
我心湛然不離儕耦有來撫摩墮硯滅口

奉訓張鹿牀先生留別諸作

剪羽從人恪橫看百鳥翔鬱鄉山不斷火宅日仍長
新句昨宵集空堂今夜凉（是日新雨）灑毫呼斗酒敢自附
詩狂

又

旅館不成寐雞鳴又及晨還家人索莫去國事酸辛
撫醉沉千日空場擲萬鈞有才回造物栽植或相因

又

自聞傳四劫茁軋理難齊空侶華過眼因如火炷臍
幾人鞋盡破是處路成蹊尚待廬山老從容嘯虎溪

又

玉溪接黃谷交影臨前渠月出此山古天垂一逕虛
高文留碣石大雅定禪居親切諸天喜公過禁有餘（公作廬武安記即鐫石）

又

小星圍三匝方塘柝數圍已知爲客倦猶待晚秋歸
潮上來京蚤江東過雁稀君行那解語衰白事多非

又

自來崇道岸入世避清流才子名山老遺文野史收
傳家無故智爲國有貽謀頗愛張良拙封侯只願留

又

天上乘眞宰人間百祿道名應安老宿事或短綢繆
屈米驢堪續盧楊義不侔解嘲誰雜語吾自放長謳

鹿林先生官湖南往來長潭間與予輩訂詩文
交稱故人其後南還相失將十載越庚戌予
訪魏子玉山停車幾十日而鹿林亦自浙東
至見即鼓掌曰夢耶再來緣耶曾爲詩報魏
子即苦憶幼隗今過于此眞緣耶非夢耶同
客郡一月爲詩文唱酬無倫次鹿林先我去
賦詩十二首索和延津神物既合復離荊潭
唱和有加無已余老又才盡然長吉嗟歎不
自知其流于胸中也拜別後再有此作

人生有神交咸備歲時記東西散江湖各自千里至
埃風息六月蹋踏尺寸地樓居困仙人火宅迫炎驤
抱書時過我休夏得自恣高懷寫[illegible]言述景咸寓意
文章憂患資豈曰非勇智頓怪陶徵君餓來自驅使
折腰與乞米二者孰同異擇君誠獨難得友良不易
辛酸殘冷具怵惕言辭利儒冠悞身久害恐自大墜
公更把予文宣讀時拭淚袖予悔淚椎與世相序治

長沙離憂子自古忍捐棄送君輕揚舸山月照無睡
清秋湖嶽淨予亦遂初志

題過軒集

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至人用之與時乘除惟凶悔吝
輒與動俱宗動冥冥涵于太初神龍之飛而存雲爾
當其晦時泥蟠蠖伏或恐予侮獸遊麟見德輝四照
非特不矜不廢以节蘭生幽谷彌年係月杜楠中金
斧缺戕殘我思古人太丘梁碭潤然無恨八八位中

守謙用遜膺湧固喬死爭尺寸天維崩圯竭有緒論
剛過缺折柔過潰靡文過增垢補過滅恥君之無試
取義有以了無差別謙抑善否悪然同心月明千里

次魏子道尹贄鄉扇頭詠　賀智九十齡　[illegible]

玉溪怪有老人梅愛着胭脂却掃煤宋住武安南半
閣春風回煖數枝開

又

凌晨健步破蒼苔百丈虹橋日數徊剛道醫王馴虎

去又驚老子跨牛來

題鄭毓英五瑞圖

君家道氣流青緗五雲雙闕中堂醴泉繞屋噴秋碧瑞芝馥鬱華蘭房仙人跨鶴垂素裳親顧王母流羽觴一杯再酌滋壽考醉抱花英散瑤島同根異品燭燬勻齊風范體俱雜老君不見尚書楷禰供以五天地之數會有主宛華日月孫靈根醉白堂前傳繪謂

魏子大公名青蓮初字慈護予易字為白鄉歌以贈之

魏公澤產雙神駒霜蹄赤汗驚老夫領悅深穩氣殊衆避人自重千金軀大君命名原有以有德慈陰寓深指合丹說法因須此年少詞英莫漫理老夫為君記前身李白大名超絕倫讀書萬卷筆有神從茲號汝謫仙人

贈別古林和尚之吳越

江東水絕玉山巔秘閣深藏住古仙風過北隴傳淨業艸留三逕避時賢年華老我應焚硯智勇從公自着鞭秋月泛舟牽別恨指歸猶記一池蓮

又

炎風灼客此飄安中閣慈陰古樹蟠學道不離尼丈室（古林寓崇聖寺閣[illegible]有池有竹）外門應許老儒寬自知有我銷歸在即淨無人論說撰公去西山應撤席緣天時見白雲灣（皆西山[illegible]古林歸寺）

送朱五岡由玉丞晉廣施令

久踞元龍百尺樓卑棲猶映玉山頭年驚神物延津合（時張虞林在下山為玉岡同諸）忻戴者英洛下收白水幾年消永夏清風一舸去初秋泰關明月應長滿蛍為登臨發楚謳

鄭聖來具舟載酒招同唐十泉車涵夫與三太史陳百是鄭秀子遊永溪大秀子韻

秋水碧無盡伊人招共遊兩溪沿圖合萬橋被江收

度曲傳空谷移樽就細流七旬今洗眼勸醉自交酬

又

此地經過少相逢盡楚材溪山煩接待風月受鈞裁
愛石移舟住尋源逐岸開板橋欹晚渡爭看小鬟來

又

懷玉饒仙字花城自里封山藏黃谷寺尖簇武安峯
竹樹迷村塢江屏聚水春還看纖月落天半下疎鐘

戲次鄭秀才贈姬崇生三絕 香姊 顛尾

芙蓉一笑嫣秋水誰許娉婷邏海棠我見正憐無比
事沉香妃子靚新妝

又

盡除絲竹半天聞緯約霓裳舞夜分詔就南樓開晚
宴露香塵溼白羅裙

又

武安山下冰溪淨孤射城頭夜度歌今夕月明人定
後叵羅留着醉嫦娥

題老人出谷圖

天涯客路任浮萍古樹藤蘿護艸亭何事蹇驢嵩畔
出渡橋猶見老人星

題鄭聖來孤山求雪圖 圖寫 二鶴

玉溪鄭谷涵清霏九天下落雙羽衣氣骨高寒不屈
就冰天自曆孤山餓濁世同心對放跡萬里相從只
二客苡無中翁蹤飛鳴恥同塵塗汙淨自君家尺幅
護素寶霜寒月上芙蓉老酒酣句何恐驚人我欲乘

之問蒼昊

魏子令玉山爲民新雨多奇應玉人士歸予作
歌臆共事以示來者

玉山之北雙龍堂金沙八際涵泓若天高絕壁蟠地
底福靈千載無老荒顆者州雲儲達谷迎蜷晴青态
遊目就中實用霈蒼生霖雨敷施解炎暵雖然賜予
各有以影響之間應藏否古今太守傳二奇自唐及
明兩人耳大唐德勝惟李君石人峯下精誠盈恤災

捍忠殉社稷白旗鷹武稱將軍次及明時有金銑金盤注視眞龍顯盤踞龍爪出鄱陽先後著靈無宿沴合之人事皆徵怪明德馨香何弗屆唐公奚感只寸心枚穫勿瀆亦勿懈齋居步禱一身先同僚父老咸虔禱晨昏半觴薦三祝三淸懷士神縣聽立𩃬 [illegible]已濟灑巫師戒旦擎芳把揚牲奠鼓宏不與使君休暘爲民者有令騶巫要蒸暘天龍子夜爭呼用二時灑注雲四野玉溪免畝生秋香噫嘻庫上帝降威垂

聽視巫覡璧牲修故事古來旱魃任驅除天子安民惟命吏

贈別胡影桑還甲

年少風流不可量玉山看盡又還湘舟經千里如非日人度今宵即異鄉庾府詩成明月滿萊衣舞罷錦囊香洪都作賦君能事不假天風更送王

八月十六夜魏老招同鄭秀子南樓步月卽席

贈秀子

明府南樓宴氷溪廣異閩山容如待客月好不留雲勝地名流合淸歌子夜分追懽憶昨夕萬里散氤氳

又

老眼淹花邑江東看放臣新知翻惜別鄉里尙依人流落秋多恨悲歌酒正親君歸子解纜蘅藹競芳辰

時秀才公車被困

又

海內論交道騶車佀却回使君眞下上客不敢呈才

詩向秋山發杯從夜月開還家樹垂白勝會應重來

玉山奉別魏子歸湘次韻

別後分吳楚相看惜此行春來花滿眼城上鳳流聲遇合驚時月蹉跎負小名車騎今過院應念月斜橫

又　魏子新下　纂主乘

使君延上客多士解登堂吏掃南州榻人傳有道香風廻氷渚合雲度玉溪長譬較連牀久道文或未忘

又

自夏徂秋日追懽是此辰白頭辭友老廉吏累交貧
風月延清夜詩書懷夙因君行天路潤珍重百年身

庚戌暮春同唐公崛遊玉山應魏子招迄冬復
同舟歸凡閱歷名勝不可悉紀因賦一章以
志與老友此一段佳興也

平生惜遥迴況復走千里昔宋魏子招我遊與君浩
蕩棹湘水舟行一夜起新月枚櫓横波只疆發古樹
歌平堪醉眠人定詩成散林樾化塵宙下清淺迴拼

山石闕臨江開艤舟騁望各有以騁覜坐嘯宜春臺
洪都並上滕王閣四壁王辭紛剪削當年夫紀呂祭
文近代獨有江門作我欲題詩張楚帘西山南浦開
愁雲天風商會兩相失昔人已矣容論文餘時流淚
亦瀟灑自有同行玉山者南樓月下水溪輸勝事詩
文各盈把向平五嶽須少年杖藜作客心凄然歸來
著書就濤谷冀君惠我南山田

長沙贈別車與三太史揭家入都

秋風淨起北溟魚萬里鵬搏下步虛石雉人驕金玉
珮五雲香繞鳳鸞車憐才偏問長沙策（君曾學試長沙）報
國親傳鄴架書今日烟霞與繫望知君獻賦鄗相如

又

旅館塵埋數尺書秋鴻爲報故人來枝書天祿今推
向作賦南樓只憶催別墅管絃留夜月花山雲樹恨
江杯臨風更有瀟湘思猶問千嶂起卜才

邵陵太守李子受杜駕見過贈予有作次韻二
首

天風壓下故人書相教蓬蒿自理鋤已荷憐才逢太
白不令作賦老相如雲封谷口從除邀酒欵牀頭任
剪蘋幾度清秋詩思發呼童騎起北來魚

又

嶽雲開盡展薰風千里湖湘浩蕩中兩郡彈冠占去
就一時分陝治西東言詩爭近匡衡樂挾策曆窺賈
傳功闖道昭陵多臥理長沙借寇正從容

寓邵陽有懷來長邸楊鄂州

法王殺活事如何漫道輪刀未伏魔人正頭[illegible]火鳥當命盡魚恢羅已聞痛哭長沙久又聽離憂澤畔多南國應無東海獄旱蝗何事變干和時潭衡大獄

又

嶽尖開盡洞庭中應見湖南萬古清欲命僅能投李篤時予寓[illegible]邵[illegible]藏書終自怯窺吞祇聞黃鵠鳴湘浦不分枯魚泣龍濱百折寸心無可寄題詩猶惜重行行

雙清亭大宴次車孝思韻

江上舟車會東南主客通同看萬古邑未解百年雍烟雨清歌內鶯花旅思中白頭逢兄菴潦倒酒樽空

喜車世兄過寓言懷

我來作客濱水濱雖非故鄉逢故人十年會面覺衰老側君珠玉清心神白首逆門甘懨息饑來驅人喪胸臆平原十日聚舟車日暮薰風黏吞邑邵州到處風景好書裏江城恣探討更說桃花古洞深騎驢覓

向泉香道

次車孝思先生見懷元韻

陶公門館爾高秋下士聞聲不可求維居幾人成老宿環湘萬里逝清流欲攜縹緲棲蓮社徑訪滄浪繫釣舟自笑白頭歸討晚青山迴首獨登樓

慈壽菴 菴傍山足水環之亭依中立四望之遊人想見耳目[illegible]

滿目青山合抱村一逕通野花香覆院倒挂水聯宮亭立諸峯下人依絕澗中市徒喧莫近吾已息微躬

會仙橋 綠石磴蹬攀而上一折下平連數合有附澗泉流出瀑[illegible]明頭此名

忽接空山響奔泉注石涌崖分雙壁落溪會眾渠香宿鳥驚人出垂蘿帶徑長斷碑餘舊字髣髴記滄浪

毘盧閣 閣距雲崖只數武二折迂迴始成十與措公孝思攜酒就宿閣上夜分看月望日留主華下山

陟磴窮無際蒼茫入白雲一龕烟杳靄萬谷樹氤氳月上諸峯靜山疑下界分天人歸太古端可證辟聞

白雲巖 巖具石大上不假斧鑿然相天然今皆裝畢金碧崖亦重構壁戶人失舊觀矣

鳥道雲封谷禪關石壁開天函無縫塔人劫轉輪臺
繩戶迷青嶂珠宮鑿蒼胎陰森延竹木還爲法王培

林烏山 山去郡東數百武上原有漢大將軍姜維祠相傳伯約昔營壘于此或有敵營則林烏翔集故山以得名山頗雖背岡面陸絕信可堅壁今謂林爲客烏爲武迷易爲臺武廟上祀與武矣伯約祠移之于前後又改爲五通而伯約遺像僅側其間考伯約未至邵當由天水漢志故戶祀之耳

白晳名林烏今訛靈武守林烏起漢季伯約壁壘地
云有敵兵與林烏翔飛在是物解大義偵諜寓深智

自今稽姜維天水將軍使當其降衔亭後主六年事
是時爭漢中荊湘久遺棄丞相遺將軍負彊如左臂
何爲勞遠師使維擁專治桓侯祠顯赫劍驪足展驥
與維視師時歲月互差異應爲思漢德崇祀郡人志
亦如龐士元落鳳白馬位 郡有落鳳坡白馬坡 至今并廟煥景
仰無遺議堂皇正典祀血食已三易其名雖謬舛其
義備考記烏焉字皆譌烏武要蒙寐徒令千載下弔
古志誕戲

六嶺 郡前有六嶺嶺昔各有亭有花竹風邃近落鮮人可以汞秋承之今皆廢

城垣起崇岡綿亘凡六嶺六亭綴妙麗複道到欹整
四時散風花散里聲歌永居人迷視聽佚樂不知省
傳聞宋帝子使節鎮炫境中朝憂削弱此地烽烟靖
琢成錦繡區遊豫延清景何期世屢變三易不改井
六亭推天池觀一片片蜀蜀佇空谾古荒岑遙映雙清影

雙清亭 亭在城北俄頃雙流自北過岸右崖逆接諸峯道瞰城闕有千里一目之勝

我來戀東山注目清江北和風漾輕舸遊啟忻初陟

危樓湧層岡怪石互撐翊欲窮雙流勝矚覽各自識
蕩蕩城郭陰荒荒墟烟塞古今幾逝波賴此孤亭植
苔碑競前喆半受風雨蝕儒風行振古悲仰龍象力
咄嗟三白頭登眺有專職揮杯瀉高懷但欲生羽翼
春允猶遲暮古道曠胸臆

東山 仙居郡東徹南小城中上有宋大中興國寺後尉寺佛霙表名荳雙槐

纔臨濱水濱卽宿東山上山陰古荒臺壽佛面諸嶽
時危法寶晦考論增惆悵至今妙莊嚴衣嶺約異狀

層樓湧峭崒風雨特蕭颯旅人正棲寂端坐理訓唱
吟詩散春陰開戶延四望遂有光明珠圓月起青嶂
茫茫烟水白沙際孤舟若悠然來鐘聲夜定銷諸妄
問法已希聲傳燈自悲仰還期歸去來從心得無放

砥柱磯 資邵二水夾城而東直注磯下磯高逼 砥扣洞金鰲顛本橋通城作砥二人守

邵州錯繡城雙流滙前浦巉巉怪石磯峩峩清江柱
天然此位置造物結神宇倒雲互吞洩日月光華聚
根垂萬丈碧淨綠不可取由來幾賢達嘯恢適茲土

惠風揚清波與物恢聰覩人烟蚊蚋聚北塔荒榛伍
茫然理靡興茲石遂千古春山婚違人歌嘯振林莽
安得顧虎頭臨江一揮譜

白鶴觀 昔有回道人爲邵郡守磨鏡托貝藥少許去趾千觀獨一白鶴飛去留爲堂圖

海上求神仙秦皇與漢武盡傾方士術畢世不可覩
何爲回道人親覩賢府主神人暨仙吏盛會希太古
磨鏡夯藥叢一去化靈羽鶴去仍三仙題詩記庭廡
我來叩石壁白日藏塵土觀宇虛寥寥蓬萊一步踽
仙踪還可期教我餐石乳

張桓侯祠 邵故侯用兵地古跡卸甲池卓錦井在六嶺閣今祠南城外甲字

桓侯與壯繆並馳爲兄弟益世稱兩雄同心綰漢系
劃地守荆湘功力俱不細邵州崇壯繆廟祀將百計
屈公一額字樵採恣遊憩裂眥想英風卓錦沒何歲
長坌人馬雜北屋井烟泥知侯心何如閔漢幾更遞
大厦弃壘傾公名猶未替

五臺菴 菴在孤杜磯後昔有僧當思靜居二十年後遊江右終于白門今法堂茂艸矣

湖南振宗風顧公晃初日選勝集徒旅天眼曠無匹
潔洞臣石隈坡陀數峯出陰映白日荒竹光翠明密
法堂春艸深靜遊彼羣佚問法昔如何萬有不得一
時驚行脚子振衣起禪室疑無鉗錘人枯坐轉愁疾
林間翳青岑蘿薜泥恐失是筏或應捨空華結非實
茲義難寂寥諸公有稱述歸舟蕩清江間月排東崒

北塔寺 資江之陽有塔七層正對砥柱磯寺在塔下舊有古松

資江佳麗區雙清領其要其次惟北塔縱觀攬諸妙

坦步散平疇躋高侈登眺人烟一水隔橫翠逆山照
不喧亦不寂動靜塔自料新筠垂晚翠野寺問深蓀
青松半塔身軒舉亦紛宛倦遊筋力弱扶上倩諸少
頹爲一壘張荒僧自垂釣蘇門何時來此焉寄長嘯

塔松 塔在有淨室名無今閣閣之左 有老松與塔齊參雲直與塔對

南礀舊興戎萬木被剪伐烟花十里稠遺老記恍惚
蟠然此孤松與塔爭突兀豈遂蒙傷僇神物有異骨
倔強不媚人閱世隱靈竊護護新江濤移情幾滄涔

白鶴何時來雲去衆峰欲應結斷緣但覺高千秋月

愛蓮池 周茂叔元十以未曾來風帶交人舉部 高存修想師建建寺具圖碑一支也

先生本儒宗風流擅千古大名負光霽作吏役何苦
觀蓮慨風好所在備清閒非關恣遊宴與物寄興觸
或爲志柔陰後人自修補至今從遊地小大且歌舞
我來景前哲如嬰失哺乳何當依薰風解帶歌南浦

大悲林

沿江鬱崇岡俯視絕野馬云何大悲林錯繡佈十野
爭傳歌舞地傳是官人者一朝散杯花江帆淚盈把
空庭淡暮色竹石白瀟灑捨宅事何如斯人不少假
空令大法王低君寂般若歸途暢惠風莒莪足風雅

冲陽洞 洞去城東里許其上塔有寺山洞中 深窅透明久宿多有雷鳴惟信有地

仙源不避人三山不隔水瓢陽石洞深旅泊人烟裏
孔道車馬繁聯郭鐘磬起喧寂俱世情洞中人隱几
天長日寂寂月出丹晶紫疑有采芝人朱顏吸石髓
近江烟霧合夜夜漁歌喜還待白雲收凌風間艤子

舟遊一席水 一席水在潢陽井上里許水源 周百頃岸蓄上有其深可道十百

出郭盪輕舠游洄已數里沿江列怪石岸異自起止
虬螭欲搏人埋臥時出倚崇崗一壁青撩空寂稍架
上瞻武侯祠下帶一席水或云漢德茂水石送彼人
流峙砥狂瀾蒼淡窺深指回於紆硬拜徐游溶所亍
放歌散中流浩淼無彼此陶然水日開從遊有余恨

大池觀 城南半里許數何十有古觀在 泉甫而水亦日湧他水故名大也

觀以池得名大字此何好春風散高阜野色日呆呆

春溪磷石礀聲雜桔柚幹行坐理幽興領略各有數
名流傳好景此土即非故詭奇怪二老（謝僧浴僧公）提月
騁高步欲斜掉小艇山鬼驚一顧（江僧水怪世奇）問予何所
為發臥翹已悟

補和白雲巖詩

山內有得名巖洞似貫狀桃洞穿地底滄波闢仙闕
雲崖天際出孤蹤亦騰宕倘方撥數峯石如列仗
遊人莞爾觀思此生悲仰廻思入山深下視諸有妄

沿溪逐飛鳥跧躡幾千嶂遥石就泉響折篁又潺盪
宿闕泉已失登嵓景全障荷無渡由長從此益洲喪
問天何何如搔首發謳唱（[illegible]）

客感

麥秋風雨邵陵城侶撼遊人自感不解哀有吟嫌獨
解厓中諧俗總移情皆無兒帝高難問亦有參商堂
未平莫待北山嘲遁客廻車谷口聽鳴鶯

又

逆人漫說是南州作仍空懸百尺樓行道十洲門前
雜安疑是南起於浮大風木解飄仙帆夏日何嫁嫁
敝裘酬唱六亭存已老洞庭波淨遠疑脣

還濤谷雜詠（湘南漫興）

主人輕出門木理因年累廻車就谷口覗面閉俯僕
私言儒冠誤討路不借倍倫余高間帽見乃今南浩
因思　假思應比于余瞻有小不爽忙忽爲良驟錚
東船事老僧觀物遞接續托天責困窮受身亦已足

又

清川廻松林山風來浩浩濤聲滿空谷適此長夏好
主人開心顏所歷跡便掃移情騁四望不受百憂擣
田園舊無沒即事無奧艸衆言我蹤跡家計果見寶
貧農數老翁航槳資遠道何措拙言辭弱顏忍憂惱
吾寧謝世塵結廬此怡老

又

雨過晩涼生餘霞散輕綺初蟬噪高樹月出空山宮

中丞公公端嚴不受人滅予敬佩之矣

五峯回聽潵水牢樹介措撐如錯鐵十年雨滋水腹
堅湘天糊濕黃雲結千村壠戶日將哺聚爐了婦猶
呼号何人忍痛宿中野環浮喧道中丞慮慮公予若
求民莫匹馬衝寒踏危蘇十道鈞罕不踐市自揭行
儲支驗低破門又補磚竹腳貫質村四無篇皮膚
皴瘃敝袞穿楷椎烟迷雙淚沘人依我公爲公威公
尚撫民間於指側間中丞有高堂應爲白髮防毁傷

憂國不遑全令予苦寒茲夜中徬徨吁嗟乎斯時豈
無循良荒飽臥高閣念公此行寧太康

夜夢爲詩餘一首不審何調次日取讀太白集
三詞心折久之豈太白教我耶因誌于此

夜未了聊起作人顛又倒揚扮風前枝嬌嬌待香粉
蝶花間造惱殺嗔儂留正夢邨恢抱

賻周麓起五十

年過半百日騁愁猶景飛鷹見爾倚天地向客人白
髮才名何似梨清流衍卿學禮兵騎陳箭了遣時來
置郵涼倒高秋開乳醒與君就乙醉鄉佚

初春獨坐金霞故居寓目志感得二首

曉坐納清溪㝉齋高鳥啼臨池春日暖有竹主人迷
吟起收山色眠來觸千准不須開別徑窗外艸長茨

又

沙片流常茂金霞勞變宗由用長見我歲月自成符
春州疑留夢辰鐘亮紛蒙祝雖丈未白忍負此微軀

讀公蜒近詩賦贈

言詩經歲忍蹉跎自把公篇醉復歌抱膝似鶯山鬼
嘯長吟如伴楚步和逵夫佳句旎翁待天宮年細
律多已傍清溪成十萬錦囊驢背任相過

寄書燕郎何公邁

記君別我四載餘苦憶長安思寄書三年悵惆字已
滅丁寧緊帛隨公車鵰鶚燕雲復刷羽南國美人盡
與十惟我高歌笑老傀貫少劉賁徒白首熙悧作令

勝發仙和荣師門推公賢並須百里結公等紛紛甲
第成齊村明年京洛秋風好黃蝶翻飛向秋艸歸鞭
應逐鴈南飛絲楞方勞爲君掃君家子弟森琳琊二
妙豐瓶共我人酒君堂曉振乙鷗鴨年　梦開風宿
我瓢城居執筍春下里清淺鞋茅岸到白頻詩　白
篇山中看西相六韻

春湘楊系宵燕郎寄懷

十里花間別後知對人啼笑總教癡人道　已猶似

弟窮到空拳尚苦饑已望青門思解褐那能白首要
下時秋風馬首飄紅葉應滿長安得句奇

長沙黃伯宜泊潭過訪艸堂留別二首

遠攜詞賜記此村白頭驚見各凄然才空西蜀眞名
士（伯宜[illegible]）淌盡長沙賈少年剪韭客來春雨後
閉將人醉岸花前不知車笠嫁同學且緊江干訪戴
船

柴門白甲障湘開二十年餘幾輩來入洞莫驚雞犬
異采芝應記姓名回東坡巨竹思羅妨（[illegible]）長儒遺
疏忍見灰（[illegible]）惆悵楚天花月夜把君何惜對行杯

李[illegible]益家長沙時爲人踏湯赴火有俠烈棡踰
年率二子從潭隱丁耕稼久之又自謹戲諸
誠隱丁儘將老隱丁醉白年[illegible]相過子讀
累日除茶飯纔足外不下　七言除因果證
修外不易涉一語有文一　老宿外不喜接

世俗一人予私服三益爲有道者因出寫生
圖索贊予喜而賦詞

有類者弁裳而士深衣博袖道者比于握牟尼附禪
喜三氏滑滑誰者是我欲從之間然否廓然獨立無
彼此笑殺癡頭一老子

就墨守樓留別李黃宗庚翁還三山

海內稱作丈江南有李君高懷樂托覗爲古老曾使
兩地丁中外洛風塵醉湘潸縱酒論詩若儔侶行來

鶯床放高歌眼中之人昔與汝今春風雪湧山樓凝
燈床何紛紛相投清晨小倫忽要我報君日夕還滄洲
別筵具道逢君喜呼盧滿百不停口就中早了數歸
子斗滿雙淨成兩叟君才如水萬頃河尖垂治上庠
大過到家化發獻人子陳風與治心匪他有材皆儒
真老傑將人吏手南山阿

題王山長投筆圖

嗟嗟吁才如山長而尚投筆儕了酸辛悠爾今矣竟

嗟吁名如山長而尚投筆小儒辟閾雅鶯鶯失鳴呼
山長已無倫天下文士色如土詩書啚學擲斧旋丈
大用二師爲虎

留別謝初勿遠遊二首　有序

少時同學數十輩歷已凡兵離十之八越癸巳又
失十之二後此獨王山長唐魏子謝初勿曾子
三四人稍自脊交中間出處遠近又不比聚散
初勿年前馳驟演黔閩粵燕晉間無終歲家食
山長凡十上公車以學博相散遠魏子九年今
王山頹然岸花錦浮之側兀兀只吟詩送老者
祇宜閣主人耳影相弔鳩魚相盼訊而已子秦
戒遊子孟浪出濟江越兩月抵家爲石川
十二日面初勿適以是歲自濟江還甲而人憔
相見無風雨夜苦相失名將　千居無何子已
卅病就石村満谷有市衙獄與破門唱自者遊
初勿送以癸巳三月買舟東下將循江南而北

上下四方雲龍相逐汩汩不知所止也予壯初
勿行且戒之曰湖南失清絕將數十年乃若耶
潭之獰龍秣驅石塔之洶濤不動知氣君了不
逃名師遊地今王唐二君俛拒時管遊君又笑
破遂高出獨遊六十老人寒裳滿足恨它淡上
松筠之室彳亍池塘春种之爐于行矣勉旃鶴
翁鴻飛莫莫弋慕老人將片自飯青翁谷口相
待無令日久掩雲淵謝迪客也

半畝靈泉瀝碧波古今瞻眺此山阿我儕若肯指風
雨講院荒唐護薜蘿不爲行春思復古翩縧復畝有
颺歌親公色笑渾遲道不比商周歲幾過

寓目

寒塘浙瀝艸萋萋岸角東西路已迷牧豎鳴笳中馬
散雨風門掩鷓鴣啼披離兒女有　戶曾伏闖人闌
五溪頗有陽春廻箕谷花家無了聲草泥

文懺 時有挾持爲詩文頌功德者

相如死貪名封禪累還牒子雲生迹禍美新露中怯
爲文實由己非關事持挾著書特典嬖傳只在累榮
未聞焚阮人又復爭哆喋挾書與偶語禁錮並求符
胡爲張功德促頌不轉睫百口休賢良萬戶拘臣妾
賛德與尚論自公求措拾今斯阨變法述客諫何涉
秦焰亦已灰斯文應轉劫

詩懺

颺檄若風雨什頌美古山驅讒氣激昂孟子及宋文

或穆如清風或嚴如破斧聖人垂訓誡採正各有補
未聞崗騷醉自揭三緘主推功不嫌過至與唐虞伍
時論武夫人騏驥比韓愈稽首頌王明齊聲唱福主
片詞汎猶像內怒如哮虎波吒錦繡屏囁嚅功德譜
杜公乞湘潭有成潭茲上

湘南即事 有感而作

經年巖戶喜垂陰解愠春風又出林撲雀餓鷹仍鏹
翻落巢孔燕亦成禽鄒陽獄底書空聽賈傅長沙哭

夏深清絕湖南權此日野人開閣弄書琴

又

狼嗥狐突雨霪霪十載空聞儛豸冠未解祈麟終護
艸却逢驄馬始迴瀾衡山峰盡開雲立湘水清從徹
底看不是繡衣持斧出南人流涕幾時乾

贈岳陽太守包楓臣署篆長沙

北來鴈字賀長沙爭道除書散彩霞當年才名曾望
重空嶺頻將儆京華更推倒捷理從政何皆細風望

又

江潭雲淨野人居但解離羣賦送初翠花自誰前投
簡國門何意重懸書生憎腐鼠才難用他死休儒願
不如總愧江東吳季子錦囊詩滿興還餘

訓別嚴中子從華容次韻二首

洪武依稀體寒庠晚開閒閣侈平津直使自付愉金
使合鄉循遠應許人不道詩書爭送客容餘天地老
問身洞庭歲暮君山淨臥看寒梅冬復春

又

奔車聯袂促征塵誰覓桃源一問津救世豈無招隱
吏逃名猶見賦歸人百年青史留雙眼萬里雲霄繫
一身月暖酒泉香滿院與君倫醉買青春

又

朱陵洞徑自離塵不比終南說要津官冷我非年少
客竹溪君是掉頭人不關世事休行吾何限浮名自
愛身啞者韻驢疑衛習北山烟雨老來春

徐蔚子同寓長卿數月分韻賦別

伏牛舊老壁蟬餘人使慇勤而授書炮教中閒開閣
後出山崩記採芝初燕公臣算惟多助 蔚子修 志 司馬
專家愧不如通客買文嘲自解數辣酬寧有讓予

又

旅館夜數短長安取酒驛愁歎丈中秘閣人而青杖
火空堂客聚讀書榮孝廉無分將身前縱捉何緣解
送迎庭中文章推自首未須播節中書英

又 高真麻夫子主集是也于康溪書院令聞 南北奉檄修通志者多由其門歎之

粲粲濂溪道岸巍錫山門第廣清輝一程見後資充
霽五鹿譚餘撤戶升獄嶺煙霞頻撿帙瑚倫風雪任
需衣杖鱗木續吞秋志應念先生久嘆歆

訓別賀天放還武陵

心傷歲晚此梅花湘酒共愁自可除不待隴頭逢驛
使卻看北雪祀長沙將軍幕帳衛天末高士廬中臥
石華何事白頭同投簡蠟書猶自侈驚蛇 時修 通志

春晴喜得龍簡卿費瞿如兩同年書信

竹籬初就雨華開恰有雙函帶月來不道少微爭出
否但聞元祐變掄才人惟求舊皆頭白事記從前總
夢回還說桃源春氣好祠中許爵尚封台

甲寅避亂山中答憶王山長唐魏子雨公

驛愁吟皆各長短　臨隴州　下山一里鶯花啼編
接想應有夢到春還

又

溪上旂頭接石村吟詩對酒與開論風煙吳楚長年
別頭白何時辨弟昆　[illegible]

暮春唐公蟠過訪濤谷有作次韻二律

春山明小隱求友愛君過曲徑一泓水孤亭萬樹蘿
此宵那得月有酒對當歌迎客推年少昔儕鬢已皤

又

斜照櫃前塢蜿蜒帶墮拖山廻高士駕松臭野人過
乖老譁生拙道篇失記多從君舒細眼高目笑庭蘿

賦贈汪栢公

古之名勝稱潭州錦灣石岑聯嶽陶公栢公名勝
蹟輿唐恢晉森來遊久客賦詩宗杜甫名篇斕漫輝
湘浦岸花黃葉起江皋十里煙嵐披縞尺千尚聞
父老說清絕湖南挪才傑鼓吹月泛航中逸興明詩
傳海內絕祇今擾亂等風塵人移物換山天寥有年
特起汪君了陽騷激楚張吾曹開牀開樽論蕙翁把
臂詞英露雄筆運篇老手撫支塢錦泛允吐勞無匹

蛩音空谷縷爐煙幽吟不斷如繫絃頭詩一册晉秋
水移情海上從成連

重憶唐魏子

掛冠人盡薄時賢借隱家疑懶就田不信太平歸路
好負君今日老平泉　魏子丈早乞休者也朝貴及家人留之

又

五年作吏薦書頻乞病歸田懶卻真幾度長安傳驛
使休嗟末老足逋臣

蒙聖功年丈過訪宜園飲酒招月用丈元韻

摠盡湘波蕩不涸高樓獨眺野塘隈陌塵久隔同年
面道履新除一徑苔與午運移仔五柳高仙詩就舉
千杯與佳賓酒招明月借點六開鈴宿齒

哭李子魁兼悼尊人蕭臣丈人公暉兩老

文章命運不勝鬼貴少靈巧前哭多恩料前身君系
箭冉來湘上賦清波

又

湘洲供奉汝重來湖上崢嶸不易才誰忿錦囊無半
帙修文天上使頻催

又

鴞杖雙扶白髮人牀頭新脫洞庭春莫將一滴招魂
淚灑盡秋原滿路塵

又

石潭山徑老夫居幾度招尋較著書秋月一樽修竹
裏何人為作立階除

疊兩寄石天半天際

風雨樂澤國雷電撼春城天怒誠難問民勞木易叟
水闊青野合山擁白雲平何日舒愁眼從人問罷兵

又

十里清湘邑春客浸碧波萬家愁冷冷變一月苦防河

解事

博運全府梓疊大困納羅賢長翹造化拎傲漫傳訶
與停裘馬雜官商大遣防花作散場夜呼盧稍鬮

曉不知舉國為誰狂

自嘲

幾航山稻濟飢饑又迫公私解急周關恨粟金俱散
畫明朝只合典冬衣

春日招同周晌青王大夏如子文集飲仰千山

庄

自怡濤谷棲遲老又傍青山結伴行日永香風新綠
捲天長濃霧遠峯橫林禽韵好迎花笑野客吟多賀

歲成老病筍輿沽溼好從公揉醉不勝情

姜渭生讀書濤谷阻雨寄懷

開戶青山接交加菂綠遮春添池水境倘渡老僧遲
時下翻飛鷺晴倚欄烘花思君當折較扶杖提敧斜

東石林宗

風雨聯烽燧言詩獨起予數晴頻問使　月少來書
晨鬪右家學行藏應世儲別來涂老病撫舊欲驅車

又

知吾剛除集扶棲惻我腸枯腸思破悶潤吻欲生風
累淨閒刊史時厄藉固窮只宜清茗沸取醉白頭翁

東夏萬協

折屐頻移榻逢人問子真仙源無個事還老不知秦
望斷風兼雨來輸夏及春掃除濤谷在河朔有芳隣

又

老病經年積窮愁件恨長自憐疏白髮誰記滅黃粱
水日翻殘帙空山撿藥方茗香兼臘脯托寄潤枯腸

唐公蝸傳製紫霞丹無貲修合賦報二詩

未有高年養深慚稱丁寒病因衰老結家自亂離難
方寸容愁滿尋常落渤乾治生那得法虛負紫霞丹

又

垂老謀家拙蹉跎撿藥方養生資帛肉久計學岐黃
雨積空山響風傳野花香無才容老病惜景潤春光

他日書別汪偶公

呼童往取一雙魚風雨連宵屢檢書此別不能重握

石村文集目錄卷上

石村文集目錄卷上終

石村文集卷上

楚湘潭郭金臺幼隗著 本名陳是一字了原

男 式穀無忝 號自北溟

式輿虞孫 孫 號午南 號自龍人 編錄

姪 式廓帝者 號了壇人

蔡江門先生傳

明崇禎十五年冬賊襲荊州掠荊鎮臣某疾率大衆擁惠藩走長沙長沙亂公職司理勢攝長沙治明年五月賊陷武昌武昌士民裂覇盡獨撫臣某以衞卒千人免走長沙長沙益亂公益撫馬長沙益愛戀公不忍去又八月破岳州先是岳總戎孔提萬衆駐岳稱能師迄岳亂孔遂揚帆奔驅喝艄長那長沙乃大亂長沙民卒乃依戀公不去而獨盼望先將遣蔽長沙者鎮臣復率列帥去列帥先後去公乃不欲苦斯民縱城令民去又縱諸左右胥吏人而獨留故所飼總戎尹先民者提師布列船行支拔命勵抑涵涕

淚日夜環城誓死守所貽孫戎孔公書分不能制聽自駐師河上稱禦賊賊至孔無意禦敵衆眾走且降尹附城兒孔師忽潰乃大驚亂公乃大呼起督精騎出與賊遇傷殺不當役人帶背日賊騎突北門公令發强弩射殺之卯十里止日午來又却順賊大至尹作人潰出環城左右據無一存者賊立入門血淵人城中矣公度城且陷即下馬北向拜日願死兒天子益斂容坐大呼叱賊衆寧殺我勿戮殺吾民賊驚問誰心知守孤城而口呪呪百姓者必司李蔡公江門也立起敬公欲不殺公起怒罵賊叱縛公公益罵賊又禮釋公如此者三公益罵不絕口賊乃令新降將尹先民笑語乞公降公睨先民裂眦手刃指擬當死罪無算先民避賊衆數萬人咸股栗日公公殊無意賊數萬人又揚天朝名大辱賊賊知終不可屈乃磔公公就磔時賊以刃加頸侵公日公忠臣官一笑殺乎公乃揚背肯婉笑許如平生磔且死公猶吃吃作

恨聲賊詬恨爲讎曰恨不殺尹獨綱殺吾民是時賊環視左右皆觳流涕遠近聞之無老稚悲號慟痛至失聲選五日乃馳公計狀以聞于臺臺師事公久信忠義篤不敢勸公從衆走死又不敢以身從鄭傳公懼逢公怒者嗟乎公死賊手在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小子嘗如公死豈獨是日乎方公之淹貴陽而返也獨捐廨歎曰悔而僚胥貪而汨沒不幸逢其人吾無死所矣其爲洞庭而南也又捐廨歎曰矧撓而中

韋左轄之右轄之吾無死所矣其經濟陽道攸水而來也又捐廨歎曰馬猪矣旣絡之又輾車轢之吾無死所矣自是長沙與大獄者二起大師者三賴公以心計潛奪其制事猶不大創迄荊事散長邵梗姓爭自開導隙擘擽挺刃而起公度力無以制乃取用武夫氣整飭境內故權奪尹以歐之其後矜其功公甚罪尹之力也設公權用尹將諸大臣中有能總銳師南向提挈左右持節鉞坐制跳猿者公尤如李元直行李敬用此局作李祐李忠義使必不敢反設諸弁中有能按甲百里內外聲援影響牽制者公尤如李公帯灑血堅壁誓死與共竟持此曹如沈忠輩使必不敢降而皆不能使公詞盡心竭存在道絕而繼以死悲夫公諱道憲號江門晉江人丁七登賢書又三年成進士今年才二十八所至天下中無不淹通者判事雖老吏猾頑無不心折者吊筆成詩文奇字無不妙絕天下者詩成糜去偶示人凡五十三篇盡梓

以行名詩存眼輒長嘯每臨風步月曼聲徐引或從齒出或自指生均中簫管聽者意足燕坐凝默指齒不形微若有音不竝絲竹鳳鸞和鳴搖嫋星月臺每聞此仙耶夢耶再來人耶惜當世奇人韻士無緣邁見公公謂人無從辨此者此又一絕也公一子甫三齡聘母六十有伯仲二所存孑之絕弟姪千數十餘人自公歿不知舉家待以舉火者爲誰公嘗語章有故人數輩皆古君子交所知葛公士年吳公元圭陳

公裔晉林公永瞻林公子野伶多不能記憶云記公以書遺歸故人曰賊破岳陽將逼長沙盡吾心竭吾力事有可爲宗祧之寄老母之倚非伊公吾止此事止此故人信公矣今能彰大公事得免不朽者同寅諸公收遣周公石柚具衣棺殮殯予於祠永祀之厚助繒祀公家聘從公先者名雅男子俶公爲子先生至交也生死與公合葬請告諸公作疏特題配先生祠而祀之

周石柚先生傳

滇南石柚周公由壬午領長沙判三年累功晉長沙太守遷守兩月會王師追剿闖逆廖燕吳豫竄湖南爭死走平江瀏陽二邑中大肆掠不止長沙當二邑之衝以故長沙亂先是督師大臣慮長上流不宜無備營議總戎黃朝鎮長沙兵倘措置急則呼應旦夕不資外調特檄周公監其軍至是賊公乃投袂起曰黎諸軍久不用使我監而利發蹤者非此日乎招堂下氣勇數輩趨上馬去徑入白督師出則坐堂上不退食諭會衆二千餘人炊飯就道明日抵瀏陽壁師壁三日偵賊官渡河口掠即揮衆急擊賊小却追至要擊之賊左右散又捕擊之自公行營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九日凡十餘日中鬪與賊遇十餘次所督職亦略相當越初十會同行明經吳愉者請曰賊衆矣就撫何若公立起瞋目斥曰若陷神京貽先帝戚乃放逐至此吾君父讎也義不共戴法不可赦有死

無二晨起督促諸軍前諸軍却不前公乃趣遽躍
躡諸軍而前而麾諸軍尾其後賊亦殊死鬬盡力朔
發倉卒與公遇公奮呼率所從十數騎接戰不支身
被數十創不少衰聲呼馳後軍趣迎不前而公陣亡
矣明日賊瞯知師乎亾惶却疾呼收治掠各狼狽就
俘師乞降有令許之劉陽賊降有閒平江賊亦降頗
公一死扙謝先帝安長人公死無憾者公性嫉惡剛
戇太甚諭俗士太如下賢士君子太親暱好博汸達

近人士通究書史暇輒與棋琴字畫流派作緣嘗其
理紛絲剖析制吏胥雜陳文牘堆几嘗目送手流耳
傾而口注瀉千言數紙如黃河東下殷勤故人書辭
存問如燭花春開勞數緒手不足給一批答剛文上
苦思累日不足增一彫彩也一時人欽賞其神智云
公諱二南字女爲別號石擱浙之崇化人起家辛酉
恩選太翁愛學先生孝懿君子單傳及公公子一鼎
乾甫一過隨哲庠生孫某陳某經紀扶櫬歸去年六

月公夢漢太守韓玄道服端束揖公如晤語公副蔡
江門先生祠每笑指木主示子曰此處可安我一座
今竟改題其石爲周蔡二公忠烈祠而入公主于韓
公之列公志已畢而事已成死誠無憾者迺石人壯
爲誰人司馬何公其從兄學憲諸公牧遊諸公與公
爲同寅石交爲公誌銘云

馬根公先生傳

長沙馬子根公諱一第別字渊一晄號龍喜姓字傳天下久矣何傳崇禎十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逆獻陷長沙越十一月二十八日長沙孝廉馬一第死之鄧子金臺曰一第生于安無两人振乎湘渊下爲馬子傳方賊陷時凡不意計而來招附乙令名某某幾輩賊稱從乞都謝去獨下令拉其偽守呂門必爲我致馬子根公先是根公匿上湘約從西陽乞師外內外謀圖賊大有制呂遣役幣往亦失所從會有以馬子蹤事告呂者馳两役徑詣馬子家馬子已急匹久之某仇者嗾府役爲逮其老母七十前兄　子人索馬子家馬子乃告絕上湘人曰吾寧殉[?]一死昭諸戮母兄乎稿屏詣府經湘潭手一冊戒子丁一第今年正四十不幸遭亂余借妻孥奮沐浴佛事面朝爲自予文告天爲易姓文告祖一第不能以祖姓俱死賊曰取辱先人老母付兩兄投文付子三月某日行

舟泊岳麓下其仇即先持揭拔刃遮道抵馬子胸數仆地疾呼謀逆春元馬一第來大哈嘩賊門賊疾起罵馬子曰誰教若反叱縛令斬一老僧投極哀免斬改令隨两手耳鼻呼眼內僕三人殺一人更下令沒人其家馬子爵不煩家仰氣叫喜　夜丸會上湘聞馬子死乎恐怖死趨引兵攻上湘偽令何和炎歸白賊賊衆操湘潭與上湘兵角上湘兵失利有報師出醴陵大潰賊與夜逃以是馬子家得免死馬子死僵屍庭中賊環視人莫敢近乎以其仇下石馬子時茲亟捕繫子子亦莫近者有友易子自秦木子襄治獨解自所衣殮莫根公具棺成禮哭乃去根公有子四人長洞大蒲成諸生次湘定俱業儒女　未字兄二鵬踢後根公數月死母謝[?]悒死根公而冠下卯以文奇思楚踰年通籍有十　經借[?]某石冊計工詩所著詩不　凡以年紀集名詩譜記若干卷爲古文詞尤多亦從紀年名文譜記若干卷自庚午至壬

午汝史傚公數傳著史發凡二十卷書成從卜易名
貴書辛巳與予論古著代古詩同梓行世自此詩外
爲詩文選帙寄予尤多奇約略馮子身不踰五尺年
不踰四十所著成書至十餘種詩幾千篇文數百卷
諸名人來其家年發祕流覽累日不絕人謂士大夫
好讀書仰年代六七十恐無以過也予謂馮子使文
不奇詩不工經史不攻力名必不大傳賊亦不必大
索忌者亦必不深中至死即微忌者馮子發奮將事

便毅上語椎渾然馬革裹屍氣賊不死馮子亦不肯
獨生死誠非馮子所重度其餘生禍乃有烈于死者
汨羅香畔鸚鵡芳洲必將椎椎旦日爭權同光馮子
森然長幽此愴耍烟腐艸之間矣

義興公小傳

公諱胤錫字仲綱號牧遊江南義興人崇禎丁丑進
士由部郎榷北新關故事關吏多負厚貲逆獨公起
寒士寧潜守職及歸敝衾谷筱泊如也踰年擢守長
沙稜霜烈日人望而畏至比之孝肅長儒丁午本計
入覲詔復任會癸未八月逆獻陷長公以明年正月
至即恢長驅弁劣士賴公辭寧三月神京陷五月公
始聞變即臏張鼾裂食不甘寢不暇寐者月餘是年

秋南京轉公武昌兵守尋遷湖廣督學公試士南上
武昌又陷會督師何駐長沙公趨謁何公曰不措餉
能輯兵乎不招降能張楚乎自是公措餉運貲何
公軍無貿數而公遂倉卒招闖將李赤心部以自資
丁亥長師又潰公率十部走辰沅溪洞間迄戊子公
乘間用馬進忠軍恢常其冬又恢長會十部與進忠
軍持短長進忠軍稍強又受何公節十部譁遂擁公
西走明年己丑清兵乘勝西擊十部盡散長遺公數

騎百折入廣西潯州方圖請行在大舉會廷論格議
一切報罷公以是年十一月十九憂恚疾篤其遺表
命冠帶加被謝君親託白題小相十語卒公官長已
刻詩有水天集其中吟行師有馬革集存秋啟句五
卷凡萬五千餘言尤奇其才力直學提淡魏而上惜
不傳今傳其單命時遺長歌詩日甘柳孝丁丑獲偶
重念少貧缺養奈服一年蟲泉萊上枯桐再華蛛絲
成孝字有桐華篇行世公初成進士自製賊頭一具
出入攜持爲飲器鐫其文曰若要賊滅除非堵截若
要賊退除非堵住人傳而壯之子琰長先公三月卒
後公死其將士與禮合葬公于潯又數年門人尹椎
日官和平迎公柩返瘞茶陵惟日守冬如壬辰進士
茶陵人

黎平公小傳

公諱騰蛟字雲從號[illegible]貴州黎平人由[illegible]舉人
累功擢御史監寧南侯左良玉兵駐武昌乙酉五月
玉兵叛擁公而東公揣不可下脅之急公詞色益厲
良怒投公于江飯舟東下而公浮流西上自辰迄午
不沒憤漁艇救公起而高嗣面南驛長沙館呼號召
有衆數十萬軍皆人振先是大清邏得公母子秦于
營令公家奴持書招公降公集衆絕之曰吾死此耳
視吾母勿兒爲念迄丁亥清兵南上諸師散走公率
滇營胡一清西入粵戊子十一月復整師恢全永衡
遂壁衡是時闖逆餘部自常至長大掠西寧與湘之
閩人畜殺幾盡各邑爭得公至申質之公乃單騎兒
背人湘潭視師諸部制公下皆斂刀稽顙以自竄計
明年己丑正月十九清師鄭王大舉萬騎自嶽麓滑
師至湘諸部聞變皆四走而公所部盡皆衡無當敵
者以是騎生得公公方袍危冠大呼曰吾督師何某

也騎縈兒王不栫于義之閣公一室今滿漢官先後
重爵沐公降堅臥不食閣取水噀漱仍吐之凡五日
偪闖賴固山佟至轎下牀拜曰聞公在武昌善視吾
母宜答拜非栫公也臥如故又數日被分流水橋岸
竟不栫死之相傳橋岸有樹翁然覆一杯土者卽公
塚越月餘不變國人悲而合身首以殮見其化碧也
越乙巳春凡十七年其族子樂自有司乞骸歸里卽
其處拾全蛻出或曰公所瘞址居民多見靈異威尸
蓋之人不欲傳故不傳

華亭公小傳

公諱曠字于野號峨山江南華亭人崇禎丙子解元
丁丑進士授沔陽州守沔濱湖地衍豪猾藪奸犯科
吏不敢至門公至鉤治盡懲之沔稅繁逋多諸吏自
公條治課逋當大擢會內變從撫軍何騰蛟武漢閒
巴而何駐師長沙加公負命咨特題北院與傅上瑞
稱南監南北諸營上瑞弱不稱事卒以降死而公
承命去長沙從湘陰壘土為營率所部七卒居之因

題額曰帳下若干同苦士湖南第一大明城先是湖
南諸鎮擁何公駐長不離一舍凡岳陽以下清馬飲
洞庭無值禦者自公駐下湘率滇營又下五十餘里
扼險設長弩以伺諸鎮亦稍稍躡詗公馬足而前或
遇清騎閒出諸鎮卽怖走還視公營猶伏屹立諸鎮
又復安如是者二年何公卒賴公中守無北顧憂丁
亥清兵大至公從長沙乙師不得又以退守不知進
戰與何論不協鬱鬱上衡州至永州復引東安暫撤

羇旅支半年迄丁亥八月十七以積勞憂患不食敷
日發湖南人士聞公發皆掩泣謂何公失右臂也公
形小面銳氷心霜面不畏強禦靈接達逝名流才吏
即飲醇披霧與同臥起公雖死未赴難而孤忠勁節
論者咸比之宋張浚李綱凡經紀公允後者門人蒙
正發字聖功官隆武給諫旋解組隱衡永間傳公嗣
子某聖功失偕隱今守塚衡中

武陵公小傳

公諱作霖字九嶷湖廣武陵人己卯舉人會甲申國
變泣語家人曰吾書生要不當愛一身死兒女子手
即從何公監軍長沙風采言論煒然冠軍嘗酒次語
神京事即流涕鳴咽在擲杯起舞欲狂乙酉春何公
命人武岡視師武岡伯劉承胤稱病不就承胤號召數
萬衆難共監軍 人公午承胤廬左席事之疏請特
用衆還至大司馬是時湖南列鎮多悍卒聚譁如沸
獨武岡部受公驅轄稱有制丁亥清兵開南自長以
上闔變皆反走獨武岡當一面數戰始北公知力不
支始開壁密遣勁旅屈從出移時承胤率諸部背公
降南院傳上瑞亦降公冠帶嚴坐木兵堂上示不屈
騎繫公公且罵曳見定南孔王前牽長跪詈數日皆
青袍傲岸行馬前還降兵將輒叱去承胤御東命至
詠公降更大唾叱王知終不可屈卒殺之公有愛姬
鄭被縶時姬乞公一訣不許公死有邏騎至縶姬行

姬詬之前乃自乘騎橋上跳躍激石水中死自大清
受降以千萬計獨公持節與妾不俱生不可謂義烈
者乎

江陵公小傳

江陵相國張公有三世孫諱同敞號別山生而魁壘
岸異美丰髯好譚謔自恣爲詩古文字率拓落浩瀚
推排一時名下士士亦折心敬憚之會中朝變南
中以勲蔭推公起家公屢上書時相求平上之冤獄
用西粤鎮南平左併力事河北持論苦不協公拔劍
橫涕曰南無人吾其如何逆南潰走闖闖潰走粤公
是時已如文山奔遯與溫南劍罵匹命別同呼天搶
地極知事不可爲而又不忍不爲者迄庚寅十一月
初五騎薄桂林城城內外假事擇便利伏匿者人羌
盡獨留守閣部瞿公式耜矢不去公聞變從江東騎
馳入城笑語瞿公曰我與先生今日得死所矣遂
並坐堂上有騎突至輒扶之騎大至執公公罵益厲
騎縛公抉曰寒木挺刃交下齒盡落兩臂並折不少
屈騎縶見主者主欲釋縛降公公罵如故幽縶月餘
仍與瞿公日吉唱和凡數十百篇多散逸間有之曰

該傳者如云哭兮良指歸山路直行諸陵井告碑文
云良臣淚濕千秋史漢使多生十九年太祖功高惟
逐彼先人力竭在篙選公夾志矣一死報高皇帝與
乃祖相國始無憾者異時必有操史筆者書曰江陵
相國三世孫某督師守桂林不屈死之江陵不沒矣
公詩多見寶乘及爲永秘滿中字祇數九丹間男中
有記錄罷千瀰留爲一帙非遇其人與其時不敢傳
然久之如井中心史亦必傳

李湘洲先生傳

李騰芳號湘洲生而靈穎多異方四歲就塾文竹軒
翁屢夢一方冠者教之學遂大奇稍長與張糈部唐
吏部事蔡而齋受舉子業二公既才力逾上公尤頭
角嶷嶷杰然出一時嗣是邑侯查公管學金公爭奇
之名益噪而公愈益刻苦摧陷廓落靡無下筆不
驚人者甲午舉于鄉甲戌成進士入秘閣等翰制誥
遇綸音有出其手者人爭傳誦之如什襲寶是時朝

廷務雖隨無事而公侈以禮曹談兵事頗見抵牾未
幾有以黨議搆傾大峻者公諤然曰不可使友道不
敏著也疏上不報即扎冠還里閉戶經史墳典天文
地理內典方技之學極劌心禿穎變緝爲註凡千百
卷盡朱藍墨纍纍如貫珠閒常與竹軒翁言天下將
有事舉朝但爭閒是非不爲國家計久遠異日或起
蠻九徵兵之變且奈何聞者猶河漢其言會遼左動
天子思公遂見召遷少宗伯主大宗伯公條上至計

一疏更上賦繼充兵法畧又上繼充全書優旨褒奬
其言愷爽激宕若馬援之聚米隆中之綸闗諸侯之
借箸運籌無不坐而言起而可行者値神宗賓天光
宗纘殂偶公以相擇山陵之命公踏[illegible]精確當卜吉
壤以獻即慶陵也其後魏璫方柄欲以楊璉黨議株
公不附致削奪吏中公以相陵事將移而上據祝旨
石已而就公所點處果吉忌者始平魏璫敗乃起晉
太子少保値京師戒嚴門晝掩諸司守者不備即僻

公獨孤櫫危坐調罝捍禦隱然一身如長城公度時
可爲思裁國用以濟軍輿奏除宗藩請名請封例費
議貢道正文妖中外方望相司馬君實以竟其用迄
壬申以病卒于京天子恭注贈太子太保恩蔭累世
加祭五壇遣中書官扶櫬歸葬別差行人官造塋亦
異數也所著說莊孫子說印玉衡集嶠峽文集批選
陽明先生集行世而自家梓行者盡灰恭儀公常語
其弟馭芳云予生不欲傳其文正恐以語言文字得

禍嗚呼豈公歿世而可不傳與

石畛餘先生傳

石萬程字仲升號畛餘中萬曆丁酉舉人至天啓壬戌始成進士初授戶部廣東司主事出按九江抽分竿轉本部雲南司員外郎再轉江西司郎中乙丑擢徽州知府徽號金穴公氷心常而任口不言錢值魏璫幸權黃山開採歲科計以數萬公約不過千其後力爭不得即挂冠去致削奪崇禎元年前後舉薦者凡十五疏特起常州知府常多華族遇事予試奉用顯冑進寒落士厄不得前公排之盡以文拔已而先後得雋者無算常有額稅約二千金故事沒于守吏以倒吉公吃之日謂之稅不貢于朝即有近舌雖何倒為辛未係舉卓異以病家優占回籍[illegible]于文章累舉補杭州知府會海寧巨憝吳中[illegible]局猾吏以萬金賂投公笑曰是故智也不伸法不已嚴文申請撫按具題優吉紀錄杭人爲[illegible]如金頌碑豕安民錄以行監擢本省溫處副使值海逸張弘銘徂海驍勁時議兵者了無措辦而賊竟慕公清望聞誠投欵受降萬餘皆涕泣持公袂不釋海事以寧病乞休奉旨加二級賜金假痊起用庚辰卒于途公性篤孝友讓腴田居[illegible]置義田[illegible]設以贍視族之貧不能婚娶者強記嗜學老而彌篤尤精究內典所著藕花集詩禪論古初刻行世[illegible]吳兩浙間有浮湘者必垂問曰石氏尚有也後無忘乎其古道愛也

胡石駁先生傳

胡肇玄字石駁號康侯初授嘉定州牧命李孝廉中奇
獄幾斃公至覆治之如燭照龜卜李獲更生州人神
之已而課士儲備有法度遷北戶部郎督餉不匱庚
午典試滇南稱得士明年除兗西副憲又明年拜濟
南大參便捍危城下已遷乙亥白蓮逆披猖賊覦城
陷收復甚難尋以按察使管備潁州道公單騎視師
守禦備治賊卻去務蘇焦勞訓練士馬精備一時稱

壯焉後賊復犯潁亳安守壽壽固乘陴戮力奮不顧
身著守城機務要畧朝議罰公叙乃嚴疆不斷一時
無出公右者會升肅撫軍須才甚將命公受事以崇
禎丁丑正月勞瘁卒于官年五十二病子不禁用情
哉事聞上為哀悼追贈大僕寺正卿並賜其處
俱立名宦己卯潭人士舉祀鄉公忠孝性成負才
清敏歷官十餘年凡大小批答酬應一手辦治無纖
毫留難然時開矜持抱魚魚雅雅鄉論咸以牧守職觀
簾閣據几史書吟誦不輟如一名士也遺詩文几几
卷自年少登第及筮仕鄉無閒言居官無閒行至今
庭階猶稱森秀云

張寰應先生小傳

張嘉言字寰應中壬辰進士初授廣州司理啟事邊海總叅遊官各置兵防守然叅遊兵歲遣出汛遇閒歲修船則議裁各兵之食以資舟費獨總戎部兵歲不汛而日食亦無所裁率以為常忽撫軍批符下議裁總部兵日給以備船用總部兵即譁謂公實司其事者露刃遮公堂公嚴定立堂上呼曰汝何所譁不便聽衆當退須能言者五六人上階請吾為汝任事衆果下以六人上白前事公曰汝欲即不減亦得但上司惱汝等不出汛而叅遊兵勞且減倘自今欲使汝等與叅遊兵每歲更番出汛汝寧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亦同叅遊兵工食減半矣汝所爭而有其汝曹得享而叅遊兵之來代者所利也何不聽其稍減而汝等猶得歲歲稱大將軍兵安坐少食乎六人隨思不能對公徐詠之曰汝六人當自署姓名來便為汝白事六人相顧錯愕公曰無姓名則汝即有訴誰代汝達者乃一一黏其名以上公即託詞曰汝六人自今白衆必無譁譁則汝六人姓名在上司竟斬汝頭矣六人率衆懼而退後議總部兵月減一錢無敢譁者其臨事果毅如此尋遷工部營繕司郎中以註誤落職還公遂藉居奇智爲經紀生產業務農桑蔬果泛濫甚廣日衆宋奴百指是用益勵心力稱衆雖猥居落寞亦累貲歲至若干計湖田四十餘年課諸兒烱炸先後舉鄉爲燧讀書成名諸孫亦森秀階除歲租入至萬石奴僮千餘名貲數十萬晚年亦養佞佛所施給亦在數萬年八十餘卒自公歿而遭亂掠落至不可把捉人生錦人食太平福決非偶然者或曰公苦忌者以當掩其才視公所著在公錄則與掩之也蓋猶可爭也

張殷生小傳

長沙用予史經術治八股闢奇天下首馮棍公與張子殷生稱兩雄丁卯督學虞公嗜奇僻二子分長穊邑兩庠士俱拔第四受廩餼馮子遂以是年秋魁楚取讀張子卷則滿紙高調鬱勃張意怏怏遂不自得也明年馮子北上還與張子訂東西席馮子于一卷取泛覽流觀略見大意止張子則務刻苦記識無涯涘畔岸句讀字釋一咿唔高唱如小兒行每過

張子廬蔬盂糲飯時佐薄粥茅簷不完薪火不溫惟閉讀書聲淒淒浮出戶籬外與寒燭霜月相敵以是名震黌諸生中闕庠癸酉闈俱落羽矜謚甚張子讀書又益日彊也丙子予與張子以觀風受知扶暌楊公俱第一是年秋又同出乙榜予素謹蔽得失力釋張子意張子還入門見老母食脫粟杯羹無力撫諸女啼泣饑且寒對諸弟臘消骨立有寠人形張子乃不覺仰天歎曰有如我以文字誤若者罪當死坐是

鬱鬱不遂踰年走飛倔悒死張子身餘四尺人輕眇如枝蟬枯木至與馳逐文字短長論人物高下雖蹴踏龍象排擯山海比烈丈夫無過者所著易史數卷凡言易元亨利貞吉凶悔吝無咎可貞之理皆窮極渺微力薄不能付剞劂存緒本流傳人間張子歿後鄰邑中友用見書日叫何讀者多有記張子以丁丑闈逸北長令于鄉成禮結越七年癸未逆獻陷長馮子死同時王何周李諸才士死悲夫彼以功名憤恨

終後乃斷頭截指血膏艸野其凶短折益不勝哀也張名世英殷生其字予一經去儒學與張于馮子爲表兄于予爲妻舅氏云

李非文小傳

郡南城外街衢橫竪可四里烟火千餘家比屋清英子弟致以百十數其真能讀書見頭角者稱李子有斐非文李子與馮子櫻公世東西央日山而居其丈叔某皆出馮子尊人啓我先生門方馮子丁卯魁鄉薦李子初就塾句讀阿丈叔即從史語言笞必如法師子櫻公文奇而名揚督課拘參之不移時每晨爽月予與馮子旦山數晨必李子當墨艱撥數卷至乞去取點定間出入經史問奇釋結目流耳注無纖毫留難予奇之予遂厲戒李子曰必如阿丈叔言欲振鵬而搏其翼不能登天也盍從予兩人言于是進李子子庭而薰沐之挹諸奇士而見之洪鐘雷鼓以揚之思風古泉以飫之然後李子開襟張目汩汩移情而不能返也退而通詩春秋者一年研貫秦漢晉魏者一年文成數十授予輩讀自命能奇果人人稱奇明年粢廟高老師試拔第二又試更拔第一其文

精厲廉悍推拓出入人遂無不折心遜服李子者李子年幾二十許人幼哲而潔詳思凝睨才辣性慧又刻苦博記以故落紙即入木三分生來工書兼艸隸楷楷尤佳應人書無濃寒盛暑剛片紙叚扇必指忍頓挫取工故李子擅文與字稱登不連獄賜馮子屬阿叔弟姪李馮子死而今子不言阿丈亡李子極言苦不從不踰月今子以兵死嗚呼馮子聰明地下人必能辯此予何敢言何忍言

周聖生小傳

聖生名兗本周姓湘鄉人幼貧失志以貧就彭氏為彭兗某年赴長令史童子試史酷愛好其文取第一日致聖生飲之食之訪師教誨之嚱呼曰兗兒一時人士知為長沙彭聖生兗而不知其本周也聖生姓彭稍稍為彭抑其妾數承父兄習亦多言勞繩墨聖生聖生遂思念復周去彭畏而不能也久之聖生名日噪交日廣長令吳公長李李公督學高公雅推聖

生才以是知己間有所贈賜聖生捐其餘以賜娛妻與岳而挾貲為已父約略周旋其妻若岳又膠纏叩嘗聖生而亦不能也聖生嘗向予覺語彌日予曰嘗有一婦人失一老父者父一而已人安往不得婦予之必不可引去之聖生壯其言督學王公來聖生堅議復周姓遂以周兗得優第梓其文盛行于是周子聖生兗名始成明年旃迎周父兩爭養于家凡其友驍悍[illegible]家不寧遑遑周子臨文把酒山水笑傲叙家

語壯無大小辟易入門刺刺奄奄乃如失志人嗚呼天固以是苦周子辛巳江門蔡師課士以文奇進周子嘗令予比試一日予撫題灑偏覺奇苦不得周子乃筆搖手落墨飽心雄如鵰落兔起不絕收讀其文燁燁如雷電驚爍崇垂水立引人馳驅大海洪濤之中也予避服太息久不能言翌日師語周子曰子備師急擊鄂予乃能堅壘予以此心折周子才周子間為詩學晉魏逼真晉魏若春秋弁語數十篇帙高

史許皆散逸不傳復倉避獻逆幾死獲免卒遇左師大索求斯不屬絡周子與父子弟四五人俱刺殺投尸于江遺子一與弟逸上湘又無以為家痛哉

周伯孔小傳

周聖楷字伯孔年二十縱跡京師與竟陵鍾伯敬善見有一夕爲竹枝詞三十首者短之鍾曰才過此乎周曰能爲其惜湘楊戶凝燈竹西從寅得百首出設伯敬讀皆絕脫妙麗驚人明日有詩滿長安曰是天下才皆欲丁避周郞也久之伯敬過周甫延館就舉子業伯孔遂研摩玄津通緒切傳丁人家數卷不釋及與時流施用傳粉取蔓詞雕琢印面發亦以是數

蔓流衍者十餘年將四十築湖嶽堂于潭之東偏而讀書帆園共右每江聲夜月湘烟連蜷接待人下名流一榻數觴敘說古今傳人勝事論詩學與其批堅導會未嘗不解疑釋結使人夾徧永日也伯孔才激宕而性喘移與人寄趣俱栄一掩關展卷含毫凝視闃然如靜女枯禪所纂著楚寶凡幾十卷爲備楚事也若生氣錄集明三百年舉子業因文以徵其行也若湘水玄覽幾卷爲晰湘江也著中庸贊爲闡學也

其詩流刻不一而律尤工晚梓湖嶽堂前集自言其詩不肯涉唐以下一語以上皆已刻而未刻詩流傳人間交口贊誦解者索觀不復辨摩詰龍標爲不佀伯孔語也

何聖徵小傳

何子聖徵名應瑞善化人父某初家靑湖射竹木買利累千金何子失母蚤獨益苦貧踰年何子成諸生通文遊監立父稍稍喜乃資何子財父遂徙城南別居何子因愛南湖就家焉南湖面麓山帶橘州上接湘流下遶城跡遊人韻士去來有事長沙者例得兹地舟停帆駐足何子能自恢諧縱浪招邀作歲時花月主人以故州郡人士無不願結狎何子者南湖宜樓麦虛俯江接待帆影沿江居人皆苦風塞何大失佳意何子獨搆一樓曰宜樓又擇宅西敞地別搆竹樓爲圃曰臘園四窗一閤一爲藥樹周匝明媚媚除左頗有高陵濃雲蔽日右窗透一隙則江聲滿帆出入滌蕩牀几筆硯間可探而得也閤宜讀書則若楊子仲先媽丁樱公與予往宜彈琴則招涂子杏之王子玉融往間宜歌何子則自滿音吭浪撫版催張麗容妙舞愛戀花晨月夕之下不聽广輦與闌意倦告且止何子必不止聘予數人坐愁困日出接何子輒改顏開口移憂送喜靡靡倡最終日者予嘗與仲元論交末俗饒不得大俠必如何子自快活差彊人意嗚呼是何可不思何子嬾年病不出戶猶念舊時竹樓蟻已買予氏園子布置將造會九月城陷負病走西寧丁氏家丁氏故邊獄通人小斬丁至五六十名何子遂與丁氏兩人而縛裂屍六段死其友與子女五六人先後死丁子名進聘字開明開明縛時大噑屬逆獻不絕猶叱何子泣不名丁夫而丁名不傳悲夫

王玉祉小傳

王子玉祉諱士璞長沙人其文甚奇與異母弟士琳用木賈起家累千金工計筭出入士琳縱肆爲刀筆奇詭能張大文事而王祉獨自刪飲鼓琴畧不治生父母弟俱厭棄之以故王子不家食挈妻文爲灌蔬自業別居几工子所居門常掩庭常無人若聲常沸乔嘗出戶琴聲繹繹常流衍街巷戶牖間見王子常科頭瞑目坐其妻文未嘗一日不拂塵執爨服操作在側也予晚交其之與之言文字淺谣左史晉魏尤篤嗜梧州呂黎益異之久之王子益貧室中無所蓄盡霸去獨遺一琴數卷徒倚遙卜多擇與岡大澤居之每招予偕往內人出奇蔬野茗自紅鶴雜沆芬若頗多至十餘種必力請命名乃知王子有意送客間字析難流戀花樹松忍自辰入酉返輒剏不釋也如是交善者五年中間契濶者一年癸未逆獻陷長沙王子避于山不幸與士琳居適有以琳反行告者王壯語厲責數過琳卿之不言明年賊退一時官吏多失直會邑令某繆與士琳善令文素憚王子懲且賢因繫于獄卒爲士琳七日絕食死死之日王子悲酸皆絕貽書于友四人楊子仲先吳子去觽李子孟顥其一于四人爲王子友不能以身脫于獄又與弟士琳俱生吳人

張和仲小傳

張燧字和仲出潭華族父兄弟皆貴好治生產業而和仲汲汲務友朋書史言動靜治不尚苟同自太學選構香海居周匝清流古木中繫一舸無晨寒暑晨起手一卷命僮着紙筆自隨有得輒記識之雖落潤不釋興至偕僧具香茗一舸棹蕩漾陰樹下展書凝坐篆烟茶沸往往好鳥送音亦翔其上亦不知去也予常至其地一歎謂太平受福書福無如此

君者所著未見編千百年眼易簀行世或曰與其好友夏君憲諦楷者同纂時未亂以病卒於家又考終

譚近齋小傳

譚舜臣字近齋居貧特喜推有無愈推而愈有久乃得富以好施名壬癸連年饑夏大水漲沒沿江居民方夏食絕公挈舟具米鹽煉貧者賑之民賴以活歲終率持糜肉具薦絮以給禁卒之無告者家門置紅白木二匣約以紅施與名而以白予僧行市餘雜埤中輸竊鄉人金去已而鄉人横指是同行者也爭鬭幾死公知之問其金如數給之得兩釋而言不言偷

者名以富壽終再傳有孫景行甫十九歲聯捷成進士雖貴而行恂恂如儒子或曰誼也踰數年而子若孫以兵盡餘一孫又苦貧天之報又何如者

廣信太守金銑小傳

明天順間信守金銑廉幹有異政常夢空中作迎仙語人怪其誕覲公夫猶自如也會信旱信有八際龍潭故事遣役祈者持物往禱于潭得捷蝦蟆魚之屬即歸致雨以爲常公詣謝因往不雨時製金盤一具刻日步行八十里往潭默禱此水必求見真龍身然後返少選波湧丈餘水浸公身之下公不懼倏忽有物騰踴爪其金盤去公謝起行果大雨是歲有秋

踰年公以覲渡鄱陽衆見湖中有物附舟雲垂水立如捧持者舟人震慴公朝服謁謝如常度取視之即前金盤也或曰大禹視龍猶蝦蜓此敬勝耳或曰公仙吏蓋是倩子喬一流云

涵齋小傳

予居墺室之西叢面刹者無算數其最後者涵齋頑然數椽當孔道面立環視左禪右教纍纍提衣其操鉢鈴趨上下出無閒夕偺也涵齋決定一念剃俗淨盡手一鉢戴一笠破雨晴寒暑事圖施數年久之帝普和尚來自蜀就卷三宿將十數涵齋信心敬語師有富行者把語師泣曰此地有勝因願大師住錫某甲請以功行爲護持師可之又踰年涵齋揭屋二重

背錦灣面昭峽竹塢蓮沼清景蕭又語師常孤節出問名流勝事涵齋如如悶悶不定不動無從覓其辭相行持也甲辰某月某日涵齋忽告病臥三日起上堂白語師自今請法名落髮某甲某日將以佛子往西方僧俗會觀者訖之語師敬如約涵齋跪拜謝佛及師皆有度偈則洗沐訖結跏趺于床呼語師前爲說法設三問答皆有偈時方午涵齋灼諸禪者異人龕前觀聲音氣色挺然生也諸禪名雖之涵齋張目

君歸長沙女何如猴不應繞之三匝大慟號跳躑一
叫而死二客始知先除縛席者爲猴殮自身也叩縛
來猴與戲猴者爲合冢葬嶺上道旁二客還爲安福
人道前事甚悲感越十年四月客曰福人來潭其白
予予驚歎曰異哉悲乎此與唐玄宗舞象散騎山昭
宗孫供奉猴弩朱全忠何異哉曰彼忠烈此付捨身
報主耳嗚呼捨身仰成仁矣于忠烈何有特爲記仍
付福人請告彼中能文者祭其冢而刻倚人邑乘以

補石記 附詩

沿長沙東上十里許有石巉巉然塹江盪濤
望屹如獅子立舟經其下勢森欲搏人以故人無繫
舟得躋其巔者辛巳冬初蔡汀門師艤舟于潭從行
周子聖楷楊子德遠吳子澂徐子芳宵子振武暨予
六人載酒呼舟令朝霧迷不見涯際前後迷系觭聲
進行十里霧半徹始識師舟處師問傍人此何地曰
古黑石頭命停舟呼諸子登石日光照露翹望嶽麓
青青一抹出嵐中移時喧笑語爲呷石曰昔號獅子
象形也因石膚理黑猶名黑石象色也擬形其色皆
不足以勞吾石宜易名楊子曰衆在六百里賢人聚
也吳子曰煙石是時有聲出汲日臨滙觀之間也鄙
予曰補石記周子言諸歲此頁子師師從卞卞
從周子言師酹酒賀石命鄙子紀事焉物觸諸子各
賦補石詩
舟行切朝光寒煙幕江滸縈洄信所適萃心游太古

槉從夫子遊蹟石開跕覜西山覓異色領略各自取
黠憸奇石姿命名厭鄉土夫子抔玄燚時爵孔者云是湘
之浦叶卜從人謀茲遊異疇伍李白郎官湖宗元愚
溪主斯文不磨滅勒石戒風雨

碧泉記

距潭西七十里有泉曰碧予幼耳其名奇之乙酉孟
秋之望吾友唐魏了訂予遊杞事訖按唐天寶間泉
自石竇出瑩澈一泓氣蒸而銳搏沙旋波上潔螺髻
泉底伉采條紛葉小蝦乳蟹斜旋迭出雜錯采采四
時有金色小魚翡翠浸映不實而如遊人乍覩駭碍
如小屏列錦如春花初開如瑪瑙水晶盆于地而
光煒煒如列大寶鏡于日而青黃赤白諸色變現實
際也夫水之奔者瀑者噴而怒者屬動必有聲而泉
動極絕無聲凡淨者乃潔而泉無物不見又極潔視
沙上下皆碧而物視反赤水浮光淨白而投物于水
輒碧然則泉無對而諸物有對物不任而泉亦無不
任鳴呼觀于斯也即何影不除何相不破乎泉縱廣
約三十尺深不及十尺自下騰沸而流丁與常尺許
及冬蘊降氣騰而上更數尺測嵒之下有樹如益蔽
泉身春不榮秋冬不凋落無雜鳥喧集故泉不污品

泉家惟甘香冽碧泉冽稱勝亏及䙝了就汲試茗而味大變再試亦然汲下溪流數十丈乃佳遠更佳行病噎者掬泉沸處不能下一勺易他水輒啜數升暑行憩于此勿多啖也併記之以示來者

重修萬樓記

天下山川名勝無不假樓臺亭榭儷綴而成潭之南有錦灣石塔晉陶公唐褚公山亭剎宇隱洞映帶視北郭下水出處即中流斷岸無皆援間搭台志所許頹然者是已明乙卯間邑侯包公宗仲周度縣子橋下半里許累石爲臺營以閣約七十尺帆江被波如是利賴茲邑者幾三十年閣甲申仆只其獎閣遂煙而石臺屹立無恙圯迄于今又二十有三年歲丙午邑侯鄭聖綠休暇率潭人士披榛夷道登斯臺而有感也慨然謀所以新之諏自三月吉迄五月未凡三閱月閣告成潭人士礲石揭表將以志侯之德而賀斯閣之就速功也侯瞿然避席曰始予之爲此閣也客有難者曰財匱而用浩公事劇而暇日不充曰非鬼神愉運歲月精勤勞費其誰任諸謝曰唯唯又有教者曰此閣壯潭邑關四方耳目久矣公幸亟新比于滕王有閣醉翁有亭予京岳陽有樓公名且

不朽叉謝曰否否予霑公化垂六年公治潭鳩工集
事何廢不舉乃今之建斯閣也豈驕自爲凡以爲吾
潭焉耳比者潭士多瓌奇博秀乘英上出宜及時登
進潭民亦貢果漿無他淫巧百度當其工賈水陸
奔赴蛮作夜思宜利殿人和若猶未然不扶苗地靈
以匡茲邑如史職何謀乃以畚方□甲茲閣小
閒捐資屯踏畚量又與□高峯塔乾□方斤雖長
吏于邑士大夫有幹充公之利賴茲邑丁萬斯年又

自今始矣若乃騷人遷客停帆載酒而登斯閣者南
望祝融指點青冥一抹出天半東顧昭山奇峯蹲峙
如疊翠堆雲西眺韶雲蒼莽依稀聽有虞韶音北瞻
靈麓則竦身廻覽與七十二峯上下拔倚儒儒乎若
飄天外而行鏡中此瀟湘南之絕勝而非予記之所
能悉數者矣閣之在建書院爲星二區眾派延頸院
居之四時司閣門啓閉或曰書院以備講學也文定
父子與南軒隱山論述皆潭往事安知無繼起君子

修明斯道者乎舉此閣院即與白鹿嶽麓諸大書院
並傳可也尤異日太平盛事也宜並書

遊白雲巖記

壬子蔣春客邵州從同人覽遍附郭諸勝有留洲詩同人又稱白雲巖甚勝四月十五乃同遊巖去城約五十里行孔道入山中里許從山下躋雲巖約三里山上中平皆列刹僧具炬遊人各持炬燭從乃不儆巖內其石大上一本極天人勝妙遠近人上瞻仰所嗣多有險故巖名獨傳巖以上石倚倚起入雲中詭險無梯級仰視皆怖而健夫小子捫將石絕頂已下

復上縱歌天半爲樂後如嘲戲老人也惜哉予記所經遊處爲四詩系以序疑缺略其與會暢作與者有屬和諸公共將潤州閭少錢公邵州孝思香南中公茂孫吳公我皆車公介如陳公同年王稚潛年姪謝石二公泊唐君翮諸君子二王變其酒價費留石馬渡是夜夜分浮屠看月與尤狂諸公各賦古律詩勒石屬予紀遊事以報山靈

初勿堂記

吾友謝鳴玉肆遊志將二十年自癸巳迄辛亥歸葺舊所居地自題其額曰初勿堂屬予爲文以記之曾有請命爐意者意搖手曰文字無定義指事會意從人測識耶予知予者其爲我言予曰初者天地萬物始生之宗也易曰太極老曰玄牝釋氏曰空無色相皆是也今鳴玉足跡徧天下長耳目擴充天人理數興闌意倦乃返家園蓋故猶日教兒孫脩詠務雞

夫桑麻疑若終事者而乃以始事名之豈非予房功成辟穀祠黃石長源罷相返爾了陵堅臥富春釣臺不有出意乎且勿一訓毋禁止也一曰勿勿猶勉勉也又憶鳴玉年方剛時鞅掌拮据崎海內能人將老還家不求飛飛取潛伏其不勉勉而用四勿蔽底之義可知矣易之乾行健不息其繁勿辭曰勿用其終繁用九惟勿用即能用九無首之吉與勿用同中人居高履盛而仍以小心儉德持之原始要終其吉趣

一也或曰廬旅也古者賓客行道所寄舍今謝公所居上自蘭石先生及贊行皆與諸名凡起家第宅潭人所指爲衣里巷何廬爲鳴玉笑應之門君不知夫天地一蘧廬萬物一逆旅百年一過客耶吾視潭城朱門荊棘瓦崙浩劫者數矣吾尚思吾廬而用吾勿而不忘其初雖自今傳子若孫歷久仍數十世猶廬也郭子乃愀然慨欣然若有悟而歎吾友之能善藏其用也于是乎書

儉德堂記

今天下尚侈極矣民習侈而貧士習侈而僞仕習侈而汚侈心生則人紀頹天綱地維卒蕩然不可紀極作易聖人深懼焉序易至否而繫之象曰君子儉德聖人非遺棄天下教君子以與處否否恬守仁義爲榮也非泥汚爵祿不一顧視也斗筲也于安而付餘人以危難也春秋非天地閉塞時乎孔子無停車爰席俾諸弟子從仕應召不辭祿避難而迫迫救難于

儉德何居間嘗思之士德冠四科之一儉非純美也以裁奢則儉勝以除泰則儉勝至于葛屨刺褊汾沮失度佀魏風朴陋不得與蟋蟀良士比大唐遺風君子無取焉異哉季札之觀魏風也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王者輔之足以治或贊其辭非贊其德歟否乎楚子之論重耳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夫不廣則儉無所施無文無禮則儉鮮實用當是時晉公子非能以儉自避難者乎

禮曰太上忘情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核觀周豐儉
禮又何繁侈濃重情文纏綿不絕乃滴予故德可儉
也物不可太嗇名不可太淸忍不可過慳不可居凡
此皆惜德也非儉也吾友若膺貧而好施予交人下
人贈貽周浹無虛日跡其行非守儉者而專以儉德
名堂將焉用之解者曰儉德訓斂不與奢對反取收
斂約束以濟時艱之謂以斂訓儉猶以魋揚塞以營
沃火儉益無取爲若啓正色章教曰大易言進退存

亾吉凶悔吝者數矣而獨于否著儉德辟憂患之至
恐懼修省之微文守中用默其道無窮非教人斷擬
陋劣如財使蓄惜者比蓄儉德非儉時也果否矣部
封殖千萬閉戶不納一人懼不免于難皆非取者吝
而惡儉也懼其以貌儉而惜德傷于大聖立言之旨
而不足以調了孫如君之論儉德不調斂而調儉其
言往而切于世務請爲我記之予僞擇而樂爲之書

題曾西山得孔顏樂處記

沿玉垣行十里許不逢一緇流盡一月螢蕃不聞魚
磬聲問所與遊名下人求一方外通脫卓然之士謝
無有一日學博西山曾先生招予往校其書動靜治
如一泓定水入其室竹陰柳徑蒲青蕉綠繪畫清厨
野圃閒殊勝致披其帷書數卷古帖茂軸筆硯几榻
間不留纖塵再移數武而上一閣玉立門常掩不接
世俗人項有搨予入者爲古林大師大喘曰君固當

入其香茗移時譚讌跂足二北窗下指示宗要居然
羲皇以上人先時煩溽甚至是濃陰落客令然忘足
神王矣閣之陰古樹一株大數圍濶地而上閣高半
身枝葉紛糾如蔭閣樹以下湖水環之西山種蓮其
中夏月荷香甚都與古林予夜開窗現宰官比丘身
說無礙了義並不寐于蹤其事逆告主令惜穩了魏
了曰杜工部每欺鄭廣文玲官荒飯僧不及僧粱肉
登臺省者如君言不乃勝耶予曰微公言勝西山亦

自許丘壑過之翌日于同張鹿牀先生再過訪就額
其版曰得孔顏樂處而倡爲詩以貽後來居此者知
愛護焉

附詩

古之大丈夫救世始一出一身寒天地恃此匹夫志
古林真大儒甫指西山義六經衆三藏見原非二
孔門重好學賢者不踰位容山廟貌光此樂其真寄
有問樂何爲孔顏竟無事

天井院記

佛說四十二章經至二十難一曰轉女爲男難又嘗
宣示大愛道瞿曇彌云女人不得轉帝釋天身難終
得法不刻小沙彌上座于每心惕其言爲行各針鍾
今觀金華聖女除苦集立到化去丈夫驚喜曰異哉勝
于疲惰男子不任艱業而老病死者萬萬矣方華樓
息天井時根塵器界一切銷伏如迴藏六求不一相
于親生父母者無有也而况餘人乎父母猶有華如

恒女也趣之歸華遂蛻棄此地現身澄心禪院斂薪
自火燄及面笑而示衆曰吾金華菩薩也而且乞盍
歸頂之雨注洗其骨如玉衆信茶以香泥像而藏諸
院應人有求即得如影響此紹興四年七月十五日
事也其後務林鄉人思念聖女雖化身仙富而其初
則建炎間住天井院爲修法場也剎寺祀如油器浴
宋及元救災捍苦弘濟闡精利益著迄萬曆後頽之
會有令張道深者覽其勝額曰福山巷清廟省九年

鄉人夏某舊院就頹也合力重修加廣塑聖女自是
有雨法院矣惟普跡仙踪者有遺碣銘詩府記可附
傳不朽而天井院實生成聖女衆心悲仰夏親切院
久立而無文以記懼其野而不光也會里士王君姚
升因予纂邑乘遺事懇一言以示後之闕叔有軌範
而凡爲丈夫子無勇猛究竟者使知悲愧自責焉

重建櫺星門明倫堂碑記

楚之南漳以山川人物今古稱雄長吏茲地者亦率
有絃歌文明之治冠諸邑而號賢良者與幾二才祀
逆者冠江兵燹彌漫蕪莽視西垣內指顧于宇層
甍州之間獨先師孔子廟尚拱聳如魯靈光殿巋然
獨存前吏擬之葺之又塗作之既踰歲時恨然何也
承其敝者學博徐公李公道存目擊章邑子弟啓事
邑侯鄭公且曰毋動爲大功有序其自前始于今夏
鼎治櫺星三門不踰月三門成今年癸卯鄭侯蒞事
之暇又偕徐李二公剔除廟後明倫堂址大起廣宇
率如舊門視殿測高之中廣如之堂高視門又增之
廣從同曰此爲孔子堂者前後[illegible]而[illegible]頃獨文廟
尚柱傾栱摧不能不覺今春上[illegible]偕修議大作推鄭
侯與徐李二公又勇猛有同志也爾日物石材具之
邑子弟具前致辭曰事雖千圖始功競于落成乃君
原處事會倥傯之日邑大夫苦征符而急師弟子亦

卒用追遡完負爲憂今幸官不譁士不譁工費亦順
應子來乃始營度土木于詩書禮樂之場其氣可鼓
其功可旌其人可紀載以示風勵也使間兩學不時
猶馳報天子將用獻祓獲禮如泮宮奏功故事庶幾
先師孔子之靈社稷之福其新廟貌無疆也異時磨
俾指笙額志不朽焉惟門及堂具始具卒戶惟邑丁
弟吉勸于往鼓于衆而又有希于來者敬請紀事
凡有事與作及補助者其氏名例得鐫其碑陰

徐子寧立學宮碑記 代

潭學博徐公子寧以康熙十年司鐸授山西汾陽
令潭之紳士張錦祖錢意稱未足也曰公有功聖
門者不朽在學宮無以傳不朽方公在時潭文廟摧
頹兩翼指數榱敬立風雨蕭若中上漏下敝朔望祀
事至如寒暖野堂署門廡鼎鉀蓬蓬公憮然曰潭南
垣外治一氏利宇咸壯麗存徒乘輿運使人文盛地
忍如此如吾道何招老成數輩諮前事具曰某年議

葺殿費幾許葺兩廡費幾許葺已復壞壞更葺迄無
功公曰是察費也是無責成也自今吾主督事多士
其刻期課工庚子鼎新樞星二門越癸卯鼎治明倫
堂門觀殿測高之中廣如之堂高視門又增之尚如
舊其時同心勤事者前邑侯鄭公有成今移治陝之
真寧均有聲惟先師廟工用浩大苟輕作恐不能竣
功公將周視其處有曰宜移易榱棟者有曰宜益
木指楷者公難之曰前後門堂既新好而大成殿更

稍茸錐補豈受佑乎必撤而新之邑侯趙侯曰
是吾志也爲序其冊首註助修若干報徐公告走諸
紳士敬率從公與諸士約期量力輸費不期皆役計
白庀材鳩工大小斯備錯雜銖兩之用細及纖毫若
歯日時出入之數皆公運一心一手揣劳于數月而
事于數金約略竟成數千一百餘兩寔異矣昔行海
內皆見翻與文廟並其畢築啟拄費即無效公乃
以獨力者用不累月工告成此即劃費貲得籌布
算何多讓也下視桑孔安石毫毛斷利又不足譚矣
清興垂二十五六年失養士例戊申公與趙侯爲意
造士復優免冊訂都各二人人二石歲幸三十六人
復其身後此輪差詿免以爲常前壬寅丙山起繇役
多宦士族賴公搭網釋結不惟拔士且拔民餘時用
舉子業拮据提獎就蔵者彬斐滿澤序癸卯應漢南
聘所得關鬧手以真宰稱今公淬利器以往汾陽予
得綜公績對告汾人曰徐公主潭學政十許年而建

工設教咸不負聖人今爲吏牧民宜化又宜上負天
子乎然爲司牧勤碑頌功德累累而宏學博迄無聞
徽子寧其能令潭紳士綢繆膠結乃爾乎予備史員
亦將博採儒行用佐術艮異日之選矣徐公名熙明
字子寧辛卯舉人楚黃羅田籍順治十七年涖任康
熙十年秋始赴汾陽告行

鼎修城隍廟碑記 代

王制五祀凡有功德于民者春秋率以時致祭自二時外月朔望邑侯率其屬昧爽朱服謹拜揖惟城隍神倒得與先師孔子尊嚴齊豈無廢儀弛事尤勤且重焉潭俗尚鬼伎佛附城祠刹成崇隆鏤飾無惜惜視城隍廟頹落殘圮曼棘中榱棟檐椽也聚朽蠹級夬如剝裂心迷脊神用弗歆潭寧芸蘢趙公令悠然憂之謀于心隋丨討而復詢謀于衆曰潭居湖南水

陸之會五方雜處烟火和樂撫循視長吏然陰扶默助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俾民無夭札疵癘賴城隍神實康阜爾人茲神列爵惟伯錫號顯佑發靈不昔乎佑弘長視廟且圮滋恐愒士前孜蘄曰為吏治民事神有常經典祀寢廟修舉以序公前年倡建大成殿興儒學茲神位號秉命自天與儒分治侯率作首倡其共勸厥成民前稽首曰侯蚤作夜思爲民酉福利修繕雉堞用戒不虞城完矣而司城之神寢廟不安非計也侯率作我民其不日子來其慶且舞上下一心遠邇協應斷分註施稱心齊等其他千備物料器用木幾千頭磚瓦鐵石若干算梵帑丹堊之用若干緡又自侯一人清謙捐俸纖悉備治程功底績不華不簡凡搆正殿一宫正門一闢左右長廊幾間殿之陰一閣列像如得祀繚垣周級備規制肇始自某年月日迄某年月功告成于適假省至例客潭館樂觀盛事深服侯許于本討而教民俗也人崇佛事尚謠

祠狃因緣果報刺刺不休止于一身一家者愚民之事也服儒服修儒行奉先王之道守大夫之訓渠渠習見習聞不敢叛離者上君子之守也惟侯與神均奉天子簡命分治幽明政理則上下咸登其德昭和卽彼此共襄其麻今趙侯夙夜精恭集鴻騶雁緝室廬厚墻垣與民登春臺夏居神亦獲有寧宇享豐祀從此莫湖嶽清寧庶幾陰陽合德用以咨王吉敎帝監神附城以孔固而侯附神以流德澤于萬斯年也

邵人士共志予言爲正祀受福之券予將勒界史館以爲良吏課績者勸焉廟成爰稽前後助修若干人外任督工幾人專任督修幾人共姓名例得序書碑陰以垂不朽

玉山關聖廟碑記 代

海內外欽事關夫子名號磅礴充滿極天蟠地無不到而玉山一彈丸邑若瀰然總之王又迎神賽會環鄉數百里及關關居民各擁一神爭喧哄而下關聖僅奉尺許像擁博山爐旋一巡而中悅與諸神等求如列邑專祀與人無有也予既撫城東舊廟建立殿堂筵几綵屏炫赧雖較所在關廟神陋其然用以祇亟从昏黯之習而振國家正大之典不可以無言漢

有天下六百餘年自高祖起豐沛世祖興白水中間聖子神孫推畀材授大將軍蕩剔中外功烈迄絕古今無慮百十萬然皆乘與運襲太平過烈一鼓動拔起而易有功非如公當傾蕩時大奸移位竊制據獨挈一二兄弟提三尺與漢家爭一坏土也當是時曹孫兩家父子兄弟誠一時雄杰無與爭敵得公如神龍威虎不可豢而公視魏吳有萬將如無人出之入之排之摧之詬罵之無遮攔回有公非獨勇有餘

才足恃蓋其勝足以包之其氣足以勝之耳韓魏公
生平未嘗許人以勝孟子嘗論祀道義塞天地間惟
氣觀公當日面首離人髯鬚怒張雖頸已斷骨可寒
而凜凜之氣猶令諸兒曹魄如震雷雷電至今廟貌
巍巍凡王公大人以及頑兒市翁無敢祀呼狂誕于
其旁公前豈古今才勇莫不公若蔽公之勝止烈氣
正綱于萬人不可奪于百世不可磨耳齊隆兩生自
外失足因人一齊蝗螂臂下視吳魏亦偷息猶甌足

暮閭而公固已綿千祀而延漢曆矣其為得失天壤
相距何如也廟成予惟朔望謹拜視緻率下民歲時
禱祀必以禮忝為民牧凡教民崇忠正名議春秋大
義不可不白帝君始因為文勒石以示王人

三忠合祠碑記 代筆

宋張忠文公叔夜鄭威愍公驤自宋寧祀從永豐山
詔遷祀于玉永兩縣之界又明宣德間王令林岱改
營于縣西社稷壇之右崇祀百餘年其後永豐令鄧
顯死鄧茂七之亂崇禎中奉檄合祀顯于忠節祠始
稱三忠像設祀丁亥燬清順治壬辰威愍公後復建立
易木主康熙九年庚戌予以春祭躬行廟地延其
坤下就淨登降失所告鄭氏子孫整飭之及秋而致

堦級甃治完潔燦然一新矣更視堂下磨碑一具無
鏤字鄭諸生進曰願賢大夫繫以文予謂聯菴先生
記述工太守疏詞甚高嚴可不朽烏容贅諸子弟復
請曰古所稱說惟及張鄭事無鄧永豐顯且宋詔題
廟額稱忠節實主二公亦未有及鄧公也今堂上列
三木主而額記褒贊止兩公其等鄭氏兒孫私為其
祖則得矣于名義未安予爾然起應曰忠義天地正
氣其人亦古今間生常讀青元詰俊人經云三界之

上多係四種民天賢聖所居如浩劫災劫此諸天人
復生人間今張鄭鄧三公歷兩朝同死國難相距數
百載疑若時遠地異而其降生符合則固如一父之
子一姓之臣道同志得千載一轍無氏族名位判別
也况今趨蹌奉祀者咸愍公賢裔耳過視張鄧二家
子姓不知何所在而鄭氏子弟崇祀二公無異于祀
乃祖也吾門起三公九兩間之當必有如康州刎頸
之摧張許並命之氣交爲天壤而留笑辟于武安王

溪間者鄧公能繼兩先生兩先生必不遺鄧公人有
前後行蹟忠無差等其死事同其勳祀同其佑我王
人除災捍患無獰龍魘鬼將毋同將毋同或曰顯死
鄧茂七亂死事小較張鄭身殉國難孤忠大節宜有
辨乎曰求生害仁殺身成仁既殺身矣即名仁爲有
仁而可分大小強弱者乎鄭諸子弟聞予言廣大而
有怡于心用悅史告神而勒石以貽後人知所秉受
焉

湘燐化碧碑記

潭自順治四年二月以兵服明年冬又稱不庭越六
年正月萬騎自長潛渡圍其城屠潭人以數萬計尸
積起與垣齊平會守帥某提假卒至擣兒衣而暴露
之墮蕃汚濘監巷間橫豎比叠有未亡者欲以面目
求死者狀裂骸殘理此兒皮囊之七日外作鬼畜變
相竟人人相又哭而置之潭非忍棄其父兄親戚枕
藉漫野也法嚴禍毒怨者衆傷殘生者亦有所偷

倖而不敢即也庚寅新安程青來客潭捐貲命僧斂
白骨若干石絡以縷購畝地而稍遠之功且半明年
上人節中叟謀施主拾骸又十餘陀鑿二巨穴納諸
骸其中佈列頭身手足無剝裂倒置厖然以衆死形
作衆生相卜買楊氏之山折某向封大冢二額題湘
燐化碧勒石表道上構旁舍一延數僧鉄以香茗茬
貝度脫此諸泉下人嗚呼此泉下人誠稱救魄鬼雖
至死無憾而節上人昂然以一拄杖子波波吒吒敬

為湘流千萬鬼伯作護持此中佈施功德了不足譚
而其志氣于自度度人何與嗚呼上人大勇哉因白
上人曰世尊不喜親近比丘尼說法馬伏波亦願馬
革裹屍不祿祿死兒女子手潭之皆滅陽生陰此塚
中人皆男子身也生前未必無分賢愚不肖今幸聚
歛魂魄碚起高丘曹蜍李志亦引真乘頓相如爭生
氣于林莽頑孝子順孫貞人義士過是塚而覺乎皆
寧敬毋褻寧服毋畏將有大招之賦國殤之辭踵乎

言而厲興也潭人報予于報九原諸君子差不辱潭
矣節公願成勉[illegible]于不敢不勉

普寧禪院碑記 代

纂志畢有悲予為普寧記者云寺舊為僧會應教帶
酒雜穢今易禪僧主之請額禪院永其傳因節舊乘
得宋皇祐二年所為記失姓名記中止載參常貳卿
張公鑄殿中丞李公秉暨邑人徐君旦與其子洵捐
數萬緡崇修堂殿故事日更闢方外志止普寧寺一
唐總章年間丞相閻立本捨宅為寺處又普慈寺後
委僧守再圖請歸院則立本所捨南莊也又閻相門

院則立本捨讀書處也二院隸五都距普寧不遠始
知立本寓玉山有年前後所施宅院地事極確不肯
舊志記流寓載宋賢甚悉何以遂遺唐立本姓名而
前記普寧亦無齒及閻公捨宅廬墓云云皆與閻文
也會有閻閻公何以寓玉又禁墓于此先後捨宅事
理如何予曉之曰公在太宗時被召作花窰之所花
鳥恥同廝役戒兒曹勿為猶是太平君臣際慨一段
佳話勞而語憤自其偶然其後歷永徽麟德下逮總

新修延化橋碑記

古王制冬官飭役以時察邦國之津梁而除治之稽勤惰課殿最比于遂人理溝洫艸人掌土化匠人營國環涂七軌野涂五軌之制無緩急一也民賴其利遇大雨水不濡溺隆冬不皴瘃井里旱澇可以資蓄洩四方貨殖輪輓之具可以通轉運上助想而阡陌間後此都鄙鄉堡凡橋梁治皆視細人一家事非復良有司專工利涉之本矣往者天下久定民殷富

計潭廣袤數百里中建置大小石梁無慮百數十邑乘紀列季緒十餘家然而邇此後不病歟即病賢艱勤農波波吡吡求索絲桶牢篤了婦遮蔽風雨且不給而暇謀橋乎潭西南去縣百里有延化寺其前通衢跨水作創橋三門石立下專小須各市漲里民藉一葉以代倚負無帰日歲久剝落不亟治金衆不生且病國民其何如乃僧某家衆敬貲命工堅治始自己酉九月迄十一月告成功立石橋畔索文表道用志衆檀之德而白本僧之勤以勸來茲也予濡筆歎曰治梁古自有專官有程期今乃官不暇而付之民民又不暇計而付之僧僧又浴門行山無素封大姓而成之切自條之八信自偏施濟利用之實反不勝其因緣果報之說頗而切破而有功也嗚呼墨氏能功言王道如此不小者其可以迷而去之哉橋去花市五里其廻能樹中尚廻能倒圯數十年而利民尤大頗告市中長者藉斯舉而並濟焉其盛德

事也本橋始事勁事凡捐修善衆其姓名例得並書碑陰以垂不朽

東嶽王將軍紀事

玉山東嶽祠香火雄麗甲天下其廟貌重叠龍象盤繞略與王者宮殿同于行其地問于人士曰東嶽去此數千里獨隆祀于此何也或曰宋南渡後望祀泰山不及奉勅建祠于此以代東巡又問張睢陽何以獨顯于東嶽或曰公為佑嶽神主代泰山行賞罰予兩領之及予纂志閱傳乘讀宋蔡篤江端明元倪中諸記序而始知有神已佑東嶽者為王太保非其神

文人累舉不第能詩尚氣節詩起睢陽尊與南霽雲同乞師賀蘭進明師不出與霽雲同斷指誓復有靈陰棄指亭記是徵也其後神受帝命顯南方為南嶽司錄奇蹟顯應捍禦迨南人崇祀已有年會南安各仲正者謹事神令親雕鏤塑貌如生一夕夢神坐白馬揮金鞭告仲曰吾奉帝勅急移江東水絕處佑東嶽自是夢屢夕仲正如夢航以趾浮行千里卜不叶至玉乃叶果江東水絕處也玉人奉安于嬡水之山

此後救禳多奇驗傳王以七月二十五日誕期四方爭持香火簫鼓喧闐赴會至蔽天日閱兩月乃停以予所見王事本末傳志載如此按今所聞見則惟知有張中丞與南霽雲將軍嚴肅堂上不聞其有王太保者也又有神自十九都至皆為康忠烈保齋公亦云以七月二十五日誕鄉人是則本神至嶽廟與諸神會祀一日詰朝仰迓東神旋赫滑如雷電而人不知七月二十五為王太保誕辰也予告玉人曰存疑

謂所見異詞所傳聞異詞今舊志出宋元諸大臣手甚典確非傳聞者而今所見與前異其義何居予尚測之曰王太保原隸張中丞麾下與南雷同難王既受命佑東嶽後人併祀追始自應設中丞中坐南旁以南雷與王並列如生位若無疑者其後嶽廟毀闢神先夜報土人救護土人值火擁其靈神人鄉各祀祈福忽返此間各鄉有王太保廟崇祀甚虔靈應王或安之而嶽廟遂歲久失攷止遵舊祀不復祀王

亦人情也康忠烈固守瀛洲死國難者其神英毅與
王同將毋以工太保七月二十五降誕之辰歲當赴
賀刻期蚤至翼旦即回率以爲常非必如今所傳七
月二十五日爲康誕辰又云爲張誕辰而始會祀也
予既疑玉人之久祀而不敢沒舊志之所徵徵率末
人像王太保如傳志云乘白馬擐金鞭者人張中丞
側與南雷跡祀無久當日有白衣選江東水絕之事
而七月二十五日生誕其王或康或張衆神靈其自

默識之予不能以口舌爭也此雖祀不關國典而東
嶽廟祀闕米及今惟此祀大而此不知正不在罪予
讀志知之矣又不白玉人如古禮行過反在予因蔚
予此以垂百禩焉

汪文定先生官爵辨疑

玉山人物唐以前失記載自宋顯著凡十數人而汪
文定先生爲最著先生才名科第與立朝大節詳蘇
天爵李壟周日甲諸記中然諸記所械官爵爲宋紹
興五年狀元官至端明殿學士封玉山伯進爵上饒
侯而舊志人物傳止云中進士第一人以論議忤秦
檜歷學省進鎮閩蜀召還爲侍從以端明學士終于
祠宮謚文定不見所爲封伯進爵爲侯之說侶乎太

抑予爲玉纂修新志念舊編殘劣其偏求文獻乃得
汪先生紹興三十二年告身一軸的是宋高宗手書
璽文斑駁墨尧研然中載文定公左朝請郎權尚書
戸部侍郎兼權國子祭酒特封玉山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戸賜紫金魚袋告詞甚明較記所載封玉山伯
進上饒侯之說侶乎太揚當前止因男而後進封侯
爵耶記詞亦不應載玉山伯當云玉山男封三百戸
進爵上饒侯可也且告所稱文定理財以養富國足

用等語皆屬戶曹實蹟覩沐王言著記傳序歷官皆
不之載而止載由學宥連領岡蜀任遷爲侍從終于
祠宮何也夫忘乘紀一己事間見切近況汪氏子孫
至今猶存存者爲之由卽今九十爲端明殿學士耳
今有告詞實因子由男倉之有尸且不復記識況能
雜辨佞伯卿爵之事爲有無官于今存告身以訂實
而又不敢逆揣而忘爲附託詳錄告詞于左以俟後
之博古君子攷正焉

石村文集目錄卷中

詩序

蔡江門詩存序　胡衛陟香眷堂序
張鹿林賁船詩序　張鹿林聯句序
費瞿如古今集句序　費瞿如桃花嵓詩序
毛子霞三遊詩序　瞿天門詩序
陳元孝詩序　唐魏子碧泉詩序
唐魏子燕遊草序　徐蔚子北遊草序

馮立其松隱詩序　車輿三讀餘集序
黃當潮唱和詩序　易無當客湘草序
鄭聖來西園詩序　劉又仲南雪集序
劉幹有落花詩序　劉及叔浮湘草序
曾豫良楚遊草序　陳玄峯詩序
鄭秀子詩序　倪竹呂覲吾十咏序
陳位五支秋集序　易大思白水閣詩序
陶五嶽詠史詩序　廖大隱湘山隨筆詩序
謝叔子玉樹堂詩序　瞿虎丘臥松閣詩序
趙拾霞詩序　唐公嶓微詩序
尹浪仙詩外序　紅梅唱詶詩序
破門詩餘序　四峯和尚詩序
津修寓菴詩序　蔗花桃花嵓詩序
牧夫緑野集序

雜文序

胡石江遺疏序　楊鄂州甘南集序

卜澹菴紀言序　王江劉氏族譜序
四易紀自序　五宗正派序
玉山縣志序　潭志跋
張賓王副卷跋　陳文蔚書跋
丘峻也金石發微說　復尹桐庭書
復諾大師書

石村文集目錄卷中終

楚湘潭郭金臺幼隗著 本名陳 字子原

男　式穀無忝　孫　鵬年北溟
　　式典虞孫　　　鶴年南皋　編錄
　　　　　　　　　鵝年麗大
姪　式廓帝耆　　　鵝年昭大

蔡江門先生詩存序

事江門師凡四年師甫下車七日驅役端束紹臺見臺齋翌日役又至以禮拜師師起謝曰已從白門盡

閱子己未刻詩去取驚心骨臺之得事師以詩始矣嗣是吟風嘯月踏馬臨江舉酒烹茗左右時時與臺俱亦時作詩間較試多士藤命詩題又時越多士獨與臺言詩人遂以此輕訊臺者亦輕訊師一日命集數百人師大書絕句中有遙憐山影外人在驛樓寒之句贈臺讀未竟而人已碎其紙作片片花飛夜乃勵戒曰慮有妒耶與文字交蹤跡不能問爲暗一篋書憤然舊詩其上扇今歷刀兵水火留存詩則濤翻海立陡然氣象驚人也師詩無恆家與會偶至下筆立就屬稾點竄一二字即佳詩成多遜去自示臺外五經兵燹僅存若干問書示人無緣徵寄兩經翻刻亦莫有蓋原本者約臺前後所存又經師二番刪置之自來長沙數月詩往通州時刪過半自通州還越典試武昌時刪之自鄂返尚不能多經刪苦賢勵後更刪存無幾今所存詩纔十之一耳然未刪詩十之六七刪者十或有二三章不如大取不敢乞名人

品題月旦槩呈諸梓名詩存者以師存師不必以詩存尊師也文山詩歌魯公書法至今傳奉如拱璧元龜傳文與顏豈獨文字哉後之讀江門先生詩者定作如是觀

胡衢陟先生香雪堂詩序

天地靈奇之氣以變爲用以不變爲腐風之掠水嵐之涵山夏雲秋月之捲空花鳥之迎時變候極千彙萬殊無恒態無作者也山一丘水一經亭閣數竹景短趣謙觀止此未若山陰道上一轉一絕武夷一曲一奇黃河千里一折一奇拼氣象萬千也惟詩亦然經序風雅有正變風不極變不止雅不極變亦不正非風雅之尊何詞令不及正一國之運率由一人之

精神致之葢變而後正天地之氣聖人之志也三百以後隨作隨變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漢魏三變而爲晉宋齊梁四變而爲陳宋又變而爲初盛中晚唐諸詩人高者蹤陶謝下者亦徐庾即子美太白退之蚤年皆追[illegible]建安晚乃探驪得味各自變成一家言作者之精神變而一代之詩運與變自開闢係氣運之才亦遂背蘇李至倉倉如泉下人無復生氣轉動者故詩之變有悔有疑有節有候有智勇大悟誠不易得也一日莊誦衢陟先生翻刻香雪堂新集始憮然起曰詩變乃正至此乎先生教我矣予往讀先生鴻雪香雪次艸諸刻聲光俱推倒一世今更從靜悟中拏出端倪頓辭用華落盡天空雲淨盡見自家千百手眼不復顧人間世其肉汲相者其焰伯才海水移情之候紀游養息木雞之時耶亦縮汗避舍不敢妄言詩頃倚几席問先生疑時悔時智勇森發時追正大雅步武何但不類衆聞世途濟南公安竟陵

紛紛緒論徒亂人意也雖然先生神僊位中人無緣接俗長君沂菴公祖諦予朴誠惻怛鈍曾可言詩側壇坫幸移過庭訓教不敏庶俾聞知正始大雅之什敬用乞言贅其末必如來命偽爲序則吾豈敢吾豈敢

張鹿牀先生聯句序

聯句起自漢柏梁羣臣獻規畧存古意至唐諸家研聲切律旻引尋習幾如凝敵堅壘各整旗鼓刁斗須齊河焚舟乃克不爾即負負即再討求决一戰無庸也予竊謂聯句較詩有三難詩人負村無類製體各殊或聖或儒或鬼各自登壇元輕白俗島瘦郊寒瑕瑜不掩必欲以命意謀篇鍊章煉句氣韻高妙如出一轍乎則同調之難太白斗酒百篇子美今成七章

撚斷數莖乃至死處掛頭做甚何節思苦吟走入牖甕者何等也而傳[illegible]予使學師以下官下一何相死與則立就之爾予因文[illegible]不善爲詩唐人唱酬不落步韻爾字盼友郡下七才同羽選合振古希有必於杯酒劇譚當拈拂偶別自知長能否不從朱虛侯用軍政依觴追酬逐客予則兼村之說及詣鹿牀先生鷹峯客星帶聯句兩集又厭然自退失言予過矣予過矣此體置與韓孟較劉中將似擬舒從械不輕放古人出一與地者尚無類易因爭手有大小耳昌黎亭石鼎聯句便謂彌明道士羌勝侯劉彼鷹峯客星共地去衡山不遠今其中亦將有彌明隱君子者乎恐亦當從壁上觀袞動慴服不敢高叫聯唱如當日中也雖然微渼昭文公西莊堯藩者君子予終不敢以此體爲易而謂今人定勝古人者先生幸毋苦鄭尚人也

費翟如古今集句詩序

詩有正變盛衰自三百篇下因而分漢魏晉六朝唐又分初盛中晚宋以降幾無詩焉明興作者引聲切律躐躋而上擇提漢魏無遺力翁者亦不肯吸中晚餘波有粹者曰陶詩佳處足十九有王儲佳處是陶盛唐輕處已涉中晚中晚厚處直逼盛唐而上字因論學鮮通觀一二選家分涇別派發如涇渭之雜淆水火冰炭之不相入也當者鼓之遂謂爲王李爲公

安竟陵超此則拒彼攻異而黨同以風雅爲戈矛只承宗爲門戶嗚呼其始哉吾友費翟如私用憂之不敢以今人詆今人也而亦不敢以古人詆今人閒情一卷集唐句也詠懷一卷則兼晉以下及唐而集之聯初盛中晚爲一叙合漢魏晉唐爲一家譬如美錦製而成服不嫌其拔合剪綴也譬如調羹和而成味不嫌其酸鹹非辛也今使讀是集者必欲擇其某句爲中晚某句爲初盛又某句爲陶謝惠連而用僻字

同味于鹹點石溶金着色升質而必試入水而別之入火而判之不已誣乎善乎蘇子瞻之喻華嚴也客有持王荊公解一卷授子瞻曰諸卷皆菩薩語而此獨佛語故佳子瞻曰安矣子試取菩薩數語雜佛語中又取數佛語雜菩薩語中子能別其非是野客曰不能子瞻笑曰昔河陽猪肉美命奴買猪奴醉猪逸去市他猪歸出供客而客嗟賞子瞻又笑曰荊公之解經殆亦客之嗟河陽猪耳予謂今之言詩則亦猶

公之言經等耳夫言經而必分爲菩薩與佛與言詩而必分古今衰盛又戶攻爲王李鍾譚其不爲子瞻所笑者幾希翟如持此論以傳其詩勝于自作詩夫自詩或有傳不傳而古詩必傳即傳翟如矣

費瞿如桃花巖詩序

瞿如桃花巖有古唐集何諸刻及自刻詩稱典麗無敵予與一二同人各爲序以傳歲庚戌予行玉山知魏子已歸館含客瞿如治簿書暇兩人臨風踏月登武安嶺南樓唱和各有詩累月成帙授予讀命序予初延于嶠低僧與　君風雅有況者觀玉山長已開心宕目若帯峡山兩岸巴東岫嶽岡多好音要妙今吾兩人文思綜恬怳發音各縣竹面叩詞潤余在

也因掩卷歎曰予自起湘江越山浮艇所涉好景勝會侶與闘闘筆不能流一語而瞿如早拔旗鼓　赴步闘所得遂如是其趣長其才進其言大古近而謝今觀趙杜貝外高菁記詩不付嚴哥府中長笛兩歯府督名反阻之以傳詩自有可傳不可傳不禁于遇不遇也魏子嘗驚我曰瞿如通材徽獨詩自千瓦什爲時藝精潔可誦法縱肆酬應如滿家吟戲筆倣六朝徽製文訛道人以魏子才目敬佩如是予尚敢下

品題易月旦哉

毛子霞三遊詩序

吾友子霞既梓五遊詩行世凡所遊地即取彼中詩人以序之戊戌秋覲師至潭更出虔與楚遊三帙命予輩點定去取復序行予自度爲詩功力不敵子霞其序亦無有高妙于洪李袁劉諸公之上者獨于批閱子霞詩竊有以窺其爲人夕子霞雖充離匪時負横槊賦詩之氣持倚馬萬言之材即欲治書條封事如馬周齊賢策杖麻鞋慷慨縱譚天下事豈不大

快何乃遭時蹇抑頓悄君父淚跡江湖東野辛酸長鳴浩然空云棄亡誰可時命而使奈何之爐中光之氣鬱鬱在此乎然子霞正爾坦坦更我常照見其逮充景必流連眠艮朋如膠漆跡其爲詩清而懋長古而多風榮迴推索高古微論都近自然人疑子霞自衣馬上將移北山吾謂子霞今日正以軍志吾甘自貞元代降士多附籍鎮將召以收通顯除是謂竊何何無論矣必如子美之依嚴武而若名呼牢走大之依許舒翁而宏聲起寄其間文章亦不過與不遇大彼取此上君子宜何如置身也子同執手田間飯牛乞食以丘首老名觀子霞五嶽氣横已不當異人天半而子霞自重其詩文不輕乎自謂尹知我勝我自知即予亦何敢謂不如子霞哉

武陵瞿天門詩序

瀟蒸之流東下與沅水合曰三湘以故湘中高士傲岸吟嘯與武陵人奇氣器相當湘之南上接七十二衡峯突兀彼武陵又吞吐洞庭八百里橫流瀕洞俱侶不可一世者今武陵有同年瞿天門便謂湘中亦應有郭子及讀天門詩淵泓奔瀉不敢追視已似憾岳陽蒸雲夢起視郭子久已息心吟詠紫蓋之區與谷風鳴泉相響答已耳一夕酒闌人定戲語天門曰

唐用詩取士無論杜甫王維俱不第彼蕭然吟詩被放賈島奪卷作古大白湯中絕調至謂識切太真遭廢斥中間詩不大佳而致通顯累世名不可勝數此物工與不工何與吾輩身世事而的然好之吾與若且老聊用自怡悅後此眡眿子與若家好□即勿研切小伎甫爲造化小兒所抑弄變大受用在天門詩我知言否

陳元孝詩序

風雨蹋湘坡佹然起讀元孝詩目張心惕汨汨吸其氣使上而不宥吾將軼三唐兩晉進與鄴下諸子攻堅破壘摧陷一時也吾嘗苦追曹不力已而得元孝爲助壯之元孝材貌偉若不勝衣而其言論氣嵬涉文章經濟便爾推拓出入高下片辭不輕放人置第一流者嗟乎奇士爲詩固不足以盡元孝即元孝以詩行天下數年居潭將半年而其詩足當若之意

者特少若亦咄咄不受人輕許其詩萧元之劍以錦水淬之颯充焰痕然雖人涪水即弱不勝用元孝持此自存其品以存人之詩詩道其與乎若已浮湘而上登祝融觀日出煒然不足行將長驚洞庭穿巨嶓九面徧閱東南佳氣思與一二故人觀酒高歌于六橋西泠之間後乃還築海南構今古書自怡也嗟乎元孝平負此想有年矣爲徘徊閉水久詩今倦且家居必無復浪游酹賦了看君中州日恤田門大下句

工完句變化使當趨裝貴而逆使畢心來安知九齡
風度與之師表不以異日舉捉　煜如斯人名乎嗟
乎奇士吾何宥以詩盡元孝

唐魏子碧泉詩序

不讀魏子詩者將一年癸未八月迄今三月予方落
落從家投窮林荒舍心力衰疲盡魏子擁一爐舍炯
踏霧補籬菜室自號碧泉主人已魏子作詩之緣種
詩之福已千百億倍于予八月魏子始出碧泉詩投
予讀竟酬哉必力且屬序予讀而驚之驚其詩日滿
百帙高寸許也予懼以俗下筆序魏子進不閱畫下
長沙十日闢筏盡又返淵變翻閱之攻較擎擴不復

見舊時阿蒙乃止一夜招魏子于庭月明洗心覥出
詩點定魏子張口大笑稱奇其奇其句于資者多本
其死處樹巔奇句去者大約皆流于送如是之八一
二大小稍意許予乃不覺插詩中妙韻則則高呼髹
出戶籬外細觀魏子意已不覺罷畢然進又爲滾也
噫嘻予遊魏子久予覺與魏子言詩絕詩眼多多矣
泛泛近但嗣應暗各歲月紛絮並忘不留今言泉詩
猶嵐而隱潭秀浮花淚而叶出根搖其間者惟無意

爲詩詩亦沿沿來牛的魏子札丁丈江湖之句備老
羲田野之吟陶淵明酒杯之韻詩多自具從趣中變
化出入不泛不俚也言已魏子更訂看泉約明発日
花歷昏曉晴陰魏子論作詩寫于竹化作記九月木
葉脫涼風戒金魏子暢然待我予亦請以刪後詩退
步魏子㕘

唐魏子燕遊艸詩序

古風十五國與今不侔也而今分域通行之詩名多
謂刪詩黜楚風尊楚者又謂江永漢廣實冠十五國
楚何嘗以詩爲古今射的哉今古詩家又以楚爲敵
國矣一二增華臣公計六國疆無過楚乎白闢闢散
從盡殫衆力以罷楚師雖有拔山蓋世後起之英旦
夕豎壁壘而不可動興衰倚伏識者悵然當語吾友
魏子曰世代沿革自古而有豈四聲新律亦如勝國

敵已之雜下而五德運會之務厭勝與今魏子以楚
才負老鳳詩名三上燕既捷南宮而後梓其燕遊艸
行世夫爲楚人不必爲楚吟非用以燕變楚也燕則
才人名士之都會而天子宰制之所採風而治也魏
子吞洞庭八百里浩瀚之氣收衡峯七十二蜿蜒磅
礴之奇出而與千金臺畔市駿爭雄不如甘上諸軍
牛耳定執誰手魏子毋寧多讓與魏子曰詩是吾家
事得失寸心知世有手于集欲重戒而者辭抑之有

責予用我法無世法者謹品之有教予依永和聲適
天地敬鬼神者謹而升受之予曰此眞古大臣事君
治民敦俗之道即原本三百篇忠厚之意和平神聽
之指也詩豈有過焉詩豈有過焉

徐蔚子北遊草詩序

少時與蔚子鬬舉子業名籍甚私謂當並轡走長安
上京國胄逐天下才士不爭盟奪幟不已其時學憲
水公王公槖蒔高公長李江門蔡公邇若仲霖黃公
先後奇蔚子推楚材第一旗出行天下天下共奇之
越十許年予小憩家園戒風雨寒暑不出而蔚子以
歲進士雙雙偕疲奴策蹇就予告北行予嘲蔚子曰
君自量生平期許何等縱不效張卿亮馬前上封事
亦當如晉州男子獻幾十字提筐槖席洒泣行市中
何至庇兒一老揩大拾人殘盃冷炙偸取生活乎又
十餘年蔚子謝學博還才盡收山居務屛退久之馳
使索予爲序北遊艸梓行又嘲蔚子曰塗脂娛昔目
不中而又出現澹妝西子邪吾聞北談詩家皆崇品
第用聲華贈貽囊輸金盡則紙貧聲騰咎人云詩窮
益工正恐今日必富乃工耳蔚子窮不少遜予而工
詩比予倍過安知世無昌黎輩推奬孟郊賈島使出

一頭地者乎予讀北遊詩廻憶蔚子少時與予懷都人士意氣勃勃何如也乃今僅以善詩鳴嗟乎皆命吾幾無以慰蔚子

馮立其杯隱詩序

聞善遊者稱天下奇山水無過七閩與兩粵而金陵鬱葱佳氣函關百二秦封又古帝王聖賢迭起之都會予嘗披其圖籍一經其地俯仰而覽弔者也今讀立其杯隱諸什所載遊歷山川人七度幾一過之立其負奇姿出華胄生濵渤扶桑之會門庭尺竹帶山陰跡其與會風流已侶三山仙侶胡乃天奇其遇使攬不盡用其材忽而超羊城走百粵觀漢趙佗伏波之所自出入忽而入威武跡無諸之封忽而泛秣陵望鍾山王氣忽而道關中察周秦漢唐故都之地及所以廢興之由至其地接其所與遊於其瞽或喜或思或哀而出涕舉杜陵流落之愁而運升歌之酒疑碧池頭之淚灑梅風雪之吟莫不發憤而一一洩之于詩嗟乎異哉立其今且皆隻身丁水田含飯老于楚南之滇城矣潭間岸花搖日湖游在皆可釣可歌之域中間慨慷吟嘯不無有人士具有欽降氣

與予輩數晨夕乎吾聞言詩者曰江永漢廣實首國風立其能言詩固當家楚與予輩合矣

東與三太史讀餘集詩序

言詩至今猶盛矣列國觀風推王化必首燕京近聞主風雅壇坫家亦多自北地巨公老宿故士通吟詠自京師至者莫不變易旗鼓才斗如光鄭不識代李郭使耳目一異北操南音擬安歌絃節而揚秋擊節于燕趙間其為天壤河漢不知何但也與三太史負風雷出名家爵自來下筆砥楚南一柱少年聯起翩清華未幾疏乞休沐詔可委蛇束帶出都門居然

王謝家翩翩風流才子不掛一絲胸臆也頗適具司馬山川之氣恢元龍淮海之豪所歷大都舊跡勝事名流晴陰朝暮俱從驢背旅次中鈎取驚人奇句自餘篇走使教予且屬序予驚起謝曰公昨賦新嶽詩已收盡南山佳氣今讀讀餘大集正蘭馬蹄得意看取長安一路貯錦囊公司史職任採風自觀其言考親婿主溫文和厚具太平歌咏之什庶幾規正雅俗與都人士一齊南北同風之治乎予偕文昕然而笑

作倡予和汝若琦判非合詩尤新挺門健逆聲切律不肯自負百尺樓上人諦視官師何其乳水合而施政設教無復見地河漢與嚐盛矣以此救弊是即王道同風之治而鼓吹休明之雅事矣

易無畫岑湘艸詩序

無畫以詩名家數十年庚子冬爲兒式穀傳經愛予宜園讀書盡一月所得古律絕詩二十餘首但一月中情思與命將視數十年不少遜者或謂無畫何私君家父子喜心所感其言長或曰宜園曲流翠竹不華而妍列松如屏序風洛月穀兒好事時佐香茗啟弄柔翰瀟灑送日其地與人皆宜詩或曰無畫負浩然棄主之恨抒賈島敲句之吟倦羽悲鳴長歌累歎

詩窮而工時應爾爾予亟起謝曰千古窮詩人無過子美放其自發潭州流滯湘潭所歷岸花飛洲花石戍空靈岸黃葉擁省樓諸勝題詠絕富自謂亂離難救其老此間此老洵稱善作然湘靈亦善留人無畫其亦流戀石村丘壑吐胸中奇氣退而予之乎抑謂無畫不私予今有詩如許予已私無畫獨謂之矣

鄭愛來西園詩序

古今稱大雅登堂無有不本和平忠厚者後人往往以此求之詩而不知求其所以爲人王楊盧駱其詩非不忠厚和平也跡其言動矩步倨使人一見盡窺底裏者豈非器淺而才露名太高而其實有所未足與杜子美渾涵汪茫光芒萬丈然立言一本于忠君愛國敬友敦睦所歷朝野聚散之塗纏綿悱惻歌哭由中發獨其才優其學破萬卷要其爲人純乎其純

無雕瑕茹毒于人間世也聖來稱玉山重厚長者予因纂邑乘交年餘察其爲人蓋無妄語畸行循循不敢失尺寸于規矩外者自闢西園吐所倒屣納奇士遇詩文佳妙手錄蠅頭細字帙高數寸許常舉示兒孫曰吾將以傳汝輩特此耳間爲詩率自其爲人誠篤而雜以藻彩潤之昌黎所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無愧者君家成愍公功名垂千禩後有與者厥惟賢裔區區小技烏足以盡聖來哉

此葉北圖配補

劉又仲蘭雪集詩序

詩以地盛以遇顯以遊進以年力彊數者失一而爲詩者亦遂力窮氣竭孤行于天壤終已無榮名至附藉氣力貴人以顯孟郊賈島道者[illegible]之嬌窘亦足悲矣吾友又仲家鉅江抱湖山帶江海勃鬱南界天竺莽漾相縈迴已雄海內第一乘福地其父叔起文學煒煒蔚科名[illegible]世其家方又仲生而卓越出人表器觀家諭山水不當意放浪吳楚豫粵間追奇

躡勝極興會一往不休比浮湘叩問石村學究已蒼蒼頭白起觀又仲修髯秀質年才正盛仕方嚮時也坐定出蘭雪集屬予序予逡避席曰予二十年前活艸間了不復記丙譜爲何事屬何色什人乃今見海內又仲一儒丈夫公既前有王令廷掄思恩守窮閩今鄭伯正與漢三下石筍尊職句予勉力就職業一展實用乃嗷嗷引聲切律事小伎何爲公詩固大作摹漢擬魏進忘場揆度公寸不當芸以詩自了不

才棄主流落江湖造詩至孟浩然杜甫無益也家學
具在家山石鼓尚存未遑取蜀中桐柏和之其辭答
云何

劉幹有落花詩序

崑火郭夢薇先生洞庭秋詩三十韻前後洲和將百
家嗣有以上下平聲命意貴韻章名湖才盡與闌不
敢倏忽十易歲花酒幹有郵時易齋諸篇索評序其
一冊三十章則詠落花也是日予晨起巡簷惜狂飈
殺小園春色凄然有搖落江潭之感展讀幹有作高
音亮節標舉興會不愁而妍已但取一二賞玻璨盎注
號珀光薰然醉人惠風和日之中矣予因知幹有井

蘆中人再閱感舊集自序湖庄名勝每夏荷四照堤
柳迎風居然結屋蓮花座上受香國異福與勝友飲
酒賦詩比年河決湖淤此景遂不再予不覺悵然歎
曰君家 百年補苴既然窮形利寂豈椎予名 曰
爲湖錯焉焚波汨盡環現奔奕亂落 小景怖衆具
君不動心悲湖決而念落花乎今幹人湖上中執柄
作者嚮較雨深僕自鬆端念先人為緒聯成就施有
乎天與人不敢悲惻也花落與開開已與落人生遭

此難爲情如七章云因緣尚有來年在莫怨絅錦一
二棲止有一歲一枯榮春風吹又生之意其自處淵
其言紆遠而和平發于所謂愁思之音要妙窮苦之
言易好者非耶若世俗褻于風雅豈非家寧靡曲乃
反采筍言于予知予之早棲澤畔而于落花怡事有
當爾自把公詩一再過與殊勃勃亦不知衰音靡靡
之何從也幹有助我矣

劉及叔浮湘草序

湘之山無不蜿蜒逶迤濱江而叠出湘之水無不澹
衍澄碧抱山而曲流其地可遊其遊者可以爲詩蒼
梧可以祀妃子澤畔可以弔騷魂煙霞可以藏君嶠
嶁可以識字思陵可醉道鄉可詣錦湯可釣及叔之
寓境臨篇得毋會此乎及叔曰天下稱奇山水莫如
蜀予蜀人也扳虬宮而侶猿穴捫絕巘而躋危梯計
予所至莫不動心震魄蕩耳炫目喘靈息而搖靜觀
者自予出荊江過黄陵溯洞至湘悟日綴趣若張錦
屏列圖畫遠近大小引人支搭不日也若亭園池沼
聚觀涉趣乎可探而取可遊也若餓之於食渴之於
飲四時百物之萃滿於天地無所得而無不得也而
况春山之豔香國其中之清氣抵其口之逗造人煙
雨之迷離凝思會境生文緣情至詩發于湘湘許我
予余曰花深簡爾留人漁郎不免矣曰及叔此言得
毋記予惟如字圖示世間乎湘傅矣及叔誠自此大

矣抑及叔猶有疑者謂長古體短近體又苦不多作予曰詩不在多存此日孔子删詩三百餘篇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公旦號多材亦數章而止今一人詩多至千百凡古今律絕又多自謂能詩實有存乎李杜光芒萬丈多至千百不必苦少劉脊虛十四首不必求多詩多少短長不相掩但傳與如是及叔持以往東南東南人士有過而詰予者請持此應曰所得湘中人士也湘靈助予矣

曾豫良楚遊詩序

由粵入楚山自五嶺郴桂紆曲相經□水自湘漓一派相滌洞而粵之東與湖之南又倡風景人物傲岸吟嘯若相嚮答者曾君豫良來自南海出峽渡瀧經嶺下長沙月餘遂製楚遊一帙返棹自潭屬予序予驚起問豫良曰楚遊也此予古今談風雅者宗楚騷君所涉正屈宋悲歌行吟之域而長沙又賈太傅痛哭流涕之所自出也把讀君詩何其婉而正歷落而多風不愁思而衷猶閒適乃爾豫良告我曰吾將具一葉下洞庭浮沔涉漢登黃鶴追尋太白當年閣箕左司之故乃復南還與故人買醉岸花亭畔快讀離騷一過也予又驚起曰君既南望衡嶽收朔霞岣嶁諸奇氣今更東下洞庭衡八百里巨浸長風就令杜二孟六亦當遜君出一頭地君詩以遊進楚又以君詩重予楚人被湘豫良矣

陳玄峯詩序

詩與學道同乎韓退之毀佛距僧而詩工太白子美淵明縱酒食昵妻子而詩亦工詩與學道異乎王摩詰斷婚齋食賈島皎然靈一僧隱叢出而詩亦工夫以眞實學道之心屈而爲詩如是乃至燒豬釀酒狎妓酣歌吟風捉月無損于學道以眞實學詩之心屈而談道如是乃至呵佛罵祖淫房酒肆遊戲烟雲花鳥無損于爲詩頌是解者舉菩提場中華嚴會上一

切稱揚贊頌律論諸有文字禪詮偈說皆道也即皆可爲詩上遡三百下追漢魏晉唐五七言歌行絕律諸名篇妙什皆詩也即皆可爲道崑山陳玄峯始夏質以詩居久之又將棄儒而學道嶽居數月更以詩問予嗚呼玄峯詩如是即用以入道無疑夫學詩而不能通于賈島皎然靈一與學道而不能通于李杜韓歐諸名家其人仰不可語于大道一味陳君靜一而昭徹必將有曉于是者重其意書以是告之

鄭秀子詩序

自楚至吳行數千里自夏徂秋將百日所與往來數輩並簡脫無事教予息機守默逃無何有之鄉自活者予澹然安之一日秀子公車南還見過倉宇氣概岸異驚一座便偕聾甕來邁人予即欲退舍避之而無從也明夜襲予招同步月南樓有詩至翌日同車太史與三函大庶于泉陳百是泛舟永溪詩又至其後登武安山坂蘿望歸雲懷玉稱觴惜別各有詩索

詶和秀子已嚴整旗鼓相向予待濟河焚舟年力衰謝既不敢即退而解甲同伙偏旧脉頭提刀刺刺不休也秀子畏友哉又久之遣使叢雲臥雪巖東歸三詩索評序則秀子年來孤吟合唱發聲振林谷而琳瑯珠玉照滿屋梁者盡一夜莊誦頗疑秀子少登賢書交奇士公車往返窮吳越山水勝妙宜若飛揚跋扈雄視一切而氣體蕭穆音多悽惋沉鬱有俳徊天自詡關風刺感傷者十之七八而傻游間適以二三

豈其中有所未足與或曰秀子揣摩十年見沮廢家居約乏二老垂白朋友願好賄賂鈌如也亡謂造物正以此遲其遇使放浪于山水友朋發爲詩文以自盡其材韓子所謂窮苦愁思其言要妙昧好有以哉異日秀子名成踊清要騎驢躞躞犯塵土下乃折腰五斗屏氣勿使出身息未審彼時百尺樓人更作何等語秀子問進取羔鴈予不敢知如言詩固已摹王提孟行將奏清廟明堂之什爲國家宣幽出滯又不啻以優游閒適見矣

倪實山飄屋十詠序

古稱夏屋渠渠養賢也至予瞻落職倪氏屋以居而猶頻齋問殆矣下至老杜茅屋爲秋風所折兒童欺老抱茅去益苦矣其惜倪先生宦于長其後折節居長又數年庚戌菊月西風折隣墻壓其居僅以身脫久之有傳先生飄屋十詠來教予予謂先生前幸邑時扶傷振乏棠蔭庇一邑寒士今與傭保負販雜居猶不免覆折不知天將離其羣出其滯而使登天覲

日乎抑亦愁其心益老其才而使大用耶又將宣鬱發聲而使自鳴其遇以傳不朽耶今先生彼命北征將破蓬蒿出還視予瞻零落蠻鄉開天壤間然其十詠溫文清遠固與老杜秋風捲屋與會擂筆互答今古矣

陳位五父母支秋集詩序

仕與學相資經濟與文章互用清不隔俗理不失趣端正不礙滑稽者惟邑侯位五陳公爲能自何知之于讀支秋集信之侯之爲詩也根于性情于學尤猶于朋友寄興于舞鶴鳴琴遇事綜攬逐景留戀隨書微發與詩文字盡左宜右有如水與火形相激搏而實相成發爾也上馬逢迎入門簡適風塵面目冰雪肝腸或歎或泣或歌嘯如風之裊煙雲之離月雨之

過山無滓不滌無垢不淨也故頌陳侯者謂其洞蓆理絲利盤錯發新硎其敏無比茅齋八尺官舍數椽庭獄如村庄僧院其清無等吾謂其敏可及其閒暇不可及也其清易幾其度蓋不易幾也積敏與清以守官盡職卽無不足苟處劇地任勞臣而言詩富且精如是自非高閒大度決不能消清洗濯以自成一家言元次山靜以安人而後有春陵官吏諸作服官美布考功不騎踏盛山僻遠而後作十二詩服日卷

嘗論辦天下事在敏而定天下事又在閒撫綏生民之才惟清而安濟生民之器惟度陳侯今日發其閒裕其度久乃使人忘其敏畏人知其清此卽古三百篇忠厚和平之旨息侯用最攻大雅神游于作者眞父敬恭有位爲詩止矣文章經濟仕學無二余嘆矣

郭大愚白水園詩序

余年十四五時汨汨焉許言詩者長沙郭子惟易子大愚耳是時兩君已闘奇場屋予困童子試吟詠唱詶不肯下人謂兩君詒窮郭子者予頗之越數年予以詩受知郡伯麗青王公學憲桑旃高公更號過堵蔡兩先生嶄嶄見頭角予時用文字章句報答諸名下人咸咄咄持短長而私嗜予詩古文者自易易兩君外無多人會根公癸未以抗賊殉難

予與大愚千于白水石村間稱自首交無恙郎兩人窮愁歌嘯亦各用詩取生活悅怡今年丁未約略始交之年幾四十祀計大愚爲詩不下數什百茲所授梓纔若干止曰數君最去取旨不恰君不孤負旨必不自存予驚謝曰君少時師同邑周子伯孔中史雋予根公晚乃好予二人皆用詩役合今讀君詩秀韻不必追周子淵潔不必步根公而蒼深渾質落落穆穆常有予真探苦索極營度不得君時時挺筆露之君乃過予君乃過予答人論爲文非難知文爲難予真知君不能毫髮增益君君能用予知君者更自增益之君定勝予餘人或未易知也

陶五嶽詠史詩序

吾友陶五嶽于綜覽暇輒拾一二遺事爲詠史一帙授予與劉杜三讀杜三序之責予言有告予爲太簡者曰廿一史浩浩如浩瀚而所撰僅是將無蠡測乎予曰史至温公通鑑觀止矣萃二百十一家言滙劉范大家十餘輩閱八載乃成能徧讀者除王勝之外無餘人史向或以多累也嗣後少微新安弇州所纂皆無不摘棓脫漏尚有乎見少况詠史與撰史大選

庭乎李杜充昔高丈詩多至千百中間涉古詠事不數見他如王粲阮瑀詠史叠出阮籍詠懷乃在八十一篇苟非興寄適與古會史本紀非詩所言將何取前人糟粕習迪揣測渺冥胸臆乎或又疑爲合諷者予又曰不然夫以言貨亂是非者謂之矯以意排陷深抵者爲之誣退之所論人禍人鍋止偏此亦敢不戒敢不戒今詠史自周秦下迄大元罕其人皆賢聖舉其事盡流芳跡其撥事諫篇有敬心無悲思有贊

賞無譏議者何謂諷乎白樂天終身采選言論在于共自序云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述事而發謂之感傷夫樂天所遇如此而爲詩諷諭感傷如彼豈宜如馬遷言三百篇皆發憤所爲作乎予前言念有爲訓詁說教予者曰詩苟取賓諫獻美已也彼寺人孟子之什大夫家父之篇其詩刻厲痛楚無忠厚寬綽化子便當删序不應序此詞于鹿鳴魚麗之後矣予曰然其序此以質五嶽

廖大隱湘山隨筆詩序

予去長沙廿餘年苦憶舊時聯林滿座斯義送難諸才士如晨星落落氣噫不下也丁未初夏偶入長客有持大隱詩授予讀驚異之他日賦二詩箋見貽語复進邇潭取讀湘山隨筆囑予序予辭尤進予因報東大隱曰若家號多材記予雅交故給諫孟符公少時神靈挺動無大小牌易所知一二後起詞英俱魁梧倜儻非常吾不知大隱狀貌何似諦觀其詩何乃融融抑抑魚魚雅雅自惟音節直似逼鮑庾清新俊逸而又不肯以輕俗涉元白一流噫乎大隱畏友哉古今詩人以年進歲經遷變老始名家大隱年纔二十許生負倚馬萬言之氣而又堅撚斷數莖之心每觀集中偶對多營度鉤索得勝句所遇登臨嘉會造語不掀倒前人不休持此向往即符李杜學提漢魏無難者高達夫五十學詩皆成就杜陵亦云晚節漸于詩律細今日大隱以楚人作楚遊詩刚止此異

時方剛强仕遊京邸賦明堂清廟放眼觀了長名山大川中外宏肆定復何如噫乎大隱畏友哉逼者天下言詩爭壇坫標門裂戶忝竊冠冕未觴沉船破釜使壁上軍破膽帽服楚人者後當誰囑予老特力憊幸洗眼微與大隱爲新壁壘矣

謝叔孚玉樹堂詩序

嘗讀退之序裴僕射詩和平之音澹薄愁思之音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音易好初心竊是之及讀白樂天王摩詰諸集又竊惟其說以爲不然樂天身都膴仕逍遥閒適其言纖豔不逮流傳人間子父母女交口教授其爲詩何嘗不工摩詰承肅宗興運兄弟齊榮就老輞川孤居齋食漁樵風雪灑筆淋漓其爲詩又何嘗不工所云和平之音澹薄懽愉之辭難

工者是耶非耶或曰樂天年少衰疾三十髮白齒落四十青衫未脫中蒙榮寵晚益褫考摩詰中遭喪亂凝碧賦詩僅以身免晚而有悟乃始絶情婚宦肥遯克終然則白王之遇佀乎始窮而終懽外榮而中戚者耶其音肆好其風孔碩固有繇然也吾讀吾友叔孚之詩私竊又恠之叔孚生長名家子方剛材鋭未中年而諸兒成立慈幃健飯内外完好于于喈喈叔孚若復引援門戸依附青雲塵而垢中何所不得乃

甘耽山水之清音恥終南之捷徑冷緇隱居伴侶烟雲其爲詩也思總而長氣鬱而若無傲心而有静理豈予所謂懽愉之辭工和平之音要妙者是耶抑亦樂天摩詰之徒其遇或不同而其意亦將有合焉者耶叔孚善讀退之者歸乃東予曰韓公此論贊美裴公序中又推本其言以擧佀樂天摩詰夫二公皆唐之顯人賢士某則的的艸野憔悴之流也以之當愁思窮苦則固當以之步白王裴公則吾豈敢吾豈敢

如是固宜叔孚之詩其音要妙而其辭亦易好也

題虎丘卧松園詩序

古今稱書如二王詩如陶文章如韓蘇便謂已至者然竊怪淵明常作詩誡子而五男總不好紙筆昌黎詩成令阿買書八分又若不識字其子昶至誤改金根爲遝狀頭貴過其父而名沒沒王大令自書法必不肯作阿翁牛後人有謂似父書者輒叱曰亦人那得知蘇允明得孟子秘不示于軾及軾竊觀爲文奇父乃大驚予謂古今人父子不相師詩文字畫如雲行天風行水會意具足非不相師固無可師者園子賤不傳韓三子貴顯亦不傳大令子贍各不師其父而名傳古今人父子不相師不相師即不相讓不讓必傳無疑者予序天門詩竊誡長君勿作詩一夜更出虎丘卧松園詩屬予序諦觀所爲詩與字皆疊疊來逼天門咄咄虎丘火攻伯仁如是哉有如虎丘俾倪迺括讀父書又且變易旌旗嚴刁斗如光弼之代子儀斬新改換天門勿驚訝漢幟自天而降也吾知虎丘之能張楚也不易吾言矣

趙拾霞詩序

詩至魏武父子五輝兄弟輩出杜陵祖孫接踵下視餘人絕塵滅影不敢齒行輩幾于以門第主騷壇矣長沙言詩宗洞門伯及同年友浙二公後其從子拾霞年二十許復以能詩鳴辛亥春暮浮湘囊詩一帙屬予序予曰天下侍趙氏之壇坫久矣君乃不自寶惜揚其充流以肖潤以求物色于一切貫人人之詩而尤之卒然無足怪予謂古今言詩有二反而君

不與焉古人爲詩窮益工今但必富而益工富者便梨棗操雀箍約結附氣力大家以顯貴愉金盡即紙貴聲騰故曰富益工三百篇如寺人孟子大夫家父箴規切直皆錄聲歌登雅奏謂詩在乃工今謝和贈答家不豐詞貢諛傅粉塗硃謂益已甚但必諛乃工許觀拾霞詩猶佩蘭蘅挹風露符鶴立無輕肥裘馬氣習察其立言正自黃河汴洞烈風蕩霧俗無遮護不復傾世有皮肉相者當與諛一名于君何居予且老不願以詩和時人齒牙君才志庁異乃能自闢門徑斬削蔓爲家伯兄後起十輩若予知買少重長沙微君誰屬言詩烏足以盡拾霞哉

唐公蝸徵詩序

詩以年而進謂者又謂詩有別才非而能然不安與曾子七十乃學詩高達夫五十始學詩予笑流落江湖耳聾齒落自謂漸于詩律細詩老故稱翁不信然與老友公蝸有道壯時自命風雅不甚嗜年六十外始嗜詩越數年攻擊研摩詩益進壽七十自製二律索予和予驚其言將學杜老昔詩云達夫學詩之年過二十許而于曾子學詩之歲適相當公蝸才力陡

健舉如是徵獨詩天下事寧可量哉予次韻投詩訖東我曰君爲一言告玉山家弟及一二白首交有不癡于苦吟者次第請編和俾耆英會與荆潭訓唱並傳予用是作養生主矣鄒子怡然有會而敬贊一言

尹浪仙詩外序 代

生平稽古慕方城漢水之勝吾幸至其處得見所爲洋洋大國風韻壓嘉屈平宋玉之爲人吾幸官其地跡其所爲登與山而並弔其宅採風問衡嶽湘江之清絕吾獨不得寓目湖南繼觀臨湘嶽麓之山川人物及汨羅賈少之所自痛哭哀吟而十分房楚關所得尹了浪仙湘潭奇士也潭于湖南爲上游跡邑尹子于潭又奕纍名家觀其文章經術揮灑稱意的的

有本原根據接其爲人何乃莊莊士又由由乎儒子也翌日進詩一帙索許序清音逸氣窈裊撩人諷詠至再倏若引予手開衡山之雲眼見清湘之底者咄咄浪仙不將若我移情湖上耶古今詩史家無過襄陽杜陵其斗酒傾倒蓬蓬一坏皆本陽子歸其墓爲予起騷魂而問傳發天下共罪收與予爭豈姑予

紅梅唱酬詩序

詩書言梅率以實而不及花摽落和羹義存比興後世詠梅率以花又畧紅而多言白自但不擇地而產孤山庾嶺驛路谷㟁暗香疎影所在撩人過客所以寄懷而士託其高寄紅梅逍遥藉名園勝流護持鑒別倚朱欄映絳幃若香嬌艷清芯鏆酬視白梅迷離風雪灞橋中品質殊差別物固有遇不遇與張一荀自永陽張司理署移植紅梅一林春寒大放予與唐君魏子張君次杜許君適西招張鹿牀車與三丙先生飲一荀宅雪甚看梅至夜分分韻賦詩相戒日古今詠紅梅自大蘇三什外不槩見餘多儗之杏桃雜豔妖冶附儷失其質矣明日詩成多少不類予與魏子各八首此後傳和者尤多踰年予客玉山晤鄭君秀子出一帙與其兄次公先生合作則和魏子紅梅詩也二公具眼凡論此詩體製畧與予輩同秀子曰荊潭唱和楚佳事移此彰玉山風雅如何宜付梓魏子從其言是時存魏子儀者止與三先生大鎔和尚費君䃅如暨予各得八首餘作俱散逸梓成傳之同人爲紅梅定品題賀遭逢焉

香樹齋集 詩序

破門詩餘序

古稱五嶽多奇士奇不獨僧也昌黎謂衡湘多隱君子隱不獨僧也彌明隱于衡衡之人不知希夷隱于華華之人不知眞奇必隱眞隱必奇求與其人形聲接待不可得安望文詞著述發嘆往來相助乎吾讀石鼎聯句序彌明時與劉侯輩露充若竟夕希夷閙驅驢南遊聞宋高登極即大笑胡盧墮地李弟子還山彼彌明希夷者何與世間文字長短帝王升降而

一倡喜之一倡爭之刺刺不休也毋抑所爲眞隱眞奇者又不在枯坐蒲團老死嵓石必出聲光情聽以與世相接耶抑亦不知知者非其人必避其人即無不知耶予家石村去衡百里許聞衡有師破門奇士也恨相見晚者幾年丁酉冬師浮湘獨深交广盡出詩辭授予讀詩既經禹峯彭先生序爲偁其詩餘一帙責予言予謂彭公以文雄天下公居衡盡胸次皆兒孫萬壑望門接踵頗難其人獨何所見而私一破

門破門奇士哉觀所爲辭援拾烟雲雪月怪石清流山光鳥性朝暮陰晴之態循口信手不起不休而其深指又未嘗不接于禪而喻于道淺人讀之而淺深人讀之而深也破門住嶽眞不負嶽嗚呼士負奇而稱眞隱隱眞不易哉

西峯和尚詩序

詩樂事也自今與諸禪者言殊大苦諸禪者又波吒好與予輩稱說詩邃邃把讀如聞鳥語喃喃不可辯如風雨夜墮皆暗嘆嘆中負諸惡濁趣如醒求醒如啞却礙了不當人意有解者曰此禪也諸佛秘密咒求註便失或曰此兒應對之煩也如高坐道人不肯作漢語聞作及讀四峯詩又帳然嘗曰詩誠樂事非苦事矣四峯爲人風月先霽可愛而敬接對了如一

名士其爲詩娟好秀媚如秋蘭吐蕊初月出林長年住錫攸木忽遊淳質詩于淳之同輩責予序于湖四峯曰盡如諸禪者以詩等偈只數語畢毋用牽塡絮續歲月災梨不休也必有詩安有皎然靈一不切聲依律和平爾雅追鮑謝之逸韻襲李杜之芳軌乎四峯起謝曰吾徒方與一切人說安樂法而諸佛予猥以筆墨增苦惱障業負是罪過否予曰公詩自是西方極樂一接引導師矣其序此以愧諸禪者

津修寓菴詩序

淵中予數輩言詩津公意興勃勃更助予輩言比予輩刻詩津公亦出素所裁定者附刻人謂文字業因詩小伎津公不自洗脫正墮其雲霧中予曰津公學佛不侫佛篤慕好與儒者遊即爲詩亦不作狐禪謎偈以自罔罔人煙雲花鳥縱肆筆端問難質疑無間寒暑如佛所云無妄語者不貢高者不立名相者與文字中不退轉地實行上乘也詩何負於津公儻津

公爲詩勇猛特自詰責曰文字中進步何若予疾下轉語曰彌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何如高坐人了不作漢語異日津公心地悄然處當有予言

蕨菴嵒花集詩序

詩與偈同源禪與儒共貫釋子與吾輩談風雅皆行吾道也華嚴會上菩提場中諸佛菩薩衆宣揚讚歎七字聲音偏滿綿邈非詩祖乎能祖無文字而撥斥臥輪掃除神秀四字了義人人洞徹非詩諦乎船子和尚優游江上明月滿船蜿轉流麗非詩趣乎眞偈即詩眞詩即偈悟皆證聖迷盡人魔判合自人非有兩轍也流弊至今諸方衲子務其偏而遺其全往往

禪本淺而援之以詩詩本荒而遯之以禪至使侏儒狐謎與清音大雅相錯雜識者厭觀之吾師蕨菴即不然師自得法獨冠大師渡湘南棲懺菴片席昔負一鉢出難濃寒溽暑不輟瓢歸洗沐清吟展卷乎夜不休有和以宗旨者娓娓舉眞詮宣示和之詩搖手曰不能久之所與往來詞英相唱和久蕨菴即大小輙應又推騁清脫驚人往寄發其管得嵒花集已成帙矣諸君驚喜過望欲出授梓質于予蕨菴白予曰誠如是無論共將被佛祖呵斥彼皎然靈一劉仙輩還視我爲何如人予曰否否公禪與詩皆無相無相即眞眞必佛至于文人相輕比丘兩舌自古而然世自有具無諍三昧者當必以予爲知言

牧夫大師綠野集序

竣然霸一以詩名而不必禪道安黎幽以禪名而不必詩是詩與禪分塗也遠公喜陶潛縱酒佛印喜蘇軾征談是禪與詩一轍也然使高僧有禪相才士有詩相是猶淺于言禪膚于治詩也必若牧夫大師之言詩疑于禪而非五禪也大師之禪疑于詩而非時詩也有解者曰禪是可說不可說詩貴可解不可解是則大師之神精三昧也大師默然無心應

胡石江給諫遺疏序

少時與石江肩背爲文字偶及蘇大論賈生材有餘而量不足爲不能深用漢文石江憮然曰良然烏有遇主如漢文而太息痛哭如屈平幽憤疾痛者乎詩解之曰漢文自不深用賈生耳當謫自長沙太傅時召入對帝稱爲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固不及帝固深知賈生矣帝詔李廣北征且曰惜乎子不遇時假令子當高帝時萬戸侯豈足道哉夫文如賈生

而避爲不及武如李廣而惜爲不遇時詎廣有知己如此比比如夷吾之遇鮑叔淮陰之遇蕭何其爲遇乜與相必有差等而仲因鮑顯信因何與爲有天子奇其材歎其遇而復使絳灌大臣得中制與大將軍責對簿至不能自明者乎且賈生策向負於漢爲貢不當哭涕而可庸優游歌頌如天保卷阿時乎石江又憮然曰良然踰年石江成進士可理太中部間其推剛折悍嶄嶄行鋒鉅又踰年被擢入都會闕變遜里

一日與予雪夜聚湘利擁衾譚往事悉數某某上昔
爲負友某某爲戕君至涕沾巾被予益敬歎其爲人
自此山居各十年其後受經於洪公薦辟詔入京特
授吏垣給諫予爲詩慰石江曰爾貧賤無攀援見屬
鸞臺魏公貞嫓媚休博許臣稱石江謂郭子不能以
陽城了相勗故人耶進不答予竊之久之石江在幹
滿天下再轉禮科一年卒其明年長君佑咸集所上
書十數篇屬予序將梓以傳予讀而益奇之因予過

矣予過矣予少時與石江論賈生者是其質而後與
石江詩稍婉媚者是其文觀石江前可刑後縮言路
中遭摧陷屠折無算數而尚堅忍拔擢一如二十年
前風采言論乎雖然祇予悲而從賈生遇而從石江
遭時遇主以驕超以疾終立朝人言小言無所撼石
江自晰於賈生何如者今其疏則又痛哭流涕太太
息無古今異也後有傳者必曰治安策長沙太傅也
今其疏又長沙人嗚呼長沙有人哉

楊鄂州奉使日南文集序

吾楚鄂州楊公奉命諭日南道經湘潭潭人士爭見
風采走告曰楊公詩文言語妙天下異材也又曰公
不同辭婿附氣力貴人取贈貽順好大臣度也予曰
公名在四海節著朝廷此已事復何言復何言君君
抑知鄂州爲今日救時之一真稱有恥不辱之臣乎
方潭人聞使節至縮頸喘汗趨供奉某某色目率如
前驛吏輪蹄刻馴伏道左懼不克任鄂州至一切汰

之自湘而上挂一舟敝蓬儽儽後尾兩小艇其樵爨
泊岸花寂不聞聲頃之登岸訪一二故人搆窮苦白
賢有司誡安靜勿擾民而已詰朝溯舟衡湘咽十里
去先是予爲數詩報鄂州區區侈刺潭唱和往話至
是不禁驚喜遂升酹酒今記鄂州日公能如是真有
恥真不辱命矣予幼襲訓話說安延君命大事非有
恥二字可了乃今知廉恥人節喪廉恥人罪本此立
身鄉以此事君今公受命諭日南黎莫俾各還境土

使臣先敬愛其身而後能教發方君長各自愛其身以報天子公潔已如是易川李先生作又高潔如公二公行一邑即一邑受福度經萬里率萬里蒙庥不如二先生胸中灼見萬里賢廉吏可應召問者幾人庶幾管子所謂廉恥張國維董子所謂大法小廉宥治源者與教明之本計與潭人士受言言者唯唯退又惝惘逝曰楊公詩振楚騷上書北太息流涕絲行必有出枕秘示者莫得見否乎又解之曰屈平賈少被

讒忌皆不遂志願今鄂州遭逢聖世賢相虛懷引納時無巡方吏安知不因使臣咨詢論什倘採風陳詩之盛跡乎予楚人雖老且賤又嘗贊鼓軒輶用佐王人獻納之末矣

卜滌菴先生紀言序

潭四百餘年無復講學者在昔胡文定與張南軒徙來碧泉隱山中偕諸子門徒講春秋大義三子皆以學顯而宏又能大父事爲張式所師潭之學自胡氏始者亦自胡氏止越元及明此燈不續今上康熙七祀淮陰滌菴卜先生與文定同里相距僅十舍自淮而南涉只其學鼓吹吾潭出紀言一帙壽梓其亦有文定之思乎先是先生官郏縣與今潭侯雲麓越文

母指授正學極親切數年趙侯成進士先生已還山今其來也抑將有觀風武城單父之意乎予初詢先生即自先生曰學有體有用講則明不講則晦程明道治晉陽修保伍條科見學之大法宋晦菴提舉浙東修荒政立常平社倉見學之大權王陽明擒宸濠讓功不居見學之大勇不然即動如霍光才如寇準而張益州尚譏其不學無術學豈可以不講哉不講學其何以服官臨陣濟世安民哉先生振乎目諸儆

如君言雖然先生于太極西銘天文律呂諸書箋註編簡行將公諸海內有善學者問難啓發叩其端而浚其難通庶幾講益明而學益日富今而後溥其先天下而知學矣

王江劉氏族譜序

予讀王江劉氏譜因思漢醇謹家法雖千百世後猶得宗師其意焉自漢高踐位繫世表而其昶弟呼豐公母爲昭靈后而已名字不傳也然論三代以下年歷久遠聖明代作及當世名臣才子咸無踰兩漢後之追劉氏而敘譜牒者其亦可以油然風感矣今觀吾友若啓劉君次譜牒又何多讓也劉系追出漢長沙定王後安成侯世裔遞傳至九世祖望之公遷洋口以王江名歷十九世祖始分支遷于楚越數傳而濟湘荊沔間蟬聯人物與王江門第相輝耀至今劉之嗣息幾百千輩其能獨力舉譜事繼宋靖康明嘉萬諸祖之業者即上湘若啓君象賢暨浯江諸君皆王江公二十三世嫡傳孫子也猗歟盛哉然予私服譜之以王江名而不借光定王安成也其猶行古之道與狄武襄遠祖梁公有告身可驗而猶遜讓以一時遭逢不敢附郭崇韜痛哭拜子儀之墓當時人嗤

之夫劉氏一族攷自堯爲陶唐氏夏爲御龍氏商爲豕韋氏周爲唐杜氏晉爲范氏其姓有六由漢安成而上賜氏錫胙代有顯人乃者若啓諸君不前溯陶唐次追思侯而亶然以王江名譜若曰劉氏自王江始也侯王封國翳前代事毋庸襲今與予若孫守祖宗家訓讀書積行志顯揚爲當世名公卿足矣若啓瞿然起謝曰唯唯與衆賢兄弟志也是即吾祖宗盛德事也其書之以序吾譜

四易紀自序

十餘年來刀兵水火凡數見予嘗史文稿亦叠見災然不幸無成書有散帙不幸無正本有偏帙凡稿倉卒予力以身命殉之故千百什一猶存戊子冬居寧而山山寧而市市寧而水水寧而陸陸四至皆寧凡所攜笈無大小正帙古今文詞片紙隻字皆散而助秦人之燄沉船予之波久乃自省曰此云劫耶會應當轉云業耶不當再穫後因然而昆明池上新翻之

曲踵與漁父歌頭騷賦之材競作今即無古人聰明文字書何可不讀即不讀士君子何可一日無書然予今日讀書有三難年長性禿目流健失則强記之難親朋一盡鄴架全灰則乞貸之難性慵作楷貧難覓傭則繕寫之難斷自庚寅春孟釘一冊凡讀書取置其右遇辨事異聞即錄餘暇閒則鈍易入故事省文輒書或摘取繁文中一二要字吾餘暇閒則了易動無儒佛子史外傳皆書則事易廣必記出某書處

記某月月記朔望廿則功易稍將以四易反三難碎金勿褻寸玉可珍切比公孫弘通經之始正符其年尤愛高達夫學詩之初尚少其十乎且壯幸又身退不能事家人生產業不敢問天不敢謀人咄咄一老翁習小兒行步甲窗牖間故智廢殘人不始天不忌乎亦可從事不辭

五宗正派序

道一也論者判儒釋玄而爲三釋一也論者判宗教爲二又于正宗下判臨濟潙仰雲門曹洞法眼而爲五譬之水五湖四瀆支流緒衍極無所不達莫不東注而會于海譬之王會凡通都下里僻壤窮陬隨所嚮導莫不北望而抵于京都其後愈流愈長愈遠愈失于是有大宗有小宗有正宗有旁門異趨叛道之爲以說附于宗此興而彼衰此同而彼異此和而彼

攻以承稟爲戶牖以經論爲干戈逐人我以高低隨函矢而遷變究竟菩提五葉並命同根嫩桂二株互昌震旦宗有五而適之南嶽青原則同本一祖祖有六而適之菩提達摩上逮阿難迦葉則同祖一世尊世尊與孔氏老子列爲三而其實儒釋玄則同條一道而道又烏有不一者哉南知大師五宗正派之刻非判宗教也憂其離道而自判宗教者也人不離道則無彼此無異同無附和攻諍攪酥酪醍醐爲一味

融旛盤釵釧爲一金直認如來指天指地後立人天眼傳日月燈勿衣鉢濫予而私竊家乘勿棒喝恣意而褻用當機勿溺護孃兒而輕棄長子庚幾禪藏之眞詮宗源之秘籙也或問正派實義究竟如何曰無妄語則正無名根則正無顚倒夢想則正正斯人大斯久久斯傳而道不壞矣是爲序

玉山志序 代

學古入官記志之不學無術史重戒之予四十服官始悔少讀循良酷吏傳茫昧無據今佀臨流望舟楫篗由濟也有教予者曰史紀國事廣大難據拾志具一邑利害與廢吏治賢能攷乘施治如以右手搔左臂病癢關切功效著見宜有埤因搜舊乘流覽之頗疑首尾舛謬尚匿不敢言一日總漕檄下取縣志澹議恭近事急檢食貨部中纔二三板所載額運數先

後錯誤而脚耗官運一語不及將奈何益緣舊志纂自明萬曆己丑抵今垂八十年藏本磨滅缺失舊聞不足信從毋怪已因訪吾友郭君幼隗潔一舍凡四閱月彼此較讐訖乃豁然曰不分門則事不辨不博採則見聞不通易之華繁文明化成今以典朝纂舊章共窮變通久時予序沿革第一縣吏守百里提封星土風氣山川物產畫疆分治其可不嚴乎序地輿第二有城者都鄉置郵宮室橋梁坊表然後貴賤別

公私協和建置宜次之民重本富國先積財繼此志
賦役宜詳宜核不當如前紛絲無緒欵件運留莫辨
也國有五祀利和人民志正祀宜大小臚列不當如
前先神鬼後聖賢名號放失儒罷混濫也一邑理亂
視官師興衰視人物選舉有如賢良列傳無紀先儒
官爵失實王制不遵幽隱不彰二志可無可正與史
稱載籍極博攷信六藝王雖小網羅古今文詞不少
終藝文志凡十卷卷之目數如舊而列名不同約自

萬曆己丑後至今康熙九年皆新纂補己丑以上仍
舊志稍釐正之然亦有裁冗者有辯譌者有闡幽者
有自郡志採補者有用別本輯收者有因老宿舊家
搜載者予與郭君虛心博受聯備記述不敢傍言妄
作也如有作者世須久乎百廢具舉然後可紀歌之
休績採百家之遺書備史陳詩則然于照此異日賢
大夫事也予艸艸勞人謝不暇又謝不能

潭志跋

遺民金臺曰志以備史纂修非予事也第不被役史
侯序及之凡志不敢言與不及言禹峯先生序及之
予毋裁詞自受備役史侯一出符牒示予曰今上所
徵求與諸大臣伎伎來問者八十年忠孝節義及祥
瑞事紀載惟謹耳予捧檄已揣于中謀于衆而授予
往籍又謝侯曰若孝節義即敬志之檄所云忠忠與
良異魏徵辯之矣故事開國爵五等皆敘勳敘功惟

勳與功亦與忠異諸史稽之矣必錄忠者稽甲申後
或自有人將無如元之錄文山明之錄余闕恢度崇
禮自今一轍乎沈約纂宋書疑立袁粲傳徵齊主宋
室忠臣一言誰與折衷者侯曰唯唯否否予亦曰唯
唯否否若乃徵祥瑞以應圖籙者崇實以奉天有今
古類然必若彩雲之竟見苦傷鬱葱之兒存陵香營之
兆宋與老君之符唐籍紀事特書詒國史非潭僻在
南徼其民悶悶後言祥瑞溺其職矣又攷刻乘多互

紀災異潭溯已亥而上凡刀塗賊雖旱澇災祲眚風
伏雹獰龍哮虎噬人穿稼之厲災不勝書也將做春
秋正例書紀災以示儆乎擬于僭下比東漢諸儒好
言讖緯以示異乎近于誣僭與誣所不敢言或曰不
敢二字足以畢志乎予曰禹峯彭先生序志已先測
其不敢言與不及言提奬郭子矣姑闕之以俟直史

已亥八月朔日金瑩書

張賓王先生庚戌副卷跋

文章不朽歲月如流賓王先生異人哉異人哉讀先
生文實下予睡夢中當頭一棒矣予且老討予始生
之辰爲萬曆庚戌歲迄于今垂六十年而髮蒼蒼而
目盲盲而形貌靡靡類唐今先生卷則庚戌雷何思
先生房所擬首拔士與予年適符爲文精鬱廉悍形
神俱王如刺十指血淋漓浮光出紙上如月吐山如
笋出林如芙蕖褭褭向初日如洪鐘雷鼓突起深山
大谷中先生雖棄此已數十祀正倡廉頗相如爭千
載上稟凜有生氣迴視予六十老人衰颯爲何如哉
鹿牀先生爲先生文章嫡嗣以予酷好先生文屬弁
語卷末予又憶予生平用制舉業六發矢一中副車
竊以爲恨及無有如此文可垂不朽者如何之雖不
遇且老又何恨焉

題陳文旋畫跋

閻立本見索靖碑坐臥其下三日不忍去鮮于伯常公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觀不覺欲下拜蘇子瞻有詩跋云見此與蹟如見僞者眞可一笑甚矣古人之善下而見聞材力的的不敢自欺也如此時之學者則不然便於護己所缺得而喜於攻己所未能歸而矜者知爲牛嚙而弁者知爲馬及引觀於神駒之圖覘月之犀靈奇瑰瑋而彼大怪矣甚矣知牛馬者之鮮

也爪生髮長者橫鼻豎卽知其爲人及希心於羲軒之聖蛇身牛首食艸衣皮而彼大怪矣甚矣能知人者之鮮也夫牛與馬同然爲人而人且不知而況于畫圖之秘希遇之事乎文旋陳君生吉貴其先人以詩學與文旋種其靈私以嵩媛邀其越間中年避亂隱于潭與楊了獻后友善潭之間有文旋也將十餘年而傳其謫者特少癸巳夏朴子于楊了它交文旋見一二筆敬嘆之又索大幅諦觀之歷月餘盡文旋之學眞揔悉括然後知游藝之事深于道而不學者之輕詆浮棄爲可憐恐也文旋畫甚于古嚴于做融貫浹洽而間以意爲施設短幅周緻含蓄運思端委井游一見雖瓷苟遇大屏廣幛與會漫衍罕俛心惟率筆所如無不稱意奇到者人言文旋畫任天分不畫由于學吾謂人之天分猶可欺惟學不容僞試與時輩士大夫叩古今人盛名佳事畧道一過能者什一不能者什九矣要與探索詭異問古今仙佛鬼神

畧道一過能者百一不能者又比比矣今文旋涉筆卽出入古今人物仙佛鬼神變化多至千百名號服乘物象器具叩問如響答卽此已殊勝儉腹盲儒萬萬而畫又毋論雖然畫非眞解人莫爵吾頗文旋敎寫大士一軀宿夜拘奉銷一切患除一切業別現頂身與宰官居士便易作緣豈不大佳文旋鼓掌大叫曰然

丘唆也金石發微說

辛卯閩奇士丘唆也來自衡山訪予于普陀精舍談五晝夜不釋爲鐫晶石章數具見贈報以詩翌日唆也又出金石發微一編懇予序其首頗與雲間楊子修推宕出入剖劃今古而此編又長康丞類上三毫予賞唆也曰凡作文無長短篇遇下筆不太佳都可用刪削作詩無古今體必沉思苦吟練字造句凡屢經竄易取工鐫章則不然方含毫捉刀時心與石只方寸耳自其注于目而運于手如枯禪靜女寂而不動也如神鬼施設感而遂通也如兎起鶻落繫風捕影極縱而不敢弛也莊子所言承蜩如掇列子所云泠然御風者嗚呼深矣其殆庶幾于道乎或曰金玉晶石種種無非器鐘鼎秦漢種種無非法道安從生予曰九方皋相馬至不辯驪黃牝牡庖丁解數千牛游刃至入于無間認著汝手與眼邪見是道離著汝手與眼邪見不是道唆也發微之論進于是請以是

復尹洞庭先生書

某月日天溪禪書來辱賜書教所以爲詩文者皆閫剔宿垢入膏肓而拯救之予退癈久几硯塵寸許無意自淬拭見時輩文字循習蹊徑佀欄鞍耳目間物今讀先生諸集霍然驚喜曰道在是道在是矣古今能文家無慮千百數其真能獨倒一家言者丘明輔春秋作傳馬遷變編年爲史記諸體屈平變三百篇爲騷歌蒙莊鬭虛空談理今先生于潰瀾倒杝時鞭

管萬彙蹴秦而上薄殷周此皆横亙今古蟬聯諸家立不祧祖位他有作者不此傚即彼傚無所短長也至于詩則人人異地分十五國風體分古律絶歌行運分漢魏晉唐唐又分初盛中晚衡絶不同調李杜不相師元輕白俗賈瘦郊寒不相掩忍乎斷然今則不能無同有同心者乃有同題有同遇者乃有同調不同必異己異己者必心肺胃腸皆水火冰炭其爲言論若胡越參商求一詞之幾于道乎于其好合于

聲氣而不可得敢望其一題幾章章幾句丁丁嚶嚶如圭判璋合乎若今所云同非同惟笑又皆深痛激楚相與同悲鳴者也風鳴于谷艸木鳴于山禽鳥鳴于四時一聲起即萬聲于于喁喁俯應而仰和用以感天地泣鬼神暢于形骸敷宣于父母妻子除吟鳴外即萬竅無聲耳目口鼻默塞不出息而死非好同聲也同其所爲一心者而已心不同即百吟韻亦百唾之莽大夫晉處士古有定論矣漢魏晉唐人雖不

同猶不大遠庭今之不同如其面抑又甚焉先生氣概雄千古視海內莫同遇同調能幾人又忍以其同而吝金玉有遐心乎小子下劣讀先生文如從成連遊海上汩汩移情雖不及門亦已折心就弟子之位北困俗下不一緒因奉達瀚惟無以寫評略陳固陋

塋再拜

復諾大師書

讀所示禪源諸詮謂性宗正體是知此知從中中心流出不是純空并智字亦對待不得況雜識乎此義正與吾儒講致知知字恰合而所謂格物即破相教也相性二宗一語道破矣只眞知格物如 鑰其鎖圓明常照一切非靑非黃能靑能黃物來即現物去即空何相不破乎弟常疑諸經多被遮詮掩著無處出路乃知表詮正有歸著在然紐著表詮又是認賊

作子達磨荷澤正未相背也山中有禪宗秘本望時寄示勿謂善財不曾七日繞峯也悶偷兒大鬧魔境現魔已是一重公案大師了不作魔觀即現魔境矣稻子又作字速之入山豚兒入學悵殺老子歎書頻惱兩種心同時并集正須大功德主發佈施心提獎貧子方之結制悵劇將毋同將毋同一笑

石村文集目錄卷下

贈序

壽序

祭文

誌銘

募疏

石村文集目錄卷下終

石村文集卷下

楚湘潭郭金臺幼隗著　本名陳，字子原，一字子原
男　式穀無黍　鵬年北溟
式典虞孫　孫　鶴年南皋　鷄年麗大　編錄
姪　式廓帝者　鷄年邵天

贈北撫劉　歷任四川總制序　代

楚會莫大湖之北，去湖南七郡二州千餘里而遙，故事節鉞重臣非奉時巡罕蒞楚，蹌蹌教政令無由被南微。今上分命兩大中丞割南北施治，劉公持節駐武昌，疑湖以上土地不屬，便若江漢，然水非日谷不相習者。今遙南七郡二州民無遠近士無大小貴賤咸舉首北視曰：大中丞劉公大賢也。小子某獲識之因，誌其思服。何事有士而前者曰：兩士貴，奈士賤賢賤，判乎周秦耳。士乎何尤？楚雖村中，迫兩指上折，與蕭艾等，公苦心湔拔之。昔丁序艸丁令，精易其月且，彼都人士才相磨詩書，北戶相洽也。吳內棘闈有韶

一切議裁省條例最急臨文救過若涉水淵公指作
勤辦粢醆湯茗精潔蕊芬蒙兩晝夜不饑渴而畢業
者數千人受扶植而致青雲者又百十人也有祇而
前者曰湖北連年怒河伯春秋並澇四月麥不登九
月成稻陷潦澤災傷見告所在流移公千里轉糴金
穀灌輸革騎行屬地日督幹吏賚康治藥以濟民道
而西者航而渡者襁負絡繹而赴者凡數月所全活
幾億萬人共乞平政佈惠弛刑緩獄賑施鰥寡癃疾

蓋治八年如一日視八郡如一子幾無間然矣有貿
而前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至言也比歲財源告
竭之微獨本富貧末富亦貧公潔己清孝大者奏除
南鹽行淮鹽永衡寶郡為國家佐理財之術小乇業
備酒使漁薪負販盡飭羣吏皆聽細民貿遷有無自
便至于羣工雜技操能事歌大國薰風而至者市踵
接荷擔道里相望也求傾其言錄其誠拜于前謝我
人曰予楚人也忍不私我公以德吾楚雖然公天下

材寧惟予全楚是賴今天子大計羣吏念前治已洽
會移公督撫四蜀不信宿共將令汝曹南西吾其如
何雖然蜀與楚輔車脣齒相倚負乃者江黃亭永清
之福溪尚無伏莽之戎朝廷正付公沃野天府之區
北控陝漢西扼土蕃為楚南屏荊河襄鄖之郡公雖
身任蜀而其心未嘗一日釋二楚也其受公恩深于
四民今攢筆紀事不能代南人宣幽隱两贊一詞者
蓋公之德滂泓汪濊罔可紀極而南人之謳吟思慕

比予湖北近充覲彖無有差等也無已請代為之歌
歌曰公莫楚邦好音自南雲開衡嶺水靜江漢是羅
敷轉宗動羣涵豁成不言實為梓楠捍衛儒吏中心
是請天子聖神不私南郡考績熙功乃眷西顧維彼
而人來歌何暮帝命孔嘉曰資保傅有知選公受遐
開藉

公繪湖嶽圖送王過客司李南歸序

今皇帝御極六年始親政廷議當省官弛刑以基太平詔撤天下推官百四十員衡州司理過客王公會以例不任事湖南人士惆悵悲怨大呼衡嶽洞庭而籲之曰清興祀河喬嶽二十有四年闕司刑數蕭歷龍飛六載而始得王公人今公去無收逆例命而留信宿者山川不靈不慭遺南土一老吾其如何遽公乞湛濂布衣石村金亭酹酒三行而慰之曰今海內無事天子新與羣吏務息安元元方幸汝冗官冗費以阜康爾民邇詩吾儕小人剖失司理一曹便如此身去兩耳兩目即白晝昏黑走險巇阬塹中而愛戴王公清白吏如鳥失林嬰失乳哀號呼愴如此之迫乎公在職衣不完食不充中夜不煖席為斯人解糾釋結今其去無嫌事而物裹不名一錢淵公笥袖若私衡嶽洞庭而歌歸去者神罔不靈于王公乎哉王公私山川山川豈私公必將發迪英皇聰明彼南徼無廝以我公歸而悲我人也真今日太平事也爰繪湖嶽冠其卷子及唐君魏子綴一序告諸同人各為詩以贈其行

賀劉雲卿父母任潭序 代

今上奮英平海內弓纛矢戢無踰歲月悉主悉臣惟楚與蜀地阻負固蘖芽漂沒爰用兵恢拓其間天子臨軒敬戒曰撫茲疆圉不可黷武其用良吏綏柔之測蜀之隘郘化與漢中要害脣齒相接湖以南控扼川雲兩粤則惟潭連年西陝之師出蜀道驅迫郘人伏莽巢嶺如猨猱哀嚎武豨文訓師用不彰大吏遴得雲卿劉公授以令而需其成三載積成課將報最

廷論正思內擢殊異之會朝命特簡師相洪公治湖南洪公即慨然張遠望曰闢郘地使不萊育郘民不頑而爭避寇者非劉令乎使兵不譁訟不繫賦不匱而資半壁者非劉令乎吾駐節長郡惟劉令其攺治潭越甲午七月公委潭不自叓事其先集潭人士諮以事易一月馬政畢又一月里戶勺三月迪者寧傷者起緝緝烝烝潭人稱治閱十一月部覆馳簡皆至公始登潭之堂拜以事湘人士栴觴張錦始賀潭之得有劉公也予問俗至長不禁贊一詞相拜慶曰今天子延䇿西南御大師相吐握控上流諸師武臣參錯碁置數千里惟潭懸一絲經絡首尾于上下左右之衝無事資轉運供給有故則羽書郵置糧載空之是廑令惟其人則潭治潭治則湖南治天下太平潭其始基矣今劉公理潭纔數月無罷民無荐政野歌而巷謳其民負耒擔糧助公如不及士且成儀東飭除蒿開徑以驅公燕喜邑笑闢也毋曰再遷爲令習

已成事乎毋諛行且備良吏採風之筆倣漢吏久任之選將有拔葭萌湘南異績而進者謹先誌曰帝眷輔臣輔善擇令敢不勤知人得士之誦爲當宁獻

送徐子寧之任汾陽序 代

今上會計之十年嘉與內外大臣諸所以安元元導流德化者惟愼選民牧爲亟詔自科第教習甄擢外一切他途雜進不得予州縣即孝廉學博俸滿晉秩縣令者亦什百不能二三非吝予邑令如此之重蓋銓求能令者之難其人也庚戌楚黃徐公子寧由潭教諭擢晉汾陽令會予假歸北上與徙潭館見潭同人數輩忭舞綢疊張錦堂上同聲投簡事予當屬

詞以餞公予惟諸君之慶徐公也以自今授令而予之知徐公也竊自始交之日及往來湘南間數見公言論風采無事不留心民社舉措恰機宜益已許之素而卜之益矣方公泣任初儀居城南頹剎視文廟將隳荆蔓瓦礫中進諸博士風雨朝夕者故事士負贄一揖掉臂去例與師若冰炭河漢然公至涖之操之劍而淬之又獎提之初見疑繼見憚厭見乳水融洽雅雅魚魚氣象蒸然一變矣潮以上惟壬寅二年

苦西山縣役所在見窘潭故多舊家士族差徭彈壓蠹卵不支前令凡不便子邑子弟者推之公公曰是吾責也裁闕秩推有無縱弛上利灌運下不苛縲繫拘囚士賴以寧記一歲中催輓更戍民苦吏吏亦不容不苦民煩公解疑釋結招綱苟活者無算公復但完士更能安民自是潭民慕公 如主伯亞旅饑寒痛苦時見告而公隨事拔濟已如家人子弟無復差別矣居久之公度時可爲將議修學私計廟堂門廡

廢具盡遷用大作即不能有功先三儀門示表大明倫堂聚講習次大成殿殿費重工浩須合力暇乃克其年三門成又某年堂成又某年始建大成殿及東西廡列士俱告成三工皆公運一心一手撙節而大成殿規畫精謹不虛糜旁貸一塵一粒尤多奇癸卯應聘滇南分考得奇士五至今稱滇文闡闢者稱徐公潭士自癸未迄今戊申阻亂失養士具盡除前例優免無敢議公率多士力白邑侯趙袁益持理論定

都各二人人免二石歲率三十六人復其身以下輸年按冊免役以爲常自是潭諸同人科條前事勒石學宮表公功不朽今公挾利器以施于汾邑若夜光之耀月千將莫邪之出土王良造父之造車合轍就康衢而驅駿路殆無幽不燭無堅不攻無纖怪恒阻不洞達也彼汾莫何幸而遇兒公雖然公亦何能無一言以惻潭人潭人教我曰徐公爲吏必以卓異徵內而卿貳外而仗旄秉節皆去潭遠必無以楚才治楚地者公邁往其肩垂治譜諭此土長若師一如公所以佐治施訓者乎是即宋胡瑗湖州課士之績前開濟助教六部舉王佐之一時也公微笑曰謝無俗車子引滿大斗進徐公知公之終不能忘潭人士也願合辭遮道而受公一言

湘江圖贈唐魏子之任玉山序

楚以南惟潭于先朝稱冠蓋邑凡成進士授詞林臺省列九卿八座者十數家唐氏父子孫同時嵩三人皆用才顯清興越二十有七年魏子始以辛丑甲第迄己酉歲奉命令玉山宜魏子于一門一邑貢稱第一流人無疑者時維秋江平漲蕉風蒸波魏子車騎張道諸同學子無少長合餞于郊酒三行老友郭幼隗把盞停歌指魏子登閩公山而望之曰吾與君受用湘上雲烟花月閒幾三十餘年君今起爲吏其將謝山林閒巖石而以動名烜赫從事乎抑亦領湖湘清絕絕取錦灣岸花一杯水與玉溪君了綠影相接乎湘之水源于華嶺合瀟蒸沅而吞吐日月于洞庭天岳之間其爲器也清而辨濟若而有容能清則人物不淬有容則渾涵汪茫能役物而不役于物以君少負異材歷中年登第又起九載始授官湘靈毓公公報湘靈苞孕久而施設大其見榮于今日簽任

的的矣諸同學推善辭舉贈予前尾言曼引無庸也
為圖湘江一軸備行笥而並其去以待名公巨卿之
題詠焉

贈鄭二尹歷任增城序代

古之仕于邑者晉秩他屬邑士大夫為詩歌具餞贈
也邇友遠別賓朋畢集把盞握手刺刺不能休情也
予于鼎翁鄭公忝同氏以家西北官于潭幸同地計
始仕之年迄今先後言去又同時自五六歲解絲治
劇左旋右折凡功過俱相長相規又同道同心今公
以功由潭丞拔授增城令先予行數月而予合寮采
數輩暨潭邑諸君子張錦稱賀酒三行起敦命予一

言以贈其行予竊記公之受潭丞也潭自昔稱劇邑
路五達輶軒驛使日數過徵求符牒較他邑率數倍
不幸有事令與丞無濃寒溽暑不僕僕塵坌洶濤間
雞鳴風雨影接形聯逆旅隙駒倏忽六祀邇者西山
之役予不避戛戍楔械而公負愁戒柿航具具遄先
啓行凱旋勒勳均無曠職公之于丁事可謂勤矣凡
貳于邑者非負犖望率不能出攝他邑公以清硯蒙
上眷發硎借箸屢試輒前凡一署鴻水再署梅山所

至皆有廉明稱擢畢還潭門庭孜御湘水照人公之
于吏治可謂愼矣長沙隸十二司牧通者分治南省
惟潭去中丞籓臬百里而遙令與丞儼儼籌書期會
中安民務上非重有守又能幹辦治懼不克負荷公
任樸誠忠謹夷猶于盤根錯節之間無悅容無矯志
無阿曲詭隨協寮寀于予而喈喈與鄰人士莊莊而
落落磬不苟同而毀亦無由涉至公之于持身可謂
約矣公起家明經以急選攺丞茲邑俗樸其材飲冰

茹茶遂砌不移楨天子明聖擢幽隱拔公于石門西
樵之域浮丘白雲之間乘清時而展驥足增江人士
必有望中騎而來迎送者于讙宣告曰此潭中良吏
吸取湘江一滴水來需活汝增人益燕山鄭子所謂
勤王事者也愼吏治者也能守身以約者也患發貽
翁之化自北而南而今且又東彼海表矣萌以是爲
增城賀

送謝鳴玉北遊序

遊可以爲學乎謝靈運伐木開山窮幽闚險而何
出子美辭官就蘇流落江湖而詩史名子長周歷天
下名山大川而史記一書制立千古遊可以資治乎
六國諸人皆縱橫捭闔以亂六國而燕蘇秦不足論
馬周失志新豐醉酒走長安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
前盡稱足用青州男子瓣麻帛席獻三十字皆切中
時弊視彼齷齪小生呻唔傴僂守窮巷死不一伸息

者何沒沒也吾友鳴玉蚤歲負奇才遭時鬱伊徧走
滇黔兩粵所至必探奇蹤攬名流踪訪彼都勝跡謀
篇綴句克滿行笥萬里還家不刺刺顧妻子需居無
何復告予以秦晉燕吳之遊酒間予請鳴玉曰古者
六月興師在乃歌燕喜受祉君乃是時歌出門行乎
吾聞沅湘秋色一往撩人計在六七月中方自常武
出荊江叩兩關百二抵太原逆問北道主人走馬京
都望西山爽氣倦則逶迤吳越豫章買舟而南也予

田舍鄙人敬壯君謝不及君請徵詩同輩以贈鳴王亟謝曰北者西北數郡歲不登內外大小賢良謀救荒不給置予遊食輩例等予曰否否夫爲道而遊者士君子之畸行也爲貪治而遊者卿大夫之所裨益也君處不失爲子美子長出御可與馬周齊賢北肅事主但恐謝公小艸時不復憶有湖山遂志如僕輩者還來訊問否予請志此言爲穢朝鞭矣

送李皓白道士歸衡序

三氏聖賢無不救民濟世者自儒而外玄氏見諸史傳功尤烈玄之學本于老子老子主清靜無爲而民自正崇用教聖人淵默以治天下小儒鉤求其說而不得私竊其術爲黃白吐納以治一身其實孔氏師老子而老子不能與孔氏並尊學老氏者小之也厥後子房師之以治兵漢文師之以繼統曹參師之以相齊故漢之治比列代爲最若乃毋忌于高之幽邈

文成五利之妖邪大中祥符之罔誕夷甫平叔之任放其學不本民而反誣民不濟世而反禍世非老氏悞之學老氏者悞之也今之善學老氏者青州皓白李師爲最著師自天啓甲子中遇異人授五千秘義嗣是棲蔡嶺遊京華置身王侯將相間遇刀盜賊難鬼子魔氏皆挺七尺身轉壞劫挿三寸舌碎鐵城所歷危險無算數所拔活至億萬餘人今已厭濁世而棲衡之九仙宮以視疇昔間事亦似棄白守黑捐雄

守雌身退不用者然跡其前後傳敍以合於老氏道德之意其又不誣民而救民不媚世而濟世者歟予觀古今道流如陶景弘陳希夷東方曼倩三丰鐵冠諸人多秉帝王顯運而寄異術世或弃命山中或胡虛際也或逍遙仕路或游戲行間議者多以此揭古時世泰與今九有一域泰階靜平咕呻將無登羽葭耶鄴侯之秘留侯許出武侯之略謀乎在卸其必有所得冀其歸而來告也道人孝無匿白雲解處而使予失言

贈滌昧師初遊序

予交昧師十餘年記初還潭時予馳逐文字聲氣滌昧輒空所有牀几筆硯香茗之屬雜沓應付無纖毫留難久之余到萍昧師亦不能自主其精舍淸玩屬予是客予亦忘其鐘聲梵響猶是家館郵亭也以故遠近人士問交郭子者卽知有滌昧世屢遷而儒術薄予方有事瓣瓢笠竹杖破蓬蒿出滌昧曰刺刺母老弟弱號出家又不捨家一日予詰滌昧曰泥牛不求離苦虎口不免投身誰謂世間深重恩愛便縛著汝屬諸弟善事阿母而汝以男子身辦出世間生死大事臨江捨筏出宅辭車試問摩耶夫人是誰超入聖域阿難愛弟是誰證取上乘越頭橋兒饒是有情世間孝子悌弟汝過循用意訊讀祖門風何佀邀貲爲我取曹溪一滴滌應器千山兩足萬里一瓢莫便拚作守江漁父寫山畫師心頭悄然時返錫取箇中報我汝行矣予亦從此問渡矣

壽長沙太守錢平甫序 代

今天子純禧不弋戢而紐西南之學以萬數海外喁喁然胥嚮風投命其頰師武臣力剪櫱芽而貲轉運無過楚湖其全勢地大賦繁無歲時得寬貸奔命者自湖而南無過長計楚十七州郡共轄二百萬而長沙即得五十八萬奇是長以一郡當十六州郡徵發期會凡十之四嗚呼爲長良二千石蓋難其人哉錢老公祖筮仕自豫令晉太原二尹累功擢長沙太守

守長五越月所屬十三學博拜公初度張錦于堂而徵予一言以祝予廁史臣務考實請徵公治行以勸不朽有自予者曰公爲豫令會豫反側四起公提桴鼓倡義怙良不假寐援孤城數月哽其吭牙使不得搏食兩粵事定議者猶持短長公晏然几几卒得異等論功以此爲辭可壽也予曰此公武功也又自予者曰公爲古晉郡丞其地左恒山右太行襟控四塞五原稱要害難理公佐守治劇理絲皆游刃辦治入覲奏績天子奇其能始擢今職以此爲辭可壽也予曰此公文事也又自予者曰公淹通博洽爲博士弟子員即慷慨應世如范文正以天下已任及數遷吏了如已然事不辭難不吐剛茹柔扶危疆而勝臣荷如出于將莫邪而割几肉若驅孟賁烏獲而搏獅子也以此爲辭可壽也予曰此公天性學力過人也繼有以予長事其白曰長沙失太平垂二十年從者射狐之雄解紐弛網吏胥蠹貨苴儒士不敢與弁賈齒

公至一切剗剔之按冠帶以禮遇士以誠孺民以仁治下以明獄豪買大猾以肅肅然使十二邑延頸流服聽仰靈麓屹如泰山喬嶽不震不慄也頃者西山與綠戍上符徵役三千急有令期公督諸軍公發機歎曰吾身許國凡任盤錯茲行誠不辭獨念前時有事滇黔滿漢雲集自長發裝者定後朝議加意芻牛稅長民稍稍甦今幾何年而發綠若賦若是如吾民何下令諸屬亟議里甲烟戶均派之以裁農困諸農

人乃始收召魂魄有爭務插不去此鄉也枯木已乎揩筆瞿然起謝曰所以壽公在此矣夫公之專城捍敵恢平寇孽者公之才也公之通識彊幹左右宜有者公之學也公治長先持大體鎮繁霧及發大衆先務安農使民不輟耕太息則公之心也人臣惟心爲能養國家數百年福利之氣而保此身祺壽于無疆漢武時言利諸臣奉法如不及兒寬獨時裁潤俠與民相假貸民恐失之謀夏以最帝奇之進左內史唐

代宗時元結爲道州刺史菩上有急賦春陵行惟曰吾寧待罪以安人明年賊四攻卒不犯此州而退結名益奇夫兒與元之心皆公之心也心于過惜其身則自不暇惜其民心于惜其民則亦不遑計其身而反有以利其身故曰心之善氣民之和聲也民之和聲天之瑞應也予撫拾公行必有來轍軒而問賢良者當今良二千石其誰出公右公祺壽木艾內部不時至予且挹香亭雖老之酒升一爵以豫爲公慶

壽鄭若愚先生序

今上改元之朔大輯天下羣吏而辨治之是時潭侯敏翁課最當入覲先是有報太翁若愚先生來自京師將觀于潭者侯慨然喜曰亇不獲覲省賴家大人憐寡昧而即予治將肅以報君者移于親局問焉一日侯與潭人士舟拈太翁舟行數于里度白八月至十月二十有五爲太翁誕辰之日宜至潭舟期遲太翁不至侯于是日不按籌不傲慢言邑及昏正位庭

內酒三行拜祝端序就子位敬卒親舊僚吏燕喜竟夕無弛儀潭人士方揚侯度溢于耳而未忘也踰時太翁至遂乃稱觴張錦懇祈所以慶太翁以樹侯者而屬予辭予曰若祝太翁宜有詞僉曰太翁居帝里膺華胄世封才名行節冠當世今壽逾七十自北而南浮洞庭望衡嶽起祥風于丹館生寶雲于露臺庶幾天上老人福耀咫尺無用褰裳濡足乞箕海籌乎願爲太翁侑一爵侯自辭太翁南行嘗念侯惓不任

勞劇侯屢年佐軍南征勞最著治潭嘗月不假寐邑完好神氣滿憩穩太翁見侯彊仕加餐難老樂托願年有餘矣夏爲太翁侑一爵太翁有重聘鄧公出守沅陵郡方迎侍丈人竝駕長安太翁持不可獨自泝舟而南游洞流覽涉秋及冬吸山水之華滋永烟霞以朝夕太翁胸臆間元龍淮海綿綿浩浩偃仰養恬無極也頃爲太翁侑一爵三祝已乎乃綴節安歌進潭人士而美之曰若祝太翁畢詞矣抑又知太翁輔

侯以長養潭邑者自今日始乎方鄭侯之撫潭也行若隨坐若思偏僂而俯循無黎藿務蕘不諮詢適太翁來新天子所䕃知爲良吏以敎奏于上治者若興若除若平反理系製鄉無大小不斷潭人自此蒸蒸臻治躋春臺而親白日矣予請浮大白以賀潭人于是太翁持爵起侯曲拜用予言以中祝曰吾聞求忠臣必于孝子若敎孝子夙夜其底豈乃忠潭人士洗盞更酌既醉具舞暢然知鄭侯誠能事父母以父母

潭人也敬繫此詞以壽太翁

壽車香南先生六十序

邵陵與三車太史前年假省就滌沭其丁未夏服祀衡嶽將以明年之春告北行自祀衡逕越三月遣使裴詩一帙走湘潭致辭曰育與兩兄備有爲家君今年十二月日壽六十家祖母范明年壽九十敬奉香帶祈于神求添兩老人壽算減祈嶽非遊嶽也予聞舉諸子張錦堂上舉觴遙望而慶之曰吾輩所以致祝辭于香翁將在是矣夫衡爲楚南巨鎭應天文玉

衡之分秦漢間寶與衡俱隸長沙郡長沙予一星繫軫宿下上壽考子孫昌故亦名衡嶽爲壽嶽也南方之人生而備奇博大至期顧秦艾稱其身以昌其後人者祝融之神實司眷注之邵去衡幾一百里許其爲嶽靈所鍾滋息加被車氏先葉者已數十世逮于今又挺生先生一人先生少時才名蜂湧常冠軍驚座恥從齷齪小儒受繩尺每品九龍泓洞部十九嶽爲第一流人長年無事一舟雙艇拔待山川个雖甲

予一過耳目聰明神明挺秀率爲詩古文詞合英擷彩竟體煙霞幾于神仙位中高躅一座者舉此爲壽先生宵爲小子彊盡一觴乎先生曰否否古今文章事業惟傳之其人爲難先生起一經口授俾兒脫去行墨多從吟風弄月中摩頂付與義湖十爭誦其文爲循山艾予家吉今日鵬飛鳳翥冠絕一時聞其緒起不俊威指玉湖家物眞氣嶷嶷來逼人先生此將直可抱膝頭覺開別墅將諸兒孫舉杯拈髯笑傲桃

花文竹之勝樂托永年耳以此爲壽先生宵爲小子彊盡一觴乎先生又謝曰否否小子于是滿引大白載歌且舞就先生几而侑之曰尚書曰福先稱壽必溯吾身以及生我之身百年齊福萬千萬中無一也先生今年六十稱黑頭老予奉侍堂上皤皤黃髮九十太夫人膝下列坐諸兒若孫壯者三四十齡少或數十齡稱翰林學士舉孝廉爲清英子衿茂指餘孫磊磊落落遶膝下爭扶鳩杖索香源飴糞宣呼兩老

入星取滿堂燕喜先生此時將毋解衣戲舞肯曼聲徐引舉小子輩上壽一爵以壽于太夫人乎先生不禁展顏離席亟起受辭曰唯唯如是君輩壽予予稽手以壽吾母雖然予何能然凡此皆君之賜神之靈也爲予取酒酹地率諸子北向稽首以報天子而南嚮以歆于祖祉

壽劉若啓六十序

韓昌黎嘗謂天能予人以富貴功名而不肯予人以閒宋儒又論五福首言壽次富次好德而不及貴何哉近代陳眉公亦云清福爲上帝所惜予歷攷古今仕隱出處之際而知用世者濟世也出世者疑于忘世而未嘗不濟世也濟世則勞勞則瘁形若神困一身以資天下諸葛武侯狄梁公于儀光弼張浚韓世忠其氣著矣若乃商山採芝富春把釣彭澤挂冠梁碭就傭南安遯跡之數賢者未嘗不濟世而不樂以身殉之是故其福甚清其心甚閒其身不必都貴顯而其人實無不壯耆皓首垂百年無事而流名譽于千萬禩也竊觀劉先生動履佳勝益悟宋儒之說爲有當又惜昌黎眉公不及見今人如先生者相贊許予因其壽爰紀實以祝先生先生少時主詞場壇坫推鋒推陷運輒冠軍壬午同舉三傑惟先生蒼松古柏歷嚴霜不凋壯年有省闈提試公車還謝餘人開

別墅廣圃方沼客至宰鷄日引優兒旻聲俳舞舉八
白浮𦨴擊鮮以爲常計歲租入供奉苦不給然性寬
脫賑施約乏即空𥫱篋洎如也公世籍豫章大族近
敘譜牒欲刋東山祔推重公領之益務屛退時宰數
前請幸教謝不敏里猾餌以公事急搖手曰勿復言
山居課兒孫論古今人事得失及今日變化教士所
以實資文治者何在益身雖忘世而心未嘗不主濟
世也遠近稱頌公者僉曰劉先生縱肆山水友朋間
其閒如是蒙淸羸如是不必富而好施如是只須造
物添幾籌算耳今先生壽且六十矣所閱滄桑浩刼
正侶東園角里從人間遊衣冠鬚眉甚淳古不當取
香泉難老酒奉公滿引一觴乎公笑謝曰吾方與同
輩日泛淸池娛絲竹永夏日冬夜勿攖欣樂遍君乃
眉眉論年齒長進不敗人意耶予曰智者樂仁者壽
夫子之言至言哉人生除山水外無眞樂除山水眞
樂外無眞壽壽生于樂不樂即于萬歲與深山木石
龜鶴無差等洗爵進公幸强飲乎且僃百年觴率諸
兒從公優游綠野問養生主矣

潭庠師生壽趙邑侯序 代

古之王治儒與吏不分職政與教不殊軌周禮黨正州長皆掌黨州之政令教治下至比長閭胥上之鄉遂大夫均得屬民讀法飲射糾過失而勸誡之故民可爲士士可爲吏吏可爲師士與師吏懽然如一父之子歲時伏臘相勞苦年齒月日燕燕獻酒拜慶相噫呼其天性然也秦漢以還儒與吏判而爲二州邑長吏治民施政令博士文學掾課士司教訓至邑子弟視父母蒸蒸漫然若不相涉者予私心愁然憂之

竊自備員史館及出按諫垣欲係上風俗不效腐遷分立儒林循吏列傳而又未能也既幸今上尊崇文治崇用士林司民牧一修豈弟壽考作人之化而吾又未即見也戊申春採風于潭學博徐君敬率秀士五十餘人張錦堂上將以三月之吉祈予言以祝趙公予不禁起舞謝曰猗與盛哉潭之儒與吏其將有同風之治諸多士視父母師長真猶主伯亞旅相遜序無彼扞隔乃爾乎夫潭爲上游劇邑名臣才子實冠湖南又地當衡嶽之墟真位南離文明司治上應玉衡彼中人士蹇蹇異魁梧秀傑不羣之氣而官其土者非有卓犖瀟灑矜高能賦之材亦不能與山川人物相雄長趙君吾同年友也記其秀出義昔崢嶸之區蕭容矩步莊莊由由吐詞潤金石淡物如飲醇家居以人倫師表自負其施治必將有士林模楷之儀徐君率多士朝夕從麾治析疑送難羣心忭舞今

乃躋公獻酒效父老子弟之爲蓋將藝視吏而以諫詞塞望乎抑欲予恢弘王化講官師政教渾同之治俾湘南盛事聲垂不朽乎宋慶曆間范仲淹議建學校其時胡瑗教授蘇湖舉經義時務課士湖學人才冠天下今趙公固有志齊文正者徐君自視于胡瑗何多讓如是潭治烝烝海內觀化天壽不格雖百年必世可也公壯且強仕素又期願自茲屢進諸士滿爵獻公其幸志予言以備信史

壽劉惕菴使君序 代

寶與長郡縣雖不相隷屬自予家邵陵幾二百里經上湘又二百里始至長故凡上湘之風土物俗人士之淳美與夫吏治之綱條宜暢實稔長蒸沐獨蛍而耳目覩記邇近而教與予自束髮應舉迄奉假省往來湘上無數次胸中所欲給陳鄭圖貫策無慮數十年思顧一見循良之吏綏寧此一方人而未易遇也乃今于惕菴劉老先生庶幾一遇之方公之始涖湘

也有教予者曰公賢人也至郎畫劃前政弊陋釐剔之無遺力扶植樂觀者滿闤闠湘人共斐生予應曰姑徐之久之又教予曰公真賢人也治加術言動禁令不移初予曰謹志之又久之吾友若曾劉君進教曰吾邑有大賢人公職史採風入告若斯不隨予始就問曰初之自劉公賢者其跡也繼之自劉公賢者猶其名也君篤慎君子稱其人必舉其行君無各辭劉君續述曰為吏督貢供惟正雖小苛猶急公也乃

者不先公先私遏徵比至桀吏先籌刻色目項科條覡立鈴弱里之舌常輸鏹十不得一上正供籌里稍持不可非呵責即盡捲比籌以進湘民以此析骨稟鄉井者無恒來公曰是烏用父母者為焉禁抑不非盡剔諸弊不可爰革加耗拆封平兌積萬至兩無錙毫羨餘入也爰除陋規毋遷自上認至卸役自愧贈至私賄庭無人門無包苴也爰辟囂訟釋結以理御暴以情銷頑猾以正以嚴刑不濫民不縱枉也辛亥

秋災公齋度步禱烈燄中日三度民乞公休沐公不止卒獲雨已而雨足蝗蝻起卒無秋是造物者負公也公慮歲歉暴民不時興蛍晚單騎驅窮村野店問老幼疾苦察非常若廣漢摘姦者民敬憚如神然是記公事行一二可見耳其不可見者公以敬主學以誠動物以積行育德課士以愛身惜物濟券民湘人士今且鼓歌忭舞張錦躋堂將以重九之後二日觴公五袠再拜請太史繫詞以祝太史能無舒好音而

揚盛德乎予聽其言進交其人而益信其果如其言也微獨賢益古稱有大德者與惟大德者爲能享山阜岡陵之頌而爲天子惠養元元于無疆召公平格姬呂大年富平汾陽香山洛社之儔其人皆龐眉皓首寫圖流頌至于今不朽如劉公者非其流亞與然予攷劉公出巴蜀其尊人某先生號才傑前任晉陵耶有聲今都諫雙山公又其親仲弟泰山喬嶽波瀉雲雨敷天下家學淵源公纔見一班湘人士何幸蒙

棠陰膏雨越淸典三十年而遂覯公一人乎予請灑酒濡墨爲文壽我公以壽湘人而報天子矣

壽董衡陽學博序

天下惟士與民有分轍而治天下惟吏與師亦各有分曹國朝建官設職無文小皆殊途雜進獨學博一席非孝廉明經毋得與師不綦嚴且重與雖然學博得其人爲重得其人而適其地遭其時爲尤重今南郡衡翁董先生以一代偉人官湘潭淸絕勝地而又値長沙諸臣公倡明道學之時歲癸丑季春先生初度潭士屬予言以壽先生予曰是誠可以中予三氣

之說矣予家邇潭邑竊聞先生言方行矩動止閒適爲人多靜思無躁志多默無譁多霽月光風無烈風震雷湖南至爭傳有濂溪明道稱王子秋各上臺嘉公文行離俗絕塵舉聘黔省所得士皆典麗雅博嶷嶷見頭角者見先生之人勝也古稱楚多才湖南正重離焱發之區文明麗天烜煜下土湘潭實中處洞庭衡嶽間所產人士率斲跑宕潤無泯泱畔岸畧不可羈屈先生一意純之以經術約之以德義而猶懼

之以肄習容與文列大家詩宗正雅一時燕蕃儒業化被湘南刊弊起衰厥功爲偉是先生之地勝也抑先生有厚幸者伏遇今上英畧廓濟文武二塗併學宮會大中丞盧卿宣教化將求嶽麓院長亦如祥符間周式主教事而潭侯趙慨然修舉隱山岸花諸跡將與先生求復古變今之治先生于是開拓心胸瀟灑送日間引諸子等碧泉鳴珂舊里跡文定南軒之所自講論出入登壺山石塔問陶士行臨江駐節所

與溫嶠王導誓師恢晉者一一覽乎俯仰落落然橫戈把筆右赤舄而左鷹揚先生此時自視與韓范周邵何多讓豈非樂育人才之盛事而太平千載之一時乎予持此以報潭士潭士再拜進敎曰公頌先生洋灑有辭矣尚猶請所以壽先生者其如何予曰尚書稱五福先壽傳記言壽必歸大德歸仁者惟德與仁已見前事毋庸贅先生壯登賢書以制舉文字妙天下青雲蹴仕膂力方剛家居堂上板輿迎皤皤太母

背前蔚起盡玉樹芝蘭即人間世備福無以過從此龍驤虎步歲月增長朝廷將求老成于楨榮張蘭之列異日必有望見先生龐眉皓髮設几杖列東序坐者猶是今日昭潭學舍愊愊無華一廣文公也潭士其識予言稱三觥滿注以壽請先生舉手受爵無辭

壽李公恕二尹序 代筆

天子以百里之命寄予邑大夫邑大夫分其寄于丞與尉尉視令地分稍漏惟丞貳于令視一邑事無不當省問然苦勢嫌而位逼其才或有所難盡然亦無憑藉以自媚于人故傾佞聲者無古今遠近一轍至爲丞吏非甚盛德涵濡于百姓而膏沐于賢士大夫歲時燕喜歌頌終丞之庭莫得而見焉關西公恕李君眞澹寧君子也丞予潭凡三年潭于湖南當水陸

都會殘劇視列邑十倍潭侯趙公每言公日食嘗十棄七筯月率無數夕解衣褫服今公以丞佐趙公事不靡而勞勤絕不咄咄持短長頗意其人沉雄勇毅負彊忍力者幸相見間低首拱手行步儒者也因詢其細行皆曰居已約御事評專不喜言論晤際口期期若不甚了而中大了了視人畏傷矜慎與物無町畦㱣㱣析緩騎行市若涉冰淵虛已受賢如臨師保予瞿然起敬曰審如是是有德也夫爲吏以才自見而人亦見之惟德侶無可見者然其人必愿靜端穆如養木雞聲色俱寂如抑土鼓華艷不形潭之爲邑侶以尪人被文繡縉絲中無有也而人實競觀不有君子以救栗布帛畜育之潭其有起色而丞其能奏績乎己酉秋潭邑師友紳士將以八月之望壽李公五袠而懶予爲詞予謂才人不可壽而德可壽王楊盧駱其算幾何吏無大小如能率己職爲今上牧養元元者卽能受山陵岡阜壽考無疆之休漢武初尚奇

節擇相屢不淑其繼專用石慶家學醇謹有萬石稱其騎諸吏多以嚴酷敗兒寬時哉潤狹與民相假貸民稼屬輸租不絕更擢內史效古證今吾輩居官亦各自愼所守如何耳守之固上自卿相下迨百司庶事履其位思盡其道聽于天不聽于人究竟可以完名可以報君仰可以養生李公爲吏庶幾聞老氏靜一之說而能喻予春秋大年者予因諸君之請而書以賀之

壽總戎武振宇五十序

戊申嘉平月朔予治裝北上津諸君子以壽振宇武公序爲請僉曰武公魁梧奇偉楚傑也豐頤博髖顧盼咳唾應千人人人相恃爲一邑長城此可壽前者績湖南以廉靜治諸營蠲弊庇其德而生聚者幾千家大鎮瓜州合淮徐暨江南千里總擁甲公默受撫軍節縛取健兒生置嚴城下事定論功騎過得休沐此可壽武又曰樊噲髮指眦裂項王喑啞叱咤彼壯夫

誠雖下人武公與人解紛釋嫌赴人緩急約結如不及行步謙會談笑退若儒者其儒行伯段太尉此可壽予亟起應曰今天下無事天子厭烏盡弓藏方與海內講武觀兵習安樸久治之略武公今年幾五十何不怒爽奮力方剛時爲國家馳驟經營奔四方平定固乃坐臥湘山與諸老人優遊歲月稱觴上壽罔嗎爲樂乎諸君子曰否否范少伯才非不及伍胥也而變姓名以陶朱老儒世忠才非不及武穆也乃卻

將佐以西湖遊宴終彼范韓者蓋藏其身全其名而養其天年以無訛累于人世者也漢文帝謂李廣曰惜乎乎不遇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廣因數請從大將軍至失道光武謂馬援曰念將軍老恐不勝任援乃據鞍顧盼以示可用李蒙訪議不自明夫文帝固深知援臂光武固深知伏波者使兩將軍自愛惜不盡用其材宜以餘年謝侯封乞骸骨何至脫誤生平之業重傷兩主知人之明哉如吾武公今日其材能

足以致身其遇合足以希主共交遊足以取知已而附通塗緊錯一試鋒刃全收芯潭水以汪洋覺獄尖而憩息此不可謂不知時而任運者夫知時則自能養時任運則自能轉運影祖大年佰公千格南五十而引養之此可壽此與可壽矣予受詞畢罷酒上祝曰予因壽武公而始知文帝之知廣光武之知援二公或不自知也其不自知者何也傷于老不知止也益知少伯之勝子胥世忠之勝武穆其所以勝者何

也勝于未老而先知止也然則武公方五十而稱壽固賢于朞頤耋艾而稱壽者謂年方長而壽算可預必也吾因序壽而得養生訣請伸紙濡墨而暢辭以貽同志焉

壽季咎菴太母楊安人六十序（咎菴是年晉奉天別駕）

吾友季咎菴由桂林判累功特晉奉天府治中自南而北經萬餘里奉母楊太安人歸養于常時及丁未除夕泊潭岸抑予盧爲別予以歲臘守祀先墓失展待明年人日得咎菴書及所梓壽母一編讀畢敬歎曰異哉母德之隆才之純識之堅當與陵嬰賈母知與滕倡復齊祚者先後爭輝烈諸文人不大聲彰槩舉此爲壽亦不朽而乃屑屑敘兒女子悲懽聚散兩沈後揚之論以相掩蔽乎方創初公之殉癸未賊難也太安人與諸孤伏艸土忍死須臾間是時咎菴雖少然屢冠軍驚座才名籍甚賊大索國中十許日頗太安人保護不及難事定卒詣咎菴曰湖南自此將有事汝父死有名能張大乃事者惟汝汝重自愛此土無益擇地自靖勿以予故困志也咎菴于是踰五嶺周兩粵朱門蓬戸海鷗石虎自此蹤跡失志者凡數年記辛卯冬咎菴訪予于潭城精舍敝衣垢面圍

瞿然償也予航之歸趨見母抱咎菴痛哭曰兒在吾復何恨予所以言言兩日拾遺穗不苟旦夕者恐兒輩志業不遂累先人遺緒點顏兒泉下人耳何憂貧病爲然兒出時遂有以高蹈踪跡媟孽者非俊疑傑危事也去之便咎菴于是負母走夜郎白馬五管六詔間取升斗供養然心鬱鬱常有所未足會師相洪乘鉞開滇黔太安人亟起從臾咎菴曰時至矣爲國爲家爭此一日趨皈命咎菴遂盡生平所學按策

應師相師相大奇之奏置幕下咸用經術佐軍諮艸露布文彩皆出羣僚右凱旋上功籌咎菴遂以首選破例得判桂林郡受事六年咎菴純任廉政東走永衡西走寶僕僕如郵亭旅客皆撫何廷論察知咎菴君賢勞可重任晉秩乘天府以本職往太安人又教咎菴曰吾聞奉天今上股肱郡天下名區才了稱藪澤麗區汝果才及年方剛展布經營起吾家衰緒正在此勿毋爲念謂離家萬里而刺刺牽裾不釋者蓋兒女子也咎菴收涕受命不敢言自離潭時特敘本末縷縷一紙爲予言予報文苑舉酒北望而賀咎菴曰古今以母德而成其子功名者不可勝數如太安人才智純美因時審用始脫君于難中解君于危終更教君一心顒名于上都重地君才言太安人成就君更奇勤慎遄往勿重門嚀幸太安人纔六十膂力未艾天祚我皇必將相佑太安人兒齒難老俾咎菴爲國家培治本根保安孔固于萬斯年也請以予言

爲使臣異日之券

贈張鹿林先生太母趙夫人六十序

予客玉山晤鹿林先生爲庚戌夏其去太母趙六袠
之辰已六年所鹿林念母德積累歲月不自勝亟向
所爲乞言一紙懃懃屬予敘予觀其言沉痛隱惻重
自悲不遇懼顯揚未遂而無以垂不朽者然予無文
無以彰吾母計母以士女行從太君玉鉉公主繼室
先是玉鉉公元配某舉二子長鹿林公次某早失恃
依太母劉時母弱齡即代太姑備中饋善撫鹿林與

仲弟有慈惠稱踰年趙舉一子次伯仲稱三佳兒母
偕少長一心鞠視凡浴櫛紉綴饔飧之縞勤劬周視
如精氣神附于身無抖合久之三子行視亦如毛髮
肢體無痛癢呼吸不關動也玉鉉公性嚴諸兒自定
省外不時接言笑母爲飾餐錢具酒集合諸兒侍一
聆玉鉉公說書史忠孝家言至夜分母色喜然竊視
鹿林君間有所闡發讀書凝凝見頭角即私相語曰
能大張氏門戶者惟汝用綢繆々凡闡淤彩綫急辛
瘏茹苦無間也又踰年鹿林成進士授楚常寧令寧
[illegible]而俾率多窮長吏治數歲母聞兒爲政有聲始就
[illegible]養齋居薄粥慈陰藹然纔及葬會小吏以奏計受
給得過累鹿林走京師而母已負痛東下迨兒蒙恩
放還寧衙倒候代而母已遲望白髮倚廬皤皤稱六
十觴矣嗟乎天哉造物于鹿林讀書作官爲報厚薄
何以而鹿林自視報母德先後厚薄又何似哉予莊
語從臾鹿林曰公幼失恃賴母慈教成海內文人居

官俸祿薄奉養無時年過甲子失拜慶燕喜微君負
母此造化小兒負君雖然視天夢夢後當自定今朝
論不次擢賢良前咎非自致誰略諸者急繫麻鞋持
片紙以苦兒心瀝孤臣血告天下有性氣人必有爲
太母彰隱德者恩榮褒錫獲一字壽千百世母取儈
文喋囁呪筆就累萬言無益也鹿林亟起拊心北望
再拜曰嗣當如君言

祭趙洞門年伯先生文

嗚呼生則榮而死則哀非人情耶骨肉順聚則榮中道喪折則哀富貴還鄉則榮零落歸首丘則哀又豈非情耶同道則同樂同樂則同悲宋玉招平賈誼弔屈伯牙之憶子期平陵蒿里薤露之懷田翟或爲良朋或爲師弟子歎有思而哭有哀抑又非近情者耶小子輩之哭先生俱不然夫爲生死而二視者遇也爲離合貴賤而殊情者鄙也爲良朋師弟而攻中者

悲感愴悼關乎一人猶泥也小子輩之哭先生俱不然先生功名在朝廷姓字亮海內外處負東山出迎司馬坐言起行動罔不宜先生之德業可謂有成矣官京師廿餘年通究天下之山川風俗讀盡天下之異書耳目聰明才思周浹牙籤翻閱目送心怡文士接門如望洋搖心震覘先生之文章可謂有章矣交天下巨公才子千百輩如交一人與一人交自少至老歷成敗得喪無間一心凝者共之疏者摯之

睚眦背憎涵而揉之賓至輒飲飲輒醉醉輒淋漓歌嘯詩詞妙麗皆滿長安先生之于友朋可謂有德矣貧時負米百里外養親無失色艱難經紀諸弟讀書婚娶皆成立及貴顯千里遺書課子弟勵節敦行無門第慢容先生之孝友可謂有本矣拾擢荊棘時先皇帝拔之儕輩之中立登臺班兩贊都憲危言讜論嚴譴不加今皇上獎用老成特晉侍御史不半月捐館舍蓋祭䘏典加意不忘先生之遇主知可謂有終

矣小子輩所以呼天愴地哀嗚烏烏不能已已者念今日奉新綸措諸大臣儷長沙爲湖南勇安億萬姓諸大臣又數宣一德蚤作夜思併力爲十二城先兩晉乃不獲乞先生餘年久蔭朝端爲外臣左提右挈聞諸大臣垂念先生至太息涕出湖南數州郡億萬姓思先生至相對失聲小子輩呼天愴地哀嗚烏烏又何能已何能已如謂先生兩丈夫子中折貽諸孫無留物身後婚嫁繁細不完嗚呼悲哉一死一生

反覆霎雨俗情則然如先生交要有是爲倒𨵗朝廷
及外諸賢麥舟持贈骨理纏綿銘鍾勒鼎仁幾必傳
無爲鄙論獻笑先生

祭鄭太翁若愚先生文

嗚呼人際鼎革易代之會居龍蛇爭鬪之區承簪纓
世胄之隆擁子姓繁興之會而能都華顯康壽考以
封始以贈終求如太翁先生其人者乎將申紙濡墨
寫其萬一而又哀與涕落腸轉腹悲即攜詞而無從
也頗憶太翁休暇家食時先是邑侯長君敏翁來治
潭年餘謀迎養告使行且數月矣及太翁初度之辰
慾期未到侯于是日停治事偏家人禮北望太翁再
拜酒三行于庭誠敬孝愛傳聞涕流越數月太翁至
乎同諸子張錦合樂延見太翁豐姿脩髯魁梧奇偉
人傑也踰時侯命諸于佐太翁劇飲夜將半翁起行
酒各前數爵不譁而懽是時視太翁丹張色欣周折
中矩眼光炯炯屬餘人尤飄然神仙中物也久之太
翁喜潭靜乎歲無事欲策杖行野侯難之太翁婉語
曰吾以遺老視潭子遺皆吾子若孫行將問民疾苦
弔死傷訪賢良卓異爲家使者佐一臂不乃愉快耶

後遂有跡太翁善行數告者曰某日行某所施某事生某刹提獎某備某日捐酒粮告戒某吏指詳激流出至性共人敬聽佩頌至于今不衰予誌之私慶太翁老且健俶厥幾狀助邑侯久道之化將俾朝廷獲收循良考績之效以慰潭人也居無何有白太翁且臥病予詣太翁數持醫藥哺活人又善導引行氣且有功德及民宜壽命增長不踰月而太翁竟遺棄潭人蛻去一時父老子弟匆匆匆匆咸即位哭又屬予

兄弟會哭哭已予謝潭人曰若亦知太翁取于天者奢而留于後者尚有餘乎方太翁受前代封食祿厚受今天子官令子敷政南國又稱有聲踰七望八簡玉彬森彼視人間世何願不酬何福不備而尚觴膝紅埃之塲不逍遙白雲之鄉乎予牧潭以得徐觀鄭侯且晚當應詔拔擢還燕必有來相抃慶者請謝曰吾翁自北而南宜召公之化由畢志願今始歸首舊丘瞻就雲日也天下子足頌侯之孝即侯之忠太翁先生夫可怡然地下矣

祭寓菴蕭尚先生文

歲重光其麗天兮千丈平赤奮若届南炎之[illegible]
會旃蒙與協合慶告朔之明旦兮羃蕭蕭其提[illegible]
天人之遄征兮儼靈化之於赫腸輪轔而厭[illegible]
愷愉而鮮拙乃泣湘瀟寒芻螭牖罷春停葦牵[illegible]
里嗣芻驄趨沸零如雨悲咏載歌抑悼且舞訴我公
之大降兮誕橋陵之帝山躡尸毘之仙趾兮[illegible]
之嶢闕懋蘭芷與玉華兮輕重譯而怡顏何[illegible]

轔息兮蹉跎王質之復還公乃垂英自東壁兮瀉洛
源之靈液登新仙之廣臺兮盼麥背之占柏顧嘉嶺
之巍秀兮撫提仲淹于咫尺悵濁世以辭榮兮覓乎
杜甫之遺宅爾乃徘徊五原之城徙倚百花之塢度
漢庭之恢張慕今茲之廓寧心秣岵而躊躇兮靈連
蜷而返傾抑閶闔而雲舉兮整玉帆而徐步將追公
于化邑兮尚逍遥于紫金疑余龍之羽化兮尚寄跡
于淵城將辨音于虢郝兮或夷猶于姑射之泓不謂
白雲難著片鶴無侶招捄吉陽之羣俯仰軒轅之里
望烏咽兮泉聲哀嘆蒙恬兮悲歌起人景仰大雕陰
悲不絕于令子某也不才以令莘谷荀氏八龍賓家
五碧我公多男挺英維十聲振天衢德冠上邑比世
忠之純懿兮又振振乎彦直較延慶之令聞兮更繩
繩于先世垂棠蔭于湖南兮盼退飛乎雙鳧史播筆
而流芳兮乘綴美而磨石雖振古其猶生氣兮公何
不妥夫皂歹

祭總戎全完吾文 代

嗚呼古者元戎閫外捐館舍至有兆天變星驚櫪馬者至有動主哀罷朝徹樂降輦步弔者至有還近望碑墮淚不絕者况某于將軍則內表兄也其恩誼篤摯猶同氣也累歲月不相見兄即如爲兄時飲食燕笑同臥起則骨肉天涯也嗚呼痛哉豈今七月之秋而竟棄我長逝耶某聞訃一號竟絕家人持抱復甦甦更悲至今不已吾兄覩某躡蹻一老耳痛止一身哀止一門烏足惜吾兄其忍捐今上渥綸特授鬱林蒼梧崑崙之重任不一瞻戀乎其忍置廣源海徼谿峒諸蠻民之愛戴不一撫循乎其忍棄將士凄風冷月蠻鄉瘴嶺之饑飽寒暄不一省視乎吾兄如忍此其遽棄某弟何疑嗚呼痛哉某俯而思悵然遠望約畧吾兄生平功烈决知今日軒渠含笑在帝左右無疑矣公年少時提三尺劍躡風雲從眞人起萬里外西征南伐所向無前繼乃還定中原整元戎驅逐五嶺百粵閩垂聲名竹帛跡其豐功不伐佀大樹敢人無前佀伏波潔己清操用兵誓不妄殺佀曹武惠天子嚴甄別手註全將軍爲海內武功第一人海內禀禀公生氣不沒茲即旦暮死猶賢于曹蜍李志輩生也采罷篤不免兒女涕泣撫棺一痛者念吾兄丈夫乎倜儻負大志內和外輯荷負國家事俯可兒今主眷甚渥旦晚當以敍蔭授節治舉師庶幾阿翁神靈赫濯將與衛公武威武襄諸名賢變現白州銅柱間保西南數千里無恙某雖老又當拭淚洗目百拜且弔而夏以慰也

祭石見五文

茲茲吹萬華判通塞勞夢生存冥歸守默時危命賤觝項踢踴有覺達人妥幽不惑惟君之生葆孕百福麟趾鳳胎覽輝華族幙地席天蕩胸擴目手摘星辰下覩樸遨一徃呈能纖凝去腹自稱孤疚蹄悼心勞納交滿座用下埋高燕京吳越結佩賢豪聲生勢長接系風騷龐金鑢覩吐唾毫毛絲縷平原壹發綈袍倏丁濆亂挺括矢激汗漫洞庭吞天陷日風濤相厄

中作霹靂行迷二妃豬山大索君覩海陽願循順逆呼天祈佛澹寧神魄攫龍馴虎不失寸尺豁然無諍曷有怵恤逆君中道行方智圓八八位中用遯守謙侍母山間取酒烹鮮強半齋食輔慈棲禪摩顱依膝用佐飧眠或時除徑村侶纓綿濁醪雞黍品笑銜烟流傳井里譽慕仁賢君有二難階除森秀湖上掄英降心求舊思風言泉滌穢滅臭摭場擇斤鳳棲絕構拙匠旁覩縮手雙袖君心欣然守中受祜符契要道

仁者有壽嗚呼哀哉覩天夢夢德星蒙埃攙鐏青黃維木之災靈均賈少當世疲駘自古長沙不願為材歷今千祀而始昭回君沮志願薄霧驅雷述文垂史以耀將來乃如吾人相憐同調歷劫逝波身首紛漂奇君西歸日時螢料倡洞人天嚼窺要妙英嗣振世追風神驃白馬素車盈門朔照冀君歆格顧予窮寃復舉軒軒不頓以笑

祭趙年伯母張太夫人文

嗚呼漸漸靈麓苒苒始秋英英白雲厭厭黃𥥆于時太母北歸首丘爰集同譜溯游湘浦一束生芻告哀靈戸告哀伊何瀨南自今母德覃厚爲名臣婦爲文人母翚徽徽鉅用彰不朽始自方州時維權瑞摧剛爲柔先生凝然石虎海鷗太母佐之貞順好逑陶勤孟朴須友林丘時維革命霧驅羣匹側足窘步雞鶩飡食失先生炯然終風慧日太母佐之矩矱秩秩嬰廢

陵興百不差一時維總憲沸羹蜩螗人瞻麟鳳乃在瀟湘先生毅然抑陰扶陽太母佐之告夜焚香闢門整笏以先起行嗚呼悲哉太母之績贊相君子有銘有誄國乘石史我人告哀不寧惟是我哀如何其在丙戌南譜裴英羣心北望趙氏連城百川倒海五味調羹劍看龍化烏和鳴嚶母心豫介亦如先生後有窮猿哀投邦里太母撫之傾筐倒屣訓兒諦交鼓歌燕喜念此涕零斯人也否其在癸巳湖湘騰波犇龍哮虎劍戟網羅縹蹂毛羽安用斧柯先生秉憲一月三捷衡嶽雲開洞庭波措實惟太母拆淪弊柎漢鋼泰灰千里不劫天清地寧萬古奕葉其在稀齡母偕遊空維揚明月易水瀟風化城容渠仲子偕通雙輪南返影息震東愁遺元老二難扶躬汾陽聲妓房杜賓從鸞鳳仙音絲管鴻寘近絃感愴慨慨忡忡若乃母儀維百載耆勤石伯也吾友支牀御背我死嚙生哀踰嚼昔黃麻紛藻經史篇宅香紊蚓頭龍光咫尺

搜務焚黃自天題碧太母惟然感惻竊恣嗚呼哀哉

尚饗

祭長沙司李元配胡夫人文

夫何長沙之多沸兮運終古而駿脉天不予以揆正兮陰與陽其遞代謂湘娥之祀黄陵兮鬱風雨而長痒即女須之嬋媛兮延佇玉笥以永恨也王軼其行蘢野兮愁荏苒乎秋旻委婁光于星域兮啼凝竹乎湘濱固好修之易替兮怉獨侘傺乎夫人邈秉靈自仙宅兮跡羅浮之廣野延大鵬其無垠兮登眺海山以抒寫接慈陰于洛迦兮悟正修之般若惟夫人其

秉姱節兮養世美于娥娟相君子而匡正兮婉順好于前賢高揚風于香亭兮畢不襲臭于花田雖千里其折玉兮豈思蛻跡于歸猿乃我公之永離兮正鞅掌于黄粉累魁磡之遺賢兮惝悵門去于隱曲豈意鸞鳳之中逝兮先厭濁世而蹤倚將周游于洞庭兮溘埃風而從二妃中紲結而難改兮蹇效紩而陳辭冀帝招其中訴兮隨爽淵而變偎悲陷胸而腸斷兮冤夕掩而上馳我公返自蒼筤兮聽吹香之飄忽疑鳳亭之遺音兮將駕部路于貅岑憶安期之濱海兮靈藥遠而難揭無葛洪之丹砂兮邅蹊鮑靚之黄白問何姑之悲彼都兮援神人而餌雲母何長沙之獨有此山兮紫氣浮而北守夫人其胎息于靈化兮殆寓目乎九有固蟬蛻于湘山兮仍廻視于丘首走不知其猶太息兮念我公之慘傷德耀杳而少君兮隱之際而難勤月將沉于湘浦兮花已謝于秋漢憮文德之麗華兮望海泪泪而難量酌潔粢以比潔兮備

隩葜而詞攄謂招魂之在楚兮步羣起而聲咽夫人顒而願解兮雲中舉而歸說

祭史邑侯太母文

夫何零霜之暫結兮殞湘江之落葉悼羣心之交感兮悲秋聲于永夕乃慈侯之夫侍兮嗟衆母之歸室哀弱子之綷縩兮北諸孫之卹恤又焉取夫宋玉之招魂兮與江淹之彩筆乃謝我侯而陳辭兮賦逝初之已遠惜愠惀而絓結兮鵬騫舉而翼垂附九霄之南遊兮嗟故鄉之仳倘思負母其遠徙兮假一枝而暫棲旅蜩鳩而北德兮寧辭枋榆而去之爰駕六龍乃驤四馬銜洞庭之長風凌衡麓之廣野時寄慨于白雲假爭措乎大廈敬聽清湘就養下邑人慶有家公嗟何及良士瞿瞿征夫縶縶有子劬勞于彼原隰載馳載驅一月三十曷有晨昏母手偕執自母之癒侯心孔疚醫藥卜筮羣謀敢後有吏宣呼上符雨驟離滕行舟膠膈信宿于望廬而腸轉舟繫帆而命促停江上之歸舟掩林頭之靈兒磯芳吏之氣聲嗟宮媼之不又鳴呼悲哉謂萩朮之鮮權兮冀鼎養之刻

衆矜首丘之難返兮思弧矢之貽芬何廉吏之不可爲兮終原憲之窶貧孤鴈南翔而北望兮倦飛寧恢夫秋旻稽种放之聚徒兮尚隱遁乎慈訓乃士行之惜陰兮正帳適乎母命適李密之陳表兮悲不可以自任推元直之還里兮謹護惜夫方寸聘週通而或塞兮理執衍而或順厄乖蹇之攻中兮天道孰予以撥正聯母儀之足式兮誓不愧夫前賢範令了以軌一兮沒將傳其遺言湘不春而巷謳兮走揚風而代編亂曰鶴係華表兮鴻飛遵渚瞻望永懷兮母逝湘上侯河淸兮無侮還北首兮終古靈逝捲兮壽宮儋將起兮雲舉

楊仲先誌銘

長沙故人楊九仲先諱德違歲丁亥七月二十五日偕妻陳同日卒有友人吳儆李錞渴葬之是年春予避亂去楊子二百里許不獲與吳李會葬哭明年訃音到予七月祀先日始得哭楊子以詩楊子有丈夫子一先三年逝又自李子赴葬外亦莫有一人會哭者故葬月日及山扦向都不具其時少好事卒無以銘予遷徙數月迄甲午三月始追哭楊子于衡山西

村館舍爲告誌以銘誌曰楊子性坦坦迤迤不矜完好解繩削硎而無涯岸大氐于時而息于機侶有得者行九自身以上凡八人所自出殁亦莫錄考記楊之先世繫籍燕之彭城自三世祖某以方伯客長沙因家焉和傳長衢坊額有父子尚書兄弟方伯者即其家諸也自其父某好揮金始蕩同列俗今長郡所置督學司其故址也楊子生十餘齡即善屬文辭出童子試特拔受廩餼自是每試輒前九冊揚壓不輟

亦小無慍愉予自辛未以舉子業締交楊子楊子越素所締交者楊折心于一句一字一出入啼笑晨夕必數庚辰築茅椽與予擇南湖別野夾居楊子扶其徒子夜讀罷歌呼出籬外予與王子玉祇讀罷自山樓弄琴送音過艸堂每花晨月夕笑語兩楊携與盡乃伏枕起視晨星落落矣癸未予還潭楊子返西河三數年中問楊子猶籍籍人齒牙間逮丙戌予舉子鄉楊子例得歲貢士一日撫予曰天下事止此矣勿

復言明年長沙陷及秋楊子死記死日迄屬筆爲誌銘之日凡七載中間無間四五宵不夢見楊子形聲邂逅寐交酷覩倏若忘其人間世真無復此一人者是耶非耶再來緣耶予愁矣倫覩忽強半憶君甚不懲詳思流覽一洑而得所著史辨始周平五年迄明崇禎十七年爲十卷藏李錞家若大微經六卷凡言乾象休咎奇衡之秘二書存亡不可知記君曾取堪子皇極經世書正鈌元會運世算法十版盡一夜鈎

素推補異時賢刊本無累黍差貞與賢也後來英君
有如江淹探得郭璞彩筆毋許以餘慧補予鈍機予
懶及年方剛了一二著作嵩奉君蘇大後身之語旦
暮努力矣吾㬐望重屬以銘銘曰
龜筮格耶上下旁流誰從適耶伯鸞東野將焉求耶
守舊丘耶歷九洲耶將伯助予毋貽卬嗤

王廣拜同年誌銘

國制叙世講有禁丙國傳廢而王子廷對以同年廣
拜之塋涕泣請爲銘猶謝世好而違國禁也敢不戒
敢不戒雖然廷對不請予已垂哀廣拜而疑王氏失
報天人之故俱不能無言語曰天道無親長與善人
其信然耶又曰仁者必有後仁者必有壽其果不信
然否耶王氏歷溯于潭爲望族凡高曾以上出田間
稱忠謹長者自大父道行用一經起家傳王父憲字

景維嶄嶄見頭角累擧不第晚成歲進士然以材智
致貲累千金課五子俱秀杰有聲光會國變湖南以
丙戌擧鄉試廣拜元颺遂與二兄元兆同榜成孝廉
或曰天與善人是耶非耶越己丑逆孽滔天師襲湘
屠潭城血喋隍塹計王氏父兄子弟殺戮盡獨廣拜
遇邏者倒戈買敵全體完好出脫輪刃陣上如仙源
異人人謂王氏幾絕復續所云仁者必有後又豈非
是耶越十數年廣拜就市居開一鑪予罅隣人扣

門至惟引滿取醉不交涉世事一語人澗膝拜義𢀸
上人宜躋壽凝福不踰年屢拜病背疽酸楚西月辛
所云仁者必有壽其又信然乎否耶嗟乎異哉必可
恃者天至天不可恃問之人可信者人至人不可信
復問之天天人俱無據而至屈吾言以受諸九幽其
又可恃而信耶抑又非然耶屢拜諱元曜行五子若
干子女若干殁某年月日葬某年月日其同年石村
金臺揮涕磨石而繫以銘銘曰

才如賈誼而名黯黮忠如范增而遭棄廢乃如斯人
俱疽發背今君之亾亦又其類曷往從之除煩滌愁

王山長元配周孺人誌銘

甲申七月山長元配周君折于病于往謝之因及山
長悉配君前事涕泗下不輟予乃暢論女子必不俗
不妬如配君無愧山長竟用予言爲狀往復思配君
果無愧者狀成屬予銘予仍以其言思服配君而不
敢辭嗚呼予閱交朋友多矣世間一二奇男子性情
高決縱浪酒朋山水間樓榻吟月指點銀瓶幞天席
地有倡超超李狂陶邁也夜將入家人詬歎聲來譁

聲作憤怒塡胸臆大不稱講佳客坐杯茗浮濁罌𣪍
婢醪蔽著盞雜沓應伏大失賢豪長者歡又不稱此
奇男子亦遂淹淹庭除如浮瓜敗絮斬福斷悲彼天
亦若巧置是偏剗喘奇人韻士者世無樓護李賜小
令悼約此無奈何也而配君不然配君生于五王謝
公謝潭中世族養于世閥周公周又世族也年十八
適山長是時山長又蚤第配君不以族亦不以貴端
敬事山長成天下奇男子而自娟娟抑抑束飭成一

女子者記余一日過山長座次談詩文良久命兒出
字畫點定配君佐治茗香清芬沁饋移時不差聲不
揚意不關左右靜治如容齋僧舍吾不知配君此時
意態何似觀山長起坐吟嘯寬閒汞日家居時如山
水酒朋縱浪時也嗚呼此可以知配君矣山長稱靈
慧間出然猶遜心內愧配君山長時紛率薄怒對配
君和光融融怒輒釋山長囊輸金盡窮居低窘時脊
歎配君爲脫簪珥資治灑灑有餘歎恐不能生其他

孝親慈下妯娌大小和好姻睦配君一一任之不以
累山長以故山長得自恣意清祿異福極無所不逮
癸未山長客南都置酸阻兵未歸配君責山長曰奈
何女子以身許君忍令不歸今年六月山長置侍兒
會配君病猶支牀語曰我當起迎汞以惜乃女嗚呼
妒至此化矣淨矣乎乃信女子妒生于俗故不俗較
不妒尤難平日喫貧關富織屑爭較不留戀光景便
是終身專房獨寵不情不趣極惱痕根胎王琇甫妻

以錢繞牀使不得擧定阮宣武妻擧刃斫桃華
豈非俗哉而妒滋甚嗚呼世稱士君子不俗者鮮矣
而獨不齒乎配君配君雖芳齡尤識出處大節上年
賊寇潭傷徵羅山長配君泯墮輿中悲含枕上山長
遜還山配君持山長泣吾寧效孟光少君所爲山長
云同伴女兒無知者嗚呼此尤天下丈夫子庸有不
知者況同伴乎又敢以不妒不俗了配君乎配君生
甲子年九月初一卒甲申年七月初三年二十有一

十八適山長生子一毋孫先毋三日逝貽女一從祖
命更名貽配君卒以戒嚴議速瘞瘞一月始追狀議
銘嘯乎婦人非德容端厚引人思慕愛戀誰追狀又
追銘者銘曰
光如旭溫如玉秋盡潭空月沉湘綠孺人存難乎其
屬孺人亾難乎其續

募修南嶽九龍寺疏

楚之山莫尊于衡衡莫靈于水水莫奇于九龍盆其地四山簇拱九水環之滙爲二渠左右夾出以達于寺門之前前砥一橋衆流活活遊人過此曆枲而上藏經閣則奔濤巨浸汪波萬頃汩汩震蕩心目也出而憩橋端聽鳥鳴松籟又渺真寂灑冷然使人解頤矣予癸巳一宿其處距今且十年今者住僧永明忽來告予曰岳自前年遭龍怪四潰漂沒九龍又甚夜半水湧至萬丈幾嚙殿閣如有物負巨石長黃于寺護寺前以殺水勢龍遂偃蹇去特傾險者倚而欹樓耳賴邑人楊氏新之今又數年益大殿廊廡亦浸壞矣僧不乞修無以存舊跡不徧乞四方檀那無以宏新規敬持冊以告于同學唐公魏子魏子曰九龍洵稱古剎矣予惜未一遊其地不能言境界盛美以誇于國人而勸之修願憶郭公幼隨當當爲予言甚悉予題其端汝其索郭公爲委曲圖示以畢吾說予報魏子曰頓虎頭維摩一具註施百萬郎予弁儷數百言爲值幾何因相與大笑濡筆追昔遊感近事疾起書冊付永明以告于諸檀

南嶽觀音巖募疏

湖上山川多奇麗衡更推五嶽之一誇山于衡猶之爭柝薪于鄧林揚尺波于海若也廬以匡名湖以鼎名茅君以名其山嚴陵以名其瀨豈非山川以人重人不以山川重乎衡峯七十有二而甄跡不一其較著者古高臺寺爲先賢念菴羅先生住足處石林青壁神采煒然後人沿其舊趾稍夷而剎之名觀音寺居久之寺又頹今行者某宏規重搆謀擴而新之用

以嗣羅君之燈使不晦兹土而顯衡山之靈也予謂念菴禪寂殆百餘年華果俱空了無住着而放蹟者乃欲追其鶴飛杯渡于白雲空谷之間能使壞而復成空而復住持此燦迦還心證入金剛不壞便謂念菴兹山亦如匡廬嚴瀨芳異蹟相傳終古也先生再來許我耶請持此疏詣衡人及遊衡之人一切有情世間再拜而言之

重修開利寺募疏 代邑侯作

予奉令以名法宣吏治以仁義禮樂教萬民以士農工賈男耕女織勸風俗有不率者誘廸之有崇奇淫務浮屠說者吾持王命禁斥之一日魏翁唐公以開利寺本末前告曰寺創始不詳何代所存古碑載唐貞觀二年重修至今殆千餘載滇物久遠莫甚于斯一奇也寺高十丈大士高七丈往年棟欹矣忽一夕風雷震惱明旦視其宇如舊一奇也唐黃巢亂土人

率于姓數十匿佛身中賊見有淚從佛目下生心動薜兵衆賴以活至今近地數姓多能傳述而遠近瞻仰大士得渡兵王獄難者無算一奇也今又數百年風雨剝蝕榱瓦不完丹堊基級取材輿附衆實悲愍敢告大夫予起敬謝唐公曰國有典禮邑雖小不廢夫能爲百姓救災捍禦精靈度千百歲不震不動不[illegible]不崩者聖教之助王化之資也吾將率滇人告新廟貌如貞觀故事非崇浮屠而進奇淫也將爲百姓

斯脈而行古道也是爲序

募修唐興寺疏

石塔寺本于儼大師銘于劉禹錫更唐興二字于請遂良懸廢叠修迄于今將千年自吾寓目曾有千尋濃陰茂樹傍有黃葉亭撥首檀潭八景中所傳烟寺曉鐘者是其處也曩年兵燹獨唐後殿故物猶存比來一二住僧又葺而完之殿之中闕人劉氏搆一閣祀準提佛母閣半就而劉棄世功且停乃者居民被火延燒後殿一空諸有惟準提閣以一二人力得不綬乎經其處闕僅支數椽破壁與號風怒雨相敵不亟修則現在功德盡墮瓦礫灰燼中可悲也住僧彙如倉卒述予疏而欲哀號于國中有願使唐興古寺不終空壞者請自修闕始闕成亟扶助後諸佛使不蝕風雨而後隨議修殿以觀厥成否如祇洹回祿有知必且溺金航海背與諸佛菩薩作衆異而求懺悔矣

募修唐興寺前殿疏

唐興寺蒙災後閱二日即有具冊來白者中殿住僧衆如也中殿存者半須兩广翼之今已終始舊觀者儘不乏人此來取疏則住僧達鏞欲鼎建前殿竟從一片瓦礫灰燼中作巍峩金碧想其願力宏而施用較巨矣翛然鬋筆而未嘗不怦怦心戰也夫潭以西事爬羅伊鬱無大小貴賤貧儈纖屬惟彼至密之是嫙而横與土木得毋侈乎有教予者曰潭之室廬罔不廢缺而梵剎宏麗璀緻如初潭之人民或餒饑凍皴而佛子色相身容種種完好則是潭人不自度而先度人耶則是潭人菲衣惡食而孝鬼神耶劉毅家無儋石而一擲百萬顧虎頭畫維摩一具而註施百萬夫劉以膽勝而顧以才勝乎無才而銷膽之久安知不有度人孝神如菩薩發心聖賢實行自今日者哉師往矣金碧巍峩遲觀成于錦溪石塔之間矣

募修真武殿疏

潭之有石塔石塔之有真武殿扼上流奔濤洶湧而匯其衝如人之以兩手捍頭目使一邑安土福利無遷後蕩潰蓋蕭蒸之聚而百靈生氣之所都也故事潭人以元旦竭國中人各持瓣香而虔致拜祝于真武殿中凡貴賤大小蜂屯蟻聚求一拜跪淨地不可得至天門望神一揖而去自疑以爲褻而偪窄實甚神雖憑依之然亦不能無戀惘乎其間也住僧名知還負病且者宜休沐自恣乃發弘願鼎建大殿擴其土宇盡儲而新之費浩而工劇此其勢不可以無助持冊走告國中等慈行乞隨分註施其土著者必曰湘流千里而縈洄濱礴于廻瀾一柱蒙庥襲蔭神實司之是宜助其流寓者亦曰潭江旺氣族聚沿江而下十里許行商末富神實生我是宜助即停輪帆而泊江渚者又曰潭上控閩粵而下盡江南关材異物歲月佛航神不須吾而吾須神今新廟貌而開物實

天人協應是宜助如是助之者衆而主之者有住僧精辨運算于其中吾知百萬之註不須顧虎頭捨宅之施不須李北海巍巍金碧在彈指間矣

懺心寺募疏

李岣嶁先生以一代鳳麟作法門龍象壯年有省乞養還潭爰卜瞻嶽門西創建懺心禪寺位殊寥濶襲又精嚴疎林野圃人過竹院逢僧流水横塘源向春城覓路久攖叔劫彌隱祇園金碧銅尊盡掩荒塵之目仳傅佛亍僧堅忍辱之行有道法嗣某來自芝蘭住錫茲土欲因舊址稍葺新規亦知空寂非凡未必輪膠不轉斯願廣大賓語宣傳某甲不說法不設比

譬請就此寺實證一義曰吾與汝等諦觀岣嶁公亭圓門館青青蓬艸幾叢田里荒林幾蒋塚上栢大幾圍而今不應敗消沉者獨此寺乃知李北海陸贄望米元章捨宅捨身有大知識在悟此不發信心者又何

海會菴募修右廊疏

潭之有禪院自海會菴始也潭之有禪宗自璞中大師始也大師童年薙落性專寂不苟言笑不喜近熱鬧門庭共時潭衲于波波吒吒鶩牛事家業師獨蟠居絕俗心求所為禪定者而皈嚮之會無學和尚振錫南來上荊紫見璞師契合曰汝法器也湖南傳燈端緊子為授衣具還海會自是潭衲子始昕昕知有戒律矣經十餘年宗風南唱所在叢聚分門承燎以

棒喝行者徧郡邑璞師惕惕懼其野而亂宗也爰是息芝崗踰南海歷吳經越徧參禪德後乃得法于龍池禹門萬和尚為天童老人嫡孫密誼潛修刊落枝葉于時陽羨巨卿蔣公耀邵公廷早啓請住大聖徐公奉偕啓請住潮音俱謝不可曰某南嶽法孫也吾道且圖南越辛亥璞師果返潭門頭禾黍日光爛然與人不謎語煩言即發蒙捲霧咸仰真有道者一日周行菴苑詫然曰吾創此法堂幾二十年迄今左廊具而缺其右福果不完無以輯衆如功行何備一冊命知言者綴詞白善檀等慈行丏大小註施吾謂海會實地化成蓮域在現前璞大師具足實行引人立不動轉地一切信人捐貲助修出朽宅發大乘又勝妙實功寧有眼耳邊事不勇猛成就圖作長住主人而捕逐風影揮擲金錢甘等勞勞郵亭客子乎吾知郊垞長者不轉瞬而過祇園勝地不踰時而有金矣

關帝殿募修疏

潭城菴剎無慮百十數其巍然高而麗者關夫子三殿稱巨觀焉殿當乎政橋之右吞山噏波如巨人立形家謂自錦溪逆湍瀉而下注至此爲一折而殿適扼之其勢于沿江一帶爲受水使住于城以内爲遮護背脇使來水不冲今其址經廿祀而垣瓦不葺風雨燥溼朽蠹日滋及時不修無論無以供關夫子聲靈赫濯使不墜而湘之人其不能有嵯峨一柱挽迴

瀾而雄巨鎮也何利之興有住僧德然惕然萌于心告于神而不敢謀于衆也若曰此大勝因創者難修者頗不易毋動爲大事之覆之蛀則易之敝則植之垣以繚之聖佛葬諾丹堊金碧使完好之小補苴焉期不踰不期麗也予爲之曰汝第負冊往寰應張公亦人耳眼前豈無具六勇猛如乃公者而宵令邪坻擅美不嗣乎此殿重興潭人必將光華氣象歲時遨相助于關夫子矣

募修華林寺疏

古華林寺善覺禪師所開法場也師乎林麓閒七步一振錫常念觀世音遂有大空小空二虎出稱上首丞相裴休來謁呼出侍之今師遊將于年林閒榛莽不復見天子夜虎聲時闖咆哮行僧刋權謀舊址而大新之燃祖燈于緒微振錫飛于麓埜將毋大覺老人有再來闡宗者乎狎虎得毋有夜深求懺者乎大士得毋有現身悲度者乎吾觀世界不乏普門品經

稱乎不少念佛肉口華林不在海上普陀特此實義以白檀那度有背者師詰曰彼大小空儼然虎也而皈若是汝爪生髮長豺橫鼻豎不向道裏覓畔岸更作麼生覺老人當盡現鬼神天龍處處感護而贊予意

募修石江寺疏

衲子爲諸修菩薩募修行乞與在家人波波吒吒爲妻孥治宮室田園人情也吾友三益大解悟人即不然三益少特以才智受知名公卿時詘輒遯寂無悶知李二子力田將老而自齋居學道如南安梁碣者流前年行石江寺見寺有佛尚完好獨十八羅漢與帝馭將墮壞心動欲新之矢願不謀諸僧以身作募走白諸所知有心人人篤信三益果踊躍予信僧也不踰年二願成丹堊金碧劃然大觀茲復白予曰此寺往歲羅祝融殿角半燬仗佛慈力反風火滅今華措捂補綴無以垂久吾仍以有髮頭陀堅立四十八願結四十八人人人各二金劇錢鼎建具一冊凡銖兩累黍皆記無微塵耗失無沉濫乞施無二手恣意出入殿成奉安新妙諸相庶幾諸劫歷盡有成住無壞空予曰吾鄉多長者凡遇一善行人倣澌蕁苦且不忍而忍令殿中諸好相旣裝嚴之鮮覆蓋之其何自滿前願予三益勉旃以我待僧以在家募修寺勝子李北海陸魯望捨宅爲寺之因福德殊等矣

募修東岑菴疏

持瓢笠而南遊者必向往衡岳由衡岳經中山九龍而遊者必識知寒濤大師濤師卓錫棲衡峯之陰濔雲烟踏泉石以筆墨霑接遠近人士者閱三十年許壬寅之冬有族子白濤師自卜東霧家山之陬住杖玆土异怪之久之又來白曰已結茅闢蕪丁此兩度春秋矣益怪之所以者何東山屬吾家僻壤環而居者族子姓及其鄉居民皆愿而貧濤師非有所建立[illegible]不能容衆誰當爲祗能主此事者今二月末濤師[illegible]杖叩吾門寻當頭詰曰不住岳住此山云何師曰衡岳自是今終南捷徑北門戶予用茶笋生活又諍[illegible]場也此地去岳不百里層巒曲沼林木蓊蔚人無[illegible]囘吾寧望岳不須長住也于是具冊作疏馳告國都人士土木之材若干費費之用若干工師之費若[illegible]知與不知皆曰濤師生平好儒弄柔翰住岳喜[illegible]天下遊士今老而募凡其註施亦以云報

[illegible]笑謝南山望東岑冉冉而去

募修檀香佛疏

寧居小圃時有聲闖闖然自辰達酉如悲如訴呼號周道者出扣之知其爲僧照林也問其自知爲兗州靈音寺頭陀也問其募云何云須檀香七百斤也問須此何爲云有願脩釋迦檀音菩(?)歌各一軀航歸彼土也客有難者曰檀來自粵經自漳貨非地出誰覓此材以施于彼不如乞施貲財便又有難者曰計銀之施如檀之數不下幾百十誰是邠坻得滿斯願不如隨順註施自十至兩若錢稱心爲便又有難者曰以銀易檀銀之施主無筭藏檀之家有筭誰司出納計估値而會其成不如置冊歛銀主之施而附販檀之家銀如檀數則已爲便然又有難者曰僧自東兗而來越水陸數千里自客冬初迄今春仲越時已二季僧十步一稽首無間冬苦雪俱出計環漳内外此百數十日已億萬叩頭然不曾遇一發心檀那持一瓣檀香片子豈因緣時節偶有未至與抑天龍鬼神或猶未即感應耶予曰然頭陀悲涕自貨亦曰然

三官殿募脩大佛疏

儒宗孔子釋宗世尊玄宗老子由來矣祀三官者疑于玄不知其始予何時觀其㝹旒端冕垂紳正笏儼然帝也至于帝卽莫不知所以尊之矣旣莫不尊之則凡吾儒之徒與空玄方外之屬罔不仰戴天而履載地服食水土而報功德疑尊三官同于尊孔子者子與世尊也吳郡諸君大建三官刹宇延行僧恭主祀殿前三像金碧爛然而後殿宏麗空闊住僧謂當像大佛一尊以無失佛子本旨木身全具裝妍闕如持冊乞言以白衆衆人頗疑貳于帝而尊事佛者予解喩之曰我聞如來說法凡天神地神山水諸神皆來諦聽佛亦有言凡善男子非大脩證不得轉帝釋天身然則不見如來不聞眞法要欲仰稱心事三官大帝其道無由斷是說者使應豁然聽仰立現大法王身湧金蓮座俾居士比丘等衆與諸天王同會菩提道場矣

募鑄龍[illegible]三仙女像疏

佛以色求我[illegible]行邪道老氏以吾有身爲大患夫佛老生而不[illegible]有色身及其歿而求佛老者又雕鑄繪彩必[illegible]身事之是惑也龍安山三仙女祠自癸未迄己丑落盡金碧鐵質頹然住僧慧朗欲募衆檀一鑄而新之疑予仙已蛻形僧肅相祀于理未亮者予曰佛有不生滅義劫有成住壞空此三仙身往者不生是壞空因今者不滅是成住果若人能具金剛不壞眼方識金剛不壞身度不爾者見像作佛是眞實行修佛獲福是明了義僧其冊往暢宣斯義

募刻金剛經併二時功課疏

楚南佛力衰絶矣斗米易一錢不值悉索中人產又無償石僧拿某具龔公私困竭此眞諸佛菩薩低首悲憫衆生之日矣遑忍向愁歎仳傰人課福利求佈施哉苦行頭陀普濟自西寧走二百里風雨中囊一冊問予于石村僧舍爲言有願刻金剛經及二時功課精本傳世請募引以行予合十謝曰先臣馮道對耶律德光云此時佛出也救不得兒文字偈頌求人

割截身體乎頭陀曰經言七寶佈施不如持誦此經一句一偈其福勝彼又功課爲一切佛子四時螢暁所宣揚是義廣大彌滿虛空終無變壞我願不退公無吝辭予因憶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天民多是歷代聖君賢相所居如浩劫交周法當成住此俱天人復降人間乃者王侯將相姦起環列如轉轆轆代佛提奬馮公生非其時遇非其主故爲俳答今豈有是耶普濟湘潭市中人幼慧多伎能年未二十悲涕白母付阿兄求剃落赤足走天下名山踰年歸省母母卽卒侶有知者辦壅守塚牝霜霽忘飽寒潭人哀之爲築室以處得食卽飽無卽已跡不到市去此巳六七年今所相見頭陀復爾爾飯一食粗足衣續盡塗泥霑溼透沁肌骨㱿棄四大如艸土佛有金剛不壞身女其幾耶如是卽鐫是經以白諸信檀

忠烈蔡公祠下元募疏

吾師江門蔡公癸未卒于難明年王師至同寅牧遊㵾公石拙周公大起寢廟延公主于祠即位哭舉吾友根公馮子配祀大索郡大小吏同死難者列主于旁又追古大賢名臣失祠者羣祀于其上人登其堂如見公森森亭亭拔冠裳上下遊其室又如見公晏聲長靈廻風舞鶴逍遙在長廊垂柳間也嗚呼師之遭逢奇矣哉予嘗語人曰吾師第一流人物生前坷

塞無纖毫報塞死後遭逢成就滿眼皆知已橫聲朝野推挽同心棲黎先子山水之域置位大于聖賢之林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吾師名竟何如哉祠成予劉祀田百二十畝初募義僧何因忠主歲祀爾募行僧道壽壅彙皆以延祠善行道壽期以孟冬之望修水陸大會度賊殺諸鬼像予爲疏以白佛予解道壽曰汝意主憫生度死是已而不必盡主子佛吾師江門主是祠其與左右合祀者又古今名臣才士好生

而惜死理安而扶危同是有功于人也則同愛是人曩者吾師全吾民以社稷而死民至焚背沸湯蹈火亦以社稷亾吾師愛戀斯民眞如慈母攜持諸子不忍去而救護斯人必如手足捍頭目疴癢牽動雖死不休也則是度脫生死莫如吾師矣雖然慧業文人定生淨土如是而謂吾師即佛也亦宜

趣無跡大師募疏

無跡少時磊落出峨看家山車騎供奉足跡徧天下闖出塞外手摹燕然勒石與猶勃勃乃今厭除淨盡緇衣圓頂擇衡山深處以居居踰歲徧叅廣覽華藏精勤幾于三摩地中闖思而法頗謂無漏者一日猛然進語曰學道不修道在何處有願受三衣具常行二百五十戒爲四眞道行進志淸淨成阿羅漢白居士一言以詰旦行乎稽首讚曰泥牛出苦正須十分

力弄龍安禪正須十分忍大師胸中已認定頓脩無碍脚根已立着轢迦遲不動地有絲糧那不辦上乘功德螢付大師證第一乘果饒汝七寶佈施更有壓用無跡和尚不須出衡岳一步而三願成

募修九宫衡疏

神禹治水至天岳疏瀹支派下達洞庭今所傳手江募阜山其上石篆記禹治水至此者是已山周五百餘里蒼崖壁立泉水奔瀉折曲約三十里而流始大而江始泛而渡[illegible]難先是南江陳氏四貞女子捐金萬餘與其昆弟三[illegible]造橋九門跨江利濟不溺不滂民賴以安遲百餘年而橋漫圮水浸漭葺者漫日難行僧普見傍橋而菴施茶以濡行人若两年目其

桴而漂者暑而渴者寒而號者已鎮其雙肩懇募重修云自辛卯七月[illegible]起願抵今丙申三月閱歲六週已修六門三[illegible]對三起水桁石面木週餘三門則全缺也橋計橫面丈之二縱丈十之二豎者如橫面之數計須費用幾千两函冊請潭告予言以竟厥功予謂時去大禹已久無隨刋驅放之力不得不借功于橋歲終無冬官戒役集事不得不借功千募前之捐十千金有奇女子弟三人今乃無有不得不借

功于僧嗚呼其殆哉度僧之緣不能再逢一陳氏其
事不能冀冬官其誠不能動神禹必如俗傳有龍蝘
蜿蕩險迷石壘禦而不可復也如之何如之何吾恐
以潭人了潭事尚慶不終岳陽雲夢之區必有隱君
子勸事永利未必不如一四貞女娜也或曰天岳古
所稱道書第二十五洞天珍草異木川流雜居皆見
堅是姐揭歸入山覓丹竈深處再拜而求之

龎涓蘇秦論

天生材而人安全之材之幸也而用材者亦未始不
幸天生材而人扼抑之材之不幸也而棄材者嘗至
于不幸鮑叔之薦寗吾蕭何之推信尉勃之右平盧
懷愼之讓崇已非不材也而長于用人之材人之材
顯而己之材亦以全龎涓蘇秦則不然方涓之知孫
臏也以爲臏材出己上懼臏得志而屈己召至刖其
足而黜之以爲廢人其後臏卒用齊而殺涓蘇秦與

儀同師鬼谷秦得志六國念莫有能用秦者召儀至
辱罵激怒之又織金遣人齎其入關以告之其後儀
卒敗從而蘇秦以死之二人者皆起于自護其材而
深于忌人之材臏儀果材也當涓得志于魏而秦得
志于六國引所知讓己位而處之右上也深相要結
厚資之以用于別國次也下者竊禁閒縻與之優游
左右以縻其身而娛其心彼即不德我也未即如仇
我者之謀欲殺其身以快其心也臏入齊先伐魏救

趙攻伐魏救韓涓厄死樹下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當是時涓不念負魏而念豎子不恨喪師而恨失名涓始終生死與臏爭材耳豈計太子申與魏事哉度也臏即不遇齊涓率魏兵伐韓伐趙殘滅兄弟如韓趙魏之圖智伯已事齊不代之列國必有起而伐之者臏居魏伺其隙而議其後搗亢批虛圖涓有餘也刖之而廢置之此與魏齊棄雖等智耳臏不殺涓何待哉蘇秦材勝于儀而事難于儀方盟洹水時秦能引儀自副約為兄弟質告六國使觀信儀如信秦也然後厚車幣而齎之入關以成其謀同歸事也與同一心而共功名儀雖詐其負六國猶信與貪奈相等耳何遽不利季子哉召而慢怒之又遣舍人重幣而齎之至入關而後告之是秦用儀如豎兒婢子股掌玩弄儀已御秦矣而復顛倒儀如是之甚儀云不及蘇君嗚呼儀真不及而甘與豎兒婢子玩弄股掌乎殆後欺齊魏伐趙者始公孫衍而儀伐魏猶後焉則秦用儀從亦解不用亦解解從者六國也非儀也天所以禍六國而帝秦以滅西周也吾故曰秦材勝于儀以事難于儀雖然嬴秦之帝去蘇秦尚七十年去涓且百年兩人圖自榮利其身耳豈利天下苟能用材而不忌材以自利也即何至自殺其身以禍天下乎

蘇代論

齊韓魏伐秦入函谷孟嘗欲借兵食于西周蘇代爲西周說孟嘗勿攻秦論者曰代滅西周在此時矣方孟嘗之約韓魏入函谷也在周赧十七年是時六國合從解秦無所很顧孟嘗奮起一旦合韓魏深入關秦王與公子池謀曰願割河東三城而講于三國池曰割則天王悔失三城不割則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當是時也代如爲西周計久遠寧勸西周盡捐祭

祀褻殘之養以資三國而西入秦且爲孟嘗勿納河東之城而退三國必求盡取豐鎬故業以還其主而與西周度不能王請齊趙兵深入函谷受秦之盟稱臣質子而後納講是齊再霸而周再振萬世一時也代不出此而務止攻以爲西周非願啣西周者乎代說孟嘗不過曰君無益彊韓魏請爲君說秦約楚割東國以與齊而釋懷王耳又曰欲楚德齊而薛世世無慮耳孟嘗貪而昧于計遂從講罷兵夫韓魏雖強不勝于虎狼秦也吾挾韓魏來攻爲楚懷問故兵直而壯秦人震恐咸陽垂危不直區區利割東國也厄秦而爲楚楚入服韓魏服天下亦服歸而告捷西周主盟合從以威函夏是登齊如泰山而比烈于管晏也獨奈何私計一薛無患哉及罷兵而東國不可得楚懷不可出三國有名之兵僅以易三城而返代誠鄙夫文亦曲士不務制秦而制于秦嗚呼秦固應有天下哉其後秦得講而先滅魏次滅韓終滅齊終赧

之世既遷西周于惡狐又滅東周于陽人聚吾故曰滅西周者蘇代也夫代與蘇秦爲兄弟季合六國抗秦而代爲西周止勿攻秦擯秦者爲六國也止勿攻秦者非爲西周也代既識不逮其兄而秦又不得與田文同時其事嗚呼秦固應有天下哉

陳蕃竇武論

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陳竇之謂乎方蕃武之圖曹節王甫也不在處節甫大激而在節甫未動之先即奏小黄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又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辭連節甫又使侍中劉瑜內奏武遂出宿歸府甚矣武之見小而遺大也自魏彪免山冰代鄭颯囚即令此時置節甫不問節甫諸人已的的辦料與武蕃作敵國不殺不止矣何故不先

圖節甫而先圖魏彪鄭颯使巨憝從備自開隙釁乎內奏出宿又計之疏不知節甫謹防蕃武之密而諸小人爲蕃武之疏更不如爲節甫之用之密也蕃殺矣甫矯制使張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與奐合大呼武軍曰汝皆禁兵何故隨竇武反乎于是武軍盡歸甫吾于是又知竇武之不能治軍而因不能治賊也武爲大將軍先舉大事不能收攝軍心盡爲我用使甫一呼而反可謂將兵乎周勃誅諸呂勃非有主兵乃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即令諸軍爲劉氏左袒盡誅諸呂勃真將軍也使武亦能將諸軍即提軍與甫對壘甫將僅千餘人又所使矯制率五營士者張奐耳甫兵少而奐心不樂爲節甫所責武以義聲召奐而附已以共圖甫討猶未左也甫呼武軍而軍即歸甫武雖知無能爲矣故武之不能除賊武之不能將兵也非節甫之難制而竇武之材弱也夫誅諸呂難而誅節甫易諸呂主兵而節甫不主兵誅

諸呂者能用兵而誅節甫者不能屬兵此吾于竇武而益服周勃之能安漢也能將兵也

何進論

東漢之移運也自董卓始而董卓之擅權自何進始何進之召兵自誅宦官始論者僉謂進不信陳琳之諫卒召董卓以至于敗吾謂進之失不在召卓不召卓太后必不罷諸宦官諸宦官必不能悉誅使卓至而進不死諸宦必誅宦誅而進使袁紹以禮退卓卓卽健無大戾也平勃誅諸呂大將軍灌嬰屯滎陽與齊王襄連和觀變勃誅諸呂遣朱虛侯章告齊王與嬰兵請罷歸夫齊嬰之兵與召卓等勃能誅呂卽能退兵進不能誅諸宦先用以殺身而後用兵以亡國吾故曰進之失不在召卓然其不能誅諸宦柰何方太后畏卓兵臨闕趣令諸常侍黃門皆詣進謝罪請措置當是時外有彊兵而內有袁紹卽以此時直行胸臆稱太后令殲其渠可也卽矯勅歸里趣行可也部就獄可也當斷不斷使張讓得復請入直進乃復入自投死地何愚哉或曰進欲以誅宦之權出自太后而已不與夫征伐大事不擅可也已召外兵而除國戚后既委之而又遲之不亡何待哉且夫皇子辯進所立何太后進之妹進不死宮府皆爲進錄事董卓又何敢獨行胸臆擅立之而又殺之如後日事哉進死而有知其愧袁紹當甚于愧陳琳夫愧紹非召卓也紹勸夫計行誅而不誅又反爲所誅所謂婦人之仁嗚呼烏有婦人而可以謀國者哉